



古今騙術大觀

致公出版社



ISBN 7-80173-205-7



9 787801 732057 >

ISBN 7-80173-205-7/Z · 145

定价：28.00元

古今骗术大观

周心慧 编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骗术大观 周心慧编.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4. 4

ISBN 7 - 80096 - 810 - 3

I . 古… II . 周… III . 古籍 - 善本 - 汇编 - 中国

IV .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6802 号

古今骗术大观

主 编:周心慧

责任编辑:钱叶用 于建平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03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6

字 数:864 千字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96 - 810 - 3/K·10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古代骗术大观》

假获藏镪	(3)
盐政行贿	(4)
雅骗	(6)
出售泥佛	(9)
修庙窃铢	(10)
尼姑受骗	(10)
梅炼师	(12)
羽士道士取葫芦	(12)
假当票	(13)
骗驴	(14)
偷画	(15)
偷靴	(15)
偷墙	(16)
奇骗	(17)
骗术巧报	(18)
骗人参	(19)
莉莱根	(20)
爪皮实土	(21)
雇童市骡	(21)



钱贴作抵	(22)
骗中骗	(22)
出售王府	(23)
当金镯	(24)
雇妓作妻	(25)
朱少芝	(26)
伪公子	(27)
聘请幕友	(28)
某公子	(29)
关节不能	(30)
庙中木偶	(32)
参行受骗	(33)
认丐为父	(35)
假充司马	(36)
弃米负重	(37)
窃取行李	(37)
种银	(38)
无赖款客	(39)
某甲	(39)
圣佛出现	(40)
假元宝	(41)
误撞磁瓶	(41)
叫公公	(42)
假朝廷	(42)
乾隆钱	(43)
珠宝肆	(44)
十两漆	(45)



外科医生	(46)
贴膏药	(47)
衣店夥	(47)
冒充差役	(49)
徐大逛	(50)
引妓炫诱	(51)
发掘藏镪	(52)
银元减价	(53)
铁牛粪金	(54)
配靴	(54)
王右军笋	(55)
冰茧	(56)
巡抚年侄	(57)
假侨商	(57)
认丐婆为母	(58)
赘婿被骗	(59)
趁轮少妇	(60)
骗琴	(61)
剃头担	(62)
密保	(63)
葛婢窃鸡	(63)
兑洋索诈	(64)
某明府宠鸡	(65)
谢某	(66)
隔夜数	(67)
诓骗	(67)
趁航少年	(68)



刘文清书法	(69)
购古书	(69)
梁山舟	(70)
画知晴雨	(71)
购玉杯	(72)
某成衣	(73)
贵主内使	(74)
老讼师	(75)
某无赖	(75)
流水账册	(77)
陆某	(77)
活佛	(79)
牛脯念珠	(81)
买呢褂	(81)
买皮袍	(82)
购猫	(83)
纸钱	(83)
陈某子	(84)
驴夫	(85)
董小乙	(85)
骗子被骗	(86)
县役	(87)
炼丹	(88)
假和尚	(88)
女骗术	(89)
毒骗	(91)
名士赚名妓	(92)



贼骗更夫	(95)
车载土块	(95)
招婿	(96)
贷金	(96)
强盗受骗	(97)
茶肆主人	(97)
假金包	(98)
车夫急智	(98)
骗铜炉	(99)
私娼	(99)
台基骗术	(101)
假冒丈夫	(103)
掷包之骗术	(104)
纵火图赔之骗术	(104)
骗盘费	(106)
织布机器	(106)
假洋钱	(107)
主母赚仆	(108)
巧骗	(110)
假鬼骗官	(111)
男妾	(111)
讼棍骗帽	(112)



《杜骗新书》

第一类 脱剥骗

- 假马脱绶 (117)
- 先寄银而后拐逃 (118)
- 明骗贩猪 (120)
- 遇里长及脱茶壶 (121)
- 乘闹明窃店中布 (122)
- 诈称偷鹅脱青布 (123)
- 借他人屋以脱布 (124)
- 诈匠修换钱桌厨 (125)

第二类 丢包骗

- 路途丢包行脱换 (127)

第三类 换银骗

- 成锭假银换真银 (129)
- 遁土船中换转金 (130)

第四类 诈哄骗

- 诈学道书报好梦 (132)
- 诈无常烧牒捕人 (133)
- 诈以帚柄耍轿夫 (134)
- 巷门口诈买脱布 (136)

第五类 伪交骗

- 哄饮嫖害其身名 (137)
- 哄友犯奸谋其田 (138)



垒算友财倾其家	(140)
激友讼奸以败家	(141)
第六类 牙行骗	
狡牙脱纸以女偿	(143)
贪牙脱蜡还旧债	(144)
第七类 引赌骗	
危言激人引再赌	(147)
装公子套妓脱赌	(148)
第八类 露财骗	
诈称公子盗商银	(151)
炫耀衣妆启盗心	(152)
第九类 谋财骗	
盗商伙财反丧财	(154)
傲气致讼伤财命	(156)
轿抬童生入僻路	(158)
高抬重价反失利	(159)
第十类 盗劫骗	
公子租屋动寡妇	(161)
诈脱货物劫当铺	(162)
京城店中响马贼	(163)
第十一类 强抢骗	
私打印记占铺陈	(165)
膏药贴眼抢元宝	(166)
石灰撒眼以抢银	(167)
大解被棍白日抢	(167)
第十二类 在船骗	
船载家人行李逃	(169)



娶妾在船夜被拐	(170)
买铜物被稍谋死	(171)
带镜船中引谋害	(173)
行李误挑往别船	(175)
脚夫挑走起船货	(176)
第十三类 诗词	
伪装道士骗盐使	(178)
陈全遗计嫖名妓	(180)
第十四类 假银骗	
设假元宝骗乡农	(182)
冒州接着漂白曹	(184)
第十五类 衙役骗	
人闻官言而出骗	(188)
故拟重罪释犯人	(190)
吏呵罪囚以分责	(191)
第十六类 婚娶骗	
妇嫁淘街而害命	(192)
媒赚春元娶命妇	(194)
异省娶妾惹讼祸	(196)
因蛙露出谋娶情	(197)
第十七类 奸情骗	
用银反买焙纸妇	(201)
和尚剪绢调佃妇	(202)
地理寄妇脱好种	(203)
奸人婢致盗去银	(206)
奸牙人女被脱骗	(207)
第十八类 妇人骗	



- 哄婢成奸骗油客 (209)
- 爬灰复骗奸姻母 (211)
- 佃妇卖奸脱主母 (213)
- 三妇骑走三匹马 (215)
- 尼姑撒珠以诱奸 (216)
- 第十九类 拐带骗**
- 刺眼刖脚陷残疾 (219)
- 太监烹人服精髓 (220)
- 第二十类 买学骗**
- 诈面进银于学道 (223)
- 乡官房中押封条 (224)
- 诈封银以砖换去 (225)
- 空屋封银套人抢 (226)
- 诈秋风客以揽骗 (228)
- 银寄店主被窃逃 (229)
- 第二十一类 僧道骗**
- 和尚认牝牛为母 (232)
- 服孩儿丹诈辟谷(外一则) (234)
- 信僧哄惑几染祸 (237)
- 僧以伽蓝诈化疏 (238)
- 诈称先知骗绢服 (240)
- 第二十二类 炼丹骗**
- 深地炼丹置长符 (241)
- 信炼丹贻害一家 (242)
- 炼丹难脱投毒药 (244)
- 第二十三类 法术骗**
- 法水照形唆谋反 (246)



妖术托梦劫其家	(248)
摩脸贼拐带幼童	(249)
第二十四类 引嫌骗	
父寻子而自落嫖	(251)
黑迷党这黑幕	
拆白党与黑迷党黑幕中之黑幕	(257)
某乙之惨死	(259)
赔了夫人又折兵	(261)
假赘婿之毒计	(276)



《当代骗术大观》

一. 骗术的衍生与发展

- 1. 骗术伴随人类诞生 (281)
- 2. 骗术诈骗财物中的运用和发展 (286)
- 3. 眼泪、贿金、存单——诈骗术的新发展 (292)
- 4. 骗术是一个大陷阱 (305)
- 5. 赌界高手骗人没商量 (317)
- 6. 掳客施巧计,“倒闭”又开张 (323)
- 7. 骗子相逢,看谁精明 (328)

二.“鼯鼠”——窃取科技情报的骗术

- 1. 科技界的骗术 (348)
- 2. 国家在骗术中的“大转弯” (354)

三. 当代骗术的新发展

- 1. 骗术在政治集团的演变 (369)
- 2. 骗术——腥风血雨商战中的绝招 (366)



《骗术世界》

一. 擅弄政治骗术——野心家窃取政权的绝招

1. 骗术成就袁世凯 (378)
2. 骗术是征服人心的捷径 (383)
3. 骗术加阴谋,唾手可得天 (388)

二. 生活中的骗术——真掩九假的伎俩

1. 骗术布局,引诱上钩 (392)
2. 以假充真,攻心为上 (397)
3. 乘人不备,出其不意 (401)
4. 以假充真,混水摸鱼 (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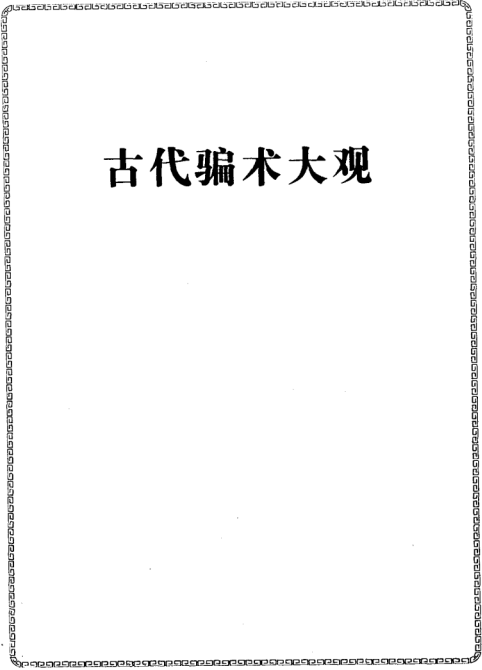
三. 商界骗术——商战奇招赚钱术

1. 假买假卖,借名发财 (421)
2. 谈判诡计,购销骗术 (427)
3. 改头换面,伪造假证 (438)
4. 投机钻营,攀龙附凤 (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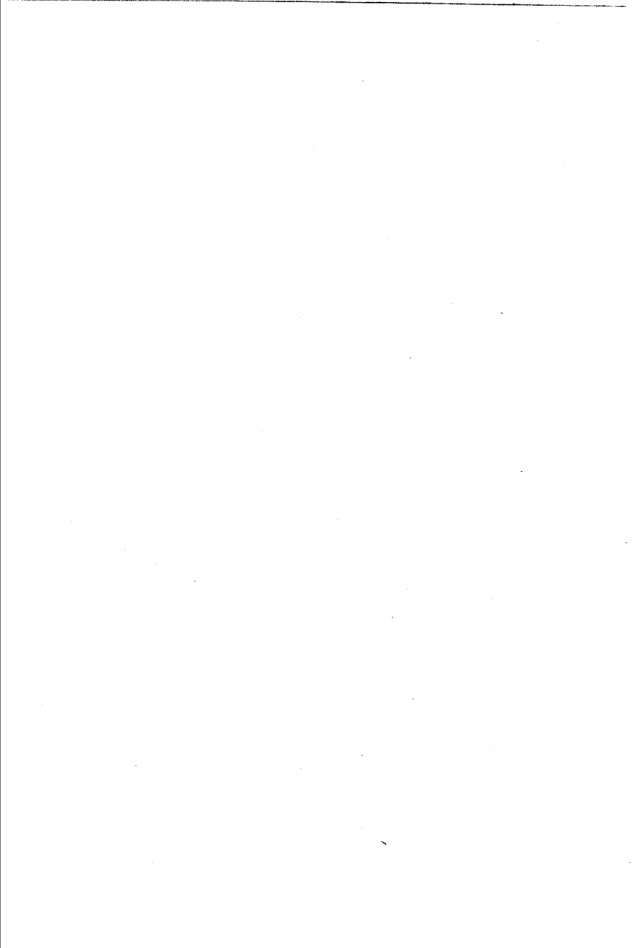
四. 情场骗术——一个真假难辨的面具

1. 迷雾般情场的背后 (459)
2. 莫被情爱迷住双眼 (477)
3. 识人待人观其心 (485)





古代骗术大观



假获藏镪

楚北王某，性豪而黠，家固不丰，常与人缓急相通，辄贷此偿彼，不爽所约。西邻富翁某，素贪且吝，极有心计。王欲贷其资贸易，恐不见诺，而思有以赚之。

会岁将暮，虑人索逋，以妇翁家颇小康，特诣称贷百金，约岁周归还，并加什一之利。妇翁知王不失信，如数予之。王以百金兑钱，不待索逋者登门，一律先期偿讫，尚余钱数十千。市布帛为妻孥制衣裳，焕然一新。富翁心果生疑，谓王每岁暮，索逋者踵相接，今不待剥啄，一律先期偿讫，且为合家细弱制衣裳。焕然一新。何其绰绰有余裕也？得勿掘发窖藏耶？

既届除夕，听王宅爆竹声，震耳不绝。潜往侦察，见王门已闭。心益疑之，谓除夕迎神，类皆重门洞开，令反闭之。何诡秘乃尔也？王宅故湫隘，门内即是堂皇。窃侧目从门隙内窥，但见堂上灯烛辉煌，家人嘻嘻，笑语甚欢。几上累累堆积朱提，大小不下数百挺。默计何止盈万？不胜骇羨，益信掘发窖藏无疑。因念王本篓人子，一旦幸邀天貺，暴获钜资，足徵时运亨泰。倘与合夥贸易，利当倍徙，即什伯千万不难也。

献岁，特取吉日，折柬独招王饮。肆筵设席，极其丰腴，酒酣。笑话王曰：“贺君得钜资，能以奇零贷我否？”王蹙然曰：“小子守命安贫，君所知也。何从得钜资？”富翁笑附王耳，小语印“君瞞他人，可不必瞞我，我知之捻矣。尚何虞诈为也？”王力辩其无。富翁曰：



“君不愿贷我，我却愿贷君。今请以五千金付君，同为贸易，君愿之乎？”王摇首固辞曰：“小子赤贫，受君重费，倘有折阅，其何以报？不敢从命。”富翁曰：“如获利，彼此均之。如有折阅，暂不责偿。何如？”说之至再，王始首肯，富翁乃慨以五千金相付。工费至江西，见菜油满市，爱倾囊购归。是秋楚北菜油翔贵，获利数倍富翁大喜，仍以母子金尽付王，听其筹运，往无不利。不十年，累费百万，彼此均之。

至今两家子孙，犹称素封焉。富翁尝自鸣得意，为王备述畴昔除夕侦察一事。谓君至黠，乃竟为我所赚。王笑曰：“微君言，亦将明告。畴昔几上，累累堆积阿堵物，固是锡箔黏成。计君倘来窥，姑以相炫，窃冀一垂涎，即藉以饵之。果赖得君费，致有今日。诚如君言，非君赚我，实我赚君矣。不然，家无儋石储，纵说如苏张，君亦安肯慨以重费相付乎？”富翁闻之，始恍然如梦初觉。乃前席笑拍王肩，戏低之曰：“我自谓颇有心计，不图竟为君所赚。促狭儿，何其濡也。”两人相视，粲然一笑，遂订为莫逆变云。

盐政行贿

嘉庆初年，某邸兼管户部，偶团目疾乞假，两淮盐院与天宁寺主僧至契。

一日有貂纓狐裘，口操京音者数人，至寺云，家主人都道病。欲赁静室养痾，但须房舍精洁，不计值也，乃辟方丈后精舍馆之。俄有四五人押行李，仆从十余辈，簇拥一显者，乘安舆人。僧出迎



抵候，显者不甚瞻顾。径登殿礼佛，顾从人曰：“携来绣幢，可施之。”众荷一大木匣至，启视，则陀罗锦绣诸佛菩萨像，其点缀树石，皆绿松珊瑚珠宝镶嵌而成，精巧绝伦，惟内府有之。显者视悬幢毕，不交一语。人所赁屋居焉。僧异之，私洁从人，皆云某省道员人观者。然词色诡异，类王公，非寻常大员可比。居十余日，寂不闻声。日见纪纲人肆，购名书画及珍玩，约数万金。

有某肆送白玉如意一枝来，索价千四百金，立售之。纪纲私扣六百，肆主不肯。因口角，为显者所闻，呼人，付以原值，慰遣之。命缚扣银者鞭挞数百。逐之出。其人负伤，诣僧叩求曰：“作事不慎，为主人责逐。奈创剧，暂借一榻地，调理平服即行，荷德不浅也。”僧许之，因怀疑久，乘机研诸。曰：“实不相瞒，主人非他，亲藩某邸也。我系府中护卫齐某。主人奉命密查两淮盐务，故改装寄寓。淳众僧，万不可泄，泄则彼此诚齑粉矣。”僧大惊，急白盐政，盐政固捻某邸状貌，又知请假事，随僧赴寺。隔窗遥窥，显者方据案展帖作书，真某邸也。骇绝，不知所为，乃与僧恳之齐。齐大惊，咎僧，盐政力恳。齐曰：“余已获罪，无从着手。有张老公者，王所亲信，试与婉商，或能为地。”乃傅僧代邀张至，窄音秃颌，俨然宦者。齐为细述盐政意，张变色责齐曰：“尔真大不晓事，尔以不慎获罪，乃欲更陷我不测耶！”拂衣欲去，盐政为之婉谢再四，问王意旨所在。张徐曰：“王已查明盐务，有三害五谬十不可信之疏。”即日复命面奏，遂朗诵疏稿，皆中时弊。盐政色若死灰，坚求营救良久，乃曰：“只一术，或冀挽回王昔年从幸五台，曾许施铸金罗汉十八尊，分府以未悉库藏未之足。公能具此以了夙愿，王必德公。”

盐政大喜，遍市金十余万两；苏扬为空，未几王登舟，盐政尾其后，皆张居间为之关说，送之渡黄。始返，旋阅邸抄，则王已销假，无日不召见矣。大盗不操矛弧，良信。



雅 骗

郑板桥先生，书法钟王，参以米蔡，转似篆隶，画则得所南翁家法，更参以徐青藤老人挥洒雄杰之致，便卓然大家。为秀才时，三至邢江，售书卖画。无识者，落拓可怜。后举于乡，旋登甲榜，声名大震。再至邢江，则争索先生墨妙者，户外履常满。先生固寒士，至是盆盛自宝重，非重价不与。沈几民先生代镌小印文曰：二十年前旧板桥，志愤也。

时江西张真人观回，道出邢江。商人争媚之，欲得先生书联献真人。江西定做大笺，纸长丈余，阔六尺余。乃可一不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书，且请撰句，问需值。曰：“一千金。”求者允五百，先生欣然奋笔直扫。顷成上联云：“龙虎山中真宰相。”求书次联，笑曰：“言明一千金，尔只与五百，我亦仅与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数与之，即书次联曰：“麒麟阁上活神仙。”人人赞叹工妙绝伦。其时商家，因盐政都转，咸重先生。遂争求先生书画，或联或幅，或建或斗方以为荣，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贱，赋性尤鄙。先生恶之，虽

先生性好游，一日，携短童，负诗囊，信步出东郭。渐至无人踪处，机乱坟丛葬间。隐隐有屋角，微露炊烟，花柳参差。笑曰：“岂此间有隐君子耶？”甫逾岭，而坟益多，逼益窄。再一回头，则有小村落在焉。茅屋数椽，制绝精雅，四无邻舍，又无墙垣。小桥通溪，即至门首，白板上一联云：“逃出刘伶军外住，喜向苏髯腹内居。”上



有小额云：“怪叟行窝。”进关，又得一重门，联云：“月自风清。此处更容谁卜宅？磷青焰聚，平生喜与鬼为邻。”额云：“富儿绝迹”，庭中宠鸟盆鱼，与花草相掩映。新种芭蕉，才有掌大。乍添杨柳，却比人高。朝南有室两楹，洒扫无纤尘，内置几一案一，椅四机二，木榻藤枕，书厨各一，琴剑竹搁又各一。案上笔砚纸墨，乌丝尺，水中丞皆备。壁上悬青藤老人补天图，女娲氏螺髻高颧，仰视炉鼎中，气冉冉入空际，生气勃发，的为真迹。两壁则素粉如银，绝无悬挂。爱极不问主人谁是，即就榻跌坐。忽一秃发童子，自内趋出，视良久，旋诣内。大声呼有客，即闻主人在内问讯，命即逐客。所携短牕，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见主人出，则东坡角巾，王恭鹤氅，羊叔子之缓带，白香山之飞云履，手执尘尾，翩然而来，老叟也。彼此略叙述，语颇投契。问叟名氏，曰：“老夫甄姓，西川从，流寓于此，以老夫大怪，遂名曰：怪叟。”问富儿绝迹四字何意？曰：“扬城富儿，近颇好雅。闻老夫居址，小有花草，争来窥瞰，但此辈满身金银气。一人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坠溪水，或花枝刺抓破衣，或遭守门花厌啮破足，或为树杪雀粪污俊庞，所尤奇者。一日，富儿甫坐定，承尘鼠迹空隙破瓦坠，正中其额，血淋淋，乃委顿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为额，志实也。先生清贫则已，若亦富人，恐于先生亦不大利。”先生叹曰：“仆生平亦最恶此辈者，幸福命高。未曾亦作富人，得安稳人高斋，领雅教，何幸如之？”须臾，童子献清茗，叟为之鼓琴，风冷冷然，不辨何曲。惟爱其音调激越，渐转和煦，忽铿然顿止。问先生能饮乎？曰：“能。”曰：“盘飧市远无兼味，奈何？”既而自思曰：“釜中狗肉甚烂，然非所以款高贤。先生性嗜此，闻之垂涎曰：‘仆最喜狗肉，是亦愿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即于花下设筵，且啖且饮，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簌，风味亦佳。叟醉，又抽剑起舞，光缕缕然。未识果否成容，然观其顿挫屈蟠，不减公孙大娘弟子。正白气一团，忽大声跃出圈外，依旧人座。面不改色，



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也。请浮一大白，仆恨相见晚矣。”视日以下春，先生辞退，叟殷殷送过桥曰：“仆与君，同一不合时宜者，如有余暇，可着展过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频来？”由是日一过叟，清谈不倦，醉而后返。

交月余，渐与谈诗词，皆得妙谛。惟绝口不论书画，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书画乎？”曰：“不知。”曰：“自信沈迷于此，已三折肱。今士大夫颇有嗜痂癖，争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既空，何不以素椿？使献所长，亦藉酬东道谊。”曰：“劝君且进一杯。”呼儿磨墨，楮先生盖已藏之已久，实满眼无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犹虚。顷既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视斋中墨纸砚已就，即为挥毫。顷刻十余帧，然后——书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请赐呼，荣甚。”先生诧曰：“何翁雅人，与贱商某甲同号。”叟曰：“偶相同耳，鲁有两曾参，同名亦何害，要有清浊之辨耳。”先生信以为实，即书小泉二字与之。叟曰：“墨宝非常，从此辉生蓬壁，然不可妄与商人，恐此辈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损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畅饮归。则已二鼓矣，同人问何之，先生盛夸叟。众曰：“邢江向无此人，公所见，得无妖魅乎？且彼处丛葬榛莽，向无居人，明当同访，以蠲其疑。”翌晨，众果偕去，则茅舍全无，惟一湾流水，满地肴核而已。先生大惊，以为遇鬼，旋豁然悟。大叹曰：“商人狡狴，竟能仿萧翼故事，赚我书画耶。”归则使人潜侦某甲家，则已满壁悬挂。墨沛淋漓，犹未乾也。



出售泥佛

吾乡有某生者，中年无子。谋置造室，乃买舟渡江，赴通州一带访购。某生既省小费，又欲速成。

会有客来言，一乡民愿鬻其女，导往观之，其色甚美。问其价，则甚廉，但须以花轿迎娶。某生大喜，亟与定议，届期以花轿迎至舟中。女家有二嫗来，扶女出轿登状，衣服楚楚，红帕障首。某生但觉其纤纤合度而已，然二嫗方伴坐床上，不能遽前揭帕。某生徬徨夫等既毕，二嫗亦即辞去。某生步至床前，见新人端坐不动，私念此必因羞畏而矜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动，遽揭其帕，则一泥像，甚为端丽，盖系百年前所塑，近时无此良工也。

某生懊门已极，正欲迫媒嫗理论。已有村人数十，欢噪而至，且曰：“此吾村观音庵之大上像也，环而祈福者且千户。汝何得擅抬至此？”或欲锁其舟，或欲系其人。某生惶遽失措，一老翁出为排解。某生乃苦诉其见给之状，老翁对众言曰：“姑念此人异乡远客，愿诸君稍恕其褻曼菩萨之愆，但令出洋银二百圆以示薄罚。吾辈自升佛回村，何如？”众作勉强允许之状，某生不得已，出洋银二百圆付之。众共开泥像，欢呼驰去。某生踉跄归里，大丧资斧，而妾仍未得。此可为见小欲速，谋事不慎者戒。



修庙窃珠

西湖上有废寺，佛像露处，寺僧覆以芦席。历募修复，苦无檀越。有仆从甚盛，簇拥一人人寺游瞩，慨然欢息，有兴复之志。越日遣送千金至，令僧鸠材庀工，克日修举，并自延塑匠十余人，先新佛像。月余，刮洗净尽，扃殿去，已而寂然。遍访绝无音耗。一日启殿，得片纸于佛耳中云，寺为明郑贵妃令太监郑众监造，十八罗汉三世佛，用赤金涂成，眉心佛光皆东珠，余悉取去，敬留侍者二尊，刮金容之，修寺有余。僧大悔恨，如言，得金四百余两，纠工兴修，焕然一新。

尼姑受骗

洞庭女冠极多，皆山居饶沃。闻妙庵王尼，尤善居积。年八十卒，积金数十巨万。其徒静香，继为住持，年二十余，意态娴雅，解书算，熟经咒，颇守清规，踵门者寻常不能识其面。每岁大士诞辰，士女赴庵烧香者甚众。贸易云集，皆赁寓庵中房舍，往往有卖小说唱本者，静亦购数种以备观览。武后称常杨妃为女道士等事，



固平时习见者也。

一日，有羽士过访，以其方外，出见之，道士疏髯广颡，飘飘然具出尘之概。所谈元妙，多不可解，忽屏人请问，长跪曰：“娘娘他日国母，道人修炼五百年，未得对号，不能成真。求娘娘他日得志，赐封真人。获证正果，必当銜结，静面赤允之。”道士叩谢，飘然而去。静疑信参半，然从此禅诵之志，为之顿懈。

一日，有贵客来觅静室数间养痾，辟除西院居焉。客年三十余，长身玉立，貌甚修伟。遣苍头馈枷楠龙涎安息诸香，火烧布等物，皆海外奇珍也。静亲诣谢，拒不见。两月余，绝不与群尼通，莫测其为何如人。

一日，键户率仆从下山去，静私启鹩，入室以现其异。陈设皆火齐木难，金碧辉映。案头一小匣，发之，中有奏章。臣某跪奏，现在岛中，大兵已集，仁发饷银二十万。即可择日扬帆，迳奔彼国，乘其不备云云。静骇绝，正迟疑问。客突至，骇曰：“吾机为汝觑破，不得不杀汝以灭口。”抽壁上剑挥之，静叩头求免，客俯首似有所思。徐曰：“余日本国王也，启行时，国师为余占卦。谓此行可得一国母，岂应在汝耶。果能从我，即贷汝命。”静欣然愿从，枕席间私问所奏云何。客曰：“余来时，见暹罗国之罗华岛，方广数千里，其中生齿甚繁，物产饶沃。拟夺之以广国土，调兵四集，以距国遥远，军饷不能即至。昨阅来奏，欲连夜返国，又恐风色不顺，以故踌躇未发。”静问需饷几何？曰：“得二十万金亦可应急需矣。”静曰：“若尔甚易，但何以运往。”客曰：“余自有术。”次日，悉发藏金，以厚布裹之。合苍头至山下一呼，椎髻窄衣白足者数百人，飞集负银，鱼贯而去。阅两月余，又接一奏云，罗华岛已不血刃而下，请旋辟驻岛镇抚。客喜甚，将行，嘱静安心静待。归国后，遣重臣来迎，当册立为正妃。静又奉犒师银五万两，遂去，自是竟不至。



梅炼师

云间李某，观察粤东归，囊颇裕。两公子均人赞为太守，徙居吴门。有梅炼师者，善黄白术。召置门下，梅曰：“余术必视人夙根厚薄，实不能妄福人。”李曰：“若仆兄弟者何如？”梅乃炽炭一炉，索银为母，启囊下药。须臾倾出，得五十金，视原金倍展。试持人肆，得钱与他钱符，李因萌侈念，梅有难色曰：“二公福固厚，究未知合得若干。天下财禄掌自水官，须占之，方敢如命。”于是书二李生造姓名，用二碗对合，外固以漆。夜操舟至石湖，技发伏剑，禹步作法，投之湖心。顷之，风浪大作，一神奉碗出水。具书李应得黄金五万，白金三十万；其弟应得黄金二万，白金三十万。二李大喜，恳速炼。梅曰：“每炉白金三万，至七七日，可得黄金一万。于是择期斋沐，购药置鼎。至期启视，金液溶溶。倾之，灿然成锭，堆累满屋。益信不疑，一日晓起，失梅所在，视所倾，皆铅胎而镀黄者也。

羽士道士取葫芦

秀水祝宣臣，名维洁，戊午举人也。其尊人某，饶于财。



一日有长髯道士，叩门求见主人。问法师何为来？曰我有一人，现住君家，故来相访。祝曰：“此间并无道人，谁为君友？”道士曰：“现在观稼书房之第三间，如不信，烦主人同往寻之。”祝与同往，则书房挂吕纯阳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师兄也，偷我葫芦。久不见还，故我来索偿。言毕，向画上作取状。吕仙亦笑，以葫芦掷还之。主人视画上，果无葫芦矣。大惊，问取葫芦何用？道士曰：“此间一府四县，夏间将有大疫，鸡犬不留。我取葫芦炼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买药备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药数丸示主人，芬芳扑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时，我仍来汝家，可设瓜果待我，此间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动曰：“甘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与之，道士束负腰间，如匹布然。不觉其重，留药十丸，拱手别去。

祝举家敬若神明，早晚礼拜。是年夏间无疫，中秋天月，且风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假当票

京师布肆，大业也。有乡人来，阅布数十匹，约值京钱五十余贯，拣既。谓肆主曰：“我初学肩贩，须同伙来定。姑待之，可乎？”应曰：“诺。”别为他客贸易，乡人坐半日，见卖买渐稀。谓肆主曰：“我尚未饭，伙又不来，身无余钱，所存资本银两，系合伙者，又未便换钱。腹中饿甚，奈何？”肆主曰：“既有银两，不患无钱。若未便换，典之可也。”乡人欣然出银，灿然一提。揖肆主曰：“我不知质库



在何处，此银二十两，请烦贵伙，代为人典。但我不过饭食所需，质钱一缗足矣。”肆主交其伙，典钱一串，并券交付，乡人感谢去。

未几，复来，肆主曰：“何远也？”曰：“吾侪小人，果腹而已，不求甚佳。”余钱八百余文，掷柜上。坐守至晚，其伙竟不来。乡人惶然谓肆主人曰：“天将暮难出城，我伙或以要事不得来。局以我二十金之券，抵运布去。尚有余钱，明日偕伙来算，可乎？”应曰：“可。”乡人乃郑重出券，交之曰：“此即贵伙代当者，请留三日。我自赎取归账。”肆主验之无误，遂收执。乡人以余钱雇驴车，载布去。

候之三日，竟不来。乃赴质库取银，仅有二两。肆主曰：“我所质者二十两大锭也，何仅至此？”典主查簿示之曰：“是日贵伙以二十金质钱一串，我疑其所需过少。问之，曰：‘是客物也。只需此为饭食耳，我予券去。’随即有乡人来，持券加利取去，又有二人以此小锭，亦质钱一串，汝所收之券是也。”肆主始恍然悟，为骗子掉换去矣。

骗 驴

京师驴马市，大集也。有贵官戴五品冠服，色甚丽汽像雄伟，似武并人朝者。至鞍鞴市，择一佳者，出大银一锭。谓肆主曰：“我仆因买他物，分遗开矣。烦汝伙肩此鞍，至驴马市，我欲试良马也。”主者即遣一人负去，至市。择一大驴，甚骏，价值数百金，命来人以鞍鞴备之。曰：“汝在此姑待，我试骑之。”卖驴人见有仆在，任其鞭驰而去。



久不反，谓其人曰：“汝主何往耶？”其人曰：“我鞍鞴铺之伙，孰为我主？”卖驴人骇曰：“是必骗子也，汝铺亦被诓矣。”其人曰：“幸有银在。”于是偕往铺中，出银公估，则铅心伪物也。共鸣诸官，海捕而已。

偷 画

有白日人人家偷画者，方卷出门，主人自外归，贼窘。持画而跪曰：“此小人家外祖像也，穷极无奈，愿以易米数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挥叱之去。竟不取视，登堂，则所悬赵子昂画失矣。

偷 靴

或著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长揖，握手寒暄。著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识。”其人怒笑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掷瓦上去。著靴者疑此人酗酒故醉。方傍惶间，又一人来笑曰：“前客何恶戏耶？尊头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著靴者曰：“无梯奈何？”其人曰：“我惯作好事，以肩当梯，与汝踏上瓦何如？”著靴者感谢，乃蹲地上耸其肩，著靴者将上。则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



惜，我衫亦宜惜。汝靴虽新，靴底泥污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著靴者愧谢，脱靴交彼，以袜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径奔，取帽者高居瓦上，势不能下。市人以为两人交好，故相戏也。无过问者，失靴人哀告街邻，寻觅得梯而下，持靴者不知何处去矣。

偷 墙

京中富人，欲买砖造墙。某甲来曰：“某王府门外墙，现欲拆旧砖换新砖，公何不买其旧者？”富人疑之。曰：“王爷未必卖砖。”某甲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爷门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请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请，看王爷点头，再拆未迟。”富人以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买旧砖者，以弓尺量若干长，可折二分算也。适王下朝，某甲拦王马头跪，作满洲语喃喃然。王果点头，以手指门前墙曰：“凭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墙，纵横算得十七丈六尺，该价百金。归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价，择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墙。王府司阍者大怒，擒问之。奴曰：“王爷所命也。”司阍者启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马头白事者，自称某贝子家奴。主人要筑府外照墙，爱我墙式样。故来求尺量，以便如式砌筑。我以为此细事有何不可？故手指墙命丈。事原有之，非云卖也。”富人谢罪求释，所费不貲，而某甲已逃。



奇 骗

骗术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数金，至北门桥钱店易钱，故意较论银色，晓晚不休。一少年从外人，礼貌甚恭，呼翁为老伯曰：“令郎贸易常州，与侄同事。有银信一封，托任寄老伯。将往尊府，不意侄之路遇也。”将银信交毕，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谓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诵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琐屑语，末云外纹银十两，为爷薪水需。前喜动颜色曰：“还我前银，不必较论银色矣。儿所寄纹银，纸上书明十两。即以此兑钱何如？”主人接其银称之，十一两零三钱。疑其子发信时，匆匆未检，故信纸上言十两。老人又不能自称，可将错就错，获此余利，遽以九千钱与之。时价纹银十两，例兑钱九千，翁负钱去。

少顷，一容笑于旁曰：“店主人得毋受欺乎？此老翁者，积年骗棍，用假银者也。我见其来换钱，以为主人忧。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惊剪其银，果铅胎。懊恼无已，再四谢客。且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离此十里余，君追之，犹能及之。但我翁邻也，使翁知我破其洋，将仇我。请告君以彼之门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与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合我以彼门向，君即脱去。则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犹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为不得已而强行者。同至汉西门外，远望见老人摊钱柜上，与数人饮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

店主喜，直入酒肆。卒老翁啖之曰：“汝积骗也，以十两铅胎银



换我九千钱。”众人皆起问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儿银十两换钱，并非铅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银，我之原银可得见乎？”店主以剪破原银示众，翁笑曰：“此非我银，我止十两，故得钱九千。今此假银似不止十两者，非我原银，乃店主来骗我耳。”酒肆人为持戥称之，果十一两零三钱。众大怒，责店主。店主不能对，群起殴之。店主一念之贪，中老翁计，懊恨而归。

骗术巧报

骗术有巧报者，常州华客，挟三百金，将买货淮海间。舟过丹阳，见岸上客负行囊，呼搭船甚急。华怜之，命停船相待，船户摇手。虑匪人为累，华团命之。船户不得已，迎客人。宿于后舱船尾，将抵丹徒。客负行囊出曰：“余为访戚来，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谢华上岸。

去顷之，华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尽变瓦石，知为客偷换，懊恨无已。俄两天雨且寒，风又逆，舟行不上。华私念金已被窃，无买货资，不如归里摒挡，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抡舟返，许其值如到淮之数，舟人从之。顺风张帆而归。过奔牛镇，又有一人冒雨负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脱之，即窃银客也，急伏舱内，伪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跃人舱，见华在焉，大骇。狂奔而走。发其行囊，原银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数十粒，价可千金，华从此大富。



骗人参

京师张广号人参铺甚大。一日有骑马少年，负银一囊到店，先取百两与作样，而徐取参数包阅之。曰：“我主人性琐碎，买参不如其意，必加呵责。我又不善择参，可否存此样银子店？命老成伙计多带上等参，同往主人处，凭其自择何如？”店家以为然，即收银，遣店中叟，负参数斤偕往。临行嘱曰：“谨持参，勿落他人手也。”

进东华门，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楼。楼上主人美须眉，披貂裘，戴蓝宝石顶，病奄然，倚枕踞床。目负参者曰：“所携参，果辽东顶上者耶？”店叟唯唯，旁两僮捧参上，逐包开验，所批驳，皆洞中行情。阅未毕，忽门外车马声甚喧。一客人，主人惶遂命侍者下楼，辞以病不能会客。低语负参者曰：“此向我借债客也，断不可使上楼。彼上楼见我力能买参，则难以无钱相覆矣。”客在楼下呼曰：“汝主病诈也，必是抱优童娶小奶奶。故不许我登楼，我偏欲上楼一看。”两侍者团拒之，争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语负参者曰：“速藏参，速藏参。毋为恶客所见，床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铜锁钥匙付之曰：“汝坐箱上，护守参。我自下楼见彼，或能止其上楼，亦未可定。”踉跄下楼，与客始而寒暄，继而戏骂，客必欲上楼，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过防我借银耳，虑我见汝楼上有银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来。”主人阳为谢罪，送客出。僮仆亦随之出。

许久寂然。负参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开



锁取参，参不见。藏参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即楼板，方戏骂时从楼下脱板取参，守参者不知也。

茉莉根

吴门有晁彭年貳尹，洞庭旧族也。性豪宕挥霍，家不中资。遍贷成友，得数万金，携之赴苏，慕铜商之富。心窃艳羨，苦无阶以进。

一日，有虞叟者来谒，仆从甚都。展询邦族，则籍上海，诸铜商之经纪也。晁大喜，周旋日捻，挽其居间，虞往复面诸商关说，乃许合伙。每股二十分之一，计成本须四十余万金。议定立约，先兑二万金压券。晁资不足，招李某共事，合付如数，皆虞为之调停，晁甚德之。数日，虞家人骤奔至云，虞暴疾死旅寓。晁亟往，枕尸痛哭，出资具殓，遂亲赴上海。叩诸商，备述前事。商皆愕胎，探其家，则举室远遁矣。有识者谓，叟专以此术诳人资财。其死盖服茉莉根，数日复苏云。



瓜皮实土

宝纸王椿桥，从舅与通州张茂才同离京师，考遗才。榜未揭，闲步于南下洼子。时残暑尚酷，张著新白袷衫，脱挂柳枝上。王曰：“不畏剪辮乎？”张曰：“四目交射，何虑焉？”俄见老人发垂白，持去瓢西瓜皮二，如孟蹲于道。菊辙中土，实其一，挹彼注兹，无虑数十度。王与张注目视，互相猜拟，不得其故。老人寻倾土辙中，持瓜皮，逍遥去。两人回视，衣已亡矣，怅怅而返。

雇童市骡

北京西珠市口，有骡马店。一日有豪客来市骡，衣甚华，类贵介。小童，负匡床，手持纸裹，意是朱提，议价已定。客曰：“不知驶否？试之，归付值。”遂乘而驰。日夕不返，骡主问童：“若主人居何处？”童泣曰：“我在前门外，日负拌市糖。彼用百钱雇我来，并不知其姓名，何主人？”启视纸裹，累累然鹅卵石也。讼于南城，迄无踪迹。



钱帖作抵

菜市口某布店，兼市嫌帛之属。一日傍午，有客乘骏骡止于门市布若干匹。计钱十缗，解荷囊出百缗帖。即挽店主人代取。既竣，仍收帖。荷囊，将乘骡去，忽踌躇曰：“我赴保阳往返，须一月。虑钱店有失，尽市嫌帛，携往尚可获利也。”主人欣然，为计直九十缗货束缚妥帖。某复解荷囊取帖付主人曰：“盍到钱店知照。”主人曰：“适取钱何疑焉？”某徐上骡去。至夕，主人使人取钱，钱店人曰：“此贗者，真者卓午已取钱去矣。”

骗中骗

一人市束腰绉绸巾，议直二缗，令随取直。携至钱店，出朱提一两，易钱，故昂其价。评泊不协，置朱提荷囊悻悻去。易数处，无一成。谓市巾人曰：“银一两，直钱近四缗。我终不愤钱店，愿与子市巾。”人欣然持去石又遇于市。谓曰：“子胡以贗银欺我。”答曰：“我银贗，子巾亦非真也。”盖以高丽纸绉成者，一笑而罢。



出售王府

京师某王，因公受罚，缘是致贫，众所知也。

时值创建大寺，布施已成，惟乏殿材。匠人各处购求，乃有随官服色者，登大匠之门告曰：“我为某王府四品护卫，今王当窘急之际，欲货其殿廷旧料，易以轻巧之木；冀得余货，以济急需。”匠知王为开国勋裔，其府第皆梓楠为之。欣然愿售，约日往观。其人以亲王名柬，至王府告门官曰：“我为某亲王护卫。今王欲新殿廷，慕府内规模宏大。谕我带同匠人观之，以便如式构造。”王许之，乃邀匠人人，指点其梁楹，筹度其丈尺，详细阅毕，借至匠寓评价。其人曰：“先王成此殿，费十万金。汝愿以若干售之，不妨明言。”匠曰：“材料已旧大而无当，将必改为小用，不过万金而已。”其人故作不愿，往来数次，曰：“王今无奈，姑以售汝。当在某庄立券，汝先往俟之。”

是日，朱轮华毂，王果至庄。其人为前驱，带匠人人庄。王南面坐，匠跪请书券。王领之，命从官书就，亲笔企押。先索定契银三千两，余俾拆换之日准算。其人偕匠人城交银，并索费那先给三百，约日而散。

至日，大匠带人往拆殿廷。门官拒之，匠告以故，门官人白玉。王召匠人，仰观王貌，非前日之人也。知为拐骗，无言而退。



当金镯

有衣冠华丽者，乘车带仆，至质库脱金手镯二以质钱。掌柜人细阅之，黄赤无伪，秤各重五两。问须京钱五百贯，掌柜人还之。其人让至三百贯，北地尚钱帖，如数给之而去。

旁一丐者，脱其破袄，质二十贯。掌柜人叱之，丐笑曰：“假金镯当钱三百贯，我袄虽破烂，尚非废物，何不值二十贯耶？”掌柜人心疑，复阅其镯，则已被易包金者，问丐何以知之。丐曰：“此有名骗子手，我知其寓处，掌柜人愿给丐钱两贯，偕往寻之。”至寓，果见其车在外，丐遥指其人，得钱脱身去矣。

掌柜人人寓，则见其与显者共饮，未敢喧哗。因寓主通其仆，唤之出，与之辩论。其人曰：“物既伪，何以质钱？如此之多，明是汝换我也。”互相争执，显者闻声，邀二人入。笑谓其人曰：“我辈宁吃亏，毋占便宜，不可与市井之徒较量，有失官礼。足下钱尚未用，何不还之？”其人以不得已，委屈听命，乃以原钱帖赎回二镯，掌柜人欣然领去。

至晚，往钱局取钱，则已取去。出其帖比对，后帖系好手描摹者。复至其寓，则去已久矣，丐亦不知所住。



雇妓作妻

某观察，富而淫者也。姬妾满前，各自村党争宠，而正夫人不顾也。需次会垣时，恒有花婆出人公馆。

忽带少妇，携珠翠求售，其为人也，轻盈软媚，妇女皆爱怜之。夫人乐与盘桓，曰：“那得若个好娘子，长为我伴，则我得所托矣。”妇笑曰：“安何如人，敢当夫人青目耶？”妾夫素跟官，若夫人不弃，言于大人，则夫妇皆有倚赖矣。长跪而请，夫人曰：“是不难，尔能并事大人，与我一气，何事不可耶？”妇再拜称谢。适观察人，夫人使妇递茶，即以眉目传情。观察大悦，问此妇何来。夫人以夫妇愿投靠对。观察曰：“其妇如是，其夫可知我？正少一知心青衣，收之可也。”妇即迎膝叩首，观察手援之，即扶观察之手而起，益悦之。于是妇留而花婆去，唤其夫来，果干仆也。其夫妇遂迁居邻院，朝出暮归，殷勤奉侍，观察虽与妇情密调唇抚乳，无所不为，而未及于乱者，公馆无隙地也。

一日，妇送茗至书室，观察置诸膝而慰曰：“能毕乃公心事，则衣珠财物，惟汝所欲。”妇曰：“非不甘心，奈众目昭彰乎。无已，请遣我夫他出，晚至妾室，惟命是从矣。”言甫毕，报客至，妇脱身入。观察乃以数十金，使其夫远出干事。当晚潜入妇室，妇亦早归。正好合时，其夫持刀排门突入。喝曰：“我知汝年轻，必不能安其室。果留男子，合杀却否？”妇泣跪曰：“非妾敢犯教庄人势逼，无奈相从。”夫曰：“必非主也，岂有身居贵官，而知法犯法哉。”妇泣唤主



起，夫乃持刀视曰：“果是主人，将何以全奴颜面乎？”观察曰：“汝能周旋，将以汝为长班，得官之日，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能容之否？”其夫半跪称谢，呼妇起曰：“汝好好伺候主人，我出差去矣。”观察色丧神颓，妇起闭门，投怀而慰解之，始得安于阳台。

未几，观察得缺，竟以其夫同阁，妇则留于内宅，不复出矣。其夫大权在握，任其播弄。观察无可如何，听之而已。然能劝其主，勉事上官。未几，权廉访其夫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时有富室，身犯大辟，许以数万金出罪。富室知为廉访信使，从之，得赃而遁。富室首于中丞，廉访始知其事。亟缚妇，严讯之。妇曰：“是非妾夫也，妾河上妓女。彼以重聘雇妾来为夫妇，嘱妾勾引主人。若得满载而归，许以半分妾，故愿为之。然不知其何许人，姓氏亦未确也。”廉访无可奈何，坐此败官。后，妇之本夫来，又不得不重酬妇而遣之。

朱少芝

朱少芝秀才，姑苏人，年十七八，姿容柔丽，家贫。训蒙村塾，有湖州笔客郑某，往还甚昵。

一日，谓朱曰：“有小事奉求，未知允否？”问何事。曰：“息女行年二十矣。”某曰：“遣嫁愿求文星，照临草舍，拔除不祥。”朱欣然诺之。

至期，操舟来迎，朱即与偕。中流，郑忽变色，抽刃拟朱。吉曰：“实告君，吾女已允鬻洞庭孙某为妾。期今日过门，忽病不起，



欲借子代行耳。”朱骇绝，听其所为，即有女子，奉巾幅，为之改妆。俄岸上鼓乐来迎，众拥朱登舆去。人门却扇，仪态万方，比初见时，尤艳绝也。比夜分，孙为代缓妆束，朱大声呼曰：“我吴县生员朱某，岂为人作妾？”孙大惊，讯得实。亟控官追捕，而郑已杳。

伪公子

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往，后京卿出为方伯，人庙行香。其时府县以下洞应者数十员，士庶环观者数百人。突有衣冠破烂者，至方伯前，长跪号哭曰：“儿情愿改过，任凭父亲处治，再不敢稍有违犯，伏望收留。”叩首无算，方伯细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处匪徒，敢冒吾子。殊属大胆，笞役加以縲继，面交首府问罪。”首府带署讯之，其人供称：“前因不好读书，不受训饬。偶有独犯，被逐在外。只求为之挽回，情愿奋勉用功，不敢稍惰，有负隆恩。”首府洁之家世，言之凿凿，且察其神色悲惨，语言明爽，似非作伪者。试以学问，亦能成文。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留之府署，易其衣冠。

公余，为方伯委婉导之。方伯曰：“实非我子，若议无为匪情事。任君遣去，可也。”方伯归，与众官议。众皆请见其人，问其志向，则凭拜涕泣曰：“父性严厉，己实不才。惟有回籍应试，倘得功名，以赎前愆，恨无旅费，奈何？”众怜其志而哀其遇，遂为紫助数百金，送之去，而以责逐覆方伯也。

后闻家人言，始知伪为方伯子也。



聘请幕友

越人倪某，世习申韩。由幕而官，去官复幕，在保阳待聘，住旅寓有时矣。迫切钻营，无微不至。

是年冬，寓中内厅宅，有人来往，章服华焕，仆从趋跄，往来之客，络绎不绝，似皆宪司之纪纲也。倪询其仆，知为大名府总司阁，奉本官命，来省置办衣饰，为少君完姻，并延访善于刑名钱谷之士，以辞旧友者。倪探得其情，即是衣冠往拜。其人稍间，即与盘桓，竟成莫逆。知其性情豪爽，而目不识丁。

一夜，漏已三下，突有役来，传本官谕帖，催其人归去。其人得信，叩倪寝门而告之曰：“请先生起，烦为一读来书，有役守候，不能待旦矣。”倪起而诵之，不过因办公乏人，谕令迅将什物置妥即去，并旧友辞定。所访之新友，必须于开篆以前到署等语。其人跃蹶曰：“办物不难，访友非易。先生意中，有信托之人乎？”倪遂自述其心就州县，助其东人升迁者不一。其人笑曰：“吾以先生为记室耳。畴知申韩妙手，近在邻居，而又外求人耶。”即请代某稟覆，云以千金订定倪先生。俟各物办齐即回，不敢逗留也。倪为书就，交役竟去。

次日，其人送关书聘仪六金来，请安侍立，不敢抗礼。其仆从咸来叩喜，倪大悦。扯其人人座曰：“相好在前，既承不弃，断不可以常情拘也。”其人称谢侧坐，告以首饰尚未造完，俟工竣先归，当遣车奉迓耳。



又数日，见倪似有犹豫之色，倪惶然叩故。其人曰：“贵乡亲某号缎局内，看定货物，不过偶挂数百金耳。艰持不舍，何其吝也？”倪曰：“市俗恒情，何足怪者？吾与素职，代为作保，虽千金亦不靳矣。”其人曰：“如此固好，恐先生未之信耳。”倪曰：“忝在同署，尚何可疑？是足下多心矣。”即偕赴缎局，所定之物，实千余金，仅付百两，余皆挂欠，故未有与。然局主已访得大名，确有姻事，知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欢接，其人笑曰：“尔铺主不信我耶，请以先生为质。明年来请先生时，其价原车带到，决无贻误。”倪亦言同事之故，愿力任之，局主欣然交其货物，其人满载而去。

次年俟至春种，无车来接。局主怀疑，邀倪同往大名，问司阍，并无其人，亦无易幕事。倪归，货其行李，以价铺账，悔恨无及。

某公子

江右某宰相，保举其门人某，为江南中丞者。某感恩载德，思有以报之。

适相之次公子，以书来干谒。中丞见之，其人少年倜傥，应对如流。缘书中有告助意，问其所需，以二千金为请，中丞丸之。留与盘桓，则以父命迫促为辞。及回拜，则见其巨舫悬旅，行李仆从，莫不眩耀。中丞意师相素尚朴俭，而其子不类，心有所疑。其幕中有同门某孝廉，以疑质之。孝廉曰：“某公子，予幼曾见之，今相隔有年矣出。”其所书扇，与中丞观之，楷法挺秀。笑谓孝廉曰：“明日，我宴公子，屈阁下作陪。面索其书，则真伪立辨矣。”乃设席请



公子，公子来见。孝廉先呼曰：“兄台相隔多年，尚识鄙人否？”孝廉不能辨，唯唯而已。中丞出纸求书，公子欣然允诺。命仆研墨，其仆面赤手战，目视公子。公子吟哦联句，提笔欲书，忽掷笔叱仆曰：“盍去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求之际，故索我书，无乃以卖字之文丐视我耶。”扬长出外，登舆而去。中丞追送之，亦不回顾。中丞自海卤莽，具黄金二百，至其舟中谢罪，强之收受而去。

未几，又一中堂之幼子来，与前人名柬相同，并无书札。见之，则朴素暗淡，询问儒雅，使孝廉相客。各不认识，留之人署，亦愿住。索其书法，亦勿辞。中丞狐疑莫解，使捷足人都探之，始知前者人骗子手矣。

关节不通

浙有洋商金姓者，送其子侄应童子试。寓学院之东辕外，有人叩门请见。金见之，衣冠华焕，仆从甚都，访问书生陈某有无。先是金与陈系中表，知其向在江南游幕者，其时实未回籍，乃告以故。叩其来访之意，其人踌躇曰：“陈君不来，事不错矣。我施姓，江南某科一榜。与陈君至好，我为学使所聘，来此阅卷者。”遂告别而出，门有肩舆，施登舆，由东辕直入仪门去矣。金闻学使向有货取之名，疑来人与陈必有句串事，然亦无从进门，已置之矣。

一日，偕亲友遨游西子湖，于圣因寺前。遇施同两客，皆翩翩年少，从什辈三四人，随有奥马。遥见金来，施出队趋迎，握手道故。指一衣秋香绉袄，带盘金便帽者曰：“此学使之大公子也。”又



指一卵色纺衫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谓二人曰：“此金长者，系我至友。”遂问金同行亲友之姓名，互相揖让。施大笑曰：“难得英俊多人，不期而会。我合作东道主，畅叙一日矣。”邀人五柳居，登楼列坐。酒家以木版来，指点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应。施与孝廉，纵谈古人，议论文墨，公子殷勤劝金浮大白。酒正酣，苍头飞马而来曰：“大人有命，请公子同归。”金暗起给贐。酒家曰：“上座之客，入门时，已先付讫。”金局促不安，施等皆下楼，谓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订交，如蒙相思。只须告把门张老，我自来耳。”作别登舆乘马，纷纷而散。金归，与子便言之，金参赞作报琼之举，以申敬意。遂于旅邸盛设，具柬交张老，以邀三君子。

次日，施来赴宴，云公子与孝廉，皆为公事所羁，不能共酌，心甚歉然，嘱致谢。遂入席，请金之子侄皆出，索窗课间之曰：“佳则佳矣，但与学使风气，尚不甚合。就文论之，即如某篇某处应提，某处应顿，结以大尾，则投学使之好，无不命中矣。”咸服其论，金乃重伸陈君之说，究为何事。施曰：“尔我既成相好，不妨实告，学使之大公子，好与人相接，嘱我辈为之介绍。陈君前约某处之某姓，通邑富豪，欲与公子纳交，不意陈君逗留不至，实为缺兴。”金曰：“如我子侄，不识可以充数乎？”施曰：“无不可者，但缟宁之费，各需千金，能乎？否乎？”金曰：“得半之道，尚可勉力。”施难之，金再三恳切。既而，日有我在，或可商办。言未已，有二役以提督学院大灯来迎，金送出门，见其由中道人，文武巡官，皆中立候进，金深信不疑。

翌晨，施来曰：“关防在途，迟恐不得出。兹大公子以我故，屈九所请，须面封礼物，榜发来取。相与同赴钱局，如数兑银。公封而回，给以关节。未几试毕，金之子侄，皆落孙山外。始疑之，赴局开兑，则原封不动，而易以砖石矣。内有一纸书云：“大宗师如此清正。汝曹妄想功名，理应重罚。所封千金，权借济急，销汝罪愆，以



佛法论之，或者来世有奉还之日，未可知也。不必冤屈好人，此嘱。”金大怒，纳交巡官，以访其事，始知学使幕中，实无施姓。即大公子，亦年貌不符，细揣其故，系骗子先冒杂役，放水菜时入内，其时号舍尚空，藏匿其中，易衣冠而出，巡官见其华焕，且自内出，则拱候之。其人亦然，人则仍易破衣，由杂役中出矣。至把门张老及灯笼，皆其党役充者，榜后俱逸，所骗亦不仅金姓一处也。

庙中木偶

有贵公子，挟重资，游姑苏以买妾者。官媒唤来数十人，皆不合意。一老姬随舆而来曰：“郎君法眼过高，此等人，皆不中选。非我姨家瑶仙大姑，不能如愿，惜身价过高耳。”公子闻之曰：“如果真正佳人，何妨重价，第恐有名无实耳。汝姑带来一观。”姬笑曰：“我知郎君只好看瘦马家婢耳，清白人家，即穷至不吃饭，何肯将娇女送与人看耶？”公子谢过，愿同往访之。姬曰：“我试言之，不知人家愿否？公子许重给谋费，姐请姑探之。”

隔五六日，公子望眼儿穿，姬始欣欣然来曰：“凭我一片舌，煞费苦心，肯与郎君一面矣。”遂往观之，其女一拜而退，娉婷之态，秀丽之容，公子已神魂欲堕。旋闻琴韵铿然，和以燕语莺声，长吟度曲，公子几人痴魔。亟问价值，姐忙掩其口，拉之出曰：“郎君几自误，此女不可唐突。当云聘作亚妻，则其父贫而好名，或可动之。既至尔家，则任分嫡庶矣。”又言聘只千金，女须衣饰，尚需彩舆迎之，缺一不能成也。公子已心醉，无不从命。乃立婚书，纳聘约吉



迎娶。公子雇巨舫作洞房，欲仿范蠡载西子游五湖故事，先买一婢以俟。

至日，彩舆迎来，姬与婢，扶新人人舱坐，姬乘间逸。公子人揭去新人面巾，神色焕然，惟不言不动。爰设席遣婢，公子亲手扶之，新人忽跌其声禿然。以火照之，乃庙中木偶耳。急遣人追至女家，则门锁闭。访诸邻，曰：“是家赁此宅以嫁女，兹已送女去，不知所之。问诸官媒，无识姬者。计花费千余金仅载二粗婢，索然而归。

参行受骗

姑苏间门外，通衢大道，百货交集之区，而入参行尤盛。间有空宅，亦甚宽广。时有服四品冠者，迁于空宅，门悬候补府陈姓封条。其司阁司账司厨及侍从之仆，数十人。出人乘四人舆，张红盖，现任之府州厅县，金鸣钲开道来拜。时亦宴客，舆马盈门，参行中人，见之屡矣。

一日，有二仆，衣履鲜华，相率至各参行。问货问价，行主叩其主。则曰：“西人也，为陈大官之长公子，以荫生加纳太守，分发江苏候补者，家赀亿万。举宅皆嗜人参，以代茶饮。前带来参，将尽矣。主人命我等选择公平之家，以便长可交易。”于是行主争趋其仆，而仆游十余家，皆不合意。是时参业中专有陪宾之伙，已遍传各行，故二仆远至一里之外，行主皆知之。情愿许二仆重扣，仆喜。行主遣伙持参同去。其主先秤一两，试尝之，价值三百余，即与宝银七提，其伙回。侈张公馆内之华丽，且探知其太夫人，每日须服



参三钱。一年有十数万金交易，其眷属不日到矣，行主甚悦。

未几，其主艳服乘舆而来，谓行主曰：“尔家货真价实，我太夫人已到，常吃好参，须至佳者。”行主奉以顶上参，秤四十两。命二伙携参去兑银，且日兑齐后，遣工人抬送银封可也。二伙相从至馆舍，登堂入室，旋达后楼。其主以后楼为房，房内罗帐高悬，锦衾绣褥，洋表时钟之属，陈设焕然。其箱筐以四为式，自床东直至窗前数十号，乃命仆开第五排二十号，贴地一箱，正拆银封拆兑。忽楼下有人操西音，大呼而来曰：“今日虎邱之东，奈何不赴？我寻将来也。”其主谓二伙曰：“客且坐，此我乡亲某刺史也。其向我借贷屡矣，不可使彼登楼，见如许物，则更搅累不清矣。”使仆以参及银，皆归箱内锁之。匆匆下楼，间彼来客，强拉之行，仆来送茶。传其主命曰：“烦客略坐守，去即来矣。乃反叩楼门而去。旋闻幼仆数人，在楼下戏谑，始而喧哗，继而揪斗，有苍头来吆喝，不应，鞭撻从之，幼仆不服，哭声震耳，久之寂然。

至晚，无一人来，二伙馁甚，推窗望楼下，适行主同伙伴，持灯唤人。二伙应曰：“毋庸着慌，人参与银，俱在此。行主即登楼去扣。人门，以火照之，二伙指此箱曰：“参银都在内也。”行主曰：“予自大门至楼，人物一空。似已迁去，不妨开其箱。”遂共观之，洞见楼下。细揣其底，箱与地板凿通，触机运转。遍举各物，无甚贵重者，除罗帐外，其衾褥系高丽纸印洋花者，钟表仅有外面，中空无物，箱皆纸糊，中藏石块数包而已。始悟诸仆叫唤争斗时，正转运箱内之物，以人声嘈杂混之，神不觉。行主鸣诸官，且问与骗子往来之故。官曰：“以都中枢密信来，不能不答，乃为缉捕，毫无踪影。



认丐为父

有耆而聋者，在武大关陵乞丐。关前来一官舫，扬旗鸣钲而泊。舱中有五品官，探首见丐，使从者扶之登舟。官细察之曰：“汝非某长者乎？前曾继我为义子，我因回籍求功名去，今幸选得是邦官。不料义父一贫至此，儿之罪也。”丐知其误，姑应之曰：“我年老糊涂，前事如梦矣。”官曰：“虽系风尘，面目骨格犹存。儿识之无误。”饬从者请封翁先赴浴堂，沐浴更衣，移舟至僻静处所，颐养月余。为之节体须发，暗以胶粉染之，皤然一叟。谓曰：“儿衣不称父身，将入市买布帛，为父修饰，以便同赴任所。但父曾在此行乞，恐城中有识者，碍儿颜面。至铺内阅货时，合意只须摇首，不可多言。”丐允之。

放舟入城，唤肩舆二乘，随带二仆。父子皆服五品衣冠，招摇过市。人银楼，换金约臂，每个重四两者两对。谓铺主曰：“我将赴锻局，偕往兑银可也。”铺主从之，入缎局，以单与局主观之，须三千余金货物。邀入厅堂，殷勤款接，私叩其仆，知少者为严州二府，老者是其封翁，因二尹之妹，与首郡太尊之子结亲，送至会垣完姻，置办赠嫁物耳。局主分外趋承，设席宴之，官乃邀金铺主同坐。曰：“是我好友，铺主唯唯听命。方自以为荣，局主乃出绉缎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阅之，封翁皆摇首。局主曰：“此皆上等货也，可以入贡。岂不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与我妹观之。”饬舆夫扛抬货物，一仆押去。良久未回，又饬一仆往催，舆夫先回曰：“舟中人



嘱我禀官曰，绸缎经姑娘目，俱合意。不知应用何号平色银两，清官自去检点。”官谓局主曰：“烦侍父暂坐，我去兑银即回。”乃乘舆去。至舟，多给与夫钱文曰：“尔等往来劳苦，先吃饭去，舆夫走而舟开行矣。”

丐坐局中，俟至更深不来。局主与金铺主，皆惶急，不得不追问封翁。丐亦情虚，语言闪烁。群拥之鸣官，大令究其实情，亦无可如何，不过西缉而已。释丐出。众褫其衣服，惟靴帽不合时宜，众皆不服，此丐尚戴五品冠，著朝靴，赤体叫化，见者大笑。

假充司马

蒋中丞抚浙时，察访官民之不法者，重惩之。温郡某太守，甫簪不飭，闻风而惧。

突有外来者三人，操北音，寓府廊侧，不言所事。凡太守升堂，必往观之。暇则与馆人辩论太守之是非曲直，馆人怪之，密报府县。太守闻三人出，遽搜其行李，得中丞访牌一道，凡太守私事，俱在内，宛然紫印。又首县致永嘉令一函，尚未缄封。有云：蒋厅尊奉大宪命，探事求治，诸祈照察云云。太守益惧，与永嘉令商酌，拟重赂之。三人归，见箱篋俱乱，唤馆人洁之。馆人曰：“阁下去后，太尊来拜，必欲面晤，在房中坐俟。半日方去，动阁下之行李者，其太尊乎？”三人默然，既而曰：“机事泄矣，盍去请。”遂买舟行，馆人飞报太守，转令永嘉令，往拜之。至舟中，仅有人二，令问蒋司马何在？二人曰：“我主驰回省垣去矣，留函奉呈，令收阅。”一系首县原



函，一系司马自致。云公事匆促，不及谋面，深致抱歉之意。令白太守，修书馈柑橘四桶，中藏自物，因其仆追赠之。

未几太守至省。晤蒋司马，讯无赴温事，知前物已入骗子手，而不敢言。

弃米负重

有乘舟携仆访亲者，舟抵岸，谓其仆曰：“我先赴亲戚家，汝将行李收拾迁至头舱，我着人协同起去。”仆如命，坐于舟首俟之，有一人来，手携竹篮，内存大米数升，至河沿淘洗者。笑谓其仆曰：“此处泊舟，须要小心。昨日我目睹一舟，亦如是停泊，一贼如是登舟。”其人即跃上曰：“舟中亦有如是一卷行李，贼如是窃取。”其人即背负之曰：“如是登岸，竟去。”仆方笑曰：“此人何其呆也，自弃其米。为人负重庄点何为耶。”舟子曰：“此人一去不顾，恐是骗子。”仆悟，急追，不知所之矣。

窃取行李

有儒生赴岁试者，舟抵岸，行李迁起，尚未议定脚价，姑坐行李



上守之。忽有衣冠而来者，对之长揖曰：“兄台何自来耶？”生忙回揖细认，彼此皆不识。来人曰：“误矣。”揖谢不安而别，生退坐，仰后倒地，方知行李已为人抽去。

种 银

某僧性贪鄙。有江西客来，以酒肉啖僧，颇相得。后密谓曰：“我习种银术欲助汝，汝有意乎？”僧问何谓。曰：“以银埋地，有符录拜祷法，阅七日，一可得十。”僧未信，始付银一枚，邀其种以试之。客即步庭前，喃喃作咒语，掘地埋之，扃户出。嘱弗窥探，至期启视，则粲然者十矣。僧大喜，曰：“可多种乎？”曰：“何不可？母多则子愈多，惟纸镬亦须多焚耳。”僧乃罄己之所有，又将衣帽及钟磬饶钹之属，尽质于典。不足，复借邻寺之钟磬饶钹，亦质于典。侵晨诣城买纸镬数十千，欣欣付客。如前状房户作法，至明午启其肩。客已无迹，急掘所藏，则皆零砖碎瓦。僧抢呼欲绝，惟深自悔恨而已。



无赖款客

一无赖子路逢戚串，欲款之而无钱，邀之酒馆饮。己先索面一碗，对客曰：“我送家母点饥，再来奉陪。”至家易以己碗，捧至一小铺。有老姬脚踏大钢炉坐柜内，诳曰：“某家寿诞，央我送面与你。”老姬起身谢致。又曰：“某家客多，烦易一碗与我。”姬起入内，即掇其钢炉，去货钱千文。乃至家取碗来馆，与客大啖。

某甲

某甲已娶妻矣，又私昵一妇，其妻亦与此妇相善，不知甲之与私也。

仍时往还，此妇狠毒，欲杀其妻而嫁甲。遂阳与好，诱与饮，因进蒙药而杀之，零碎割裂，意欲藏尸灭迹，俟事消弭，再谋嫁甲。不意事机不密，即被捕房查悉。执送刑司，并拘甲至。究得细情，遂定此妇缢首之刑。且以甲弃己妻面昵外妇，又不先告妻，致妻遇此惨毒，亦科以罪。并命于此妇行刑之日，并令甲至场临视。法人以为如此奇惨之事，不可不塑像以垂法戒。于是相率醵资，令蜡人院



为捏像，于甲与恶妇之燕呢，甲委被杀之惨，及刑官审讯，法场行刑，莫不惟妙惟肖，惟甲须总未得似，塑师沉思不得。

忽一人曰：“我能之。”乃于行刑时至法场，谓甲曰：“今来观者无不恨汝害妻，争欲甘心。今官虽不杀汝，恐众人必杀汝，奈何？”甲本庸儒，思之不得，转问计。其人曰：“不如剃须易服，或可混出。”甲曰：“无剃刀奈何？”其人曰：“幸我适有，当即为你效劳何如？”甲感谢不已，其人遂剃须袖去，而像始完。

圣佛出现

有名白铁余者，无赖子也。穷困无聊，忽得奇想，埋一铜佛于山谷中柏树下。俟草遍生后，乃宣言于众曰，是处夜中金光烛天，当有圣佛出现。乃集数百人，持斋负耨助往掘，故从他处遍掘之不得。铁余日，是众诚未至，不布施耳。众各出重金布施，乃迳往埋处掘之，获像焉。庄严端好，供诸其家，远近闻之。求见圣佛者日踵于门，乃以紫排黄绦为袋数重盛佛，求见者须布施一回，去袋一重。数百里内老少士女趋之若狂，施舍万金。白铁余因此致富，而入无知其为诈骗者。



假元宝

某甲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银存贮。正较量间，有一跛丐手持竹篮，篮内盖有破衣；捱人行乞。甲拈零银与之，丐嫌少，甲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惊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置于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伪物，为丐者易去矣，丐即甲之党也。

误撞磁瓶

上海某衣肆，一日有华服者至，言欲购貂马褂。选择既合，旋服之以试身量，已而步至柜外，若欲就明处细视者。遽举步出门去，肆中人大惊，遽跃出将追执之。至门外，忽有一人持磁瓶过，突相撞，瓶堕地碎。遽拦门牵伙衣索赔，他伙复不得出，途与徐言致慰，使稍候，则贼已去久矣。盖二人固串通为之者，初时使追捕者仓猝阻不得前，事后又无从致洁，亦狡矣哉。



叫公公

苏州通贵桥某富室儿，头戴一珠帽，值数百金，乳媪携立厅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谓儿曰：“叫声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声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儿。”遂戏揭其帽执手中，日不叫公公，取帽儿去矣。以其帽置怀中，缓步下阶。日真个取帽儿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复回身立于门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儿去，不转来矣。乳媪又谓儿曰：“阿官叫声公公，公公好还汝帽儿。”意谓戚党长者与儿戏也，候久不复人，出视之杳然矣。

假朝廷

副将军某负赘入都，将图握篆，苦无阶。

一日有裘马者谒之，自言内兄为天子近侍。茶已，请间云：“目下有某处将军缺，倘不吝重金。仆囑内兄游扬圣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夺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无须蜘榻。某不过欲抽小数于内兄，于将军辘辘无所望。”言定如干数，署券为信，待召见后。方求实给，不效则汝金尚在，谁将就怀中而攫之耶。



某乃喜诺之。

次日复来，引某去见其内兄，云姓田，值赫如侯家。某参谒殊傲睨不甚为礼，其人持券向某曰：“适与内兄议，计非万金不可。请即署尾，某从之。”田曰：“人心叵测，事后虑有翻覆。”其人笑曰：“兄虑之过矣，既能予之，宁不能夺之耶。且朝中将相，有愿纳交而不可得者，将军前程方远，应不丧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

逾两日，日方夕，数人吼奔而入曰：“圣上坐待矣。”某惊甚，疾趋人朝，见天子坐殿上，爪牙森列。某拜舞已，上命赐坐，奖慰殷勤，顾左右曰：“某武烈非常，今见之，真将军才也。”因曰：“某处险要地，今以委卿，勿负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马者从至客邸，依券对付而去。

于是高枕待授，日夸荣于亲友。过数日探访之，则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争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简，何得授之他人？”堂官怪之，及述所遇，半如梦境。堂官执下延尉，始供其引见者之姓名，则朝中并无此人，又耗万金，始得革职而去。异哉，武弁虽矣，岂朝门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术存焉，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也。

乾隆钱

乾隆制钱，隆字下有铸作缶字者，殆当时钱局，偶尔书成别体无甚深意也。某年，忽有客至海门厅，嘱各钱肆云，欲搜罗此等钱，愿一文偿二十文，且交银洋百枚为定。诘其故，云此钱中含有金



屑，于是钱肆遍搜于各乡镇，以十文购一文，逮积至数百千，则此客已不知何往。各钱肆赔累有差，细求其故，盖客先自携此钱数百千至海门，逮各钱肆购此钱时，则彼阴使人出售也。

珠宝肆

金陵某珠宝肆，为一城巨擘。肆后空屋数楹，招人承赁。

一日，有人来赁屋，行装煊赫，仆从如云，状似达官贵人，即挈眷居之。高揭某公馆条，渐次与肆中人浹洽，暇则聚谈。某晚，其人状若不豫，曰：“予有祖遗珍物数事，已宝藏累代矣。年来手中拮据，行将出售。汝肆能购此，以济予急最幸，否则请寄售，以待善价而沽。”出其物，则玉佛一尊，高可尺有五六，白玉花瓶一对，玉镶翡翠如意，及班指各一。估值不能逾三四千金，而是人坚索二万，谓如售去，当给九五回扣。肆中人以有小利可图，并借此装饰门面，遂允之。如是历数月，虽有过问者，询其价，无不咋舌而去。

一日，忽有客来购鼻烟壶手镯朝珠等件。言谈风雅，所论各物，寻瑕指疵，无不中肯。肆中人心佩之，以为是必素精鉴别者。越数日，又来，索阅玉佛花瓶如意，一见即啧啧叹赏。曰：“希世珍也。”问价若干，肆伙故昂其价，曰三万，客曰：“三万太贵，折半则近矣。”伙又以班指与阅，亦复称善。于是客则增价至一万七，肆中让至三万六，未成交而去。翌日，又至，言送某中堂寿礼，非此不可。加价一千，肆中人仍未允。后每日必至，至则稍加价，卒定二万四千成议。肆伙私计，连九五回扣之数，可赚五千，喜甚。客先付定



银五百，约十日为期。如逾期不至，罚去定银，或店中在期内别售，亦罚三倍，并以所约之言，要立字据，以示郑重。逾五六日，客尚未至。第八日夜半，阖肆睡方酣，突闻叩门声甚厉，拔关见一人形色惶惶。曰：“此间是某公馆否？”曰然。即导入内，俄顷，闻内号陶大哭，急探之，云主人得家报，知母骤卒。明晨，其人形容憔悴，付肆中房货讫。曰：“即晚奔丧回里，寄售之物，幸即交还。”肆中人计今已第九日，明日，客必来成交。因告之故，并劝稍留。其人愤然曰：“汝真贸易中人，不知礼法。岂有人子，闻父母丧，而尚濡滞不返耶？且卖不卖由予，还客定银可矣。何晓晚为？”肆中人聚议，金谓物若返渠，匪特坐失五千金，且失信于客，将何以对？不若先以银一万九千与之，好在只差一日，挪移无害也。“其人得银，即急携家眷去。”

至第十日晚，肆中人望眼欲穿，而客则杳如黄鹤。俟至数月，亦无踪影，始知受骗矣。

十两漆

某甲至漆肆购生漆十两，付以一两票，云汝持往照票，吾少顷即来取也。遂复购鸦片烟土十两七钱，使土肆人随往漆肆。此人即问漆肆伙曰：“票已照乎？”曰然。又曰：“十两漆乎？”曰然，十两漆。曰：“然则付彼可矣。”遂扬长去。已而漆肆伙持生漆出，土肆人骇曰：“此人购十两七钱之土，而云土价由汝处付。何乃以此界我？且彼不直言照票乎？”漆肆伙亦诧曰：“彼购我肆生漆，而付一



两之票。吾知付汝生漆耳，安知其他？”二人相争久之，始知均被骗矣。

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某，尝在门前为人治疾。凡妇人或患隐疾者，则在楼上医治。

一日，有人至，自言其甥年十四，下体生疮颇剧，将携来请治，然此儿殊畏羞，汝宜导至楼上，方与医治。医生许之，此人即至某衣肆，购得衣衫，计值数百金，肆中遣一幼年伙友随往。先谓伙友曰：“汝随我至某处，被处即有人至楼上付资也。”遽至医生处，医生乃徐导伙行，此人问医生曰：“前在楼上乎？”医生曰诺。店伙闻之，一若钱在楼上也。伙既登楼，医生命褫裤，人伙大诧曰：“汝不与我金，欲我褫裤何为？”医生曰：“汝下体非生疮乎？”伙曰：“我何尝有此病？”医生曰：“适来汝舅嘱吾为此。”伙讶曰：“汝何从见我舅？”医生曰：“适来者，非汝舅乎？”伙大诧曰：“此乃买衣之客，使我随至此，向汝取金者。何乃谓是吾舅？”遽下楼追客，则杳然矣。



贴膏药

打造银饰肆，门前柜上，恒置一灯，肆中人坐其旁，打造饰物。即有人状似甚困惫者，至其处。哀之曰：“吾患疮，幸某善士与我一膏药，云贴之立愈。欲借汝灯一用可乎？”店伙允之，彼便就灯。将膏药揭开，即出不意将膏药贴店伙嘴上，攫贵重首饰去，速揭膏追贼，已去远矣。

衣店夥

某公子美丰仪，擅辩才。凡走声气者，趋之若鹜。然公子性狡诈，以故人恒为所惑。

偶至申，某衣店司事某甲，慕其名，谄奉备至，酬应无算。濒行公子取店中衣服值百余金，未与一钱。次年公子至，付价之半，而复取百余金之衣。如是者每年，略付旧欠，而取衣如故，积欠至千余金。甲乃哀之曰：“君所欠颇巨，今若不偿清，肆主将以余薪水花红抵偿，且因此罢斥，予无瞰饭处矣。”公子笑斥之曰：“汝何作如是态？汝在店中，岁得若干。”甲曰：“约三四百元。”公子笑曰：“是区



区者安足道，吾将荐汝为厘局司事，营务文案，当信此数。”甲闻公子言，遽为所夺，乃喜诺，且加意趋承，冀得好机会也。

翌日，甲又往俟公子，公子偶询之曰：“汝居此间，每月需用若干？”甲曰：“非三四十元不可。”公子曰：“然则汝家在此耶？”曰否。曰如是何费之巨。甲曰：“实缘有私识之妇人，月须贴资耳。”公子曰：“此妇人才若何？亦可往观否？”甲冀因此能得公子之钱。乃曰：“此妇固平康中人，向尝嫁人为妾。后以夫死，挟巨资出，约计金珠不下数千。姿首亦颇可人，余今不复能兼顾，当与公子往视之。”公子闻其言欣然，遂约日同往。公子见妇貌不恶，遂倾意挑之。妇以夙受甲戒，言公子如天上人，既睹公子貌，所以结公子欢者，无不至，遂私往宿焉。公子问妇终身之计，妇泣然曰：“我中年丧夫，失所依倚，最后得甲。今又不能相顾，且用我多金奈何？”公子曰：“汝尚有他人乎？”妇曰：“前遇一商人，囊资颇富。尚有千余金存我处。”公子曰：“是人年若干？”妇曰：“可五十余。”公子笑曰：“汝欲得此老翁何为？”妇曰：“我将托终身，出于不得已也。”公子默然。他夜又至，谓妇曰：“甲既贫，商亦老，何恋恋为？不若随我北去何如？”妇曰：“君家姬妾多，我不惯伺人眉睫也。”公子曰：“此无忧，吾至京必赁屋别居，且婢媼辈必呼为太太，殊胜此间也。”妇欣然允许。时近岁阑，因议动身之期，公子曰：“俟二月春融何如？”妇曰：“镇江客约岁杪来取金，当先之。”公子乃往定至烟台之船，先赛运细软出。时妇屋中惟一女仆，乃出银钱四枚，使往购海虎绒臂笼，约计女仆去远。急与妇同坐马车，置请最深邃之房舱中。已而闻船未即开，公子恐他友或送已败露，乃独取行李数件，住栈中。俟船开时，乃亟登船。

越日某甲偶往视妇，则室已空。检视箱篋，亦虚无所有。亟询公子，知已行，乃历询公子所押友。曰公子行乎？曰公子行矣。甲昔曰：“公子行何为不使我知？”友笑曰：“汝，真愤愤，公子行何为必



须汝知？”甲曰：“吾之姘妇，亦已不见，故为怪耳？”友曰：“汝失姘妇，与公子何预？且公子何由识汝姘妇？”甲不觉自陈前事，友笑曰：“汝慢藏诲盗，与冶容诲淫，实兼有之，宜其受骗也。”甲闻言为爽然久之。

冒充差役

道光年间，查禁洋烟甚严。时有伪符假役，在江河之间，挨船搜索，讹攫银钱，为害行旅。惟不掠货物，不掳衣装，是以告汗之案甚少。

有黠客贩货人楚，舟泊江滨。突来壮役七八人，铁索郎当，手持签票，口称官命查抄鸦片。人舟搜检，见银钱皆取之，以充饭食。值客病卧，其伙拦阻不及，盘缠被攫尽矣。不觉垂泪，客徐起见之笑曰：“毋作妇人态，从来修人者，亦悖出。彼将十倍偿我，无忧也。”见时同泊之舟，无一免者，人皆切齿。黠客于是择舟子之强有力者十余人，饰以仆从之服，自乃冠水晶顶，造作令箭，急易快船，尾追伪役。沿江而下，俟掳掠满载，忽绕出其前，使仆截擒，即以其铁索锁之。登邮亭而讯曰：“本厅奉军门令箭，查拿伪役抄抢案，送省臬示。先起其赃，则舟中银钱累累，伪役皆叩首乞命。于是运装入己舟，将伪役交驿卒看守。曰：‘候本厅禀报后，来取若人，勿任逃脱，自干重罪。’竟扬帆逆流而归，以钱分舟子。银则归己，无不呼欢痛快。

伪役忽解悟。告驿卒曰：“是官也，何以获赃不获犯？假可知



矣。”驿卒亦悟曰：“无论真假，我岂白与人看待哉？”伪役已无一钱，乃各脱其衣服贿驿卒，始得纵归。

徐大班

有徐大班者，丝肆中伙也。平日喜诳人取笑，以是得此美称。

一日随后停至吴下贸易，舟泊太子码头。居停谓徐曰：“予起货去，汝留此。须慎防之，此处多骗子，勿为所诳。”徐曰：“吾不诳人，人其诳我乎？人果行其诳，我将诳诳矣。”居停曰：“哈，此处骗子，皆鲜衣盛服，充衣冠中人。汝若遇之，必逢迎不遑，恐小巫见大巫，堕其术中而不觉也。汝必慎之。”徐曰：“诺。请予洋钱二枚，我将作虎丘之游。”居停给之而去。见肆有锡洋钱，为孩童所玩弄者，与真无异。问其价，枚值五六文。徐置百枚。又以百余钱，买一布囊，便大书曰：“某年月日，某乡某人置。以棉纸裹锡钱，作两封，纳囊中，负之归舟。易短褐毡冠，作乡人状，以红纸开绸缎账单怀之。

持雨盖负囊，游于市。见古玩铺前坐一客，衣冠甚丽。时正隆冬，着火狐裘，貉冠皮鞋，手持玉嘴银头乌木烟管，方吸烟看街。徐有触于怀，乃坐封门巨室阶上，出其单与锡洋，布目前，以真洋钱颠掷，而口作怨词。正自啜噀间，客见其多金，洋洋来前。喝问曰：“汝何等人？坐我府前，意欲何为？”徐忙收洋钱入囊，执单账拜曰：“不识尊府，动扰不当。我某县乡人也，因侄女将嫁。兄与我百洋，并账单，使置嫁衣。我初至大邦，不识大绸缎局在何处，又不知买单中物敷用否。无人指点，以是怨恨耳。”客接其单视之，皆奁中急



需物，信为真实。笑指之曰：“北去里许，高墙大门，内有大绸缎局。是我亲戚所设，两京十八省客，皆贩其货，真大行市也。汝往，必无欺。”徐曰：“我目不识丁，虽有招牌，奈不能认清，借贵步一引，可乎？”客曰：“幸我无事，汝其从之。”徐负囊随其后。

行未几，徐曰：“我尚未早餐，腹中馁甚，官人肯同一点心否？”客乃引人面肆上坐，徐坐其旁。面尚未至，徐促额曰：“我患疟痢未痊，不意又发作矣。中急而寒甚，奈何？”客曰：“去厕不远，汝去登之。”徐曰：“奈此累坠物何乎？”举囊交客曰：“暂累官人看守，我非不放心。奈寒甚，乞假我短褂一披，烟管一吸。”客自维火狐短褂与火管，不过三十余金。诤其百洋，其利倍蓰。乃故作踌躇而后解与之，曰：“此百金物，汝速往速来，慎勿污我衣。”徐乃郑重披裘执简而逸，客待其出肆，携囊遁回。谓家人曰：“今日诤得洋银百圆，当为我贺。”出囊审之，疑有伪。急诣识者，方知皆锡物，不禁哑然失笑曰：“我一生骗人为业，反为人骗，数十年老阿婆，今竟倒绷孩儿矣。”

引妓炫诱

某选人居京师会馆，偶于馆后墙缺，见一妇甚有姿色，衣裳虽敝，而修饰甚整洁，意颇悦之。馆人有母，年五十余。故大家婢女，进退语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应门，选人料其有干才，赂以金，祈谋一晤。对曰：“向未见此，似是新来。姑试侦探，作万一想耳。越十余日，始报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贫故忍耻出此。然畏



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来。乞勿秉烛，勿言勿笑，勿使童仆，及同馆闻声息，闻钟声，即勿留。每夕赠以二金足矣。”选人如所约，已往来月余。一夜邻勿戒于火，选人惶遽起，僮仆皆入室救囊筐。一人急褰帐曳茵褥，匍然有声，一裸妇堕榻下，乃馆人母也。莫不绝倒，盖京师媒的最好黠，遇选人纳腾。多以好女引视，而媼期阴易以下村，而涉讼者有之。幕首人门，背灯障扇。俟定情后，始委曲迁就者有之。此媼狃于乡风，竟以身代也。然事后访问四邻，墙缺外实无此妇。或曰，前所见者乃此温引致一技，以炫诱选人耳。

发掘藏镪

山西贾人鬻绒货于南京三山街。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开单购绒货值百金。然体制特异，肆中适无此货。乃先留银一大锭为定，俟货足再付。自后两人来催货，时至肆中，至则两人必耳语，指天画地，状甚秘密。贾人疑而问之，不言。再问客乃屏人语曰：“吾道兄善望气，夜来见宝气腾空，知是地有藏金千万当出世。详察其处，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诚发之，富可敌国。”贾人性贪，因信之。乃延客引道士入内，审视一周。曰，在是矣。计自此至彼，凡三丈余，皆金穴也。殷殷为贾人贺，乃订期集工人数十辈，先祭告天地，道者复为之披发仗剑，作法良久。夜深褥助并举，发至五尺，并无所见。天已大明，忽闻门外呵殿声，则制军某以通家红帖来谒。贾人方惊讶，而制军已登堂求见。贾人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曰：“闻足下发窖金千万，富可敌国。某特奉贺，方今边饷告匱，诚以数万



佐国家之急，万户侯不足道也。某当为足下奏闻。”贾人赧赧谢无有。某直入内室，见地下开垦纵横，而客与道士俯伏前谒曰：“埋金实有之，但不甚多。”贾人不能白，惧祸。不得已馈三千金求免，并还定货银，而所业由此废矣。

银元减价

某甲时以银元至钱肆易银，约较市价略低。如市价每元值七钱三分，其人仅须七钱二分。明日市价减一分，则彼又递减，然抵一二百元无多也。有叩之者，称系自造，而光色灿烂权其分量亦合。虽老于此道者，不能辨其为伪钱。肆图小利，竞相购买，哄动一时。某巨贾闻而羡之，亦购二百元。犹恐其伪，延西国格致专家，以化学分析术试验之，与真者互相比较，丝毫不爽。乃招至家，询其制造之法。每元成本若干，甲曰：“为之甚易成本仅六钱七八分。惜予资本微细，不能因此致富耳。”某贾心大动，坚欲传其法。甲曰：“子借此小术以糊口。若传之君，则予将何处吃饭？”许以重酬，亦坚不应。不得已乃谓之曰：“既不肯传，请为予代制可乎？”甲曰：“否，君乃大资本家，所作必盈千累万。予与君又初次见面，素无钱财之托，必至汝家制造。而此法无甚奥妙，设为君窃窥，予将奈何？”某贾曰：“予固信君不欺者，请付银与汝，但每日能出若干枚。”甲曰：“可三四千。”某贾曰：“今与君订一合同，以后专为予制。请以七钱为一元成本，现先付银七千，定造一万元。”甲犹不敢担承，说之至再，始成议。更享以盛筵，约定三日后交洋。如期，某



甲遣数健仆，各负箩担至其家取洋，则门上高贴召租纸，甲已不知所之矣。

铁牛粪金

某处有一道人，手持一铁牛，求乞市上，高呼铁牛道人，如是者数月。一日忽人富家典库乞钱，主人问铁牛何用。曰能粪瓜子金。主人欲以资财易之，道人坚不肯。后议止宿一夕，令置诸密室。明晨开视，果粪瓜子金数星。道人至，取铁牛去。主人贪心大炽，访道人欲买此牛，道人不从，强而后可。议以每日所得金，计以一岁金价偿之。主人既得牛，数日粪金如前，未几遂止。视牛尾后，有一窍，无他异。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贖去。后有人云，道人预买此婢，密持金伪为之，前后粪金，皆此婢所为。急寻之已遁矣。

配靴

“价固不贵，情只一只耳。”信步前行，俄顷又过一铺，见亦有靴一只。细审之，式与前无异。惟价则须银一两，请稍减，坚不允。甲默念并前靴合购之，共只价银一两二钱，较市价尚贱，因即如数



界之，持靴而去。及折回前铺，靴已无有。询之谓顷已有人购去。甲无奈持靴一只，快快而归。后有知者，谓靴本抵一只，两旧货铺互相串通，移彼置此，索价前廉而后贵者，盖借以愚甲也。

王右军笄

扬州某盐商有啥古癖，或以道士所戴笄求售，日是王右军物。世守至今，以贫将售诸人，然非四千金不可。某爱玩不释手，但曰：“价太昂，数百金可矣。”其人置物案间去。翌日有客来候，纵言古器，某出笄示之。客大笑曰：“是某人物耶？是伪为以给汝耳。某年月日，予以某处，亲见其定造，君何受彼愚之甚？”某为激怒甚，不复顾虑，遽拍诸几，应手立碎。又数日，此人则持某公子函至。函中云近闻有王右军时物，是真希世之宝。予已允价五千；闻物在君家，请交其人带回。某见函惧且怒曰：“此乃伪物，吾已碎之矣。”其人曰：“家贫惟遗此宝物，本不应售，以贫故出此。且前已白须值四千金，安有碎理？殆贵人知我待用甚急，戏我耳？”幸速检出界我，某为所持。乃实告之曰：“有客言在某处亲见君造此，复有何说？”此人遽探怀中，出一同式者示之曰：“囊以家贫怀宝，索观者众，虑有损失。故造此以供众览，若原物则日前始取出也。”某至此，瞠目不能作一语。其人复曰：“纵谓非宝，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亦小入常态也。况物未成交，公何宜相毁？今某公子已允五千金相购，吾恃此活命。公毁是即毁五千金矣，奈何奈何？”某不得已，属人与讲得以三千金，始已。



冰 蚕

南昌贾人钱某饶于资，好藏古器。一日客携一古锦匣至，内有物其形似蚕而大如瓢，长尺许，色白微见青斑，摇之内有声。云系某宦家藏，传世既久，子孙不知其名，并不识其用。惟承上世之嘱，以故宝藏至今。闻君精于鉴古，特假一观，冀有所示。钱因笑置之。

越日有同好某来访，钱言及之。某曰：“尝观异物志，载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色黑有鳞角，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蚕，蚕长一尺，织为文锦，人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尧时海人献之，竟以为鼯鼯，此其是乎？若然真无价物也。”钱检书阅之良是，乃邀客欲破蚕以验。客不可，钱曰：“验之若合，愿以千金为赠。否则亦以数缣之值偿之可乎？”客遂商于物主，议既定，乃破之。内果蚕腊，色纯黑，鳞角可辨，人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诸火矣，两家其勿悔，物主请置千金于前而后验。”时某亦在坐，私谓钱曰：“今已试数端，谅非伪物，盖减厥值，而不竟其验乎。”钱然其说，遂以半价得之。既得视为至宝，终亦不敢入火。

后有泄其谋，谓物实伪为，人水不濡者，涂以白蜡也。客与某则商通在先，借此以欺钱一人耳。



巡抚年侄

徽人某姓叔侄，因争坟事，纠纷数年未结。其侄某甲拟具呈抚轺，百计钻营，求为批准。适有某乙来省垣，自称抚军年侄，衣冠甚伟，仆从豪奢。甲于酒肆遇之，偶谈及此事，乙一力承当，惟明言事成，馈银若干，不成不索酬，遂封物为质。及期乙公服取讼词纳袖中，迨人抚轺，久之门闭，而乙尚未出。甲意抚军留之深谈，且晚餐也。询门役，俱莫知。及晚衙，乙从人丛中从容而出，意气扬扬云，抚军相待甚厚，所请已谐。抵甲寓，出批词于袖中，朱墨烂然。甲大喜，称谢。乙索酬，如议而去。既而讼仍不得直，疑而探之始知乙实系巨骗。当人抚署时，适有会元进谒，乘间混入，潜匿于土地堂中，众不及察，遂掩门。又将预藏酒糕啖之，晚衙复乘闹出，至公文印封，皆预造藏于袖中者也。

假侨商

某甲扬之邵伯镇人，经乱失去。阅十余年忽归，则衣服华美，行李豪奢。自言乱时转展至南洋各埠，为人伙友，渐致丰裕。现为



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拟经营盐业。时其母及姊犹在乡间，佣作为活。甲遂挈至郡城，僦屋而居，并雇仆数人，购置屋中器用，均甚备具，又购古玩书画，颇极鉴别之能。

一日又在玉器店，选购翡翠烟壶及扳指等，几及千金，先给三百金。云不日新加坡即有巨款汇来，当即拨付，如期往取。果得付还，或疑其事者，潜询话电局，果系新加坡某商家汇来。于是扬城中咸知甲为海外归来之大富翁矣。一时晋绅之徒，莫不愿为缔交。或有借贷，应手立办，复出巨款买盐票，居然为盐商矣。数月之间，所购珍奇，已数万金。某南货店主人欲其势利，知其方须续弦。因亟为媒于某旧室，极夸某之富而有才，旧室为所动，竟以女嫁焉。

一日忽来一友，与甲语颇款洽，且扬言曰，东翁某日将至，嘱为预备一切。既而甲约友出饮酒肆，将至大门，言体中觉冷，令仆返取半臂。比及仆出，则甲与友均不见。至各酒肆询之，均无有，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查询，并详其衣貌。或日，两点钟前，见有如此状人登一舟竟去，其舟似系先雇定者。仆大惊，亟归报，开视箱笼，贵重物均已无有。俄顷间各店闻风，各遣人至甲家中抢取物件，以偿所负，然十不得一。综计某到扬，约用去万金，前后骗去约三四万，仆从一时星散。惟女不知所出，啜泣终夜，仍由某家迎之归，母姊则仍为笑人。

认丐婆为母

一官人都，道逢丐婆，遂认为母，载之后车，居骡马市。日久忽



乘轿车在四牌楼货参若干,当面封裹,同携至绸缎店。交肆主曰,俟买妥绸缎一并会兑,乃选绸缎数端,命仆携与太夫人间看。移时仆回云,顷选之货,太夫人已留下。现尚亲自来店,再择数端。店主延入内厅,太夫人随带银裹,约重千金,亦置座侧,选货值数百金,遣仆送归。其官即称腹痛,告便去,不复返。店主疑,询所谓太夫人者,乃知途路中一乞婆耳。大声叫苦,随视银裹,乃瓦砾也。参店急取参包视之,亦被换去。追至寓所,而无踪矣。

赘婿被骗

某士人候选居京师。一日见封门一少妇凝妆立,貌甚端丽。访诸邻人,云其夫游幕他省,其眷属则留寓京师,与母同居。越数月,忽白纸糊门,合家号哭,则其夫讣音至矣。设法祭奠,诵经追荐,亦颇有吊者。既而渐需衣物,云乏食,且议嫁,选人因赘其家。又数月,突其夫生还,始知为误传凶问。大怒,将欲讼诸官,母女哀吁,乃尽留其囊筐,驱选人出。越半载,在巡城御史处,见此妇对簿。乃知前所见之妇,系某无赖与所欢合谋以骗取选人财,后又犯他案而败者也。



趁轮少妇

某少妇附长江轮船至某处，自住房舱，而令仆妇住于散舱内，借省费也。俄一少年来与对门居，二人开门，辄相睹。妇故有姿，少年惑焉。入夜，妇阖门卧，忘未下键。少年俟人静，潜推门入。妇见之，疑为盗，正欲声呼。少年遽阖门，出银元二百枚，曰从我则以此界汝。今彼此皆不识姓名，为一夕之欢。明日至岸，各自东西，何害乎？妇心动，遂从之。次日少年在已房中，忽大哭若甚惨者，船中买办及诸客并集视，诘其故。少年曰：“吾携金二百元，为吾养命之源。今忽无故失去，吾无面目可归，惟有死耳。”买办曰：“汝夜中门键乎？”曰未也，曰是必被盗矣。不审银元有识乎？曰有之。每元咸有某钱庄印，若得之则易认也。买办乃谓诸客曰：“为救此人之命，愿诸君许其搜寻。于是诸客皆出货物请验，皆无有。最后至妇房中，妇神色已变，欲验坚不可。买办因强启其司，则二百元完然在司中。妇掩面大哭，少年得原银，返藏诸司时适轮船将抵埠从客携行李登岸去。



骗 琴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适东郊，见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贱直得之。拭之有异光，安弦而操，清烈非常。喜极若获拱壁，贮以锦囊；藏之密室，虽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谒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报之。过数日，又招饮。固请，乃往。程为人风雅绝俗，议论潇洒，李悦焉。越日折柬酬之，欢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尝不共也。

年余，偶于程廨见绣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问亦谳此否？李言非所长，而生平好之。程讶曰：“知交非一日，绝技胡不一闻。拨炉热沉香，请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愿献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风曲，其声持冷，有绝世出尘之意。李更倾倒，愿师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笃。年余，尽传其技。然程每诣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泄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无亦愿闻之乎？”为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赞之，丞曰：“所恨无良琴，若得良琴，音调益胜。”李忻然曰：“仆蓄一琴，颇异凡品。今遇钟期，何敢终秘？”乃启篋负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尘，凭几再鼓，刚柔应节，工妙人神。李闻之，击节不置。丞曰：“区区拙技，负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当有一两声可听者。”李惊曰：“公闺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适此操乃传自细君者。”李曰：“恨在闺阁，小生不及闻耳。”丞曰：“我辈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请携琴去，当使隔帘为君奏之。”李悦。



次日抱琴而往，程即治具欢饮。少间将琴人，旋出即坐。俄见帘内隐隐有丽妆，顷之香流户外，又少时，弦声细作。听之不知何曲，但觉荡心媚骨，令人魂魄飞越。曲终便来窥帘，竟甘余绝代之妹也。丞以巨觥劝酹，内复改弦为闲情之赋。李神形并惑，倾饮过醉。离席兴辞索琴。丞曰：“醉后防有蹉跌，请明日复临，当令闺人尽其所长。”李乃归，次日诣之，则扉舍寂然。惟一老隶应门，问之云五更携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复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并无音耗。吏早皆疑，以白令。破扉而窥其室，室尽空。惟儿榻犹存耳，达之上台，并不测其何说。

李丧琴，寝食俱废。不远数千里，访诸其家，程故楚产。三年前以捐资授嘉祥，执其姓名，询其里居，楚中并无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传其有点金之术。三年前忽去不复见，疑即其人。又细审年甲容貌，吻合不谬。乃知道士之纳官，皆为琴也。知交年余，并不言及音律，渐而出琴，渐而献技，又渐而惑以佳丽。浸渍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其于李生也。天下之骗机多端，若道士犹骗中之风雅者也。

剃头担

有挑剃头担行于村落间者，一人呼令剃发。因即弛担路隅，当洗发时，背俯而伛。忽另有一人自后来潜，抽其所坐之凳，且摇手令勿言。剃发者疑系熟人相戏，听之。迨洗毕而坐凳已无有，突仆于地。其人大惊询问，剃发者语以故。且言顷见是人持凳在转弯



处，是必与君熟识，偶与君戏耳。其人正色曰：“安有人与子戏，殆骗子也，盍速追之。”剃发者如其言，向小路穷追，毫无踪迹。快快回，则担之又一头，亦不知去向矣。

密 保

曹某者湖南人，时彭刚直方负重望。凡所保奏，无不擢用。曹乃与其仆某相结。彭性清正，仆无敢私谒。曹乃于肆购一新刻算学书，而别刻首叶，易著己名。界仆令置案上，硯彭出，亟就观之。见彭将至，则匿书。如是再三，彭疑取阅之，见是算书。问曰尔解乎？曰初不解。曰于何处得之？曰于书摊上得之。彭展视撰人名则曹某也。曰吾同乡乃有通此绝学者耶，遂即密保，曹后为候补道。

葛婢窃鸡

某西人性愚而矣，有时或发呆性，则不可以理喻。一日折柬邀某某二客至家午餐，特命灶下婢葛氏制铁排小鸡二以待。既因客久不来，西人亲往邀之。葛人厨鸡香触鼻，自觉馋涎欲滴，不复可



耐，且谓主人去已久。必反为所留，恐非夜深不归也。思念既定，放胆大嚼。不须臾，鸡已吃尽。正在收拾馔余，主人忽归曰：“客将至矣。”自持大餐刀磨于石，其声霍霍然。盖将及锋而试，以备割鸡之用也。少焉二客果联袂来，将入门，忽见葛婢倚于盲，竭力挥手曰：“客休矣。吾主人家，今日忽矣性大发，亟亟邀请公来此。岂真为请客计哉，不过欲割公等之耳。公等岂不闻磨刀之声，霍霍未已耶。”客素知主人有矣性，故信而不疑，急急返身而退。葛婢见计已行，复人骗其主人曰：“婢见客来，急捧鸡而出。未及门，突为二客各攫其一而去。将奈何？”主人嘿念曰：“予因候客之故，忍饥以待。是可任彼尽攫以去，使我偏枯耶？”乃未及弃刀，急起直追。见客在前未远，大声呼而止之。客返顾，见其持刀在手，以为真将割耳也。奔走愈速，归家后，犹各自抚两耳，谓幸未被其割去云。

兑洋索诈

中国初皆用银，嗣洋元流入中国。由墨西哥来者，谓之鹰洋。由日斯巴尼亚来者，谓之本洋。时钱庄既失用银时之利益，凡持鹰洋本洋来换钱者股为哑板老板诸名目。如犯以上各病，须贴钱数十一百文不等。一日，有人持本洋一元，至钱庄请为估看。店中人阅视再三，且掷银柜上听其音。曰：“此洋钱佳，因盖图书其上还之。”其人立柜台前，潜抹去其图书。复持交店伙言，有本洋一元，须兑钱。店伙如前审视，言此系哑板。如换钱，须贴钱五十文。其人如数与之，乃取所换钱搭肩上。忽问曰：“尚有银洋一元，清还



我。”店伙愕然曰：“此间岂有汝钱。”其人大呼曰：“我先付汝一元，汝言是好洋钱。又一元换钱者，汝言须贴钱五十文。是无论如何，总之有两元也。今店中无他人，我仅以一元换钱现身畔并无一元，是必有一元存店中也。如不信，请搜我身。”店伙怒骂之，即有无赖数十辈，围店门。杂然漫骂，言钱店欺人太甚。途中人复驻足观之，声势汹汹，店中惧甚。乃向其人谢罪，并赔银钱数十元，始得寝事。

某明府宠姬

某明府有宠姬无子，明府死，姬留粤与母同住。私蓄有二千余金，常贷与人，权子母之息，候择良偶。媒媼时登其门，久而无成。

一日，偶立门首，见对门大宅内，有美少年出人，裘马丽都。询之邻姬，云是新会大贾，来续鸾胶者。后又见所识媒媼，亦出人其门。因令人招而问之，曰：“彼姓杨，欲娶继室。阅人多矣，无当意者。”乃昨日忽曰：“洛阳女儿对门居，实为生平所未见。必若是而后可，尔娘子岂曾相与打照面乎？何云云也，其人美而富，彼既垂青，可无意乎？”姬见然曰：“窃恐残花难上技耳。”媼曰：“容探之。”越日，来曰：“吾为若言。”若跃然喜曰：“彼孀者耶？何幸如之，卓文君岂闺女乎？”于是引与面订，姬约法三章：一须独当一面。其人曰：“并无妻妾，请加约。”一即在此居住，不回本乡。曰：“此金屋已售为藏娇之所矣，请加约。”一有母年迈，须终身相随。“皆如约。”于是议定。母私谓曰：“此人视流而神荡，慎勿以貌取人。”姬不听，



卒订成婚。娶后情同胶漆，相见恨晚。将箱奁妆物，运贮房内。留母守旧居，晨夕往来而已。

一日，其人启箱，将囊中物平兑扣算，作踌躇状。谓姬曰：“吾在洋行贸易，须若干两。今查检，尚缺二百，卿有私蓄，借数日反璧可乎？”姬曰：“郎岂外人乎？”即开篋如数付之。次日，仍将所封原物归赵曰：“顷家中已寄来，无须此矣。”后数日，谓姬曰：“我贩抵江门，约十日即回耳。”后逾半月不见归，即有登门取悬挂灯彩者。曰：“所赁订定此日见还，即径取去。旋又有讨房租者，心大疑惑。适有人向姬借贷，姬開箱取金，见包内皆瓦砾石子，各包皆然。乃大惊骇，始知为奸人诳骗也。顿首涕泣曰：“不听母言，以至于此懊悔欲死。”

俟至月余，杳无音信。房主知其事，怜其受骗，劝归原居，幸尚有贷出者数百金，足以度日云。

谢 某

谢某嗜酒如命。一日赴友宴会，友固家贫而不能多沽美酒者。预戒斟酒之童子，每客抵斟半杯，谢苦不耐畅。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谓我因脏病，不能多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我酒也。童子发封，得土块，恨甚。斟酒时独加满之，谢是日因得畅饮。



隔夜数

某卜者占算极灵，江湖间声名藉甚，其术曰隔夜数。自云明日来若干人，隔夜已知之。其人生平命运荣枯，无不详悉。有求推算者，卜者端坐不动。其人须自缕述生造年月日時，以及父母兄弟存歿，生平所遇大事。言毕，卜者曰然。即在抽屉内出批就八字一纸，所书事迹已往者一一符合。未来之事，亦罗列满纸。无不叹为神奇，所至其门若市。术士高其声价，因此致富。后有知者，谓卜者所租房两楹，中隔薄板壁一层，壁上凿小孔，以有抽屉桌子亦凿一孔。移近板壁，与之适合。卜者即据坐其旁，隔房雇一善书之人。凡求卜者，方自述时，其人随听随书，言毕亦书毕。即递至抽屉内，故过去之事，无不吻合。至未来者，则任意决断，而求者犹不知其骗，但觉灵验异常云。

诓 骗

朱某善诓骗，时以小术愚弄人。冬日在汤某斋中，汤曰汝长于骗术，假令我人坐室中，能骗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



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种种受用骗汝，汝必信矣。汤遂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将何术骗我入户。朱拍手笑曰，我今已骗汝出户矣。

趁航少年

内地河道，每日必有航船往来。载货之外，兼亦附客。其中男女混杂，时有暗昧之事。谈者言有某姓少年，附航至某处。舟中先有一少妇，虽寻常装束，而眉目流转，姿态动人。少年偶与之语，情颇款洽。中夜火灭，舟中客尽睡。妇昵而就焉，遂相欢好。东方将白，始各分衾。翌日舟泊岸，客纷纷收拾行囊，妇忽大呼失金簪环，欲舟人为之搜索。良久得诸少年之铺盖中，遂取以还妇，而缚少年挞之。挞已解缚，少年自摒挡卧具，亦大呼谓失去银钱八十元。诸客咸呵之曰：“汝窃人物者，乃有此巨资耶？”少年泣不已，或询少年所携银钱有图记否？少年谓均盖有某号图章。于是各人互搜身畔，至妇处，得银钱八十枚，然并无图记。少年嘿然，不敢相认，携行李径去。盖妇窥知少年行囊丰厚，故诱与之私。及乘间窃得银洋，即暗中将图章抹去，又加数元于内。俾数不相符，人虽知其意，而毫无凭证，无从强指为窃，其骗术亦巧矣哉。



刘文清书法

刘文清公，书名重一时。然求书不易，有某公同直军机，时馈刘精品饮食，刘辄函谢。不数日则又致馈，年余未尝倦。一日刘诣某，某忽出一册启之。咸刘手迹，刘讶其多，视之即己平日谢函也。某因曰：“不有此馈贻，何得如许珍迹耶？”刘大笑。

购古书

富人詹某，胥吏子也。或讥其不学，乃出资市书。不数年所积渐富，然牙签锦轴，借以饰观，并未寓目也。同邑某羨书贾之获殊厚，乃于郡中觅得抄本书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价，而詹竟不阅，却其书，某窘，乃商于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之墨，为詹所信任者，问某需价几何。日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则当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与我，尚有百金分给其司籍者。书当假我一观，缓七日来取。某唯唯。

及期全令易一人将书去，并授其言，且曰如我教，价可得矣。其书詹本未阅，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处翻阅诸本，检得是书。佯



詫曰：“此籍何来？”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价几何？”曰未之间也。全曰：“速与议价，迟恐为识者所得。”詹问是书何所奇。全曰：“书成某代，素无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内府，一在民间。前朝某相国悬万金求之不得，不意今人贾人之手。”因于架上取四库书目检示詹，果如所语。詹喜曰：“余费金巨万，藏书虽充栋，恰愧无秘本，今始得矣。”未几某往取书，詹问值。某曰：“事不谐矣，此书系郡宦家藏。为其子弟所窃，昨已有人踪迹至，急欲收归，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来吾家？余有例，来书不售者，照书价罚其半。是书价几何也？”某乞免，詹斩不许。某曰：“若此势必成讼，事将不可解矣。”时全亦在旁从容言曰：“窃书之人，惊不敢归。今姑厚赂来人，但言无踪迹可耳。”詹令某往商，价固勿论。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劝给八百金而成，詹既得书。全曰：“此官家书，若泄于人，必滋讼累。”詹遂秘之。

后有泄其谋者，谓书日本无是书，全盖阴易一页，嵌钞本名，伪撰提要，以欺骗之，计亦巧矣。

梁山舟

梁山舟学士尝南归，将渡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学士屡欲行，某公盛言水势甚溜，宜稍待。学士不得已诺之，然住斋中，甚苦岑寂。居停主人，又不时出，惆怅无聊。偶睹架上佳纸名笺，罗列甚富。案头笔砚，亦颇精良，逐日以写字消遣。忽忽将纸用罄，主人始出，言水势稍减，可以径渡，已为具舟揖矣。梁拱手称谢，将议



行。忽主人顾架上纸，问仆曰：“此间纸皆何往？”仆惶惊若不能置辩。梁乃白实已所书，因指案头书示之。主人曰：“吾此纸特使人至南中购求，供己临池之需。不意乃为汝用去，奈何？”梁嘿然而别，既而忆此公为京官时，尝托人求书不允。故为此以报，其言水涨水浅，咸饰词也，然其骗亦甚风雅矣。

画知晴雨

江左某公子，性风雅而慷慨。会里中岁饥，施药施粥无吝色。比邻某翁富而怪吝。公子亲往劝解囊，竟不拔一毛，心焉恶之。

侦知翁素好奇癖，乃取家藏关山行旅图临摹两幅。其烟岚稠密，树木向背，无一不相肖。惟山中行客，一幅荷伞于肩，一幅张盖于顶，为稍异耳。绘竟召良工装演落款图章若一，乃高悬堂中。择日备肴膳，请宾客赴宴，翁亦与焉。是日天晴，颇患热郁。席间诸人，解衣挥扇，任意纵谈。主人则仰观名画，谓一门下客曰：“荷伞之人，神气如生，真名笔也。”宾客群焉附之，啧啧称羨既而酒酣。主人肃客人书斋，煮茗清谈，而帘外雨声已潺潺矣。公子潜命仆易以张盖之画，并命重设觞酌，布置既毕。客主俱复人坐，觥筹交错间，主人目注张盖之画，首肯再四。客之黠者，急起往观，连呼怪事。众诘其故，则曰：“画中人张盖矣。”遂共诧为神，而翁尤甚。公子则自谓司空见惯，无足怪也。众客酒罢告别，翁亦随出，而心不能舍此画。因招公子门下客谓之曰，愿以千金为公子寿，而偿之画可乎？客曰禁声。公子岂少此区区者，虽然，公子今春赈灾，所费



颇巨。刻亦稍露窘乏，或站请以万金之数情之。翁喜，促客为之关说。往来数四，卒以万金成交，而先付其半。

翁得画后，雨尚未止。命人悬之书室，画中人依然张盖。一家内外观者如堵墙，翁扬扬甚自得。惟望天晴开筵，以夸耀亲友。是晚云开见月，即折简招客，连夜治具以待。洁朝风日晴朗，宾客毕集，而画中人张盖如故。翁知受骗，急召前居间之客坚欲索还原金。公子闻之，命童子持画一囊，相将登翁之堂。正襟而言曰：“曩以游戏笔墨，聊自冶悦，非敢假骗也，实翁贪心所自取。今并以此画进，天雨则挂此；天晴则挂彼。其谁曰不然，且翁不记春间事乎？天灾流行，而不知恤。翁之用财，未得其道。此五千金非我私诸己，为翁广行善事，种福田而成因果也。”翁瞠目无言，公子大笑出门去。

购玉杯

某缙绅媚一权贵，欲购玉杯为寿。既而有某甲持玉杯至，云出自中官家，价可百金。缙绅欣然购之。逾数月，忽有官役缚二人噪而来。势甚急，视之则甲与中官也。甲蹙额言玉杯本大内物，中官窃出。今事觉不能讳，惟有速还原物。彼此可保无恙。缙绅大窘，杯已馈去，无可偿。反求计于甲，甲有难色。久之乃为料理，纳贿某中官若干，某衙内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从之。费及千金，后虽知事系甲与中官串骗，无如何矣。



某成衣

某甲业成衣，中年丧偶，思续娶，逢人辄托。一日在茶肆中，又谈及之。随有似曾相识者进曰，适有一妇，系镇江籍裁兵之妻。夫死，年少无子，家贫依弟为活，颇有去志。今听子言，似可合意，即亲看亦甚便。某甲喜极，询姓氏居址。曰毋多谈，看后再议，中否未可知。某亦甚以为然，遂偕以去。有弟应门送茶，少焉妇出。果青年美貌，大悦。即于居间者及其弟讲茶礼，仅索二十金。一应在内，以为偿前夫丧费，胞弟不忍渔利耳。先进门交银，惟琐琐问某房屋若干，家产若干。某惟恐不谐，极自铺张，当即成议。如期入室，交银成婚。三夕备极欢洽，将前妇衣饰取出，悉以娱妻。第四日弟来探视，与姊相见毕。问姊曰，居止此乎？业止此乎？姊曰然。即召姊婿至，大责前言之妄。遽曰，如此形景，如何过得？且回去。忿忿唤肩舆，立拉姊行。某意虽不悻，然私念新婚和好，自然有妇于中缓颊。妻弟之怒渐解，尽可从容邀归，遂听其去。未几念妇，往探。寂然房户，访其邻云，彼夫妇也。胡云姊弟？前其妻探亲去，三日后即还。日亲戚有余房可借，此地原是赁居，已他徙矣。某始悟骗局。根寻媒者，已无踪迹。归检妻遗饰，一空如洗，懊丧欲绝。



贵主内使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间。有一人，衣冠华好，近与扳谈，渐问主人姓字，又审官阀，家人并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贵主家之内使也。语渐款洽，因曰：“宦途险恶，显者，皆附于贵戚之门。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笑言无之。王曰：“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礼，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仆阶进，倘不惜千金贻，引见公主，当亦非难。”家人喜。问其居止，便指其门户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归告传御，侍御喜。即张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来。筵间道公主性情，及起居琐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谊，即赐百金赏，不肯效牛马。侍御益佩戴之。临别订约，公但备物，仆乘间言之，旦晚当有以报尊命。

越数日始至，骑骏马甚都，谓御史曰：“可速治装行，公主事大烦。投谒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间。今得少隙，宜急往。误则相见无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币，从之去。曲折十余里，始至公主第。下骑只候，王先持整人。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数人，接递传呼。御史偕楼人见，高堂上坐丽人，姿貌如仙，服饰炳耀。待姬皆着锦绣，罗列成行。御史伏谒尽礼，传命赐坐檐下，金碗进茗。主略致温旨，御史肃而退。自内传赐缎靴貂帽，既归深德王。持刺谒谢，则门阖无人。疑其侍主未归，三日三诣，终不复见。使人询贵主之门，则高扉扃。访之居人，并言此间曾无贵主。前有数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仆丧



气而已。

老讼师

苏人某，县差也。有烟霞癖，量甚巨，每餐必一二两。邑有老讼师，为大完所访，奉票屡拘，辄避匿内室。托言他往，官疑差之得贿也。严比之，乃坐候其家，自朝至暮，终无一面之缘。而烟瘾忽来，四肢疲软，探于怀，出清膏一盒，生吞之藉，以过瘾也。其家人疑为寻死，手忙脚乱，进内通报。遂将计就计，闭其目，嚙其口，躺卧地下。顷之，即有人奔出，以手按其胸口，令速觅解药，张目视之，果主人翁也。于是拉其辫，一跃而起。曰：“趁我精神抖擞，正好追随大驾，请即行，毋多谈。”

某无赖

申有某无赖，性狡黠，屡以事逮案。一日，又获之。官恶其估过不俊，因判入狱三年。判已，由役押至堂下之木栅内少候，瞥见栅外二役喁喁私语，共视一纸。窥之，则某郡巨客，被盗行劫。邑令悬赏金五百缉盗，行文至申也。后列赃物，及被劫月日甚悉，无



赖熟识之。

既入狱，酣嬉笑语，若忘身在囹圄中者。同国诸人怪之，问何不解愁苦。则笑不言，固诘之。乃细语曰：“予与君等异，某郡巨室之劫。予实为其魁，官捕予急，余星夜至此。故为不法事，以求羁禁，使捕役辈无从获予。三年出狱，则巨万之赃，予半生吃着不尽矣。”囚闻之，默计官悬赏五百金以缉彼，吾苟首发之，纵不吾赏，或可稍减吾罪，乃白之狱卒。狱卒亦希五百金之贵，达诸官，乃提案讯之。始作惶恐状，诘问数四，始自承。诘赃所在，则曰，埋某郡桥下。乃备文饬二役解送某邑令归案，侄桔就道。

途次屡求二役宽假。曰：“余不忘报也。”役笑曰：“死囚，正法在途，以何为报？岂欲以颈血饮吾辈耶？”曰：“否。今至某郡，必先经桥下埋赃之处，予先发之，取若干以奉酬。吾诣官有死而已，藏此复何用？即起赃后，官见原数不符，亦疑为他盗所分，断不责公等也。”役心动，又行至一地，无赖说前至某桥不远矣。连日被桎梏，手足殊酸楚。发掘恐不易，吾又适内急，请去桎梏片时。公等逕守吾侧，又何虑。俟吾便毕，公等随吾往发之，任取不靳。二役心贪利，乃尽去桎梏，事已同行。二役一先之，一后之，行里许，达一河。上架一木为桥，宽仅容足。是处四无居人，歧路错出。无赖见之，喜曰：“至矣，物即在彼岸之下也。”前役见桥窄，趑趄前行，无赖亦如之，后役亦敛手踟蹰以前。三人皆至桥中，桥板软，夏夏有中断之势。二役大惧，进退维谷，无赖出其不意，飞步下桥逸去。二役大惊，又不敢急行，恐至堕水，迨徐步下桥，则甲已不知所之矣。始知向之所言，皆无赖借以行骗，为脱身计也。



流水账册

粤人某商于沪，另室居妻即。值岁暮事繁，深夜始返其居，路遇行劫者，将褫其衣。某哀之曰：“子毋然，子之所以为此者，图财帛耳。虽尽褫吾衣，能值几何？吾幸携有钞票在，敬以为赠，请免吾衣可乎？”言已，手出纸一束，授之。盗大喜，攫之而逸，某急奔归家，对妻即吃吃笑不休。盖其所以授盗者，实一无用之流水账册也。特不知盗携回见之，何以为情耳。

陆 某

武生陆某工刀笔，以此雄于资。体貌魁伟，俨然贵人身分。尝赴吴门置妾，日致肩舆数十乘，不合则麾去。会后有说合者，借一女来，姣好无匹，悯首含羞，若不胜情，陆一见大悦。既而议价太昂，往返再四。明许暗酬，种种不一。日已暮矣，始云诺。媒曰：“不相瞞，实某家女公子也。为贫所迫，父母强为之。女固未知，顷以探亲而来。一旦见客，归而忿赧投绥，如救稍迟，已登鬼录矣。今父母苦求强九，然终害羞，须晚来拜见。即灭烛解维，俾远家乡，



此心渐死，否则终恐生变。”陆意在得女，一一如戒。议既定，人价两交。天渐昏，舆夫临船，新人下轿。红裙人舱，白镏填杯，各各珍重。即夕扬帆，行数十里，剔灯视之。方思温香暖玉，则雪花堆中，姿首鸡皮，一老姬也。大惊，讯之曰：“汝看中娶我，何佯问为？”舟人无不胡虑，陆知坠骗局。自念半世恩人，今为人愚。迹之谅无影响，扬扬徒滋人笑，惭悔莫及，反以缓言遣之。姬曰：“始悦而娶我，曾未终日。遽又相弃，何无常也？且吾八十老姬，人弃君取。毋乃天缘，我老君壮，我甚喜之，愿奉终身焉。”陆懊丧若木偶，舟人再三怂恿，劝陆出数金为赠一棺。姬犹快快曰：“姑归与孙妇商之，汝舟勿遽行。始上岸，徐徐去。陆恐复来，飞驶遄归，并妻即咸讳不告。后有人稍稍知其事者洞之，犹耳红面赤，铁铮铮辩其诬也。

秦淮技馆有马又兰者，以画兰称。陈氏女也，因能画兰，知前明有马湘兰，名重一时，故冒马姓，以又兰名。然益矜贵，非富商贵官不易见。即见不数语辄避去，是以泛泛者皆稀见焉。

浙江某公子，素称豪横者也。慕又兰名，命舟招之。以病谢，公子怒。将挫折之上江二令，为又兰缓颊。张盛筵于莫愁湖上，邀三五辈知名之士，陪公于饮酒赋诗，为永日乐。又兰使女弟二人先候于湖，公子问其名，曰湘翠，曰纤纤儿，皆总角，着男子服。纤纤儿善歌，湘翠为之吹笛。是日湖上闻又兰出，舟遂为之蚁聚。无何二令至，问又兰。对之者曰：“即至。”禁城闭后，又兰始从水关出。着淡红薄罗夹衫，换麻姑髻，低系湘裙，双尖微露，过船时嫣喘数息，百媚俱现。蚁聚之舟，喧极而忽为之一静。又兰入舱，屈膝为公子请罪，谢二令已为知名士各各问讯。然后人席敬酒，二令揖别，添酒携灯，重整杯盘。纤纤儿唱大江东去一阙，曲终而东方白矣。他日又兰请公子燕，兴既酣。公子命又兰歌，又兰托以喉故，着纤纤儿代歌。饮已，命又兰画，又兰托以腕故，着湘翠代画。公子有温色，又兰跪而言曰：“公子降临，是爱我也。至于歌，公子游



天下，何歌不闻？又何在又兰之歌？至于画，公子阅古今，何画不见？又何在又兰之画耶？设又兰腕不之疼，喉不之痛，方欲现技于公子之前不暇，又乌敢以腕疼喉痛而托其词耶。公子聆其所论，竟为之魂销。强其词曰：“然则何以慰我？”又兰命两雏婢置琴于几，盥手焚香，然后操求凰之曲。当是时微月横窗，幽花在盥，公子虽欲去而弗能舍也。

留住月余，一夕又兰谓公子曰：“阿母以儿为钱树子，虽万金弗放儿去。如公子见怜，明晨即去。儿于公子去后，托病谢客。儿甘受责待公子，母畏公子威，复能不惜千金，儿身得出樊笼，恩无比焉。”公子曰诺。如其言，又兰归公子于浙矣。

归后来几，见又兰于晓起时，发有素丝，颐多皱迹。公子讶而问曰：“卿年几何？”曰五十有三。日卿局不早言。曰公子亦未尝早问。日卿技有几？日无他，惟善一曲琴耳。曰何曲？日定情之夕，面试之矣。曰：“卿能歌乎？”曰否。日卿能画乎？曰否。日然则人多言卿能歌与画者何哉？曰假母借此以骗人耳。日即以卿言推之。歌伪画伪，卿之妆亦伪矣。日然。

活 佛

金生者，浙右人也。幼患秃疮，头无毫发。然聪慧异常，经史百家，过目成诵；临摩法帖，逼肖名家，真未易才也。惜好为巧诈，不务正业。年十八入簪门，试优等食气。父母为完娶后，相继而歿。生益无拘束，日与浮浪子为伍。凡押邪之事，无所不为。未几家业荡尽，则播弄其亲族朋友，以博升斗。如是者十余年，人人畏而避之，无可行其欺诈矣。蓝缕如丐，室人交滴，生乃托其妻子于



其友，忿忿而出。

途遇一僧，醉卧于道，身畔有担，生触机而叹曰：“噫！是可为也。”随窃其衣钵，并有度牒，名曰悟真。因是周流于丛林间，辗转入粤东。有古大寺者，雄据一方，为通都大邑之胜境也。时不戒于火，琳宫璇室，焚毁其半，其住持僧募缘修葺，尚无人应。生周阅之曰：“噫！是可为也。”遂谒主僧，愿留为役。问客何能？对曰，吾乃粗养和尚，未能识字诵经。不过任洒扫执舆之事耳。主僧留之，令其人市买物，则哀祈褻贵中之能者为之书单。必详列某物价若干，共用钱若干，交单时物既便宜。单亦明晰，主僧甚宠遇之。如是者半载，人咸知悟真和尚之真无能也。莫不怜其朴诚，借其愚蠢。生故作憨蠢之状，以取信于人。于是潜置紫金衣钵，以篋藏于毁余之佛座下。一日晨兴，冠毗罗，服紫衣，据大殿之基，跌跏而坐。众僧见之，走报主僧曰：“悟真疯矣。”笑述其状，主僧往观。生徐起曰：“佛旨在身，不敢行礼。”主僧诘之，对曰：“弟子于夜半，梦释迦牟尼降囑曰，是庙之兴，惟汝能为。其勉力募化，以结善缘。弟子以愚昧辞，我佛微笑，以手摩顶，授以五色珠，使吞之曰：‘服此舍利子，自将领悟一切法。吾座下有正传衣钵，亦以付汝。是可取信于人也。’弟子觉而寻之，果于莲花座下得此。敢不敬谨奉持，以彰佛道。请吾师号召施主，以观弟子撰文书榜，以募善缘。”众僧闻之，喧传遐迩，于是男妇聚观者以数万计，生乃布硬黄纸，对大众书疏，其文如圣教序之清丽，其字仿多宝塔之端劲。士大夫金顶礼佩服，大众无不涕泣赞叹。哄呼活佛，施舍恐后。

弥月间朱提堆积矣，乃延善士，以董其事。金曰：“创建之资虽敷，梁栋之材未备，何从得此大木也？”生曰：“吾慧照四方，惟蜀山有巨材可采。第不难往买，而难于递运，须广大神通以摄之，似亦可至也。”众皆曰：“运大神力，非活佛不能。”生伪辞再三，众请益力。生曰：“姑以二十万金，易轻便之物。俾予独往独来，以成此善



果。”众皆欣诺，为之置珠宝以行。生出粤，弃其缙素，兼程入都。货其珠宝，丰获赢余，值捐例大开。

生以原名纳资，得太守。人觐奏对称旨，交部即选，铨得闽郡。过其乡里，仆从舆马，炫耀一时。亲友争趋奉之，生皆厚报，乃携妻孥之任。粤之各善士，久盼生不来，犹以为活佛仙去，而初不疑为大骗子也。

牛脯念珠

有僧状貌诡异，瓢袖之外无长物。坐木筏上，旬日不饮不食。有欲试之者，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之。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竞相供养。僧曰：“无用供养。我，某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植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署名。”施舍若干，约期某月日人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异。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也。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传布，后有知者，谓当塑像时。因僧貌特异，遂肖之，为异日诓骗之计。所以能旬日不食不饥者，乃以干牛肉脯作大念珠数十颗，暗啖之也。

买呢褂

某科会试，各省公车，集于都下。某孝廉过琉璃厂，见丐者持蓝呢马褂求售。意是窃来者，问其价仅二两耳。某以为廉，买得



之。喜甚，归语人曰：“谁谓长安居不易，是二两非贱物耶。”众不信，启视之，烂泥一包而已。众抚掌曰：“是物耶，二两固值矣。”某讶曰：“明明见是马褂，如何此时成烂泥乎？”众曰：“彼原说是卖呢马褂也。君买呢得泥，又何憾？”某哑然自笑。盖骗人者预将泥包好，藏暗处。然后以真者廉其价使速成，既成，于包时潜易之。某不知，误堕其术。或曰：使黠者于买时既成时力持之，不使潜易，彼不将反为人骗乎？予回：彼固防之矣。此计不成，则另遣一人来伪为认赃者强夺之。且坐售者窝贼罪，作欲控状，以骇初至京者，赂之乃已。总之吾辈不可贪小利，见此等人，不顾之自无事，若一问则始终不能出圈套矣。

买皮袍

京师有所谓黑市者，大抵由各偷儿以所窃赃，乘天将明时，麇集僻处求售，黠者往往以贱价得珍物。然种种欺诈之术，亦由此出焉。有某孝廉应会试赴都。清晨入黑市，冀得便宜物。见羊皮袍，面湖绉，似新制成者，价四两，遂买归，炫于众。众曰：“君勿喜，京师骗术幻甚，安知非伪者乎？”某不信，谛视。果以皮纸作质，而毛于上者。恨甚，既而笑曰：“鼠辈诈予，予不能诈鼠辈哉？”明日复入市，转售于人，得六金。归而大笑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众又曰：“君勿喜，京师骗术，幻之又幻。安知非伪银乎？”某曰何至是也，出银检视，则一铅锭而已。



购 猫

京师有卖熟肉翁孙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猫儿，都城并无此种，莫令外人见之。设被窃去，绝吾命矣。我老无子，此与我子无异也。”日日申言不已，乡里数闻其语。心窃异之，然求一见而不可得。一日猫忽拽索至门口，其妻急抱回。其猫千红色，尾足毛须皆然，见者无不骇羨。孙三归，责妻不慎，且垂且骂。已而渐闻于内侍之耳，即遣人以厚值求购，孙坚拒之。内侍求不已，反覆数四，仅许一见。既见益不忍释，竟以钱三百千取去。孙流泪复责其妻，竟日嗟叹。内侍得猫喜极，欲调驯然后进御。已而色渐淡，半月后全成白猫。走访孙三，已徙去矣。盖用染马缨法伪为之，而前之告戒徒垂责，皆其狡计，使人不疑也。

纸 钱

某郡某布店，黄昏时，来一客，看定布匹，计值八千文，令店伙同往取钱。至则有老姬在室，客指伙谓姬曰：“日间言定八千之数，交彼不误。”姬唯唯。客曰：“我觅裁缝去矣。”抱布径出。伙坐待良久，姬提纸钱出。曰：“请先取四千去，余容穿齐补交。”伙骇问故，姐曰：“客日间以钱四百，嘱穿纸钱八千，约同人来取。天寒日短，人手又少，故未能如数也。”伙闻言，始知著骗。而客已无从寻觅矣，说者谓客殆视市井中人，形同鬼魅。故即以鬼所欲得者骗之，



然而虐矣。

陈某子

湖州陈某业丝，常往来申江，其子随之。某年老病不能行，囑子代往。于过某镇，向船头立。有二人者船泊近，招其子与语。叩姓名，二人闻之。喜曰：“尔我皆同乡也，我辈亦将至申，明晨可偕行。”问其业。曰：“贩羊毛。”其子许诺，以为得同乡照顾也。二人待陈子情意颇厚，将至嘉禾。二人曰：“吾辈于此地有少许账目，需亟清理。市中有一寓，素所熟悉。屈留一二日何如？”陈子亦许焉。抵岸，偕二人至寓。寓屋洁净，离主之女，颇有姿色，屋浅，而出人弗能避也。是夜，陈子还宿于舟，明晨上岸，二人他出。未几，偕一少年来，裘马都雅。二人极意周旋，主之女，倚门窥焉。少年出，二人随与语，喃喃不知其详。垂晚有客来招二人饮，二人曰：“陈君吾同乡至好，欲请我二人，当与陈君偕。”客曰：“幸甚，正患客少耳。”二人遂拉陈子行，至则市将尽，惟寥寥数楹，室甚净雅。举盏连酌，陈子沉醉如泥。睡梦中忽觉拳足交加，痛不能忍。惊醒，则身在一舟中。清晨所见少年上坐，仆从传两旁。少年拍案曰：“此必骗子一流，痛扶之，使其直说。”陈子不知所措，急向少年叩首曰：“余系好人家子弟，非骗者。”因缕述住居姓名行业，少年闻之曰：“噫，有是哉？彼二人骗我六百元，而赚汝来此耶。可恶甚矣，然汝身上作此丑态尚未觉耶。”陈子顾身上，衣妇人衣，头梳髻，耳钳环，腰下束裙，惟莲瓣如船耳。自惭不已，曰：“吾醉后如死人，若辈捉弄，全不知觉。”乃知顷者，酒中之用迷药也。少年俯思良久曰：“是矣，离东之卖女，亦是若辈作诳，并寓主亦未知也。”市梢邀饮者，真一党耳



乃纵陈使去。陈出，急至泊船处，船已不知何往。二舟人在岸上哭，叩之。云：“顷二人来，命吾辈上岸饮，吉尔船自有人照顾。吾侪以为主人要好也，故不疑。不料连船去矣，及觅至市梢饮酒处，则寂无一人。又询寓主人，主人怒曰：‘吾叔与弟皆人库，岂养女作妾者耶。’”盖少年欲娶妾者，二人伪言寓东欲卖女，并引一见以坚其信。既成议，则设计醉陈而为女装，乘夜纳诸少年，得金六百。返至陈子泊舟处，给舟人上岸，急摇舟而逸。而陈子之丝数百金，亦为所取骗矣。既骗少年，又骗陈子，兼骗船户，亦狡矣哉。

驴 夫

有三妇人雇驴骑行，一驴夫执鞭随之。忽少妇欲下骑，择僻地私焉。呼二妇曰：“且缓缓行俟我。”因请驴夫扶之下，即与调谑。若甚相悦，事毕上驴曰：“我心痛，不能急行，奈何？”驴夫既不忍强少妇疾行，追前二妇又去远。彷徨间，少妇乘间，亦从他道逸，是日三驴皆失。

董小乙

济甯西北乡，有策蹇觅食之董小乙。绰号“追风鬼”，盖言其步行速也。一日送客至张秋，归途遇一妇，问“何之？”曰：“回济甯”曰：“顺带我可乎？”曰：“可。”于是妇人跨骧，小乙执鞭。行数里，妇于无人处下骑溺。溺毕，称腹痛，席地而坐。问小乙娶否，小乙以



两手扑其腿曰：“家无儋石，糊口尚不及，安能娶？”妇曰：“予愿为汝妻，汝意何如？”小乙曰：“天将暮，莫戏言。”移时至乙家，见其败席为门，室内只有破席一床而已。妇人无愠色，安之不去，且曰：“我有银三两，明日入城，买南绸一端，为汝制衣。”小乙遂与同宿。次日买绸归，时已晚，越日取绸视之，有小蛀孔数处，妇人作恼状。曰：“如此不经心，何能成家立业？”即入厨作炊，食毕，命小乙去换。小乙至绸缎铺，彼此争执片时，不能决。妇忽至，落落数语，而铺主奉茶婉谢。小乙因吵闹渴甚，见茶即饮。饮毕掷杯而卧于柜侧，七孔流血，登时毙命。妇抱尸痛哭，谓铺主以茶毒其夫，欲诉冤于州牧。铺主烦邻右以五百金寝其事，妇遂策蹇而去。

后有知者，谓妇于买绸之夕，即以火香烧甫数处作蛀孔状，翌日使换绸之际，毒已伏于食内，计定毒将发时，借绸铺之茶，触而之死，为索诈地云。

骗子被骗

有卖药者，车载大士像。凡问病之人，将药从大士手中经过，有留于手不下者，则许人服之，亦能愈小疾，以是日获千钱。某少年从旁观之，欲得其术，乃佯与为友。时邀至酒家欢叙，每食毕结账，少年出碎银一包，付柜权之，多少恰如其数，无盈缺，如是者数矣。卖药者怪之曰：“君操何术以致此？”少年曰：“岂不闻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有前定，自不难推算之。故予以翌日该用银若干，隔夜已知预先称准封好，以免临时费事也。”卖药者恳告其术。少年曰：“君奉大士极灵。人之疾病死生尚操于其手。予之区区小术，曾何足道。”卖药者不得已乃实告曰：“予所为伪也。大士手是



磁石，所为药有铁屑，则粘而不下矣。”少年大笑曰：“然则君伪予，更伪矣。予于先一日算定明午，请君小饮、计菜若干、酒若干、饭若干、共核若干，如数称银，包好自无多少矣。”卖药者不信，曰：“君欺予甚！忆所食菜，有为汝点者，有为予点者，汝又何由知予所点之菜价若干，而适合耶？”少年笑曰：“予此间土著，各酒肆中物价烂熟。譬预拟点菜四肴，每肴银一钱，而汝点一钱二分之菜，则于点八分者以凑之；或汝点六分之菜，则予点一钱四分以凑之。如是又何难哉？”卖药者乃惘然，曰：“然则汝又何为而时邀予饮？”少年更笑不可仰，曰：“无他。以予之骗术，得汝之骗术耳。”卖药者急返身踉跄而遁去。

县 役

某甲于国丧时，穿枣红马褂，游行市上。县役见之，以为是可择而噬者也。遽前阿之，其人作惶恐状，问何故。役呵曰：“国丧汝不知耶？”曰：“国丧奈何？”曰：“国丧臣民遵例，须穿孝百日。汝御红衣，胡为者？”曰：“红衣不可御耶，余制此已三年矣。”役怒曰：“蠢奴才不足与言，惟当捉将官里去。”遽前执之，其人大惧，愿出资免。役伸手索资，其人摸索囊中。良久，仅出青蚨十枚，授之曰：“吾只有此。”役益怒，复前执之。其人哀之曰：“毋然，吾当质物以酬汝。”役许之。因趋路旁质肆，其人解所衣红马褂，质钱两串，纳囊中退去。役迫索资，其人暗曰：“若胡为而妄索吾资？”役亦惜曰：“汝违制穿红衣，岂忘之耶？”其人笑曰：“然则吾之红衣何在？”役知被骗，喀然而退。



炼丹

客有炫丹术者，衣服丽都，仆从甚盛。日携美妾，饮于西湖。所罗列器皿，望之皆灿然金银。一富翁见而艳之，前揖问曰：“公何术而富着此。”客曰：“仆能炼丹，丹成黄白物不足贵也。”富人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母，使炼之，客入铅药。炼十余日，忽一仆突至，形色匆遽。见客曰：“家中主母暴亡，请急返。”客大恧，谓翁曰：“事出无奈，烦君偕余妾守炉，余不日即至。”容既去，翁潜与妇私，绸缪甚笃。未几客至，启炉视之，大惊曰：“败矣，似有不洁者触之。”因署主人无行，且欲穷治妾。翁惧，复出厚资谢罪。客作快快状，携妾以去，翁犹以为幸。

实则客于去时，已潜携其母金以行；而金银器皿，皆系伪物；妾亦约妓为骗局者也。

假和尚

苏垣有石某者，德而善骗。尝至一旅馆，见后有小楼甚精洁。询之寓仆，知已为僧所据。石登楼窥之，僧方掩窗昼寝。忽见对楼有一少妇，临窗刺绣，石恍然有悟。借得僧衣帽一袭，穿之俨然一僧，启窗向妇微笑，妇怒以告其夫。夫寻寓主法责，寓主讽僧迁移，石因得人内安处焉。



女骗术

桐乡某孝廉，会试落第，偕数友回南，入山东境，至某县乡中。时已暮，旅舍客满。忽见后有屋甚宽洁，询之后伙，谓系官眷扶柩至此，已数月，恐彼未肯相让。孝廉曰：“吾歇一宿即去，或可冀允许。”店伙往商，果允让出西边屋一间。孝廉与同行数人，携行李人，询官眷何人，则仅一女子，为浙江海甯州人，副将某之女。副将官北省已死，故扶柩将归葬。孝廉因有让居情，特购褚帛往吊，俄闻哭声甚惨。吊毕，有一媼出云：“吾家小姐，须出面谢众位老爷。”俄而扶一女子出，年可十八九，涕泪满面，状甚凄惋，然容颜端丽，不失大家风范。遍向众人匍伏稽顙。并请众人坐。因自述先人官北地，不幸去世，宦囊清薄，母又早没，仅奴一人，扶丧南旋，龟勉数千里，始得到此。已驰函家中，请堂兄来此相迎，久未得息耗。不知如何矣。言讫渭然，遂谢返舍。孝廉悚敬之余，转生怜悯，因谓众人曰：“吾辈家桐乡，实赴海甯之便道，盍约彼偕行，使得有照料，免使弱息遗像飘泊异乡。”众俱不以为然。孝廉遂独留，并以己意告女子，女子泣谢再三。

于是请人先发，孝廉则否，女极婉顺。且于孝廉之服食起居，照料周至。孝廉心感之。嗣后日夕相接，遂致越礼。又一日，女问孝廉曰：“君今归里，将欲何营？”曰：“惟谋一教读馆耳！”女笑曰：“坐冷板凳，岂可终身乎？以我观之，不如捐一京官，徐谋保举为宜。”孝廉曰：“吾一寒士，安所得此巨款。”女曰：“吾以弱女子，分将流落，今幸得遇君子。先人遗资虽薄，然为君捐京官，尚是有多，不知君意如何？”孝廉忽闻有如是意外之喜，心中惑乱，不知所出，因



皆唯唯。女曰：“君意果许可，不可延误，宜亟北轡，人都营干。”孝廉从其言，与店主商议，将遗像浮盾近地，与女同人都。

女为上下探讯部办诸人，知此时某部主事，补缺最速，且谓孝廉曰：“居官京师，恐家中穷亲友麇集，不如改名报捐为宜。”孝廉亦从之。于是女为孝廉赁宅，养车马，购置衣服，并料理孝廉到部。居然一京官气象矣，无何女又令孝廉轮日延同乡同寅同年之有势力者，至宅中宴饮。于是交游车骑，踵接于门。女又谓孝廉曰：“汝时出门，否则须会客，我一人处室中甚寂寂，拟与汝诸友之内眷往还何如？”孝廉亟唯唯。次日女又谓孝廉曰：“吾将出拜客，然箱中衣饰，皆非时样，汝须为我购办。”孝廉方苦无可报效，即便应允。女遂将衣裙尺寸并款式，开与孝廉，使依样购买；并取旧日金钏，令交首饰店改造；又取珠花等，令改扎新式，计须添大小珍珠若干粒。孝廉承命往办，数日陆续送至。女一一阅讫，谓衣饰均甚好，且亦合式。已而细察珍珠，惜曰：“珠乃伪物，汝从何处得之？”孝廉骇曰：“此吾访珠宝市有名店铺购买，且店中装潢极华丽，安有伪物？”女晒曰：“汝真书呆，都中惟排场愈阔绰，愈有名之店，其物愈不可恃。此等伎俩，能欺汝不能欺我也。”孝廉闻女言，怒甚，急欲至店中与理论。女曰：“今午炊已熟，汝饭竟再去未迟也。”因令媼出饭，并取手制之精撰，与孝廉共饭。饭毕，孝廉即持珠乘车至店中，力斥其用贗物。店伙不服，取珠视之，哗然曰：“我珠本不伪，汝乃故易伪珠以讹我乎？”孝廉大怒，拍桌碎碗，与之争辩。店伙亦群起，杂然喧争，正哗嚷间，孝廉觉口渴，索茗饮，忽然神色大变，应时倒地。店中人大惊，视之已死，又未知孝廉住址何所，出视其车已无有，众情惶急，不知为计。忽一车至，即有媼扶一少妇出，谓“此即某太太，吾家老爷，至汝处换珠，待久不归，故来追询。”已而睹孝廉死状，即跌足捶胸，大恸曰：“纵珠真伪不可知，然何至使吾夫死汝店中。”店中用好言慰藉之，使敛尸去。少妇绝不顾，竟乘车至素所



往还之家，哭诉某店用贗珠，又惧事发，致夫死地。于是素与孝廉往还者，莫不义形于色。且其人间有居要津者，将助女讼店。店主大窘，使人验尸，则实有毒。店主知势力不敌，情人与女商，以贿和。女坚不允，必欲讼官论抵，为孝廉报仇。且谓之曰：“告汝店主知，即不论抵，亦须倾汝店资，一文不留也。”说者归以告，店主微知其意。乃更许重赂，渐增至三四万，女乃许。盛殓为孝廉发丧，遍谢请客，乃扶柩出郡去。后孝廉家人因久不得耗，寄函京城，则孝廉之柩已出都月余，四出探访，竟无踪影。

毒 骗

某郡居民，老而丧妻，二子妇皆美而贤。一日忽有老姬立于门。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人数次，见其久立，命二子妇询其故。姬曰：“吾子件逆，将诉之官，期一亲戚同往，久候不来，腹且枵矣。”子妇怜而饭之，谈次甚洽，至暮期者不来，因留宿一住旬日。凡子妇操作，姬悉代其劳，尤精女工。子妇惟恐其去也。谓姬无夫而子不孝，穷无所归，力劝翁娶之。翁乃与姬为夫妇，一家甚相得。又旬余，姬之子，寻觅而来沪跪告罪，扼犹痛言不已，翁解之。乃留饮，其人即拜翁为继父。喜母之有所托也，如此往来三月。

一日，姬之孙来请云：“家中将行聘礼，恳翁阁第降临，以光蓬革。”姬曰：“子妇来何容易，吾当与翁及两郎君来耳。”往则醉而返。又月余，其孙复来请云：“某日毕姻，必求二姆同降。”子妇允其请，且多借衣饰，盛妆而往。姬子妇出迎，面黄如病者，日将晡。姬子请二姆迎亲，姐佯曰：“汝妻虽病，今日称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烦



二位乎？”其子曰：“规模不雅，无以取重，既来此，何惜一往。”姬乃许之。于是姬与病妇及二子妇，俱下船。去更余不返。姬子为出视，孙又继之，一去皆杳然。翁久待不归。大明，遍觅无踪迹。视室中亦空无所有。询之房主，云“五六月前，来租此屋，不知其所自来”。亲友闻信，群索所贷衣饰，顷囊偿之。而二子妇家，因失女，故讼于官。翁与二子，无以自明，皆自经死。

名士赚名妓

柯寿鞠序丹惹，广陵乐工女也。其大母八十诞辰，梦女冠持赠丹菊一枝为寿。翌辰女生，遂以名之。髻髻失估恃，叔无赖，鬻入勾栏中。六七岁，闻人诵诗，窃爱之。见文士即求指授，一听了了。十岁初度，口占一绝云：“戏控青鸾下碧空，十年尘梦堕西风。此生不作韩枢密，愿抱秋心老蕊宫。”一时传诵，金谓是儿命薄心高，恐非佳兆。及长，美而侠，富儿大贾，争以缠头媚之。辄时分济寒峻，年二十，自以千金脱籍。私谓押客某甲曰：“儿齿日渐增矣，浮沉风尘中，终无了局。频年私积不下十万金，颇可自给，愿乘色未衰，择一才貌俱优，可同白首者，托以终身。君阅人多矣，烦留心物色。倘当意，不吝谢也。”甲笑曰：“诺，容徐图之。”

有山阴陶公子者，少年俊美，薄游广陵。闻女之名，兼利其紫，赂甲求为说合。时女已独居谢客，甲特往述公子向慕意，并盛夸其门第才貌。女命导公子至，相而后可。既至，果一见日成，两心相许。公子言妻病瘵频年，死在旦夕，虽暂屈造室，一俟中馈虚人，即当正位。甲居中怂恿，女喜，遂订割臂之盟。定情后，两情缱绻，誓同生死。居无何，公子告女，将如京师，纳贤求官。问：“何官之



求？”曰：“卒丞可耳。”问：“何不求守牧。”曰：“因所愿也，奈资不足何。”问：“所细几何？”曰：“五千金足矣。”女笑曰：“此亦甚易办，妾当足成之，奈何甘就冷宦。”公子大悦。翌日，女为治任祖饯，出五千金付公子，“趣速经营，早去早归，免妾久盼。”公子唯唯，订期珍重而别。逾期，公子不至。女问某甲，但饰语支吾；及坚洁不已，甲乃实告：“公子固携金道归乡里，人京求官，皆属诳语。且其妻悍妒，亦不敢纳妾。”女知为公子所赚，殊不悲愤。笑谓甲曰：“妾初见著言大气浮，固虑少年轻薄，不可终恃，今果然也。”

因详问公子里居第宅，自买太平矩舫，携媼婢五六人，径如山阴，僦屋而居。与公子望衡对宇，戒众勿泄。间公子母寿辰，贺客盈门，女华装命舆往。公子方肃客在堂，骤见女至，大惊失色。众客不知谁何，睹女容光焕发，讶为天人，凜然不敢正视。女乃向众客检枉至词曰：“姜广陵乐工女，柯寿鞠也。诸公非公子族党，亦必贵戚。妾有微忱，愿为诸公陈之，可乎？”金曰：“愿闻。”女遂备述公子赚已始末已，乃指公子而数之曰：“始妾以若贵家子，必知自爱，故遽以终身相托。不虞轻薄儿，居心龌龊，但涎妾卖笑金。巧设骗局自以为得计，不知妾卖笑金，固用之不竭。特笑若太器小，无福以消受之耳。”公子闻之，汗流满面，惶愧俯首，默无一词。众客为之缓颊，并好言抚慰，愿共为调停令公子谢过，仍践前盟。女谢曰：“诸公休矣，此等龌龊儿，妄誓不与相见。今所以不惮劳苦，千里而来者，诚以若今日可负妾，异日负君负亲，负妻负友，亦何不可，故特将若为人，暴告诸公，俾各慎与交游，勿受其诈耳。”众以女言语爽决，知不可挽。因谓公子所携归五千金，当如数返璧。女笑曰：“此尤细事，若重利轻义，妾则不然。今既为若所赚，直如当日缠头少博此戈戈耳。况妾平日周济穷困，浪掷何止倍徒，若既爱之，亦第蹴尔与之。以大快其欲，可也，妾去矣。”遂别众从容上舆，登舟而去。公子面如死灰，众相对叹息，但讪笑公子薄幸而已。



女旋广陵，幡然变计曰：“一误不可再误，今必得一中年名士之在官者而事之，且非续娶不可。”会淮安府教授周广文，五十丧偶，遣媒求为继室。女夙耳周固名士，欣然许之。嫁后，琴瑟甚敦。越岁，生一子，周益嬖之。前室固有二子，尝与女言：“冷官多子，虑垂老，无以资抚育。”女曰：“奈何？”周曰：“老夫固善鸱夷术，向苦无资。闻卿多私蓄，若假我权子母，不患不得什伯息也。”女曰：“业夫妻矣，曷不早言？妾物即君物，但挥霍耳，何假为？”遂倾箱罄出所蓄十万金付之，得金，罢官业。不三年，得子金三十万，即罢所业，肆筵设席。延女上座，自捧卮以献曰：“赖卿母金，得少弋获。子孙不忧冻馁，皆卿之赐，虽然卿出身平康，无不知者，仆纵疏狂，亦不合俨然聘为继室。即仆自愿之，其如天下后世口实何。”女曰：“妾从君生子，已扶床矣，何忽出此言？岂畴昔申旦之誓，非君意耶？”周曰良有之向以闻卿所蓄甚富，姑妄言之。藉可运势生色，一洗寒酸，今幸如愿。卿之母金，当仍归赵，并酬以什一之息，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老夫髦矣，卿近中年，独处嫠民，两足存活。自今以往，请永与卿诀矣。”女曰：“诀则诀矣，妾所生雏，将焉置之。”曰：“卿如难割爱，将雏俱去，可耳。”女曰：“诺。即日携子挟金，仍旋广陵。乃鸠工庀材。大治第宅，购良田沃产，择老成纪纲司之。每岁出纳，躬自会计，日益饶富，不惜厚俸，聘延名师以课其子。子十四岁，周歿。女赍重膊，携子斩齐临吊。周之二子拒之，不许入门，恸哭而返。

或谓女十岁时所为诗，终成谶语。所谓心高命薄者非耶？自以郁郁不乐。四十岁后，改号瘦菊老人。然风骨珊珊，虽当中年，望之犹如二十许人。



贼骗更夫

杭垣某巨室，尝以喜庆事演剧三日。至第四日，主仆并倦，夜各早卧，酣然入黑甜乡。贼十余人人其室，搜括箱笼及诸木器。张灯启门，相与担负诸物，杂沓而出。且喃喃作怨语，谓“吾辈辛苦数日，主人不谅我，欲我辈连夜还人物件且欲将借来贵重物携去，岂非不情”。时街中击柝人闻之，以为必宅中仆人，因劝之曰：“汝辈受雇钱，作事乃其分，何可深怨？”则群叱之曰：“此何与汝事，乃须汝饶舌。”更夫不敢言而去。比天明，主人见大失物，呼更夫问之，始知贼故以此骗更夫也。

车载土块

京师沿街受雇之车，有站口车、跑海车之分。站口车者有一定之地，车较新整，赶车之人，亦有来历可问，车中虽多置衣物无妨也。跑海车者来往无定，车亦破旧，来历无可查询。故凡携衣物者，均不愿雇之。尝有一外省举人，辄雇跑海车拜客，并带土块十余包，包上题签悉鱼翅海参等贵重之物。其寓处本在骡马市大街，一日雇车至后门访友，坐谈良久，逮出则车已不知所往。友人方为惆怅，不意孝廉忽大笑。友怪问之，乃知诸纸包中，悉系土泥。车夫甘弃车资，而载此土块以去，方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适堕孝廉之计中也。



招 婿

都中推郡会馆有二，新馆本为客店。馆之南邻某姓者，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赁寓为生。尝有客从江南至，云是县令，引见人都者，起居服御，意气自豪，仆从三四人，出人裘马甚都。主人子朝暮聚谈，极相款洽。一日有老仆仓猝问讯至，叩头呈书。客展读未竟，号泣失声，问之则夫人难产亡矣。主人劝慰至再，每语及夫人令德，辄哽咽不能已。时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丽。媒氏为客议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逾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屡议而后许，择期人赘。逾月，忽晨起不知所之，衾篋饮钏尽失，急寻之杳无踪迹。市中索逋负者，闻信踵至，计又不下千金，曰：“是汝胥也，不然谁贯货者。”主人遍起客筭，空无所有，惟存铅锡数十方而已，由是卖屋代偿，生计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龙风，只合为山头望夫石耳。

贷 金

昔有一士人候选京师，既得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贷千金，与所交游谋。越数日，客有报命者曰：“某中贵处可得五百。”士人犹恨少，客曰：“凡贷者例先以厚贄献，内官性喜浹，苟得其欢，即请益，非难也。”士人勉筹百金之币，约期人谒。见门庭煊赫，苍头健仆，皆衣罗绮，两壁米袋堆积，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状肥甚，以两童子头抵背而行，受礼微笑，许贷八百，期明日付金。士人既出，喜甚。客复属耳语曰：“明晨当早至，我在此相候。”及明往，惟存空



宅，堂下煤土两堆，皆袋所倾。问主宅者，曰：“昨有内相赁宅半日，未悉其姓氏，今亦不知何往矣。”客亦绝迹，方知其诈。

强盗受骗

某甲辟一足，尝从二盗人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盗以绳下之，搜资入柜，命二盗系上，已复下，如是者三。甲自度曰：“此次柜上彼等合我而去，奈何？”遂自入坐柜中，二盗系上之，果私语曰：“资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弃去。”遂持柜行大野中，一人曰：“甲性素谨，乃为我二人卖。”一人曰：“此时将见主人翁矣。”相与大笑欢喜，不知甲乃在柜中。有顷，二盗倦坐道上。甲度天将曙，又闻远舍有人语笑，从柜中大声曰：“盗劫我。”二盗惶恐遁去，甲乃顶柜而出，携金资归家。

茶肆主人

茶肆主人某久嫫，年将六十，忽思娶妇。一日有媒关说一妇，年虽五十左右，姿首尚佳，衣裳楚楚。大喜，出资娶妇。即晚将寝，妇回：“我是营官命妇，因穷苦不能自给，谋为富家佣，今为媒者骗至此，汝何敢耳？我以良言告汝，今夜我居楼上，汝居楼下，明日我尚可为汝辩白，不然汝将吃官司不了。”某性懦怯，闻言大骇而退，妇竟偃卧于床，酣寝甚适。某则蹲伏楼下，中心惶惑，竟夜不寐。明晨随有人来，口操官音，状甚愤愤，谓某曰：“予勿汝罪，当与汝共寻原媒讼之官，以惩其骗。”某无奈随之，行人市，至稠人中，忽乘间逸去。归家则妇亦不知所之，某方知已实受骗。费去数十白金，买



得一宵猬缩，闻者无不失笑。

假金包

有人观剧而失其怀中所藏金者，与友言，友问失若干，曰：“三十金。”友曰：“吾能为汝取回三之一，稍多亦不可知。”次日友复至其处观剧，怀中藏伪金一包，重可数十两。稍顷有一华服者坐其旁，视之即此曹也。友乃潜曳其衣，压己股下，遂阳为观剧，若未曾经意者。其人潜探手取其金欲行，则衣被压不可得起，乃脱衣，且自语曰：“吾去小便即来，脱置此谅无妨。”遂去，不复回，友持其衣售之，得二十余金云。

车夫急智

河南直隶之间，多有使妇女伺空车过，辄伪为失路，求载归，中途以迷药饮车夫而驱车去者。有车夫某，载客至某处，即卸载而归。忽途遇少女哭泣，言与兄弟归宁，中途失道，惧见强暴，求载送归。车夫知其伪，故允之，使女登车。少顷女出怀中讲自食，且以一枚饷车夫，车夫取而不食，匿怀中。见路旁有卖茶者，车夫索取茶一碗自饮，潜将饼屑置茶中饮女，女不觉昏睡。车夫因鞭骡疾驰，良久女醒，车夫笑谓曰：“今离汝家已远，汝之鬼蜮，不复得行，将如之何？”女自言被好人诱令为此，前后害人无数，今既被算，愿从归，供箕帚之役。车夫既免祸，乃更得女焉。



骗铜炉

时值隆冬，乡间某姓姬，令五六岁小女孩，负喧于门外打稻场上，并予一铜炉藉以暖足，已则往厨下执炊。突有一人持糖与孩，遂与絮语，既而曰：“我姓华名白相，住在前村，今借铜炉一用，汝母问及，即言华白相取去可也。”言訖持炉径去，孩大呼曰：“炉为人取去矣。”姐在厨下问真乎，果为何人取乎？孩曰：“华白相。”音谐话白相，吴语犹戏言之意，母意既系戏言，亦姑置之。迨炊毕出外，询知其情，则骗炉者去已久矣。

私娼

松江人杜某，家富于资，而性甚吝啬。地方之公益，亲戚之借贷，均不肯破费一文。自奉尤节俭，布衣徒步，习以为常。顾性好渔色，每见好女子，辄涎垂吻外，恨不得一口吞入腹中。旁人知其性格者，咸窃笑之。

某年冬月，因事至上海。携有洋银数十元，因恐旅馆人杂，或有疏虞，故皆藏于身畔。日间寻访朋友，夜则独游各马路，间看往来雏妓，以为不费半文，而可饱眼福，天下事无有便宜于此者。一夜十钟时，行经大马路，见一女子，在店铺购取杂物毕，携之而行。衣服甚淡素，而眉目娟好，秀丽天然，时尚天足，此女双翘独纤细，在路低首徐行，目不旁瞬，不觉心神摇荡。信步随之，须臾过泥城



桥，至珊家园，若即若离，尾随不舍。既而至一弄，人迹殊稀，路灯尤昏暗。女人弄后至第七家，以指叩扉，有顷扉启，翩然入内，门亦随阖。杜此时意懒心灰，废然思返。正欲出弄，忽闻门又呀然而开，顷间所见之女子，掩映门次。斯时色胆如天，仍回身入弄。行近门首，女小语曰：“君距蹇街头，足无停趾，不患腿酸耶？何不人内小坐，以省足力。”杜身不由己，随之而入。进房坐定，见陈饰楚楚，然无丝毫技院习气。女遥坐床侧，态似羞涩，既而微语曰：“奴不惯出门，今夜因需零物。勉强赴街头一行，路上滑头人多，几将奴看煞，真觉难以为情。”杜略询姓氏年岁。并问家中尚有何人？女曰：“丈夫执业于天津轮船，须十余日回来一次。婆婆前日又往亲戚家去，所雇佣妇，懒如煨灶猫，一到黄昏，即到黑甜乡游玩。剩奴一人，殊觉寂寞，知君性减笃，而又远道相随，不辞劳瘁，深感多情。故邀君作茗谈片刻，以消长夜。”杜聆其语言宛转，已党心荡神迷，涉以游词。女亦笑而不拒，因放胆携女手并坐于床。情话喁喁，两情欢洽。俄而夜色渐深，解衣就寝，女为代宽外衣，觉甚沉重。因折叠妥帖，锁入橱中，曰：“租界虽有巡捕，不虑偷儿算计，然终以谨慎为宜。”杜但觉脂腻粉香，神魂飘荡，不暇细辨何语，唯唯应之而已。女收拾毕，卸去首饰。正拟吹灯上床，突闻外有叩门声，女胆战心惊，不敢答应。既而叩之愈急，且似闻有怒骂声，女侧耳听之，曰：“殆矣殆矣，此吾夫声也。岂半夜忽轮船抵埠耶？”执烛欲行，杜急牵女衣，颤声曰：“如之奈何？”女曰：“奴为君所累，性命将不保，尚有何策足以庇君。”杜求恳愈哀，而外间叩声愈急。女曰：“冤孽哉！君害煞奴矣。”既而忽有所悟曰：“幸有后门在，我导君速去，或犹可免。”杜仅穿小衣，踉跄而逃。甫出后门，闻前面已启扉，有人汹涌而入，急奔出弄，雇车飞驰回寓。美人香泽未沾，而皮袍褂一付，现洋银数十元，时辰表一枚，以及零星杂物，悉数送却，且饱受寒气，几患大病。



翌日友人见其神气颓丧，问之，初不肯言，固诘之，始略吐梗概。友笑曰：“此私娼骗人之术。即沪谚所谓‘仙人跳’者。如遇老于上海之人，当闻叩门时，必意态镇静，毫不露惊恐。一面将女紧紧抱住，大声呼佣妇开门，如有男子入内，直言告之曰‘欲杀欲刚，听从尊便。惟须与女死则同死，不能独归于我一人。倘欢喜公堂控告，速以绳来，一同捆绳。明日到堂，吾自有说。’如此。则彼知机关识破，自然无言退出矣。今君一闻叩门，即惊惶无措，早已堕其骗术中。幸虽遭损失，尚未受寒成病，以后须格外谨慎，不可再贪女色，致受人骗也。”杜羞惭无言，友遂告别。

台基骗术

上海除长三么二野鸡花烟间等名妓，堂皇买娼外，另有台基一种。由老嫗撮合荡子淫娃，作苟合无耻之事，然其间等级亦不一。上等台基，房屋深邃，陈饰极精，富商贵官之姬妾，遇有意中人不能公然到家行乐者，则借其地为欢会之所。此在两方面，皆不尽为金钱主义，而老嫗之报酬则必丰。若中下等台基，大都小家碧玉，瞒其家中人，乘间出外，至开台基之家中。唤姊呼姨，滤浪无度。而浮浪子弟，亦闻风而至，以实行肉欲主义。女爱金钱，男贪欢乐，各得达其目的，而老嫗亦得沾其余润焉。租界此类秘窟，为数不知凡几，而要皆有熟人引进，方得直入桃源。否则武陵渔父，固无从问津也。

太仓人唐某，有店业于上海，故时作沪上游，生平癖爱女色，而尤喜私娼台基。谓此中别有乐趣，若各技院虽亦随众押游，然非心所好也。顾台基地甚隐秘，不易访寻。尝倩老于此事者。作先路



之导，然所见皆庸脂俗粉，不甚惬意。既而独自往访，招老嫗于僻静处语之曰：“此间女子虽多，然非呆蠢不堪，即浮滑可厌，均不足以入吾目。尔夹袋中人才甚多，未知尚有佳胜者否？如有其人，吾必不吝重酬。”嫗曰：“此间往来诸女，先生均已见过。大抵皆无甚高下，如欲求出类拔革者，非静候机缘不可。倘予老妇半月限，必觅得一可意之人。若性急者，老妇殊不能效力也。”唐曰：“苟能觅得佳丽，稍待无妨。”

乃相与订期而别。至期往询，老嫗曰：“受先生重托，不知费老妇几许心血。今已觅得其人，幸不辱命。先生如合意者，未知将以何的酬我也？”唐曰：“人尚未见，何遽言酬？”嫗谓：“此女系出良家，从不轻易出外，今展转设法，请其后日来此。先生欲享温柔艳福，切切不可失约。”唐曰：“此我最关心事，何待叮咛？”越一日复往，坐待良久。老嫗果偕一女，珊珊而来，妆束人时，貌尤娟美。入房后，低头不语，红晕双颊，俨然有良家女风度。嫗向唐耳语云：“此女系城内某家新妇，并非路柳墙花，君欲真个消魂，非破费五十元不可。老妇酬金，随先生所赐，不计较也。”唐至是心志已迷，立即应允，探怀出钞票如数与之。另以十元酬老嫗，嫗称谢，反键其扉而去。女似露惊疑意，起身欲行。唐曳与同坐，极意温存，两情渐洽。女娇姿媚态，令人魂消，叩以姓氏里居，坚不肯说，谓：“言之，殊羞煞人，君勿逼人太甚。”唐亦不忍穷诘，鸳衾一梦，情极绸缪。无奈夕照西沉，时已近晚，女急急欲行。谓：“返归必遭家中人疑。”唐知不可留，另赠以金戒指。叮咛后约而别，自谓刘阮得偶仙姬，实为非常奇遇。中心愉快，莫可名言。逾数日，与友人某晚餐于雅叙园，饭后忽动寻芳之念。友谓某处有一姬，山梁中翹楚也，君如有兴，盍同往一游。唐欣然从之，行至大马路，迤西转弯处，友导之进一弄。推门而入，佣嫗引客登楼，女闻有客至，起而承迎。唐一见大惊，盖即前日台基上所遇，老嫗骗称某家新妇者也。女亦颇觉惭愧，因友



在坐，彼此均不明言。唐略坐片时，忽忽辞出，大恨老嫗以雉妓饰良家妇骗人。致枉费多金必欲与之理论，既思此非体面事，一经晓扬，有损名誉。只得自认晦气，然自此猎艳之心，亦稍稍淡矣。

假冒丈夫

周姓妇，年约二十余，住法租界某里，夫在制造局充当工匠。家中尚称小康。妇时至英租界宝善街袜店，揽取女工活计，借觅蝇头，为添补家用之需。一日支算得工洋十余元，并袜布一叠，包于手巾中，携之回家。行经某处，忽一人迎面来，突前掌妇之颊，厉声责之曰：“家中儿女，都不管教，日日出外浪游，屡戒不改今又手携包裹，向何处去耶？是非吊膀子，即轧姘头，真淫贱无耻极矣！今晚再不回家，须当官休却，勿悔勿悔！”言毕，又连批其颊，夺取手巾包，愤愤而去。妇陡遭掌责，昏然不知，亦不解其所语云何。至其人去远，始伏地大哭。旁人以为系夫妻口角，亦不干涉，至是始向劝慰，谓：“汝夫诚暴戾，然汝日日出外，亦有不合处，今宜速归，勿再留恋于外，致生反目之归。”妇拭泪曰：“是人不知何处强徒，从未与之相识，诸公何所见而强指为吾夫？吾既失物，又遭挞辱，且被冒认夫婿，占去便宜冤哉冤哉！”诸人始恍然系骗子借此劫财，亟帮同追寻，已不知所之矣。



掷包之骗术

扬州人某甲，向在京师某部郎宅，充当长随。光复后，京官大半星散，甲随主人乘轮南下。到申后，寓于某旅馆，主人命往大马路购取洋货杂物，为回里时馈赠亲友之需。甲购物既毕，行径四马路西首跑马厅相近。时天已傍晚，电灯初明，忽见一体面之人，匆匆而行，怀中坠下钞票一束，一若不知也者。后有一形似乞丐者拾之，甲正在欣羡间，其人忽谓甲曰：“我系贫人，骤获此三百余元之钞票，若到钱庄易取洋蚨，人见我衣衫褴褛，恐启疑心，或不免有捕房拘押之苦。今请于代赴钱肆调换现洋银子，所购洋货，交我收存，我立待于此，俟子取到洋银，两人均分，此万全之策也。”甲信以为真，即将购得之物，交与看守，而持票往钱庄兑现。庄伙察系伪票，即欲鸣捕拘人捕房。甲以情告之，幸免追究。比回其处，人与物均无踪影，始知实堕骗子术中。自思难见主人之面，至黄浦滩潜图自尽，后为人救起，得免性命之虞云。

纵火图赔之骗术

洞庭山人毛姓，开洋货铺于上海棋盘街。资本本不充足，又做买卖空盘，迭次亏折，势将不能支持。因思本店曾向某保险公司保有火险银八千两，如遇火灾，得此项保险银两，尚可别谋生计。无如火神不肯降临，亦属无法。若自己纵火图赔，又虑露出痕迹，必



被拘押西牢，展转思维，迄无良策。

一日忽遇保险掇客某甲于途，与之拱手招呼，忽恍然有悟曰：“发财之机会在此矣。”因殷勤与谈，并坚邀至酒肆小酌。甲欣然从之，饮酒间互谈衷曲，彼此情谊颇殷。嗣是日日往还，有时即在店内作义雀之戏，人晚添肴沽酒，共谋一醉，如雀兴不衰，即夜以继日，或送留宿店中。久之，甲之同业各火险掇客，亦时有来者，毛一律欢迎。竭诚招待。不数月而毛之店内，几成为保险掇客之俱乐部矣。毛至是谓甲曰：“敝店近又有资本添人，积货益多。拟加保火险四千两。”甲一诺无辞。翌日以保险单来，于是毛店已保至一万二千金，其实除表面表演外，内容固空无所有也。既而时人冬令，天气久晴，各物枯燥，毛私心自念曰：“此殆发财之机会至矣。”乃邀甲及他行保险掇客到店义雀，八圈既毕，时近半夜，遣人至广东宵夜馆唤送边炉来。出预沽佳酿共酌之，主宾欢然，开怀畅饮。俄而毛已先醉，伏案而眠，诸人亦各醺然，就坑床及藤椅，各寻睡乡乐趣。至四更时，店内前进火起，毒焰飞腾，不可向迳，毛急推醒诸人。见火势已将穿屋顶，救火会钟声乱鸣，乃相与仓皇从后门逃出。帐簿一切，均未及携。至天明火息，全店已付劫灰。翌日持保险单至公司，请领赔款，公司经理，因毛店自行起火，颇致怀疑。由甲及各行掇客侃侃证明，始得万二千元，照数领去，毛于是另营别业。时运忽来，迭获大利，不数年竟成富翁。后毛之伙友微酒泄于人，谓毛于火起之前半夜，已布置妥帖，诸客人睡后，即邀祝融惠临，迨好梦惊回，火已大炽，彼此急急同遁，岂复有所怀疑？而不知毛之处心积虑，以行此骗局者。因只求甲之一作证人，俾巨款安然到手，而不致有他患也，其用计亦可谓巧哉。



骗盘费

某甲南京人，骗子中老亚轮手也。因事至上海，正苦囊中无货，忽遇其同乡某乙于大马路。乙向在某杂货店司帐，与甲素相识。问甲何以来此？甲曰：“正为君家事而来，但路上不便谈话奈何。”乙乃邀甲至店，甲附耳低言曰：“君出门年余，近日尊夫人在府，忽然有孕。令堂太太以体面有关，甚为踌躇。知我有上海之行，嘱转言请君回去一次，以掩外人耳目。”乙不待言毕，陡觉怒不可遏。甲极意慰藉之，既而曰：“吾明日尚须往苏垣一行，所携盘费恐不足，拟向君暂假洋银数十元可乎？”乙时已气忿莫可名状，钱财非所计及，遂取洋银六十元付之。连夜束装，乘沪宁火车而回。比至家不人，候至夜深，徘徊门外，冀得奸夫而甘心。诘候三夜无所护。有人告知其母，谓：“汝子已回多日。”母初不信，其人言曾亲见其子。母姑于黄昏时开门视之，见徘徊门外者，果其子也。乃曳之人，诘其因何回家，且何以到家又不遽入？乙以甲之所言告其母，且露怨忿意，谓母管束不严，致有此丑事，令几何面目见人。母大骇，谓从无是事，亦从未遇甲，安有寄述口信之事乎？至是始知为甲所骗，六十元已无可追偿。气极，惟有干笑而已。

织布机器

十余年前，粤人伍某，设一机器公司于上海美租界某里。洋房



高大，气象崇闳，到处遍发传单，谓其机系自出心裁所制，每日能织布若干匹。每匹除成本外，赢利若干，约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洋银七八角，多者或可盈一元，其布行销各处，必受欢迎；万一销路呆滞，由公司代为行销云云。有人赴公司询问机价，谓每具需一百数十元。或嫌其太贵，公司中人谓以工价计之，每月至少可得二十余元，不过半年余，已足敷购机之费，此后所获之利无穷，统计总属合算。人以其言近理，购者甚为踊跃，贫家无力者，纠合数人，合购一具。风声所布。各埠皆闻风而来。不及一年，公司中购出之机，已逾千架，因价值虽贵，而织成之布，可以代销，故人皆乐从之也。既而公司忽发布告，谓本公司机已售罄。续制尚需时日，故目下暂停交易等语。未购者见之，以为失此机会，未免可惜，而孰知已购机之家，布匹织成，失此包销机关，即属束手无策。不一月积布甚多，成本难以周转，抵得停机不织。其中早购者，利权已经收转，尚不甚受亏。购办较后者，虚掷金钱，徒多一不适用之机器。

有精于机械学者。谓此项布机，仅值价数十元。计算公司售机一架，可获洋银百元，售去千余架，竟可获洋银十万元左右。虽除去各项费用开销，所得必有七八万元，而得利既丰，宣布暂行停止。亦甚堂皇正大，并无诈骗之痕迹，是足见公司。动计之工，手段之敏矣。

假洋钱

沈某执业于上海北市某钱庄，为人颇诚笃。生子某甲，自幼与匪人伍。性极刁顽，沈怒其无赖。逐之于外，任其飘荡，甲身无钱财，不能为衣食计。忽思得一策。向竹器铺窃取短竹数节，长各四



五寸，以沙砾实其中，以包皮纸极厚，形如银洋数卷，再裹以巾，携至马路热闹处，佯作钱店学徒。坐地而哭。适来一骗子，询其哭泣之由。甲答以在钱店习业，奉店主之命，送洋银数百元至某处，年轻力弱，携此重物，踽踽长途，始则尚能担负；今已为时甚久，力不能胜，受此苦楚。不禁悲从中来，是以哭耳。骗子闻之，欣然曰：“余亦欲往某处，与尔同路。暂代尔担此重物何如。”甲曰：“能如此感甚，但与汝素不相识，恐被行骗，故必须曳汝衣同行，否则不敢承命。”骗子允之，授以褂袖，并肩而行。时天气正寒，骗子衣皮褂，潜于途中自解其钮。行至某街，地稍僻静，适旁有一弄。骗子急卸其衣，向弄内狂奔。甲乘势仆地，故作哭声，大呼巡捕援助。骗子仓皇奔逃。距离稍远。始得喘息。潜启包视之。大失所望，不觉哑然失笑，谓：“我一世骗人，今竟为小儿所弄，奇哉！”急奔原处，甲已杳如黄鹤，毫无踪影矣。

主母赚仆

金陵张某，娶妻严氏，在都市开设杂货肆。即于后胡同作寓，其宅三上四厢，垣外客房三楹，家内惟少妻幼子。雇一年轻嫠妇，作伴而已。肆内一伙，年逾五旬，严作餐，其夫传食。伙悯主人之劳也，曰：“何不觅一仆任其事乎？”张某首肯，其伙每早起，洒扫肆外，似已有人代为扫除洁净，留心察之，则一少年所为也。伙叩其意，少年曰：“我南人落魄于此，日为人效奔走以糊口，夜寄庑下。君虽不知。我心不安，略效微劳，何足齿也。”伙悦其勤敏，荐与主人试用。其人不惜辛勤，不辞劳瘁，凡所作为，能先得主人意。内外皆怜之，但为仆半载，已暗与嫠妇通。



一日，张以置货赴通州，嘱其仆住客房，守门户。惟严氏带十二岁子，与嫖妇同室。漏三下，子已沉睡，二妇尚作女工。忽有叩房门者，嫖妇拔关，仆操刀入室，突拥严氏曰：“汝必与我为欢，否则杀之。”严氏急呼嫖妇护救。嫖笑曰：“一家人，无伤也。主人不在，始试尝之。”严氏知其同谋，料难力敌，转嗅作喜，谓仆曰：“汝果有情耶？此室有孺子在，恐被目见，事必泄漏，不能永欢矣。汝先入西厢。俟我何如？”皆笑曰：“真精细人也。”嫖先抱其嫖枕而去，仆料其孤力难拒，亦携刀随往。严氏乃去大衣，紧束其身，潜入西厢。仆起拥抱曰：“果来耶，且解我渴。”严氏笑却之曰：“我知汝精细，今何粗莽乃尔？我向不愿清醒相对，是以男子在家时，合有药酒，临时饮之，能坚战，男女交畅，不亦可乎？”嫖曰：“我亦知之，未得尝试，仰慕已久。”严氏曰：“今我三人同心，可尝试之。”乃指藏酒所在，嫖取一樽至，并携果食，共倾饮之，香美异常。严氏力劝二人尽量，且媚灌其仆，任其调戏抚摩，若甚甘心者。仆乃大醉，自脱上下衣，仰卧区上。呢呢语曰：“速来，勿再延。”严氏遣嫖睡去曰：“事毕易汝，何如？”嫖妇含笑去。严闭门，索其刀，犹在身畔，乃举刀力砍。已砍其腹，仆跃起，复劈其脑，仰跌区上，手掷足扬而毙。嫖闻声披衣，叩门笑曰：“汝等如是猛战，邻舍闻之，不泄漏机关耶？”呼仆开门，“我欲作壁上观也。”严乃反臂隐刀身后，潜拔其关，嫖扑入。瞥见区上血，正欲声喊，严从脑后力劈之。颠扑区上而毙，乃解弃血衣，携灯出，反锁其门，回房与子同卧，次早倩邻妇呼其伙来，告之曰：“昨夜仆与嫖同逃，幸未窃物去。汝速遣人促主人归，商其事，合报官否？”伙雇人促张回，询其事，严含糊答之。夜深人静，方以杀奸事告之，张愕然。严曰：“君必首之，有罪妾任。若潜隐其事，日久必破，君亦不得辞其咎矣。”张以为然，遂首诸司坊官，来验。讯严氏，侃侃直陈，奏交刑部大司寇鞫之。严氏理直气壮，坚执不挠，乃释严夫妇而瘞二尸。



巧 骗

石埭苏某，性浮诞，读书不成，质产得数百金赴都谋充供事，冀得一小官。初至，寓东长安门。有戚陈姓南归，因行李累重，以衣裘十余箱寄苏，苏欲夸耀同人。私启箱，日衣华服，往来酒楼舞榭中，人不知为贫士也。客有谈广东陶太太者，夫某省同知，入都候选，病卒。陶拥厚资，欲赘婿如前夫官，而资相等者。苏利其财，谓客曰：“似我何如？”因诡称由部郎改捐同知，欲就试，故未投供，且言丧偶，并许重赂。客贪其利，向陶关说，陶必欲面相其人。苏乃盛服素珠，冠水晶顶而往，至则闹閤洞达，巍然甲第也。坐顷，群婢拥陶出，立琉璃屏内，侧身俯首，高髻云鬓仿佛艳绝。苏狂喜，议定财礼千金，赘其家，不足，益以陈物。北俗：合卺之夕，新人拜堂，即揭红巾，对坐饮同心杯，啖子孙饽饽，然后上床。是日苏至，一婢耳语曰：“娘齿痛，不能奉陪。”苏会意。少顷，解履登床，备极欢洽。天明，新人起梳洗，则六十余齿落头重之老妇也。然喜登资固厚，可满所欲。忽有男妇幼孩二十余，新衣人拜。则皆伊子妇及孙会行，细验其家。一无所有，上下食指四十余人，均仰给于苏，共宅亦暂赁者。悲甚，控之刑部，妇挺身对质。口如悬河，部不能诘，断归苏。苏无奈，乘夜剃发逃去，妇寻至其家，且控于邑，因苏未归，快快去。



假鬼骗官

徐有功尝勘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微闻泣声，渐近窗户，命小婢出视，斂然而仆，公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顙曰：“杀我者某县官，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辩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末，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鬼从何去？”曰：“俨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越墙处寻视，虽屋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沉思恍然，仍从原讞。

男 妾

靳某官工部主事，用五百金购一妾容色靓丽，年甫破瓜，裙下钩莲，瘦削如指，意甚欣愜。诸同年醺饮相贺。抵暮时，女忽出立门外，举首翘望，如有所伺。为阍人所阻。唤婢媪掖之人。以为小家女。不娴闺阁范也。客散后。靳乘醉入房。促之登床，女抵死相拒，觉其有异，集众执持之。探其下体，乃男子也。立唤媒媪至，俱云事出意外，实所不防。其家在广仁门外，明当向之理论。明早偕人往寻，则乘夜逸去矣。靳诉之巡城察院，传讯时，观者如堵，询



其父母原籍，供称并非其子。于十岁时在梁家园，育婴堂中抱得者，本名李四娃子。移送刑部，所供无异，遂将煤赐薄责而释之，但既非真女，不能官卖，又不便仍令领回。正在踌躇间，有人具呈言其外甥于八岁时，被匪徒揭去，即此子也。具结请领，刑部允之，其人挈之。赴天津，教以歌舞，登场演剧，倾动一时。获资无算，当其具领时，刑部明知假托，因无从位置，借此发放，以便结案。

讼棍骗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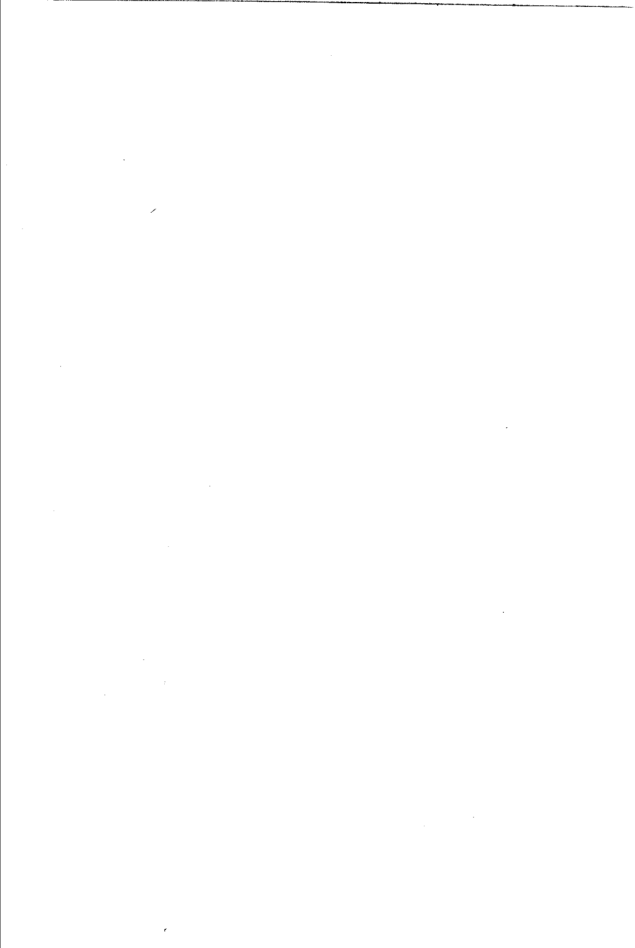
粤中讼棍，每独霸一方。一方之有讼者，皆造之，若专利然，他人不能业其业也。苟有来者，必设法以驱之，其驱之之法，必令作一极难事。能达，则以所业与共之；否则号于众曰：“彼固某事且不能为者，胡足恃！”则来者不足以自存，必去矣。

某甲以善词讼雄于省垣，有年矣。一日，某乙来，亦以精词讼自豪，将为他人作刀笔。甲闻之，与之约曰：“制军之冠，吾能致之，子能为我返之而得其收据乎？”曰：“能。”甲使人伪为中丞之戈什哈，持中丞刺，至督署。请见制军，呈刺而白曰：“适有货珠宝者，以猫儿眼来求售。中丞一谓必如大人之帽准者乃佳，故使某来借去一较，即当归赵也。”制军诺，并帽笼与之，其人得帽归。甲谓乙曰：“三日后，若送还之，必得收据而后可。”乙诺而去，制军以借帽者，久不归，使人索于中丞。中丞大骇曰：“无是事也。”制军大怒，立传首县，限即日破获。两邑令奉命惶遽，传地甲，比差役，四出索帽。合城骚然，百姓哗传曰：“骗子胆似斗大，竟骗及制军矣！”至三日，乙造甲，悄然以帽去。至城外，易葛布箭袍，冠级碎磬石顶，负帽笼，赁马，策之而驰。汗遍体乃入城，疾驰督署下马迳人，喘息而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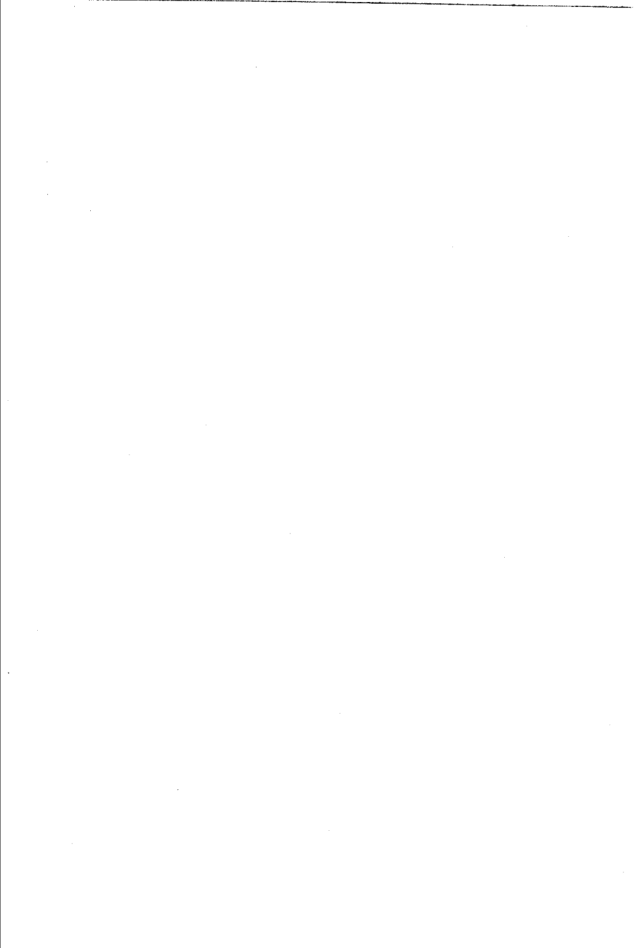


曰：“帽至矣。”巡捕家人，围而询之曰：“必见制军而后可白。”众导之人见，乙屈一膝，半跪启曰：“某城北某营哨弁也。统带某，知大人失冠，通飭密查。今日于某泛获之，敬以呈验。”制军启视，果己冠也。乙复启曰：“赃冠贼尚羁泛地，请示当解送人城否？”曰：“速将来，交首县，吾将观视其为何许人？而竟敢诈及我也。”乙：“诺。”又请曰：“乞赐数行字，俾弁可销差。”制军出名刺，署押与之，乙持以示甲曰：“收据至矣。”





杜 骗 新 书



第一类 脱剥骗

假马脱缎

江西有陈姓，庆名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时有一匹银合好马，价约值四十金。忽有一棍，擎好伞，穿色衣，翩然而来，伫立瞻顾，不忍舍去，遂问曰：“此马价卖几许？”庆曰：“四十两。”棍曰：“我买，但要归家作契兑银。”庆问：“何住户棍曰：“居洪武门。”棍遂骑银合马往，庆亦骑马随后。行至半途，棍见一缎铺，即下马，放伞于酒坊边，嘱庆曰：“代看住，等我买缎几匹，少顷与你同归。”庆忖：“此人想是富翁，马谅买得成矣。”棍入缎铺，故意与之争价，待缎客以不识价责之，遂佯曰：“我把与一相知者看，即来还价何如？”缎客曰：“有此好物，凭伊与人看，但不可远去。”棍曰：“我有马与伙在，更何虑乎。”将缎拿过手，出门便逃去。缎客见马与伙尚在，心中安然。庆待至午，杳不见来，意必棍徒也，遂舍其伞，骑银合，又牵一马回店。缎客忙奔前，扯住庆曰：“你伙拿吾缎去，你将焉往。”庆曰：“何人是我伙？”缎客曰：“适间与你同骑马来者。你何佯推，定要问你取。”庆曰：“那人不知何方鬼，只是问我买马，令我同到他家接银，故与之同来矣。他说在你店买缎，少顷与我同



去，我待久不见来，故骑自马回店。你何得妄缠我乎？”缎客曰：“若不是你伙，何叫你看伞与马？我因见你与马在，始以缎与他。你何通同圈套，脱人缎去？”

二人争辩不服，扭在应天府理论。缎客以前情直告。庆诉曰：“庆籍江西，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何尝做棍。竟遇一人，问我买马，必要到他家还银，是以同行。彼中途下马，在他店拿缎逃去，我亦不知，怎说我是根之伙？”府尹曰：“不必言，拘店家来问，即见明白。”其店家曰：“庆常贩马，安歇吾家，乃老实本分人也。”缎客曰：“既是老实人，缘何代那棍看伞与马？此我明白听见，况他应诺。”庆曰：“叫我看伞，多因为他买马故也，岂与之同伙。”府尹曰：“那人去，伞亦拿去否？”缎客曰：“未曾拿去。”府尹曰：“此真是棍了。欲脱你缎，故托买马，以陈庆为质，以他人之马，赚你之缎，是假道灭虢术也。此你自遭骗，何可罪庆。”各逐出免供。

吾观作棍亦多术矣。言买马非买马，实欲假马作讹，为脱缎之术，故先以色服其身，令人信其为真豪富。既而仁立相马，令人信其为真作家。迨入缎铺，谎言有马与伙，令人信其为真实言，至脱缎而走，以一伞贻庆，与缎客争讼，此皆以巧术愚弄人也，若非府尹明察，断其为假道灭虢，则行人得牛，不几邑人之灾乎。虽然，庆未至混迹于縲绁，缎客已被鬼迷于白昼矣。小人之计甚诡，君子之防宜密，庶棍术虽多，亦不能愚弄我也。

先寄银而后拐逃

通州有姓苏，名广者，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布银人手，回至半途，遇一人姓纪名胜，自称同府异县，乡语相同，亦在福



建卖布而归。胜乃雏家，途中认广为亲乡里，见广财本更多，乃以己银二十余两寄藏于广箱内，一路小心代劳，浑如同伴。后至日久，胜见利而生奸。一夜佯称泻病，连起开门，出去数次。不知广乃老客也，见其开门往返，疑彼有诈谋，且其来历不明，彼虽有银二十余两寄我箱内，今夜似有歹意。乘其出，即潜起来，将己银与胜银，并拾掇衣物，另藏别包袱，置在己身边，仍以旧衣被，包数片砖石，放在原箱内，佯作熟睡。胜察广父子都睡去，将广银箱夤夜挑走。广在床听胜动静，出门不归，曰：“此果棍也。非我，险遭此脱逃矣。”

次日广起，故惊讶胜窃他银本，将店主扭打，说他通同，将我银偷去。其子弗知父之谋，尤怒殴不已。父密谓曰此事我已如此如此，方止。早饭后，广曰：“我往县告，若捕得那棍，你来作证，不然定要问你取矣。”广知胜反中己术，径从小路遽归。

胜自幸窃得广银，茫茫然行至午，路将百里，开其箱内，乃砖石旧衣也，顿足大恨。复回原店，却被店主扭打一场，大骂曰：“这贼，你偷人银，致我被累。”将绳系颈，欲要送官。只得吐出真情，叩头恳免。时胜与广，已隔两日程途，追之不及，徒自悔恨而已。

按：纪胜非雏客，乃雏棍也。先将己银，托寄于广，令其不疑，后以诈泻开门，候其熟睡，即连彼银共窃而逃，彼之为计，亦甚巧矣。盖此乃欲取姑与，棍局中一甜术也。孰知广乃老客，见出其上，察其动静，已照其肝胆，故因机乘机，将计就计，胜已入厥算中，而不自知矣。夫胜欲利人之有，反自丧其家，雏家光棍，又不如老年江湖也。待后回店，被其扭打，捻颈，哀告以求免，是自贻伊戚，又谁咎也？天理昭昭，此足为鉴。



明骗贩猪

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常以挑贩为生。一日贩小猪四只往崇安、大安去卖，行至马安岭上，遇一棍问他买猪。宝意此山径僻岭无人往来，人家又远，何此人在路上买猪，疑之，因问其何往。棍曰：“即前马安口也。”宝曰：“既要买，我同你家去。”棍曰：“我要往县，你拿出与我看，若合吾意，议定价方好回家秤银，不然恐阻程途矣。”此棍言之近理，宝即然之，遂拿一猪与看。棍接过手，拿住猪尾，放地上细看，乃故放手致猪逃走，佯作惊恐状，曰：“差矣，差矣！”即忙赶捉。不知赶之正驱之也。宝见猪远走，猛心奔前追捉，岂知已堕其术也。棍见宝赶猪，约离笼二三百步，即旋于笼内，拿一猪在手，又踢倒二笼，猪俱逃出。大声曰：“多谢你，慢慢寻。”宝欲赶棍，三猪出笼逃走，恐因此而失彼，况棍走远难追，但咒骂一场。幸得三猪成聚，收拾人笼抱恨而去。

吾观棍之脱猪也，一邂逅相逢之顷，贼念即生，乃以谎言相哄，致宝深信，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者也。乃始也放猪、佯逐、以误其远赶之于前，继也擒猪踢笼，以制其不赶之于后，使人明堕其术而不自知。仓猝装套，抑口满也。商者鉴此，勿谓暗机隐械宜为慎防，即明圈显套，尤当加谨。



遇里长及脱茶壶

赵通，延平府南平县人也。家世积善，钱粮颇多，差当七图一甲里役。其甲首林钱一者，机智过人，不务生理，第饮赌宿娼。后来家业萧条，无处栖身，只得逃外。通亦不知其向往。

一日，通与仆往杭贸易，经过浦城，憩息于亭，适见钱一，通途骂之曰：“这奴才，你逃外数年，户了不纳，粮差累赔，是何理也？今你见我，你何以说？”钱一被骂不甘，心生一计，向前赔笑曰：“我每欲回，送条编与里长，奈我家中欠人财物甚多，难以抵偿，故不敢回矣。今幸遇里长，如天降下，敢再推辞。况这几年，赖里长福庇，开店西关马头，家中稍裕，新娶邑人徐某之妾为妻，被人欺奸。我乃孤身一人，出外独居，无奈伊何。今幸遇里长，则有主矣。里长往杭州，亦经门处过，即到我家暂歇。自当算还编银，又烦代我作主。”通听其言，私心喜曰：“今日得此，可作往杭盘费，诚可谓出门招财也。”遂与同行。至一店所，钱曰：“里长今朝起早，又路行半日，肚又饥矣，上店沽酒湿口，何如？”应曰：“可。”遂入店，叫店主暖酒，切豆腐与通食，便问店主曰：“这里有好红酒猪肉否？”店主曰：“市前游店，肉酒俱有。”钱一曰：“可借壶秤一用。”店主拿壶秤出，钱接入手，直望游店，转弯抹角，潜躲而去。

通与仆吃酒一壶将尽，乃对仆曰：“钱一去许久不来，莫非与人争斗，不然，此时当来矣。汝往看之。”仆即往酒肉店去问，说并无钱一，待欲寻他，又不知他去向，只得秤银还酒，店主收银，索取壶秤。通怒曰：“酒是我吃，我还你犹可，壶秤是你自交钱一，何干我事。”店主曰：“人同你来，你在我店饮酒，故把壶秤借他。不然，我



晓得甚么钱一。”言来言去，两下口角大闹。众人来劝，问其来历，始知甲首骗里长人店，更脱店主壶秤。众人大笑，即是他自错，赔他也罢。不得已代赔，呕气抱忿而去。

按：林钱一始说家颇充裕，妻被棍奸，欲投里长作主，致人不疑。继也人店借壶秤，沾酒肉，以叙闲阔之情，使人不备，玩通于股掌之中，术亦巧矣。然钱一狡猾有素，通亦知之，乃一卒遇之，遂信其言，而入店饮酒，更欲沾红买肉，皆非款待之真情，在通当烛其伪而止之，曰店中不便，有酒有肉到家食之未晚也，则钱一奸无所施，将道旁脱走不暇，何至赔壶秤而受呕气也。故钱一狡也，而通亦欠检点焉。嘻！

乘闹明窃店中布

吴胜理乃徽州府体宁县人，在苏州府开铺，收买各样色布。揭行生意最大，四方买者极多，每日有几拾两银交易。外开铺面，里藏各货。一日，有几伙客人凑集买布，皆在内堂作账兑银。一棍乘其丛杂，亦在铺叫买布。胜理出与施礼，待茶毕，安顿外铺少坐。胜理复入内与前客兑银。其棍见其铺无守者，故近门边诈拱揖相辞状，遂近铺边拿布一捆，拖在肩上，缓步行去。虽对铺者亦不觉其盗。

后内堂堂商交易毕，胜理送客出外，忽不见铺上布，问对门店人曰：“我铺里一捆布，是何人拿去？”对门店人曰：“你适间后来那客人与你拱手作辞，方拖布去。众皆见之，你何佯失布？”胜理曰：“因内忙，故安他在外铺坐，候前客事毕，然后与他作账，何曾卖布与他。”邻人讶曰：“狡哉！此棍。彼佯拱手相辞，令我辈不敢说他



是贼。缓步而行，明白脱去矣，将奈何？”胜理只得懊恨一场而罢。

按：根之窃斯布也，初须乘其丛杂，人其店中，尚未定其骗局之所出也。至胜理待其茶，而安之外铺少坐，左顾右盼，而奸谋遂决矣。故拱揖而辞，而明脱其布，如荆州之暗袭，不甚费力，真可谓高手矣。在胜理店积货物，宜不离看守，方可保无虞。关防不密，安知无棍徒混人行奸乎。待布既失，而后扼腕，何益哉！大凡坐铺者当知此而谨慎之可也。

诈称偷鹅脱青布

有一大铺，布匹极多，交易丛杂，只自己一人看店。其店之对门人，养一圈鹅，鸣声嘈杂，开铺者恶其聒耳，尝曰：“此恶物何无盗之者？与我耳头得沉静些。”忽棍闻之。一日乘其店中闲寂，遂入店拱手，以手按柜头一捆青布，轻轻言曰：“不敢相瞒，我实是一小偷，爱得对门店下一只鹅吃，只大街面难下手。我有一小术，只要一个人赞成。”店主曰：“如何赞成？”小偷曰：“我在这边问曰，可拿去否，汝在内高声应曰可。又再问曰，我真拿去，汝再应曰，说定了，任从拿去。我便去拿，方掩得路人耳目。托你赞成，后日你家不须闭门，亦无贼人矣。但你须在内去，莫得窃机，视则法不灵。你直听鹅声息，我事方毕，你可出来。”店主然之。小偷高声问曰：“我拿去否？”内高声应曰：“凭你拿去。”又再高声问曰：“我真拿去。”内又高声应曰：“说定了，任你拿去。”两旁店人皆闻其问答之语，小偷遂负其柜上整捆青布而去。人以为借去也。

其店主在内，听得鹅声鸣叫，不敢出来，其盗布者匆匆行之久矣。何之多时，鹅声不绝，其店主恐店内久无人守，只得外出，看鹅



尚在，自己柜头反失一捆青布，顾问两旁店曰：“适才谁上我店，拿我一捆布去？”左右店皆答曰：“是那个问你买的。你再三应声，叫他只管拿去。今拿去已久矣。”店主抚心自悔曰：“我明被此人骗了，只是自己皆死说不得也。”事久，众邻觉之，始笑此人之痴而深服此棍贼之高手矣。

按：君子仁人爱物，而仁之先施者莫如邻，物之爱者，即鹅亦居其一。何对邻人养鹅，恶在嘈杂之声，必欲盗之者以杀之，爱物之谓何哉？利失对邻之鹅而赞成棍贼以盗之，仁心安在？是以致使棍闻其言，乘机而行窃，反赞成其偷，亦是鼠辈也。欲去人之鹅，而反自失其布，是自贻祸也，将谁怨哉！若能仁以处邻，而量足以容物，何至有此失也。

借他人屋以脱布

聂道应别号西湖，邵武六都人，家原富厚，住屋宏深，后因讼耗家，以裁缝为业。忽一日往人家裁衣，有一光棍见客人卖布，道应出外，故领到应家前栋坐定。竟入内堂，私问应其妻云：“汝丈夫在家否？”其妻曰：“往前村裁衣。”棍曰：“我要造数件衣服，今日归否？”对曰：“要明日归。”棍曰：“我有同伴在你前栋坐，口渴求茶一杯吃。”应妻即讨茶二杯，放于厅凳上，棍将茶捧与布客饮。饮罢，接杯人，方出拣布四匹，还银壹两，只银不成色。客曰：“此价要换好银。”棍曰：“我儿子为人裁衣，待明日归换与你。”言未毕，棍预套一人来问针工在家否。根应曰：“要明日归。”其人即去。布客曰：“你收起布，明日换之与我。”客既出，少顷棍亦拖布逃出。

次早，布客到应家问曰：“针工归否？”应委曰：“午后回。”布客



次早又问针工归否，应妻又曰：“今午回。”布客午后又来问，应妻曰：“未归。”布客怒曰：“你公公前日拿布四匹，说要针工归来还银，何再三推托。你公公何去？”应妻道：“这客人好胡说，我家那有公公，谁人拿你布？”二人角口大闹。邻人辩曰：“他何曾有公公？况其丈夫又不在家，你布不知何人拿去，安可妄取。”

布客无奈，状投署印同知钟爷。状准，即拘四邻来审。众云应不在家，况父已死，其布不知甚人脱去。钟爷曰：“布在他家脱去，那日何人到他家下？”着邻约为之穷究，必有着落矣。邻约不能究，乃劝西湖曰：“令正不合被棍脱茶，致误客人以布付棍，当认一半。布客不合轻易以布付人，亦当自认一半。”二家诺然，依此回报。钟爷以邻约处得明白，俱备免供。

按：布人人家卖，又饮人家之茶，购买主似有着落矣，谁不肯以布与之？记料此棍借其屋，赚其茶，以为脱布之媒，又还其银，止争银色而许换，谁知防之。今后交易惟两相交付，彼虽许换银，布只抱去，明日重来，则无受脱之事矣。

诈匠修换钱桌厨

建宁府，凡换钱者皆以一椅一桌厨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午则归家食饭，晚则收起钱，以桌厨寄附近人家，明日复然。有一人桌厨内约积有钱五六千，其桌破坏一角。傍有一棍，看此破桌厨内多钱，心生一计，待此人起身食午，即装做一木匠，以手巾缚腰，插一利斧于傍，手拿六尺，将此桌厨横量直量一次，高声自说自应曰：“这样破东西，当做一新的来换，反叫我修补，怎么修得，真是吝啬的人。”自说了一场。一手拿六尺，将桌厨钱轻轻侧倾作一边，



将桌厨负在无人处，以斧砍开，取钱而逃。时旁人都道是换钱的叫木匠拿去修，那料大众人群中，有棍敢脱此也。

及午后，换钱者到洞旁人曰：“我桌厨那里去？”众合答曰：“你叫木匠拿去修，匠还说你吝啬，何不再做新的，乃修此破物。彼已负去修矣。”换钱者曰：“我并未叫匠来，此是光棍脱去。”急沿途而访问，见空僻处桌厨剖破，钱无一文，怅恨而归。

按：此棍装匠而来，大举大动，大志大言，人那知他是脱。只匠人修旧物，须在作场内，何须带斧带六尺而来，装为匠，便非匠矣。但他人物件，他人为修，何人替他盘洁？此棍所以得行其诈也。然因此以推其余，凡来历不明，而装情甚肖者，倍宜加察也。



第二类 丢包骗

路途丢包行脱换

江贤，江西临川县人，钱本稀少，每年至七月割早谷之后，往福建崇安地方，以销鞋为生。积至年冬，约有银十余两，收拾回家。中途偶见一包，贤捡入手，约有银二三两，不胜喜悦。从前一人曰：“见者有分，不许独得。可藏在你箱中，待僻静处，拿出来分。你捡者得二分，我见者得一分。”贤意亦肯，况银纳置彼箱，心中坦然无疑。行未数十步，忽一人忙赶到来，啼哭哀告，曰：“我失银三两，作一包，是揭借纳官的。你客官若拾得者，愿体天心还我，阴功万代。”前见者故作怜悯之容曰：“是此绸鞋财主拾得，要与我均分。既是你贫苦人的，我情愿不分。你可出些收赎与他，叫他把还你。”贤被此人证出，只得開箱，叫失银者将原银包自己取去。但得其二钱收赎，亦自以为幸。不知自己银已被棍将伪包换去矣。

至晚到乌石地方，取出收赎银还酒，将剩者欲并人大包，打开只见铜铁，其银一毫也无，只得大哭而罢。

按：贤所赚银泌早被棍覷见，故先伪设银包套合。一棍在贤之先于荒僻处，俟贤来，投银包于地，彼必捡之，乃出而欲与之分，令



藏彼箱则与彼银共一处矣。其后棍装情哀取,贤自应开箱还之。何自开箱,使棍手亲取其原包,则棍得以伪包换贤之银,贤岂知防其脱换哉。故捡银之时,即以其捡者前棍均分,勿入箱中,则彼穷于计矣。然二棍亦必于僻处再抢之矣。故客路不在贪得人之有,而在密藏己之有也,斯无所失矣。



第三类 技银骗

成锭假银换真银

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在沿山搭船。陡遇一棍，名江廷兰，诈称兴化府人，乡语略同。因与孙同船数日甚欢，习知其及朴实之人，可骗也，因言他□□芜湖起岸买货舟中，说他尚未倾银，有银一锭细丝十二两重，若有便银打换为妙，意在就孙换之。孙因请看。汪欣然取出真银。孙接过手曰：“果是金花细丝。”汪欲显真银，因转在孙手接出，遍与舟中客人看，问好否。都道是细丝。遂因舟上有笔砚在此，汪微微冷笑，将此银写十二两足，在风窠底。孙心中道此人轻薄，有银何必如何翻弄，因潜对汪曰：“出来人谨慎些。”汪曰：“无妨。”孙因问要换折多少。汪曰：“弟只零买杂货，凭兄银色估计便是。”孙因取出小曹八九钱重的，只九一、二成色。汪看喜曰：“此银九四、五倾来么，俱一样如此，即好矣。”盖汪重估孙银本，使孙乐换。孙取天平两对，估折明白。汪即箱中取出白绵纸，与孙面包作两包。汪因佯起，转身一回，故意误收原银入袖，曰：“此包是我的了。”孙曰：“不是，这包是你的。”汪即替出那假曹，亦绵纸包与真银一样，交与



孙收。孙接过手，亦微开包紧，见银字无异，概不深省，即锁封笥篋中。汪须臾起岸分别。孙一向到南京，取出前银，乃是锡曹，懊恨无及，始知被他替包骗去矣。

按：孙滔，朴实人也，其看银时但称被轻薄，不知此人轻薄处，正要如此，人方不疑，后方好用假。不然待打换之后，或有人从傍取视，岂不败机。故坐舟冷笑，为书银摹样，无非为眩视计耳，向后推复细认哉。说者曰：“假令包银时，孙即取真银人手，后令汪收银，则汪不究乎？”曰：“虽然彼棍者变计百端，即令真银人手，彼又别有脱法。但各守本分，各用己财，勿贪小可便宜，则不落圈套矣。”

遁士船中换转金

贲监生在南监，期满将归，欲换好金数十两，归遗妻妾，以将远敬。同乡邓监生阻之曰：“京城换金者，屡被棍以铜曹脱去，金非急用，何必在此为换。”贲曰：“京城方有好金。若有棍能脱我者，亦服他好手段。”数日内换金十余两，皆照金色交易，都是好金。后有一后生，以金锭十二两来换。资生取看，几有足色金，问其换数。后生曰：“某乡官命换的，要作五换。”贲递与邓看。而此金可有六换，若五换价公道矣。邓看曰：“果好，可将此金对明收起，勿过他手。”然后对银六十两还之，贲依言，先收入此金，然后还其银。后生不得辗转，只得领银归。见其父云，两监生如此关防，不能再脱出。父顿足曰：“一家生意在此，把本子送去了，何以为生。速去访此监生何时归。”回报已订定船，某日刻期登舟矣。体探已的。

至期，两监生到船坐定。老根装为一道士衣冠洁净，亦来搭船



舵工收之在船中。共谈处，道士言词雍容，或谈及京中官民事体，一一练熟。两监生及同船诸人亦乐与谈。两日后将近晚间，道士故提及辨珠玉宝贝之法，诸人闲谈一番。又说到辨金上去，道他更辨得真。贲监生因自夸彼在京换一锭足金色，换数又便宜。诸人中有求看估色数者，贲生夸耀，取出与诸人递观，皆夸羨好金，遍观已讫。时天色渐晚，复付还贲生。将收入箱际，道士亦曰：“愿借观。”接过一看，曰：“果好真金。”随手即付还讫。又道及别新话上去。贲监生收入金，晚饭已熟，各散而餐。次日道士以船钱还舵工，与诸人别而登岸去。

及贲监生归以金分赠妻妾。数日后叫匠人来打驯钢。先以小锭金打，匠皆称金好。贲夸曰：“更换有一锭十二两的。更好。”匠曰：“大锭金，京中光棍多以铜曹脱人。”贲曰：“取与你看，有何棍能脱我乎。”匠接入手笑曰：“正是铜曹也。”贲怪之，急取回看，曰：“果铜也。我与邓相公看，定是上好金，又同船诸人看皆是好金，何都被瞒过。”忽猛省曰：“噯！是也。最后是一道士看，付还时天色近晚，我未及再检视，即收藏箱中，是此时换去也。此道士何得一铜曹如此相似，又早已在手，如此换得容易。想京中换金后生，即老根之子。彼换时未能脱，故来搭船脱归也。”

按：老棍子脱贲生金也，人谓其棍真高手矣，吾曰：“不然。设若贲生韬藏不露，则老棍虽有诸葛神机，庄周妙智，安能得其金而窥之，何以脱为。故贲在贲生，矜夸炫耀，是自招其脱也。噫！”



第四类 诈哄骗

诈学道书报好梦

庚子年，福建乡科上府所中诸士，多系沈宗师取在首列者，人皆服沈宗师为人。十二月初间，诸举人都上京矣。

省城一棍，与本府一善书秀才谋，各诈为沈道一书，用小印图书，护封完密，分递于新春元家。每到一家，则云：“沈爷有书，专差小人来，口囑付说你家相公明年必有大捷。他得异梦，特今先来报知。但须谨密勿泄。更某某相公家与尊府相近，恐他知有专使来，谓老爷厚此薄彼，故亦附有问安书在，特搭带耳，非专为彼来也。”及到他家，所言亦复如是，谓专为此来，余者都搭带也。及开书看，则字画精楷，书词玄妙，皆称彼得祥梦，其兆应在某当得大魁。或借其名，或因其地取义，各做一梦语为由，以报他先兆之意。曾见写与举人熊绍祖之书云：“闽省多才，甲于天下，虽京浙不多让也。特阅贵经诸卷无如贤最者以深沉浑厚之养，发以雄俊爽锐之锋，来者大捷南宫，不卜而决矣。子月念二日夜将半，梦一飞熊，手擎红春花，行红日之中，上有金字大魁二字。看甚分明，醒而忆之。日者建阳也，熊者君姓也，春花者君治春秋经也，红亦彩色之象，大魁



金字，则明有吉兆矣。以君之才，叶我之梦，则际明时魁天下确有明微。若得大魁出于吾门，喜不能寐，专人驰报，幸谨之勿泄。”熊举人之家闻之大喜，赏使银三两，请益，复与二两。曰：“明年有大捷，再赏你十两。”及他所奉之书，大抵述吉梦都是此意，人赏之者，皆三五金以上。

至次年，都铎南翻而归。诸春元会时，各述沈道之书叙梦之事，各抚掌大笑曰：“真是好一场春梦也。此棍真出奇绝巧矣，以此骗人，人谁不乐与之。”算其所得，不止百金。以上聊述之，以助一笑。

按：此棍骗新举人，骗亦不痛。虽赏他几两银，亦博得家人肚中欢喜四个月。惜此棍不再来，若再为之，人亦乐赏之矣。此骗局中最妙者。

诈无常烧煤捕人

长源地方，人烟过千，亦一大市镇也。有一日者，推命人也，至其间推算甚精，断人死生寿夭，最是灵验，以故乡里之老幼男女，多以命与算。凡三年内，有该病者，该死者，各问其姓名，暗登记之，以为后验。昼往于市卜命，夜则归宿于僧寺。

有一游方道士至寺，形容半槁，黄瘦黧黑，警胝日者曰：“闻先生推命极验，敢求此地老幼有本年命运该死者，当有疾病者，悉以其姓名八字授我，我愿以游方经验药方几种奉换。”下者曰：“你不知命，要此何干？”道士曰：“我自有别用。”日者悉以推过之命，本年内有该病者该死者，尽录付之。

道士后乞食诸家，每逢痴愚样人，辄自称是生无常，奉阴司差，



同鬼使捕拿此方某人某人等，限此一季到。痴人代之播传，人多未信。又私将黄纸写一牌文，末写阴司二大字。中间计开依日者所授之老幼命该死者，写于上半行。又向本僧寺问本地富家男女及人家钟爱之子姓名，写于后上层。夜是放在社司前，将黄纸牌从下截无人名处焚化。其上半有人名处打灭存之。次日人来社司祈告，见香炉上有黄纸字半截未焚者取视之，都是乡人姓名，后有阴司字，大怪异之，持以传闻于乡。不一月间，此姓名内，果死两人，遂相传谓前瘦道士是生无常，此阴司黄纸牌，彼必知之，凡牌中有名者皆来问，无名者恐下载已焚处有，亦往问之。道士半吞半吐，认是己同鬼使焚的。由是畏死者问阴司牌可计免否。道士曰：“阴司与阳间衙门则同，有银用者计较免到，或必要再拿者，亦可挨延二三年，奈何不可用银也。”由是富家男女，多以银贿道士，兼以冥财金银，托其计较免到，亦赚得数十金去。其后牌中有名者多不死。反以为得道士计免之力也，岂不惑哉。

按：阴司拘人何须纸牌，即有牌票亦可必焚，即焚矣，何为故留残纸余字，以扬于众？比必无之理也。观瘦无常一节，则惑世诬民昭昭矣。人之信鬼幻者鉴此，可以提醒。

诈以帚柄耍轿夫

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减下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但先邀轿价人手，便五里一放，略有小坡，又放下不抬。大抵坐轿两分，步走一分。凡往来客旅，无不被其笼络者。或当考期，应试士子归家，轿价便增至二钱四分，至少者二钱。不先秤银不抬。若银揽到手，不抬上二



十里，便转雇上路夫去，把好价克减，只以一分一铺，转雇他人抬之。其下手抬者，仍旧五里一放，动曰：“我未得时价。”士子不得已，又重加之。但士人往来简少，都无与校。

有一提控，不时往来于路，屡被轿夫刁蹬。一日复要上县去，把两条纸题四句嘲诗，以方纸包之，再用敝帚柄两个，截齐，以绵纸封之，如两匹缎样。次日，自负上路，轿夫争来抬之。提控曰：“吾为一紧急事回家，身无现银。有能送我直到家者，议轿价二钱，又赏汝今晚明早酒饭。若要现银，及转雇，则不能也。”内有二轿夫愿抬。遂以两封缎缚于轿，叮咛曰：“善安顿之，勿损坏。”才升轿，又曰：“我到回窑街，要寄一急信与人，你等到那里慎勿忘也。”未半午后，已到回窑。提控曰：“你在此暂等，我去寄信便来。”其实抽身从小路归家。

一饭久不来。两轿夫曰：“他坐话不觉久，有此两匹绸缎在此，我与你奔回，何须等他。”二人疾行，近晚归家。一日各执一匹去，一曰倘有好歹须相添贴。两人扯开绵纸，只是两截敝帚柄，重重封裹。又各有一方包，疑是书信，开之见有纸题大字云：轿夫常骗人，今也被我骗。若非两帚柄，险失两匹缎。二人在家大骂曰：“光棍、精光棍。”邻家轿夫闻之，人问何故各骂光棍。二轿夫叙其缘由如此。邻轿夫大笑而出，将两帚柄半封半露挂于排栅边，以两纸诗贴于旁。见者诵其诗，又看其帚柄，无不大笑曰：“此提控甚善骗。只你二轿夫亦不合起歹心，早是敝帚柄故敢扬言骂人。若果是绸缎，你尚恐人知，那相公能寻汝取乎？此是你不是，何骂相公为。”

后三日，提控回，见此诗尚贴在排栅，故问居旁人曰：“前日人寄我两匹缎，被两轿夫抬走，你们亦闻得乎？”人知是此提控弄轿夫，曰：“你也勿寻缎，那轿夫亦不敢出索轿钱矣。”提控亦大笑而去。

按：提控骗轿坐者，非棍也，此两轿夫则棍耳。不然，何提控再



回询问而轿夫不敢出也？此谓借棍术还取棍徒，亦巧矣。然凡远出，若雇轿夫挑夫，须从店主同雇，彼知役夫根脚，斯无拐逃失落之虞矣。

巷门口诈买脱布

建城大街中，帝有一巷，路透后街，巷口一亭，旁列两凳，与人坐息，似人家门下一样。亭旁两边，俱土城，似人人家之门，路稍转则见前大路矣。

忽日有一棍在亭坐，见客负布而来，认非本城之人，心知其可哄，即叫曰：“买布。”客人人亭来，棍取其布，反复拣择，拿六匹在手，曰：“要买三匹，我拿六匹人内去拣。”即转人巷路，从后大街逃矣。布客在巷凳坐许久，时有一二行路者过此，心疑之。因随其后而入，转一曲墙路，见两旁并无人家，直前则出大路，方知是被棍脱出。只问街两旁人曰：“方才有一人拿布六匹而来，兄曾见否？”旁人曰：“此巷往来极多，那知甚人拿布。”布客道其哄买之由，旁人曰：“此是棍明骗去矣。”布客只得大骂懊恨而去。

按：卖物者，虽人人门下，亦必跟至其家，见其人居止实落，方可以物付与。不然，虽公共之门，里面人烟丛杂，亦未可轻易信也，商者可以鉴此。



第五类 伪交骗

哄饮嫖害其身名

石涓，湖广麻城人，富而多诈，负气好胜，与族兄石涧尝争买田宅致隙。涧子石孝，读书进学，人品俊秀，性敏能文，人多拟其可中。石涓尝怀妒忌，思吾生平发财，被涧兄所压，今其子又居士列，是虎而傅翼也，因思计暗伤涧孝父子。

不数年，涧故，石孝居忧，无人检束。涓思孝年少不羁，或可诱以酒色。因伪相结纳，考趋亦趋，考诺亦诺，终日游戏相微逐，数以曲蘖为欢。或时有美妓，涓邀孝饮其邸。或有好戏妇，涓每搬戏邀孝饮，又令戏妇曲意奉承，务挑其淫荡之心。孝堕其术中而不觉，玩日愒月，荒废诗书。及服闋补考，竟列劣等。孝因发奋，往寺读书，涓辄拉友挟妓，载酒至寺欢饮。孝见妓不觉有喜心，故态复萌。涓又劝孝娶美妾二人，朝夕纵淫。内荒于色，外湎于酒，手沾战痕不能楷书，道考被黜，家业凋零。石涓抚掌大笑曰：“吾生平之恨泄矣，计亦遂矣。”乃呼其子而训之曰：“涧兄在日，家富于我。因生孝不肖，酷好饮酒宿娼，不事诗书，致令丧却前程，身如丧家之狗。尔辈宜以为鉴，慎勿蹈其覆辙。”



未几，其子亦被人引诱赌嫖，所费不啻。涓因年老，无如之何，惟付之长叹而已。

按：石涓奸巧百端，匿怨友人，使孝淫溺酒色，名利俱丧。彼虽自谓得计，足以快其宿愿，殊不思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安能保他人不袭彼故智，而子孙不蹈其覆辙乎。垂戒二子，所繇殆与义方之训异矣。又何怪竖子之复然耶。然孝亦自愚也。使孝稍有心智，宜付父在之时，与彼有怨，今父已即世，得彼不念足矣，顾安望深交乃尔，此其中情叵测可知。由是以息情荒淫为戒，勤励不息自强，则石涓虽诈，安能中自立之士哉。

哄友犯奸谋其田

华和，山西人，心术狡险，阴悍暗毒，乡人无不被其害者。族弟毕松，有田一段，价值五十余金，与和田毗连。和屡谋不遂，因诈与交好，屡席相款，旦夕游戏，即同胞不啻焉。

同乡有林远者，性刚而暴。其妻罗氏貌美好淫，与夫反目。和乘隙挑之，遂通往来，情甚密，假意不令松知，实欲使之知之，故遮头露尾，为松觑破。松乃怪和曰：“枉自与你相知，有此美妇人，何不引我一宿，岂便夺你爱乎？”和逊谢曰：“此妇极有情，或引你去，必深相怜爱，恐你往来无节，事机不密，其夫若知，有误身家不便矣。”松只疑其专宠，乃私往挑之，罗氏遂允。后来情更绸缪，每候其夫出外，非和往则松往，甚且三人同床，情如一体。

将及月余，和密报其夫，曰：“松弟与我至知，今闻与令正有情，我屡谏不听。闻你欲捕之。若捕得，可轻打些，彼必叫我解交，我



谕他多送你些银，以绝他日后妄为，慎勿害他性命。”林远闻言，怒气填胸，次日即托言外出，须三日后方归。松专瞰其远去，向闻其出外，即往其家搂罗氏，人房调耍。林远从密处突出，打人房中。二人已解衣在床，远揪松于床下凶打。罗氏拚命拿佐夫手，远不能多打。松求放曰：“愿以银赎免。”远曰：“要何人来保认。”松曰：“叫我和兄来。”远正合意，即遣人呼和至。和曰：“不行正路，以至于此，须召你亲兄来。”松曰：“勿召我兄，只你代我出银与之，后日即还。”和曰：“我代议事，怎好出银。但今事急矣，我若不出银，此事无由解释，然必有实物相当方可。”松因写前毗连之田契卖之。和曰：“只可少作价，多则亦为林远所得。”遂止作价四十两。和归，取银三十两相付，远曰：“须六十两。”和曰：“奸情被获合输，妇价一半。纵令正美貌，可值六十金，此已一半矣。”远再三不肯。和曰：“彼田价田十两，我手中无现银，不如约一月后再在我手接十两。”远要约批。和曰：“若他人议事须加二抽头，我已该八两矣，今为你息事，何逼我约批乎。”遂无约批，放松同归。

数日后，松备本息四十四两赎前田，和不肯退。一月后，林远向和取约银。和曰：“指示你赚银三十两，二两谢我，岂为多乎。”远后对人说出和教捉奸之由，松方知为和所卖。然已堕其诡计，悔无及矣。

按：和欲谋松田洗引之奸，欲诱其奸，先与之友。且其奸也，非彼明引，而令其自入。其要之田也，俟其有急，而为之解纷，以徐收之，计亦巧矣。向非赖后约银，则林远必不言其所由，彼和之深情厚毒，畴能测之。故人而素行不端者，彼虽与我交密，亦须提防之者也。



垒算友财倾其家

金从宇、洪起予，俱是应天府人，相隔一千余店，皆开大京铺，各有资本千余金。但从宇狡猾奸险，起予温良朴实。时常贩买客货，累相会席，各有酒量，惟相劝酬。

从宇思曰：“人言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我观起予慈善好义，诚实无智，何彼铺卖买与我相并也？当以智术笼络之。”故伪相交密，时节以物相馈送，有庆贺礼，皆相请召。起予只以金为好意，皆薄来厚往以答之。从宇曰：“此人好酒，须以酒误之。”乃时时饮月福，打平和，邀庆纲，招饮殆无虚日，有芳晨佳景，邀与同游，夜月清凉，私谈竟夕。起予果中其奸，日在醉乡，不事买卖。从宇虽日伴起予游饮，彼有弟济宇在店，凡事皆能代理。起予一向闲游店中，虚无人守，有客来店寻之不在，多往济宇铺买。由是金铺日盛，洪铺日替。起予渐穷于用，从宇随取随与之。每一半九成，一半七八成银，又等头轻少，不索其借批，但云须明白记账也。不四五年间，陆续借上六百余两，乃使济宇往取之。起予别借二百两以还。后算过账，尚欠四百余两，逼其写田宅为当，方思还债取田。起予一皆从言，再过两年本息合四百五十余两矣。济宇力通全收。起予求从宇稍宽，从宇曰：“吾银本与舍弟相共，彼在家尝怨我不合把银借你，今我不理任你两下何如。”此时金宅有新立当契在手，起于推延不过，只得将产业尽数写契填还之。他债主知其落寞，都来逼取。千余金家不两三载，一旦营空，皆金从宇倾陷垒算之故也。

洪已破家之后从宇全不揪采，虽求分文相借。一毫不与矣。从宇又用此术再交杨店之子。有识者笑杨子曰：“汝是洪起予替



身，何不取鉴前车乎？”杨乃渐疏绝之。

按：以银借人，收其子利，未为垒算。特洪本富贾，从子诱其游饮，不事生理，致货本消折，而以银借之，其间以八当十，加三算息，亏短田价，稍蚕食之，从字之奸贪极矣。为富不仁，从字其何之辞。

激友讼奸以败家

马自鸣，浙江绍兴人，猖巧小人，柔媚多好。族弟马应磷，轻浮愚昧，家更富于自鸣。其父素与鸣父不睦，两相图而未发。自鸣见应磷愚呆，性又嗜酒，故时时与之会饮。亦连引请人，共打平和，惟此两人深相结纳。人多厌之，不与共饮。二人乃对斟对酌，此唱彼和，自号为莫逆交。应磷有事多取决于自鸣，鸣亦时献小计以效忠款。

应磷素与亲兄不睦，数扬其短，欲状告之。自鸣假意劝阻，实于当机处反言以激之，益深其怒。应磷遂先往告兄，经官断明拟应磷殴兄之罪。又投分上解释，此为破家之始。又屡屡唆其与人争讼，家日破败。

后自鸣往小户人家取债，见其妇貌美，归向应球前夸曰：“我今往某家取债，其媳妇生甚美貌，女流中西施也。我以目挑之，俯首而过。其屋只一植，数往来于前。我神魂飘荡，不能自禁。又以笑语挑之，此妇亦笑脸回答，似亦可图。只怕其夫姑有碍，未敢施为，至今挂恋在心，寤寐思服。”应磷曰：“此家是我甲首，又系佃户，图亦何难。我必先取之。”自鸣激之曰：“汝若能得，我输你一大东道。依我说勿去惹此愚夫，若捉住，彼粗拳真打死也。”应磷曰：“未闻佃客敢殴主人者。”



次日，即往其家收条编，一见其妇，即挑之。遣其婆出外，曰可外去觅菜来作午。婆方出，磷即强抱其妇人房。妇在从否之间，见隔壁一妇窥见，遂躲开，妇指之曰：“某姆在隔壁窥见你，勿为此。”磷那肯休，只以为推托也。相缠已久，婆在外归，妇只得叫妈妈：“曰主人如此野意。”婆作色叱磷。磷怒，先往县呈其拖欠条编，反凶殴里长。其佃人以强奸诉。官拘审，邻妇窥见，亲姑捉获，其妇又貌美倾城，满堂聚观，啧啧叹赏。因市作强奸，应拟死罪。后投分上，改作戏奸未就。而家业尽倾，田宅皆卖与自鸣，反黄磷曰：“我当初叫你勿为，你不听吾言，以至于此。”应磷曰：“你口虽叫我勿为，先已造轿，送我在轿中去矣，难回步也。今欲怪你，又怪不得。孟子谓非之无可举，刺之无可刺，正你这样人也。”磷田卖尽，自鸣绝不与往来。朝夕相借，磷惟干谒亲兄，言知亲者终是亲，彼酒肉朋友，真伪情也。

按：应磷被自鸣笼络，家财产业，尽鸣收之，反与之莫逆之交，何其恩也。苟有心智，人之处世，内而兄弟叔侄，外而朋友亲戚，皆不能无。与兄结讼，而求匿与友，是其所厚者薄，而薄者反厚也。何不观孙荣之间革孙华，而亦匿于友，使非杨氏贤德，后始有悔悟。而珍能以是而自新之，彼虽有百般巧计，安能中自新之士哉！



第六类 牙行骗

狡牙脱纸以女偿

施守训，福建大安人，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余篓，价值八百余两，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滨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谒施坐候半年。家中又发现五百余篓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账者，复候半年。知受其笼络，施乃怒骂殴之。滨无言可应，当凭乡亲刘光前，议谕滨立过借，批银八百两，劝施暂回。

次年复载纸到苏州。滨代现卖，只前账难还。施又坐待半年，见其女云英有貌，未曾许配，思此银难取，乃浼刘光前为媒，求其女为妾，抵还前账，滨悦许之。其女年方十五，执不肯从。滨与妻人劝曰：“古有缇索，愿没官为婢，以赎父罪。今父欠客人银八百两，以汝填还。况福建客家多矩富，若后日生子，分其家财，居此致富，享福非小。”女始允诺。

时施已六十余矣，成婚近四载，施后回家身故。未及周期服，滨将女重嫁南京溧水县梁恩赐为妾，重受聘礼一百两。守训子施钦知之，为本年亦装纸到苏州，往拜翁家，呼翁为外祖。翁不揪睬



他；请庶母出见，亦拒不出。众客伙皆怒而嗾曰：“你父以八百两聘礼，止成亲四载，未期服，又重嫁他人。今一出见何害？情甚可恶，汝何不鸣官。”钦乃告于巡街蔡御史。

时翁滨二得施为婿，复振家风，又发资金千余，见告，毫无惧意。两下各投分上，汗讼几二年。各司道皆纳分上，附会而判。后钦状告刑部，始获公断曰：“翁滨二以女抵偿八百两，几与绿珠同价矣。但守训自肯其财礼，勿论。今夫服未满，重嫁梁客，兜重财物，是以女为货，不顾律法，合责三十板，断身资银一百两，并守训为云英置衣首饰银五十两，共与施钦领之。”因此积讼连年，滨二之家财尽倾，仍流落于贫矣。

按：脱骗之害，首侠棍，次狡佞。侠棍设局暗脱，窃盗也，狡佞骗货明卖，强盗也，二者当与盗同科。凡牙佞之弊，客货人店，彼背作纲抵牾，又多窃取供家，每以后客货盖前客账，此穷牙常态也。施宁训在不早审牙家，致落此坑堑。只可小心逼取，或断以告，不当图其女为妾。夫以六旬上人，岁月几何，给妾异地，能无后患乎。貽子后论，所费不赀，虽终取胜，得不偿失矣。独恨翁滨二，负心歹汉，以一女而还银八百两，得已过份。又得婿扶以成家，后女虽再嫁，当以身资还施之男，永可无患矣。乃贪心不满，再致倾家，真可为欺心负义之鉴。

贪牙脱蜡还旧债

张霸，四川人，为人机关精密，身长力勇。一日买蜡百余担，往福建建宁府丘店发卖。此牙家贫彻骨，外张富态，欠前客货银极多。霸蜡到，即以光棍顶作鬼名来借蜡，约后还银。



数日后，霸往街游玩，其蜡遍在诸铺。及问其姓名，皆与账名不同。霸心疑必有弊，故回店讯问牙人曰：“你脱我蜡去还前账，可一一实报账来。若不实言，你乘我几拳不得。”丘牙哑口无应。霸抡拳擒打如鹰擒雀，如踢戏球。丘牙连忙求饶，曰：“公神人也。此蜡真还前客旧账，并家用去矣，何能问各店重取。”张霸曰：“你将还人的及各店买去的，都登上账，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我将账去告取，你硬作证，怕他各店不再还我。”丘牙依言，一一写成发货账。张霸即具状告府。

署印梅爷看状，掷地不准。霸心伤失本，两眼自然垂泪，再三哀告。梅爷乃准其状。先差皂隶往查各店蜡。霸以银贿公差，回报曰：“各店果有张霸印号蜡。”梅爷曰：“那有揭借客蜡，都不还银者。”即出牌拘审。各店在外商量曰：“我等买张客蜡，俱已还银，牙家收讫。又牙人自用蜡还我者，是他所合抽得牙钱，何得今更重告。吾与汝等敛银共用股一分上，先去讲明，然后对审。”敛银已毕，即将银一百两投梅爷乡亲。梅爷刚正之官，弗听，即拘来审。内有江店客人，乃惯讼者，先对理曰：“蜡乃丘牙明卖与我，公平交易涨霸安得重取。即未全交付，亦牙家刻落，与我辈何干。”丘牙曰：“蜡非卖他房小人先欠诸店旧账涨霸蜡到，他等诈言揭借，数日后即还银。及得蜡到手，即坐以抵前账，非小人敢兜客银也。”梅爷曰：“丘牙欠债，须问彼自取，安得坐客人货，以还彼债。你众等可将偿还张霸，免你等罪。”江店时有分上，再三辩论，说是明白交易，并无对债之事。梅爷触怒，将江店责十板。江又辩论不已，又被责二十板。后请人惊惧，皆称愿赔求饶，以江店监禁，诸人讨保，断蜡银限三日不完再重责。三日果追完。霸领银讫，深感梅爷恩泽，顶戴香炉，到于堂下，叩拜而去。

按：出外为商，以漂渺之身，涉寡亲之境，全仗经纪以为耳目。若遇经纪公正，则货物有主。一投狡佞，而抑货亏价必矣。是择经



纪乃经商一大关系也。可不慎哉！如其人言谈直率，此是公正之人。若初会晤间，上下估看，方露微言，则其心中狡猾可知。若价即言而不远，应对迟慢，心必怀欺。若屋宇精致，分外巧样，多是奢华务外之人，内必不能积聚。倘衣补垢腻，人鄙形猥肩耸，目光巾帽不称寒暑，此皆贫穷之辈。若巧异妆扮，服色变常，必非创置之人，其内必无财钞。若衣冠不华，惟服布衣，此乃老实本分，不可以断之曰贫。商而知此洞至如张霸被牙所脱也。况非刚正之梅爷肯听分上，几乎素乎归矣。故录之以示为商者，当货物发脱之初，细审经纪，对手发落，方可保无虞矣。



第七类 引赌骗

危言激人引再赌

张上升，官溪人，膏粱子弟也。父致万金，均分于士升兄弟，田园膏腴，坐享成业。一旦父卒，时初行万历钱，被棍徒引其赌博。波富豪雏子，惟见场中饮酒豪放可轻爽快意，不知财帛当惜。不数月间，输去银数百两，尚欣欣喜赌，未肯休也。

乡有陈荣一者，乃上升父在日所用作中保供呼唤者。人虽微贱，却有忠义之心，不忍士升之被棍诱引也，乃备一盛筵，单请士升一人。酒筵中慢慢缓谈，将其父在日始终生财缘由，爱惜钱米实事，一一从头细讲，且赞美其能，慨叹其苦。后又谈及民情世故，及钱米难得之状，穷民无钱之苦。因劝之曰：“令先尊发此巨富非易，你须念先人勤劳，保守基业，切不可去赌。前者虽赌去数百金，已往勿咎，但从今改过，依旧坐享福薄矣。”士升见荣一词情恳切，一时良心发动，曰：“吾依你言，从今誓不赌矣。”

次日棍徒引之，果不去赌。众方怪异，后知出于荣一所劝，无可奈何，商议曰：“谁能引其再赌者，众敛十金与之。”有柴昆者曰：“我能引之。”众将银十两封在。昆见上升在路亭闲坐，挨近其身，



先闲谈他事，后问曰：“闻汝今收手不赌乎？”士升曰：“然”。昆曰：“赌非好事，今能自知回头，真是豪杰。盛族富族子弟果有智识高人，我真羡慕。只外人都传是荣一老劝你而止，果是他劝否？”士升曰：“弟是得他劝。”柴昆教峻曰：“荣一小辈，奔走下贱之流，岂是你父兄，岂是你叔伯，何禁止得人。你名门子弟，聪明男子，何待贱人训诲，使路人传你听下贱人主使，皆暗中非笑，谓你无能为。依我所见，逐当暂出小赌，过了半月一月，自己收手，人便说你是自不爱赌，非关听下辈命令也，如此方是大丈夫所为，不羞了故家门风。”士升是无识雏子，闻此佞言，心下猜曰：“果是我今若便止，人道是荣一之功，须再去赌一月，然后自止，岂不挺豪杰哉。”随即入场复赌。柴昆暗领众银而去。士升赌了一月，野心复退。后荣一虽言，亦不见纳。终至于尽赌倾家，皆柴昆一激之也，其祸烈矣。

按：上升惑柴昆之誓说，拒荣一之忠言，徒以其人卑微，谓受其谏为耻。不知尧清问下民，舜下询莛莠，周公走迎乎下士，韩信乞策于左车，彼帝王将相，犹俯听微言。若是岂以人之贱钱而可废其言之善乎。惜士升黄口之子，目不知古今，故中谗言而不察也。噫！

装公子套妓脱赌

王获溪，万金之子，好赌无厌，多被赌朋合谋。尽倾其家后，收拾余资，只得三百两。乃带一仆，复往县中赌。众棍复合本迭来与赌。时获溪家已尽破，而赌亦学得甚高，虽未能胜众棍，亦不至为棍所胜。相持半月余，无好子弟到，无雏家可网，乃投府去，更无大赌场可快意者，遂往嫖李细卿家。



有二三赌伙寻至府，闻获溪已入妓家，众即划计曰：如此如此笼络之，可尽夺其金矣。次日，候获溪出外寻赌伙，即人对细卿曰：“获溪只好赌，不好嫖，彼无厚物与你，今依我如此如此，行先送你二十两人事，后赌得的，每一百两复许加二抽。”细卿许诺。

午设盛撰，方与获溪人席饮数杯，忽二家人来送礼物，辉煌灿烂，皆上好物件，约值二十余金，曰“公子命送此薄礼，少顷便到。”细卿逐一看过，尽数收起，以茶待二家人于外，复来席陪获溪，且喜且作懊恼之意。获溪口：“是何人送你厚礼，你反似忧闷何故？”细卿曰：“不问正难开口，此是黄公子送的，旧年在此赌钱，输去银千余两，我亦得他厚惠。今日将到，望相公赦我，索须出去迎他，容后日多陪相公几日以补罪。”获溪曰：“即是公子，我便出外让他。”细卿喜曰：“相公如此宽容，是妾有二天也。”

获溪将拂衣起，细卿挽住曰：“少坐不妨，更有一件，此人极活泼，无崖岸。少问乘机提起，若请机见，或在此同话为我陪客，得借重高贤，亦为我增声价也。”获溪本欲避席，只闻公子旧在此赌，心中早已喜十分，使一仆服侍，在内独酌，叫细卿出外迎客。须臾公子到，细卿从容奉茶，叙寒温讫。公子径起，欲入内游玩，细卿慌忙请止曰：“适有一外亲远来，在内留一水饭，恐无处可避也。”公子笑曰：“孤老便是孤老，何须托外亲也。既是你情人，我生平不吃醋，便请相见何妨。”即遣二仆人请，尚未出，又促细卿曰：“汝去请之。”细卿入内邀出。公子张看获溪，一表非俗，呵呵笑曰：“细卿妙人，果会择好才子。”即降前叙礼。

院内备筵已到，公子坐上，获溪前，细卿左陪。席间谈笑，并不及赌中去。至晚，索骰仔行令，公子要曰：“只恐卑人未晓好色。”细卿曰：“公子有一掷百万之豪，获卿亦有呼卢赐绯之兴，愧小婢未足当好色耳。”公子曰：“获溪亦作家乎？略赌，明早一东道何如？”获溪口：“东道当小弟奉，何劳赌也。”公子曰：“空食未佳，须赢得为



奇。”先取掷之，无色，获溪一掷即胜。公子须再加一台戏，又输，热性一起，曰：“获溪有此妙手乎？与汝再决输赢。”获溪口：“不敢扳高耳，亦愿陪两下。”赌起互有胜负。至一更，公子输上百金，细卿亦抽头十余两矣，即将骰子收起，曰：“今日乘轿劳顿，夜已深矣，须去睡，明日看戏时，酒席中再翻，稍抬举我抽头。”

公子以输多，发怒要赌。获溪亦发大言曰：“若再来，须百金一堆，不然且罢。”公子先取定银，即以一百为堆，细卿故执骰不与。公子大怒曰：“只凭一掷，随有无便罢。”细卿付还骰，公子一掷即胜，得百金，曰：“更照前一堆。”又胜。曰：“吾生平好大不好细，须二百为堆。”方发性间，门外火把轿来，慌人报曰：“老爷跟寻至急，可速回家。”公子曰：“我色方来，奈何阻我兴。”其最后一掷，又赢二百为堆。家人催如星火，公子曰：“我明日昼间不来，夜定来矣。”获溪留之不能得。细卿亦惊作痴呆样，慌忙送别。归怨获溪曰：“人无全胜，你先赢许多，须当知止，奈何公子欲翻，你更出大堆，看不出眼色也。空作惯家，不及我妇人见矣。”获溪曰：“吾万金赌尽，何数他三百两，有甚大事，空怨恨为。”在细卿家留宿数日，再留之，坚辞而去。

按：公子是装来的，先以厚礼送妓，今获溪信为真公子，后来圈套，皆是装成。其药骰已先藏在细卿手，故令其抢起真骰，然后以药骰付还之，使其不疑，三执皆胜，套定催归，其谁防之。然获溪虽作家，安能测其弊哉。吁！凡赌博者，弊处生弊，鉴此而知机，收手勿赌，真良策也，莫知彼之一旦尽囊而空矣。



第八类 露财骗

诈称公子盗商银

陈栋，山东人也，屡年往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仁仆带银一千余两复往长埂买布。途逢一棍，窥其银多，欲谋之，见栋乃老练惯客，每迟行早宿，关防严密，难以动手。诈称福建分巡建南道公子，甚有规模态度，乃带四仆，一路与栋同店。棍不与栋交语，而栋亦不之顾也。

直至江西铅山县，其县丞姓蔡名渊者，乃广东人也，与巡道府异县，素不相识，棍往拜之。县丞闻是巡道公子，待之甚厚，即来回拜，送下程。栋见县丞回拜，信其为真公子。是夜棍以下程请栋，栋欢领之，而心中犹谨防他盗，不敢痛饮，棍犹动手不得。次日经乌石，宿其地。非大口岸，栋欲办酒回礼，以无物可买而止。又次日到崇安县宿，栋心谓此到长埂旧主不远，犹其外之故家也。且来日与公子别矣，不答敬，殊非礼也，遂买肴撰请之。棍谓栋曰：“同舟过江，前缘非偶，与君一路同来，岂非偶乎。明日与君分路，燕鸿南北，未知何日再会。”各开怀畅饮，延至三更。其仆皆困顿熟睡。栋醉甚，亦伏桌睡。棍遂将栋之财物悉偷去。



待栋醒来，不知棍何处去矣。”即在崇安县告店家通同作弊。随即往江西广信府告其县丞勾引光棍，而以原店家作证。县丞诉曰：“福建巡道实与我同府异县，其人姓氏我素知之，但公子并未会面。他称其姓氏来拜我，我乃县丞小官，安得不回他拜，不送他赆。今至崇安已经数日，盗你银去，与我何干。”栋曰：“那棍一路同来，我防之甚切。他来谒你，而你回拜，我方信是真公子，故堕其术。今其人系你相识，安得不告你。”本府不能判断。栋又在史大巡处告。史爷判是县丞不合错拜公子，轻易便送下程，致误客商，不无公错，谅断银一百两与栋作盘缠之资而归。

噫！棍之设机巧矣。一路装作公子，商人犹知防之，至拜县丞，而县丞回拜送赆，执不以为真公子也。又先设机以请商人，则商人备礼以答敬，亦理所必然也。乃故缠饮，因其主仆，则乘夜行窃易矣。故曰其设机最巧也。使栋更能慎防一夜则根奸无所施。故慎始不如慎终。日乾更继以夕惕，斯可万无一失。不然抱瓮汲井，几至井口而败其瓮，与不惧何异，吾愿为商者外终如谨始可也。

炫耀衣妆启盗心

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妆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余两，往建宁府买铁。始到崇安县，搭一清流船。稍公名李雅，水手名翁迓。雅先以嫖赌破家，后无奈而撑船。其时船至建阳县，天生起岸，往拜乡亲，将衣箱打开，取出衣服鲜丽，所带用物俱美。雅一见生贪心。至晚，天生叫稍公买些酒撰，雅暗将陀陀花入酒中。陀陀花者，乃三年茄花也。人服此则昏迷不能语。是夜天生主仆中了此毒，醉不能醒。三鼓时候，雅邀水手行谋，水手曰：



“钱财有命，不可逆理妄求。倘若事泄，罪将安逃，吾不敢为也。”雅狼心已起，不听水手之阻，将其主仆推人深潭。天生淹死，徐了幸饮酒少，人水复苏，颇识水性，浮水上岸。

次日，徐丁搭后船往建宁府，即抱牌告于王太爷，当差捕兵六名，同徐丁到临江门去缉拿。临江门乃建宁往来诸船凑集之口岸也。是时李雅谋财在手，正买酒上船，思量作乐。徐丁认得，即引捕兵擒锁，搜其赃物，尚在船中。遂并人赃俱拿到府。王爷审问，雅见事露，难以推托，一概供招，攀及水手同谋。徐丁曰：“我当中毒时，酩酊不能言，梦中闻得水手劝阻，不与同谋，已先逃去。今若枉及此人，令后人不肯向善也。”王爷即将李雅责四十板，收监，依律拟斩。其行李并原银，差防夫二名同徐丁直解至天生家去。

李雅次年冬季处决。后水手翁翁迓弃船归农，颇致丰足。雅以谋人而促死，迓以阻谏而全家，谚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信不虚也。”

按：游天生之召祸，皆由衣服华丽，致使贼稍垂涎。大凡孤客搭船，切须提防贼稍谋害。昼宜略睡，夜方易醒，煮菜暖酒，尤防放毒。服宜朴素，勿太炫耀。故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此诚养德之言，抑亦远祸之道也。



第九类 谋财骗

盗商伙财反丧财

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余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良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余两，亦到此店买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

数日后，兴花卖讫，沛者只卖小半，收得银五百余两。兴见其银，遂起不良念，与本店隔邻孤身一人的赵同商议：“我店一客有银若干，你在南台讨荡船等候，待我拿出来即上船去，随路寻一山庵去躲，与你均分。”赵同许诺。兴样谓沛曰：“我要同一乡亲到海澄买些南货，今尚未来，要待几日。”一日，有客伙请沛午席，兴将水城挖开，将沛衣箱内银五百余两，悉偷装在自己行李担内，债顾一人，说是乡里来催，欲去之速。兴佯曰：“行李收拾已定，奈张见人请吃酒，未能辞别。”沛家人曰：“相公一时未归，我代你拜上。”兴即辞人主陈四，陈四亦老练牙人，四顾兴房，兴所挖水城，已将物蔽矣。雇夫伴担海口去，旋即卖纵转南台，乘荡船上水口。



及沛回，陈四曰：“贵乡里已去矣，托我拜上相公。”沛开房门，看衣箱挖一刀痕，遂曰：“遭瘟。”待开看，银悉偷去，四顾又无踪迹。陈四人兴房细看，见水城挖开，曰：“了事不得，今无奈了。但相公主仆二人可雇四名夫直到海澄，我同一大官，更邀口口人讨一荡船到水口。”于是陈四往上寻。船至半午，后有船下水来者洞曰：“你一路下来，见一荡船载三人有行李三担上去，赶得着否？”稍子曰：“有三人行李三担在水口上岸去矣。”荡船赶至将晚到水口，并未见一人来往。少须间，见二牧童看牛而归，问曰：“前有三入，行李三担，小官见否？”牧童曰：“其三人入上源垅去矣。”问曰：“那山源有甚乡村？”曰：“无。只有一寺，叫做上源寺。”陈四将银五分雇一牧童引路，经至其寺。时将三鼓矣。陈四曰：“我等叫他开门，他必逃走。我数人分作两半，一半守前门，一半守后门。天明，僧必开门，我等一齐拥入，彼不知逃，方可捉得。”众曰：“说得是。”及僧开门，众等拥入。和尚惊曰：“众客官那里来的？”陈四乃道其故。即同那三人是甚时候到寺。僧曰：“到时天色已晚，在那一楼房宿。说他被难，至此逃难。”僧引人，齐拥擒获。见其将沛之银，装作一担，白银七十余两，以鼠尾袋装，另藏在身，悉皆搜出。三人跪下求饶：“是我不良，将他银拿来，他者奉还他，我者乞还我。”众等不听他说，将石头乱打半死，行李尽数搬来。三人同系至陈四店内。沛时往海澄尚未归矣。是日客伙与地方众等，岂止数千人看，兴之廉耻尽丧。

后数日，沛归，谓兴曰：“为你这贼，苦我往返海澄一遭，今幸原银仍在，我也不计较你。今后当做好。若如见汝，定要呈官究治。”兴曰：“须念乡里二字。”曰：“若说乡里，正被乡里误矣。我念前日久与之情不计较你，你急前去。”兴曰：“我银乞还我。”但兴银却被众等拿去。沛因叫众等：“拿还他，我自谢你”。众人曰：“这贼若告官论，命也难保。今不计较，反敢图赖。”众人又欲殴他，沛劝乃止，



谓兴曰：“你心不良，所为若此，今反害己，不足恤也。但我自推心，将银五两，与你作盘缠。”兴且感且泣，抱头鼠窜而去。

噫！久旱甘雨，他乡故知。客于外者，一见乡里，朝夕与游，即成绸缪之交，有如兄弟者，人之情也。沛之与兴以同郡乡人，又同兹贸易，与之共店托处，亦处旅者之势然也。何兴之包藏祸心，同室操戈，利其财而盗之。彼之暗波荡船，自谓得计，岂知天理昭彰，奸盗不容，卒之擒获，丛殴噬脐无及，数十年苦积七十金，一旦失之，图未得之财，丧已获之利，何其愚也。予深有慨焉，故笔之以为奸贪丧心者戒。而因告商者之宜慎，勿如乡里之为盗者误也。

傲气致讼伤财命

魏邦材，广东客人，富冠一省，为人骄傲非常，辄夸巨富。出外为商，无人可人其目。一日，在湖州买丝一百担，转往本省去卖。在杭州讨大船，共客商二十余人同船。因风且阻，在富阳县五七日。其仆屡天早，争先炊饭，船中往来，略不如意，辄与众斗口。众皆以伙计相聚日短，况材亢傲而相让之。其仆亦倚主势，日与众忤。在邦材当抑仆而慰同济可也；反党其仆，屡出言不逊，曰：“你一起下等下流，那一个来与我和。”动以千金为言。又曰：“一船之货我一人可买。”如此言者数次，众毕不堪。大恨之时，有徽州汪逢七，乃巨族显宦世家也，不忿材以财势压人，曰：“世人势短，辄以千金为言。昔石崇之富，岂出公之下哉，而后竟何如也。”材怒其敌己，曰：“船中有长于下流者，有本大于下流者，竟无一言，你敢挺出与我作对，以丝一百担价值数千金统与你和。”逢七骂曰：“这下流，好不知趣，屡屡无状，真不知死小辈也。我有数千金与你和，叫你



无命归故土。”二人争口不休，众皆暗喜汪魏角胜，心中大快。有爱汪者相劝，各自入舱。次日李汉卿背云幸得汪兄为对。村听之，乃骂汉卿，而及逢，语甚不逊。大都材出言极伤众，众不甘，而忿恨曰：“一船人却被一人欺，我等救血为盟，与他定夺。”逢七曰：“众等帮我，待我与他作对，以泄众等恨也。他有丝一百担，众助我打他半死，他必去告状，我搬他丝另藏一处，留一半方好与他对官。将其底账灭之。他若告我，众不可星散，坚言证之，即将他丝卖来与他，使俗云穿他衫拜他年。斗殴之讼，岂比人命重情。”众曰：“说得是。我等皆欲报忿。”戒勿漏泄。

布谋已定。逢七乃与材在船中相殴数次，村极受亏，奔告在县。状已准矣。逢七将村丝挑去一半，藏讫，以村买丝底账，各处税票悉皆灭矣，自己货发落在牙人张春店内。材上船，见丝搬去，乃大与逢殴，即补状复告抢丝五十担，以一船客伙稍公作证。逢七以猪血涂头，令二人抬入衙内，告急救人命事抵。即将银一百两投本县抽丰官客，系本县霍爷母舅。材将银一百五十两投本县进士魏贤及春元九位。逢七又将银二百两，亦投此数人。进士魏贤等，先见本县为魏，又后催书言辞支离，两下都不合矣。及审一起干证，稍公齐说相殴是实，未见搬丝。本县判断，担丝情捏，只以争殴致讼，俱各不合。材不甘又赴本道告，批与本府推官陈爷，审问二人，俱有分上，依县原审回招。村又奔大巡军门各司道告，及南京刑部告，然久状不离原词，皆因原断二人争讼。

一年许，村前余丝皆已用尽。材叫一亲兄来帮讼，带银五百余两，亦多用去。村又患病店中。家中叫一亲叔来看。其人乃忠厚长者，询其来历，始知侄为人亢傲，乃致此也。众客商出说，此事要作和气处息，各出银一百两，收拾官府，内抽五十两，与材作盘费之资而归。材归自思为商之日，带出许多财物，今空手回家，不胜愤郁，且受合家讪骂，益增呕气，未几数月，发疽而死。



噫！邦材以巨富自恃，想其待童仆与乡人也，酷虐暴戾，人皆让之，酿成桀傲之性，是亢极而不知返者也。一旦出外为商，井蛙痴子，眼孔不宏，嗷嗷贯钱，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口角无愆，致逢七等忿而布谋，搬丝诘讼。始自挟其财多，可投分上凌人。意谓逢七等，皆在其掌股玩弄矣。殊知县府道司刑部遍告，财本俱空，皆不能胜。斯时也，抵羊触藩，抑郁成疾，悔无及矣。非伊叔见机收拾归家，几郁死于外，作他乡之鬼矣。谦受益，满招损，自古记之。故匹夫胜予，无以国骄人，圣人之训三致意焉。即王公大人，矜骄贾灭，比比皆然，况夫么么之辈乎。即庭闱密迹，傲情而辟，已为非宜，况处羁旅之地乎。为商者寄寡亲之境，群异乡之人，刚柔得中，止而严明，尚恐意外之变，而可以做临人乎。故曰：“和以处众，四海之内皆兄弟；满以自骄，舟中之人皆敌国。”商者鉴此，可以自省矣。

轿抬童生入僻路

赵世材，建阳人也，年方垂髻，往府应茂才之选，未取而归。以行李三担，因挑费大，乃寄船中，命仆护之，已独于陆路轿行，只一日可归。在路雇轿时，打开银包取二钱碎银与之。两轿夫从傍着窥，有银一大锭。不行上三十里，扛入山僻路去。赵生曰：“我昨从船往府，此陆路虽今日初行，但官路段是往来通途，不当在此偏僻去处。”轿夫曰：“正是此去往前，便大官道矣。”又行，更入山径。赵生心悟，即呼曰：“我知此不是大路，你们不过是要银，我身上只一锭银三两，我家富万金，止我一人，便把此三两银子，送你不防，何必要起歹意。”二轿夫放下曰：“如此，便把来与我，免你一死。”赵生



笑解付之，曰：“此何大事，而作此举动，好小器。可送我还大路。”二轿夫不顾，得银子径从山路奔去。

赵生自还寻大路。行至路边店舍，问此处有某县人开店否？人指示之。即人对店主曰：“我系赵某家。因雇轿夫，被其谋去盘缠银，又不能徒步走路，汝若识我家，托代雇两轿夫送我到家，加还其工钱。”店主曰：“尊府大家，人皆闻名，我岂不知。”即奉上午饭，命两轿夫送回。归家言被谋之事，及某店送归之情，家中大喜曰：“得不遭凶手幸矣，三两银何足惜。”因厚款二轿夫，仍专人往谢其店。

按：赵生初未晓此路程，但见扛人山僻，即知非是大路。察两人谋害之情，便捐银与之，免遭毒手。不然，命且不保，安能存银。又知寻本乡店主，托雇轿送归，方保泰然无危。此其年虽幼稚，而才智过人远矣。诗曰：书显官人才，书添君子智。令赵生非读书明理，几何不蹈于陷阱。

高抬重价反失利

于定志，云南西河县人，为人心贪性执，冒昧于利。一日买桅子，往四川处卖，得银八十两，复买当归、川芎，往江西樟树卖。每担只着本脚银二两六钱。到时归穹虽缺，然比前价稍落些，牙人代发当归十两一担，川芎六两一担。定志怒，责牙人曰：“前日十二两价，如何减许多？”牙人辩曰：“若到二三担，则可依前价，今到二十余担，若从前价，何以服行情。公欲重价，凭公发别店卖之，何必怒焉。”

定志与牙口角，旁有一客伙张淳者劝曰：“公货获利三倍，当要



见机。倘价若落，未免有失波无船之悔矣。”定志坚执不听。数日后，到有当归三四担，牙人发价十两卖讫。淳又劝之曰：“此客已卖十两价耳，公何不卖也。”彼亦不听。后又二客人有十五担到，牙人发价七两，亦卖讫。过数日，又有十余担来，止卖四两。定志暗悔无及。众客又背地代他扼腕。定志又坐一月余，价落货贱，与牙不合，遂转发到福建建宁府，止卖三两七钱已担，比樟树价又减，更废船脚又多。

定志自恨命薄，不当赚钱。人谓其非命薄也，乃心高也。非挫时也，乃过贪也。故笔之以为嗜利不饱者鉴。

按：商为利而奔驰南北，谁不欲广收多获，特遇时而信得其利，便可见机脱，何乃贪賕无厌，至失机会而后扼腕何益哉。甚矣！贪之为害也。不知几物贱极微贵溃极微贱，必无极而不返之理。此阴阳消长之数，造化否泰之机，往往皆然。志可违，时不遂，贪心乎。是以从古君子，以不贪为宝。



第十类 盗劫骗

公子租屋动寡妇

会城中，每逢科试之年，各府举子到者极多。不论大小房屋，举子俱出重租，暂僦以居。东街王寡妇，其先得丹穴，擅利数世，积镗知万，名闻于人。止生二子，一弱冠，一垂髻，内止一丫头，外用一仆代管家，一小厮供役使，不过五六人家口。其厅堂高敞，房舍深广，其外厢每科租与举子居，常收厚利。

辛卯七月初，举子纷至，忽有二家仆，冠服齐楚，来择屋居。王管家引其看左右厅房，皆清幽洁净。二家仆曰：“此屋光明宽大，可中公子意。我全租之，不可再租他人。敢问租金多少？”王管家曰：“往年众人共租金，常二十两岸你一家租，人少不乱杂，只十五两亦可。”二家仆还十二两，即以现银付讫。一仆出引公子，乘四轿带四仆，并一小厮来，行李五六担，皆精好物件。到即以土仪送家主，又值银二三两。王寡妇曰：“往年举子送人事，皆淡薄，今这公子真方家手面。”次日命管家排大筵席，敬请公子。二子出陪，公方放怀欢饮二更方散。

又次日公子适家仆叫厨子来作酒回席，一席请二幼主，一席送



人内堂与主母饮。叫其丫头边陪，命一小厮人酿酒侍奉。一小席待两管家者，四仆陪之。各饮至二更。公子曰：“带来的酒，开来饮。”少顷暖至，其酒味香甜，又不甚严，极是好饮。公子斟两大杯，奉二子，曰：“此酒略爽口，各奉三杯。”二子各领饮。小厮在内，亦斟与主母饮，四仆亦劝两管家饮。二更已尽，赍发厨子去，收拾闭门讫，其后所奉酒肉放陀陀花，其药性到，将一家人皆昏倒。假公子并六家仆，将寡妇等绑住，寅夜搜其财物，尽数收拾作五六担。晨钟一鸣，开大门，公然挑去，并无人知。

次日至午，左右邻居，见其门大开，无一人来往，相邀人看，一家人皆被捆倒，如醉未醒。曰：此必中毒被劫。急代请医，解去其毒，方醒，乃言被假公子租屋投毒，夜劫。及寻究之，茫无踪影矣。

按：科举租屋，历科皆然，谁知有大棍行此术。其欲独租，不令租他人，犹是常情。惟初至时送厚人事，主必设席相待，理固然也。旋即回席，又且甚丰，一家婢仆皆有酒，即有意投毒矣。善察者于送人事时，犹是难察，惟一家大小，皆有酒席相待，此处宜渗透之。彼以客回主席，何必并及内外贵贱人哉。然孀妇女流之辈，二子黄口娃儿，若两管家者彼能以是而预防之，则棍何得而行劫乎。

诈脱货物劫当铺

悬衙边有一大典当铺，贮积货物巨万。人以物件口者不拘多少，皆能收之。一日有客人容貌雄伟，敬人堂内相拜，库人语曰：“不敢相瞒，吾是异府人，常做君子生意，经年积购器物甚多。前月拦得贼官七个杠，多有宝贝器玩。今寺藏到贵县，一时难以变卖。尊府若能收当，愿面估其值，以十分之一，先交与我。待你卖后均



分，其价每千两，各得五百。明年对月来支。”店主曰：“愿借货物一看。”贼曰：“货物极多，共九大杠，外面难以开看。今夜须吩咐守城者勿口口。待人定后，你雇十八人在船边来，抬人宝店。当口口定，估计价值两相交付。先求些现，余者明年找完。店主曰：“可。”

夜间吩咐守城者留门，催十八人往江边扛货，果抬九杠入店。赍发杠夫去讫，闭上外门，贼将锁匙将九杠锁都开讫，喝一声曰：“速出来。”每杠二人，各执短刀突出，将店主绑住。曰：“略作声便杀。”十九人争入内，将其男女都绑缚，然后将其铺内货物，尽数收入九杠内，十九人分抬出城，再嘱守城者曰：“可锁门矣。”黄昏扛上船去。

半夜后，有渐解开绑者，因出解家人之缚。赶至城门，门已闭矣。问曰：“汝见扛杠者否？”守城人应曰“扛杠者出城多时矣。”五鼓门开，寻至江边，贼黄昏开船，音不知去向矣。

按：一人来店，其杠皆系自雇人抬人，谁知防之。但彼既称九杠，何不日间躬到其船，面察其杠内货物，则贼计无所施矣。顾听其夜来，又嘱守城者留门，以延之人，致堕贼计，是开门而揖盗也。谅哉，利令智昏矣！

京城店中响马贼

董荣，山东人也，往南京廊下邓铺中，买丝绸三匹，价银四两四钱，以天平兑定，只差银色，讲议未成。忽一人骑白马，戴笼巾，穿青绢双摆，亦来铺买绸，邓店以绸与看。其人将董荣的绸来看，曰：“吾为你二家折衷。”叫荣再添银二钱。荣意亦肯添。其人接银过手看，一跳上马，加鞭而行，马走如飞。荣忙赶上，过一巷，转一弯，



其人与马，俱不见踪。

无奈，再至邓铺，谓其与棍相套，互争扭打。忽巡街刘御史到，二人皆拦街口告。御史带回衙，拘其左邻右舍来审。邻舍曰：“先是荣人铺买绸，只争银色未成。一棍忽骑马至，亦称买绸，自言为彼二家折衷，叫荣添银，棍把其银人手，一跳上马而去，荣忙赶未见，以故二人争打，告在天台。谅此棍正系响马贼，必非通同店家作弊者。”刘爷曰：“邻右所证是实，此非店家通同者。但在伊店，而遭失脱，合令邓店补还银二两二钱，董荣亦自认二两二钱。”发出依处，彼此无罪。

按：响马贼尝在林路僻处，劫夺行旅，飞马而去。今在京城中行此，亦大奇也。且彼衣冠既美，有马在傍，其谁防之。今后上店买物，或有异色人在傍，须当严防，勿使银人人手，是亦老实照管之一策也。



第十一类 强抢骗

私打印记占铺陈

乡有尤刁民者，侮法律讼，渔猎下民，人闻其刁风，莫不畏而远之。一日往府搭船，已先人船坐，后搭船者群至，萍水相逢，彼此各不相识。船中对坐漫谈，忽讲及按院拿刁民事，内有姓丘后生，不知尤刁民之在船也，与众曰：“闻此时，本县惟尤五最刁，几与人暂处无不被其骗害者。若得按院除了此人，民亦安生。”尤五心中冷笑，谓吾与尔何干，既扬我刁，又愿按院除我，此人若不骗他一场，枉得此刁名也。见丘生所带铺陈甚好，即取一木印，挨近其毡条白处，私打一印号于中。

船晚至岸，各收拾自己行李而去。尤刁民尾丘生之后，行至府前，在仆担头把铺陈抢下，曰：“多劳你挑，我自拖去。”丘生来抢，曰：“是我的铺陈，你拖何去？”二人互争不开，打人府堂上去。尤曰：“是我物，他强争。”丘亦曰：“是他争我物。”太爷曰：“你两人互争，各有甚记号。”丘曰：“我自买来的，未作记号。”尤曰：“我条毡内，打有印记。”当堂开视，尤取衣带中木印对之，果相同。太爷说：“此是尤某之物，丘何得冒争。”将丘打十板，令尤领铺陈去。各赶



出府外。

丘骂曰：“你这贼是何人，敢如此骗我，后必报之。”尤五曰：“适船间，你说尤刁民者，即是我。我与你何干？而终日道我刁。故教训你，刁人是这等做耳。”丘心中方悔，是我妄称人恶，故致此失也。

按：刁恶者，人谁不憎？但未识其人，勿轻扬其过。彼或从傍听之，必致恨于心，待你有失处，乘其隙而毒之，使人不自知矣。故古人三缄其口，而慎其言。庞公遗安之计，但称曰好。彼尤五虽恶，何丘后生背地谈之，而自取尤五白占铺陈，与庞公遗安之计异矣。故孔子恶称人之恶，孟氏惕言人之不善者，皆圣贤教人远怨之道，言不可不慎也。

膏药贴眼抢元宝

县城有一银匠，家颇殷实。解户领秋粮银，常托其倾煎。一日倾煎元宝，心内尚有系未透处，夜间又煮洗之。其铺门有一大缝，外可窥见其内。一棍买一大膏药，夜间潜往窥之。见其把两元宝洗讫，放于炉边。根在外作叫痛声，呼曰：“开门。”银匠问曰：“是谁？”棍外答曰：“被贼坯打得重，求你炉边，灼一膏药贴之。”银匠开门，棍作瘸行状，且手战呼痛，蓬头俯视，以一大膏药，在炉边灼开，把两手望银匠当面一贴，即抢一元宝以逃。银匠不胜热痛，急扯下膏药，元宝已被其窃一去矣。急叫有贼，且出门追赶，不知从那路去，傍徨追过数十步，只得怅恨而归。

按：此棍装痛呼门及炉边灼膏药情果难察，但元宝重物，须先收藏，然后开门，则可无失矣。后人观此，凡有银在身者，皆不可轻容异色人得近旁也。



石灰撒眼以抢银

孙滔，河南人也。常买绵布在福建建宁府卖。一夜在银匠王六店煎银，倾煎已讫，时兑二包在桌。二人复在兑银，有一盗径入其铺，将石灰撒其目。二人救目不暇，盗即将桌上所包之银拿走。滔拼命赶去，将及，盗乃丢一包于地，滔拾包归，到银铺开视之，则皆铁矣。后竟无迹可捕也。

语云：贼是小人，智过君子。诚哉是言也。其始入铺，撒灰腌人之目，致人无暇顾其财。追将近身，丢包于地，乃杜赶以脱其身也。此岂贼窥伺之机熟，而慢藏诲盗。然滔不谨之于其素，有以致之矣。鉴此惩一，是为得之。

大解被棍白日抢

王亨，南京扬州府人，是本府典吏，二考已满，该上京办事。家贫无措，揭借亲朋银十余两，独往北京，为办事使用。始到京中，在教军场边草坪中大解。方脱下裤，陡被二棍拿住，且骂且剥，曰：“你这贼偷我衣物来。”即把其衣服并银一时抢去逃走。待他起来，缚裤赶之，二棍逃已远矣。亨行路日久，力已疲倦，拼死赶他不上，懊恨冲天。只得在会同馆，乞借盘缠回家，另作区处。

按：孤客出外，非惟僻处可防劫夺，即大路解手之际，必当以裤脱下，挟在腋下，倘遇光棍，若行歹意则起而逃之亦可，或与之交战



亦可。若王亨者,不知提防而被棍将衣银尽剥一空。斯时也,盘缠无觅,顾何前程。苟非会同馆中同道辈,乞借盘缠而归,几为乞丐矣。



第十二类 在船骗

船载家人行李逃

倪典史，以吏员以身，家买巨富。初受官，将赶新任。在京置买器用什物，珍玩缎匹，色色美丽，装作行李六担。打点俱备，先遣三个家人，押往江边搭船，以一家人在船中守护，其二人复归。次日倪典史同大伙人俱到江边寻船，并不见前船，其守船家人，不知载在何去，知被贼稍所揭矣。

倪典史不得已，复入京城，向乡知借觅盘缠，欲往在京衙门告捕贼。同选乡友阻之曰：“凡讨船，须在捕头写定。其舵公有姓名可查，方保稳当。若自向江头讨船，彼此不相识，来历无可查，安得不致失误。且江边常有贼船，舵公伪装商贾，打听某船有好货，多致江中劫掠，皆是在头查访去。若不识者误上他船，虽主人亦同被害，何况载走一仆乎。今你赶任有限期，岂能在此久待，船贼又无名姓踪影，虽告，何从追捕，不如罢休。”倪典史依劝，复在京中，再置切要之物，急往赴任也。此不识写船而致误者，故述为舟行之戒。



娶妾在船夜被拐

扬州有一危棍，以骗局为生。生一女危氏，美貌聪明，年方二八，尚未字人。同帮计棍，青年伶俐，家无父母。危棍因以女招赘为婿。夫妻欢爱，岳婿同心。

后半年内，无甚生意。适有贾知县新受官赴任，经过扬州，欲娶一妾，危与计私议，欲以女脱嫁之。计许诺，自为媒，往与贾爷议。来看称意，即行聘礼，受银八十两，择日顾婚。危与计同对女曰：“今半年无生意，家用穷迫，故以你假嫁与贾知县。其实你夫少年人，何忍舍你。我为父母，止生你一人，何忍舍你去，只不得已把你为货也。况贾爷年老，他眼下未带长妻来，自然爱惜你。但恐到任后，接长妻到，必然酷虐你，骂署鞭挞，自是不免。自古道宁作贫人妻，莫作贵人妾。今暂送你去，不日即登船矣。你夫暗以船随行。其船夜挂一白绹为号。你夜间若可逃即逃过白绹船来，夫即在接你矣。切莫贪睡，误你夫终身，且你自受苦楚。”计故挽妻衣涕泣，面恳曰：“你肯许归，任你去。苦不能逃，吾宁与你同死，决不忍相舍。”危氏亦泣曰：“父母有命，怎的不归。只你要随船候接，不可耽误。”三人商议已定。次日贾知县遣人迎婚，计为媒送去。贾与危氏在店成亲。又次日危亦备席待婿，兼为起程。第四日贾同妻收拾上船。危计二人，送别殷勤。船行一日无恙。

次日泊于洲渚。计暗以船随挨附其傍，挂一白绹于上。危氏同贾夫出船观玩，见白绹船在傍，知计夫在候矣。夜与贾宿，着意绸缎，尽云雨之欢。贾以暮年新娶，夜夜不虚，况此夜船中，又尽兴一次，帖然鼾睡矣。危氏遂密起爬过有白绹船。计夫早已在候，相



见甚欢，正似花再重开，月再圆也，夤夜撑船逃回。

次早贾知县醒来，不见危氏，心甚疑怪。再差一家人往危老家报。危家惊异，疑是船中乖争，致通投水，即赶府具状告苛逼溺命事。家人数日回报。贾知县欲赴任期，不能久待，亦不往诉辩，自径投任去。

三年后，人京朝觐，差家人送些少仪物与危老。见其家有一少妇胞一幼子，宛似危氏，驰归报主。及贾知县打轿往，并不见踪。问昨妇何人，危云妻姨之女，其妻反出来，涕泣詰骂扭问取人，又被骗银十两，方得脱身。此误娶棍女，而入财两空，又受尽多少闲气也。

按：妻妾于妻岳之家概在店成亲，又送别登舟，可谓极稳矣。谁知在船后，夜复能逃。故在外娶妾，不惟审择外家，兼亦宜审媒人居止，及靠店家一同核实，方可无失。然大抵不及娶本地人女为更稳也。

买铜物被稍谋死

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余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诸项铜器，用竹箱盛贮，并行李装作三担。崇安发夫，直以水口陈四店写船。陡遇表亲林达亦在此店中。达问买甚货物，维曰：“只买些铜器去，更带杯盘等，欲留家用。”

达同牙人陈四，代讨一箭船。舵公赖富二，水手李彩、翁暨得，搬其行李上船甚重，舵公疑是金银，乃起不良心，一上船后，言再不



搭人。维曰：“我要速去，何如不搭人。”舵公曰：“今将晚矣，明日随搭数人。”便开船。维叫三郎买些酒菜，今晚饮用。舵公与水手三人商议，今晚错过机会，明日不好动手。维与仆饮醉熟睡。半夜后，舵公将船移于闹处，三人将他主仆以刀砍死，丢尸于江。打开箱看，乃是铜物，止现银一十五两。富二曰：“我说都是银子，三人一场富贵，原来是这东西。”彩曰：“有这等好货物，也多值银。”富二曰：“发在何处去卖。”彩曰：“何愁无卖处，可安船在一处，沿途发卖，岂无人买。”

林达与四维分袂之后，已三个月矣，始到家中往拜四维。维父曰：“小儿出门，尚未归。”达曰：“差矣！三月前，我在江西水口同他在牙人陈四店相会。我与牙人同他去讨船，说他在福建买钢货，在竹箱装作三担，竟归来本处发脱，莫非舵公行歹意乎。”言未毕，父母妻子举家大哭。达曰：“且勿哭，倘在途中发卖也未可知。或舵公行歹意，必以铜物卖各处，试行各店踪迹铜物，问其来历，便见明白。纵铜物无踪，再到水口牙人陈四家，寻舵公问之，必得下落。”维父然之，叫次子罗达随达去访。

访至芜湖县铺中，见其钢物，即问此铜物，是公自买的，抑或他客贩来发行的。铺主曰：“三月前有三个客人来卖者。”达曰：“何处人？”曰：“江西人。”达惊惶曰：“差矣！失手是实。”即同达经至水品，问陈四。曰：“前装表亲货物的舵公是何处人？”陈四曰：“沿山县人。”达道其故，即同陈四到沿山捕捉。

斯时李彩、翁暨得卖得铜器银人手，各在技家去嫖。林、陈窥见彩，即躲之。林达曰：“他在院中取乐，必不便动，我与你往县去告，差捕兵缉命，怒不漏网。”二人人县告准。陈爷差捕兵六名同林、陈往院中去捕缉。彩与得二人，正与妓笑饮，陈四指捕兵俱擒锁之。再到赖富家来。富方出门他适，遇见亦被捉获。三人同拿到官。陈爷审问，三人夹蔽受苦不过，只得招认。彩曰：“彼时搬箱



上船，其重非常，疑是金银，三人方起意谋之，将尸丢落于江。开其箱看，尽是铜物，只得现银一十五两，悔之无及。铜物沿途卖讫，银已分散。今其事败，是我等自作自受，甘认死罪。”陈爷将三人各打五十板，即拟典刑，赃追与罗达林达领归。二人叩首而去。

按：溪河本险危之地，舵公多蠢暴之徒。若带实银在身须深藏严防。或带铜器铅锡等物，镇重类银，须明与说之，开与见之，以免其垂涎，方保安全。不然，逐金丸以弹雀，指蕙苕为明珠，其不来奸人之睥睨者几希。维仇之能报犹孝子达之得其根脚也。使非因写船者，以究其舵公，何以歼罪人，而珍厥愿乎。然诛逆何如保躬，死偿何如生还。故出行而带重物者，宜借鉴于斯而慎之密之，其永无失矣。

带镜船中引谋害

熊镐章，富人，乃世家子也。力足扼虎，兼习棍棒，□□月挟二婢往后园，遇一虎跳墙入，即退人家，持钢叉大杖出。虎对面扑来，镐以叉抵，顺放于地，急打一下。虎复再扑，镐又叉放下，再打一下。虎遂回身而去。镐从后赶打，虎为之倒。急呼二婢曰：“速来助。”二婢各以大杖对蹙之，虎立死杖下。时称之为：“打虎镐四官。”

后思遍游各胜处，故抚兄云将出外买卖。兄阻之曰：“汝刚而无谋，莫思赚钱，还恐生祸。”镐曰：“老仆满起有力多智，与我同去何妨。”兄不能阻。镐带百余金行，曰：“吾出外，相机置货，虽不得利，岂折本乎？有谁人欺得我者。”

及游浙粤，有货可买者，仆满起曰：“此价甚廉，买归，必得利。”



镐曰：“吾远到此床通览此中景致，若遂置货，安能轻身自由。”仆累禀几次，皆不见听。知其志在浪游，不思利也，后只任之。主饮亦饮，主行亦随，不半年，本去三分之二矣。起复曰：“不归将无盘缠。”镐曰：“本虽少，亦要置些货归，可当远回人事相送者。”又挨两月，到湖州，起又催归。镐曰：“买何物好？”起曰：“笔墨上好。”镐曰：“不在行，不会拣择，恐受人亏。亦须更买甚物与母嫂及我妻者，银本已折，省他辈多口。”起曰：“绸缎、镜好。”镐曰：“绸缎无多本，不是这般客。不如买十两笔墨。十面镜罢。”起曰：“亦好。”催趲买归，只两小箱。镐曰：“此货甚妙，又简便易带。”

及到江边搭船，柁公见财主威仪，家人齐整，奈何行李，只两小箱。及接人船中，觉箱中慎重，想必尽是银也，故以言动问曰：“客官从何来？亦不多买些货物。”镐以本少，恐客商见轻，故谎言：“吾家兄敝任在湖广，吾从任中归，未买得甚货。”柁公曰：“原来是大舍。”又见家人伏侍恭敬，每呼主为相公，使用皆大手面，不与诸商一类，以此益信为真官舍。船中人皆敬让之。及到岸，诸商都搬起船。抡公独留熊大舍曰：“一船中客官多，未能伸敬。今将备一杯酒，敬请大舍。”即上岸，多买佳肴美酒。夜间劝饮，甚是殷勤。熊镐宽心放饮。柁公又苦劝家人酒。满起心知其非好意，初诈推不饮，后难禁其劝，亦饮数杯，推醉去睡。熊舍凭柁公劝饮，真醉不醒事。

起俟其睡熟，即起对柁公曰：“吾非真醉，今将近家，心中忧闷，吃酒不下耳。此相公酒色之徒。大相公在任中，将几百两银打发他归，在路上嫖用都尽。只带得几把笔几面镜归与侄子辈作人事耳。明日太老爷归必责我不能谏阻。世有此人，见酒如糖，又好夸口，怎么谏他。我试开两箱与你看，其中那有厘银。”即取锁匙开两箱，惟笔与镜，并无银两。起取两面镜送抡公，曰：“一路来多蒙照顾，各送一镜与你用。”柁公曰：“主物不可擅送人。”起曰：“拿一半



去，他也理不得。到家后，那晓得数。”复锁住箱，与柁公去睡。起一夜提防。次日上岸，熊曰：“虽得柁公如此好意，再赏他银一钱。”

及归家，起曰：“可数过镜，忽令有失。”镐捡过曰：“更失两面。”起曰：“吾将这两面镜换你我两颗头归，主人尚未知乎？”镐曰：“你何狂言。”起将船中劝饮事，一一叙之，曰：“彼非欲谋害，将别之人，何如此更费酒撰，若殷勤乎？”镐惊曰：“是也。非尔知事，险丧二命耳。”一家人闻之皆喜，重赏满起。

按：镐本膏粱之子，以纵性为快，以夸口为高，□□世路之险。若非满起心明，轻以二命付鱼腹耳。□远行者，主若疏满，得一谨密家人亦大有益。故旅以丧童仆为厉，以得童仆为吉，圣人系旅之义大矣哉！

行李误挑往别船

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余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礪砂一担对换，余者以银找之。次日叫店家，写柁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诸货都搬人船，只一仆詹兴挑行李一担，跟梦麟同行。途中陡遇一乡亲，动问家中事务，语喇喇不能休，乃命仆先担行李上船，再来此听使用。仆挑往别船去，收在船仓已讫，再来寻主，尚与乡亲谈叙未决。见仆来，即差之别干，始辞乡亲到船。查行李未见，即将家人打骂。又作柁公偷去，状告本县胡爷。言柁公盗他卖胡椒银一百余两，以店家祝念九作证。柁公诉船中有客商十数伙，那见他仆挑行李上船。胡爷拘来审问，同船众商都谈未曾见挑甚行李。胡爷曰：“船不漏针，别货物都在，独行李有银，便会失落。”将柁公敲挾，不认，曰：“是他仆詹兴见囊中有银，



自盗去，以陷我。或错担别船去，以致有失。小人虽挟死难招。”胡爷又审詹兴曰：“想是你错认别人船为己船，忙中有失，非你背主，好好招来，免挟。”詹兴不认，乃挟敲一百。受苦不过，只得招认：“是主人路遇乡亲谈话，我自担上船去，藏人船仓讠，再回听主差唤。及再到船，并未见行李，是我一时错认，以致有失。恐主人加罪于我，我故不敢承。望老爷救小人一命。”胡爷将詹兴责三十板，劝梦麟曰：“是你自错。凡出外为商，银物不可离身。当担行李时，须叫詹兴看守，待你到船，然后差别人，纵错上别船，亦不会失。今若此，是你命该失财，岂可以怨仆乎。”各发出免供。

按：货物上船，须不离人看守，要防舵公侵盗。人要得智仆为吉也，故雏仆之挑行李、银物所系，须跟在身边。托在实处，主无所失。苦先令挑去，错寄别船，安能无失哉。然麟徒知叙旧之谈，致备误丧其财而干论者，何者愚也。诸商鉴此可为后戒。

脚夫挑走起船货

建城溪边，凡客船到岸，众脚夫丛集，求雇担代挑入城。有老成客，必喝退众夫，待船货齐收上岸，都数纪定，然后分作几担，叫几名脚夫，自相识认，乃发入城，急令人跟行其后，方保无失。若雏家到，众脚夫不管物件检齐否，即为收括上担，及急跟夫去，多致遗物在船中未尽收。

有侯官县一田秀才出外作馆，年冬归，得束金四十余两，衣被物件，亦十余件，共作两大笼，经过建城，欲人拜乡亲，命一脚夫挑笼先行。田乃儒家，从后缓步随之。脚夫见其来迟，一步紧一步，攒入城门，人闹攘处，更是疾行，遂挑入曲巷逃走。田从后虽叫止



步，那能止得。人城曲巷多歧，何处可寻。

次日往府吕巡捕呈之。吕捕衙是精明官，以脚夫拐物，须用脚夫查之。即叫二差人来，“你认定这田相公，今午穿白长衫，在船中行李到，必有脚夫挑走，你二人从后密跟到他家拿来。”再对田秀才曰：“你今日讨假行李一担，在十里外搭船来府，照前日到岸时叫脚夫来挑。你穿白长衫去，此两差人易认。若已在傍，你故意缓行，任此脚夫挑去，必能拿得前脚夫。”田秀才领会其意，即日下午备行李从十里外搭船到，见此两差人在傍，各相认得，故叫脚夫挑行李，从后缓随脚夫，果然挑走。二公差迤邐跟到家，拿住，曰：“吕爷叫你，”脚夫黄三不知来历，只得随往。吕爷曰：“你缘何挑走秀才行李？”黄三惊曰：“只暂寄我家，便欲送还。”官止喝打五板，田秀才方到街。吕爷叮咛黄三曰：“今日饶你罪。这相公昨日被脚夫挑走一担笼，限你两日，代跟究来，若寻不出，定作你陪。”黄三曰：“河下挑夫两日换一班，昨日不是我辈。”吕爷曰：“你即跟定昨日的。”黄三密访两日，不能得。第三日公差来拿，到半途见一脚夫柳五，将银三钱换钱用，随即买鱼肉等归家。黄三再拿到行，禀曰：“并访不得，只今遇柳五换钱，多买鱼肉，事有可疑。”捕行立差四人，同田秀才黄三直往柳五家搜。只一间小房，搜果见赃。拿到捕衙，柳五供曰：“银物现在。前五日未敢出门，今日只用银三钱，换钱买物作欢。拐盗是实。”捕衙发打二十板，曰：“你二脚夫拐盗客货，各该拟徒，但黄三捕出柳五，以此赎罪，再打十板释放，以惩后日。姑念柳五穷汉，只拟不应罪，纳完发放。”再叫田秀才具领状来，尽将原物领去。不数日，拿得真贼正犯。非有治才，安能如此哉！

按：脚夫挑走货物处处有之，故出行最宜慎防。若吕捕衙之发奸，得捕盗之不遗余力者，全在以脚夫查脚夫一着，所谓以蚩夷攻蚩夷是也。又谚云：贼拿贼，针挑刺，亦此意也。雇夫者，可以为戒，捕盗者可以为法。



第十三类 诗词骗

伪装道士骗盐使

唐寅，字怕虎，又字子畏，南京吴趋里人也，中弘治戊午南京解元。因事被黜之后，遂放浪不羁，流连花酒。善诗文，画极工。与文徵明、文徵仲、祝希哲等为友，皆极一时之名流也。日游平康技家，滑稽为乐，随口成文。有一皂隶执纸一张求画。怕虎援笔画螺蛳十余个，题诗于上云：“不是蝾蛄不是蛭，海味之中少此名。千呼万呼呼不出，只待人来打窟臀。”众皆大笑。

偶一日，出见县前枷一和尚，众人请曰：“可将此和尚作诗一首。”怕虎询知和尚被枷缘由，援笔题于枷上曰：“皂隶官差去采茶，不要文银只要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知县送客出来，见之，问是何人所作。或以怕虎对，即将和尚释之。其捷于口才，大约类此。

一旦，与祝希哲等十数辈携装游维扬，日与妓者饮酒，声色为乐。将及一月，资用殆尽。希哲曰：“黄金用尽，作何计策乎？”伯虎曰：“无妨。当今盐使者资财巨万，我和你二人，可假扮女贞观道士以化之。”二人即扮道士。值盐使者升堂，二人俯伏阶下云：“女贞



观道士参见。”盐使者大怒曰：“岂不闻御史台风霜凜凜耶，是何道者，敢此无状。”将挞之。二人徐对曰：“明公以小道为游方觅食者耶。小道遍游天下，所交者皆极海内名流，即如吴邑唐伯虎。文徵明、祝希哲辈，无不与小道折节为友，凡诗词歌赋，应口辄成。明公如不信，愿奏薄技惟明公所命。”盐使者乃指堂下石牛为题，命二人联诗一首。伯虎应声即吟云：“嵯峨怪石倚云边。”哲云：“抛掷于今定几年。”虎云：“苔藓作毛因雨长。”哲云：“藤萝穿鼻任风牵。”虎云：“从来不食溪边草。”哲云：“自古难耕陇上田。”虎云：“怪杀牧童鞭不起。”哲云：“笛声斜挂夕阳烟。”盐使者览毕，霁色问曰：“诗则佳矣。将欲何为？”二人曰：“顷者女贞观把坏，闻明公宽仁好施，愿捐俸金修葺，以成胜事，亦且不朽。”盐使者大悦，即檄吴兴二县，可给库银五百与之。

二人见盐使者应允，连夜赴吴兴，假为道士说关节行状，对吴兴二县云：“今有盐使者，修葺女贞观，此系盛举，可即依数与之，不可宽缓。”吴兴二县，果如数与之。二人得银大悦，曰：“不将万丈深潭计，安得骊龙项下珠。”复往维扬，聚交游十数辈于技者家，欢呼聚饮，纵其所乐。不十数日，五百之金费用殆尽。

后盐使者按临吴兴，束衣冠往女贞观，则见其倾圯如故，召吴兴二县责之。二县对曰：“日前唐伯虎与祝希哲从维扬来，极称明公兴此盛举，小知县即依数与之矣。”盐使者怅然，知为二人所骗，但借其才，故亦不究。

按：唐伯虎、祝希哲皆海内一时名家也，但以不得志于时，遂纵于声色，青楼酒肆无不闻其名。然非口若悬河，才高倚马，岂能倾动使院，此之骗可谓骗之善矣。独计当今冠进贤而坐虎皮者，成思削民脂以润私囊，敛众怨以肥身家，其所以骗民者可如。乃一旦反为唐、祝所骗，亦可为贪墨者一儆。但其知而不究，亦可谓有怜才之心者矣。



陈全遗计赚名妓

金陵陈全者，百万巨富也。其为人风流潇洒，尤善滑稽。凡见一物，能速成口号。尝与本地院妓往来，惟一妓最得意。夏间，瓜初出，院妓将瓜皮二片放于门限内，诈令一人慌忙叫全云：“某姐姐偶得危病，要你一相见方瞑目。”全即乘马速至，慌忙进门，脚端瓜皮。跌倒。众妓鼓掌大笑，云：“陈官人快作一口号，不得迟。”全即答曰：“陈全走得忙，院子安排定，只因两块皮，几丧我的命。”众妓欣然，遂会饮而罢。又一日，与众妓游湖，见新造一船，众妓云：“速作一口号，勿迟。”全即答曰：“新造船儿一只，当初拟采红莲。于今反作渡头船，来往千千万万。有钱接他上渡，无钱丢在一边。上湿下漏未曾于，隔岸郎君又唤。”众妓皆欢然叹服。凡游戏口号类如此。

彼时浙江杭州有一名妓，号花不如，姿态甚佳，且琴棋诗画无不通晓。但身价颇高，不与庸俗往来，惟与豪俊交接。每宿一夜，费银六七两方得。全闻之，欲嫖此妓，因而骗之。故令十余家丁，陆续运船到杭，彼与二三家丁先往。到花不如家，即令家人扛抬皮箱一个，下面俱系纸包砖石，上面一重，俱是纸包真银，每十两为一封。人花不如卧房内，当面开箱，取银赏赐妓家诸役甚厚，奉不如白金十两，不如与众役俱大欢喜，以为此大财主也，所得必不发矣。不如问曰：“客官贵处”全曰：“金陵。”又问曰：“高姓？”答曰：“姓浪。”又问曰：“尊号？”答曰：“子遂。”不如整盛席相款，子遂不去，只在彼家。过两日，又一家人来报云：“某号船已到。”子遂云：“余货只放船内，但打抬皮箱，进姐姐家来。”如是者三四次，皮箱有五六



个,在不如卧房内矣。子遂见不如带珠,云:“你这珠俱不好。我有大珠数百颗,个个俱圆,候此号船到,我去取与你。”

将近月余,子遂欲心已足。有一家人来报云某号船到。子遂对不如言曰:“此号船不比前船,俱是实落宝货,须我自去一看,兼取大珠与你。其皮箱数个,安顿在你卧房,你须照管。我午后方能进来,但叫你家下一人并头口一个同我去。”不如遂令一人跟随,并驴子一个与子遂同去。行至半路,子遂慌忙言曰:“我有钥匙一把,安放在你姐姐房内,一时起身未及带来,你要去取来。”其人即回取。子送云:“且止。要我有亲手字云,你姐姐方肯把钥匙交付与你,不然取不来。”子遂乃下驴人纸店,写一口号云:“杭州花不如,接着金台浪子遂。着了人赔了驴,从今别后,那得明珠。”封识与那人回。不如开封视之,知被骗矣,忙开皮箱一看,俱系砖石。子遂预令家人买舟伺候,一到河边即上舟回京。后不如细访,亦知是南京陈全,然已无加之何矣。

按:技家尝是骗人,轻者丧家,重者丧身,未尝有被人骗者。况花不如高抬身价,选拣孤老,其骗人财尤难计算。岂知有陈全之术,又有神出鬼没者乎。赔人赔驴,悔无及矣。此虽陈全之不羁,亦足供笼络抗院之一笑云。



第十四类 假银骗

设假元宝骗乡农

昔有一人，本农家者流也，辛苦耕田，服食淡薄，而性甚悭吝，家颇充裕。外省有骗棍到此地方，知这乡农性贪识悞，遂探其某日当在某处耕田，预将假元宝二个，重一百两，埋藏其处。俟乡农正在力耕之时，贼棍故意在其山畔，作左寻右寻状。乡农问曰：“你在此处寻甚么？”棍云：“我在此寻些东西，你问我则甚？”乡农只得默然。棍又认此树，复认彼树，如有所失状。乡农又曰：“你这人好笑，只管满山认树何为？”棍曰：“实不相瞒，我先父往岁曾被流贼所劫，亦同人伙，后来银子甚多，孤身难带，将银埋在各处，留下一账登记，欲再来取，不幸死矣。今我依账来寻此处树下的，不知那个树是，幸遇你在此，可来助我寻。若寻得分些与你不妨。”乡农遂带锄同寻，果在一树下寻得元宝二个。棍佯作喜甚之态。说：“此若寻得，则他处皆可寻了。我实肯分些与你，只是此处无槌凿。”又曰：“此银我无贮藏所在，不如去你家下，代我寻完，分数个元宝谢你，尊意如何？”乡农云：“甚好。但我与你素不相识，一旦至家下来往，岂不招人疑猜。”棍云：“当诈称是何亲故方好。”乡农云：“有了。



我有一妻舅，六七岁时曾卖外江客人，至今并无下落，只认作我妻舅回来看取姊姊、姊夫，有何不可。”遂将妻父妻母姓名形状，一一对棍说起。遂领至家下。叫妻子出来见舅。其妻相见，问弟郎面貌如何与我不相类。棍应云：“弟出外省，那边风土不同，以此不类。”其妻又问云：“我父何名，形状何如？母何名，形状何如。”其棍对言不差。又问：“我叔何名，形状何如。”棍应曰：“我小时出去，只记得父母，记不得叔了。”妻遂信之，杀鸡烹鲜设为盛撰，以待其弟。乡农兄弟诸人，各设席相待甚厚。棍对姊夫曰：“我要些零碎银用，可在你家取过十五六两与我杂用。”乡农遂取己真银十余两，与棍用。

过数日，棍将账与姊夫查，更有元宝十余个，在某山某庵中。其庵无人居住，姊夫带饮食二盒挑至庵中。时庵中棍已预令二贼在彼伺候，即将乡农背缚于柱中。其二贼抽出牛尾尖刀，再三要杀之。棍佯劝云：“我受姊夫厚款，吃得他兄弟鸡鱼甚多，勿杀我姊夫。”三贼将饮食吃了即去。其乡农叫天不应，人地无门。

至次日午后，一牧童至，乡农叫救命，得解缚归家。妻子问曰：“何待今日方归，舅何不回？”乡农消曰：“勿说他，勿说他，”至今被人骗者，俗语曰：“勿说他。”

近有江源地方一人，被一棍亦如此骗，其妻有智，即以其元宝凿来与他，知是锡曹，遂将此棍捆打，勒其供状，始释之。苟非其妻有识，亦蹈前乡农之覆辙也，彼时悔之，宁不晚乎。

按：此乡农，心苦力勤，蓄用薄奉，以致富幸矣。何乃为贪心所使，落贼牢笼，以致失财被辱，反不如江源之妇之智哉。然末世滋伪，奸究百出，近有丢包贼骗人甚多。更江淮间，又有扯送法，尤难防检。贼只问你一句，你若答应一句，即被他迷，此妖术也，害人尤多。世道人心，一变此至极乎。你因前事，遂备述之，以为出途者警。



冒州接着漂白曹

钱天广，福建安海人也。时买机布往山东冒州药王会卖。会期四月十五日起，二十五日止，天下货物咸在斯处交卸。无牙折中，贸易二家自处。一棍以漂白曹银来买布，每五两一锭，内以真银如假银一般，色同一样。棍将丝银先对广以铁椎凿打，并无异样，打至十余锭，通是一色。广说不须再凿椎打。棍遂以漂白曹出对，共银六百两，内只有细丝乙百余两，余者皆假曹也。银交完讫，布搬去了。

广收其银，检束行李，与乡里即雇骡车，直到临清去买回头货物，取出其银，皆假银也。那时虽悔不及，然广不甚动情，只说：“是我方承得此会，他人出外贸易，从此止矣。”人慨斯人量大，有此大跌，后必有大发也。棍虽脱骗得金数百，然天理昭昭，子孙必不昌隆。盖假银天下处处有之，故录此以为后人之后防，勿蹈天广之覆辙也。

按：棍之用假银，此为商者最难提防，必得其梗概方能辨认。余于壬子秋，在书坊检得一小本子，辨说银之真假甚是明白，故录之以为江湖诸君览之，则假银若一人眼，灼然明白。略陈其一二于左：夫元宝者坑淘出而原宝，今之官解钱粮，亦倾煎如坑淘出原色，而成元宝也。俗云：“员宝是也。松纹与细系一样，其皆足色也。摇丝，色未甚足，银泻入曹，以手摇动而成系也，曰摇丝；水丝又名曰干系，自七程八程九程九五止，通名曰水系；画系即水系泻出而无系，以铁锥画系于其上，曰画系；吹系即九程水系，银一入曹，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系也，曰吹系；吸系以湿纸盖其曹上，中取一孔，



以银从孔泻下，吸以成其系也，日吸系。今人以铁薄盖于曹上，亦中取一孔，银从孔泻下，亦吸以成系也。盖吸系自七程起，九五止。九五者亦看得足色也。茶花以纹银九钱，人铅一钱，人炉中锅内不用一毫之硝，明倾取出，以曹把淡底填于曹脚，然后泻银子错内，铅方不露，而自成其粗系也，日茶花。鼎银即贡银也，又曰水银，以纹银五钱，以贡五钱半，人铁鼎中，倾其色通红于内，取出候冷拿出其银，只有一两，拆汞五分，可打之而成曹，或造之以成饼。以银薄贴于外，以墨微洒之，以掩其太白，更能造酒器及诸项首饰，能拔银系，亦犹细丝者。只是色略青些。更有赤脚汞银，纹银三钱，铜系二钱，汞五钱半，如同前倾煎，取出不能打造，亦如同水系一般。若辨汞银，其色脚嫩，上面银薄，贴色不同。赤脚者，然色赤而带嫩，终不如水系色老。此上古所传，造此换人，亦发家数千，子孙继迹不肖，而家即萧条，害众成家，终不悠久，吊铜以铜嵌四傍，而后以银泻下，藏其钢于中，日吊铜。辨之难看其系，终不如细系之明。其系粗而带滞碍，即可疑而凿之，方露其铜。铁碎曹，以铁碎先入于曹内，然后以银泻诸曹。适均，人其银内，包藏铁于其中，至低者亦有九程；九五者有系。或以铜碎如前，名曰包铺银，至低者亦有九程。九五有系，九程无系。钞子铜，用钢乙两，人银三分，人炉中以白信石如硝袖人，泻入曹中，取出铁四傍者三四分重片。中心者又人炉中倾，再曹，如此者数次，然后用银陶末以禹碗禹极细，用酸砒草捣汁，人硼砂三分，以罐子同煮，后放前银末三分，人砒草汁内。以前钢入罐中，以著炒之，取出以白水洗去其砒草汁，其色甚白。有一人问曰：“铜中只用银三分，后又以银末三分，何能使银相交于外。”其人对曰：“世间宝物，惟金银为至宝，若先不以银三分人铜倾煎，则后用银末，亦为煎煮，必不能人。先以银三分人内，则后用此银末煮之，自然相应也，故造假银。俗曰神仙。”然辨此铜，当认银色，乃死鱼白，无青白之色。再看其脚，有两样，或和胭脂点，



或用石朱点，须在点脚，及死鱼白处辨之，则真膺了然。漂白曹用银倾煎，细系一样。只是曹甚热，而壁乃薄，而后以虑陶。去其下面者，只留上面其薄者，中以白钢倾一曹无壁，以前上面安于其上，下面用银薄合其下，用焊焊之后用淬槌槌其脚，为风锅无二。虽以凿凿开，必不能辨。如辨此，则当时烧焊之际，以火烧去其青青自然之色。如死鱼之白，故曰漂白，以此辨之，灼然明白矣。煎饼银法，每铅一钱，销钢一分，若九程银一两，可用铅一两。八程可用铅二两，七程可用铅三两。灰堤中，用炭装炉，慢扇其火，煎至铅花。若过，后必急扇其火，待油珠大如豆者，即以盖盖之。熬出只九五色。如待金花灿烂，熬出即结果布于上日布心饼，又曰焦心饼。下面蟹眼回珠二面皆白，即松纹足色。九程饼，亦出炉白，上乃鸡瓜面，下面脚亦白。八程饼，出炉略黑，必用天砂擦之方白，上面蚤斑之痕，剪开略白。七程饼，出炉墨黑，亦用砂擦，及用盐梅洗之方白，其剪口带赤。六程比七程犹不同些。五程，即梅白饼。盐烧饼，二钱五分银出一两，取出以盐禹烂水调上一重，在其饼上，入火烧之，取出以锤打去一重钢铤，又用盐烧之，再锤打，如此者数次，则外面铜去，而自然白，曰盐烧。白钢倾者，白盐烧。三铤饼底是足色饼。用陶陶如纸薄，中用白钢熔一饼于中，上面用银入炉中倾出细系，入铅二三钱取出泻入炭锅成一饼样。亦用陶陶甚薄，盖于其上，然后用焊焊成一饼，铤去其四旁者，中间的饼，对面剪铤，尽可瞒人。辨之其饼厚，上下皆真银，中间色自异样。知者以银咳面于杉木中擦之，即见三样色。车壳即灌铅。以松纹细系曹，咳面以落锥落一孔，然后以割子入其内割之，尽取其囊中者，留其银壳后用铅灌其内填满，再用银打一尖子尖之，又以铁凿于凿之，如风锅一般。然辨此银，要看其两凿面之痕处即见明白。倒茅饼，先以上号白信石，用熔成罐不涓水者，以盐泥固济，入信石于内，打二炷香，升灯盏上轻清者听用。以银七钱钢三钱五分，熔将起炉时，以



前信石七分入银内，将盖盖之。取出天砂擦之，其面上亦鸡爪面，如九程银一般。辨之九程出炉自白，不待砂擦，然此饼缺口带黄，九程饼铰口自白。以此辨之朗然。更有：铁线饼、江山白、华光桥、神仙饼、掺铜饼、倒插船，其余奇巧假银数十样。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知者引申触类观此，思过半矣。有等游情好闲，不务生理，受磨丧心，用此假银，苟计衣食，以度时光，此犹穷徒故不足责。然今贪墨之辈，家颇殷足，尚换此银，用以毒众，自图富厚，以遗子孙，不知丧心悖理，岂有善报，子孙其能昌乎。凡四民交易，只可用七程以至细系，更低者不可用也。如昧心欺人，不惟阴谴之罪难偿，而阳报之网，亦不漏矣。



第十五类 衙役骗

入闻官言而出骗

里有寡妇，富盖乡邻，只生一子甘澍，年方弱冠，恪守祖业，不敢生放。乡人路五，两问之借银谷，皆不肯，心恨之，归与妻胡氏谋，要赖他强奸，妻许曰：“可。”又托新友支九为干证，即往分巡道处告，道提亲审。先问胡氏曰：“甘澍因何到你家？”胡氏曰：“他家豪富，终日无图，只是奸淫人妇女。知我男人未在家，无故来调戏，我不从，便强抱亲嘴，骂他不去。支九来邀我夫贩货，甘澍方走去”再问支九：“你往路五家何干？”支九曰：“小的与路五，都挑贩为生，因邀他买货，听里面妇人喊骂，甘澍走出。”又问甘澍曰：“你因何与妇人口角？”甘澍曰：“并无到他家，那有口角？问路五左右邻便知。”左右邻都称甘澍寡妇之子，素不敢非为，外间并未闻奸情，此是装情捏也。路五执曰：“他万金巨富，岂不能买两个干证？”左右邻曰：“我邻近不知。他支九隔越一街，岂不是买来作证。”道曰：“路五贫民，何能买人作证。”将左右邻并甘澍，各责二十，定要问作强奸。甘澍出而惧甚，思无解释。晚堂退后，道已封门，在后堂周旋闲行，沉默思想，忽自言曰：“错矣！错矣！”又周行数次，遂拂袖



而入。适有防夫涂山，在外窥道举动，闻其言错，想必是审此奸一事也。夤夜越墙而出，扣甘澍歇家门，歇家开门延入，甘澍正优闲无计，涂山曰：“你今日事要关节否？”澍曰：“甚关节可解，正要求之。”山曰：“道爷适有妻舅到，三日内，即要打发起身，惟此最灵，若投他，明日即复审，更大胜奥。”澎曰：“如此得可好，须银几何？”涂山曰：“此翻自案事，不比别人情，须百金方可。”澍曰：“百金我出，只要明日复审。”涂山曰：“舅爷今酒席尚未散，吾当即人言之。”澍与歇家送出，道大门已封，涂山复从旁居民家越墙而出。次日，道出早堂，即出牌复审强奸事。甘澎大喜，以为果验也。下午再审甘澎曰：“路五曾问你揭借否？”澍曰：“他两次问借银谷，我皆不肯，因此仇恨，装情诬我。”再审胡氏曰：“甘澍未到你家，那有强奸事。”将抄起，路五边未用银，一撈即紧。胡氏难忍，即吐实，未有强奸，只揭借不肯，故装情告他。又将路五、支九各打三十。将甘全解无罪，涂山即跟出索银。甘澍曰：“吾乐与之。”涂山自索谢，澎另以十两与之，山以银人道卸起。可出索添谢，又得十两。当时，以为勇爷关节之力，岂知出道之自悔，而银尽力涂山所骗乎！

按：“衙役皆以骗养身供家，丰衣足食。其骗何可枚举，盖事事是骗，日日是骗，人人是骗。虽罄南山竹，何能悉之；虽包拯再生，何能察之。予素不入公庭，此中情弊，稀所知闻，此其偶得于真见者，故述其弊窳如此。然衙中虽人人是奸徒，事事是骗藪，吾惟早完公课，百忍不讼。虽贪吏悍卒，其如我何？故曰机虽巧，不蹈为高；鸩虽毒，不饮为高；衙役虽骗，不人为高。纵有无妄之灾，必有明官，能昭雪之有，何也？官必读书人，明者多，而昏者少也。无奈在街人役，各以阴云霾雾蔽之耳。故惟忍小忿，不入街为高也。



故拟重罪释犯人

富民元植者，家温行谨，奕世良善。偶与乡权贵有隙，乡贵素善叶推官，乃吹毛求疵，砌元植之恶十余件，叶推官为之送访，按院即批与叶审。叶提元植谕之曰：“汝之恶迹，我已备晓，罪在有定，只汝家殷富，不许央关节。若有关节，罪有加无减，且收入监，候拘到被害，即听审定罪。”叶推官素廉正，从来不纳分上，今元植既承面诫，越不敢辗转，只惶惧待罪耳。适眷亲易乡官，素与植相善，知其事属仇陷，默地代拆于太府，托转释于四尊。太府乘间，缓颊及之，叶四尊大怒，归取元植垂责之。曰：“我叫你不得投分上，反央太爷来讲，这样刁恶人，定要拟你滴戍。”元植茫不知来历，叩头曰：“老爷素不纳关节，一府通知。又蒙钧旨面谕，怎敢央太爷。实不知事从何处来？”叶爷曰：“且人监去，定是军罪。”元植出查，方知事出易乡官，自以己意代释，并不使植知也。植思无处可解，寻其用事凌书手。密商曰：“能为我减军人徒，当以厚礼谢。”凌书曰：“能出百金，为汝计之。”植许曰：“可。”以银封讫。叶爷果唤凌书手作招。曰：“须寻一军律拟采。”凌书故以绞罪拟上。叶爷命改招，只可拟军。凌书过一日，再以绞罪拟曰：“访单中惟谋死亲，第一件最重，正合绞罪。余某条某条，只是徒罪，并无合军律者。”叶爷寻思，有对头之状。尚不轻人人绞，曾是拿访，而可绞人。曰：“造化了他，只拟徒罢。”后拟上三年徒。元植欣然纳赎，凌书遂安受百金之贿。在叶爷宁知其外受金，而内拟人重罪乎？故衙役之欺官，虽神君不及察也。

按：善有旌奖，恶有拿访，此朝廷激劝一大机权也。今族者，多



由撷刺之巧，访者或由权贵之喉，其虚实盖相半耳。然犹幸有拿访一途，可以少惕刁顽，稍为良民吐气。特被访者，出人于问官之心，高下于权书之手，其情得罪当者亦少矣。当官持权者，或遇大故重情，必虚心详审，明察沉断，庶可杜奸欺之一二耳！

吏呵罪囚以分责

人传包孝肃为官清廉明察，用法无私，诈不得以巧辩售，罪不得以权贵脱。又不纳分上，故人称之为：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适有富豪子，犯奸情真，知难逃洞察。预与一老胥谋曰：“包爷精明，察事如神。我所犯情真，干证又直证，罪实难逃。若重罚，犹可输纳，惟痛责实是难堪。有何计可以减责，必不惜厚费国之。”老胥曰：“明日若当责时，你奔近案前，强辩求伸。我从旁呵斥，为你分责，或可减你一半，此外别无策可图也。”次日，包公审得真情，发怒要打富子四十。富子奔近案，晓晚伸辩不已。老胥从旁大声呵之曰：“速去受责，何须许多说话，罪岂赦你。”包公见之，大恨此吏揽权起威，恐后日窃势骗人，外必生事。即先责老胥二十板，偏减去富于二十。欲使威不自胥出，不知正落其谋中也。老胥遂得厚赂，而包公漠不知之。

按：吏为奸，皆是知本官性情，而变幻用之。老胥知包公严明，岂容胥吏招权，故旁呵犯人，包公必责吏，而故怒犯人。以见胥吏之无权，欲外人不畏慑之。岂知于难减责之中，故分责以取其贿，又孰从而察之？公且受胥骗，况后之为官者哉。



第十六类 婚娶骗

妇嫁淘街而害命

京城有房八者，为人痴蠢，以淘街为生，家只一老母。一日房八淘街，往小河边洗，靠晚来有一妇人，身穿麻衣房立看淘洗讫。谓房八曰：“我将往娘家，今晚不能到，暂借你家一歇。”房八曰：“我家歇不得，何不往客店歇？”妇人曰：“客店人丛杂宿不便，你家有何人？”房八曰：“家有老母。”妇人曰：“有母便可同歇。”房八引至家，妇人把银与莱米，买酒菜，夜间三人同食。”妇人问曾娶媳否？房母答家下仅能度日，那得银娶媳。妇人曰：“我前夫死，已葬讫，家无亲人，今收拾家财，将回娘家，奈娘家又远。看你儿子孝善，偶然相遇亦似天缘，意欲为你媳妇，以供奉朝夕何如？”房母曰：“你虽好意，只恐儿不能供三口人。”妇曰：“我亦带有些少银本，谅勤治女工，亦足自给。”房八喜曰：“我算命，今年当招好妻。一人自有一人禄，何患不能供。”是晚遂成亲同宿。一夜之间，叙尽风流。男称前未娶，今如渴而得浆；女称久失偶，今如热而遇凉。二人文爱，真如鱼水。房母亦大喜，天赐贤媳。次日，妇以银六钱与夫杂米，买菜蔬。第三日问婆曰：“何不做身衣服穿？”婆称无银。妇又出银六



钱，叫夫在汪客大布店买之。房八既得妻，又前后得银作家，心中洋洋喜色。往汪店买青布二端归，妇各将剪去三尺。故持尺量曰：“此是剪剩之布，未成全匹，何被人瞞也？可持去与换，有好银买布，他何得如此亏人？”房八听妻言去换。汪店言我家那有零布，是你自剪起胡赖我。二人各争一场。汪客令家人再以二端与之，及持归。妇背地以剪刀刺破几叶后将展开。又曰：“如何又换两匹碾烂布。这布店好可恶，他欺你纯善，故敢诳你。今次不换，可放言骂他，怕他甚么。”房八被妻激，忿忿往说：“你以破布诳我。”汪客说：“你买一匹布，来换许多次，店中那有此工夫，不换与他。”房八便纵言秽骂，汪客怒，喝令家人扯打一顿。后以两匹布，打开看明，掷与之。房八执布归，言被打之恨。妻怒顿足曰：“有银买布，及招他打。他靠财势，可拚命与他作对，吾与婆能替你伸冤。”又激夫到店凶泼。汪店家人又群起痛打，带重伤而归。妇哭曰：“必往告保辜状。”遂往御史处告准。归买好酒好菜，劝夫多饮方可散血。夫被其劝，酪配大醉，夜乘醉，紧绑其手足，以沙塞口鼻，至三更，死已久。解其绑绳，妇故喊曰：“你儿身冷了硬了，莫非是死。”吓得婆起，看儿已死，二人相对哭尽哀。复往御史处补状，差官检验收贮，遍体都有重伤。汪客惊惶无措，过三日将审。妇与婆到汪客店曰：“我夫已被你打死，只我婆年老，我一妇人，难独供膳，把你偿命亦无益，你能出银三百两与我供奉婆婆，叫婆具息，免检罢。”汪客闻言心喜，令人担议，许出银二百两，与房母供贖。房母依妇言，自具息，言身贫老，儿死妇寡，莫能存命，凭亲邻劝谕，着汪出银一百两，与氏养贖，免行检验。官准息，将汪客打二十又罚一大罪。令房八妻，领银而归。过两日，妇窃银二百两夜间逃去，不知所往。房母再欲告，汪客又重出二十两与之，以息其事。

按：此妇是大棍之妻，查得房八只此老母，故遣妇假与为妻。激其与富店殴争，然后加功打死。则房母必告，必可得银，然后拐



银而逃，是断送人一命，而彼得厚利也。棍之奸险至此，人可痴心，而犯其陷阱乎？

媒赚春元娶命妇

福建春元洪子巽，在京将纳妾，媒数引看，多未称意。适有崔命妇者，年近三十，犹绰约如处于，以为夫除服，入寺建醮。二棍套定，一为媒，先引洪春元到寺亲看，洪见其容貌秀雅，言动庄重，大是快意。媒曰：“既称意，须与其大伯言之，此妇是伯主婚。”径引春元到其家，先袖钱五十文人，付其小家僮曰：“有一春元来尊府看大厦，托讨三杯茶与吃。”再出邀春元曰：“他大伯在外即回，可人厅坐。”少顷，一棍称为伯，从外人，三人叙礼复坐，小仆捧茶出，媒曰：“令弟妇欲改适，此福建春无欲求娶，敬问礼银若干。”伯曰：“路太远些，恐弟妇外家不允。”媒曰：“他目今受官，即叫令弟舅同到任，亦何惮远。况他世家宦族，姻眷满朝，即在京，亦多人看顾，此不可磋过。但老爹尚未得见令弟妇。”伯笑曰：“舍弟妇人品德性，女流第一，往日亦不肯令人见，今日除服，在某寺建醮，往彼处看之易矣。”媒曰：“尊府所出，亦不须看。但问何时肯去，及礼银若何？”伯曰：“他除服了，亦不拘时去。礼银须一百以上，他首饰妆奁，亦有五六十两。”旋引媒起，密曰：“我上贺须四十两，莫与弟妇知，其身资可减些。”再复人坐。复曰：“明日若交银，可在花园馆中。家中有俗忌，不交银也。”媒曰：“须清令弟舅同见为好。”伯曰：“彼来自多称说，待娶后，即通未迟。”便送媒与春元出。媒曰：“此间伯与我言，须上贺银四十两，其身资可减些，彼不欲弟妇知，故欲在园交银。”次日，媒引春元及二管家，同往国馆，又去邀崔家大伯，同一小



仆，挟天平至。媒曰：“要叫一人写礼书。”伯曰：“亡弟未在，何用婚书？”媒曰：“京城交易，不比共府做事，只记一账亦有凭据。”伯曰：“吾自写何如？”媒曰：“最好。”即取纸与写，到彩礼处。伯曰：“六十两。”媒曰：“减些，只四十。但要安顿令弟妇有好处，不必多索银。”伯曰：“两项可都一样。”媒曰：“易说的。”写完了。媒曰：“婚书放在我手，看兑银。”先兑四十两，作一总封。又兑二十两，付与伯收。伯起曰：“吾取四十两，彩礼任你家中而交。不然，亦不消说。”媒曰：“再加十两。”伯亦不肯。媒顾春元曰：“何如？”春元曰：“凑起四十两在你手，到他家交与妇人。”媒曰：“婚书并银都要在我手，一同家中，两相交付。”伯曰：“我非今日言明要背交，昨已议定了。若事不成，岂能赖得。”媒惟取四十两，并婚书在手，同春元回店，雇人去接亲。媒以婚书付春元，曰：“事已定矣，不消带去。”只同两管家，领十余人至崔家，先入厅旁坐。媒曰：“吾叫大伯来。”脱身去矣。崔家见许多人来，出问曰：“你辈何干？”管家对曰：“来接亲。”崔家人曰：“你走错门了，接甚亲？”管家曰：“媒人引我来，怎会错？”崔家人曰：“那位是媒？”管家曰：“媒去叫你大伯。”崔家人曰：“有甚大伯？”管家曰：“是你家交银主婚的。”崔唾其面曰：“你一伙小辈，该死的。此是崔爹府中，你信何人哄，在此胡说。”管家曰：“昨我洪相公在你家吃茶，许议亲事，已在花园交银了。今反退悔，我岂怕你的，难道脱得我银去。”崔家人曰：“谁把茶你吃？谁受你银？我家那有出嫁的人？”管家曰：“你前日在寺中建醮的娘子要嫁。”崔家人曰：“啐！那是我主母，曾受朝廷诰命，谁人娶得？我去禀巡爷，把这伙棍徒锁去。”两管家见媒人请大伯不来，心中不安，各逃回店。崔家人尾其后，查是春元洪子巽强婚，即往府尹告强娶命妇事。洪春无闻告，始知被棍脱，即逃出京去，及府尹差人来提，回报已先期走矣。府尹曰：“他自然要走，怎敢对得，遂为立案存照，以候后提。”



按：此棍巧处，在见崔家主仆，皆在寺，乃哄其家小仆进茶。又云：“大伯欲背索上贺，在园交银。”故可行其骗，洪春元既失银。又着走，又府尹信其强娶，为之立案。在外娶妾，信然难哉，做事何可不审实也。

异省娶妾惹讼祸

广东蔡天寿者，为人慷慨仗义。年四十无子，其妻泼甚，弗容娶妾。一日贩广锡三十余担，往苏州府卖。与牙人萧汉卿曰：“我未得了，意欲在此娶一妾，亦有相因的否？”汉卿曰：“有银何怕无当意女子。”即领去看几个室女。汉卿曰：“我年过四十，此女皆年纪不相宜，吾不娶也。”忽有荡子国延纪，家有寡母邓氏，年三十三岁，容貌端好，夫死遗家资千金。被延纪赌荡罄空，更欠赌银二十余两，逼取无办，乃与棍商议，诈称母为妻，欲嫁以偿债。媒传于汉卿，领天寿看之，年貌合意，议身资银四十余两。纪曰：“氏系过江出身，恐外家阻挡，不与嫁远。其银可封牙人手，待临行上船，我叫人送到船来，人与银两相交付。”牙人以为可。临行，延纪自雇轿，诈称母舅家接母。母上船后，始知子将已脱嫁于客，心中甚怒。只忍气问曰：“夫既以我嫁人，何必相瞒，且娶我者是谁？”寿应曰：“是不才。”妇曰：“看君谅是个富翁，我亦无恨。但我因夫赌荡，衣资首饰，悉藏母家，我同你去取，亦且令母家得知。”天寿信之，与邓氏偕往，氏人诉其子背将已嫁之事。其兄邓天明发怒曰：“那有子敢嫁母者，是何客人敢斗胆而娶？”出将天寿乱打。邓氏救止曰：“谅客人亦不知情，只不孝延纪，胆大该死。”天明即具状告县，邹爷准状，差拘延纪，逃走不出。先拘汉卿、天寿到，邹爷审出大怒，将婚主、



媒人各责二十。以天寿收监，着汉卿讨延纪，数月终不能拿，累被拿限拷打。天寿投分上释监，邹爷竟不许。人教，天寿曰：“贼要贼拿，赌钱要赌钱人拿，何不许银与赌棍人拿。”不数日，棍指延纪所在，差人一拿到，邹爷审出延纪以子嫁母，以远客作妾，责四土板，拟重典。身资银迫人官，汉卿、天寿各拟杖惩。其母邓氏，着兄邓天明领归供养，任自择嫁，批照付之。

按：为嗣娶妾，礼律不禁，特当娶于附近小户。若出外省，慕色而娶，多酿后患。若此类者，可为炯戒矣。

因蛙露出谋娶情

徐州人陈彩，家资巨富，机智深密，有莽操之奸。年三十岁，妻妾俱无子。邻合潘遵，常借彩银，出外为商。彩往磷家，只见妻游氏，美貌绝伦，遂起不良心。邀磷同行，往瓜州买棉花，待广州等处卖货收完，二人同归。路经西关渡，此幽僻之处，往来者稀，遵上渡以篙撑船。彩暗忖此机可乘，从后将磷一推落江，磷奔起水面，彩再以篙指落深渊。浸死之后，彩故叫渔翁捞其尸，以火焚之，裹骨归家。彩穿白衣，见遵父母，先大哭而后报凶情。磷家大小都恸，而细问身死因由。彩曰：“因过西关渡，上渡撑船。与篙并人水中，水深急，力不能起，遂致浸死。我顾人捞尸，焚骨而归。”言毕，潘家大哭。彩乃将所卖账簿并财本，一一算明，交还磷之父母。满家反怀其德，那知彩之设计谋死也。至半年后，磷父潘王年老，有二幼孙，不能抚养，欲以媳招人人赘，代理家事。与彩商议。彩曰：“人赘事久远，必得当人方可。不然，家被他破坏，后悔何及。依彩愚见，小心支持，守节勿嫁人为尚。”彩言虽如此，而中藏机谋甚深。



后者议人赘者，玉亦与彩议，彩皆设机破之。因先贿游氏之外家，布谋已定，自言于玉曰：“吾与令郎至知，本无自赘之理，但事有经权，试与尊叔自筹之。”玉曰：“尊见何如？”彩曰：“吾欲以叔产业，悉付我理，请叔族亲议立文书，递年几多供应尊叔夫妇食用。几多供应祭坟纳役，余者付叔存之，以备二孙婚娶。令媳与我为次室，况我拙荆颇贤，必无妒患之患，后倘得产男女，必不亏他，是令媳得所归，而公家亦有所付托矣。”媳曰：“古云宁作贫人妻，莫作富人妾。我夫与他为友，我嫁他为妾似不好观瞻。请公公再详。”玉曰：“难得此人家富忠厚，况又代我理家，我不劳而坐享衣食。余剩者，又存与孙婚娶。文字有我族人为证，何等安妥，不必再疑。”潘家大小，皆以为然，游氏父母，亦同声曰可。游氏只得听命。不觉嫁后二十余载，生有二子。又养一长孙。前二子皆已娶媳，亦生二孙。彩之正室，前十年已故。游氏与夫极和顺。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水满，忽有青蛙，浸于水中，跃起庭上，彩以小竹挑入水中去，如此者数次。彩平昔是谨密之人，是日天牖其衷，暗付游氏恩情已久，谅谈前情，妻必不怨。不觉漏言曰：“你前夫亦似此青蛙，若不计较，安得与你成夫妇。”游氏曰：“计较若何？”彩曰：“昔我见你貌无双，要得同床伴我眠。心生一计同贸易，过渡踢他落波心，你夫奔起浮水面，再将篙指落深渊，连奔连指两三次，亦如青蛙此状情。”游氏惊号大骂曰：“你这狼子野心贼，当千万刀剐，那有人如此狼心者。”彩被妻骂，无一语可应之。游氏哭奔于路，高声叫曰：“我前夫被这贼谋死，谋我作妾，我必经官告论，为前夫报仇。”左邻右舍皆革听惊骇。彩叫二子，强抬游氏人家，皆跪下苦劝曰：“看家中大小之面，勿说此话。”游氏指骂二子曰：“你爷奸谋子岂昌，无端造恶忒强梁，险邪暗害同曹贼，天牖其衷自说扬。呈官告论清奸孽，斩他首级振纲常。我夫虽然归黄土，九泉之下也心凉”。磷长子潘槐，次潘杨，闻游母出路，扬陈彩谋杀其父之事，与潘族众，来问其详。



游氏见二子并小叔，拗哭甚而言曰：“当你父在日，出外为商，尝问这贼借本，他见我先时有貌，即起歹意。邀你父出外贸易，归西关渡踢你父于江中，奔起水面，复以篙指落深渊，如此者数次，因此浸死。”众等曰：“何以知之？”游氏曰：“适间大雨天井水溢，有一青蛙被浸，跃起庭上，贼以竹打抽下数次，蛙因打团浸死。天不容奸，他见此蛙，因自道其故，所以知之，儿可去告，我来作证。”杨槐闻言，捶脑号天。大哭曰：“这仇不共戴天，扯来打死他。”直入内堂，将彩揪打。彩家理亏自然不敢对敌。彩怒曰：“我纵谋人，罪有明条，岂该你打？”游氏曰：“他罪不容诛，若未经官，错手打死，则仇未报，反成人命。”方闹嚷间潘家族聚集百余人，中有无藉者，欲掳其家。游氏曰：“物是我的，贼犯法当死。非他所有，我不出证其罪，汝众何得掳我财物？”游氏与二子抱牌急告，本县魏爷准其状。差拿陈彩到官，无半语推辞，一一招认。魏爷打彩三十板，立拟典刑，即申上司讫。游氏并二子杨槐，各讨保，候解两院。是日，县看者何止数百人，皆言此妇原在潘家处中户。今处于陈万金钜富，驱奴使婢先作妾，而今作正室，况年已久，生子及孙。徇情者，初谈及此未免哽咽喉干，吞声忍气而罢。今径呈之公庭，必令尝前夫命，真可谓女流中节侠行，出乎流俗者也。两院倒案已毕，彩正典刑已定。彩托禁子，叫游氏并二子，来狱中嘱咐，游氏不肯来见，只叫二子往见之。彩嘱二子传命曰：“我尝潘磷之命已定，他之怨已酬。而结发之恩已报矣。何惜见我一面。我有后事，欲以付托。”游氏曰：“我与他恩谊绝矣，有何颜再见他。”二子入狱中回话。彩大怒曰：“我在狱受尽苦楚，不日处决。他在家享受富贵，是他潘家物乎？陈家物乎？”言毕，二子以父言传于母。游氏曰：“我在你父家二十余载，恩非不深，但不知他机谋甚巧。今已泄出前情，则你父实我仇人，义当绝矣。你二人是我毛里天性，安忍割舍。你父不说富贵是他家的，我意已欲还潘家。今既如此说，我还意已决，当我母已死，勿



复念也。”二子曰：“母亲为前夫报仇，正合大义。我父不得生怨，须念我兄弟年幼，方赖母亲教育，万勿往他家也。”游氏不听，召集陈门亲族，将家业并首饰等项，交割明白，空身而还潘家。甘处淡泊，人皆服其高义，羡潘磷之有妻，仇终得报；叹陈彩之奸谋，祸反及身也。



第十七类 奸情骗

用银反买焙纸妇

宗化人羽崇，家资殷富，性最好淫。常以银谷生放于乡下，乡人惟早午晚在家食饭，午家后都往耕田，并无男子在家。崇偏于半午前，往人家取账，遇单居妇女，千方挑之，多与通好。人有问之者曰：“凡妇人与初相见，面生情疏，茫不相识，怎好问口展通野话，倘怒骂起来，后何以登其门？”崇曰：“凡撩妇人，临机应变，因事乘机，或以言挑，或以利诱，或以势压，或以恳求，何止一端。全在察其心情，而投中之。或无可人机者，试与之讲梦，说我昨夜梦一所在去，宛似你家一般。某物在此，某物在此，又梦与你相交，一夜快活，醒来乃是一梦。今日到此，全与梦中相同。如此且笑且说，讲了一遍，看他言貌，或喜、或怒、或不睬、或应对、或疑猜，便可以言投入。彼若发骂，我只说梦，彼若不拒，我便可取事矣。我尝往一所在取账，男子另一处造纸，两妯娌程对焙纸，其伯姆半宿妇人，其婢于极是少美，我欲挑之，若半声推拒，隔焙便闻，何以动手。我生一计，包银一钱作一块，秘密轻轻与说曰：“我欲挑你伯姆，把此一钱银送你，再一包五分，托你代进与伯姆，替我说个方便。”妇人接两包银，



把自己包开看过，见银作一块，心中有些喜意，答曰：“你爱他，你自与他说，自然是肯，我不好替说。”我便曰：“若爱只是爱你，但恐你不肯，故托你通伯姆罢。”不应，我便搂之，默然应承，只隔焙干事，那边全不知。若不如此，反生计较，彼恐怕姆知之，怎肯默然应允。惟先说挑伯姆，彼心道，那边可干事，我这边秘密干亦何妨，故人劳而成也。”

按：妇人不爱淫者，亦爱财。但深畏人知，故不敢为。惟点壮其心，谓人不能知，彼便敢妄为耳。既许从你，彼之遮盖，自然更谨密矣。此羽崇骗奸机巧之一节也。然世情鬼魅，有许多深奸隐慝，何能尽述为戒，特标其近闻者如此。

和尚剪绢调佃妇

寿山寺，田良五百石，分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锦衣肉食，饮酒宿娼，更甚俗家。每管寺十余年，银多欲归，先约家中定姻。在外蓄发为头陀，鬓发可缚绢巾，即回娶妻当家矣。每兄去弟来，父去子继，据为己业，并无异色人得参人，或有畏受家累，不思归俗者，辄择村中愚善佃客，有无妻者，出银与代娶。僧先宿一个月，后付与佃客共，不时往宿，僧来则僧之妻，僧去则佃之妇。故谚云：非僧奸佃妇，乃佃奸僧老婆。即此俗也。或生子，有全月可认者，则属某。或交错无可辨者，则僧与佃分，各得其一，待十余岁，即领为传者，实则亲子也。故僧家云：灭灯传道，寄姓传宗，即此也。有一僧往乡取苗租，其佃户柔儒，见其妇美貌，每挑之便骂，不睬。后冬十月，故买匹好绢，问此妇借剪刀，剪下二尺。曰：“将送人作鞋面。”余者寄此妇手。两日后，复来取绢借剪刀。又剪二尺，将往送人，余者仍寄之。妇曰：“送甚人？何不全拿去？”僧曰：“只消许多，可长享用。”妇曰：“我代收藏，亦当剪二尺与我。”僧曰：“你若便要便



全匹与你，这两尺亦与你，不消送那人矣。”妇曰：“果真乎？”僧曰：“惟恐你不受？我久有意送矣。”两下遂成云雨佳会。僧曰：“你往日骂我，今日何有这好意？”妇曰：“我冬间要做一身衣服，送母亲寿，故不得已从你，后日决不肯矣。”僧曰：“那二尺，更要一次。”妇曰：“二尺任你送别人。”僧曰：“取多辞少，你好歹。”及事完了出房。僧曰：“我要禾蒿绞一索用。”妇取付之，僧将蒿，慢慢绞索，妇催快去，僧曰：“在外何妨？”少顷佃客回，问曰：“你作索何用？”僧曰：“我有绢大半匹要卖，令正说要造衣，送令岳母寿，以你养的猪作一两二钱还我绢，将此索牵去。”佃客骂委曰：“我猪要养，何换此无用绢，急取还他去。”妇取起二尺，将大匹丢出还之曰：“舍与你。”僧曰：“我还你是价，也不亏你，有甚舍与我。”僧见其取起二尺，知他终是爱财，次月复买蓝绢半匹，并前绢送与之。妇骂曰：“秃骡该入螺蛳地狱，我岂睬你。”僧曰：“正为你常骂我，故意取回，弄你受气。不然，我岂吝啬的，你说要一身衣服送寿，前日止一件衣，今敬剪一件下阗，成就你事，何故又骂？”妇拒不允，僧再三哀求，只前已有情了，终拒不得，复为受之。后遂通往来，难禁断矣！

按：此妇性本烈，只为爱其绢，遂至玷身，所谓桎也欲，焉得刚是也。人家惟禁止僧道来往，便是好事。若人寺，若拜佛，若子寄僧道姓，此皆耻事，切宜戒之。勿图无影福田，而蹈无穷污垢也。

地理寄妇脱好种

有鲁地理，看山颇精，要图一好地自葬父。寻至宁城得一佳风水，落在杨乡官坟词后，既难明买，又难盗葬。闻杨乡官已故，两公子亦欲求地葬父，鲁地理即以此地献，引二公子来看，果好穴情，山不费买，坐向又大利，即用葬父。将银三十两谢地理。鲁客不能谋其地，因欲脱其种，乃租杨公子花园门下住家，用银娶一美妇为妻，



与之居两个月，对妻曰：“我要出外行地理，难计归程。家下着欠缺薪米，已托主人公子看顾你，此是我恩人，因得他银，故能娶你。我已远出，这两公子若调戏你，随你从他。若与他有情，后日扶持你必厚。但他家多奴仆，切不可与他通。若轻自身，公子必看贱你，后自取困穷，谁为周济你。”又去托两公子，见得要远出行地理，家下些少，望相周济，归时一一奉还。公子常往花园，见其妇美，已是动心。地理才去两日，大公子即来其家，调戏其妻。这妇人已承夫嘱，慨然与通，情意好甚。后月余，次公子亦来戏之，亦从。半年后鲁地理归，见家中米菜充足，部妻曰：“公于来否？”妻曰：“两人都来，我都纳之。”鲁地理曰：“与这好人交，亦不羞辱你，有吃、有穿、有人陪你睡，早晚有人看顾，我虽出外亦安。”妻笑曰：“食用还强你在家时，只你不要吃醋。”地理曰：“是他银娶的，又代我供你，何须妒。但两人迭来，恐你惹毒疮，须与他定一月一个，可无生疮。”再次又出外，公子又来。妇人曰：“你两位不时来，恐我成毒疮，须定单月大公子，双月小公子方好。”公子曰：“你说极是。”自今某月属某，菜米一应他供给。不觉经四年，已生两男子，皆两公子血脉矣。鲁地理将命与人推，皆云后当大富贵。因携妻与子，辞两公子而归。二人各赠有厚程。后二子长成，皆登科第，实杨姓之风水，被其暗漏去，而不知也。

按：富贵家子弟，多有好淫人妻小者。或致生子，其风水不无分去。观此地理之脱种，后人可鉴矣。

有一富家子，往佃户家取租。见其妇美，累挑之，妇不敢从，密报于婆。婆曰：“他富家子，苦与他有子，后日亦讨得吃。”富子后又挑之，妇即允，与人房中解衣，富子曰：“往时累说不从，今何故便肯。”妇曰：“已对婆婆说过了。”富子曰：“你婆要拿奸么？”妇曰：“非也。婆日傍你富家种，若有儿，亦讨得吃。”富子一闻漏种话，猛然自省曰：“不可！不可！”连说四句不可。因转言曰：“我非真欲奸，



只爱你生得好，故与耍耳。今送银三钱，与你买粉，我不污你也”。淫情已动，驰归家。夜与妻交，其夜受胎，后生一男，长中进士，官受知县。初上任日，天晴日朗，忽见官堂四大柱上各有两个“不可”金字，心中忧曰：“此必不可任此官也，谨慎做一季官”，便推病辞官养亲。忽然归，父惊问故。答曰：“因上任日，见四个不可金字，恐非吉兆，故辞官归养。”父曰：“养亲官在亦可。”经一夜父思到大喜，呼其子曰：“你见四不可金字，此大吉兆，你官必高也。我少年时，挑一佃妇已允矣。临行事时，他说要傍我好种，我猛省起，连说四句不可，遂不肯苟合。其夜归后即生汝，此天报我不淫人妇之德。若是凶兆，何故是金字，又何故四个不可，与我昔言相应出。此是好兆矣。”儿曰：“是也。”随即写书托同年。次年复起官，后官至侍郎，一门贵盛。

看此节可见富家子弟，不可漏种于人矣！

有乡官知县，生四男，皆为秀才，聪明俊伟。一日多官卒，地理为择一弃地，风水甚佳曰：“六年两科内，四位公子当尽登科第。”六年后，地理来取谢，三长公子都中去为官，独四公子在家款待地理。敬问曰：“承先生许我四人皆发科，今三位兄果中矣。论才学，我更高于兄，独不中何故？”次日地理同四公子再登坟细看曰：“论此地，虽几兄弟皆当中，其间不中者必有故。”公子愚曰：“何故？”地理曰：“令先尊几岁生你？”公子曰：“先父生我时年六十。后七十四岁卒。今又六年。”又问曰：“令堂当时几岁？”公子曰：“其时三十岁。”地理摇头曰：“我知之矣！”公子曰：“先生知何缘故？”地理曰：“休怪我说。公子必欲中，须问太夫人，你何人血脉？”公子会其意，夜设盛席，慢慢劝母醉饮，至二更后，分付亲人并奴婢等各先睡。四下无人，公子跪曰：“儿有所禀，不敢言，不知母亲愿我中否！”母曰：“二哥子都中了，我愿你中极切，有甚好歹事，便说无妨。”公子曰：“地理说我不是爹爹亲血脉，故不中。必须知谁实生我，方可中。”



母本爱幼子，静夜又无人，酒后又醉了。不觉吐言曰：“地理果高见。彼时你父已六十，街中某门子，后生标致，我实与他生你。”公子已得实，次日谋于地理。地理曰：“须到彼处，谋门子骸骨来，附葬柳旁，来科即中矣。”公子依言，往取而葬之，次科果中。

看此节，可见暗中杂种人不及知，故有共风水，而贵贱悬隔者，其中不无难言处也。

又解某之父血衷无子，其母夏月热甚，着单裙睡于床，家蓄有猴公往奸之，惊醒欲推去，猴欲齿欲爪，推去不得，睡熟神旺，不觉淫情动，即有孕。解父归，妻与言被猴奸之故曰：“此异物，须杀之。”猴既奸后心亏，走于后门大桃树上不肯下。解父故与妻戏于树下，猴见人色喜，方下树来，解父椎杀之，即埋于桃树下。后解某生，极聪明伶俐。但跳跃倒地若猴状，解母心知为猴种也。因无别子，故不杀之。八岁父死，地理为择葬曰：“此地极佳，当出神童才子。此子虽不才。但三年后可登高第。”过三年后，地理复来。解母曰：“汝说三年后此子知变，今轻狂如前奈何？”地理再往坟细看，归问曰：“此子是安人亲生的？抑妾生乎？”解母曰：“此子非亲生，是邻家丫头与猴生的。欲弃之，我以无子，故血抱以养。”地理曰：“欲此子成器，须得猴骨在，附葬此冢之旁，后日还昌你家。”解母住树下掘之，其骨犹在，持与地理瞩；“邻人尚留骨在，当如何处？”地理教择吉日葬之。再三年，果举神童，后为一代名人。此闻其乡陈地理所传。

看此节，可见风水之效，捷如影响，人家得好地者，子孙宜守礼法，不可淫欲败德，致漏脉于人也。

奸人婢致盗去银

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余岁，聪明脱洒，雅耽酒色。常买



复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邻家林廷节，常遣婢京季来买酒，季年方十八，国色娇媚，李英爱之，因而调戏成奸，买簪环等送之。同店多有谏其勿惹祸者，英与季两少相爱，情深意美，哪肯割断，后廷节察知季与英有奸。呼季责曰：“你与李客私通，我姑恕汝，可密窥英银藏于何处？偷来置些衣装与你展得享用。”一日英饮酒娼家，季潜开英房。盗去银一百余两。及英回店，知银有失，向店主逼取。客伙吴伦曰：“你房内有银，不可远饮娼家，即饮亦宜早归，今荡饮致失，何于主人事？今午见京季入你房中，必此女偷去，你可告于官，我与店主为证。”英待两日，季不来店，乃告于府，廷节诉英欺好伊婢，情露惧告，先以失银诬抵。本府张爷审问干证，吴伦、陈四证曰：“亲见季入英房，盗去银是实。”张爷诘曰：“客人房、室女床，二者岂容妄人，季入英房，汝等见何无阻？”伦曰：“英与季私通亦是实。故间英未在店，开门而盗。”张爷审出此情，知银系季偷的。奈廷节乃府库生，季考取之第二。只依节所诉断曰既有奸情，则失银系是抵饰。以英不合欺奸侍婢虚词抵赖。陈四为牙，知有奸情，何不谏英早改，待事败而犹偏证。各拟仗惩。

按：此审李英甚枉，特为客旅，宜谨慎自持，岂有奸人侍婢，而不取祸者，今店中多有以妻女，引诱客人成奸，后赖其财本者。切宜识透此套，勿人其骗可也。

奸牙人女被脱骗

经纪廖三，号龙潭者，有女名淑姬，年方二八，尚未配人。容如月姊，貌赛花仙，真个女子中班头，绝世无双者。客人张鲁，年二十余岁，磊落俊雅，颇谙诗书，流迹江湖。一日买闽笋数十担，在廖三店中发卖，不遇时风，都放账未收。日久见其女，丰姿娇媚，日夜相



慕，不能安枕。奈廖三家中人众，难以动手。而女亦时于门后，偷眼觑鲁，鲁以目挑之，女为俯首作娇羞态。二人情意已通，只阳台路隔，鹊桥难渡矣。一日廖三家中，早起炊饭，与商人上乡讨账。张鲁心喜，乘机潜入其房，与廖女成奸。偷情之后，时有私会，其母知之。与夫商议曰：“吾女几多豪门求婚，未肯轻许，今被鼠客所沾，须密捕杀之，以消其恨。”廖三曰：“不可，凡妻与人私通，当场捉获，并斩呈官，律方无罪。今女与人通奸，并杀则不忍。单杀客人，彼罪不至死，岂死无后话。现今算账已完，其银皆在我手，密窥女与奸时，当场捉之，打他半死，以锁系住，勒其供状，怕他不把算银献我，彼时亦何说。”妻然之。未数日，张鲁果堕其术。鲁曰：“此是我不良，银须以一半还我便罢。不然，吾不甘心。”廖三不允，鲁遂告于府，批刑馆吴爷审出实情，问淑姬曾许配人否？对曰：“未配。”又问：“鲁曾娶否？”鲁已有发妻，乃诳曰：“发妻已死，尚未再娶。”吴爷断曰：“汝二人既未成婚，须断合之。以所勒银，准作财礼。”廖三曰：“奸人室女，而得成婚，后何以傲？”吴爷曰：“汝牙家常以妻女赖人奸，而脱其银。吾岂不知若不配合，须将汝女官卖，将银究论涨鲁合愿通奸之罪耳。”鲁曰：“一女子安值财礼一百余两，须判一半还我，准与其女为妾。”吴爷曰：“为商而嫖花街柳巷，尚宜有节。主人室女，岂容欺奸。”鲁且感且哭，尽丧其本，止得一女，又无盘缠可带，既转嫁银三十两而归。

按：牙家纵容妻女，与客人成奸，后脱其财本，此常套也。情此女不知，为父母作货。张鲁亦不知，而落此套中。犹幸吴爷，断与成婚，虽失利，犹得妇也。情其财本稀少，不得同此女归耳。后之为商者，断合事，本难期望，则脱奸，宜慎防之。



第十八类 妇人骗

哄婢成奸骗油客

两妯娌并坐，适有卖油者过。婢石氏曰：“家下要油用，奈无银可买。”姆左氏曰：“先秤油来，约后还银未迟”。石氏叫人买油，秤定二斤矣，曰：“男人未在家，过两日来接银。”后两日，卖油者来。婢曰：“无银何以处？”姆曰：“再约三日。”婢以此言退之去。又三日，婢曰：“你教我先秤油，今竟无银，你讨些借我还。”姆曰：“你肯依我教，还他何难？”婢曰：“我凡事常依你，把甚物还广姆曰：“我看卖油后生俊俏，你青年美貌，和他相好一次，油何消还？”婢曰：“恐你后日说。”姆曰：“是我教你，怎敢说，我避在房中，你自去为之。”少顷，卖油者到，石氏思无计可退，强作笑脸出迎曰：“两次约你接银，奈无可措办，不如把我还你罢。”卖油者一见眉开眼笑亦起淫心曰：“你家内有人，莫非哄我。”石氏回：“丈夫去耕田，伯姆在邻家绩麻，因无人。故与你要言。”卖油者放心。与人房去。左氏听已控房门，即密出。将两半篓油倾起，把两半篓水注之，再到房门密听。婢曰：“完了起去。”卖油者曰：“与我停停。”左氏手持麻筐，跳身出大门外，故扬言曰：“今日尚未午，何耕田的回了？”卖油者闻人言，



忙出挑油，恰相遇于门外。左氏问曰：“婶婶油还你否？”卖油者连应曰：“还了！还了”即挑过一村卖。左氏知其必再来，站在大门候。近午卖油者向前，左氏曰：“你尚在此，我婶婶的弟挑桶来打唠，见油一担在宅，家并无人，只婶房有人笑话，疑与卖油人有奸，将油倾在桶去，把半篓水注满，归报其母，母子径来拿奸。及来时，挑油的已去，正在此猜疑，若知你在此，必拿你作对。”卖油者便行。左氏扯住曰：“我报你知，你须谢我。”卖油者曰：“明日寄两斤油与你。”遇数日，果寄油来。姆又变说持与婶曰：“前日我在门站，卖油者复从门前过。我故要之日，婶说油银未还，你适间。慌忙说还了。必有缘故，我在此等报叔叔。卖油者心虚，许我两斤油，今果寄来。此是你换来的，须当补你。”婶曰：“似此半时光景，也得四斤油用，多谢指教。”姆曰：“你若依我，更有别享用处。”少顷有人叫卖肉，姆婶二人叫人，各秤二斤，分付再来接银。三日屠子来接，伯姆秤银七分还之。婶的再约两日。至期屠子来。伯姆曰：“你依前日套子还他。我方便人房里去。”石氏出，笑对屠子曰：“借你向无银可还，今日无人在家，不如把我肉还你。”屠子见其美貌，嬉嬉笑曰：“我只要你腰间些些肉。”石氏曰：“全身都许你，何惜些些。”屠子搂抱人房干事。伯姆潜出，把一担肉都搬入讠，默坐在肉箩边，屠子与石氏，欢罢而出问曰：“我肉在那里去？”左氏曰：“叔叔挑与里老去了。”屠子曰：“何得偷我肉？”左氏曰：“你好大胆，叔叔归，见肉担在此，人房来门又闭住，只闻你两人，嘻嘻笑话。知是你奸他妻，叫我看住房门，我不好听你动静，故坐在此。你且略坐，停会偷肉的便来了。”屠子挑起空箩便走。左氏扯住曰：“把一肉刀与我做当头。”屠子曰：“托你方便，明日送两斤肉与你。”左氏放手，屠于飞步奔去。婶埋怨曰：“都是你教我干此事。今丈夫知道，怎么是好。”姆曰：“你不该把师父摊出来，只要你肯食肉，此事何难遮盖。”婶曰：“有甚计策，快说来。”姆入房，拖一腿肉出，又人拖一腿曰：“你



食肉乎？你报丈夫乎？”婢曰：“你偷肉不该惊死我。”姆曰：“我惊那人，不惊他去，怎得他肉。”两妯娌将肉煮来，把酒对吃。婢曰：“真是一日不识羞，三日吃饱饭。”姆曰：“不是如此说。是半时得快活，一月吃酒肉。”二人呵呵饱吃一顿，余者腌干后食。后数日，屠子经过，左氏出支肉二斤房子速行。左氏曰：“亏我婢娘前日被一顿粗打，也该送二斤与他。”屠子将一片丢来曰：“托你转上，我不得暇。”左氏手提两吊肉，人对婢娘说知。又将来作乐。婢曰：“我会养汉，不如你会光棍。”以后好门一开。不可胜记。

按：石婢不过呆妇人，左姆乃狡猾巧妇。若是男子当为大棍，遇此巧妇，愚者何不落其圈套。故不惟男子当择交，妇人尤当与贞良女相伴也。

爬灰复骗奸姻母

乡间有一般实村老，谷豆满仓，鸡鸭成群，只极是村恶，不知礼体。娶一田家女为媳妇，年少貌美，便思爬灰。只怕老妈严厉约束，家法整肃，积年不敢发。一日，老妈邻家请饮，村老便调戏其妇，拒不从，遂行强抱。其妇喊起骂出，去外家只十里，便徒步奔告于母。母素村妇惫懒，愤怒同女来。这村老见媳妇奔告外家，忙叫老妈回，以实情吐告，商量何以抵对。老妈心讨亲家村鲁必不来，惟姻母备懒必来。已思有计笼之。故反言要老公曰：“恭喜你喜事到矣！”村老曰：“往事已错，何须再提。你往日常能干，我凡事皆听你。今须救我，勿致破家。”老妈曰：“何止破家？你该死矣！我今救你来，你越胆大。若听我言，暂过再勿起此野意，不但救你，且有好事抬举你。”村老曰：“不愿抬举，只救得这一遭，再不敢起恶意，



若再有此，天诛地灭。”老妈曰：“既肯悔过，饶你这遭。你取银四两，作二锭伏在外客房中，覆大呈下，若姻母来，我叫他在房来洗澡，你听其洗完，从程下出，以两锭银付他两手，他必定拿住推拒你不得，你便抱奸一次，走出外去，事便息矣。”村老曰：“若奸他，则挑他女是真矣。”老妈曰：“你勿管，后事在我身。”村老依言，藏人大程去。少顷，姻母到，老妈出外笑迎曰：“有劳贵步，未曾备轿迎得，”姻母便骂曰：“你家没伦理，爬灰老贼奸我女儿。”老妈故惊曰：“恰才哄我说媳妇私煮炒吃，被他打骂，因逃归，乃有些恶事，我要和这老狗死。”大声大口骂恨更切，姻母无待开口矣。因曰：“停会我、你、儿媳四人，揪住打死。以大粪灌其口，使不为人。”即令媳妇把大鸡、鸭宰设盛撰待姻母。先大骂一场垢待茶果讫曰：“走路身热，可讨水与洗澡，再好食午。”送姻母入房中洗。老妈入后厨房，助妇整酒。乃洗讫，呈下一人出，以银两锭付姻母两手胞住便奸，及喊叫女儿亲母，并无人应。其人曰：“他在厨房远怎叫得知。”赤身难拒，又爱惜两槽银，哑口受奸。事讫，村老曰：“我就是亲家，你勿信女儿说，这成奸也是前缘。我本躲避你，谁知你送来洗澡，反先与你相好。从今再不望你女儿矣。”言罢走出。姻母入厨，见女与老妈方在排撰，想叫时必是不闻，遂午间从容笑饮，不说及爬灰事矣。席罢辞归，老妈再三苦留。女亦曰：“我叫你来做身主，你只要人酒吃，何这等老槽。”姻母曰：“我妇人自身不能做主，怎能做得你主。你公公不是好人，你妈妈贤德只姑娘不相离，自无恶事矣。”老妈留之不得，以食品果仪厚赠之，欢喜送别而去。凄见骤雨之景色，倏化为光风化日之风景。皆能妇调停之力，亦一大棍也。

按：妇人不可轻易往外亲之家，若彼狡妇，与呢夫套合，中多有被其污秽者，谁则知之。若此村老妇之弄姻母，虽一时解纷之巧计，亦彼自知妇人性皆流水，可以利暗诱，奸暗陷，秘不敢张胆明言也。后人其鉴之。



佃妇卖奸脱主母

乡间有一佃户，欠主人苗三冬，算该本息银五两零。冬间主人来收租，佃母与子谋曰：“苗带今年共欠三冬，明年必起田去，一家无望矣。我看主人富家子弟，必好风月，不如把媳妇哄他奸，拿住必可赖得苗去。”佃曰：“这事可，母亲可与媳妇言。”佃母曰：“还有一件，须要与他奸完了，然后拿住，他方甘心。若未成奸便拿，他是主人，怎肯受屈。又难赚他银矣。”佃曰：“亦可。”佃母方与媳妇言。妇曰：“你子心下实何如？”佃母曰：“我与儿说过了，任你事完成，然后拿他，方抵得苗去。”三人商议已定。次日，早饮后，佃推往岳丈家，借银来还苗。伯母又分付媳曰：“主人来无菜，我往上村讨斤肉，再往叔家，取个鸡来，苗有还否，须做一东道，与主人吃。你须备火炉与主人向。”主人在外已闻，二人去后，妇抬火炉出煨火，主人问曰：“你妈妈那里去？”妇曰：“去讨菜。”又问曰：“你丈夫何去？”妇曰：“在我娘家去，借银还你苗，未知有否？”主人曰：“不消问你娘借，只要问你借。”妇曰：“我若有银早送来还了。”主曰：“昨夜早同我睡，便与你兑苗去。”妇曰：“睡可当得银，今夜来陪你。”主人便起曰：“不待夜间，今日喜得无人，就要去。你夫借得银来，我背地秤三钱与你买布，若无银，且宽限你明年还。”妇人即允，同人房去。佃户从秘处窥见，悄悄出候房门外，只听房内二人欢话，心中自然焦躁，恨不得即打进去。半晌久，主人曰：“起去罢！”妇曰：“从容无妨。”知其完了，在房外高声喝曰：“你和甚人讲话。”打人门去，二人忙不能躲。佃户喝曰：“暖也，你这贼奸我妻。”便在床上揪下打，妻忙起穿衣，来拿夫手曰：“你嫁我，我不在你家。”佃户曰：“这花娘也



要打死。”三人滚作一团，也不能打得。佃母适携肉鸡从外归问曰：“何为？”佃曰：“主人奸我妻，我在床上拿住，我要打死这两个。”母指主人曰：“你好人家子孙，也不该干此事。不如讨银与我媳赔丑罢。”主人曰：“便兑三年苗与你。”们取妇脚带，系住主颈曰：“我不肯。”出外取刀磨曰：“定杀死他。”母出外抢刀曰：“你是官家舍，白的是银，黄的是金，要得他几多。若杀死他，我你也不得安生。”再人劝主曰：“我儿性子不好，你再写田契与他。”主人曰：“亦可。”佃母取纸与写契。佃户立旁，勒要更写毗连田，共凑二十桶，作价二十两，主人亦写与之。伯母再与子商曰：“本意只抵赖苗，不意多得二十两。今晚你须避开，再令媳妇陪他一宵，方服得他心。可保无事。”佃曰：“已得娶妻之本，就让他一宵。”半午后，方整酒出，佃欲请人陪。佃母曰：“不可，只我老人自陪。”三人同坐，主人只索饭吃回去。佃母曰：“适间儿子蠢性，千万勿怪，我自陪你。”叫儿先吃饭往母舅家，故说借银相添买回，儿去讫。佃母呼妇出陪，主人曰：“你母子装套弄我，明日必告官理论。”佃母发誓曰：“我若套弄你，我即死在今日。”佃妇泣曰：“若告，我便缢死。”主人见妇泣，翻料其非套曰：“我不管你有套否，今晚更与我睡一夜，便当送你。”佃母连声应曰：“凭媳妇。”妇曰：“挨定陪你。男人若有言，嫁我便是。”主人被此瞒过，只宿一宵而去。安然无后话。

按：佃母极狡猾，安排圈子已定，又令奸须过手，又令再陪一夜，方得主人心谅。不然，主佃之分，岂空套可完，此佃母一狡棍也。述与后人知防。



三女骑走三匹马

荆南道上，人多畜马，以租行客，日收其利。有三妇轻身同行，通马夫牵回马三匹，三妇各租乘一匹。末婢曰：“伯姆善乘马者先行，我二人不善乘者随后。”行不一里沫婢叫马夫，扶下马小宜。马夫紧抱以下，有讨趣之意。末婢曰：“你讨我便宜。”马夫曰：“不敢，要紧挟些方不跌。”末婢曰：“看你亦知趣，我久无丈夫的，亦不怕你挟。”马夫曰：“既不怕，前有小茅房，再同我相抱一抱何如？”妇曰：“要赶路，今晚在你家借歇何如？”马夫曰：“无三铺床。”妇曰：“伯姆两人同榻，我只旁床。”马夫曰：“你要傍我床，我不索你租马银。”妇人曰：“人比马价，你又讨便宜。”马夫曰：“两有便宜事，可不好干。”两人正在此私约，前面次伯姆坠马。妇指马夫曰：“快去扶我小姆。”马夫行且回顾曰：“不要哄我。”妇曰：“小姆若跌坏，怕他不在半路歇，我你事一定成矣。”马夫忙奔前去，次姆跌在路，盘坐挪脚曰：“跌伤了脚，又跌伤了腿。”马夫扶起上马曰：“须赶路。”次姆曰：“我跌坏了，前去须买补损膏药贴。只好随路歇，赶不得稍头。你前去，叫我大姆少待。”因挨延此两遭，前马去不止十余里，马夫向前去追，后二妇，跃马加鞭奔回。马夫前去赶不上，心忖曰任他前去，且在此等后二妇来，他自然要等齐同歇矣。候久不至，心又忖曰想必后路买膏药来，因问行路人曰：“两妇人骑马的到那里了？”路人曰：“两妇人跑马如飞。此去不止二十里了。”马夫又问曰：“骑马是来此的？是去的？”路人曰：“是下去的，你快赶也不及了。”马夫心无主意，慌忙走回原所。再问路人，皆云马去已远。又追回十里，天已晚。再问行人云不见妇人马矣。三马从两路脱去，前后不



能两追，马夫惟怅悵而归。

按：此巧脱处，全在后妇小宜，与马夫私谈，以惑其心，以缠其时。次又中妇跌马，彼疑真不善骑者。又缠多时，则前马稳脱矣。故赚其前追，又安能及。后两妇奔回，彼惟疑跌伤来迟，岂料反奔而回乎。然亦马夫太痴，安有中途一遇，便许与你歇。马夫有何标致，而妇恋之。其言太甘，其中必毒。故就其甜言处，便知是根也。以妇人而有此高手，世道几何不鬼魅哉！

尼姑撒珠以诱奸

白鉴妻向氏，大有姿色，鉴专好酒，与妻不甚绸缪。为王军门公干，差之上京，妻向氏在家开纸马店，常遣婢兰香接钱交易。夫去日久，向氏时出店看人。有宁朝贤见之，爱其美，注目看之，向亦不避。朝贤妇，与心友曹知高谋。欲诱此妇。曹曰：“若骗妇人，须用一女人在内行事，方易成就。古云山贼攻山贼，水寇擒水寇。此中法华庵，尼姑妙真，常往来各家，汝去托之，其事易矣。”朝贤闻教大喜，即寻法华庵来。见了妙真以银二两送之，托其通纸马店内白鉴之妻，若事成之后，再有重谢。尼姑曰：“此也不难，你三日后来讨回音。”宁再三囑之而去。尼姑将手中数珠，剪断绳子，捻定在手。往白鉴店前转行几次，不见向氏空回了。次日又往，见向氏在店坐。尼姑故将断绳珠撒放满地，多有滚在污泥去者，俯躬满地检之。向氏见，叫之人，以水与洗，又净手讫。尼姑再三拜谢而去。至明日，尼姑买糕果饼面四品，叫人往向氏家谢。向氏喜，遣人请尼姑来吃素，酒席间，向氏问曰：“你几岁出家？”尼姑曰：“我半路出家。”向曰：“因何事出家？”尼曰：“因嫁个人好赌钱饮酒，终日在外，



有夫与无夫同，故誓愿出家。”向氏叹气一声道：“招这人不如勿嫁。”尼见他动心，又问曰：“娘子如何叹气？”向曰：“我病亦似你。今嫁个人，只好饮酒从来不要妻子，一年不欢会几次，今又奉差远去，似无夫一般。”尼知此妇有春怨，即乘机曰：“男人心歹者多，惟我庵前宁朝贤。当月爱妻如命，只其妻没福而死。今央我择再娶，谁妇人遇此者，真日日得欢喜也。”向氏听了，口中不语。尼亦不好再调，酒完而去。第三日，朝贤整饰衣冠，来庵问回音。妙真曰：“事有九分成了。凡妇人与夫和顺者，极难挑动。昨向氏请我，知他心中恨夫，又别夫日久，但有机会，便可到手。今须讨银与我办一盛席，请来用好酒劝醉，必在我床睡，你便解开衬衣，慢慢行事，您你所为矣。但醒来之时，须备钗钢簪珥类送之，可买其心，方可长久相交。”宁听了拜下：“若如此此生不忘，今再送银五两，你速做席请来”。妙真遣人买好看、好酒，叫厨子整治丰洁，先遣人去请，后自到家邀行。向氏欢喜，同兰香打轿而来，见酒席十分美盛曰：“你还请何人？”妙真曰：“专请娘子并无别客。”向氏曰：“一人亦不消如此破费，怎吃得许多？”妙真曰：“我无亲骨肉，多感娘子知己，愿结为姊妹，当个知心人。”向氏笑曰：“我和你知心，不能相爬痒痛。”饮了几杯。问曰：“此酒香而甜，其价必贵。”尼曰：“是前日宁大官送的，亦不识其价。”又劝饮。向氏曰：“酒甜吃得下，只恐易醉。”尼曰：“若醉暂在我房少睡，醒后回去不妨。不知娘子尊量，饮几许方醉？”白氏曰：“夜间恐睡不着，常可饮一瓶，若不饮酒，如何得睡。”尼曰：“若白官人在家，只吃他一杯，便可睡矣。”向氏曰：“我和你说知心话，虽醉只半夜亦醒。丈夫在家，只是贪酒，再不要干事。我醒来极是难熬，那止得我渴想。”妙真曰：“似此有老公的，与我无的一般。我日间犹过了，只夜来过不得，惟怨前生未修种也。”向日：“确是如此。今日须极醉，求一夜可忘却。”少顷醉倒，遗兰香先回看家，旋在尼床少睡。朝贤问向氏睡，即来解其衣带，如死去



而暖的一样。凭他恣意恋战，其味甚美。少歇又一次，亦不醒。朝贤双手搂定妇人睡，直到半夜醒来，衣已脱去，觉有男子在身边，又觉腰间爽快，浑身通泰。低声问道：“你何人？”朝贤道：“心肝！我想你几时，今日方才得偷两次，还要明和我一好。”向氏回：“你谋既就，切不可与外人知。”朝贤曰：“只尼姑知道，除外何人得知。”又睡到天微明，向氏起，朝贤以钗细与之，又抱亲嘴，两人兴浓再战一次，携手出门。妙真已在候，忍笑不住曰：“好酒也。”向氏曰：“好计也。”朝贤曰：“好姻缘也。”妙真曰：“既有此好，何以谢我？”紧抱贤曰：“亏我脚酸也，要和我好为谢。”贤曰：“力尽耳。今夜不忘谢。”向氏曰：“从今夜夜都让谢你。”朝贤曰：“后会可长，谢亦可长。”从此常与向氏往来，皆由尼姑此番之引诱也。

按：妇人虽贞，倘遇淫妇引之，无不人于邪者。凡妇之谨身，惟知耻耳，惟畏人知耳。苟一失身之后，耻心既丧，又何所不为。故人家惟慎尼姑、媒婆等，勿使往来，亦防微杜渐之正道也。



第十九类 拐带骗

刺眼剔脚陷残疾

浙中有等棍，常于通衢僻路，专候人家子女，十数岁者，或迷路失归，必拐带去。择其女有姿色，又绝聪明者，卖落院为娼；稍愚钝者，刺瞎其双眼，教之唱叫路歌曲；又或剔去足掌，致其损脚。其剔足之法，每于隆冬极寒时，以麻扎幼童足肚，置脚掌于冷水中，浸得良久，以柴木指之，曰痛否？童应曰痛，则又浸，及至冷极血凝，指亦不知痛，则以利刃剔断其足掌，然后用药敷之。后驱此双瞽者，拐脚者，叫乞于道。每日责其丐钱米，多者与之饱食，少者痛酷捶打，令乞者方肯哀丐，晚后聚宿舟中，棍得其钱米，置美衣美食在舟中歌唱为乐。暇或登岸，又四出拐带，极为民害，而人不知。一日有小丐婆，唱叫于路，居傍一老妇曰：“此丐婆好似李意五之女，其声音亦似，只目瞎耳。”丐婆曰：“吾父正是李意五，吾有哥名鸦儿。五年前我往外婆家不识路，被人引去，刺瞎两眼，每日遣出叫化，有钱米归则有食，丐得稀少，便痛打无食，极是苦楚无奈。你声音似我邻居王二姆一般，千万叫我娘与哥来认我。超度我出此地狱，你阴功如天。”王二姆听其叙来历皆真，收留人家曰：“你母今年已死，



你兄迁居上巷。”即遣人去唤来，彼此皆相认得。遂具状告于县，批与主簿审。差人船中提二棍到，棍即用银贿主簿，又用银二十两买其兄李鸦儿，你令妹是他人拐带，我收与众乞合伙，非我刺他眼，况今已双瞽，亦无人娶，不如与丐子为伴，亦不亏他衣食。兄与官都得银了，拘审时哥不坚认，主簿仍断与棍去。棍引到船，撑入湖心痛打，以儆他丐，使后不敢漏泄。李丐婆叫屈连天，凄楚不忍闻。船到向乡官后门，缩闻溪中叫死声甚可怜，遣二家人去，牵其船来问：“打何人？”众丐指曰：“打李丐婆。”乡官问：“因何打？”丐婆不敢说，只苦情求救。乡官令引丐婆异处，再问曰：“你因何被这等苦打？明说来，我便救你。”李丐婆一一叙其前由。向乡官闻情凄伦，不胜发忿。即锁住四棍，并引众丐人见太府，代陈其冤苦。太府亦切恨之，将四棍各打三十曰：“此罪虽凌迟碎剐，未足惩其罪，可锁于府前，令众人共毆之，以泄其忿。”众人知此棍情，都来手毆石打，四棍一时皮破血吐，立刻尽死。后瞽目拐脚众丐各问其乡贯，家有人者，令其收养。无亲属者，各送人养济院。人尽感向乡官之仁。能除此四孽棍。

按：人家子女幼穉，不要令其单行，亦不可带金银锡钱。若偶遇此等棍，悔何可及，其防于未失之先可也。今后官府遇瞎拐群集处，时遣人查其居止，及提问一二瘸瞎缘由，或访得此等棍，则除一棍。胜去一狼虎也，功德高于浮屠矣！

太监烹人服精髓

朝廷往听言利之臣，命太监四出抽分，名为征商抑末，以重农本。实则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



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且征榷之利，朝廷得一，太监得十，税官得百，巡卒得千，是民费千百金，以奉朝廷之一金。益上者少，而损下者无涯矣。然巡卒、税官之实溪壑，犹是普天率上之民得饱暖也。特不耕不织，而鱼肉下民，不免坐蛊天地间服食。若太监攘剥既多，崇聚盈溢，视锦绣如敝叶，视金玉如瓦砾，服食器用皆与天子同。指使承顺，如奉天子同，人间福分，享受无不穷极。独恨不能淫乐女色，所少者此耳！

常命左右，访有复生阳物之方，购以万金。有方外道士，利得其金也，以私臆测度，谓古方云，土以土补，木以木补，人以人补，意必食人可补人也。妄去献方云，烹童男，脍肝肺肉，食其精髓，则精液充满阳物复生，可奸妇生子矣。闽高阉信之，先售以百金，候服有验，再来领万金。由是命牙爪。往穷乡僻邑，买贫民幼童。诈云高衙欲养为子，日后富贵无穷。贫民信之，多卖以博眼前重利，且希望后日富贵。后先买者，难以稽数。但鬻子之家，有托人往查己子者，并无声息。即衙中走仆，亦不知内之养子若何也。原来买之幼童，尽养以锦衣美食，厨子能烹调一重以进食，赏银十两，深禁其秘密。每杀一童，厨子提刀追赶，众童各涕泣奔呼，候其走热气扬，则执其服者烹之。内有一童十二岁，跪厨子涕泣哀告，叩头求救。厨子亦泪曰：“吾怎能救你，吾亦不奈何？堕在此也。”有顷，外人传某乡官相拜。厨子曰“凭你命，吾放你出去。外有乡官相拜，你扯其衣，死哀求救，肯带你去，则你可生，我代你死罢。你可传知外人，切勿将子卖人太监府也。”此幼童直奔至乡官前，哀告厨子要杀我，太监即令查拿厨子斩首，彼恨其纵出此童也。笑颜谕幼童复人，幼童死扯乡官衣求救。乡官疑有缘故，为之带出。幼童历叙内中杀诸童之由，乡官不胜嗟叹。思起本未得诸童买来之实，又无厨子证据，亦不敢留养此童，遣其出外别投主，此童后流丐于建郡等处。



人问其太临府之事，多能言其中之富贵，皆非人世所有也。自后方知太监之食人，始不肯以子卖之。近年高阉以罪去，其鬻子之父母累十百候于途，并不见一幼子，与好阉生去者，无不堕泪痛其子之必遭烹也。

按：贫民卖子极为至愚，若不能养，何不若凤汤府父子俱丐，尤可骨肉相保。必不得已，惟可卖之富户为仆。固不可供太临之啖，亦不可卖人庵寺为行童、侍者，其贱尤在乞丐下也。国家置阉尹，以供扫除传命耳，致使握利权，享用已极，复思生阳物淫妇人，为不可必得之事。虽食人而可不汝欲扶已朽之躯。曾不惜浑全之命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犹为强兵而杀人也。此为何事，而视人命如草菅乎，王法若明，当不令此阉得生还矣。



第二十类 买学骗

诈面进银于学道

凡学道出巡各处，棍徒云集追随，专体探富家子，有谋钻刺者，多方献门路，以图蛊骗。或此路不售，后一帮，又生一端以投，年年有堕其术者。但受骗之家，羞以告人，故后次人又蹈之。有一学道考选至公，不纳分上，忽一棍自言能通于道者，人之不信。棍曰：“此道爷自开私门，最不喜人央分上。前途惟对手干者，百发百中，但人不敢耳！如真肯干者，但要现银，彼当面接之，可稳保成就。”赵甲问曰：“从何处献之？”棍曰：“候退堂后，先用手本开具某县某人，银若干，求取进学，徒肯面允，便进上银，如不允，银在我手，彼奈我何？”赵甲曰：“我要在旁亲看。”棍曰：“自然与你亲看，学道的二门其缝阔一寸，从外窥之，直见堂上，任你看之。”赵甲曰：“若道肯亲手接银，吾敢投之。”即写手本，以手帕包银二百两，作一封。下午出堂，往道前候之。棍曰：“要二包过门银。”甲付与之。将退堂之际，棍以银与手本，挨入堂去。嘱甲曰：“才封门时，即要在门缝来看。”及道退堂后。甲于二门缝中看，见道仍旧纱帽员领而出，棍先以手本高递上，一门子接进，道展看了，笼入袖中去。棍又高



擎一封银上，道顾门子，门子接上银，道一看即转身，门子随后捧银包而入。棍趋至二门，隔门谓甲曰：“好了！好了！事已妥矣。你见否？”甲应曰：“我亲见了，果是自接。”棍曰：“今夜不能出，我你须在门内外宿矣。”甲曰：“但得事妥，不吃晚饭亦好。”次日，开早门，棍与甲方同出，即到甲店拜贺，甲大设席待之。”棍曰：“高取后须厚谢我。”甲曰：“加一谢是定规。”不加亦不减矣，此为信棍之戒。

按：后揭晓日，本生无名，棍查不见踪，方知前受银之道，乃此棍先与宿衙人套定，盖装假道也。二门望人堂上，虽可亲见，终是路遥。那见得真，故落此棍骗而不知。若真道自接银，何必衣冠出？何必堂上递手本？又何必堂上交银？独不可私递手本乎？况堂上有宿衙人役，岂私受银之地。此村富不识官体，故以目见为稳，不知与你目见，正所以骗你也。

乡官房中押封条

富人钱一，欲为子买进学，歇家孙丙，有意骗之。与之言曰：“此中李乡官，原与学道同僚，二人极相得。今若说一名进学，此断可得，吾试与商议之。”钱一曰：“可。”孙丙往匠铺，见两挂箱一样，用银三钱买其一，又以银二分定后只，嘱曰：“我停会引人来买，更出三钱，不可别换。”又买两把一样的锁，后以挂箱与锁，付李乡官家人曰：“你可秤定二百两石头，装在挂箱内，外加锁之放在你家主房内。少顷，我领人央你老爷说进学，以二百两好银与你封，你把银的箱收人，换石的箱出来。然后将这银，与我均分。李家人许曰：“可。”孙丙领李家人来兑钱一说：“我面见李老爷了，他道此事容易，只把现银对与他家人看过锁住，送到他家，加封条，仍以银箱



付还我，以锁匙付他收。待有名进学之后，将原银谢他，不得開箱再换。”钱一曰：“在你家借一挂箱来用。”孙丙曰：“新锁有，挂箱可往街买之。”领钱一家人以银三钱，往铺买到。钱一将银二百两同李家人、孙丙，三面兑定，收入挂箱中，外加锁定。孙丙负银同钱一到李乡官家，求加封条。李乡官椎病，在厅左房内坐，李家人持箱人门边，曰：“银已看兑明白，只讨一封条。”李乡官曰：“既看明白，还他自收，来接封条。”李家人仍以银箱出，再领出一封条，对三面封讫。钱一解锁匙付李家人收。孙丙复负银箱归，交与钱一自收藏，皆谓事极妥矣。乃揭晓，钱一子无名。孙丙曰：“事不成，银现在，可速收拾归，免得李家人，来索桥价。”钱一既失望，快快而归，及到半路，叫匠人开锁启视则皆石头矣。惊异复回，大闹歇家曰：“你何通同骗我。”孙丙曰：“我与你当面干事，何处是骗你，若三面共开挂箱，犹怪得李家。今去半日，私自開箱，我那知中间是银是否？”钱一明知是孙、李合骗，只事无凭证，谅是难取，但辱骂歇家一场而归。此为信乡官之戒。

按：两挂箱共样，本是难辨，但加封条，只须在外封之，何必持人内禀，乃请封条乎？向今当时若告，追究卖挂箱之家，问两箱何以一样，或能证出孙丙先买其一，后领人买一，或遇明官，便可从中勘出换包之骗矣。

诈封银以砖换去

建宁府郝天广世家巨富。有几所庄，多系白米，时建宁无价，其管家罗五，闻省城米价高腾，邀主人带二仆，以米十余船，装往省巢。时宗主王爷，发牌考延建二府，各有告示，将考儒童。米才上



船，有一客人带二仆来搭船往省。船中暇坐问其何干？答曰：“王爷家来投书者。”后又谈及可夤缘之事，广有长子出考，言甚合意。只宗主前考甚公，并与私宴，未敢深信其事。至省中，棍辞别去曰：“王爷有公子在学，必共看卷，试与谈尊府事，倘许诺，我再出回你诺，若不出，则事不谐耳。再亦无信。”广曰：“是也。”密遣一仆，踪迹棍所去处，果人学道衡去。数日后出来曰：“事谐矣，可将银兑定，以我皮箱藏之，外加封条，银仍与你自收掌。后有名进学，即以皮箱银交出与我。”广思银虽兑定，仍是我藏，有何不可，即依言兑讫。不知此棍有甚法，银明是广自投自锁，棍只加封票一条而去，再约曰：“今夜间公子或可潜出，我与之同看过，事即美矣。”连候数夜不来，广以皮箱开看，其内尽是砖石，前银已被赚去矣。此为封银防换之戒。

按：买进学，买帮补，甚至买举人，此事处处有之，岁岁有之。而建宁一府，叠遭骗害为甚。盖建郡民富财多，性浮轻信故也。虽累受骗，而继起营买者未已。此光棍途中，常以逢考建宁为一桩好生意也。特其封银法，至今人看不破，明以银与之同封，复还我收，及棍去后开之，则皆砖石矣。或以为有一遁银法，如此神矣哉！上智难防也。惟明鉴于此，勿信为上，若急欲买进，可勿封银，须以榜上有名为定。若只信其漏报，虽至三四次，见全榜矣。亦未可以银付之，方可防其脱也。

空屋封银套人抢

骗局多端，惟仕进一途，竞奔者多，故遭骗者众。棍尝有言，惟虚名可骗实利，惟虚声可赚实物。盖仕进之人，求名之心脏，虽掷



重利，不暇顾措，遂入棍术中，而不及察。有一巨富家子，欲营谋进学，所带管家者极有能干，往省考大续，寓一歇家中，令其求关通之路。数日内，以门路投者，更进送来，管家者窥其行径，穷其来历，皆察其言事不相应，踪迹不分明，多与歇家有套同情弊，悉拒却之，不信其哄，后一棍装为仆价，言语迟钝，举动村朴，自言跟一罢职乡官，与宗主有旧，来此打秋锋。引管家去见乡官，果似贫薄小官样面，酌定一名进学，只谢银一百两亦肯，讲只要现银来伊店封。管家曰：“在我店封。”乡官曰：“事宜慎密，你店内人众，传扬不便。此下有一所空房，是顾秀才的，前欲在彼借寓，以借什物不便，故迁在此。可与我小价在彼处封定，最是稳当。”管家强求乡官来所住店，看封为妥。乡官曰：“汝更有疑，我只小价一人，任你多用人来同封。”管家回：“以外人不可与知，只同本主去”。果只村仆一人在，把银出兑定，忽有棍数人打开门人曰：“汝辈买秀才，吾拿去出首。”将三人打倒，银尽抢去。村仆爬起，作烦恼样。管家起挈其手曰：“不须恼，此银亦不多。同在我店再封。”村仆不肯去，富子曰：“事已错矣，何可再干？”管家曰：“我自有处，强邀村仆再来。”一面令富子速收拾回家。管家雇募店中人，将已当儒士与村仆对锁送人县中，日告被脱抢之故。县官曰：“你不合买进学，与者受者，各有其罪。况被棍抢银，与乡官家人何干？”管家曰：“抢银者，即此棍之伙。但穷究此银出，情愿迫人官，更愿大罚与此棍同罪。”县官再差人去叫，乡官早已走了。县官曰：“此果是棍，严刑拷打。”棍仆受刑不过，愿赔一半。追完管家，又告愿全追，甘与同配驿。棍仆死不肯摊出同伙，又累受刑，无可追，乃将棍仆拟徒，管家者，只拟杖发归。此为封银防抢之戒。

按：管家虽有能，终落棍所脱抢，特即抢后，即能拿棍仆同解，甘与同罪，终能迫其一半，棍亦无所利。若富子自己，必不肯与棍同罪，而一抢之后，无如之何矣。或曰管家顶认儒士，若官考之何



如？日央分上之人已是无才，官何须考？即考不得，亦无妨也。

诈秋风客以揽骗

简学宪，最廉明，考大续时，有秋风客到，寓于开明僧舍。次日有一棍带三仆来，亦与同寓，内中相拜，自称彼系县堂亲眷，亦来打秋风者。外则炫耀冠服，仆从拥卫更盛。每舆盖往来，寺中尝有生儒遇之，辄误指曰：“此学道乡亲也。”又见简道亲回拜，又请酒皆真秋风客往。而棍专外影窃其名，以欺诳人。简公是严明人，不数日，真秋风客，已打发行矣。惟棍在寺，其外棍伙。故四下传扬曰：“学爷乡亲在某寺。”生儒中亦甚传之，多有求取大续者，只无人可担当银。棍背套学道衙中书手皂隶来过，付银封于其家。

人既信是真秋风客。又衙门有身役人与同事，银封其家，亦复何虑？棍客动云：“彼要说十名，每名要三百两”，当赴场人众各务竞趋。数日已满十人之数，共日封于各书皂之家。明白交付，共银三千两，背地各瓜分已讫，但思后日无名，不能回复诸人，银亦何以得去？乃雇一人往学道出首，见得衙门书皂某某等外同客棍，招揽生童，银若干两，封于某某等家。简准状即出白牌，提拿客棍风火至急，秋风棍即乘机逃去。又拿在衙书皂，措挾皆不肯招，各打三十革役；又差人往衙役家搜缉，凡有名与列钻刺者，闻踪迹露出，惟恐指名逮捕，各各四散走回本县，银都弃撇，不敢来问。由是棍得安享所分之银。书皂虽革役，无赃可据，后复陆续谋人。惟一时受挾打，彼刑用于衙人役，亦仅如搬戏，而所得之多，奚止偿失也。此为信秋风客之戒。

按：此棍称学道乡亲，而学道既已来拜，又请酒则是乡亲的矣。



况书皂皆有身役人，为之翼护，人孰疑之。不知真乡亲已去，而此乃其托名者。彼衙门人，惟利是图，所敛既多，何惜数十之板。况其顶头银仍在，虽革役，鸟足以惩之。今人谓衙役如法，不知侮法者，正是知法之人，惟踏实地，行实事，以真学问，博真功名。勿萌侥幸，勿图钻刺，棍骗何从人哉！彼遭骗者，皆情学不肖之徒，自取灾眚者也。

银寄店主被窃逃

有三棍合帮，共骗得银三百两，未肯遂分，更留合装骗棚，以图大骗。先遣一人过省，离会城两日之府，用银七十两买屋，内系土库城，外铺舍开一客店。又用银五十两娶一妻，买一婢，又买一家奴，更有数十两在手上调度供家。人见其店，有家眷奴婢，食用丰足，多往宿其店。此府相近省城，往年文宗，考科举不及，常调邻府生童到此合考，以便往返。每富家生童择店，必居于此。壬子科六月科期已迫，复调外两府生员来此选考。本店住建邵三个秀才，皆系巨富。一日有客儒，人品丰厚，衣冠鲜整，泊船城外，入此店来。密问店主曰：“你识科举秀才中有大家者乎？”店主曰：“我店中三位都富家。你问何干？”客儒曰：“有好事与他讲。”店主曰：“甚好事？何不对我说。”客儒曰：“你不在行。只好与秀才讲。”店主出向三秀才曰：“此客先生问科举秀才何人最富？有好事对他说，我问他何事？又不肯言，列位试问其说何事？”三人共人叙礼问曰：“老丈问富家，小弟等家皆万金，有何好事说？”客曰：“列位肯计较中否广三秀才曰：“中都肯计较，兄有何门路？”客曰：“我亦不能为力，亦不识门路，但果肯计较者，各备银一千两，来此店，对过封定，付还你收，



自有指示的路。”三人约四日后家中取银来兑。客儒辞去，三人密遣人跟随客去，见其下船，船中只一家人，归报如此。三秀才喜曰：“此必大主考的人，可信也。”店主出问：“适间说何事？”三秀才曰：“此未必然事，若事可成，自有大抬举你。”四日后，三家人都取银到，客儒应期来问，各答银都齐备。客曰：“今夜对明封定。”三秀才言银多夜间不便，明日入店主内庭去兑。客曰：“店主恐不密事，不如外客房中封更密。”三秀才曰：“明日临时相。”客辞去。夜饭后，店主出曰：“列位与此客议封银事，客人难防，这门壁浅薄，若夜间统人来劫，可要提防。依我说可藏人我城门内，你外间好心关防，可保安稳。”三秀才曰：“是也。”共将六皮箱银，都寄入店主家内去。家主瞒过妻婢，将银尽从后门藏出，与棍伙夤夜逃去。惟嘱其妻曰：“明日三秀才问我，只说早间出去寻人，少刻即归。”次日，客儒欣欣喜色来兑银。秀才曰：“银付店主收藏。今早出外，少待即归。”等到午间，店主不回，容辞归船。午后又遣家人来问，又以店主未归答之。至第三日午间，问店主妇取皮箱，妇答云并未见甚箱。及出溪边寻客船亦不见矣。再问店妇取，若执未见。任人搜之，竟不见踪。问店主果何去？妇云前夜已出，教我如此应你。三人正慌，适此三棍晚得银去。已出境外，晚扣宿一店。店主见其来晚，提其六箱皆重，疑是劫贼，次日将集众擒之。三棍闻其动静，次早天未明，只挑得四箱去，以二箱寄店。店主越疑是贼，出首于官，太府将银逐封开之，内一封有合同文书，称某人买举人者，太府提某生员到，不敢认，太府以甘言赚之，乃招认，即收入监。后又投分上解释，再骗去银四百两，方免申道。又没人店主之屋，及官卖其妻婢，并箱内一千都迫人库。彼四箱被棍挑去者，幸得落名，不受再骗。是府官亦一棍也。此为信店家之戒。

按：店主有家眷，最可凭者。彼肯代藏银，孰不信之。谁知其妻妾皆买下，以装棍棚者，彼骗得厚利，则弃此而去。别娶妻妾，享



大富贵矣。以有眷属之店，尚不可信，世路之险，一至于此。人若何不务实，而可信棍以行险哉。

古
今
驩
术
大
观



第二十一类 僧道骗

和尚认牝牛为母

夏六月间，一行脚僧过于路，见小竖牧一伙牛，内有黄牝牛，大而肥，牧竖伸左脚与之舐，牝牛舐之。又以右脚与舐，僧问曰：“此牛何为舐你脚？”牧竖曰：“此牛最驯服，吾甚爱之。我脚多汗碱，故牛爱舐。”僧知牛爱舐咸味，密问此牛，系索长者家所言的。次日，僧取浓盐汁厚涂顶脸，及遍身手足等处。寻到索长者家，跪门涕泣曰：“愿赐慈悲心，超度我母子。”索老曰：“我不会说法念经，怎能超度人？”僧曰：“我先母在生，不肯修斋布福，今已死七年，知冥中必受罪谴。奈家贫不能功果追荐，因慕目连救母，情愿削发从师，专求度母。前月得遇善知识，指我母在长者家，投生为黄牛母，敬来求超度。”索老曰：“我栏有四头牝牛，知何牛是？”僧曰：“愿同往看，畜物更有灵性，母子相见，必有恩爱情在，自与别不同。”索老与僧同到栏前，放出群牛，僧见大牝牛到，即揭下袖蒂帽，涕泣跪向前曰：“此是吾母也。”牝牛嗅其咸味以舌遍舐其头脸，若怜惜状。僧愈加流涕。又自剥去衣服，牛遍舐其身不忍去。索老看见果异，真似母之爱子，但不能言耳。问曰：“既是你前生之母，今须何以超



度。”僧曰：“我若有银，当以半价买去养。奈贫僧衣钵罄空，愿长者全舍。贫僧牵住山庵，日采草煮粥喂养。待其遭罪完满，天年数终，贫僧当收埋，念经卷超度，庶来世转身为入，不堕畜生类矣。”长者怜其词情恳切，曰：“吾舍与你去。”僧叩头拜谢，牵此牛往三日路外，付山庵寄养。至十月天气寒凉，叫屠子来宰，以一半分与，卖得价银一两五钱。一半借自留，做成干粮，收藏袖袄中。各处径到步长者厅前，结双趺而坐。长者出曰：“何僧敢升厅而坐？”僧曰：“你还认得我么？”长者曰：“不知你是何人，怎么认得？”僧曰：“亦自然觉得面熟么。”长者曰：“并无相会，何处面熟？”僧长叹曰：“你本来灵牲且尽丧，何怪不识故人色相？”长者曰：“何为是故人？”僧曰：“昔佛印点醒东坡，远公唤回乐天，非苏白二公之故人乎。你前生与我同修，因尘心未断，复来享此人福。我今特来度你，急宜丢手尘债，再去勤修，庶不废前生功行也。”长者曰：“你安能识得前生？”僧曰：“我功行高你一倍，你今且享半生福禄，我又加半生若修，何难知三生事因。”长者曰：“你今生若何苦修？”僧曰：“从前苦修且体题，现今已辟谷三年矣！”长者始惊曰：“你能辟谷，在我家辟一月何如？”僧笑曰：“三年于是何有一月？”长者曰：“亦服茶汤乎？”僧曰：“清茶滚水，日一瓯耳。”长者留之，扫一空室与坐。早进瓯茶，夜进瓯滚水，连坐七日，再请出答，对如常，长者惊服问曰：“我当如何修？”僧曰：“只弃家长往，自有修行善方。”长者曰：“妻寡子幼，产业付谁，此事不能。其次修何如？”僧曰：“惟有舍施修寺奉佛，来生亦受福报。现今庐山一庵，化人独力修造，倘捐五百金，一完修之，亦一大功德也。”长者依言，遣仆同僧送五百金往，交付与住持明白。留仆住数日，送归报主。后僧分住持银二百五十两而去。其以辟谷动富翁，则私食所带之干粮耳。宁有人而真辟谷者？

按：此增脱牛，犹其小者，转卖之可也。名为生前母，而宰食之，罪浮于天矣。至用为干粮，而诈称辟谷，其骗益大。虽半合人



庵，亦是好事，僧若得劝缘功。然周急赈贫，自当施于邻里，何必投入于庵，此愚人信福田利益之过也。亦未读传奕公高识传矣。

服孩儿丹诈辟谷(外一则)

有僧自称能辟谷者，富家多召而试之。连七八日，不食一粒，或间二三日，服滚汤一瓯而已。传名甚广，人争以金帛舍之。一乡官见褚县尊，偶道及此，称世间有此高僧，真仙佛再生于世也。褚公最正大，素不信僧道辈曰：“人受此色身，那能断绝食色，假托辟谷者，不过暗藏干粮，以只惑愚民耳！明理君子，何可信此辈。若果能辟谷，彼将远遁深山，惟恐名落人间，何必浪游市井？受人施舍金帛，将何所用？”乡官被褚公一驳，似乎已为信邪，更欲取信其言。乃曰：“老父母不信。可召而试之，方知晚生言非妄矣。”褚公即差人唤至，令搜其身，另无夹带，惟持二十四个弥陀珠，许之带人，扫一净室，布床席与坐。外遣人轮番密窥，日遣人明开门一视，出仍锁门，两日内果结双趺而坐，容貌如故。第三日开视，见脸有乏汗，求滚水饮，褚公命与之。复出锁门密窥者来禀曰：“僧以一弥陀珠调水饮讫。容貌复好。”后每两日进滚汤一碗，密窥者辄禀云：“以珠调吃。”经十一日召之出，取其弥陀珠视之，只十九枚在手耳。褚公收其珠，命收入轻监，不许搅动，听彼静坐，以候发落。密嘱禁子曰：“勿容僧道人人见，两日后必问你乞食，你问其弥陀珠何以做？做来，以水调之，与此珠一样，后重赏你。”

次日，僧即问禁子求食。禁子问曰：“你教我做珠方法，便与你食。”僧曰：“此药极难得，你但与我食，出外多以银谢你，不必问此方。”禁子不与之食，三日饿倒，面青黄无人色矣。褚公提出审曰：



“我早知此珠是孩儿丹矣。你供出制造方法来，免汝一死。僧诈作将死形状，不敢应。褚公笑曰：“众看此辟谷僧，在褚爷前，辟三日谷，即饿死矣。此丹乃妇人胎内孩子。必须谋死孕妇，剖其婴孩以做此丹。不知你害死多少命，以造此恶业，你怎敢说出口，我岂求汝方乎。若打死你罪还轻。”命行前搭起一台，以十九枚珠发出，将四个调与众百姓看，以滚水调之，满碗都是膏液，有敢饮者又香又甜，只饮两口，一日亦饱。后十五枚，发与医生治补损。然后缚此僧，在台上凌迟之。褚公曰：“县令为民父母，岂忍杀人，但为众冤泄恨矣。”众皆称快。而乡官后亦永不信僧道矣。

按：此诈辟谷者，多是藏干粮，其服孩儿丹者少。此粮非藏于身，恐人搜也。都寄于乞丐者之身，有人试之，则密以干粮付。又有服松毛竹叶者，松毛用羊蹄草同吃，竹叶用嫩蕨同吃，皆滑而可食。僧亦尝以此惑人，谓彼能服此，然从古有辟谷之说者，乃仙方非人间所有也。曾见有遇异人，授辟谷者述之于左。

武夷山有贫民结庐于岩曲，仅容床灶，垦山种茶，卖以供食。积十数年所开茶山，岁可收鬻三四金，每日力作不息。惟大寒暑，甚风雨，终日寂坐岩庐下，不识经典，亦不能往来。忽日，一道人过其庐，谓曰：“汝耕山劳苦，何不以茶山村人代耕，岁收一金以买衣资。吾授汝辟谷方，则不须买米，不劳耕山，可安坐自足矣。”山民曰：“吾尝闻修行人有辟谷方，若肯教我，愿拜师父求学。”道士曰：“你性子恬静，尽可修行。今后惟早晨煎清泉二罐，煎至半落，以两罐合煎作一罐，早午晚各饮二瓯。饮后澄心息想，以舌抵上腭，合口闭目，终日静坐。或天清神爽，爱出游行，则慢步闲观，随意所适。不拘半午，不拘片时，凡行住坐卧，只从心不拂，或山果草实可食者，遇著稍食一二不妨。但不可有意寻求，如此便可辟谷矣。记之，不可轻易传人。”山民依此行之一年，果不食一黍。颜如金黄，轻健如常，同山傍居人常不见其余米。若过其庐，亦无锅甑。问



之，答曰：“近年学得辟各方。”居人转相传异，有拜之求方者，辄逃避不受曰：“师囑勿轻传泄。”次年传于远近，多有来山拜访者。或资粮宿其居庐。看守至匝月，果惟见饮滚水，饮后静坐，寂无一为，亦无闲谈。不知者或穷问之，或与谈修养，微笑而起，出游山径，迨午晚归，复暖滚水而饮。凡人之来者不迎，去者不送，亦无半语讯问人。人问之，有可笑者，随口答一二句。问其余闲事，则摇首不应。若有厌烦之意，惟有自去静坐。凡言动应酬，总是付之无心而已。第二年后，名益著，富家贵人多备安轿迎之，坚逃不住。富贵人身往劝逼之后，亦遍往诸家，所到不食人一物，惟向空室静坐，若一木佛然，有言动而已。经二年半后，有潭阳富人，礼迎之。处奉更肃，若敬神明。时进茶果，稍为食些。少后，备清茶精饭，苦功之食，坚辞不能，不得已为食一瓯。少顷饥甚，服滚汤又饥，饿不能禁。又索食，富人欢喜肃进之。连三日内，皆一日五餐，仅能止饥。山民自惊疑急求归山。依旧服汤静坐，不免肚饥。后只得复食三餐，如寻常人矣。

按：山民所遇之道士，明是仙人，若辟谷三年完满，必有超度矣。惜哉！为名所累。致人迎奉，致人逼食，而自毁前功。此劝食之愚富人，彼意欲虔奉之，以分生佛之福，岂诚心奉道哉。此山民既为所误，而彼福亦安在也，且堕百劫之罪，来生必与山民，结一大仇矣。观此则辟谷乃仙方，不徒在服滚水静坐也。不然后仍服之坐之，而何谷不能辟哉，则今之托辟谷，索人钱米者，真盗贼僧道也。真辟谷者，敢令人知乎？



信僧哄惑几染祸

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青等处发卖，货已卖讫。此处有一寺，内有名僧号无二者，年近三十余，相貌俊雅，会讲经典，善谈因果。夙动多少良家子弟，往寺参拜，常有被其劝化，削发出家者。时达邀泽去谒无二，林泽曰：“你素性好善，闻此僧巧嘴善言，累诱人削发为僧。你若见之，被其哄惑，何以归见父母？”达曰：“劝在彼，从在我。我自有主。彼何能夺。”若要往拜之，见无二举动闲雅，谈及因果之事，达被打动，尽舍其财本人寺，拜无二为师，欲削发为僧。泽怒曰：“未到此处我早言之，今果被哄惑，何以为人？”再三苦谏不听，洋自回去。达在寺修行。过二年后，僧无二因有董寡妇人寺烧香，容貌甚美，亦信善，好念弥陀，带一使女十七岁。国色娇媚，到寺亦参拜。无二以巧言劝诱，寡妇亦心服，即拜无二为师，欲削发为尼。暂在寺宿几夜，其丫头常往无二房送果品，无二欲心难制，以白金十两戏之，丫头收其银，与之通情。无二又思及其嫠妇，夜潜入其房，候董氏熟睡，欲强奸之，董氏坚贞不从，喊曰：“何人无理敢来奸盗。”言未数声，无二以手巾紧勒其颈，须臾而死。次日，使女去报知董氏之子李英，及到寺无二已先逃走矣。但无二久出名，各处人多认得，李英雇人遍处缉拿。不两日拿到送县，王爷即点民兵百余，围绕其寺，时寺僧已四散逃命，无僧可拿。王爷再命焚其寺，将无二责了四十，问典刑之罪。达悔财本俱丧，无颜回家，后家中已知达逃回，叫人寻觅归家。发长方敢出，此愚人信僧之明鉴也。

按：寺门藏奸，僧徒即贼，此是常事。亦往往有败露者，人不目



见，亦多耳闻，何犹不知戒。而妇人人寺，男子出家，真大愚也。董虽死，犹幸节完。丁达虽幸逃生，而财本已丧。使当时与无二并获，何分清浊，必并死狱中矣。故邪说引诱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皆当勿信而远之可也。

僧似伽蓝诈化疏

天元寺年久倾颓，住持僧完朗有意修之，恐工费浩大，非有大力者，发愿独任，未见举手。忽日游方僧若冰来寺投宿，身于魁梧，面方而黑，目圆耳长，宛似本寺伽蓝形像。完朗一见心喜，设斋款待，甚加勤敬。次日僧若冰曰：“宝刹非兴旺，何如此肯接待十方。”完朗曰：“兴我寺者，在尊宿一臂之力，敢大有所托。”若冰曰：“山家缘簿，怎能相助？”完朗曰：“此寺须五百金方可全修，虽化些少众缘，亦不济事。看尊相，极似我本寺伽蓝，托你择巨富家，若化其全修，待彼在允否间，约其来寺亲看，我自有方法纳之。”若冰会意，前去大江边，有柴商财本巨万。若冰备干粮在身，直至柴排厅中，朗诵一经，结趺而坐，高叫曰：“化缘。”柴商荆秀云，命手下以钱与之。僧全不视曰：“吾非化小可钱钞，贫僧与施主有夙缘，要化千金。”秀云作色曰：“化千金何用？”僧曰：“此去二百里，有天元寺，前创时施主有缘在，故今生大富。近年颓坏，须五百金修理。又须五百金为香火田，后可保长久。则施主功德远大矣。”秀云曰：“你为寺化疏，前生与此寺何缘？”僧曰：“寺本我居食之地，非有缘得久处乎？”秀云不睬之。僧在柴排坐三日不去。手下人以饭与食亦食，不与亦不食。又过四日，秀云曰：“吾舍三百相助，你更去化别人。”僧曰：“有缘者不能化，无缘者何劳空说。”秀云曰：“你把疏簿来，我题三



百两。”僧曰：“疏簿在寺中，三百亦不够用，不须题，你图今生享福，只施五百两，若布来世津梁，非千金不可。”秀云曰：“吾不信今生来生，你且领三百两去，好心修造，不足者，岂无别善人相助？”僧曰：“吾那要银，你自送与住持僧。”秀云曰：“吾十日后送到寺来。”僧遂合掌念阿弥陀佛一声而去。

归对完朗详说其事，又约十日后柴商且来，吾远避之。完朗大喜，早备茶果商品以待。至第十日，秀云果带银同两仆来。完朗知是柴商，肃迎接茶毕问工曰：“施主高姓。”秀云曰：“姓荆。”完朗曰：“施主从那里来。”秀云曰：“前约宝刹中化疏僧，今敬从江上来。”完朗沉吟曰：“山寺未曾化疏。”秀云曰：“十七日前有僧在柴楼中，坐七日，我许他今日来。”完朗曰：“本寺僧此半月内并无出外者。必方僧诈托也。”即命作斋相待。秀云心疑怪，若方僧诈托，何不前日即领银去。只存在心，遍寺闲游，到伽蓝祠去。举头看伽蓝，宛似前日僧形象，两仆亦指曰：“此伽蓝好似前日僧。”秀云看越惊异，心疑是伽蓝化为僧，以劝我修寺。即以筮祈曰：“前日僧若是你变的，求一圣筮。即打一圣。又曰：“三百金已带来，祈保今年大利。”再一圣筮，又得一阳。又曰：“三百不够，若要五百，求一圣。”又得一阴。又视曰：“我心中已悟，若更要五百两香灯，求一圣筮。”果掷一圣。秀云拜谢讫，来就斋席，谓完朗曰：“须用银几何？”完朗曰：“久有意要修，前日叫匠人估计，要五百两方够。故不敢举。”秀云曰：“我前日许过三百两，今现送在此，明日更送二百两来添，若修完备，再舍五百两，买置香火田，永远奉佛。”完朗闻言大喜，合掌下拜。后依约舍完。若冰密分二百两而去。

按：僧貌似伽蓝，故凑成此巧，亦可谓奇。然是人做成此套，何尝真有伽蓝化身乎！故富而能舍，本是善行，若谓真佛化缘，而施舍者辄有福报，此两个装骗僧，岂能福人乎！吾不信也。



诈称先知骗绢服

东阳江达洞父遗产万金，因为本府酷吏，累累浸涵剥削，破去家强半。又好男风，尝畜美好小仆，陪侍出人。有日江之梁友，遇其小仆问曰：“前日为你相公买两匹青绢都长，做长衫必有剩。”小仆曰：“裁缝不善做，先做一领太长穿不得，后来领做得恰好。”梁曰：“长的可裁短，何妨？”仆曰：“他也不要得，已藏在书房大箱中去。”原来江多衣服，其穿后不用的，都投入此箱。”梁曰：“新服何忍弃？叫与我修短服之。”仆曰：“你要问他讨箱中第三件，便是这新服。”适一僧在旁闻得，素知江达洞肯施舍，即诈称方僧，入江相公廨中抄化，江以两文钱施之。僧曰：“吾看满街之中，皆有怨气，惟相公府中祥光满室，后日必有好官职，前程远大。吾将化你一件好服，以结个缘。”江曰：“我无好服。”僧曰：“你有一件穿不得的舍与我好。”江故曰：“衣皆可穿，那有穿不得的。”僧曰：“是一件新青绢，太长的，在书房大箱中第三件。该合与我，吾为你消灾延寿。不然，你眼下有小是非到。”江心异之，开大箱中看，果有两件在上，新绢服第三。便疑此增先知，持出舍与之问曰：“既舍此服，可免是非否？”僧曰：“我试你有善心否？今果肯施，便转灾成福矣。”

按：今僧皆庸人，何能前知，其称已往事者，多得于传闻。说未来事者，皆涉于矫诬。观此僧欺江相之事，则今之称善知识者，皆此类也。江相之易欺如此，家安得不败。世之信僧引诱者，可以此为鉴。



第二十二类 炼丹骗

深地炼丹置长符

古有炼丹之说，点铁成金，盖仙方，非人世有也。世所传炼丹之术，用好纹银三两，杂诸铅汞辰朱砂药物，在炉同炼，每次须炼四十九日。至四十日后，须两人轮番守炉，昼夜不得暂时离守。丹成可得九两，内除三两银本，要三两买药物，每次只出三两，一年可炼四次，共可得十二两，仅足供两人食用。故真得此方者，亦不屑为。其炼出丹银，亦可经煎，每次渐渐亏少，复归于无。但此银第二次，不可为银母。若再炼，须另以纹银为母。此相传真方，费心费工，甚不易为。若云游方士，托炼丹为名，以行骗者，用砒霜雄黄诸物，炒好银为灰砂，假称日丹头，然后将此与好银同煎。仍煎成银，彼便道丹药可点成银。此个是弄假行骗之套子。

有一道士，自称能炼丹者，先以银灰明煎出些与人看，人多疑信掺半。一富人独信之，请至家炼。道士曰：“炼丹乃仙术，家中多秽浊，恐不能成。可于僻地，开坑一丈四尺深，下仅可容一床一炉，在此处炼，炼四十九日，一百两银母，可炼出三百两矣。”富人依言，于后门凿一坑，广八尺深一丈四尺，道士入坑去，命用银十两，买铅



贡辰朱砂等来，先炼丹头，三日已讫。富人付银百两与炼，日吊下三餐饭与食。道人又命讨一手握的，坚实圆木七尺，每只三尺五寸长，作符用。大棕索一条，交横缚柴符上，日以大斧摧打柴符。富人每日往炕上看，至三十余日，柴符渐渐打下，只有一尺在上，心料银将成矣。道士知一月之久，防守者必懈，夜以索一头系裹银药，一头系在腰，将七个长符每二尺打一符于上，扳援而升，将银吊起，夤夜逃去。次早送饭下，无人接，以烛照之，不见道士矣。梯下看之，银都窃去，方知彼踏符而上，明白被其窃骗也。

按：深坑锻炼，使人不疑其逃。然用符用索，已早为出坑之计，其使人不疑处，即其脱身处也。后人鉴此，尚以炼丹为可信否！

信炼丹贻害一家

方士以炼丹脱剥，受骗者历来无算。故明人皆能灼见其伪，拒绝不信。有一邨道士，术极高，拐一脚，明言已得真传炼丹术，不肯轻易为人炼。其法以丹头与人，任其以铜铅同煎，皆成银。彼自用，则不须炼，但随手取出都是银。或见人疾苦者，在手掌一捻，即取银与之。或衣袖中，随摔来亦是银，多肯施舍与贫人，由是人称为半仙。有用银器皿，设盛席待之者，食毕，令取一米桶置席上，以手取银器，件件收入桶中，及看则空桶无一物，明言我收去不还矣。人以善言求取，则云已在你家内，原藏器之所视之，果在。若恶言强取，则终不见，此谓得五鬼搬运之法。如此累显奇术，皆足骇动人。

有富人尧鲁信之，延至于家朝夕参拜，敬礼备至，愿学其术。道士安然受拜，未肯遂传之，每日坐享其敬，饮醉而睡，睡醒而游，



全不以其敬礼为意。但有甚术，凡拜之者，便倾心说服，与共席饮酒，便称颂其道。尧鲁一家，老幼婢仆，皆尊敬之。惟鲁妻辛氏始终不信，累劝夫宜绝此邪人。后邴道士知之，以银二钱，与其家小仆曰：“你主母梳头时，可取他梳下头发一根与我。”小仆早晨取与之，道士得此发即作法。至半上午，辛氏心中只想与道士通，谓婢曰：“今日我心异也。”至午益甚。又曰：“今日心中大异。”至半下午，心不能自禁，明谓诗婢曰：“吾往日极恶邴道士，今日何爱他好。你看我脸上何如？”婢曰：“你似欲睡模样。”至晚饭后辛氏思道士云雨之意极切，识恨一家人在旁耳！又强制住。密谓婢曰：“你今须紧跟我，或入道士房去，你须打我两掌，批我面皮，切不可忘，及上床睡后，夫已睡着。辛氏披上衣裸下体，开门径奔道士房去，道士正在作法催符，婢急跟出呼曰：“”此道士房不可去”亦不应。道士语婢曰：“你出去。”以手扯辛氏，婢近前劈主母两颊亦不管，又在面上打两掌曰：“你未穿衣。”辛氏方醒曰：“我是梦中来，何故真身在此？喜得你唤醒也。”手携婢曰：“快和我进去，好羞人也。”入房蹴夫醒，详言其情，及得婢唤醒之事。夫曰：“那有此理？你素恶他，故装此情捏之。岂有心既欲去，又肯叫婢挽之，这假话我不信。”

次日，不得已，述与夫兄言之。兄命弟逐去道士，亦不听。乃往县告之，县提去打二十。又会寄棒打亦不痛，乃以收监。道士明是空身人监，随手取出都是银，以银贿禁子，令买酒肉人监食。禁子更加奉承，思求其方。后又解府、解道，各官都加责，以无甚证据，不肯真之死。后竟托分上，放出逃去，不知所住。尧鲁一家长幼，后相继疾故，盖受其术所蛊也。惟辛氏贞正，寿考无恙，总理家政，以抚幼孙之长，至九十余岁而卒。

按：妖术之暗中，如妖狐之投媚，必心邪而后能惑。苟心正者，虽人群妖之中，妖不能害，故傅奕不信死人之咒，而胡僧自死；仲淹不信杀子之鬼，而鬼自不来；辛氏心正，虽妖人灵法能深疑于心，早



囑于婢，终不受其邪淫之毒。然则法虽巧，终不及人心之正也。后遇妖人者，其牢把心而勿睬之，彼邪亦安施哉！

炼丹难脱投毒药

古潭一后生丁字弘，机警伶俐，识尽世间情伪，人不能欺。偶遇一方士，自称能炼丹，字弘早知其伪也。欲乘此以骗方士，故作不知之状，而琐琐问之。方士曰：“丹是仙术，古来传与善人，专以济救贫穷者，先须采药，炼成丹头，后用银一钱，与丹头同煎，可得三钱，一两可得三两。”字弘曰：“更多可炼否？”方士曰：“只要有丹头，虽一百一千皆可炼。”字弘先用银一钱与炼。方士加丹头三分，即煎出银三钱。字弘喜，更以一两与煎，又得银三两。字弘益喜，请方士到家，殷勤相待，及银已费尽。又求再炼添用，陆续炼出银三十余两，惟以好言承奉之，愿学其术，终不多出银与炼。反将方士丹头之本骗来矣。方士思家中无奈他何！故说：“吾丹头已用尽，可多带银本出外采药，再在外大炼。”字弘明知其引外行骗，只自思我用心提防，被何以骗？更欲尽骗其身上丹头之银。乃带银五十两与俱出外，不肯取出费用。方士叫其取银买物，字弘曰：“丹以换银，今已成之银，何必轻用？可取丹来炼银作路费。我银留买药。”方士尽将已丹头三两，字弘用银十两，共炼成三十两，彼此各分一半。又远行两日，寝食严防。方士无计可脱，乃背地买砒霜在身，晚又买一鲜鱼人店。字弘往煮熟，装作两碗，方士往捧一碗在席，放毒于内。又再捧一碗，故打忿嚏，将口馋涎入鱼上。方士曰：“这碗褻读了我吃。”及至半夜，字弘腹疼，延至明晓，方士往医家求止疼药。煎服愈甚，至午，字弘发散唇裂，腹痛难当。心疑是方士



投毒，哀求之曰：“吾止有银五十五两，你能救我命，尽将与你。”时弘已不能起床矣。方士取其银，置已包袱内，近床以药与之曰：“吾游方人。将攒他人银，你好奸狡。反骗去我银五十两。今止多得你五两，吾自行善心，以此药与你。凭你命当生死何如？”遂负行李逃去。宇弘急命店主以药煎，有认得者曰：“此解砒霜药也。”连服几次，疼稍止，再求近店人医之，三日始得全愈。银已全被方士夺去矣，只沿路乞食而归。

按：知防炼丹，莫如宇弘。虽百计不能骗，反骗方士银本几尽，可谓巧极矣。然终被其投毒，银尽还讫，又多去五两，且几乎丧命。幸而得生，沿路乞食，亦劳且辱矣。方士炼丹其可信哉？



第二十三类 法术骗

法水照形唆谋反

僧术中，有以法咒水。密骂某人心欲何事，后令人自取照之。各随其心之所欲，自现其形。有米春元者，富过百万，田连两府，年逾五十，不思会试，惟安享豪华以为乐。妖僧闻其富，欲骗其厚利也。挟咒水之术，往叩其门，自言能望气，每见此宅，紫气上冲，有驾凤之彩，此百代王侯之兆。当有立翊运之功、分河山之带砺者。米春元未信，僧曰：“吾传有秘术，以符咒水。能知此生荣枯结果。人但斋戒三日，虔心来照，则今生是何成就。自现于水中。”米乃留此僧，令家下人各斋戒至第三日，注大缸水于庭。僧密语咒水，令请人自照，米照见，戴了天冠，穿鳞袍，幼子照之亦同。长次二子只圆帽纱帽而已。米正室照，亦妃冠凤袍，两长妇照，惟珠冠翟服，米大异之。仅秘于心，后与流寓枝乡官宴会，谈及时事，枝曰：“今并后匹敌，金注支庶，祸之萌孽，必始宫闱，异日不为文皇之喋血，或为沂王府之反召，此鲁婺所深恤者。”米曰：“往者逆响未萌而折，宸豪已发而摧，国家如天之福，风雨何摇于窗户也？”枝曰：“不然，文静以监竖倡唐，姚衡以胖僧兴国。若辅之得人，成败安可料也？”米



曰：“纵中士有故，水国偏在海隅，必无忧乱离也。”枝曰：“亦难保。讖云某地出天子，江南作战场，正可虑也。”米曰：“使宸豪复兴于今，成败当何如？”枝曰：“今承乎弛兵，更甚于昔。向令宸豪，不久淹南康，某都不诈应反戈，安至以铜钟灰也。”米闻言心喜，又有一僧，能降神附童者，言往来祸福，如声应响，米请降之。密祷以欲图不轨事。神降曰：“金钟兴，玉气旺，清福扶王帝业强。洪流扫荡人安泰，裂土移宫镇远方。”米犹未决休咎，再求明报。降童喝曰：“此何事而敢絮叨也？”米不敢问，而未解神意，既而渔人于深渊得巨钟，金色烨然，米以为瑞也。召枝某及二僧，决谋逆。欲俟五月某日，五更早，大小官俱出城送万寿表，乃闭四门伏兵城外悉歼之。至四更，兵卒供执事者早起，见城内伏兵处灯火异常，急报军官，调兵捕之。城中扰乱，又遣兵守城，见江中船无数，皆早炊饭城上兵，疑是助乱者。大呼曰：“某人谋逆，被捕获斩首矣。”外伏者，见内无号炮，城上有备。又闻呼喊声，送表官皆不出城，知事必败露，河边数十号船，乘微明时，各备逃散。后官以乱者，作造谋劫库问，捕获数十人皆斩首。而首逆者，反以不知情为辞，只拟流三千里，而死于道。此传内多隐语，未可明言也。

按：米春元年老巨富，已无心向功名，更何心图王侯？只以咒水妖僧启其端，降神妖僧决其志。又以枝某失职快快，裹成大逆。二僧已就诛，而枝某幸脱于网，天何缓讨凶人哉！犹幸圣朝清明，小丑旋珍，固太平之洪福，亦此地民风，素良善忠顺，不当受此叛逆者之荼毒也。然信僧惑邪之祸，亦酷矣。后人其深鉴之，其深戒之。



妖术托梦劫其家

老狐昼伏岩洞，夜出寻食草木之实，有偶于草木中，吸得天地映温之精者，便有灵变，能幻化为美妇以迷诱人，采人之阳精，以益其灵通。法师捕得而烹之，和尚如求得狐心，焙而干之，薰以好香，于深山中构一草庐，以狐心奉祀于中，日诵诸般忏文。经卷超度之。夜则群妖众怪，嗥者、呼者、悲者、泣者、叫者、啸者，能为人言，或为蛮语者千怪万状，于草庐外哀吊，极其凄凉。要极大胆之人，方敢中处，吊过七日，亦渐渐稀少。昼夜常诵经作法，备果食供奉，积至四十九日，然后焚了草庐，把狐心领回，香火祀之。如明日欲往见某人，先夜以锦囊盛狐心，置于心上夜必梦妇人领去，先见其人。次日往拜其人，已梦中相会，后有所于求，人必以为异，而多从之。此增家骗化之一术。也有富家羊老，生二子，娶二媳矣。蓄积盈余，极是悭吝，分文不肯施舍。忽夜梦两高僧来化缘，次日果有两僧到，容貌俨如梦中所会者，称言你取财太急，人多怨气，吾与你夙缘，特来为你忏悔。羊老信之，问：“忏悔当如何？”僧曰：“你合家当斋戒三日，再买果饼面食，及三牲猪、羊肉，半荤半素，吾为你作法请将，诵经供佛，将生前罪过解释得祈后增福禄，便家门清洁，死后免堕矣。”羊老依言，斋戒买办。至第三日又有两僧到，又留相助诵经，至晚来一僧念咒烧符，降遣羊老自跳自喊，取利剑在手，指其妻子曰：“此鬼也。”悉手刃之。又追杀二媳，媳求僧解劝，僧指羊老喝曰：“坐。”羊老遂提剑咬牙，昏昏而坐，不醒人事。四僧人，轮奸二妇后，以索缚之，搜其家财币，捆作四担，夤夜逃去。次日有人入其家者，见羊老披发伏剑，睁眼评语。急出呼众人看，亲众群拥



而入，羊老只说要杀鬼，众向前夺去其剑，呼其名曰：“你何故如此？”羊老渐渐复苏。人又问之，才知应曰：“吾梦见鬼多，正在此杀鬼，得你们叫我醒也。”及入后室，妻与子皆被杀。羊老大哭曰：“此我记得杀三鬼在此，又赶杀二鬼婆，被僧拦开。”及入房二妇皆捆在床，乃呼邻妇来解之，各称被僧所奸，金银财帛皆收拾去矣。一家痛恨无穷，一边收殓三尸，一边遣人四路赶僧，皆赶上两日路，并不见踪而还。

按：羊老素怪吝，则为富不仁之事有矣，乃憎惊以怨气，便信其说，而留以作福忏悔，则心先自疚故也。僧欲行术劫财，而先形于梦，此亦得狐心引梦之术而用之。彼梦谓高僧，而反为劫憎，不信昼所为，而信夜所梦，亦惑矣。不行善于平昔，而求忏悔于修斋、亦愚矣。今人多残忍不仁，贪暴不义，而欲饭僧供佛，追修忏悔，何异羊老之覆辙哉！甚矣，恶不可为，而僧不可信也。鉴此当为之凛凛。

摩脸贼拐带幼童

往年京城中有幼童出外，尝被人拐带去，寻之又无踪，后累累有之。人多见一僧，摩幼童之脸，则幼童随之而行，既而寻，已失之。故京城盛传，谓之摩脸贼。特在京僧释人多，未察其孰是也。忽宓富人独子出外不返，四下跟寻甚急，各处出尝帖曰：有收留得者，赏银二十两。报信者，赏银一十两。四处挂帖出尝，终未得下落。住宓家小屋人班八，以淘街为生。一日懒去淘街，往城外晦真庵闲游，转入后室四旁周览，忽破水障中，一小士露头来，班八认是宓家子，忙呼之曰：“家中四处寻你，何故在此？”宓子曰：“僧闭禁我



在此，你快来救我。”班八看房门已锁，恐一人难带此子出，谓之曰：“你小心暂在此，吾报你今尊知，即来取你矣。”飞跑而归，报宓老曰：“令郎受禁在晦真庵中，速去救之。”宓老即把五十余人，前后到庵，班八引至庵后房中，打开门认出宓子，又搜出十数童辈。即令众人捆住僧小山，并同庵三人都缚来，状送到官。官先审问众童曰：“汝等如何被引入庵？”众童曰：“和尚以手摩我眼睛，便见两边，背后，都是猛虎、毒蛇，将来咬人、伤人，惟面前一条路，清净好行，我辈只向前走，便到此庵，被和尚幽闭住。”又问曰：“和尚留汝等在庵干什么事？”众童曰：“可恨这秃子，不拘日夜，将我等做苦春，极是疼痛。若不从，便将大杖挞打，众人怕他，只得从他所为。”又问曰：“先拐来的，后必长大，都放在何处去？”众童曰：“有病者，有长大者，和尚说放他回去，未知后都回家否？”官再审僧小山曰：“你拐来众童后病的、长的，都放那里去？”僧不敢应。再问同庵三人都云：“毒死埋讫。”官闻言大怒，将小山打四十，同庵者各打二十。曰：“此罪不容于死。”令锁出衙门外，许失童之家群聚手殴，打得身无完肤，有割其阳，塞于僧口者，半日而死。人莫不恨其淫，而快其死。后将其庵焚之，拐带之祸遂息。

按：好男风者，禽犊之行，此僧必有春意之方，非拐诸幼童，无以快其欲。又习得妖法，摩其眼睛，则昏花见怪，故可诱致童男，其罪浮于天矣。积恶贯盈，众戮其身，言之羞口舌，书之污简牒，人谁不切齿之。世有负男子之躯者，其可袭此僧之恶行哉！



第二十四类 引嫖骗

父寻子而自落嫖

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既而入院抗毛月华，一年不归。东溪问于人，知子以嫖故，因贪欢忘返。累以信促之归，初犹回音，推托以账未取完，后信往亦不答。东溪闻其财本，已费过半矣，心中甚怒。欲自往寻之，又思空行费盘缠，乃带三百金货物，雇仆施来禄同往京寻子。人货到京，早有人报知少山云：“尔父带货来卖，兼欲寻汝”。少山闻言甚闷，急呼其麻毛惜卿谋之曰：“家父特来催我归，尔计能陷他亦嫖，则我在此可久。不然今须与你别矣。”惜卿曰：“你但深藏此间，勿与相见，我自有理会。”即遣人邀前院苟荣妈来，托他巧为牢笼，荣妈许诺而去。东溪问在京客伙，知子在毛惜卿家、嫖其女月华。径寻惜卿家来，欲呼子归，惜卿出而款待甚恭。东溪曰：“小顽少山在你家，我到京十余日矣，可叫他出来见我。”惜卿惊敬曰：“相公即少山令尊乎？妾幸披云睹日也。令郎前在寒舍两三个月，今月余前，送别久矣。”即唤女月华出见，指曰：“此尔翁也。”命下拜，东溪不礼之。又命设席，东溪曰：“吾为不肖子而来，岂索汝酒食乎？速叫儿与我



归，亦不消你假意相留。”月华曰：“果是前月已去，云欲收账回家。若果在此，何敢相瞒？”东溪不信，定要究子下落。惜卿曰：“茅舍无数间，任相公遍搜之。岂能藏得。”月华领东溪入内，四下觅之无踪。东溪大怒曰：“牙人说在此，如何藏开？说这鬼话。若吾儿不见，是你家谋死，必当官告你，着你寻觅。”月华惊曰：“从来院中，那有谋人者，相公勿轻易怪人。”东溪诡骂而出，行过院前，窗内一女，将盆水倾出，淋东溪一身，冠服尽湿。时怒未散问此是谁人家？仆来禄曰：“此一行都是乐户人家。”东溪即入其门指骂，苟荣妈出，惊惶问故，知是女苟庆云误倾水淋着，即唤出棒打无数。庆云哀求劝救，东溪亦不睬。荣妈曰：“你好将新服换与相公，向前叩头求救，留在此陪个礼，免后日生祸。”庆云叩头乞，引入内房，取一套新衣与更，跪曰：“我等人家最怕得罪于人，万望海度涵容，恕妾罪过。”东溪曰：“我原不怪你，只衣湿难行。我今换去，明日即送还矣。”拂衣便起，庆云挽曰：“更有杯酒陪礼。若便去，妈又怪责我矣。”东溪曰：“何消酒？”时筵已排到，庆云曲意陪奉，东溪亦放怀乐饮，至晚欲去。庆云恳留曰：“今半载空房，若不宿而去，真对面不相逢也。但宿则媼欢喜，谓我善留客，此岂费房钱乎？”又饮到二更而睡。东溪思房钱终是还之，且假意不动，以试何如？庆云偎抱抚摩之曰：“君做柳下惠，坐怀不乱耶。是人宝山空手回也。且暮夜无知，谁奖尔贞节男者。”东溪笑而从之，次日，近午方起，才梳洗罢。酒席已备，慢慢劝饮，弹唱以奉之。靠晚又欲归，庆云留曰：“肯宿，妈妈甚喜。若一宵而别，真是萍水之逢，落花有意，流水无心也，妾纵奉侍不周，君何不做甘雨济我半载旱人。”东溪又为留一夜，第三日坚要归，求还旧服，庆云曰：“已遣人送往贵寓矣。”东溪曰：“承赐身上服，明日送还。”庆云曰：“只恐不中服，何不收作表记。”又取出一箱玩物，欲择一件相赠。东溪见箱中皆珠玉宝玩，仅取一牙扇坠，庆云曰：“此不敢奉，此银的敬奉。”东溪口：“只领你意耳，何必送银



物。”庆云曰：“此牙是礼部公子所赠，旁刻有号，凡孤老所赐，惟银得用。若簪钢诸玩物，须存留之。后日有会，问及即在，方表不忘之意，故不敢转赠于人。此银扇坠乃预打造以回答人者，旁铸有妾名，故愿相赠也。”东溪受之而归。明日谓来禄曰：“看妓家极难做，只误倾一盆水，费尽小心承奉人，惟恐不当人意，我岂可过吃他物？我宿两晚，又吃四席酒，以银四两与之。受一银扇坠，以金银玉，三枝簪答之，并这身衣服，你送去还他，我不再去。”原来前两夜来禄亦得婢桂英伴宿，两人情意绸缪，更相舍不得。临行嘱咐曰：“主人若再来嫖，又得再会。”故来禄只愿得主肯嫖，力劝曰：“前日空手去，也这般相敬。今日有银、有簪送他，他不留宿，岂不留酒乎？再吃他何妨？东溪信之，再与仆往，以银簪送之。庆云得了，喜色满面，持人夸与妈曰：“左相公送我银四两，簪三根，非妾取奉得欢喜，岂送许多礼乎？”苟妈亦大喜，出叩谢曰：“本不当受厚礼，即蒙赐，还在寒舍消耍几日。”东溪假辞要回，庆云挽入内房，酒席已备。东溪曰：“又烦宴我，后何以报？”庆云曰：“前日只是赔礼，今日所赐银，已准后账。”东溪曰：“前银还前，我若嫖，须从今日算起。”由是日夜流连，忘其时月。来禄亦得再与桂英会，二人喜不自胜，侍奉加殷勤，使唤加听命，主仆皆乐而忘归矣。东溪时或谓仆曰：“当要知止。银费去多矣。”来禄便诱曰：“人有金帛，正要追欢买笑。相公称许大家，才得此几月快心，纵此银用尽，家中何患无吃着。不及此去老时行乐，人生宁有百年，何必作守银虏也。”东溪心本迷恋，又累被来禄劝诱，并不知回头。不觉半年余，三百金几尽，桂英时向来禄索衣服、簪珥，来禄转求于主，主曰：“亦未知我用多少？须与苟妈算之，然后留盘缠回去。”及算过，已用过三百余两。尽货物还之尚未够，盘费全无辩。安禄曰：“小主本多，可去借些。”东溪曰：“不好开口，你去婉转言之。”少山知父本嫖尽，抚掌大笑，令月华设席，请父及庆云来钱行。”然后东溪与子默默同归。只谓缘遇



使然，不知为计所陷也。

按：尤物移人，丽色倾城，自昔慨之，安有人温蠖中，而皓然不滓者。东溪非为抗而来，直欲寻子而归。而深知妓之迷人，与嫖之破家审矣。乃人其中，而掘泥扬波，更甚于子。不迹声色。不溺情欲者，能几人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则贤贤易色者，信难矣。故院中语曰：“不怕你来了乖，只怕你乖不来。”则惟勿蹈其地者，可超然樊笼外矣。不然，未有不受其羁迷者。



上海黑幕

黑迷党之黑幕

黑迷党亦拆白党之流也，其目的专在金钱。但拆白党骗金取钱而外，兼坏人名节。而黑迷党骗取金钱而外，更送人性命，则其计划更周到，其手段亦更酷辣矣。拆白党初皆男子，渐而染及女子。有所谓男拆白党女拆白党者。黑迷党发生自女子，此黑迷党与拆白党之大较也。黑迷党发生未久，读者欲知其内容乎？请观吾述黑迷党之丑历史。

拆白党与黑迷党黑幕中之黑幕

某甲，老拆白党也。一日倘佯马路，寻觅生意。然妇女如云，大都规行矩步，无肯照顾某甲之生意者。甲心惶惶不知所适。正于此时，乃被黑迷党所暗算矣。某甲行行重行行，靛面遇一老妇人，注视甲有顷，亟回顾其所带之仆妇而小语谓之曰：“此非我家姑爷耶？”其仆妇即引目斜视甲，急答曰：“良是，必无误。”老妇乃含笑谓甲曰：“贤婿乎，我何处不寻遍，谁知乃于此间遇汝耶。”甲闻言，忽促不知所对，然心中已疑其非好人也。一转念间，自思吾乃个中老手，正可借此以显我神通。于是唯唯诺诺，不多言亦不辩白。此时老妇引甲至马路传向甲含泪细数之曰：“自汝负气出门而后，汝



岳父日夜盼望，四出寻汝不得，已致两眼失明矣。汝自幼无父母，我老夫妇亦无儿子，汝我名虽丈母女婿实如母子也。汝岳父待汝可谓仁至义尽，汝亦非不肖之流，甘心负义，不过少年气盛，意谓不屑寄人篱下耳。然此自汝之志气高尚之志我二老又何敢强汝，但汝不辞而行，独不急杀汝岳父耶？为汝之计，不如同老身归也。”此老妇一席话有声有色，言次日渐赤，泪已不时堕，恍如真个途逢其婿也者。然在某甲明眼人早已窥破个中底蕴，但将计就计姑与委施，即前呼岳母，自悔前愆。乃偕老妇而归。既至其宅，则失明之岳翁也未婚妻也婢仆也均额手相庆谓太太真能干，能自去访得姑爷回来也。某甲居老妇家数日，供应备至。但一日偶闻岳父母在隔房私语。甲窃听之，其岳父谓声音似不类若疑甲非其婿，乃老妇错认人也者。然老妇则力辩其非错，仆辈亦同声证其无误，其瞽者之，岳父乃始无言噤。彼岳父母此言亦故意使甲闻之，此乃个中关节必不可少之事也。谁知其底蕴早为甲所知耶。初甲蓄一奴，即为甲拆白之助手，其既来老妇家也，旋亦设法引之来，仍为甲奴如故。甲居老妇家，每遇饮食，必审察再三而后食之。其遇稍有可疑之处即付与其奴食之，仍不令岳家知也。如是数月，甲奴忽然患病，口干，心燥热不可耐，未几，竟死。方欲买棺殓之，而奴之家族至矣，声势汹汹，群谓奴被老妇家谋死，捣毁器物，无所不至。老妇见甲奴死状，心虚不敢与较，乃央甲求和，私许奴家族以五百元了事，奴之家族故意不允，再三商议始肯和平解决，领款五百元而去。明日，甲亦外出不复返。老妇疑之，四出踪迹均不可得，乃知中甲计，命其女搜甲衣箱，衣服携去一空，只留书一纸以作临别之赠言，其书曰：

吾乃著名拆白党某某也，汝等是何妖魔乃敢班门弄斧耶？实告汝等，奴之家族非真家族，乃我之同党也，赔款五百元其五分之三入我爱中矣，此奴亦非我所素蓄，乃



以十数金买得乞丐之子，借他性命一用而已，吾今去矣，天涯海角未知何地重逢，寄语汝等，本领未到家，（犹言技未熟也。）不可轻试也。

老妇得此书恍然大悟，自呼晦气不已。

某乙之惨死

有江西人某乙者，富家子也。年约二十许，家中已娶妻生子矣。因经商沪读，不得不抛妻子他乡作客。每当花晨月夕，情难自遣。适其邻住一打铁匠，锡山之乡人也。匠有一女，名曰珍珠，小家碧玉，楚楚可怜。某乙遂由其店中厨司之介绍以三百金聘珍珠为妾。既娶，贤淑克家，而伺候某乙尤为体贴入微。乙之亲友无不称为贤。数月，乙体肥胖过于平日，朋侪相问，乙辄曰：“此吾家如夫人日以参燕饮我之效也。”朋侪无不啧啧称羨，珍珠又乘间请某乙保寿险，乙曰：“吾体甚强，保险何为？”珍珠曰：“非也，我身属于汝矣，安有不望汝之长寿者。但汝家尚有妻子，待汝百年之后，我亦垂老。万一我死于汝后则垂老之光阴将何以度耶？故再三思维，不如此时保险逐年对出保险费，亦无多，待汝百岁之后，则所领得赔偿费，足以终吾余年矣。乙虽笑其迂，然怜其愚，姑允之。未几，乙忽患不眠之症，药石遍投丝毫无效，珍珠伏侍汤药亦终夜不眠，肌肉消瘦，不复当年丰貌矣。最后乃由珍珠母家某甲介绍一医生至，云能转危为安。某乙深感珍珠之意，姑试之。初服一种丸药略见效验。再服，病乃减，可安睡半宵矣。乙之亲友，无不额手称庆。谁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此病甫愈即浑身发现斑点，胸际烦闷异常，呻吟床席片刻不安。延医诊之，均莫能断决。群视为不起



之症，相率不肯用药。珍珠日夜哭泣，自怨命薄，且身恨当日保险之言今日竟成文件袋讖语。一言提醒某乙。乙即作一遗嘱付珍珠。遗嘱中言，已死之后，保险赔偿费当尽数付珍珠也。自此病势日就沉重。前后半月余，心广体胖之美少年遽然作泉下客矣。珍珠哀毁异常。乙之亲友为之料理丧事毕，相聚议曰：“珍珠之于某乙恩情不薄，但年事方少又无儿女，况是妾媵，更无守节之必要，不如与以若干金钱遣之去也。”乃珍珠泣涕不肯从，必欲为某乙守但必须与大妇分居，平分其家产，各得其半。他人感其诚，竟不能与为难，乃请得乙父之许可，如珍珠言行焉。乙妇虽不欲，然不能违乙父命，听之而已。初乙死时，保险公司照例赔偿若干金，珍珠乃执某乙之遗嘱据为己产，他人固无言。至是分家产时，旁人亦竟忘其前此曾得一巨款也。故家产仍二人平分之。乙大妇固居江西，珍珠则暂居沪上，言明半年后即还赣也。某乙之亲友素知珍珠贤，故分产时多左袒之。分产而后亦不疑其有他变。谁知数月之后竟一旦不别而行，去如黄鹤，某乙之亲友检其家产，可携者均携之去，四处追觅，杳无踪迹。犹谓少妇一旦变心。殊不知其人门之初即怀恶意也。未几，乙亲友于乙箱匣中检得红色丸药数粒，知为某乙当日所剩者。丸触界有奇臭，疑为毒，然亦无确证据。忽忽又阅数月，乙之家人自赣来沪，运枢回籍，卜葬于祖墓之侧。启棺斂骨，则见骨黑如墨，以手触之，其酥如炭。大疑，然相戒不敢言。久之，稍稍传闻于沪，乙之亲友乃悟某乙致死之由。盖即铁匠女之毒手也。初铁匠嫁女后早已迁徙，此时命案发觉，乙之加夫人去如黄鹤，事阅数月，路隔千里，更属无处追究。诸人相与咨嗟叹息，悲乙之惨死而已。



赔了夫人又折兵

“阿桂，此事得无中途有变，何一去至今又逾两星期。彼云十日之内事已可了，若再迟迟不至，我等或处于失败之地位。然子观其言语拙直，行为迂腐，方谓一土老耳，奈何亦效滑头之作为乎？他姑不论，惟是前日将去之物。个中虽有膺鼎。总计数目，不下千余金。阿桂，予甚忧也，脱竟不归，则子数年来之心血不付诸东流乎？且目下房金电灯请费又刻不可缓，奈何奈何，阿桂汝为我计之。汝聪明过我，或者有补救之术乎。”

言者乃一二十余龄之少妇。旁侍者，其梳头娘姨阿桂也。其地上海某某路。其屋之对门，有一大钟。屋之正楼，则为客堂。其旁为卧室，卧室之后，乃阿桂之卧室也。其下则一粗做佣妇居之。房内陈设不多，然颇雅洁，类皆租自他家。客堂之中。方桌一，长方桌一，几二，椅四，方凳四。卧室中铁床一，沙发一，衣架一，椅二，桌一，衣架一，他无所有矣。壁间少张挂，惟客堂中有西洋风景画二。卧室中有少妇小照一。而少妇之姓，或言姓宋，或言姓陈。其初来也，仅少妇与阿桂。继而用一佣妇。少妇常艳妆晚出，而阿桂为之伴，屋中惟佣妇为之守户。少妇中夜归，或又携一少妇，至明日始去，或终夜不归，或少妇至而阿桂不至。佣妇习知之不之奇也。一日，少妇偕一中年男子至，衣服漂亮，状貌谨愿。少妇自言主人至，佣未识也。即阿桂亦初相见。于是少妇主人之，阿桂亦主人之，而佣妇遂不得不主人之矣。主人之来甫匝月，而去亦二旬余。前此少妇所言，即言此主人也。阿桂曰：“主妇事诚难料，然我观此人，当非一去不返者。此去镇江，路虽不多，或因他事



延搁，亦未可预料，大约此星期中，总可返矣。”主妇曰：“吾意亦作是想，惟念事不失败，不为同党所讪，于愿亦足矣。然此事下手为期尚早，渠前许我购某公司股票二千元，予又欲其购珠饰，彼亦许之。故予亦将予之所蓄，托其存储银行。”语至此，忽曰：“予大误矣。予本欲取信此人，故有此付托，奈何杂以伪品，设为察觉，不败予事乎？予又奈何不索取存据也。”…忽又曰：“特恐尚未存放耳。果如此，则不存放亦佳，待其来，予即饰言不欲存放之故，则彼此去既取现银来，应用灵活。予虽不存储此物，彼或不即予疑，然后渐施最后之政策。阿桂，汝以为何如？”阿桂曰：“主妇手段甚高，党中当推为巨擘若施家奶奶者，幸吾党中仅此一人耳，不然，几何而不破坏全党之名誉。”主妇曰：“施家奶奶事如何，予尚未之悉也。”阿桂曰：“子初亦不甚底细，昨日姊妹中有名阿香者，为予言之，始知其受人之诈，平空中送去五百余元之金饰也。论施家奶奶之手段，本不高强，而身体又不能自由，凡此皆其所短。盖其虽出身于青楼，而姨奶奶之资格，尚未取消。其主人虽常不在家，而大妇甚悍，非托故不得他出，即出，亦不能以常，特以挥霍性成，手中恒苦拮据，故逼而人我党。其实以姨太太之资格，犹够不上，况我党乎。半月之前，偶至南京路某洋货号购物，识掌柜庄姓者一滑头也。已挂名于公籍。公籍者，彼党中人隐言男拆白党也。而施家奶奶未知，悦其身材伶俐，言语卿溜，乃数数挑以目，而彼佯若无知也。施家奶奶犹不悟，以为是真奇货可居，略施小技，当无不倾囊报效，搜数百金，若探囊耳。谁知此即施家奶奶阅历不多，观察不能明了，坐遭失败之处。此时，我二人中，苟有一人在侧已早晓之矣。越二日，施家奶奶又至该店，仍觅庄掌柜。而庄掌柜固在，乃此日所见，与前又异，灿烂之钻戒，忽发现于指上。施家奶奶益自信其术之得行，随便购零星小物一二件，口角之间，略露端倪，谓曰：‘此货暂寄此。余将赴大世界，脱今日不来取，则后日再后日，但愿不忘予而落



他人之手。’庄先生其注意焉，是晚，果遇于大世界，匆匆数语。明日，即借房屋于成都路而同居焉。庄费用颇阔，几所布置，无不惬施家奶奶之心。而施家奶奶愈益自信其能力，谓同党之人，蔑以加矣。顾虽与庄同住乎，然而庄不时至。而施家奶奶亦欲掩饰于大妇，间亦反家。其屋中同居而常为看屋者，即阿香也。久之，庄亦知施家奶奶为家庭所拘束，而愈施其灵妙之手腕、所谓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也。于是，今日有所馈，不问所欲也，明日有所馈，亦不问所欲也。举凡香水之精，玫瑰之皂，雪花之膏，美丽之丝巾，举凡日用之品而价值不甚昂者，俱置之，惟不见有价值达十圆以上者。施家奶奶方谓事当以渐，欲速则不达，又不敢狮子大开口，以贾庄姓者之疑。一日，适某银楼开张，施家奶奶遂乘此机会，以为第一步之设施，乃谓庄曰：‘明日为某银楼开张之第一日，予颇欲兑金饰数事，计算尚缺洋约二百元，顾安所得此，寻思子之所有，寻常插戴亦可敷衍，惟式样不人时或者为旁人所笑乎。继思金饰一类，花样日益翻新，今日所兑，数月以后，又不时矣。而转辗调换，徒费工资，不如其已。’庄知其意，遂立应之，果出票洋二百元。施家奶奶转异之，不谓其易与乃如此也。明日，即至银楼，购得金镯一双，领扣一支，项练一条，计价银将二百元有奇，携归。欣然出示庄，庄漠视之，曰：‘已购齐乎？或尚有所需，尽可语予，予每月薪水所人虽不多，而露水一项，时能获利。露水者，即所谓投机事业，亦即所谓卖空买空也。今两月来，已积有二千余金，予又无家室之累，汝若不弃，可正告予，予不吝此区区也。’施家奶奶佯不欲，而益思妙用其手腕，岂知不出二月，事乃大变。此日，庄归独早，曰：‘天气颇冷。’即令阿香出沽惠司克一瓶，并水果数种。曰：‘天冷，正可借此以御寒。’时桌上時計仅六时五十五分。施家奶奶亦未彻晚饭，因命随向广东宵夜馆中叫四生火锅一口，相对而饮惠司克，浅斟低酌，乐亦无艺。庄曰：‘予忆之矣，汝前兑之首饰，可一观乎？因今有人取



金镯质子，重可三两余，而质银百元，惜子未携之俱来，式样仿佛类汝购也。今欲证之，以验予之眼光。”施家奶奶即出其所购之首饰于匣中。盖此数日来，未尝归家也。庄略视之，鼓掌曰：“予目求花，所见竟不误，乃无一不同者。明日可取以来，付汝收藏也。”又曰：“闻汝身颇不能自由，今数日不归，能免无事乎？”施家奶奶曰：“予或者长此不归，亦未可知，予雅不欲再入火坑，以取烦恼。所不能遽舍者，以予之首饰细软，尚未尽行取出也。”庄无言对之，作狞笑。忽楼下叩门声甚厉，辨其声，似不止一二人，乃使阿香下楼问之，曰：“送电报也！”速启门，比门启，则蜂拥而入，逞登楼曰：“在是矣！汝狗男女作事甚佳，今当随我辈去，吾辈且诉诸官。”又指庄曰：“老庄，汝今日尚何言？汝脱用店中数千金？偏觅不得，匿此。将谓无人觉乎？汝实自迷彼荡妇，彼拆白党也，汝堕其术中。今汝不速了此债务……”顾旁一人曰：“老王！汝速唤巡捕来，今不若辈恕也。”庄跪地哀求。施亦叩头如捣蒜。来者势汹汹谓今：“日事非鸣捕不了，汝等哀求无益。老庄，我辈不惧尔逸也。汝拆白党妇人尤可恶，不重惩汝则会社之害未除。老庄，今同行矣，尚何作此丑态为？”此时，阿香惊魂未定，呆立若木鸡，瞪其目，桥其舌，惟瑟瑟作寒战而已。庄目示意施央曰：“予非拆白党中之妇女，予某公馆之姨太太也。不信，可往问之。予与庄先生有亲，今日探亲而来。庄先生留子晚膳，非有暧昧之事。皇天在上，此心可表，望释予去，予以后不再至矣。庄先生，汝事汝当自了。”庄曰：“事已如此，讳之无益。彼辈志在得钱耳，非有他意也，予与汝实有染，予为汝而负债，债不偿，彼辈岂得干休。”施曰：“然则如何？”曰：“惟有将我二人所有以偿之，即不足，或者尚可缓商也。”乃谓来人曰：“老朱，老王，老张，我等交好数年，宁无可商之余地，必欲鸣捕？予亦不足惜，惟碍密司施之颜面耳。今子尚有指上之钻戒，及桌上之金饰三种，可先持之去。”来者三人中，老张视老朱，半晌曰：“是区区者谓可以了



事乎？吾輩既言之矣，不鳴捕則事且不了，今无暇再計。老王，汝何不解事而猶不出呼巡捕。老庄，我言盡于此矣。此婦人非善類，莫輕恕。’施家奶奶至是，遂出其懷中之表，脫其指上之戒，解其項下之練，除其頭上之簪，下其臂上之圈，悉索所有，以求解厄，而來者三人乃推其笑臉曰：‘然則汝罪恕矣！汝罪恕矣！可速速離此。’言訖，取物而逝。庄顧謂施曰：‘我負汝矣。’偽為大威且曰：‘此地不可以居矣，踵此而來，其能飽若輩之欲壑乎？汝今且暫歸，時尚未晏也。’施猶脚蹑，庄曰：‘行矣，相見有日，毋再戀戀。’言時，涕淚俱下，至于失聲。施家奶奶此時尚在夢中，以為是真多情人也、予何修而得此？轉以數百元之首飾，一不之惜而惜此人之低離。珍重而別，且訂后期要以長毋相忘也。施家奶奶自遭此挫折，匿迹公館之中，即各游戏場，亦无此人之踪影。遑論总机关地乎？故机关中亦无有为之报复者。我意施家奶奶心中，犹尚以此人为念。其实此人即于是晚属阿香守户，披衣迳出，约半小时，即招租一生人至，检点清楚，出门逝矣。临行时，阿香犹得十元之酬金。此阿香为予言也。主妇，我思此人，当非挂名公籍者可比，或明日可以至矣。”主妇曰：“我愿其即至。”此时对门之大钟，长短针并趋于一线，报三句一刻，于是主仆俱卧。

一宵易过，晓色上窗，门外闻剥啄之声，邮差以一书至。此时少妇尚未起，佣妇以书转递阿桂。阿桂持书至主妇卧室，曰：“如何子早料其必来也？书中所言，予虽未悉。大约必叙数日来奔波之劳，及所以迟迟来申之故。主妇，予为汝贺也。”主妇曰：“汝又作此态，令人难堪。书中云何，尚未披露，又安知其不中变乎？”乃郑重启其封。书曰：“

素珍女士爱鉴：一别兼旬，实深三秋之感，道涂辽远，相思无已，魂梦萦绕。我劳何如，忆自邂逅陌路，一顾倾城，脉脉秋波。绵绵春意，何来仙女？疑许飞琼降下自



天，乃借小婢之一言。遂为双方之介绍，使君罗敷。君寡予鰥，开合欢之樽。卿卿我我，栽连理之树，暮暮朝朝，此我二人遇合之奇也。无何香巢别筑，金屋深藏，形影相随，妒煞梁间之燕，漆胶比密，爱同莲底之禽，此我二人情好之笃也！”

阅至此，频点其首曰：“人彀中矣！”阿桂曰：“我虽不识字，我早料此中必有佳音，我敢谓主妇喜可知也。”少妇不言，仍阅其书下云：

令者天各一方，情驰寸简，不识梦中之路，难埋地下之愁，加上上务集身，俗客臻鳞，末由抽身，偏难靛面，心焉如捣肠凡欲崩。此予近日相思之苦也，谅彼此同之！”

少妇至此，不禁失笑。然犹勉强支持，更阅下文去云：

前委代存之物，尚在敝篋之中。我意殊不欲存诸银行也，来日或可言旋，先此片笺奉闻。

十一月十七日清白

少妇阅竟，鼓掌曰：“事谐矣，计此书发于昨晨，今日彼必来矣。阿桂，汝其人市，沽肴果佳酿来，彼老饕，俾一饫枵腹也。”阿桂既去，少妇自思曰：“彼今日来，予当作何待遇？第一，彼前将去之饰物，向之取还乎？抑待其自还乎？此著似尚不成问题忖研究之价值，随机应变，相时而动，可也。第二，彼今日来，是否多带银钱？当使之尽落予手。然又不河发之太骤，欲速不达，勤务者因之而愤事。第三，既取得其银钱，即下最后之手段乎？抑尚有待乎？稍事因循，或为窥其隙，因而陡起风波，则功败垂成。不如急切之为，愈苟急切行之。其人，或为生金卵之鹅也，则鹅死而金卵不复生矣。岂非贪小失大乎？柔肠千转，恍似井上之辘轳。一寸眉峰，怎禁得层层愁雾？心劳日拙，谋人者亦大可哀矣。无何，阿桂返，为之梳



掠讫。于是淡扫蛾眉薄施蝶粉，香薰龙麝，鬓插珠兰，打扮得鸠鸠婷婷，齐齐整整。渔父设饵，准备上钩。猎者营山，惟望投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乃所思不至。秋水将穿，高兴一场，如汤沃雪。朦胧倦眼，渐入黑甜之乡，斜倚妆台，姑作春婆之梦。俄而车声磷磷，止于户外，旋闻叩户声，庸妇问讯声，开门声，取行李下车声，楼梯足步声，阿梭笑声，门帘掀处，赫然意中人至矣。乃双双入坐，共话相思。其人即提其重笨之皮包，探囊出钥，启其键，则黄白物累累，加以灿烂之钻石，层叠之钞票，实不知其数，大略计之，不下二三十万金。曰：“于此来，幸不为盗劫，不然，予之损失，岂有涯哉。予所以迟迟不行，亦为此阿堵物措置不易耳。”少妇喜极欲狂，不知所对，表面虽极镇定，然心头小鹿，跃跃不已。虽极掩饰，似已为其人所觉。其人因即厉声曰：“汝等用意，予宁不知。汝之恋于，汝岂出于诚，汝亦为此囊中物被动耳。此囊中物，足以引起社会上种种之罪恶。人心之赤者，可以黑。人品之洁者，可以汗。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恋爱欢乐，与之俱来。忧愁痛苦，因之而生，是实杀人之刀。予将举而投诸大海之中，以绝此万恶之萌。汝等尚思一染指者，汝等何梦梦也。言已，夺门而出。少妇起而执持之，其人尽力而拒，用力过猛，俱堕楼梯而下。少妇痛极狂呼，跃然而起，乃一场噩梦，顿归泡影。时则红日西匿，夜气鸿蒙，亟拔电灯之机，以代光明之烛。回思梦境，惊骇无端。再检来书，依然在目。徙倚阳台之上，怅望车马之东西，寒鸦睥野，夕雁横天，朔风吹裳，令人肤栗，遂掩关而人。

阿桂趋进口：“末班火车快至矣，主妇其先饭乎？抑待其来，而后共饭乎？”少妇曰：“阿桂！予实未饥。”阿桂曰：“主妇诳哉。主妇今日中饭尚未御，奈何学辟谷乎？”少妇曰：“彼今日或尚未能来，予殊不耐待。然予实未饥。汝可先饭，饭后，随予至汤家，他家人众，予欲与彼辈一打扑克也。”阿桂诺而去。少妇默坐室中，理日间之



梦境，愈思愈幻，愈不得其解，思愈苦。渐觉头涔涔且痛，眼花撩乱，若千百飞萤，围绕其身，于是倒架上白兰地半杯饮之，始清醒。阿桂饭亦竟，视少妇，少妇乃携围巾，易革履，冉冉出门去。行未数武，道旁一西装男子，以高领护其面。视之，初不甚悉。少妇与阿桂谓为行道之人，偶相值，初无甚异也。既而觉其人常左右于二人之侧，行亦行，趋亦趋，止亦止，乃稍稍疑之。及至汤家，而其人犹倘样于路侧，及观二人入，乃始记其门牌而去。汤家者，少妇之同党也，居派克路某里。其家同寓者三人姊妹也。长者年近三十，而幼者仅十五六，长已寡，而其次其三，均未正式字人。然室中有男子三人，其与汤氏三姊妹有若何之关系，外人成莫知。姑假定之曰：“夫妇！”而少妇尤与其季为莫逆，盖二人者，亦尝同学校，念圣经，而略知英语之酬答也，故常相往还。今三女见少妇至，欣然起迎曰：“甚好！风吹得素姊姊到此。闻素姊姊近得瑰宝，将不复以吾俦为念矣。北风野大，尚有余闲顾蓬毕乎？”少妇曰：“毋大尖薄，不畏犁舌地辩乎？今汝之三人在否，一打扑克何如？”其长之男人，适以事他去。而其次及其季之男人，并于是日午后出而未回。少妇曰：“即彼辈不在，我与阿桂及汝姊妹，亦足五人之数矣，倘更得二人，事乃尤妙。然今且就坐，设彼二人至，以次加入（安思脱）可也。”于是砌牌，发（及克）而汤家之季女为发牌之首，其（安思脱）即少妇也，其次阿桂，其次即其长者，其尤次则其仲女也。初以（及克）仆挨未开门，而少妇发牌。适其仲女之男人至，乃坐于少妇之次、阿桂之上。阿桂本有（口何）一克可开门矣，而在其上者，先以四七两对开之，而于下之人，咸跟人焉。及换牌，开门者仍为二对，而阿桂仍一克，其汤家之长女，则换进（嵌挡顺子），而仲女则（三换两同花）换人。长女以（开）一对，换成开人（覆而好司）。而少妇则得（二）四张，于是说价者，还增逐大。及其结果，则少妇最胜，又复洗牌更打，而又有贺少妇之得四张者。汤氏之季女白：“如今素姊姊，



非复吴下阿蒙矣。在在能出人头地，处处令人妒。即扑克手段，亦高人一等，吾姊妹，谨当退三合而避之。”仲女曰：“吾季言然，微季言，几忘子之事矣。于昨与人约，奈何爽约哉？”阿桂曰：“局未终也，予负矩，宜继续进行。不然，当取偿。”少妇曰：“阿桂，是值得几何？我偿汝可矣。”乃兴辞而出，且订后期。少妇曰：“今汝等宜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广一笑而别。少妇出门，为风所吹，渐觉饥肠辘辘，乃与阿桂乘黄包车而归。

是时对门大钟已十一句三刻，庸妇出迎曰：“主人已早归矣！予为之燃火炉，现正在房中吸烟。主妇。归何晚也”广阿桂曰：“毋多言。主人于何时始归？”庸妇曰：“恍惚八句钟。”阿桂曰：“然则予等出门未久也。”庸妇曰：“然！”时少妇即登楼，阿桂随之。主人亦起立，阅者诸君，今此主人记者亦主人之矣。顾观念有不同。其屋中之三人，所以主人之者，虽各有不同，然大致则利用此主人名词以博金钱。三人之心理一也，而记者则不然。以此人为书中之主人，自不得不主人之。非有丝毫之金钱关系也，且以此称之，行文时亦较便耳。少妇见主人，乃庄严其容，曰：“汝归矣，予以为汝忘子久矣。”主人曰：“女士云何？于非忘恩负义者。前此迟迟不来，实为事所阻。予何尝忘汝？予思汝甚苦。”阿桂曰：“主妇，真冤人。主人初至，宜欢迎之不暇，何出此怨怼之言。且主妇不诸行旅之事耳。男子交游多，出门一步，在在可以逗留。谅汝二人爱情过厚，若不可一日离者，故转觉暂别如长年耳。噫！今兹良宵，不可孤负，我其取酒来。主妇，将以何物性酒乎？”少妇曰：“且问主人。”主人曰：“主妇所喜者，予亦喜之，所不欲者，予亦不欲也。”阿桂曰：“予非居主妇腹中，又非爱克司光镜，焉论知汝二人之所欲？主妇，其明告予。”少妇曰：“此时求诸市中，谅亦无有。可开几罐头，煮一笋片汤。阿桂，此时予饥甚，为我煮一蛋炒饭。”阿桂曰：“无怪主妇饥矣，今日未尝御食也。”言已而去。少妇解其围巾，携其椅于火炉



之侧面。对主人曰：“子今晨接汝书知汝必至，适汤家姊姊来邀，被牵引而去，转劳汝久待也。”主人曰：“此亦何妨？予在车中颠簸久，稍静殊亦得。汝来适佳，否则再迟十分钟，予或已入黑甜乡矣。”少妇对之微笑，主人亦以笑答之，作怪声。少妇曰：“汝究因何事，乃一去若是之久？”主人曰：“亦朋侪中酒食游戏之事耳。”少妇曰：“然则予言汝忍心，今固不虚矣。汝尚有何说以自解？”曰：“予非忍心者，亦不必辨。惟于此数日之中，得增长知识不少，世路崎岖，言之实可寒心。倘汝亦乐闻乎？”少妇曰：“谁耐闻此不干系事？”适阿桂携酒肴至，少妇起立，代之设杯箸。阿桂酌洒满杯，视少妇，少妇不顾，乃注目于炉中之火。阿桂复下，取蛋炒饭而上。少妇与主人相向坐，阿桂侍。主人饮酒，少妇食饭。阿桂曰：“主妇奈何今日不陪主人饮酒哉？”少妇曰：“待予腹既果，再饮未迟。”阿桂曰：“此所谓作酒酿也。”主人默然，饮可大两觥，少妇饭亦毕，主人曰：“今且作长夜之饮。阿桂，汝亦人坐。”阿桂故辞，主人曰：“坐子将为汝等说予数日来之经过。”乃取壶先自酌，次酌至妇，次阿桂酌毕，起立，至火炉旁，灼其手曰：“寒甚矣！”续曰：“今使汝等闻予言，必以为无稽之谈，其予尽不妨直说。”言时，就坐，举杯狂饮。尽三觥，以拳击其桌，曰：“唉！人间鬼蜮，尽属若辈。若辈之技通于天，其胆大于天，予甚恨恨。”言时，怒目切齿。少妇与阿桂俱惊，暗忖此人得毋中狂乎？或酒醉乎？视其状，不类于狂，而其人平日酒量甚弘，今所饮不多，亦非酒醉者，或者此去所愿不遂，激而出此？果尔，则囊者将去之物，必无璧返之期。然其人尚在，不难为桑榆之收。较之一去不反者，盖有间焉。少妇至是，乃站以言语探之，曰：“甚事？直得如此愤懑？试问前者托代存储银行之物，不存放局故？”主人曰：“予谓当今时局纷扰，银行之可靠者不多，且此非活货可比。即存，亦非银行中所欢迎。与其勉强，何必多此一举，故至今犹在予之行囊中也。”言时，以指旁指，果有一革囊置沙发上，少妇与阿桂



俱见之。主人曰：“此中尚有珍贵物品多种，予用几许脑筋，几许手术，而始获得者，汝辈且随吾饮，俾我得续前言。盖我所言者，与我有莫大之关系也，汝等其谛听。天下之谋人者，亦恒为人所谋。汝等知社会中有种种黑幕乎？”阿桂曰：“想主人近阅小说，见所谓黑幕者，深入于脑筋，而遂以假为真。其实社会中之黑幕，岂彼辈面壁虚造者所能语。即语，亦未详。而真能布黑幕者，彼自名著作者，未能想像于万一也。主人，汝亦知黑幕中之人，其手段之高，几如天之不可阶而登。而欲执一以彻万，其不败者几何？”主人曰：“设有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奈何？”阿桂曰：“是总有一败，然不知鹿死谁手？”主人顾谓少妇曰：“莫轻视渠，渠亦得个中三昧矣。”少妇曰：“谁管汝二人之斗嘴，汝第言汝之事，可乎？”主人曰：“时尚蚤。”少妇曰：“差四句矣。在明日，固尚蚤也。”主人曰：“予已言之，将为长夜之饮，宁能反汗乎？”少妇曰：“唯君命可也！”主人曰：“得无酒不丰乎？”阿桂曰：“是无足虑。即饮三牛，犹尚有余，而况一人乎？”少妇乃大笑，主人曰：“阿桂刻薄儿，当嫁牧猪奴，其喙锐甚。”少妇曰：“已狗偷多矣，尚欲嫁猪乎？”阿桂乃以左手握拳，击主人。而以右手察主妇之裳曰：“谁为狗，谁嫁猪者，汝狗也猪也。宁复有予地乎？”主人曰：“阿桂妒哉。予今宵伴汝矣！”主妇怒视以目，主人曰：“谁谓过梅林下，而不觉酸乎？”于是三人俱大笑，笑声震屋瓦。佣妇上楼问曰：“时晏矣，尚须佣乎？”主妇曰：“汝第眠，汝之事，阿桂尚能分任也。”佣妇曰：“予年老，不耐夜作，所有事，悉托阿桂姐。阿桂姐，多多劳汝矣。”阿桂不言，佣妇去。主人曰：“时既晏矣。今予所欲言，尚未罄也。然今日言之，与明日言之，等言耳，其俟诸明日乎广时夜已深，而少妇与阿桂，俱以酒后，心不能无怦怦动。少妇固悦阿桂者，乃托故下楼，曰：“老婆子，年既大，不解事矣，门户水火，俱须亲自照料。”此时阿桂，亦知少妇之用意，遂佯若无觉。少妇既下楼，阿桂乃携坐于主人之侧，以媚主



人。主人违纳诸怀中。阿桂初不拒，于斯时也。少妇故逗留于楼下，而佣妇则酣声雷动矣。比少妇上楼，阿桂仍侍于主人之侧。少妇佯勿觉，乃视其桌上之钟，曰：“天垂明矣，我等可少息矣。”于是阿桂退入后房，而主人与主妇同眠。

明日，天气阴沉，渐有雪意。上午十句钟，汤家之季女至，来践昨日之约也。时主人与主妇俱未起，阿桂亦在睡乡。佣妇告以主人既来，昨宵饮酒至天曙，今尚未起也。汤氏之女出名片授佣妇，乃废然而返。甫出门，而主人适起床，于阳台上望之，见一女梳倭奴髻，穿黑色衣裳，足登漆皮蛮靴，而领间以狐皮围之，指上钻戒莹然，翩然东向逝。主人心窃疑之，曰：“其是中人乎？予得早揭发其黑幕者，是即予之幸也。不然，彼姝者类，虽不加入以刃，而一言一动，当足以死人而有余。”言至此，恐为少妇所觉，乃绝然而止。其实少妇已闻之久矣，惟自念此人之所言者似与己俱有关系。所谓心虚者闻风声鹤唳，以为草木皆兵也。少妇起，呼阿桂。阿桂犹僵卧如陈死人，屡唤不一应。少妇怒，至后房，摇其体。阿桂朦胧间，以为主人也。曰：“主妇快上楼矣，莫为所窥。主人若爱我，明日当同至子之小房子中，此处颇不便也。”少妇笑曰：“贱了头，梦中犹作如是想。予不问汝，谁叫汝自招供状也？”阿桂闻此言，始知大误，乃颜有忸怩，强曰：“主妇，此何时矣？予梦中常作吃语，主妇亦有所闻乎？”少妇曰：“他无所闻，惟…”语至此，嗤然而笑。阿桂之颜乃大赧，少妇曰：“汝昨日吃辣火不多乎，何今面上尚带赤色也？”阿桂曰：“恐为酸气所薰耳！”主人在隔房闻之，鼓掌曰：“舌剑唇枪，可谓棋逢敌手。酸乎？辣乎？嗜好不殊。”少妇曰：“厚薄之间，宁无别乎？”主人曰：“酒后茶前，各适其宜耳。”阿桂曰：“谁再刻薄者，来世投胎为哑吧。”主人曰：“哑吧不吃酸辣乎？”少妇曰：“阿桂，莫再与辩矣。速起，为我梳头，迟恐汤家三小姐来。”佣妇上楼曰：“主妇，顷有一奶奶来，访主妇。予言主妇未起，请少待，其人即出一名片



授予，曰：‘为语主妇，予偶相访，无他要事。如汝主妇不弃，可嘱其即至我家。’”主人向少妇手中取名片视之，见中央（汤蕙）二大字，旁行小字曰：“寓居派克路□□里一百四十二号。”主人曰：“汝尚欲俟彼，清早已来矣。其人如何，能一为介绍否？”少妇曰：“得陇望蜀，贪心不足麒麟饮河，不过满腹。”主人曰：“渔人投饵，志在得鱼亦有拙者，并亡其筭。”阿桂曰：“汝二人猜哑谜矣。”主人曰：“在黑幕之中，岂能推开天窗说亮话乎？”少妇曰：“汝常言黑幕黑幕，又曰：‘人间鬼域’，究属何指？”主人曰：“予今明告汝。予所谓黑幕，指汝辈也。于所谓人间鬼域，亦指汝辈也。汝辈人其面，而鬼蛾其心。日以术迷人，使人至死而不悟。汝二人尽黑迷党党员，汝等尚有何说？”阿桂曰：“主人殆发疯矣。”少妇曰：“莫以此。戏人属垣有耳。人其谓吾等何？”主人曰：“汝等即掩饰亦无益，不以真凭实据给汝，亦难服汝等之心。汝等须知强人还有强人制，天下人宁独智不若汝等，识不若汝等，而能尽人落汝等之圈套乎？”时少妇与阿桂，仍无惊惶之色，惟静听其下文。

主人续曰：“予初亦几落汝等之圈套，自予与汝等相识之时，以为青楼荡妇，惯博缠头，或者少妇嫖居，雉鸣求牡，此亦人情之常，社会之所恒有。岂料才逗戏语，遽结同心。恩我者无以复加，求我者羌无所有。地球虽大，未必有此菩提救世之人，予固已疑之矣。然犹以为巨室弃妇，尽有金钱，因此而为贴钱养汉之举或亦不可为非然而深观静察，则又不类，由是而思及上海有所谓拆白党者，或者此中人也。继而见汝等兀坐家中，似又非目动心招现身于游戏场中者可比，且拆白党志在求金，而汝等又未尝有所覬覦，乃知汝等之用心，必更较拆白党为深也，予于是不能不有所试矣。予固多金，非寒乞者可比。因遂以售某公司股票之说进，而于此时又更得一证据矣。往者饮予以酒，味颇醇，未尝有他种之感觉。而此日则口渴滋甚，且全身焦灼，日若暴于烈之中，于是而稍稍知其故矣。



一日，于衣厨之中，忽发现玻璃瓶二。”主人言至是，少妇渐局促不安，思乘间而逸。主人似已知之，亟立于房门之口，曰：“今者汝等已为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敢少动者。”言时，即取沙发上之皮包，出手枪于手，曰：“视此枪弹。”时少妇已不敢起立，阿桂为少妇梳头讫，拟出洗手亦遂不敢稍动。主人曰：“于初见此玻璃瓶，以为特化妆品中香水精之类耳。岂知一举塞，并无香味之可闻，而其他之一瓶，才发其塞，即有异臭触鼻，令人气窒。予此时因忆前日所饮之酒与此必有关系，然或者为治病之药。予又乌可妄断哉，顾疑心终不能释，时适有仁丹之空瓶数个在桌上，因取二瓶各倾数滴，而藏之囊中。此时汝等未之知也。然予自发现此种药品后，居恒戚戚，以生命为虑，欲托故他适，俾完腰领。而汝等则遇予日厚，而予益以为不可一日居矣。予本平湖人，今来海上，才匝月耳。予之来也，本无所事事，则归家亦得。前以为设布号于镇江，而来此购货者，伪也。然予与镇江某银行，实常有款顷之来往，且有挚友在其中。故前日之去镇江者，实亦胡挡耳。而不料汝即以贵重之首饰托代存，呜呼！予更不得不服汝等之手腕矣。汝等明知予或一去不来，而即以此首饰为饵，使予而受汝愚，贪此真伪杂糅之首饰而汝无可加以骗取之辈名，租界包探灵敏，不难一索即获。此时予既获罪，而伪者亦且责予赔偿，此时汝等坐享其利计莫善于此矣，而岂知予之不堕术中者，即发见此中有贗鼎也。自是予遂暂居旅馆之中，日思善后之策。而囊中之玻璃瓶，一见即为之惊愕。一日，偶间小说，见外国之谋取财物者，往往死其人。而其人死后，即医生剖验，亦英明其致死之由。甚有将死其人，先为具棺槨，而出殡之护照，即令其人自填。此又奇之又奇也。予不幸受汝代托之饰物，设不即归，则告予以骗取之罪名，此无疑也。假日归之，而予与汝相见之日即以药死予，非自寻死路乎？思之思之，迄无良策，乃始就化学师，乞其验是药之性质，并求解毒之方，二日以后化学师，



造予门，日此二剂，俱能杀人，惟一以渐，一以骤耳，且人死后，亦无谋杀之痕迹。予大惊，化学师又出二小瓶于囊底曰：‘惟此尚可解，然发之骤者，二十四小时后，亦无可救矣。’予益叹汝等手段之恨，思所以报之矣。因致信于镇江之友，托其代寄致汝之信，使汝不疑。而予则日俟汝等之外出，俾予得弃汝杀人之物，否则更落圈套，永堕沉沦矣。乃昨宵月下，果见汝二人踽踽于道路，至派克路口口里，即顷，来女子之家，而予遂归此。今汝等之证据，已落子手。予亦知汝党中人多，决非予一人所能敌。然汝二人恐欲越雷池一步，亦不能矣。”时少妇与阿桂俱颜色惨白，相视不能作一语。少妇曰：“今事已败露，请速杀予，否则亦愿赦予。室中所有，惟君所欲。吾党中人多，汝欲与之较，汝亦无幸也。”主人曰：“子甚惜汝等聪明女子，自甘暴弃，为此下流无耻之行，事成则全党分其利，事败则已独当其罪，且汝二人之身世，予亦知之甚明。始为某巨室之妾，不安于室，因而见逐。阿桂者，本小家之养媳，常追随汝左右，继而亦为其家所逐。汝二人遂狼狈为奸；飘泊无定所，金尽途穷，乃迫而入此党。凡予所言，有不实在否？子思人性不相远，为善为恶，俱生于习。故本善者，可以为恶；本恶者，亦可以为善，自非圣哲，谁无过失？过而能改，昔贤所嘉。汝等苟有天良，当痛改前非，则饮食服御，予尚能供给汝。设或执迷不悟，则自有法律乃裁制汝，汝二人其慎思之。”此时二人俱伏地泣曰：“生死肉骨，大德难忘，地久天长，尚愿永以为好。”主人曰：“然则予今赦汝罪，汝当革汝心，顾此地不可以居矣，来日吾俦其偕行乎？”翌日之晨，有见其三人同上沪杭火车。而该党中经此一挫折，损失不赀。于是凡各女党员，俱派侦探以监督之，所谓亡羊补牢者非耶。



假赘婿之毒计

某某路之西，某里有高悬漆牌。上书秦公馆者，自称为前清道员，辛亥之役避难来沪。假洋场盈尺地，为世外之桃源者也。秦公馆之组织，为一老爷，一太太，一小姐，一男仆，一女仆。居其地数月，老爷忽他出，已而归，自言自关东来，携得其内侄刘某同返。刘某者，一翩翩少年，自称系秦家之内侄，亦即秦家之未来女婿也。幼年父母俱亡依堂婢度日，又复家无寸土，难以为生，此次其姑父携之来沪，以完婚姻。秦家又膝下无儿，刘之至其家也，即为其赘婿矣。刘之言如是，邻人亦以为此乃情理之常，不足为怪。至其内容之秘密，设计之险毒，则殊有出人意外者矣。初，秦老爷之自言来自关东也，实非自关东来，乃自长江上游来耳。秦老爷浪游汉口，托迹旅馆中，以知相自号。然又场面阔绰，非江湖卖技可比，有求其看相者，亦不甚索酬。一日，夕阳西下，徘徊街头，遇一少年乞丐，鹑衣百结，面目黧黑，然而骨秀神清，一见而知为世家子之遇难者，固不待秦老爷之神鉴，而始决也。秦遇之，惊曰：“足下之相是大富大贵者，胡为流落至此？”乞丐闻言，含泣诉曰：“实告先生，余满洲之世家也，祖父皆为显宦，侨居汉上已数代矣。革命而后，家产荡然，回首辽东，欲归不得，流离数载，至沦人乞丐之域。茫茫人海，问有谁青眼哀王孙哉？”言已大哭不止，秦老爷慰之曰：“观汝状貌，决非池中之物，肯从我归乎？”乞丐闻言，叩首鸣谢。秦老爷携至旅馆，洗之准之，衣以锦绣，食以膏粱。旬日之间，面目黎黑之乞儿，一变而为丰度翩翩之佳公子矣。秦老爷屏人而语之曰：“观汝骨相清奇，将来必当大贵。但满人家破国亡，汝永无出头之日矣，



不如同我归沪，冒为汉人，托姓刘，即假记为我之内侄，我有一女。年事与汝相若，将赘汝于吾家，内侄而兼女婿。亲爱自当逾恒。况我薄有家产，膝下犹虚，名为翁婿，实即父子。汝之少年光阴，已不恶矣。待汝一旦发达，为总理为总统，均不可知，则小女亦有所托也。”乞儿闻言，自无不允之理。于是乃携之归沪，此刘某之来历也。其详情惟秦仆知之，据秦仆所以语人者如此。旁人但知刘某为秦老爷之内侄兼令婿耳，又谁知其为落魄之王孙哉？吾述刘某之来历既毕，乃开场述刘姑少爷人赘之盛典矣。刘某人赘于秦家，遍请邻右，欢饮数日。人见此新郎新妇，真是一对璧人，无不啧啧称羨。新婚之光阴既过，姑少爷之否运旋来初，附近有王宅者，亦前清之遗老也，家资之富，远过于秦。初与不通往还，因刘某人赘之故，秦以邻谊，邀之饮。王见其头衔为前清道员也，乃欣然就之。既至，宾主把酒纵谈，各恨相见之晚。自此往来日密，新知已成旧雨，两家儿辈，亦各国父执而成良朋。

此时，刘某恃有泰山，挥霍无度，看花饮酒赌博，无所不为，而王之幼子，人称之为王三少爷者，尤引刘某为博友。刘往往宿王家。习以为常，两家均不以为怪。一日，刘某饮酒于家，已微醉矣。其仆乃促之，往王家赌博，刘酒兴发，欣然往既至，王三少爷适他出，刘遂卧三少爷书房床上以待。及夜半，三少爷归，燃灯照之，见有人卧床上，呼之不应，推之不动，细视其面，则见面白如纸，口鼻流血，肌冷如冰，居然死矣。死者非他，即刘某也。于是，三少爷奔告其父，父转告秦老爷。秦亲往视之，抚尸大哭，然犹未遽言三少爷谋害人命也。正在推求致死之由，众议纷纭之际，秦小姐忽然披麻而至，且哭且骂，其言曰：“三少爷屡次调我，我皆严词拒之，且戒吾夫勿往渠所。不料人面兽心，竟设计谋毙我夫。其居心岂堪问耶？”王父闻言，为之战栗不已。秦父亦大肆谩骂，欲鸣官究办。倏忽之间，已有所谓张老爷者，出而作和事老，谓秦老爷曰：“横竖人



已死，拼他儿子一死，汝女婿也不能还魂。况事关闺阃，外人不知详细，未免不街头巷语，将汝女之新闻，当作谈笑之资料也。故不如私和为妙，命王老兄出赡养费若干，则两方均有利益。”又谓王老爷曰：“事至于此，无可奈何，只得破财求平安而已。”张老爷滔滔利口，秦王二人均为所动。但王三少爷抵死不认谋害人命之事，而秦小姐亦抵死不肯私和，必欲按法惩办而后已。然两家老父，各愿宁人息事，又经张老爷再三排劝，始得照允，令王家出银五千两为赡养费，并数百金为衣衾棺槨之费，命王三少爷服丧三月，刘某即以病死论。彼此协商既妥，乃发丧。丧事既毕，赡养费亦已交齐，而秦老爷乃迁居矣。光阴迅速，忽阅两年，王老爷偶然涉足花丛，眷一名妓，其人非他，即当年秦老爷之令爱，而龟奴非他，亦即当日自称秦老爷者也。王回忆当年事，方知被骗，因悟刘某决非真婿，不过借命骗钱之计耳。王里分明能识其人，然当年事已无证据，不能发作，明日再往，方欲相机行事。既至其地，则闻他人言，其妓其龟，均因某贵人电招人京，实则秦老爷自知消息泄漏，乘夜而逃也。





当代骗术大观

一. 骗术的衍生与发展

骗术,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中处处可见,时时可闻。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难免受骗。社会越是向前发展,骗术也就越是高明。骗子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骗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愈大,骗子愈多,科技愈先进,骗子的手段也就愈趋于现代化。

1. 骗术伴随人类诞生

据《搜神记》记载,汉高帝孙子被封为淮南王,他叫刘安。刘安经常叫他手下人迎候各地宾客。一天,有八个自称神仙的老翁来到淮南府,求见刘安。刘安见是八个老翁就不愿意见他们,故意让手下人刁难他们。于是,这八个老翁便重新化妆,将相貌妆扮成少年儿童。脸色就像开放的桃花一样的红润,一个个尤如顽童似的活泼、朝气蓬勃、载歌载舞地重新出现在淮南府,并求见淮南王。刘安高兴地接见了他们,并将淮南府布置得很庄重,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命令府中的歌女载歌载舞,欢迎八位神仙的光临。淮南王亲自操起琴,和着弦音歌唱道:“上天无比光明,普照着人间大地。知道我喜欢道术,八神仙从天降临。八神仙将赐福给我,让我长上



翅膀变成仙人。腾上青云升上天，到梁父山去漫游。看得见日、月、星三光，遇得上北斗七星。驾着清风乘着云，使唤着天上的玉女。……”淮南王欣喜若狂，自编自唱着他的《淮南操》。

淮南王第一次见到八位神仙老翁，不予理睬，是因为八位老翁没有着意打扮，显得衰老不愿见他们。第二次见到这八位老翁时，已经是似花童颜了，于是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亲自操琴高歌。你看，妙术稍施，使衰老变成童颜，你能说骗术不好吗？八位老翁不但不会再遭冷遇，而且还指望八位老翁授给他仙丹圣经，修炼成神仙，日后升天，漫游梁父山。八位老翁的骗术可谓点石成金之术，既提高了自己的道威，又成了座上贵宾，何乐而不为呢！若不如此，拒之门外又谁理睬？

东汉末年，在安徽庐江有个叫左慈的人，他从小就居住在天柱山，年轻时便学会了炼仙丹，诵道经，精通神仙道术。他曾经去参加过东汉献帝时任丞相的曹操举行的大宴会。那天，曹操笑着四顾众宾客，高兴地说：“今天的盛会，山珍海味都齐全了。现在缺少的，就是吴淞江特产的护鱼了，如果能弄到鲈鱼做鱼脍，哪该多好啊！”坐在曹操不远的左慈听了曹公的话，大声说：“曹公放心，这容易弄到。”于是，左慈要求曹公手下侍人弄来了一只铜盆，在铜盆里装上水，拿来一根鱼竿并绑上鱼钩鱼饵。这样，左慈就将鱼饵放在铜盆里垂钓。一会儿，拉上一条鲸鱼来。

曹操和众宾客见左慈在铜盆里约上护鱼来，高兴地拍手大笑，宾客们都感到十分惊讶。曹操说：“一条鱼不够遍分在座的客人，若能再得到两条就好了。”

左慈听了曹操的话，就又将鱼钩装上鱼饵放在铜盆里垂钓，一会儿，又拉上一条鲸鱼来。两条鱼都有三尺多长，活蹦乱跳，鲜活可爱。曹操亲自拿着鱼去烹调，赏赐给所有在坐的宾客食用。曹操又说：“现在已经得到鲈鱼，可惜没有四川的生姜做调料，做出来



味道一定不美。”

左慈听后说：“这也可以弄到。”曹操恐怕他在附近路上买，就说：“我前几年派人到四川去买彩色锦缎，你叫人告诉我的使臣，让他再多买两匹。”左慈派的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并带来了生姜。还对曹操说：“在四川的彩锦市场上，见到了您的使者，并且已转告让他多买两匹四川的锦缎。”

过了一年多之后，曹操的使臣回来了，果真多买了两匹四川产的锦缎。曹操问他，那使者说：“去年某月某日，在锦缎市场上见到一个人，他把您的命令传达给我的。”

后来曹操到郊外游玩，跟随着一百多个官员，碰到了左慈。左慈一手提着一坛酒，一手拿着一块干肉，亲手倾坛倒酒，送给每个官员，又亲自分内给每个官员，官员们没有一个不酒足肉饱的。曹操觉得奇怪，便派人追问其中原因。卖酒的店里，都说是昨天丢了酒和干肉。曹操生气了，暗地里想要杀掉左慈。

有一次左慈在曹操那里做客，曹操准备逮捕他，他往后面退进墙壁里，忽然不见了。曹操于是悬赏捉拿左慈。

有人在街上见到左慈，想捕捉他去请赏，可一时间整个街上的人都变得和左慈一模一样了，不知道谁真谁假，也就不敢捉了。后来有人在阳城山顶上遇见左慈，又去追捕他，他跑进羊群就不见了。曹操知道没有什么好办法抓到他，就叫人对着羊群说：“曹公不再杀你，本来只是想试一下你的法术罢了。现在已经验明，只想和你见面。”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屈着两只前脚，像人一样站起来说：“我因惊慌才变成这个样子！”曹操手下的人马上说：“这只羊就是左慈！”争着向那只羊扑去。然而那群几百只的羊群，一下子都变成了老公羊的样子，都竖起前脚，像人一样站立着说：“惊慌匆忙像这个样子！”于是就不知道抓哪一只羊了。

左慈的骗术只不过是向曹操讨好卖乖罢了，然而，曹操则



不喜欢他的欺骗，对他深恶痛绝，并要将他捉拿归案，问罪斩首。要不是他施展骗术，混在羊群里蒙混过关，恐怕难保住性命了。

汉章帝时有个叫寿光侯的人，他极善于揭穿骗术，人们都很敬佩他，尊重他。寿光侯到过的地方，既没有妖精又没有鬼怪，人们生活安居乐业。人们都以寿光侯能降妖除怪保民平安而常常歌颂他的功德。

汉章帝听说后，就将寿光侯招进宫中，询问真假。寿光侯说降妖除怪是他的真本领。

汉章帝说：“半夜时分，宫中常有披头散发的鬼怪，穿着红袍，拿着火把，在宫里乱窜，你能把这几个鬼怪除掉吗？”寿光侯说：“能。我一定可以把这几个鬼怪除掉，这是几个小妖怪。”

晚上，汉章帝就派三个人去伪装鬼怪。

寿光侯便设坛施行“法术”。一会儿，那三个装鬼怪的人便倒地断气了。汉章帝大笑起来：“他们不是鬼怪。我只是想试试你的骗术罢了。”汉章帝说完，忙叫寿光侯解救那三个装鬼怪的人。过了一会儿，寿光侯就将那三个人解救了过来。

原来，寿光侯是一个善于揭穿骗术的人。他知道所谓鬼怪、妖精，只不过是人伪装的。那三个装鬼的人之所以突然倒地是他暗中用了毒药，而救活那三个人也是用的解药罢了。

隗招，是汝阴（今安徽阜阳县）鸿寿乡鸿寿亭的一个老百姓。此人很精通《周易》，能预测凶、祸、吉、灾。他临死的时候，写了一块木板，交给他的妻子说：“我死了以后，一定会有大灾荒。即使发生了大灾荒，你也不要卖掉我们家的住宅。五年之后，到了春天，就会有一位奉诏出行的使者，来我们这里停留，此人姓龚，他欠我的钱。到时候，你就拿着这块木板去向他索取。你千万不要忘了我说的话。”他死了以后，家里生活果然非常困难。隗招的妻子几次都想卖掉住宅，但一想起丈夫死前的嘱咐，就不敢再有卖住宅



想法。

五年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果然有个姓龚的使者来到鸿寿亭停留了下来。隗招的妻子心想，必定就是此人欠我家的债了。于是，她就带上隗招写的木板，去向姓龚的使者索要欠款。

姓龚的使者接过隗招妻子的木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我一辈子都不欠谁的债，为什么会欠你什1家的债呢？”隗招的妻子说：“我丈夫临死的时候，亲手写下这块木板，叫我五年后的春天在这里等你的，他说你这时候必定会来我们这里停留。我是不敢乱说的，也不会说一句假话。”

姓龚的使者只好认真地观察木板上写的文字，分析木板上文字的真正涵意，不久便明白过来，忙叫人取来锯齿草占卜。卜好卦，使者拍手感叹道：“隗生真了不起呀！心中明亮却隐藏行迹，无人能看得出来，他对吉凶的推断真是料事如神啊！”于是，他告诉院烟的妻子说：“其实，我并不欠你家的钱。是你丈夫自己有钱，他知道死后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暂时会困难，所以就把钱藏了起来，等到确实急需的时候，再取出来用。他之所以不事先告诉你们，是因为担心你先将钱取出来用完了，再过穷困日子就没有了奔头，没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他知道我精通《周易》，因此就将托付我办的事写在木板上，对你则说是我欠你家的债。你家有金子五百斤，装在一个大腹小口的青缸里，用钢盘盖着，埋在堂屋的东头，高墙壁有一丈远，埋在九尺深的地下。”

隗招的妻子听后，回到家里，在龚姓使者说的地方挖掘，果然得到了金子，实际情况就同卜卦上所说的一模一样。

多么聪明的隗招。隗招活着在世的时候，生活是富裕的，妻子也没有受过什么苦。他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了经济来源，若将存的金子被妻子花费完了，那么以后的日子就无法过下去。所以他采取了瞒天过海的骗术，既让妻子尝尝艰难困苦的滋味，又让妻子有



一丝指望,希望得到一笔收入。这就不是恶意的欺骗,更不是坑人的蒙骗了。

2. 骗术在诈骗财物中的运用和发展

诈骗,是以弄虚作假为手段,欺骗人信以为真,以牟取私利,损害他人之目的。因此,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诈骗,不应看其所做所为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应该分析他的行为的目的。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彼此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生活富裕的花天酒地,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反之则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给诈骗造成了巨大的空间。利用诈骗,一夜之间可以暴富,利用诈骗还可以抬高其社会地位。

1988年5月,新加坡《联合晚报》载文说,假生发药充斥中国市场。它提醒前往中国旅行的人,买生发药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买到冒牌货,小心买到假货,小心上当受骗。

中国有关厂家曾生产两种疗效显著的生发药剂:大宝特效生发灵和101毛发再生精,成为全世界秃头人士所喜爱的商品。故此,出现严重供应短缺,零售价格差距大得离谱。于是,便有人趁机仿制冒牌货,造成市场一片混乱,顾客能不上当吗?

诈骗作为一种发财的手段,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其规模也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假食品、假药品、假种子、假电器、假服装、假公司、假货币、假合同、假证明、假古董、假字画、假机器、假公章、假人、假兵、假婚姻……真是千奇百怪,应有尽有。

活剧一:



1984年8月15日,山东省苍山县工商局签发了“苍山县卞庄镇购销贸易公司”的营业执照,这样,一个无资金、无资源、无场地的皮包公司宣告成立。“山东省苍山县购销贸易公司”的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相继出笼。于是,一场诈骗的活剧开演了!

1984年9月,以“山东省苍山县购销贸易公司业务经理”身份的韩海成带着自家生产的2斤玉米,出现在广州。

广州对韩海成并不陌生,他曾两次到过这里,他知道作为经理应如何去做。很快,他结识了广东省回会县某综合厂业务员张金初。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张金初介绍:我们公司是山东省最有名的,我们有几百万资金,我们和海外几百个集团有业务联系,我们手里有大量的玉米、干姜片急待推销,这是样品,价格很便宜,我们一直恪守信誉,外商还给我们送来了锦旗……

于是,经过一场讨价还价,韩海成和该厂经理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由韩海成以每吨340元的价格向综合厂供应一万吨玉米,此外还签订了以每吨3800元价格向综合厂供应干姜1000吨、干姜块2000吨的合同,总价值1480万元。合同规定,货到广东南站或广州黄埔港。但购货方得先预付480万元。

综合厂经理是商场老将,为防万一,他派张金初先到苍山看货,结果看出破绽,1480万元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1984年10月,韩海成二下广州。第一次的广州之行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这次他是听说广东的麻袋行情看好,特地买了13条麻袋,花去30元钱。

这次广东之行,他与张金初联手行动,于1984年11月14日与广东某公司签订了一份1700万条麻袋的合同,价值1155万元。接着又与广东省莞县沙田联合开发公司签订了100万条麻袋的合同,同中国华安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佛山分公司签订了500万条麻



袋的合同,两个公司分别将 121 万元和 93 万元的预付款汇给苍山县购销贸易公司。

1984 年 12 月 18 日,韩海成又与广东省曲江县重阳贸易公司驻广州的业务代表签订了购销 2000 万条麻袋的合同,总价值 3700 万元,预付款 200 万元。

1984 年 12 月底,韩海成又与粤湘双阳贸易公司签订了 500 万条麻袋的购销合同。并以山区向外运货困难为由,向对方要了两辆汽车,6 台彩电,最后人家还送了 5000 元路费。

1985 年 3 月,韩海成找到双阳贸易公司经理,说他们的货已运到了码头,为何还不交预付款? 于是对方将一张 1890 万元的支票给了韩海成。

1985 年 5 月 20 日,韩海成发给双阳公司一个加急电报,该公司又汇去 20 万元给苍山购销贸易公司。

韩海成一伙在一无资金,二无货源的情况下,先后与 10 多个单位签订购销玉米、干姜、麻袋等合同,诈骗金额 1.6 亿元。

活剧二:

一个女青年拦住正在成都街头漫步的一位外地女教师,神色惊慌又神秘地说:“大姐,你是外地来的吧?”女教师点了点头。女青年说:“前面有人卖美人精遭罚了!”女子小心地解释。“什么美人精,没听说过。”女教师仍不理解。

“哎呀呀,美人精都不知道? 那是法国进口的,高级特效化妆品,女同志使用,简直是绝了。那个小伙子拿着个小盒子,还没说要卖,一下子被一个歌舞团的演员抢去了,不由分说,也不问价钱,就要都买。那个小伙子还不肯卖,说自己不缺钱。于是那女演员又提出用彩电、冰箱换。美人精在国外可是抢手货,香港女人个个都用。小伙子拿的是真货,是他母亲从法国带回来的。”那女子正对女教师介绍着,忽然从另一侧又钻出个女子来。



“什么美人精？哪里有美人精，卖给我一盒！香港人都说只有巴黎的美人精是真的，在美国、英国都卖 10 元一颗呢！美人精搽脸效果特好，美国电影明星每天都用，大姐，你带我去买吧！晚了买不着了。”这个自称叫彩云的女子一个劲地央求着。

那女子领女教师和彩云转弯抹角找到一条巷子里，找到一个小伙子。

小伙子声称，无论多少钱他都不卖。这是他母亲从法国带回来，准备送给女朋友的。那女子和彩云苦苦相求，小伙子才答应每人卖 10 颗。

美人精还没拿出来，从拐弯处又来了一位女子，“什么美人精，这可是天下绝药啊！我都买了。过去，我姑父嫌我姑妈太老，脸上皱纹大多，硬是闹着离婚。去年冬天，我姑妈去了趟香港，买回来 20 颗美人精，用了几天，皱纹全展开了，消失了。两人的感情也好了。那美人精真神了。”

女教师问美人精的价格，小伙子回答每颗 40 元。

“不贵，不贵，别的地方都卖 60 元呢！”刚来的女子兴致勃勃地说。

小伙子一再声称，每人最多只卖 30 颗。

女教师衣袋里没有多少钱，说买一颗美人精的钱都不够。小伙子看女教师的样子很失望，便说：“大姐，您回旅馆取也行，我在这里等你。”

女教师感激不尽，拿出 1200 元，买 30 颗美人精。

女教师上当了。她买的 30 颗美人精经鉴定，是胃得乐药片，价值 3 元多钱。

活剧三：

浙江省乐清县城关，各银行储蓄所门前，排着长长的提款队伍，几乎有存款的储户都在取现金，他们要去将钱投入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利息从 2.3% 猛涨到 10% 和 20%。

钱被塞进麻袋里,手提包里,用车载着,用船运着,用肩挑着,匆匆地走着。

乡间小道上,摩托车驮着钱,疯狂地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颠簸;手扶拖拉机车斗里,整麻袋的钱躺着,拖拉机喘息着,吃力地爬坡;河面上几百条小船飞快地划着,展开了一场送钱大竞赛……

农民李吾华家里。她惊恐万状,拼命地挡着泉水般涌来的金钱,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不要了!不要了!”可是钱却像受了魔法的支配,根本无法阻挡!

两个可怜巴巴的女人,从几十里外赶来,那地方很穷,全村人凑了一万元钱,在李家门口整整徘徊了一天,“不收了!”李家人关紧大门。第二天一早,李家打开大门,两个女人还蜷缩着身体,抖抖地蹲在李家屋檐下……

李吾华在邻近乡镇设了 6 个收款点,买了 6 辆摩托车,雇了 6 个人送款。

郑乐芬家。夫妇俩在数钱。5 万户人家送来 6800 多万元。雇了 8 个人数钱,仍数不过来。只好用秤称,用尺量。10 元一张的半新不旧的人民币 1 万元,厚 12 厘米,重 1.1 公斤!

1985 年至 1986 年 3 月,乐清县先后出现了 12 个像李吾华、郑乐芬这样的人。金钱像潮水一样涌入他们家。送款的不仅有温州的,还有千里迢迢从江苏、山东、新疆……赶来的。

乐城镇的退休女工董玉娥,先后收到 300 万元巨款!

柳市区的钱月英,收的钱超过 2600 万元!

湖头乡的施希玉,收的钱超过 5600 万元!

一个中年男子指着一筐钱,对施希玉说:“你若不将这钱收下,我就杀了你!”

为了把钱送给他们搞民间借贷,还给他们送了大量的礼品,金



戒指、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家具、彩电、收录机、狐皮大衣……

第一个月送去的钱,第二个月开始就能以 40% 的速度“增值”! 多么富有诱惑力的诈骗! 多么愚昧的被诈骗者! 这种快速“增值”的方法叫“抬会”,一种借贷的形式。

活剧四:

广告一:“为了迎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北京海淀区——中国文化教育之都,计划在今年 5 月份进行模拟考试,该次考试由有经验的老师命题,其中将会有部分教师直接参加今年的全国高考命题。本试卷针对今年的高考形势,预示高考方向,文理科总数 40 套订起,文科单价 1 元,理科单价 8 角。”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接到全国各地各种模拟考试试卷的订单六十余件,每种订单都有使人非常吊胃口的字样。

广告二:“〔口吐神火防身术〕用此法口喷一点火,能烧一大片,价 1 元。

〔鸡鸣五鼓返魂香技术〕古代武林人物使用的迷魂香,此药使人能睡 5 小时方醒。药物易购,价格便宜。售价 6 元。”

广告三:“为了加强经济技术协作,河南省内乡县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招聘驻地办事员 40 名,分驻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大城市,每月发基本工资,奖金另定。为保证业务人员质量,必须经过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录取。每个考生需交纳人民币 10 元索取考卷。”

这则广告先后在 17 家省、市的广播电台,20 余家报纸广播、刊登。

金钱如潮水般汇入河南省内乡县师岗镇农民王阳手里,全国有几千名应试者索取试卷,不到一个月,王阳收到汇款达三万多元。

诈骗使那些渴望富裕的人成立了无数的皮包公司,诈骗使那



些不愿凭劳动去挣钱的人游手好闲；诈骗导致世人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想尽奇方妙法，哄、蒙、坑、拐、骗。

有获利的空间，就有产生非法获利的企图；有非法获利的企图，就有可能使一批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大大小小的金融诈骗一再演绎着这种令人痛心的故事。浙江省乐清县的“抬会”，就是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例。金融诈骗手段多样，花样翻新，但以高息揽储、非法集资的方法进行诈骗最为广泛。出面揽储的人有银行工作人员，也有与金融机构毫无关系的人员，他们通过熟人牵线，以高息吸引，为提高可信度，有时还当场兑付利息，从而轻易地将大量闲散资金、储蓄存款拉过去。在参与高息存款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不明真相，但也不乏具有相当财政金融知识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错误地相信，即使真的被骗了，为了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也总会有人来兑付他们的本息。

高息揽储、非法集资扰乱了金融秩序，危害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随着高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大量运用，犯罪分子还会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手段进行诈骗，侵害储户、企业和国家利益，对此人们应高度警惕。

3. 眼泪、贿金、存单——诈骗术的新发展

(1) 眼泪诈骗的假乞丐

现代的乞丐有文的，有武的，有文武双全的，可谓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用眼泪，用乞求的告示骗取钱财者，均是不劳而获的吸血鬼。乞丐已经形成了一种扰乱社会、污染环境的社会公害。他们不劳而获，到处伸出一双颤抖的手，发出一句“永恒的声音”：“帮帮



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当代乞丐大王司明琪，是北京市西郊下司村人。他靠在外乞讨，盖了一幢四层的水磨石雕花洋楼。他家的钱多得用箱子装，用麻袋装。他被当地人称为“百万丐翁”。

这天，司明琪买了一块血滴滴的猪肉，夹杂着生猪肝、猪杂碎包在膝盖上。于是，污浑的猪血透过那两层纱布，穿过他的破烂裤子溢漾出来……。那红得透紫的鲜血，顺着他的膝盖汩地渗出，流着。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司明琪哭诉道：“可怜可怜我这条腌腌的老狗吧！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我老伴夏天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得了心脏病，一个半瘫痪，我又患了风湿脓肿……”

一位解放军战士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三张“大团结”，恭恭敬敬递上去，说：“老大爷，我没什么送你，这点钱，你留下，看看病吧。”

一把一把的钱，没有名，没有姓，没有地址，从一颗颗真善美的心里飞出来，落在血泪横流的乞丐膝下……

司明琪用贫窘套取真主的恩赐——这一天，他获取了1000多元的“恩赐费”。

于是，他接二连三的易地演出，今日在吕祖庙前，明天在崇善寺旁……一次又一次地用舌簧奏起那支“悲哀交响曲”。诉罢，雪片似的钞票，向他血淋淋的膝下飞来……

在沈阳车站，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拿着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救母命，愿卖此身”。女孩穿得很破烂，脚下有一个破书包。有好事者问那女孩子，那女孩子答道：“俺家是山东农村的，房子失火烧了，东西也烧没了，俺娘为救东西烧伤，现在正在医院里，没钱看病。大家可怜可怜我吧！你们谁愿意要我，我就跟你们去。我什么都会干，会洗衣服，会烧饭菜，求求你们了！”



看着这情景,听着这声音,围观的人没有不为之感动的,大家纷纷扔钱,救助这个小乞丐。不远处,一个中年妇女一直站着观察女孩子的“表演”,保护着她。

司明琪摇身一变,化为一位虔诚和善的尼山道长,从东岳泰山的南天门飘然而下。

为了借“道”行“骗”,他花 20 块钱,请一位乡村中学的语文教师,为他写了一篇绝妙的《求施词》,其文如下:

“贫道乃泰山佛云大师之高门弟子,奈何近年香火不旺,山洪犹频,左右修葺。加之缺食少水,无力苟活,故委派弟子下岳,以求八方善人施舍……

施主只须 30 元,便获得火化金焚佛德,贫道终生为您祈祷长寿;50 元便可镂石成金,将施主尊姓大名铭刻于千仞之石;垂于巍巍乎泰山之巅。高哉!伟哉!”

数日即逝,不到半月,司明琪“化缘”已得到 4766 元。他喜得心花怒放。他立即脱下道袍,穿上西装,乘汽车来到济南,将钱存入储蓄所。

在泉城车站,一位妇女背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行行好吧!我丈夫在井下工作,被砸死了。我们孤儿寡母活不下去了,为了孩子,你们帮帮我们吧!小苏快谢谢大爷!”钱还没给,小孩子已开口了:“谢谢大爷,你可怜可怜我们吧!给我们点儿钱,让我们活下去吧!”

于是,人们纷纷将钱扔到小孩脚下。

第二天,这女人又来了,这次是个小男孩,仍然是昨天的那几句话,钱在不断地增多。

在新乡车站,一位老年妇女,满脸皱纹,带着 3 个孩子,穿得都很脏,而且弄得满身是土。“大叔大婶们,可怜可怜这些孩子吧!母亲跳舞,跟别人跑了,把孩子扔下没有要,我一个老婆子,有什么



办法？大家帮帮忙，让我把他们带大。孩子们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老太婆乞讨着，孩子们一个个伸着黑手，钱扔进了他们手里，他们的膝下……

据知情者说，这些孩子都是租来的，一月给孩子的父母二百或三百元钱。

据有关部门调查，一般中等城市的乞丐月平均收入均在千元以上，远比一般工薪阶层人士高。他们每天收入在 30—50 元之间，每小时收入 4—6 元。据悉，乞丐的丐帮已实行弹性工作制，完成定额后，便换行头，潇洒地去走一回了。

乞丐大多是以城市为根据地，在车站、码头、广场、商场门前寻找自己的目标。乞丐可说是男女老少，应有尽有。乞丐的理由大体都是，水灾、旱灾、火灾、病、伤、残这些，以此为借口，向众人乞讨。

还有一种乞丐，他们手执竹板，或是吹笛子，吹笙箫，拉二胡，有的还有一个女的相随，唱歌曲、戏剧，走街串户，或在农贸市场的摊位前，挨摊卖唱，尽说些发财、吉祥的恭维话，乞讨钱财。

(2) 空手道的妙招——贿金

1994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这天，以行贿罪被提起公诉的西安飞天科工贸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邱忠保在这里正受到法律的审判。

1982 年秋天，邱忠保在上海市闸北区安庆中学毕业后，成为待业青年。已经从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退休的父亲把他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安。他父亲凭着一手技艺，应聘在西安未央宫乡乡镇企业。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邱忠保在乡翻砂厂当一名临时工，一月只有几十元工资，但他仍很珍惜这份工作。

1984 年，邱忠保担任了西安未央宫乡五金经营部经理。1987 年，邱忠保把小小的五金经理部改名为飞天五金家电经销部。在



西安，邱忠保在事业上已有了零的突破，但仍很寒酸。

1991年初，邱忠保哗啦啦地拉起了西安飞天科工贸总公司（简称“飞天公司”）的大旗，董事长、总经理的交椅他一人坐了。这个集体性质的飞天公司，只是戴了一顶“集体”的“红帽子”，实质上属于邱忠保个人的公司。邱忠保凭着在西安近十年编织的社会关系，从西安各方面贷款二千多万元人民币，到上海滩登陆，长期包租了上海静安宾馆1607房间。为了让“飞天公司”尽快坐上“电梯”，邱忠保的“空手道”玩到了国有企业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他父亲就是从这里退休的。

通过电子加工业务的往来，邱忠保和有色金属铸造厂厂长林炎相识了。经验告诉他，林炎厂长有深交的价值。

怎样才能和林炎深交呢？自然是从吃吃喝喝开始，善于察言观色的邱忠保总是恰到好处地使林炎满意。

1991年3月，邱忠保以资金周转有困难为由，开口向林炎借10万元，并答应10天后归还。“10万，区区小数。”林炎大笔一挥。没想到，不到10天，邱忠保就提前归还了这10万元，还向林厂长略表了谢意。第一次试探性的借款成功，这给邱忠保带来了惊喜和安慰。从此，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便成了邱忠保的金库。

1992年底，林炎分到了新公房，他找到邱忠保。邱忠保即便找了装修队，以4万元的代价，为林炎装修了新居。林炎和邱忠保开始称兄道弟了。此时，经济效益上坡艰难的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的资金缺口悄悄地流向“飞天公司”。鬼迷心窍的林炎甚至把近千万元的技术改造的资金挪作它用。

1993年5月，林炎厂长要到美国“考察”去了，邱忠保闻讯，用皇冠轿车把林炎接到了1607房，跟林炎说：“我从皮箱里拿出2万5千元人民币给你，我没有美金，你自己去换一点，带到美国去用。”林炎说：“没关系，谢谢。”就毫不客气的收下了。



此时,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已有千万元资金流向“飞天公司”。该厂已经开始酝酿部分工人的下岗计划。

1993年9月,炒股被套的林炎又一次来到1607房,邱忠保再次慷慨解囊相助3万5千元。

至此,邱忠保从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轻而易举地借走该厂资金三千多万元人民币。邱忠保靠金钱作诱饵,腐蚀该厂厂长林炎,导致该厂的生产几乎濒临停产的地步,不得不将二分之一的职工下岗待工。

邱忠保为了获取上海市卢湾区10号地块的开发权、购买房屋使用权以及贷款、借款的便利等,先后向祝文清等6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高达二十九万余元人民币,美金2千元。

1993年5月28日,在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副厅级)祝文清的帮助下,草签了卢湾区10号地块的合同。签约后,祝文清打电话给邱忠保,说要装修房子借3万元人民币。邱忠保即赴约到信谊天鹅宾馆门口碰头,在邱忠保的皇冠轿车里,邱忠保将3万元人民币交给祝文清和他的妻子。

1993年9月下旬,祝文清先打电话后找到静安宾馆1607房,他请邱忠保帮他办两桌酒席,还对邱忠保说,房子装修后钱比较紧张。于是,邱忠保又从皮箱里拿出3万元交给祝文清。祝文清不好意思收下了。邱忠保是这样想的,地块弄到手,利润最低也有四五百万元,给祝文清6万元是很小的数字,是非常合算的。

1992年春天,邱忠保在夜生活中结识了上海浦东一位姑娘后,决意将她金屋藏娇。邱忠保在极短的时间里投资十余万元,为姑娘家按星级宾馆规格装修。巨额的“色情投资”,使姑娘的父母受宠若惊,感激不尽,还常常亲自护送女儿到静安宾馆供邱忠保“享用”。

邱忠保在上海“大户”圈中,以“超级大户”的消费著称,“衣食



住行色”都达到五星级！

邱忠保的衣饰，没有不是名牌的，一套行头至少值3万元。

邱忠保这个踩在国有银行、企业肩膀上站起来的穷街小子，在风月场上堪称老手。长期包租豪华宾馆，出门是皇冠轿车，凡宴起码“海上皇官”。

邱忠保的“飞天公司”所欠的债务累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浦东业务部、招商银行、西安建行、中行、农行总额达4000万元的贷款；欠上海有色金属铸造厂借款三千多万元。“飞天公司”欠债总额高达7000多万元。

邱忠保这个穷街小子，靠空手道“金钱铺路”，成了新一代的冒险家——大诈骗。

无独有偶，在四川省涪陵市荔枝办事处，以该办事处原副主任廖均力、原武装部部长刘仁明为首的11个干部，受贿金额总计41万元。

他什1为什么收受贿赂？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管辖区内的三环路一带，擅自批准违章超标准高建楼房，造成一起楼房倒塌，致使7条人命葬身在瓦砾之中。

廖均力在荔枝办事处任职18个月时间，先后索要贿赂18次，金额二十一万多元。

刘仁明前后索要、收受贿赂9.6万元。

廖均力、刘仁明都是分管城建和国土工作的。在人民银行、农业银行、行署、物资局等几家大宗征地过程中，他们公开从办事人手里索要贿赂。廖均力自己收受好处后口头表态同意超高加楼的就有几十户。

廖均力、刘仁明等像那极有法术的道人，自以为已修炼到家，法术已极为高明。可在人民的恢恢法网面前，在人民群众的雪亮慧眼面前，他们的法术失效了。



(3)“空头存单”的诈骗术

随着各种商贸活动的日趋活跃,信贷、支付等手段愈显方便、迅速、快捷,但少数不法分子便乘机将黑手伸向了这一领域,利用存单、支票等进行诈骗,他们的手段不断翻新、花样百出,其危害十分严重。

1994年1月至9月间,原湖北省京山县能源科技开发总公司经理薛继斌,与原中国农业银行京山支行新市办事处主任杨春礼共谋,以京山县能源科技开发总公司的名义,在农业银行京山支行新市办事处开出两张空头存单,共计金额500万元。薛继斌、杨春礼拿着空头存单找到原武汉市嘉乐斯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生,3人合谋、又以王永生的名义在中国银行武汉分行沌口支行用500万元空头存单作抵押贷款440万元。

首次诈骗得逞,使得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

1994年9月,薛继斌再次伙同原京山县建设银行新市办事处主任陈祥吉,两人共谋,又以京山县能源科技开发总公司的名义在京山建设银行新市办事处开出1000万元的巨额空头存单,然后又通过中国银行咸宁地区中行信托投资公司经理李庭灯,在武汉市投资银行贷款900万元。

此外,薛继斌、陈祥吉两人还合伙挪用公款150万元;薛继斌、杨春礼两人合伙挪用公款200万元。

正当薛继斌、杨春礼再次在农业银行京山支行新市办事处开出1000万元巨额空头存单,通过李庭灯等人到湖北省建设银行诈骗贷款时,引起省建设银行的警觉。案发后,薛继斌、杨春礼、陈祥吉先后被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收审和监视居住。

据初步查证,薛继斌、杨春礼、陈祥吉、王永生、李庭灯等5名案犯,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开据大额空头存单作抵押贷款,先后在武汉、京山等地骗取贷款1340万元。成为湖北省京山县建国以来



最大的经济诈骗、挪用公款案。薛继斌、杨春礼、陈祥吉、王永生、李庭灯等5名案犯被抓获后，追回资金940万元，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

1995年4月18日上午，湖北省广水市某拉丝厂厂长刘家涛，接待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生意人，此人自称是湖北省汉川县富强物业公司安陆钉丝厂的老板，名叫尹志强，因生产需要，特前来订购6吨3.8mm的冷拔丝。来人主动提供了自己的名片和营业执照。并从提包中拿出厚厚的一本现金支票，说：“钱货两清，没问题，钱有的是，不信你到你们信用社去问一问。”

刘家涛当即根据尹老板提供的帐号和厂名到本地信用联社某储蓄所查询，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放心，帐上的钱足以购买6吨钢材。”回厂的路上，刘厂长想：“看来是我多心了。”刘厂长非常希望将这笔生意做成。然而刘厂长回厂后，那位尹老板却显得不急不忙了。他东看西瞧，以联系车子为由，直拖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叫来一辆货车。车一来尹老板就提出马上装货启程。等4.3吨钢材一装完，天已快黑了。尹老板麻利地撕了一张现金支票给刘厂长说：“这是2万元，除掉1.4万元贷款，余外6千元你打张欠条给我，我明天再来。”就这样，刘厂长以一车钢材和一张欠条换来了一张2万元的现金支票。此时天已晚，储蓄所已下班了。

第二天一大早，刘厂长就急不可耐地来到储蓄所，好不容易等到上班，他递上支票，得到的却是严厉的训斥：“这是一张2万元的空头支票。你用空头支票取钱，可是违法的！”

一声“空头支票”，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厂长目瞪口呆。原来，这个帐上的钱已于前一天下午被人全部取走了！

经湖北省汉川县、广水市两地公安部门联手侦破，1个月后才查清此案。原来罪犯叫尹时忠，汉川县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尹时忠在1995年3、4月份，先后在安陆、孝感、石首等地以同样的



手段诈骗作案四起,骗取钢材 20 余吨,直到抓获他的当天,他正以此手段在外地诈骗。

1993 年 5 月份,襄樊铁路分局职工家属杨某,女,50 多岁,无业,但从其衣着打扮上看,却俨然一副“贵妇人”的派头。杨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粗一细的两根金项链,手腕和手指上左右镶嵌着金手链和金戒指。杨某这次找到某酒楼张经理借款说:“我正在做一批药材生意,现金周转不灵,自己有大额存单尚未到期,可以作抵押,资金周转保证不超过 1 个月,生意做成付高息。”

杨某的一番高息借款甜言,加上某专业银行的大额存单,票面金额 44 万元,1993 年 12 月到期。还有杨某不超过 1 个月的许愿,使经营状况不很景气的张经理,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杨某给的利息是银行同期利息的 30 倍、50 倍,有此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张经理同杨某两人达成协议,依约分 4 次借给杨某 33.6 万元。杨某也依约在借条上写明一个月后还本付息 42.5 万元。借款协议还明确规定,如果杨某本年底仍未还款,张经理将取得抵押存款提款受偿权。

1993 年 12 月 26 日,张经理见还款日期已过,仍未见杨某还款的踪影。即派人到某专业银行提款,因款额较大,当天未提到款。几天后,某专业银行保卫科派员以该大额存单需要鉴定为名,从某酒楼取走了存单。这之后,张经理到银行打听情况,银行的答复是:该存单为没有底联的假存单,是本行某职员盗用公章伪造的假存单。因此,银行将假存单没收。

1994 年 2 月 9 日,张经理将一份诉讼状送到襄樊铁路运输法院经济审判庭。几经查找,方知在此之前,杨某已去了海南,音讯香无。法院受理此案后,引来了众多的上访者。此时,人们才得知,被杨某所骗的并非某酒楼一家。据法院不完全统计,受骗者中



仅有据可查的,就达100多人,受骗金额累计达一百多万元。受骗者除酒楼为法人单位外,其他皆为个人。最早被骗的是1986年一名老工人全家借款给杨某8万元,历时8年之久,只讨回5万元。

杨某诈骗人数之多,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发人深思。

1995年10月6日,荆州市沙市区A信用社,下午4时50分营业员正紧张地忙碌着各自经手的单据、票据等。突然,出纳员朱先哲一声惊叫:“这张单据是伪造的!”众人一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乖乖,188万元!”再一查,已被人提走25万元。

经过当事人朱先哲回忆,下午3时许,一男一女前来提取25万元,男的20岁左右,女的30岁左右,说要到广州去提摩托车。

经调查组明察暗访,很多迹象表明沙市区跃进路女个体户廖成煜骗取巨款的嫌疑逐渐增大。当干警赶往跃进路,没料到廖成煜对去信用社取款一事回答得十分干脆:“是啊,是我跟北京的一个朋友到银行开的户,又帮他提的款,这是正常的业务往来,有什么问题?”当被问及钱的去向和这位北京朋友的姓名时,廖成煜声称钱已被北京的朋友带走,这位朋友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姓甚名谁一概不知。

不管廖成煜说的是真是假,但她承认提过款,这案子就肯定同她有关系。

干警经过细致查访,得知廖成煜经常和一个叫姚涛的男青年出入资金清算所。廖成煜介绍姚涛向B银行信用卡一位姓陈的清算员学习银行业务,并向她许诺将其调进楚天信用社工作,楚天信用社即将开业。并收受姚涛3000元的好处费。

1995年10月5日,廖成煜指使姚涛在清算所暗中窃取空白银行内部凭证,找人填入188万元的划转金额,盖上花70元仿制的信用社财务专用章。第二天早上,指使姚涛将假凭证带入清算所,借机混入一大堆真凭证之中。这样,188万元巨款神不知鬼不觉



地被划到廖成煜早已开好的帐户上。姚涛大功告成后，廖成煜大言不惭地要姚涛星期一直接到楚天信用社上班。

廖成煜是同徐大华一起去提的款。徐大华是无业人员，30岁。廖成煜欠徐大华3万元，1995年10月6日，徐大华上门找廖成煜催债，廖成煜见到徐大华来催款，就一起去信用社提取了25万元现金，廖当即给徐10万元，说好3万元还债，其余7万元合伙做生意。

接着，干警从廖成煜家供奉观音菩萨的香炉下取到2万元赃款。又在廖成煜的妹妹及其婆家，将13万元赃款找到，至此25万元现金全部追回。

不论是靠眼泪诈骗的假乞丐，还是靠空手道的方法贿赂有权有势的干部，也不管是靠用空头存单、空头支票，伪造假存单进行作案，终究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从这几个案例中应吸取什么教训呢？笔者认为：

一是人们应克服同情弱者的心理，不能对所有向你伸出的手都表示怜悯，更不应该无论什么样的手伸在你的面前，你都给予支付和施舍，在这些靠眼泪乞讨的人面前，不应表现出你的大度，也不必有自豪和骄傲的感觉。我们应该把爱心献给“希望工程”，把爱心献给贫困地区的“扶贫工程”，把爱心献给灾区的重建家园的工程。

二是有职有权的“公仆”们应记取的教训是，不能光看个体大款们对你毕恭毕敬，阿谀奉承，并将大把大把的钞票送到你手里。这些个体大款们，百分之百的都是看中了你手里的权力，正如邱忠保所说，“我给祝文清6万元，他给我批的地块弄到手，最低利润有四五百万元。”邱忠保何乐而不为呢？而祝文清当时又看到了这些了吗？邱忠保把祝文清当祖宗一样供着的目的，还不是看中了那块卢湾区的10号地块？在邱忠保的心里，祝文清是他的靠山，是他



喂养着的一条哈巴狗，他有求祝文清的事，祝文清不敢不干，应该说是**有求必应**。正因为祝文清拿了邱忠保的钱，所以也不敢说不批给他地块。一些受贿者往往把行贿者向他们行贿看作是对他们的尊重和恭敬。人家表面可能是这样，但内心深处其实对他们十分蔑视，很可能就像邱忠保那样想的。人家向你行贿，不过像给狗扔块骨头，让你吃了为他效劳尽忠。当然有些人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为了钱什么都不顾了。今后，当行贿者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或丰厚的礼品毕恭毕敬地送到你的面前时，你就应当在这样的事实现面前作出选择：是当一个有尊严的人呢，还是为了钱而宁可给人家当哈巴狗？这话听起来刺耳，但实际上细细一想，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因此，我规劝有权有势的领导者们，应时时提高警惕。

三是不能贪图暴利，不能求财心切。凡是诈骗，其所以屡屡得逞，便是利用人们喜欢贪图暴利，有求财心切的不健康心理。被骗的大部分人都还是邻居、同乡、同事、熟人和朋友，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四是应建立健全银行监督制约机制，以大额存单作抵押骗取贷款，大多是有银行的“内线”。取得大额存单没有银行的“内线”是不可能办到的，故如果银行制约机制不健全，贪污行径是很难避免的。在建立健全银行制约机制的同时，还应完善法律，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由于国家法律不完善，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导致民间借贷纠纷大量出现。因此，立法机关应加紧完善法律，有关部门应加强民间借贷的管理，另外，公民亦应多学、多掌握法律知识，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4. 骗术是一个大陷阱

人们对绝症病人,突发性事件,对需要绝对保密的事件有时暂时使用“骗术”外,大多数骗术都是一个大陷阱。这些骗术有的是事先就挖好一个坑,诱你跳进去,然后看着你越陷越深;有的是先设一个圈套,让你心甘情愿地往套子里钻……

历史是无法随意假设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又充满了谬误和悲剧。

晋国的使臣来向虞国的国君借路,说要讨伐虢国,必须路经虞国。虞国的巨子宫之奇劝阻国君道:“虢国是虞国的天然屏障,虢国被灭掉了,虞国也必定被灭掉,这很危险。像晋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是不应该纵容它的狼子野心的,凡是进犯别国的入侵者,我们都不应该对它有所忽视,麻痹大意。我们以前已经借道给了它一次讨伐的机会,已经是很不应该的了,怎么可以再借一次呢?俗话说‘脸上的皮肉与牙齿相依而存,嘴唇若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这个道理是很清楚明白的,在这里就是说的咱们虞国和虢国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

虞国国君听了宫之奇的话则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它会来害我吗?”虞国国君不相信宫之奇的话。

宫之奇又劝说道:“太伯、虞仲,是大王的儿子。太伯知道大王有意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王季,就和虞仲一起出走了,所以才没有继承王位。而我们虞国就是虞仲的子孙们来做的君主。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曾经做过周文王的上卿,对王室有功,记载他们功劳的盟书就藏在专管盟书的官府里。而虢国就是虢仲、貌叔



的后代来做君主的。相比之下，貌国和晋国的宗族关系比我们要亲近得多，并且又对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如果晋国连貌国都要灭掉，又怎么会怜悯、珍惜我们虞国呢？何况晋国爱虞国怎能比爱桓叔和庄伯更亲密呢？桓叔、庄伯的宗族没有什么罪过，却被当作今天晋国杀害讨伐的对象，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已经对晋国的王室构成威胁的缘故吗？亲近的人因为受宠大盛对其构成了威胁，他便要加害于这些人，何况您现在是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威胁着他呢？”

虞国国君仍然没有听从宫之奇苦口婆心的劝告，答应了晋国使臣提出的借路伐貌的要求。于是宫之奇就带着他的全族人离开了虞国，他说：“今年在虞国无法举行腊祭了。晋国肯定会在这次征伐中消灭虞国，而绝不会再次兴兵来攻打虞国。”这年的冬天，晋国消灭了虢国。军队回国时驻扎在虞国，于是就突然袭击了虞国，并且捉住了虞国国君。

宫之奇劝阻的道理如此简单、明了，鬼迷心窍的虞国国君就是听不进，而对晋国设下的骗局——从虞国借路，先消灭虢国；消灭貌国后，军队回国驻扎虞国时，再消灭虞国的阴谋却毫无感觉，真是一个愚昧到极点的昏君。

让我们再看一篇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看你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很精通储藏柑子，即使是经过一冬一夏的柑子，也不会溃烂，拿出来时仍然鲜润夺目。看起来就像玉一样润泽，颜色就像黄金一样灿烂。他把这些柑子拿到市场上去，用十倍的价钱来卖，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买。

我也买了一个，把它剖开来，只觉得一股烟味扑鼻而来，再看看里面，却已经干枯得像棉絮一样了。我非常奇怪，就问他道：‘你卖给人的这些柑子，难道是用来放在食器里供祭祀摆设，或者是用



来招待客人的么？还是想用来看那光艳的外表来欺骗那些愚人和瞎子呢？你的欺骗手段也太高明了。’

那个卖柑子的人笑着说，‘我做这种生意已经有些年头了，我就是靠这个来养活自己的。我卖它，别人买它，也没听见他们有什么不满的话，怎么偏偏到你那里就不满意了呢？再说，世界上做着欺骗勾当的人多着呢，难道就只有我一个吗？你是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啊。你看现在那些佩带着兵符，坐在虎皮椅子中的将军们，一副决断英勇的样子，倒真像有保卫国家的才能，可是他们真的能制订出像孙武、吴起那样高明的战略战术吗？再看那些戴着高高的帽子，拖着长长的腰带的大官们，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派头倒也真像是朝廷的栋梁之材，可是他们真能建立伊尹、皋陶那样辉煌的业绩吗？这些人知道盗贼蜂起却不知道怎样去剿灭，看到人民穷困潦倒却不知道怎样设法去救济，官吏行奸却不加禁止，法令遭到破坏却不能理顺，整天白白地浪费着国家的俸禄却不知道羞耻。看他们坐在高堂之上，骑着高头大马，喝着美酒吃着鱼肉，哪一个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叫人感到畏惧，声威赫赫的使人想要仿效呢？可是哪一个又不是像这柑子一样只是外表光艳可人，其实里面只是一堆破棉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人的丑态，却偏偏只看见了这柑子！’

听了卖柑人的这些话，沉默良久，无法作答。仔细想想这番话，仿佛很有道理。难道那个卖柑子的人是对世事愤懑，痛恨世上的邪恶之人，则故意假托柑子来讽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骗子？”

1894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成为战败国，清政府被迫议和。李鸿章成为议和的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日本政府除要求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外，还要求赔款3亿两白银，并在中国开设经商口岸。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赔款数目十分惊人，《南京条约》赔款白银2100万



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各赔款 800 万两,而《马关条约》的赔款是上列赔款总和的 10 多倍。日本如此苛刻的条约,李鸿章当然无法允诺,与日本首席代表伊藤博文一再磋商,未能解决。此间,竟有一名日本暴徒小山丰太郎,居然开枪刺杀中国首席代表李鸿章,因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才被迫让步。把赔款减到 2 亿两,辽东半岛范围也给予缩小,其他条件再不容更改。在万般无奈下,清廷只好令李鸿章签字。

李鸿章回国后,国内人民对其深表不满,大加责骂。李鸿章身受弹伤,心怀惨痛,内心极感痛苦,对日本深恶痛绝,极想找援手对付日本,因而埋下联俄制日的构想。

其实,俄国并不是好邻国,犹如前狼后虎,与其利害无关时,不理不睬,等到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时,因为辽东半岛上的旅”顺港和大连港,都是条件极好的不冻港,俄国早已垂涎,如被日本占去,想抢夺就极不方便;若在中国手里,将来总有机会弄到手。尽管《马关条约》已签,俄国仍想联合德、法照会日本,强加阻挠,要求日本放弃,否则不惜一战。日本被迫让步,但最终却要中国赔补偿费 3000 万两才告成议。当时,中国全年收入不过 8000 万两,但赔款第一年就要付出 1 亿两,加上收回辽东半岛补偿费 3000 万两,共付银 1.3 亿万两。此负担何能应付?只好向外国借债。俄国借机讨好,联络法国由俄国出面,借给中国 1 亿两。俄国人的“仗义执言”及“雪中送炭”,引起国人普遍好感。因此李鸿章的联俄主张,备受赞同。其实俄国是狼子野心,早蓄阴谋,当时其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已经架设到远东,如从东塔环绕黑龙江到海参崴,其途径要比取直线穿过黑龙江——吉林两省到海参崴要多出 700 俄里,要多耗费 2500 多万两银款。在三国干涉还辽时,俄国已向清廷提出此项要求;清廷当时只肯自筑铁路与俄国铁路相连接,以免后患。



1896年5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中国拟派正在法国的王之春专往致贺,但俄方认为王之春地位太低,欧洲各国有的是国王亲去,有的是派遣亲王或大臣前往,希望清廷能派遣重要亲王或李鸿章前往为宜。清廷遂决定派李鸿章出任大使。

李鸿章因年老体衰,又有弹伤,曾上奏恳辞。但上谕慰留,勉为其难;李鸿章只好上奏谢恩,打点赴俄。

1896年正月初十,清廷特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往俄国致贺俄皇加冕典礼,并命其顺便前往英、法、德、美四国亲递国书,目的想和外国讨论加税问题。

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2月14日乘法国油轮西行,预定先到俄国,再访欧美。

俄国早已镇密计划,一获悉李鸿章出国消息,就准备好重重圈套诱使李鸿章上钩。

首先是予以隆重接待,派俄皇亲信、亲王吴克托姆斯基远赴苏伊士运河迎接,一则表示尊重,其次是防李鸿章先到别国去,受他国先人为主言词的影响。因此,李鸿章一到苏伊士运河口便被请上俄国轮船,抵达俄国敖得萨时,便受到隆重欢迎和护卫,将其送上预备好的特快专车,直驶圣彼得堡,住进巨商巴洛夫家。因巴洛夫大部分商业在中国,生活非常中国化,巴洛夫又非常熟悉中国语言,对李鸿章来说自是非常舒适方便,毫无远居异国之感。俄国人周详细密的安排,其真正用意,就是希望借地筑路计划能获实现。俄国派财政部长微德负责此事。此人城府极深,沉着机智,且了解中国人的性格。

2月21日,微德到巴府访问李鸿章,便谈起俄国曾帮了中国不少忙,尤其在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上出力极多,如中俄之间无铁路联系,就无从着手帮忙;因俄军主力大部分在欧洲,必建铁路,以便



将欧俄和海参崴及中国联结起来；微德又说，铁路筑成后，俄属和华境土地的生产力，也将大为增加。微德还认为，日本对修筑此铁路必表赞成，因日本也可借此铁路，联络欧洲各国。微德表示，铁路最好由俄国推荐公司修筑；李鸿章最初表示不肯，而主张由中国自己办理。微德则说：“由你们中国自己办，没有十年是不行的。”继则又威胁说，“以后不能再帮中国什么忙了。”李鸿章不为所动，微德就别出花样，让俄国皇帝单独接见李鸿章。李鸿章自然大为高兴。由于俄皇甜言蜜语把条件放宽，李鸿章逐渐被软化；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述及与俄皇面谈时说，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会侵占他人尺寸土地。中俄交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迅速，中国有事，便于帮助，非仅利俄，筑路由华自理恐力不足，若由在沪华俄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先例，劝请酌办，将来难保英、日不再生事，俄一定出力帮助云云。至此，李鸿章自办铁路的主张已经动摇。加上俄国沙皇又有英、日若再生事，俄国一定出力帮助并表示，更使其动心，逐渐进入了俄国人设好的圈套。

3月26日外交部长罗不诺夫在外交部设晚宴招待李鸿章，微德作陪。二人都提出要从速修筑东三省铁路，希望在三年内完成，李鸿章表示有困难。微德说，铁路穿越黑龙江、吉林，虽多费人工，但路线直而短，较合算；为求快捷，交华俄银行承办为宜。李鸿章答应将此事再向朝廷详加禀报。李鸿章在奏折中特别提到，中国有事，俄国会派兵援助。此间，微德多次表示，中国如果希望俄国及时派遣军队，中国应供给军粮。同样，俄国有事时，中国也应照样办理。此刻，已谈及了军事同盟，这正是李鸿章极想办到的事——联俄制日。

在俄方的威胁利诱下，修筑铁路一案，终于获得重大进展。

4月14日俄皇加冕典礼一过，微德和李鸿章就商定了密约内



容,几乎全部根据俄国提出的方案来办。4月22日,双方代表在外交部官邸,签好中俄密约;李鸿章立刻奏报清廷。5月11日上谕批准。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急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更主要一款是准许俄国穿越黑龙江、吉林修造铁路,直达海参崴。密约中载明,这条铁路由沪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从条约表面来看,不见有多少权利损失,但俄国人处心积虑是想把东三省纳入其势力垄断之下,而其利用方式是借密约中允许其建筑铁路合同,再辅以华俄银行条例、中东铁路条例,经清廷批准后,俄国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愿望,完全得以实现。李鸿章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地掉入俄国所设的陷阱中,而李鸿章返国时还自鸣得意,向人夸耀,认为可保中国20年和平。

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以证实李鸿章受俄方欺蒙,中方在俄方骗术中为何越陷越深。

1897年冬天(光绪二十三年冬),俄国因德国占领胶州湾,便出兵占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顺、大连不可。这次交涉是李鸿章经手。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藉此侵华。俄国一面派兵参加联军,在大沽口登陆,一面借口东三省也有义和团,派兵入侵。而当李鸿章决定入京主持与各国议和时,还想利用俄国来拆散各国间合作,以收各个击破之效。俄国人也虚与委蛇。当李鸿章抵京时,俄国有首先撤兵之举,接着俄国大使曾一度离京。可各国并不为俄所动,所提条件极为苛刻。同时东三省传来消息,俄军攻势不减,且深入沈阳;至此,俄国人的真实面目已昭然若揭。到了此刻,回想四年前与俄签密约后的得意忘形,李鸿章在内心深处,必定羞愧得无地自容。

被骗子骗了还得意忘形,这是不少人愿认识自己已经被骗



的事实,但事实是不容否认的。李鸿章就是在俄国人的诱骗下,一步一步掉进陷阱的。掉进陷阱后,还自鸣得意,向人夸耀能保中国20年的和平。事实上连两年和平都没有保,而是带头强占我国旅顺、大连,并要强租。这能说是保卫中国的和平?其狼子野心暴露无疑。

1939年8月,英国人得到一台名为“莫尼格玛”的德国密码机。当希特勒的空中袭击屡次受挫之后,德军怀疑密码已经失密,并准备以袭击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来验证这一估计是否准确。

英国首相邱吉尔得知这一情报后,面临艰难选择:是保护考文垂,还是放弃考文垂。如果选择前者,就会暴露英国已经破译了德军密码,这样,德军就会改变密码,英国对德军今后的行动将难以弄清。如果选择后者,而考文垂这座城市将受到严重损失。

邱吉尔权衡再三,决定选择后者。

英国出于战略需要,采取的这一骗术,曾付出惨重代价:5万户居民被炸,近6000人牺牲。

英国的骗术换回了保持掌握德军密码的秘密。

邱吉尔的骗术是高明的:它使英国在战场上将德军的行动掌握得了如指掌;英国军队顺利地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在非洲被英军击败;盟军出其不意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英方大量击沉德军护航舰,并使德国反间谍机关误入歧途,致使德军全部被包围歼灭。

邱吉尔的骗术是丢小家保国家,牺牲一座城市,保卫全国城市;掌握德军密码,就等于掌握了德军的所有行动计划。所以,邱吉尔的骗术是高明的,他设的陷阱使德军陷入灭顶之灾,全军覆灭。从此希特勒在战场上遭到彻底失败。

若不是邱吉尔的高明骗术,希特勒仍会继续疯狂地屠杀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将更难以击败纳粹德国,第二次世



界大战不知会拖延到哪一年才能结束。

张作霖是一个善于玩弄骗术的大军阀，他之所以能够得到重用而“青云直上”，是和他善于玩弄骗术、讨好上司、行贿重金分不开的，他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花大钱，办大事，当大官”的料。

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奎爱马，张作霖即从蒙古买良马赠张，并拜张锡奎为“义父”；奉天当局财政困窘，他又筹划万两白银送给张锡奎；张锡奎每次出外巡察，张作霖都义务派兵保驾。后来段芝贵出任东三省总督后，他又千方百计谄媚段芝贵，段是个色鬼，张作霖就四处给他“打野”。张作霖每次进京，必给袁世凯送上人参和金寿星，借以逢迎袁世凯。

张作霖采取的是投机钻营的骗术，凡能达到升官发财目的的，不论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

张作霖经常哄骗人说：“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其实，他是一个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大师。

袁世凯就任北洋大总统后，一方面要扩大北洋军的势力，一方面要打击地方军阀势力，对东三省也不例外，特别是对张作霖这样不服管束的人，他是既笼络又限制。而张作霖正是抓住了袁世凯的这种心理，既讨好又反抗，以便从袁那里取得高官，扩张实力。1912年11月，袁世凯政府准备剿除在沙俄怂恿下进犯奉、吉两省的蒙匪，命东三省设“筹防处”，任张作霖为总办。张作霖便以“剿匪”名义伸手向袁世凯要钱，新编了一个机枪队，新增了一个炮营和辐重营，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充实自己的武装。

袁世凯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是感到头痛的。1914年8月，袁世凯想给张作霖一个次于都督地位的“护军使”头衔，调其到内蒙去。这样一来可使张作霖的军事势力得以削弱，二来到内蒙后要重建军事势力不会那么容易。张作霖得此消息后，立即给袁世凯打电报表示拒绝执行调令，并鼓动奉天、吉林两省豪富、巨绅联名



给袁世凯上书,挽留其在奉、吉继续任职。这样一来,袁世凯也拿张作霖毫无办法。

张作霖每次见到袁世凯,都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粗俗、没有野心的人。见面时他总是给袁世凯行跪拜大礼,和袁世凯讲话不是“陋词”,就是“莽语”,常常讲的话牛头不对马嘴,将自己的行为表现的幼稚、单纯,以打消袁世凯对他的疑心。这样一来,张作霖在北京中枢大员中就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完全是大老粗”的形象。

一次张作霖奉命带随员到北京议事。张作霖嘱咐随员,把自己住的奉天旅馆外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统统包下,打骂声不断,污秽语不绝于耳。这样,在袁世凯眼里,张作霖就成了“老粗无大志”的人,他真是煞费苦心啊!

张作霖这个“机警过人”的军阀,用骗术哄得“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团团转,既怕他又舍不得一脚踢开他。

1915年底,张作霖见袁世凯急于称帝,便即兴表演了一番:他致电袁世凯,表示袁世凯称帝是他的心愿,他一定“效忠”袁世凯。袁见张作霖如此忠心,便于1916年任命他为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

1918年,张作霖又以同样的手段,对当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百般效忠,段祺瑞政府任张作霖为奉天军总司令,任东三省巡阅使。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成了真正的“东北王”了。

玩弄骗术,营私舞弊,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暴戾腐败局面。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统兵西北,素有“西北王”之称。他有一名中校随从副官,名叫唐西园。唐副官官虽小,来头可不小。唐西园是浙江嵊县人,蒋介石的生母就是嵊县人。为此,唐西园和蒋介石攀上了小老乡。胡宗南是浙江孝丰人,唐西园和胡宗南又成了大同乡的关系。唐西园是戴笠一手培养起来的军统特务,是戴笠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戴笠、胡宗南是西湖拜把的难兄



难弟，因此将唐西园推荐给胡宗南当随副官。戴笠为蒋介石在胡宗南身边安置一个心腹，也就更加得到蒋介石的欢心。因此在蒋介石、戴笠、胡宗南、唐西园之间，无形与有形中有共谋连档之势。

对于这样一个有来头的副官，胡宗南自然是倍加信任，倍加亲热，甚至达到了把唐西园当成“掌印夫人”的地步。抗战八年，胡宗南标榜自己一心为国，不娶妻室，家中里里外外，全靠唐副官一手掌管，连胡宗南的专用手谕笺条、私人印信，也全由唐副官掌握。“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

旧社会风行裙带关系，在胡宗南一统的西北天下，又加上一层副官关系，使得唐西园小人得志，猖狂到极点。要找胡宗南，必先得到唐西园的首肯。有时，胡宗南本来不同意的事情，但请唐副官去说说情，竟能扭转长官意志，取得成功。关键时刻，唐副官还可施展手边掌握的手谕印信，瞒天过海达到目的。这些私情秘密，号称“沉默寡言而明察秋毫”的胡宗南也被蒙在鼓里了。

1940年前后，一级上将蒋鼎文上任陕西省府主席，蒋鼎文的来头也不小，他是在西安事变中第一个受命由西安飞南京报信取得联系的功臣，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想在西北坐得稳，也得拍他的马屁。

可是唐西园这个小小的副官就敢捋蒋鼎文的虎须，利用胡宗南、蒋鼎文在新城官邸频繁接触之际，勾搭上了蒋鼎文的干女儿“小白兔”，并与之私通。

“小白兔”名义上是蒋鼎文的于女儿，实际上是他的怀中物。蒋鼎文得知此事，竟不敢亲自处理，只得一个电话告知胡长官，胡长官也不便打掉唐副官，而是交给手下人看管起来。按当时情况，唐副官犯了这样大的罪过，蒋、胡都可以亲手枪毙他，而蒋、胡竟不敢下手，碍着戴笠的面子，所谓打狗要看主人。胡宗南为此将前后



情况电告戴笠。唐副官也不甘示弱，密电戴笠老板，将蒋鼎文在西安利用权势，私玩名伶美女事，一揭无遗，甚至说“这是给委座脸上抹黑”。这逼得戴笠非上告委座不可。蒋介石得知此情，也以密电形式告知蒋鼎文，并令其即日去重庆述职，就此免去了蒋鼎文的陕西省主席职务。蒋鼎文乘飞机离开西安，胡宗南立即解了唐西园的禁闭，并升他为特勤队队长，以示安慰。

一个一级上将竟玩不过一个“芝麻将”的骗术，一个“芝麻将”的密告使一级上将赔了“夫人”又丢官。

胡宗南手下有位信佛的中将师长，此人能力不大，但打仗时经常能转危为安，人称“福将”。这位福将常驻华县，每逢星期天必上少华山少华寺，主持岫云法师讲经念佛。唐副官这个色狼看中了他的姨太太，勾上手后竟然嫌“福将”回家碍事。于是便心生一计，让这位“福将”就蹲在少华山上不回家。正当“福将”和岫云法师坐坛念经之际，唐副官出现在他俩面前。随手掏出事先写好的“圣旨”——胡宗南手谕：“××师长，身为一师之长，在国难当头，敌军压境之际，竟念经打坐，疏忽整军，着禁闭三月。”“福将”见此，乖乖地瘫了下来。唐副官则假惺惺地说：“你就在此念三个月经吧”。就这样，师长以念经代禁，很感激唐副官的“照顾”。

唐副官一道假“圣旨”，把“福将”留在了少华山少华寺中。受了唐副官的欺骗，还感激唐副官的“照顾”。

而上将胡宗南同样被蒙在鼓里——他根本就不知道“福将”平日的行踪，更不会因“福将”打坐念经而下手谕禁闭他3个月。

唐副官欺上瞒下，玩弄骗术，既哄骗了蒋介石、蒋鼎文、胡宗南，又哄骗了戴笠、“福将”，他自己则在温柔的姨太太身边做着美梦。不难想象，“福将”在少华寺打坐念经3个月，直至以后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蒙在鼓里。因为他对唐副官的骗局深信不疑，不知道“圣旨”是假的，说情是假的，更不知道唐副官已勾搭上了他的



姨太太，他能不蒙在鼓里吗？

5. 赌界高手骗人没商量

俗话说“十赌九骗”。车上、船上常常有红蓝铅笔、扑克牌等为赌具的骗子。他们往往是三五成群，混杂在乘客中间，待车、船行至旅途中，便有一人站出来，告诉大家：“为了各位旅途愉快，跟各位凑凑兴，现在给各位玩几个小魔术，如有人有兴趣，可以押宝。一次5元、10元、30元不等，随诸位心意。我这有红蓝铅笔两支，大家愿意押红的也可以，愿意押蓝的也可以。如押宝者都押红的，结果我的橡皮筋套住了红的，那么就是我输了，押宝者押多少我赔多少；相反，则是我赢了。来来来，有没有那几位兄弟试一试……”说者边说边表演套红、蓝铅笔的办法。旅客中不少人注视着那人的表演。

“我押蓝的，押10元。”一个中年男子举起了一张10元券。接着又有一男一女举起了一张5元券、一张10元券，声称押红的。结果那个当庄家表演人的橡皮筋套住了红铅笔。押蓝的中年男子输了10元，庄家赔了5元，钱交给了那押红铅笔的一男一女。

如此一次又一次的表演，有时应家输，有时庄家赢，但大多数是押宝的人赢。有时输得庄家直流虚汗。客车上渐渐活跃，参加红、蓝铅笔竞猜的旅客越来越多。很多旅客都不服输，赌注越下越大，有的已经押到一百，二百，五百元了，还有的问庄家，能不能押一千？庄家表示，押太多了赔不起，一人一次不超千元。

就这样，客车上热闹非凡，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人们的热情不减。



庄家输赢看来不大。旅客中的输、赢悬殊就大了，有个旅客一次押了千元，赢了押红铅笔人的八百元，赢了庄家二百元。有的旅客已经输了几百元，但不服输，还在押，希望能赢几个。车到陈坝，有个旅客已输了两千元，输钱的旅客叫苦不迭。赢钱的旅客好像是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似的，突然大喊：“司机停车！停车！！陈坝过了，我该下车了！”

客车一停，赢钱的一男一女下车了。接着玩红、蓝铅笔的庄家和另外三个旅客也相随下车了。

客车开走了。客车上的旅客议论纷纷：“刚才下车的两女四男是一伙的。钱都是他们赢去了。他们是一伙诈骗赌徒！……”

输钱的旅客一个个垂头丧气，责怪自己神魂颠倒，鬼迷心窍，上当受骗……

日下玩麻将的人颇多，而在麻将赌博场中，暗做手脚、串通坑人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其手段方法大多是两人合起来对付两人。比如四人同局玩麻将赌博，甲乙为赌徒，丙丁不知道甲乙的身份。入赌局后甲乙两人对面坐，装着素不相识。甲需要某张牌，乙心领神会；乙需要甲的某个牌，甲也及时放出。由于两人配合，因而百战百胜，无一失误。其通风报信方式分为“手令”和“口令”两种。口令是用一个字代表一张牌，比如，以打、拍、掂、摸等字代表东、南、西、北风；以顺、湿、稳等字代表中、发、白；以顶字代表一、四、七；以仟字代表二、五、八；以吃字代表筒、条、万等。想要什么牌，都可以应口令如期而至。至于手令更是独具匠心，只用一支香烟或一个打火机就可做出各种手令。同伙人只须看烟和打火机摆放的位置，就能知道对方想要何牌。上述口令和手令只是两个例子。职业赌徒的口令和手令还经常交换，使人捉摸不定。如此这般，与其同赌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两人或四人用纸牌赌博时，也有类似弄虚作假骗对手的方



法。赌徒往往把一叫“出”，二叫“摸”，三叫“对”，四叫“快出”，五叫“快摸”，六叫“快对”，七叫“快快出”，八叫“快快摸”，九叫“快快快”，十叫“成”。假如甲想要六，就说“快对”。打麻将牌的人，把“一二三四”分别代表“东南西北”，需要什么牌时就在桌子上敲几下，告知对方见机行事。有的用手指点两下代表“条”，手指点三下代表“筒”，以此类推。

在旧社会的赌博场上，职业赌博的赌徒称为“郎中”、“活手”，赌徒中的高手称为“老干”。这些赌徒手段高明，出神入化，骗了钱还让人看不出破绽。让人对他们的赌术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个姓韩的职业赌徒，经常把其名字换来换去，其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身材高大，待人和气，喜欢交谈，他赌博的手段就很高明。在赌场上，他精通各种赌术，尤其擅长麻将。只要是麻将牌，一经他的手，他马上便能全部熟识。其目光极其锐利，牌背面不论是什么图案，他都能不差分毫地记清楚。

玩麻将牌做手脚的人都喜欢用砌法，即两个牌垒在一起为一幢。如果只认其乱筋，下面的牌就看不到，于是又采取“开相”的方法：入座后，其手指头上常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油脂，凡他的手指摸过的牌，必然会染上很细小的油点；染牌的规定很严格。比如，“万子”要在左上角上染一点，“条子”染在右角，“筒”子染在中间，东西南北染在偏左处，中、发、白则染在偏右处，真可谓有条不紊，一目了然。至于数目则由油点的高低和大小来区别。染点法既快又小，小到一般人把牌拿起来反复审视，也不能一一认出来。

这个姓韩的人精于此道，并运用得纯熟无误。在赌博刚开始时，他输上一些，不使人怀疑。打到第五、六圈时，便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只能用一次，而不能连续使用”，这是他的作假原则。由于他待人和气且眼明手快，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他会骗人。

韩某玩牌的手法也特别神妙，无论离他多远，他只须用手轻轻



抚摸一下，或装作整理牌的样子，就已将所需的牌换到手。哪怕是站在他旁边的人，也很难发现他的手法。当他准备换牌时，便先将无用的牌藏在手心，用无名指与食指的前端夹起来所需的牌，并迅速将手心藏的牌推出去；补上缺。手法极快，抚摸之间早已布就机关，不露半点蛛丝马迹。

有人不服，买来一副新牌让韩某表演，并坐在一旁密切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只见韩某把牌一个个翻来覆去用手摸过，半小时后，他说：“行了。”然后不管你取什么牌，放在较远处，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接着他又把牌排起十三只，片刻功夫，他手中的牌已变成三对中发白，两对东西风。看的人始终认真地观察着他，只见他用手轻轻把面前堆砌的牌推了三四次，并没有发现换牌的痕迹，不知什么时候他已把牌换到手了。把牌拿过来看，初看并不见什么点，再细看，才看到牌的两头隐约有油点，在若有若无之间。想起最初给他的新牌，在他翻弄牌的时候，旁观者双眼虽一直没有离开他，但并不知道他手指上有油，也不知他什么时候把油染上去的。

韩某说，他用了四五年时间，先练眼光，后练手上功夫，然后才在赌场施展其手段。刚开始也有失误，经长久磨练，就可稳操胜券了。开始练时，找一个光线暗的房间，在桌子的四个角上各放一盏灯；仔细辨认，熟认后撤走一灯，换上一根蜡烛再认；熟记后再撤一灯，换上一根蜡烛；直到后来，四根蜡烛代替了四盏灯。一直练到在烛光下能辨认无误。眼光练得锐利后就学“开相”。方法同前面一样，开始灯多光亮，逐步减去用一盏烛灯照明，虽然光线极暗仍能准确无误地辨认。练到这一步后再上赌场，在明亮的电灯下面，自然能从容自如地施展所学手段。练习手法是要使手背与手指关节非常地平稳，使掌心和指头极其灵活敏捷；观其手背，根本看不到动的痕迹；牌藏在手掌心或五个指头缝之间，其他人也看不见藏在手间的牌。练习到熟悉的程度，便可熟能生巧了，这是用语言无



法表达的,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据韩某说,他只能调换两个牌,即取牌时换掉别人应得之牌,也只能在五垒之内随心所欲地换牌,超过五垒就不行了。

摇摊就是用四个骰子摇出“青龙”、“白虎”、“进宝”、“出宝”四门来分输赢,以此种赌术来作弊神妙难测,不知情者如掉进了云雾里。

该方法有“大家生”、“小家生”、“车轮”、“缆子”等名目,所谓“大家生”就是用磁铁作弊。四个骰子有三个是按点数来决定哪两个配成一对,哪一个单放;剩下的一个骰子被掏成空心,里面放进铁屑。这个骰子叫药骰,或叫根子。

摇摊时,或坐单数,或坐双数,如果是重注,赌徒又是上风,他就把一块比拳头还大的磁铁放在盖上面,暗中在赌桌下面移动,缸内的药骰就能从双色变成单色。开盒时竟能把龙虎变成进出。如果出进的注下得大,也可用该法让它变。“小家生”不用磁铁,而用极细的丝把药骰暗中拴在盒底。开盒的时候,只需将盒盖往里移动或往外推动,就能改变坐骰的双数或单数。

磁铁是赌徒的一种有力工具。磁铁有大小之分,有先吸和后吸和用法是否正确的区分。有个赌徒以玩骰子和磁铁为职业,凭磁铁作弊赢钱。有一次,他遇到一个赌界老前辈。这位前辈穿着普通人的服装,看起来像个乡下农民。

由于这个青年赌徒不认识老赌徒,因此看到这个乡下农民打扮的老者,就认为他是来看热闹的,不把他当一回事。谁知老者下注从轻到重,轻松自如,毫不在意。老者迷眼笑着,忽然拿出钱包压在一个冷门上。开盒时,老者急忙上前观看,头低得快贴着盒子了,点色果然被老头压中。青年赌徒不禁大惊,把赢的钱全赔出来仍不够赔老者,只好立下欠据,下次把钱还给他。

青年赌徒藏有磁铁,怎么会败在老者手下呢?原来,青年赌徒



一直用磁铁在赌桌下面吸转骰子。当老者拿起钱包压注在冷门上的时候,青年赌徒又用磁铁在赌桌下吸转骰子,这一切老者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待青年赌徒做完这些之后,老者又用磁铁把骰子吸转了过来,而青年赌徒则毫无察觉。另外,老者的磁铁比青年赌徒的吸力大,事先藏在帽沿,所以一低头,骰子的点色就变了回来。

在骰子上做手脚,虽然诡秘,但总还有蛛丝马迹可寻。赌客上当吃亏之后,便总结出了几条识破“滑头骰子”的经验。

一是看摇宝人的手。如果用的是假骰子,摇宝人举缸的摇法就不同,一是他不能缸底朝天摇,二是他不能随手横着摇动,因为他害怕不小心会使骰子脱缆或走色。如果是真骰子,就不在乎怎么摇宝缸了。

二是细听骰子的声响。在假骰子中,骰子里面都灌了水银铁屑,这种骰子一落缸底就发出沉闷呆重的声音;而不灌水银铁屑的真骰子,其声音在落缸时清脆悦耳。

三是观察上风的四周。不论假骰子是“大家生”、“小家生”、“长缆”还是“短缆”,它们须有一个着力处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赌徒若在上风用假骰子,必定把磁铁藏在赌桌下面或腿足之间来吸骰子,或者从身旁边用手推动摇缸内系有绳子的骰子,开缸时,把缸口向外一推,以变动缸内的骰色,所以上风玩假骰子,不可能不找一个玩手段的地方。这是分辨真假骰子的又一个方法。

尽管能够识别骰子做假的方法,但仍难免受骗。因为赌场上的骗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高明的赌徒,往往故意装成很愚蠢的样子,先输小后赢大,这几乎成了赌场定律,只有识破了才能有所防范。



6. 掳客施巧计,“倒闭”又开张

掳客就是从事商业活动中的经纪人或代理商,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是合法的。但是,这些经纪人或代理商,要牟取暴利,采用的手段便是骗术。

掳客有两类。一种是流动掳客,他们从事的经营活动主要是从货主那里取来货样为货主寻觅买主,或者知道货源及需求者,约买主到货主处看货后而议定价格后成交,从中赚取信息费、手续费、介绍费等。另一种是固定掳客,他们有自己开设的店铺,但并无多少货物,没有多少资本,靠向货主赊来货物,摆在铺中零售,卖出后再向货主交款,从中得到一定的回扣。掳客大都是靠赊销盈利,靠欺骗发家。

杨某本是穷家子弟,但他能言善辩,说话乖巧,很讨人喜欢。杨某在江城有以销售家电为主的一个门市部,店名叫“家家乐家电销售中心”,杨某自然是总经理。杨某同好几个电视机生产厂家有业务来往。他因资本少,每次到生产厂家去进货,进的都不多,一般约在 10 台左右。有时没有资金,还赊销一部分电视机。

由于他信守期限,每次赊销的电视机到期必缴清货款;因此电视机厂的销售科几个负责人,都特别信任他,并同意赊给他更多的货物,让他慢慢出售,卖出后再交纳货款。于是,杨总经理越来越熟悉做生意的手腕,其生意也日日兴隆,盈利渐大,逐步成了几个电视机厂家的固定掳客。不久,杨某购置了一幢房屋,购置了豪华家具,安装了华丽的门面,成为江城的一大商家。

由于杨某信用已昭然在外,在生意上胆子越来越大,做事情也



不像以前那样谨慎小心信守规则了。不知从那天起,杨某开始渐渐地拖欠各厂家的货款了。他能拖就拖。而各厂家商号仍然因为他忠守信用而对他拖欠货款的事不加怀疑。日积月累,杨某欠各生产厂家的货款每处竟有数万元之多。

这时,社会上忽起风谣,传说杨某的商店即将倒闭。此谣言越传越烈,与杨某有往来的生产厂家和货主且惊且怕,深恐收不到货款,受到损失。而此时的杨某,镇静如常,看不出丝毫惊慌失措之态,与各生产厂家仍来往频繁。没过多少天,杨某把拖欠各生产厂家的货款全部还清了。各生产厂家喜出望外,众口交赞杨某的为人,斥责传闻的荒谬。杨某的名声由此更好了。

其实,杨某并非是善良之辈,他这次商店不倒闭是有缘故的。杨某有个表哥李某,李某精于骗术。当时,杨某欠各生产厂家的货款总计不过十几万元,于是萌生了独吞这笔货款的恶念。李某知道后,对杨某说:“倒闭赖账,会引起无休无止的官司。你每个生产厂家欠一、二万元,生产厂家要起诉你,并且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你不仅要付诉讼费,而且要还欠款,你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不如放出要倒闭的口风,尔后佯装镇静,将欠款还给各厂家,这样各厂家对你会更加信任。这样,日后我们再周密计划一番,好好赚它一笔。”李某的一番话说得杨某连连点头称是。因此,杨某便打消了原先的念头,装出规规矩矩做生意的样子。

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杨某商店的存货越来越多,他并有意识地在生意上结交更多的电器生产厂家。此时,杨某开始拖欠各生产厂家的货款,或三千五千,或七千八千,最多不超过万元。这样又过了一年,算起来,各生产厂家的货款总计达十多万元。于是,杨某突然宣布:商店歇业。

这是杨某开业以来首次关闭店门。由于各生产厂家长期以来对杨某的信用深信不疑,因此都认为这次倒闭必定事出有因,对杨



某都抱同情之心。加上欠各生产厂家的货款都不多,也没有哪个厂家追逼控告。债主心想,纵然追逼控告,不但得不到好处,甚至还会损失一笔费用。于是,各生产厂家只好隐忍不发,不向杨某索赔。杨某这次倒闭商店的骗局顺利地成功了。

各生产厂家不但轻易地放过了杨某,而且事过之后,惜其做生意的才华,念其前些年推销货物的功劳,给生产厂家创造的利润,各自给杨某延长还款期限,让其分期慢慢交还;有的生产厂家还将货继续赊给他,并将货价降到最低代销价,使杨某得到较高的利润。这样,杨某二度开业,进货门路比以前更广,价格更低,因此生意比过去更加兴隆,“家家乐家电销售中心”的牌子更响了。

第二年,杨某又积压、拖欠各厂家数千元,和上次一样,欠各厂家货款均不超过万元。但这次在欺骗手法上,杨某没有故伎重演,而是另出妙招。杨某店的存货原本是各生产厂家的电器产品,其中以某甲厂和某乙厂的产品为最多。当杨某积压、欠生产厂家的货款到了一定限度的时候,他就故意将某甲厂的各类电器产品全部便宜降价售出,使得店内出现存货全是某乙厂的电器产品。这时,杨某打电话通知某甲厂,表示商店又维持不下去了,即日将倒闭,请厂家速往店中将存货运走,以垫补所欠货款。

某甲厂闻讯后速派人来,杨某面带惭愧、忧虑之色,告诉厂家:“实在无法经营下去,不得不再次停业。小店向来承蒙厂家的厚爱,所以在宣布停止营业之前,特意打电话告知,让各位将存货运回,弥补所欠货款。借以聊报各厂家的厚爱。”甲厂闻言,大为感动,便不问青红皂白,将商店内存货也不问原属何厂家,席卷一空。

商店没有了货物,不得不宣布倒闭。

这时,乙厂得知消息,匆匆赶来,店中已空无一物。杨某见乙厂的人便假惺惺地说:“希望各位原谅,我负债太深,以至倒闭停业。停业前,商店中的存货全是贵厂的产品,可惜各位未晚了一



步,这些货已全部被先行一步的甲厂拖走了。”

乙厂闻言大怒,痛骂甲厂不顾生意规矩,强夺他厂货物。乙厂越想越不甘心,于是上诉甲厂掠夺乙厂货物的罪名。甲、乙两厂家人马在法庭各执一词,纠缠不休,争得天昏地暗。而对于杨某,甲乙双方厂家不但含怨恨之心,相互还说他人好。甲厂感激杨某先行电话通知,使他们得到一批货物;乙厂指望杨某出庭作证,证明甲厂掠夺了他们的货物。作为商主杨某,倒成了两面光的好人,他逍遥法外,在一旁看热闹。杨某做贼,却挑起受害者厂家之间的争斗,欺骗莫过于此。这是杨某第二次倒闭赖钱。

乙厂和甲厂打官司费了不少力,也都没有讨到好,两帮人马深受官司之累。但对于杨某却丝毫没有恶感,而且还都有帮人帮到底的决心,并决意尽快帮助杨某开业。甲厂和乙厂的负责人都向杨某表示,只要信得过厂家的产品,愿意赊给杨某,让他继续代销,货款可分期偿还。于是,杨某又堂皇地第三次开张了。

玩过几次花招之后,杨某的骗术更加高明了。第三次开张后,杨某更使出手腕,上下结交,八面往来。杨某的商店货源充足,质优价廉,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了。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年底结算,杨某积欠各生产厂家货款已达二十多万元。由于生产厂家多,一个生产厂家也不过一、二万元,这对于生产厂家来说,不算一会事。为了赖钱,这次杨某所玩的花样更绝。

一天,李某又来到杨某的商店,同杨某一起密谋,如何骗取更多的钱财。于是,他们投了财产保险和火灾保险,分别交付保险金5万元和3万元。商店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数月。“十·一”前几天,杨某突然指示商店,将所有电器产品一律八五折降价销售,时间为国庆节前后各一个星期。仅十天左右,商店内电器产品已销售大半。这天深夜,商店突然失火,火势迅猛,霎时烈焰熊熊,片刻时间



商店即化为一片瓦砾。虽然救火车奋力施救,但终因火势太猛,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商店化为焦土。

保险公司听到杨某商店失火的讯息,也急忙赶来,经过多方调查,始终没有查到可疑之处。纵火烧自己的屋,图骗保险公司赔款是投了财产保险者惯用的手法,因此,保险公司格外警惕。

派出所所在失火现场,找到了杨某的妻子,并把其带到派出所讯问失火的缘由。其妻说,是电线漏电引起的火灾,并向派出所诉说了当时的情景:“商店里最先着的火,听到僻僻啪啪火烧电器的声音后,值班人忙救火,但越救火势越大,报警器等均已失灵。后来虽然停了电,但由于深更半夜,惊慌失措,投保的证书,房产证书,国庆节期间销售的货款,均放在保险柜里,大火中房倒屋塌,保险柜被砸坏了,其他物品也都化为灰烬。保险公司的赔款也别指望了,这可怎么办哟!”说完哭的更惨了。

本来怀疑杨某舞弊自焚的干警,听了其妻的哭诉,便解除了疑虑。按其判断规则,如果是舞弊,投保证书,房产证书断然不肯让大火烧掉。既然投保证书都烧掉,就可以肯定不会是故意作弊。保险公司得知派出所的讯问情况,为了顾全信用,做活广告,在经各项查验没能发现杨某自焚舞弊行为后,虽然杨某失去了投保证书,但保险公司仍照原保金赔偿了投保金额的将近3倍,赔偿二十余万元。

这场大火把店内的存货悉数烧成灰烬,帐本、招牌、图章、印信、欠据等都烧得干干净净。杨某见到生产厂家来看失火现场的负责人,每次都哭泣着叙述一遍,责怪自己只顾逃命,没有及时抢出货物等等。

各生产厂家供销科的负责人,听着杨某对“坏消息”的叙述,纷纷赶来慰问杨某,看到杨某财货荡然,身无一物,竟相表示同情。对杨某所欠货款,没有一人忍心提出。殊不知,杨某的这次花样,



骗取各生产厂家货款二十多万,加上国庆节期间降价售出的各类电器款十五万多元,三项合计骗取 55 万元之多。

纵观杨某的三次花招,其第一次骗法最稳妥,第二次骗法最巧,第三次骗法最毒。几年间三次骗得各生产厂家货款总计近百万元。不久,杨某又四处筹款,准备建筑新的“家家乐家电销售中心”了。……

7. 骗子相逢,看谁精明

湖北省荆州市乡下人刘某,自办一家钢材门市部,专销建筑材料。刘某表面看来纯朴老诚,然而内心则十分狡诈。

一天,刘某到武汉钢厂去进货,经过中南商场时,想去商场买样礼品,送给一位朋友。在商场门口,他看着大楼垂下的各种条幅,自言自语地说:“有趣!有趣!”有个骗子见他憨朴可欺,突然凑到跟前,亲热地与他打招呼说道:“老哥多年不见,什么时候到的武汉?”话刚说完,拉着刘某的手说:“走走走,见一次面不容易,我们一起到楼上去喝一杯,聊聊阔别之情。”

刘某开始一惊,尔后心想,此人必定是个骗子,但不露声色,从容地和他一起上了酒楼。

两人在酒楼里坐下后,骗子又探听刘某现在的行踪,问他现在从事何业。刘某立即大吹牛皮,对骗子说,他在荆州一带开了一个建材商行,这次到武汉就是来购各类钢材的,骗子听后眼睛都睁大了,忙问他办多少货物。刘某又海吹道:“今天只进 50 吨钢材,不过十万多元的货。”骗子闻言就毛遂自荐自己家世,说其表哥在钢厂干供销科长,可以批计划内钢材,计划内钢材每吨价可以便宜二



百多元,50吨便可便宜一万多元。钢厂有他表哥,办事非常便利,而且仓库管理人员他也熟悉,如果老哥看得起,今天的货他帮助办,保证办得又快又好又省。说着就点了好几样菜,要了一瓶五粮液酒,两人说笑着吃喝起来。两人越谈越投机,酒足饭饱之后,又叫服务小姐端来了香茶。刘某喝着茶倚窗眺望,忽然大声呼唤某兄,某兄仍不停步。骗子问他是谁。刘某说,刚才是同乡某某从这儿过,我先下去叫他上来,一起饮酒。说罢,就匆匆下楼,这一走,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结果是骗子白白地付了酒菜茶钱,看着走动的人群,干瞪眼。

从武汉至郑州的列车上,在卧铺车厢中,并肩坐着一对夫妻,年龄均在30岁左右,武汉口音,衣服华丽,举止阔绰,看上去似是大款家的公子、小姐;其对面坐着一位妇女,静坐着不说一句话。车快到孝感时,男子忽然大声说道:“哎呀,不好了!”频频搓手顿足。其妻急问:“什么事?”男子扭着头说:“完了,完了!我的大皮夹忘在太平洋大厦了。”

其妻听了,十分惊慌,急问丈夫道:“你的大皮夹中不是有二千元现款吗?”男子说:“是呀!”其妻带着埋怨的口吻说:“那么多的钱,你怎么那样粗心大意!”男子说:“如果服务员拾到,应当不会全丢。只是我们到郑州去旅游,想看看少林寺、白马寺,恐怕不行了。身无分文怎么去旅游?”他边说,边搓着手,紧皱眉头,十分焦急。

踌躇了很长时间,其妻便从颈上取下一尺多长的金项链,苦笑着向对坐的中年妇女说:“大姐可有现金?我们将钱丢失了,缺乏旅费,愿将这条项链换五、六百元现金。”

中年妇女接过一看,见项链很精致,用手掂了掂又觉得沉重,心想这条金项链若在市场上购买,至少也值一千元。如今,他开口只要五六百元,实在便宜,真是机不可失。想到这里,她急忙答道:“有,有!”说着便取出五百元现金给了他们。



车到信阳，二人托词说是去看望亲戚，再三致谢而去。

车到郑州，中年妇女回到家中，将车上买金项链的情况告诉丈夫。其丈夫责怪道：“你中了他们的诡计了！此链决不是真金。我常听人说，有一种骗子，专干骗人的勾当。”中年妇女不信，同丈夫将金项链拿去检验，果然是铜质的。中年妇女懊悔不已。

汉川人赵某，到武汉求职，没想到四处碰壁。一天晚上，他在旅社内发呆，突然听到隔壁房间有人高声喧哗，时而欢声笑语，时而议论纷纷。赵某就推门进去察看。原来是一个刚刚在某公司获取了一个业务主管的职位，马上就要去上班。他的朋友们都来向他祝贺的。那个人说，他负责的业务主管部门还缺一个会计，希望朋友们推荐一个能干的人，这样办什么事都可放心了。赵某听到议论，就毛遂自荐道：“您看我行不行？我是财校毕业的中专生，担任会计是不成问题的。”说着取出自己的毕业证、身份证给那个人看。那个人的几个朋友也都纷纷传看了赵某的证件。赵某恳求那个人帮他一把。那个人说：“到他那个公司去上班的人，都要交押金，一人要交3千元的押金。这样，一月工资可领300元，有时还有奖金。”赵某一听，就对那个人说：“我手里没有钱，要回家去拿。”那个人说，期限是一个星期，你快去快来。赵某同意，言明一个星期内交押金3千元。

赵某回汉川去了3天，第4天又来到某旅社住下，等那个人，准备交款上班。

晚饭后那个人来到了该旅社，找到了赵某。赵某将钱交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在旅社给赵某写了张收据，并郑重其事地盖了章，对赵某说：“你明天早上8时就到某公司大楼五楼去找我，我在业务经理办公室办公，会计办公室就在旁边。你今天早点休息，别误了车。乘507公交车到某公司大楼下车就到了。”说完将钱装进大皮夹里，告辞了赵某。



当晚赵某欣喜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赵某来到某公司大楼五楼业务经理办公室,一问那个人的名字,业务经理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赵某一听就傻了眼,知道自己碰到了骗子,忙打 110 报了警。警察问了赵某的受骗经过后,立了案。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抓到骗子。赵某只好摇头叹息,只怪自己求职心切,上了骗子的当。



二.“鼯鼠”——窃取科技情报的骗术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科学技术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任何一个工矿企业,只要拥有了科学技术,无疑它将拥有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争取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诀窍成了全球性愈演愈烈的“间谍战”。

美国制定的情报自由法,使各公司进行情报活动合法化,公司之间互相窃取情报的活动有增无减。怎样击败和吞并对手,成了竞争中每个老板绞尽脑汁保护自己的机密和挖空心思骗取别人机密的首要问题。

据美国《新闻周刊》对美国 1558 家公司进行的调查,有 1024 家公司公开承认,它们经常对竞争对手搞工业间谍活动。三分之一以上的公司有自己的情报网。大公司的作奸犯科行为时有发生,但美国的法学院、政府官员、研究犯罪的专家,对大公司的犯罪行为却熟视无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查阅了政府有关案卷,得到了如下一些惊人的数据:

1975 年至 1976 年,全国 60% 的大公司犯有一起或多起违法行为。

1971 年至 1980 年美国司法部所发布的对大公司的起诉书中,全国 500 家大公司就有 110 家被判过罪或罚过款。年营业额 150 亿至 1080 亿美元不等的 25 家最大的公司,其犯罪率更高。

为公司谋利而被指控的有间谍罪的公司职员,他们被判服刑



后公司会倍加照顾,各种福利待遇只增不减。这些职员出狱后,不仅能立即回公司工作,而且还能升官发财。

美国的许多大公司由于怕造成更大损失宁愿把科技情报被盗的损失隐瞒在盈利报告中,而不愿承认丢失了机密。企业家们更不愿将间谍案件提交法律处理,因为一旦对簿公堂,就可能透露被窃走的技术资料或产品生产的重要细节,并泄露公司的安全内幕。为此,各公司对工业间谍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他们捉住工业间谍后,压根儿不报告警察,而是当场敲碎间谍的头颅,将他们抛进郊外池塘或市内的下水道里。让我们看一下每天报纸上刊载的骇人听闻的标题,便可一目了然,“化工专家暴尸采石场”,“原子科学家横卧荒郊血泊中”,“彩色照片技术员神秘失踪”,“设计工程师坠楼身亡”……这些血淋淋的新闻,大都与间谍活动有关。

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都雇有大批专职情报人员——大公司的研究机构实际上就是情报机构。他们以游客、技术员、推销员、产品检验员、参观考察人员的身份去刺探、窃取经济技术情报,为公司进行商业投机、欺骗宣传、偷税漏税、行贿受贿等等不法活动尽心尽职。

在弗吉尼亚州首府的外郊,有一家名叫“国际报告资料系统”的私营情报机构。这是美国一家最新、最具野心的私营情报服务公司。公司负责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律师斯托特。1978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急风暴雨迅速覆灭,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公司毫无准备,受到惨重损失。资本家大骂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不灵,许多人希望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机构为他们充当耳目。斯托特看准这个机会,几乎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创办了这家公司。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立即得到大资本家们的一千多万美元的资助。这家公司目前已成为美国 and 整个西方都颇有名气的情报机构。它雇有一批有权有势的顾问,其中包



括前世界银行总裁麦克纳马拉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等大人物；有 96 名常驻外国人员和 96 名专职分析人员；设备完全是电子计算机化。在公司总部，电子计算机接收的情报就像流水一样不断涌来。工作人员日夜不停地研究各类文件，翻阅各种报刊，收听各国广播，分析来自四面八方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他们的电子计算机会自动整理，既有世界各国的经济情报资料，又有国际舞台上风云人物的档案。它出版的公开情报刊物每份每年收费高达 455 美元，美国国会订了 400 份，白宫订了 75 份，连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也订了两份。

美国的不少企业和大公司，还常常聘请各种名目的顾问为其从事间谍活动服务。企业顾问中，有不少是离职的政府高官和议员，他们利用在职时建立起来的种种“高级关系”和他们的“不寻常的知识”捞取外快。大名鼎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被多家公司聘为顾问，年收入达 120 万美元。前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充当莱曼兄弟投资公司顾问，年薪 30 万美元。前商务部长卡普斯同时为 7 家大公司的董事会服务，财源滚滚而来。前劳工部长马绍尔既为公司当顾问，又自己开设研究机构，年收入也达数十万美元。前副总统蒙代尔受聘为明尼苏达州一家公司的顾问。前总统福特为 7 家公司当顾问，年薪 90 万美元。

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全世界有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每天要喝下 2.5 亿瓶可口可乐。为确保可口可乐在世界饮料市场的霸主地位，可口可乐公司对配方的秘密控制得比美国任何一项尖端技术的机密都要严。到目前为止，能知道可口可乐完整配方的不足 10 人，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可口可乐中 99% 以上的配料是公开的。它最基本的几种配料是糖、碳酸水、焦糖、磷酸、咖啡因和“失去效能”的古柯叶及椰子



果。但有一种代号为“7:号货物”的神秘配料,在可口可乐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为分析出这个“7:”,化学家和可口可乐的竞争者们已经花费了80多年的时间,至今仍无人能认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尽管美国的“百事可乐”饮料公司频频推出各种牌子的饮料来同可口可乐竞争,都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可口可乐的畅销地位。1982年,可口可乐在美国十大畅销汽水中仍一枝独秀,占美国汽水市场的23.9%。当年,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额为62亿美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可口可乐的制造商不必在产品包装上标明某种“关键配料”,这就使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可口可乐秘密配方的原因。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存放在乔治亚信托公司的保管库里,连可口可乐公司本身也没有原始记录。知道配方的人只能凭记忆进行配料工作。若忘记了配方,则要向可口可乐董事会申请并经过批准之后才能去查询配方,保管库的门还必须在有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指定时间内开闭。所以,想获得可口可乐配方的秘密,比登天还难。

那么,神通广大的工业间谍是怎样窃取这类秘密情报的呢,让我们举一个假招聘的例子,看看那些贪图金钱高位的人是怎样上当受骗的,又是怎样身败名裂的。

1971年,法国一家化工厂研究一种新的洗涤剂,这种洗涤剂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于是,便有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巴黎的报纸上登出一则招聘广告。招聘广告写道:“XX公司为在欧洲开设分公司,欲招聘八名高级化工专家,报酬优厚,应聘从速。”招聘广告一刊出,便有许多法国化工专家为这则诱人广告所煽动,纷纷前往那个美国人所指的报名处去应聘。那个美国人一查报名的名单,就发现众多的报名者中其中有八个人是参加过法国某化工厂新洗涤剂研究的化学家。于是,便以应聘者过多,需要通过笔试和面试,从中选拔优秀者为由,对报名应聘者进行考试。曾参加新洗涤剂



研制工作的化学专家,为显示自己的渊博知识和创作才能,便把自己掌握的最新技术情报和盘托出。经过考试,那个美国人从他们的笔试中和面试中将洗涤剂的新配方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将制造方法也轻而易举地弄到了手。这之后,应聘者天天盼望招聘者的录用通知书,但等来的却是杳无音讯的一场假招聘。招聘者早已回到了美国,他将自己骗得的洗涤剂配方和生产流程,已投入到了自己的新产品试制中,并获得成功。

1976年,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和军火商之一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爆出的涉嫌行贿案,成为轰动世界的大丑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荷兰女王的丈夫等许多国家的达官贵人受到牵连,有的丢官弃职,有的锒铛入狱。特别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从1976年至1983年的8年中,先后受审180多次,判处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约合300万美元),至今尚未能摆脱干系。据对此案了解真象的人透露,这是洛克希德公司情报人员的杰作,目的是为了对一些受贿但未积极为该公司拉生意的政客施行的报复,从中可看出现代工业间谍战的残酷。

1973年,前苏联为改进莫斯科谢列格捷沃国际机场、高加索矿水城和乌克兰共和国基辅市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拟定一项重大招标合同——即采用最新的技术——全部用高速计算机控制的速度更快、精密度更高的雷达及高分辨显示屏幕,将投入4000万美元的改进资金。

此项重大的招标合同,在西方国家一露面,投标公司便纷至踏来。美国的斯佩里公司、法国的汤普森公司、瑞典的斯坦萨布公司等。经过激烈的竞争,瑞典人中标了。

两年之后的1975年9月,瑞典的斯坦萨布公司和前苏联电子技术外贸公司签订了一项提供技术和培训1000余名前苏联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合同。培训将在斯坦萨布公司设在斯德哥尔摩附



近的加拉拉的一座设施、和位于赫尔辛基附近的斯蒂吕普机场上的瑞典国家空中管制学校进行。

为了完成“苏联民航合同”，瑞典人需要一些美国部件。斯坦萨布公司提出申请，请示允许得到在雷达装置和六台瑞典人自己制造的大型计算机上使用的集成电路。获得许可并非易事。

瑞典人和前苏联人签订的合同，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遭到强烈反对——反对用美国设备来改进一个具有明显军事用途的空中交通管制网。

1977年4月，瑞典国王和瑞典驻华盛顿大使威尔海姆·沃奇梅斯一行，在白宫拜会了卡特总统。会谈的内容之一是斯坦萨布公司同苏联人的合同。商务部一名官员透露：“会谈是一个政治压力很大的问题，最初索要的部件的范围比我们愿意给的要广泛得多。”

1977年9月15日，在瑞典斯坦萨布公司的一次董事会上，董事长根纳·韦德尔对董事们说，新的许可证申请书已交给华盛顿，其中去掉了一些项目。对此，董事会成员都不高兴，因为这个新的许可证申请书意味着和苏联签订的合同里的条件难以实现。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购买集成电路的再出口许可证。

后来瑞典斯坦萨布公司购买到高级微型设备公司的集成电路，这批集成电路运给了俄国人，并被安装在雷达上。

1980年10月30日，瑞典一家电视台首次在时事节目里公布了“达塔萨布事件”（斯坦萨布公司在1978年改称达塔萨布公司）。

“达塔萨布事件”在新闻媒介曝光后，立即引起美国高级官员的不满和瑞典高级官员的惊恐。在这之后的两年中，美国司法部同瑞典外交部和律师举行了多次秘密的高级谈判，均未取得结果。

1984年4月，达塔萨布公司因违反规定向苏联人提供先进技术设备和软件，使前苏联改进了它的军事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被处



罚款额为 312 万美元。这是对违犯出口管理行为所处的最大一笔刑事处罚款。

前苏联电子技术外贸公司为了改变其军事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设施,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确切地说是一个绝妙的骗局。他们同瑞典人签订合同,再由瑞典人出面买美国人的先进集成电路,以此借鸡生蛋的方法将先进的技术弄到手,既瞒过了美国人,又讨好了瑞典人。当美国人弄清楚事情的缘由,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得罪美国人的是瑞典人,得到益处的则是苏联人。

1986 年盛夏的一个黎明时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丁·凯西从数码保密电话中获悉: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数目不详的实验资料被偷窃。他知道,这是星球大战的核心机密。激光武器实验资料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被盗走了。这事如果被总统或讨厌的新闻记者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

凯西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担任“欧洲战场秘密情报主任”,负责向德国境内派遣间谍和特工人员。战后,他弃军从商。通过一连串投机性很强的投资,靠着吉星高照和对股票市场正确的直觉,还由于他编著了二十多种有关税务、投资和法律方面的书籍,他赢得了数以百万的收入。大笔的金钱使他能够在自己最喜欢的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凯西是一个不名誉的商人,一个通过一系列投机投资和数不清的经济侵略大发横财的人,一个总是引起争端的人。他渴望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敬,他留恋间谍生涯。70 年代末期,凯西还发表了一本《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的作品,长 600 页,有四十余万字。这本他认为最杰出的书中,记述了二战中他和良师益友威廉将军的间谍活动。凯西在书中写道:“情报,仍是一种非常模糊、脆弱、复杂的商品。”除搜集信息、估价信息的准确性、判断一条信息与其他信息的关系,并作出推论外,还包括吸引高级领导人的注意



力和促使其作出决定。情报的获取、筛选、传送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与凯西同时代的罗纳德·里根,极赏识凯西的才能。1981年1月28日,里根入主白宫一个星期后,便让凯西出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

凯西上台后,鞍前马后积极推行里根的各项方针政策,为里根总统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1983年3月23日,里根正式提出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御网,建立空间战略防御系统为核心的星球大战计划。凯西为里根出谋划策,并动用精锐间谍力量来保护星球大战计划的各项实验,防止泄密。

然而,防来防去,还是被外国间谍钻了空子。

星球大战的核心是在宇宙空间,用激光武器击毁敌方的核导弹。加利福尼亚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担负着太空激光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它的进展,关系着耗资1.8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成败。可现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实验资料竟不翼而飞。这些资料若落入苏联人手里,对美国人无疑是空前的劫难。

在凯西办公室里,他铁青着脸下达了一道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斩断这只黑手!”

此时,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央情报机构立即高速行动起来。

1986年秋天,在联邦德国的西柏林市布尔克拉芬街的“瑞士宫廷旅馆”的后门里,走出两个潇洒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叫彭高(原名叫海因茨·赫滕),年纪17岁,是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大学生。专家们称他是“柏林最有希望的间谍天才”。他利用计算机和旅馆中的普通电话,通过国际数据处理网,在将要天亮时就“撬开了大型计算机的大门”。他的同伴叫彼得罗(原名叫彼得·克劳斯)。现年31岁,是个训练有素的赌场收付赌钱的打手。每当彭



高在计算机世界里驰骋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站在彭高背后，从肩头看着他乏味的操作，并飞快地作着记录。他们已经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现在沿着林荫道不紧不慢地朝东边走去，彼得罗紧跟在后面寸步不离。他们来到维滕贝格广场地铁站，乘上去西里西亚门方向的地铁，在克劳伊茨贝格的哈莱站下车，又换乘去特格尔的六路地铁，他们的目的地是紧靠东西柏林分界线的弗里德里希街地铁站。他们要将密码锁公文箱中一盘磁带和三个录有计算机程序的磁盘——这些东西是从整个西方世界敏感的计算机系统中窃取的机密数据和编制程序、操作程序和用以“打开”大型计算机软件系统的“盗窃工具”，他们要将这些东西送交一个叫玛塔·诺维克贸易公司的谢尔盖先生，然后由谢尔盖先生送交莫斯科。

在紧靠东西柏林分界线的弗里德里希地铁站，彭高和彼得罗都受到东德边防军官的检查，他们很快得到了在东柏林旅行一天的签证。

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附近，在东柏林莱比锡大街 61 号的一幢办公大楼里，设有“玛塔·诺维克公司”。12 点整，彼得罗和彭高两人来到这家“贸易公司”。

“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谢尔盖就像老朋友一样用手抓住彼得罗的肩头，将他们请进房里。“我们相互还不认识吧，彭高先生？”他用略带俄语口音的德语对彭高说道，“我是苏联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贸易委员会本来挺适合做生意的，只是在这里还没有打开局面。有时候事情有点难办。我和妻子在这里已经呆了 10 年，我儿子已经 12 岁，差不多不认识莫斯科了”。谢尔盖热情地自我介绍着，询问着彭高的个人情况和他们带来的是不是他感兴趣的東西。

彼得罗打开密码锁公文箱，取出磁带、磁盘和记录纸条，堆在谢尔盖面前。



彼得罗说：“这些东西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是适用于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 VAX 系列大型计算机的数据保险程序，即所谓安全体系……”彼得罗放慢语气，用一种神秘口吻逐一介绍堆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在这些非同寻常的数据情报中，有许多“原始密码”，其中有的是非常昂贵的、尚未被破译过的计算机原始程序，还有西方数据处理网中成百上千个计算机联络数据，9000 个自动使用计算机的暗语，主要是美国科技界和军界通信系统中使用的暗语，这些打开欧洲、日本和美国计算机系统的“钥匙”，是“进入”西方数据处理中心的，像“芝麻开门吧”一样的秘诀。

这些数据情报的重要性，直到一年之后的 1987 年秋天，才作为世界性的特大新闻，受到舆论的关注。

谢尔盖假装不感兴趣，简单地说：“我们会叫人核实的。如果确如你们所说，那我们肯定可以派更大的用处。我们以后在合作的过程中是否事先商量一下，以便知道你们能够提供些什么……我会定期得到有关我们国家在科学上和经济上使用你们提供的情报的情况报告，然后，我再把情况告诉你们。这样，你们也可以知道还能在哪些方面帮我们的忙。”随后谢尔盖打开公文箱，拿出一捆钱放在桌上：“这是 3 万马克，作为你们的报酬。我们在核实了你们提供的材料之后，才能付给你们更多的钱。请在这上面签个字，这是我们的规矩。”

彼得罗和彭高点了点头。谢尔盖收好他们签过字的收据，接着说：“今后你们有什么东西要给我们，请打电话给我。你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贸易委员会里找我，晚上也行。”

彼得罗记下两个电话号码，然后将钱收到密码公文箱中。谢尔盖又将今后的接头暗语告诉彼得罗和彭高，说如果你们打电话来，有人问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只要简单回答一句“平均主义者”就可以了。



谢尔盖是位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少校情报官，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间谍。他对这些情报的价值，比彭高本人更清楚。他知道这些情报能“打开”西方几个最重要的计算机中心，尤其是慕尼黑根拉德电子企业 VAX 计算机、法国汤姆逊跨国公司和菲利浦康乐恩的计算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以及设在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的计算机。运用这些情报和数据，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机密。他知道 VAX 计算机编制程序的基础和“程序系列逻辑”集成块的计划、方案，程序软件自流器的“暗语”，更是无价之宝。

在返回西柏林的途中，彭高对只拿到 3 万马克的报酬，心中极为不快。这点钱仅够窃取和收集这些情报不断打电话所用的开支。

“他们以后会付我们更多的报酬。”彼得罗也没想到谢尔盖只付给 3 万马克的现金，自嘲地安慰彭高这位“小兄弟”。

彭高这个计算机天才并不知道谢尔盖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克格勃的“间谍之船”。

上高中时，彭高已经能“自由自在”地在西柏林自由大学的“数据处理中心”的西门子公司制造的大型计算机旁进行运算，并进入大型计算机网络了。于是，他开始了“计算机环球旅行”。他在屏幕上看到了巨大的计算机网络图。他便极有兴致地用彭高的化名在计算机网络中进行活动。不久，经柏林一个家用计算机俱乐部的介绍，彭高“进入”联邦邮政局数据处理网用户鉴定系统的资格。这个系统是“到”国外数据处理网“旅行”的“万能钥匙”。彭高用数据设备公司的运算方式，一步步“行进”在全世界的数据处理网“王国”之中。

1985 年冬天，彭高在汉堡卡奥斯计算机俱乐部的“卡奥斯通信代表大会”上，认识了克芬斯·科茨化名哈克巴德，他亦是这一行



中的高手。当别人通过数据处理窃取世界各地的军用、民用和研究用的计算机秘密时,他会高兴地表示祝贺。哈克巴德是“拆开”美国芝加哥弗米拉布实验室能量计算机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通过哈克巴德介绍,彭高又认识了具有大师级水平的迪尔克—奥斯瓦尔德·巴霍夫斯基。巴霍夫斯基化名多布,是西柏林瑞士宫廷旅馆第四层的常客。26岁的多布,是自由职业程序编制专家,每月可赚2万马克,外加特别津贴和附加开支。他是年轻的计算机专家中的“天才”。多布与彼得罗是好友。

多布、彼得罗、彭高,还有一个名叫马尔默尔的人同他们合伙“工作”。马尔默尔是一位程序编制专家,他习惯于在太平洋时间14点前一点的时候,利用太空中卫星联络手段“进入”伯克实验室,他常常加班加点,干到深夜。他进行的特殊工作是盗窃数据情报。他们的分工一般是这样:马尔默尔窃取情报,哈克巴德作记录,彼得罗和多布到东柏林把情报交给克格勃官员。从柏林将钞票带回到汉诺威。他们的“平均主义者”行动运转得非常顺利,效率也非常高。上至星球大战计划核心机密,下到飞利浦公司电视机设计方案,难以数计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消失”在莱茵河畔。这一切,连狡猾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们,也长期被蒙在鼓里。

1986年夏末秋初,美国人终于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发现了这只若隐若现的黑手。

在美国旧金山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里,宇宙物理学家克里福德·施托尔教授正在一台打印机前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伯克利实验室的计算机按照施托尔的要求,连接上了 ArPdnet 和 Milnet 联络系统——这个联络系统是美国科学界、军界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共同使用的,从这个系统中,可以得到美国军队最机密的情报。施托尔与两个助手一起负责管理 12 架 VAX 数字设备计算机。这是极为先进昂贵的计算机,在其中任何一架这样的计算机旁工作



一小时,价值就达 300 美元以上。

“教授,我们发现计算机在计算过程中,一直存在 75 美分的错误,我们已经想了许多办法,但就是找不到是谁付了这 75 美分,也不知道是哪个程序出了错误。”一个技术员向施托尔教授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

得到报告后,施托尔教授开始着手寻找这 75 美分的主人。经过进一步的核算,他很快就发现,这是私自用一根接线省力又省钱地看到伯克利实验室研究资料的最佳途径,一个名叫“亨特”的用户突然出现在计算机用户表上,而结帐单上却没有这个用户。“亨特”经常出现在用户名单中,有时还是以“超级用户”的身份出现——即不受限制地使用计算机的特殊用户。

“亨特”是通过美国 Tymhet 数据处理网未经允许“潜进”伯克利实验室的。他极巧妙地利用实验室计算机系统中保险方面的弱点,通过一架计算机从基地指挥中心窃取军事情报。

施托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自己遇上了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高手,一个真正的计算机专家。“窃取机密情报资料!”施托尔向几个与伯克利实验室有联系的计算机系统的负责人发出了警告。并将情况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作了通报。然后,施托尔开始对这个“入侵者”展开全面调查。

通过大量调查,施托尔断定“亨特”的目标是美国军界和军备工业的大型计算机,他只对军事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施托尔发誓,跟踪追击,把“亨特”抓住。

“亨特”是个具有非凡才能的魔术师般的计算机程序编制专家,他使用的是一种具有反追踪功能的特殊电路,根本无法去跟踪和发现他。

“怎么办?”

施托尔给中央情报局主管情报工作的副局长罗伯特·M·盖茨



写去了专题报告,陈述了问题的严重性,建议各方联合行动。建议得到了批准。

1986年隆冬时节,施托尔故意将一个标记是SDINET的容量很大的数据包输入计算机,这个数据包里装着各种各样但都无关紧要的数据,其中有一个数据是诱饵——这个数据是伯克利实验室的联系地址,施托尔在数据中表明,从这个地址可以通过邮政途径订购有关星球大战计划的材料,解答有关星球大战计划的疑难问题。

圈套设置好后,施托尔耐心等待大鱼来咬钩。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丝毫动静,好像“亨特”忽然间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1987年新年的钟声响了,“亨特”仍没有露面。1987年1月16日,“亨特”终于毫不迟疑地窃走了施托尔输入的数据包。

中央情报局和西德联邦邮政局利用“亨特”传递这些数据进行追踪,结果查到了联邦德国的汉诺威市一个公用电话亭里,线索突然中断。

1987年4月27日,通过数据包中留下的联系地址,有人给施托尔寄来了一封请求继续提供星球大战其他文件资料的信。“这家伙终于浮到水面了。”寄信者并不在欧洲的汉诺威市,而是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业城市匹茨堡的“TRIAM国际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雅诺斯卡·科西茨。

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有科西茨的记录——他可能是克格勃的高级间谍。顺着科西茨这条线索,终于查明了“亨特”的真实身份——汉诺威软件公司计算机专家乌尔默尔。

在弗里森街办公大楼六楼的办公室里,特工人员搜出了计算机记录纸、磁带和250个磁盘。化名“亨特”的乌尔默尔则无影无踪。



1988年春天,施托尔教授在美国杂志《ACM 通讯》上发表了题为《捕获狡猾的窃贼》的长篇文章。

1988年3月14日清晨,“卡奥斯计算机俱乐部”主席团成员斯坦芬·威尔纳利在巴黎被捕。他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和破坏罪。他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弗雷纳拘留所里,要他交待最近几年来在计算机中进行的盗窃和其他不轨行为。

1988年7月5日,哈克巴德向有关当局坦白:“我是一个向苏联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之一。”19岁的彭高也向安全机关自首坦白了。东躲西藏的多布、乌尔默尔和彼得罗这三个老搭档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都是被追捕的逃犯,既不敢去银行开户头,也不敢去职业介绍所登记。最后决定离开德国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办一家软件公司,埋名隐姓从头开始。但不幸的是:在1989年3月1日晚上,在他们飞往马德里之前,便衣特工在机场逮捕了他们。

第二天一早,一百多名警察,在西德联邦刑侦局和反间谍官员率领下,突击搜查了联邦德国境内400多处可疑的地点,缴获了一大批证据。至此,共有7名计算机“超级间谍”先后落网。

窃取科学技术情报的“超级间谍”像“鼯鼠”一般,通过计算机窃取军界、军备工业及航空航天总部的机密情报,这些计算机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调阅”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可以自由进出五角大楼的数据库。

“超级间谍”大都是乘人不备施展各种骗术的,粗心大意或单一思维的人都容易受骗上当,尤其在国际交往间,这类受骗,时有发生。情报人员设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骗局,他们利用签订购货合同的手段,让供货方提供高精密的电子集装技术,装做友好的使者面目,使供货方不容易识别其真面目,当钻进他设计的圈套中,便无法挣脱,只会越陷越深。正像苏联人和瑞典人签订的一项提



供技术和培训 1000 名前苏联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合同一样,瑞典人只看到了苏联友好的一面,却没想到其中隐含的骗局。此合同从签订到执行完毕,长达 10 年有余,直至最后被处罚款 312 万美元。由此可见,国际之间交往必须处处谨慎,遇事三思,谨防上当受骗。然而,有不少间谍是很难防备的。1941 年,美国人曾经把编惯用于战争:他们专门制定了代号 X—RZY 的战略方案,捉 800 多万只蝙蝠,把一种微型定时燃烧弹缚在蝙蝠身上,再用飞机把这些小动物空投到目的地,成千上万的飞将军从天而降,刹那间,对方的军事目标化为一派火海。

无独有偶。1973 年,美国海军训练成功一条代号为“间谍”的海豚。利用它探测到了苏联核潜艇燃料方面的情报。

网络“黑客”是指那些采取非法手段躲过计算机网络的存取控制、得以进入计算机网络的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彭高、乌尔默尔、彼得罗、多布、哈克巴德……一样,他们是计算机网络的杀手,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几年前,德国汉堡一个名叫“混沌”的网络“黑客”俱乐部利用在汉堡的计算机渗入美国宇航局计算机网络系统,非法取得了近 200 页的秘密文件,并送到德国电视台播放,引起世界轰动。事隔不久,美国海军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演习中,一位美国海军中尉利用一台个人电脑打入了海军舰队演习的指挥控制信息网络系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舰队的指挥权,并煞有其事地指挥起整个舰队。该舰队的司令官却浑然不知,“自觉”地接受这位“黑客”的各种指令。而这位“黑客”使用的技术手段,仅仅是利用计算机打入了该舰队的指挥控制信息网络系统。“黑客”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未来信息战场的“网络战”,其后果不堪设想。

未来战场是信息化的战场,计算机网络尤如笼罩战场的一张



“魔网”。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之所以能顺利实现其战争目的,是依靠了在海湾地区迅速建立的战术计算机网络,保证了多国部队的指挥、控制、和情报传递,战斗勤务支援和后勤保障活动的协调。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能否夺取战场的“制信息权”,作战双方都会竭尽全力对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控制与反控制,以夺取“制信息权”。

1995年6月,16名在美国国防大学经过特殊训练的信息战军官正式到新成立的信息战办公室报到,专门策划使敌方计算机网络陷入瘫痪状态的方法。也就是说,将来的战争将是不流血的,整个战争过程可以不放一枪一弹而决定胜负。

1. 科技界的骗术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骗子千方百计地施展各自的骗术,有骗钱财的,有骗地位的,有骗名誉的,有骗女色的……真可谓千奇百怪,应有尽有。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竟也抛弃科学的严肃性,愚弄人们,用骗术骗取人们的信任。

在《真理的叛徒——科学殿堂中的欺诈和蒙骗》(威廉·布罗德,居古拉斯·韦德合著)一书中,不仅提出了托勒密、牛顿欺诈的证据,而且对加利略的试验也提出了质疑。

托勒密是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对天文观测连续进行了30年,写成了13卷的《大综合论》,对地球在太空的位置及星体的发现,进行了理论的研究,他的学说统治了科学界一千五百多年。直到哥白尼的学说被人们接受后,托勒密的弄虚作假行为才被戳穿。

牛顿是物理学奠基人,在科学方面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他的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问世后，书中“少数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则故意假装出有很高的精确度以驳倒不同的观点”（历史学家韦斯特语）。牛顿对很多数据进行过伪造，以掩盖其真相。

萨默林是位免疫学者，他说经过多年的实验，已解决异体组织移植时的免疫排斥问题，能够把老鼠的黑色皮毛移植到小白鼠身上，可使小白鼠变成“黑白花”的老鼠。他把这一“巨大科技成果”向社会展示，轰动了科技界。它意味着移植人体器官在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使损坏器官患者获得新生。不久，有人发现，萨默林实验过的小白鼠身上的黑毛竟是用黑颜料染成的。

本世纪初，世界由于汽车业的大发展，汽油发生了危机，燃料的代用品成为科技的新课题。1916年4月，美国纽约市的一些记者接到请柬，请他们看一场划时代的惊人表演。几个记者怀着好奇心去了。接待他们的是路易斯·埃里克特，他说发明了一种汽油的廉价代用品，并当场表演给大家看。

埃里克特带着大家走到一辆欧产汽车旁，检查了汽车的油箱确是空的之后，让一位记者去提来一桶水，自己取出一瓶绿色的液体，让记者把它倒进水桶里，并警告说这种液体有毒千万别碰。

掺有绿色液体的水被倒进空油箱里，埃里克特让司机发动引擎，散发出一股杏仁油气味。埃里克特请记者坐上车兜了一圈又一圈，汽车开动了—个钟点。表演的事实使记者们都信服了。

第二天，水代油的消息被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埃里克特也就成了头号新闻人物。

不久，一个重要客人来到了埃里克特栖身的明代尔村。这就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本人。福特是头号汽车制造专家，他亲自认真检查了汽车，又亲自看着埃里克特把那绿色液体倒入水中，再倒入油箱。福特自己坐上汽车开了一圈。他信服了，开始与埃里克特谈判。



埃里克特说他那神奇的液体工艺非常简单,但在他的律师没有办好专利权以前,他不会透露其信息的。

尽管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样的化学物质能使水变成油,尽管《论刊报》上有文章揭露埃里克特是一个专门弄虚作假的公司创始人,但福特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汽车就是用水开动的。他付给埃里克特1万美金的支票,作为购买他专利的预付款。

埃里克特成功了。但他并不满足,他把福特向他买专利的消息宣扬开来,于是第二个大亨上门了,这是海勒姆·马克沁(马克沁系机枪发明者的儿子)。他一出手就是用100万美金购买专利,还准备为他专门建造一座研究所供他继续研究开发。于是埃里克特从小马克沁处拿到了10万美金(其余90万美金等申请到发明专利权交出秘密配方后再付)。

福特被激怒了。埃里克特立即退还了他的支票,福特也就无可奈何了。

不久,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小马克沁忙于发大财搞军火生产,同意取消了与埃里克特原订的协议。于是腰缠万贯的银行家约克姆接手这个“发明”。约克姆用10万美金换到埃里克特交给他的一个密封信袋,埃里克特说秘密就在信袋中,但协议规定必须等申请到专利后才能启封。约克姆兴高采烈地去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汇报,说到时一定将秘方献给美国人民,让人们用上一分钱一加仑的燃料。威尔逊总统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之举。然而,埃里克特采取拖延战术,并不积极去申请什么专利。约克姆请来著名的私人侦探调查,发现埃里克特与德国大使馆武官冯·帕彭有来往,怀疑他是德国间谍。于是约克姆拆开了那个装秘方的信封,里面只有几张战争年代发行的国债券,并没有什么秘方。

约克姆起诉埃里克特是骗子,埃里克特则说约克姆违约私拆



了信袋。就这样官司直拖到约克姆病故也未扯清,官司拖了三四年。

1920年,埃里克特75岁时,又宣称发明了从泥煤中提炼汽油的新方法,居然又骗到了几十万美金的投资。后来,长岛的检查官决定检查埃里克特的银行帐户,终于以巨额诈骗罪逮捕了埃里克特,并判了他7年徒刑,结束了他的欺骗生涯。

埃里克特的神秘绿色液体是什么呢?专家们推测,最可能的是他偷了发明家爱迪生的专利。

为解决能源问题爱迪生搞了这方面的研究,爱迪生发现,溶有乙炔的丙酮可以与水均匀混合,并且能开动汽车。但制造这种混合物比汽油贵得多,而且会使发动机很快腐蚀。所以爱迪生放弃了它作燃料的方案,将它用于高压乙炔钢瓶中。

埃里克特的绿色液体可能是溶有乙炔的丙酮液体,为掩盖丙酮和乙炔的气味他加了一些杏仁味的物质,以免被人闻出来。他之所以迟迟不申请专利,这大概是因为配方专利是爱迪生的,不敢再申请的缘故。

80年代,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奇人奇术:耳朵认字,隔墙认字,隔信封认字;锁着门能自由出进;意念能使货币碎而复原;气功能使密封药瓶里的药自由倒出;意念能使香蕉自动飞进汽车里……

这是科学与骗术的大挑战。伪科学也好,大骗局也罢,总之需要人去认识,去辨别,去揭穿。

被称为“世界考季”的6、7月份,是全球举行考试最多的日子。英国教育部门的“反作弊专家”玛格丽特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每学年期末大考期间,是考试间谍活动最猖狂的时候,是他们的‘黄金时间’。考试间谍为了能在考场上大显身手,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甚至1年的训练和准备,‘考季’是我们同他们进行面对



面较量和摊牌的时候。”

考试间谍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教育类间谍”，他们的特征是间谍工具的“高科技化”。不久前，在台湾的考场上，戴助听器的考生突然奇妙地增多了。台湾教育部门请求警方“稽查”。警方决定配合教育部门采取一次“现场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战果辉煌：这些助听器全是高灵敏度的电子接收器，它能收听到考场外的“发报间谍”用电子发射器发出的简单电波。考生可以得到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正确答案。

原来，考试开始后不久，神通广大的“窃取间谍”将试题弄到手，再交给“解答高手”。“解答高手”每人只负责解一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答案求出，然后，把答案送给“发报间谍”，间谍马上将答案发出。考生中带助听器的就可收到答案。在考试时间内，间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发射电波。

后来，台湾教育部门不得不硬性规定，除非有公立医院的证明，否则考生不准戴助听器。

你有七管，他有八巧。间谍们在助听器禁止使用后，又将特种超微耳塞带进了考场。超微耳塞仍可接收“发报间谍”发出的无线电波，并将其转化为清晰的电波。这样，场外的“解题间谍”的话语均可传入考生的耳中。

于是，监考部门便“颁布严令”：考生进入考场前，必须把长发束起来，考生的头发鬓角，均不得遮住耳朵。

不久，间谍们又发明了“考试专用”的电子震荡接收器和发射器。考生只要把震荡器贴在皮肤上，就能感受到发射器发出的长短不同的震动波。用它对付“画句打叉”的是非选择题，极为有效。身贴震荡器的考生从容赴考，监考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台湾教育部门只好不出判断和选择型试题，以使震荡器失去作用。



考试间谍的“孪生兄弟”是论文间谍。所谓论文间谍,就是“论文考试间谍”,即“捉刀代笔”替人写论文的人或机构。由于“智慧超群”高科技的发展,论文间谍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将家庭电脑,同美国各大图书馆及一些跨国图书馆的电脑网络相联。在电脑中获取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书报杂志上新发表论文的题目、论点、分论点、理论根据、事实论据、论证方法及小标题等。然后,巧妙地运用“排列组合”,再把它们变成一篇篇“新”的论文。并将论文分门别类,标明适用的学科和专业,质量等级和价格,然后存入电脑等待时机进行论文买卖交易。

论文间谍还采用了周密的防范措施。他详尽地了解购论文者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学习上的强项,然后再向购论文者推荐某篇论文最适宜,以便为购论文者附上完备无缺的“备问录”和论文所有材料的详细出处,包括书和版本、外观、所用字号,可在哪个图书馆借到等等。备问录还告诉学生如何应付各种提问,如何蒙混过关和怎样进行“反心理战”,可谓应有尽有。

古今中外,科技界被骗术愚弄,科学的严肃性被骗子抛弃的事屡见不鲜。他们以弄虚作假的实验,伪造数据,编造谎言,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

今日的科技界,欺骗仍然风行。欺骗往往大于科学的职业性。“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这在某些科学骗子那里已经成为一句空话。他们肆无忌惮地用谎言、骗术当敲门砖,敲开致富的大门,而善良的人们则被蒙蔽着,甚至敬仰他们的伪科学。这是很可悲的。



2. 国家在骗术中的“大转弯”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的军队侵吞着一个个小国家，连当时较强大的法兰西也遭到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一个多月后，法兰西军队在贡比涅森林屈膝投降了。尔后，希特勒又集中了 2000 架战斗机、轰炸机发动了不列颠之战，大批德军云集英吉利海峡，打算实施横渡海峡的“海狮行动”方案。德国飞机对英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城市考文垂狂轰滥炸，使考文垂几乎被夷为平地，伦敦等大城市也遭到袭击。英国笼罩在战争的硝烟里。

然而，此时的美国却沉浸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美国自 1935 年制定了《中立法案》之后，一直奉行着外交上的中立政策。尽管欧洲的战争已经打了两年，但他们仍被孤立主义的情绪所笼罩，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在华盛顿的国会上，遭到多次否决。

1941 年 10 月 27 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总统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并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中南美洲地图，将中南美洲的 14 个国家的边界和疆域重新进行了划分。他们把阿根廷和巴西的领土扩大了，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合并成了一个受希特勒统治的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他们将巴拿马运河和整个拉丁美洲都划入了法西斯统治的势力范围。中南美洲地图清楚地说明：希特勒的战车、飞机、枪炮即将侵入我什 1 美国的“后院”，他们的轰炸机和希特勒的“闪电战”随时都有可能在美国的领空轰炸和入侵美国本土。



罗斯福总统将他获得的中南美洲地图在首脑中一公布,在美国人民中一宣传,美国上上下下都沸腾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沉不住气了,他们强烈要求废除 1935 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他们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军队进行战斗动员,发动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袭击,并援助英国,为英国的运输舰队护航。此时,美国的舆论界也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希特勒的罪恶行径,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中立政策,积极投入战争的行列。

一幅中南美洲地图,竟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使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这在战争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所以不少人说,这幅中南美洲地图不但拯救了英国,而且也拯救了整个欧洲。

二十多年后,美国的两位历史学家查阅了大量的英国历史资料,发现那幅中南美洲地图竟是英国情报机关在其首相邱吉尔的授意下绘制的。

中南美洲地图绘制后,英国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幅地图送到了罗斯福总统手中、于是,罗斯福总统便利用这幅地图作导火线,实现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列。也可以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列,完全是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智慧、奇谋分不开的。若没有邱吉尔授意下绘制的地图,谁也难以想象美国会不会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会打到哪一天。

伪造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谓历史悠久。伪造货币是各国及国际犯罪集团的一大行业。尤其在战争年代,犯罪集团趁战争的混乱,想方设法扰乱敌方的经济,大量伪造其钞票,此时的伪钞所起的作用,比枪炮还要厉害。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了瓦解北美洲殖民地“反叛分子”的经济实力,曾日夜不停地大量伪造美国革命政府发行的货币,通过间谍,在革命军占领地区四处散发。一般公民不辨真伪,



照用不误。占领区立即出现通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局面。人民对美元的信任大大降低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纳粹分子也同样使用这一招对付英国。1940年德国纳粹分子的特务机关专门成立了一个生产假英镑的机构,把它设在柏林郊区,以生产假英镑、假美元来制造混乱局面。

这个特务机关用精密的设备和德国造纸厂生产的优质纸张,雇用被国在萨契森豪森集中营的货币专家。这样一来,他们生产的假英镑、假美元同真的英镑、美元很难区分。伪钞制造出来后,他们又分类使用,质量最好的无可挑剔的分为一类,专门到中立国去购物,还将它做为希姆莱驻外高级间谍的活动经费;稍次的二类伪钞,主要分发给驻占领区的盖世太保人员,用来收买情报及合作分子并换取若干真英镑;第三类更差的伪钞,都库存起来另派用场。在二战末期,德军曾出动大批机群,在英伦三岛上空投掷伪英镑。英国人争相抢夺,刹那间,使三岛的交通瘫痪,工厂停产,抢购物资成风,物价暴涨。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英国政府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关闭全国的商店,以防伪钞充斥市场;又下令封锁所有的国际港口和机场,禁止旅客出境,防止伪钞流向国外。德国纳粹这一招使当时英国经济顿时陷入困境,严重地扰乱了英国的金融秩序。

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爱好和平的正义的人们团结起来,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消灭了法西斯,使世界人们重新沐浴在和平的阳光和融融的春风里。

希特勒是个战争狂,他靠欺骗而当上了纳粹头子。他不惜一切手段欺骗世人,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于毒气室。希特勒惨绝人寰的屠杀,使千千万万的家庭毁于一旦,又使千千万万的人民无家可归。人们在战火中,在血泊里,清楚地认识到:要战胜法西斯,



必须团结起来！要消灭希特勒，必须以牙还牙，必须用计谋欺骗希特勒，这样战争的胜利才有希望。

1943年，盟军将纳粹军队赶出了北非，邱吉尔在一次集会上告诫他的盟友们说：“除了傻瓜之外的任何人，谁都知道，西西里是盟军的下一个攻取目标。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耍蒙骗希特勒，使之不这样认为。”

邱吉尔的告诫使英国海军部的情报机关，突发奇想，想出一个高明的骗术——即为德国人提供假情报，使其丝毫不怀疑假情报的真实性。于是，一个初步蓝图便产生了：一位随身携带送给盟军指挥官重要文件的信使，在飞往北非的途中，飞机坠毁，信使的尸体和文件被海浪漂泊到西班牙。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名义上是中立国，实际上与法西斯德国沆瀣一气。这样，西班牙当局必定会将信使携带的英国文件很快送往德国纳粹分子手中。

策划之后便进入实施阶段：飞机在海上失事，其残骸和碎片必定沉入海底。信使的尸体一定要在西班牙水域出现——只须派潜艇放入水中即可。接着，便伪造公文——英国副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将军写信给北非的第8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信中“透露”将突袭希腊阿拉科斯角的计划。蒙巴顿勋爵写信给在北非的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海军元帅，开玩笑地提到沙丁鱼，它会使德国人即刻联想到撒下岛。信中对信使进行了简介，说他是联合作战部可信赖的参谋。

如何使德国人发现尸体，并毫不怀疑呢？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死于肺炎的年近30岁的男人。死者的父母同意使用其儿子的遗体，只要求事后将其很好安葬，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一名海上空难的牺牲者被装扮成海军少校，名叫威廉·马丁，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加的夫，他的身份证号码是1482228。他的证件看上去很新，为不使德国人怀疑，在证件上写



了“补发。原证件 90650 号，遗失。”情报机关还为死者塑造了个性色彩——他的钱包里有一张 5 英镑和三张 1 英镑的钞票，裤袋里放入 5 镑 10 便士。他身上的衣袋里分别还装着一包拆开的香烟、一盒用过的火柴、一支短铅笔是红、兰两色的、两张使用过的汽车票、一串钥匙、一张在伦敦皮卡迪利大街军人俱乐部的住宿单和两张音乐会入场券的票根。对“马丁少校”的私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他的内衣口袋里有未婚妻写给他的两封充满爱情的信，两人的合影和一张购买订婚戒指的收据，以及他父亲得知他们订婚后从北威尔士寄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尸体从冷库里取出，给他穿上飞行服和救生衣，他的个人财物和文件都放进公文包，系在他的手腕上。然后，把他装入一个干冰冷冻的容器里，用车运到苏格兰的格里诺克，装入等候在那里的一艘“天使号”潜艇上，驶往马耳他海峡。当标有“光学仪器”的大容器被送上潜艇时，水手们被告知那是一台特殊的气象检测浮标，它将被秘密投入西班牙水域——此间，仅有艇长知道详情。

“天使号”在海中行驶了 10 天之后，于 4 月 30 日凌晨 4 时 30 分出现在西班牙南部水域的茫茫雾霭中。在投放尸体的最后一刻，几名艇上军官才被告知秘密——他们将“马丁少校”抬出容器，把他的救生衣充满气，然后投入距西班牙韦尔瓦河口 1 英里的海水中。一只橡皮艇，一支小桨也随之被投进水里，这样便形成了空难后跳伞的迹象。

阳光驱散雾霭之后，西班牙渔民便出海了，他们在捕鱼时发现了尸体、橡皮艇。渔民把尸体交给了西班牙海上巡逻队。“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英国驻马德里的大使馆。“马丁少校”的尸体和私人财物也转交给了使馆人员，但没有公文。英国政府强烈要求，归还“马丁少校”携带的“公文和信件”。5 月 13 日，公文和信件被送



到使馆。经科学检验,公文和信件均被打开过。战后从获得的纳粹文件中证实:当时那些信件都被德国最高领导集团研究过,希特勒对盟军突袭希腊和撒下岛也确信无疑。

这之后,德军的大部分军队被调往他们认为即将被袭击的地方,盟军的军队则像风暴一样横扫了西西里岛,打开了一条由意大利进入欧洲的通道,为夺取二战胜利铺平了道路。

希特勒这个大骗子,被这位两至黄泉的“罹难者”欺骗了。“罹难者”的葬礼庄严而隆重,给予了他极高的军人荣誉。

1941年8月21日夜。因英国皇家空军频繁偷袭柏林,使纳粹广播电台总部同千家万户一样紧闭门窗,漆黑一团。在纳粹广播电台总部的播音室里,德国播音员正向全国播送新闻。一位播音员宣布道:“红军正向第聂伯河以东节节败退。”突然,德国成千上万听众惊奇地听到另一个播音员的声音插入:“谎言!可耻的谎言!”

德国播音员继续说:“德军已经取得新的胜利。”

“德军在自掘坟墓。”另一个播音员的声音再次插入。

监听广播的发射台工程师惶惑不解,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播音员。播音员一面监听信号,一面仍兴致不减地广播。但他每读一条标题,就能听到讽刺挖苦的声音。最后,他不得不停止播音,换上音乐。

几天后,这个用机智的语言与新闻广播针锋相对的神秘声音又出现了。

德国播音员说:“现在报告新闻。”

神秘的声音说:“现在开始撒谎。”

德国播音员说:“德国轰炸机昨晚再次投入战斗。”

神秘的声音说:“轰炸机被红军再次击落。”

德国播音员说:“苏联15架飞机被摧毁。”



神秘的声音说：“可你们损失了多少架？怎么不告诉听众？”

德国播音员：“现在新闻报告完毕。”

神秘的声音：“明天谎言又会继续。”

面对这一神秘声音，纳粹德国的宣传头子戈培尔恼羞成怒，他让播音员加快播音速度，但仍摆脱不了那反应更快的声音，当播音员在音乐播放之间插播新闻时，神秘的声音仍会出现。德国纳粹的广播电台不得不取消新闻节目，但神秘的声音依然频繁出现。一天晚上，神秘的声音居然惟妙惟肖地模仿纳粹头子希特勒的狂怒咆哮：“我是几个世纪乃至 1000 年来最伟大的德国人。我也是世界历史上嘴巴最大的人。”德国电台只好不间断地放音乐，但讥讽的声音仍不断地出现在音乐中。

这神秘的声音来自苏联的诺津斯克，是当时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把本国发射台频率同德国电台的频率调成同步的频道，从而使纳粹播音员在停顿的间隙插入神秘的声音，达到反宣传的特殊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德国的广播电台还经常广播美国轻柔的怀旧歌曲，以勾起美国大兵的思乡之情，并再三提醒美国兵，他们在美国老家的太太及情人会耐不住寂寞而投入他人的怀抱。

伊拉克“巴格达玫瑰”在战时也曾以短波播送心理战节目，每天播送 1 小时，节目有美国音乐、新闻、心战谈话等。现录一段精彩的谈话，看他们是怎样引诱、质问美国兵的。

“亲爱的美国阿兵哥们，你们知道石油王国的王公贵族如何乱搞美丽的美国女孩吗？他们用大把的钞票把你们的女人弄到手，你们难道不生气反而要保卫他们吗？”

“在酷热的沙特阿拉伯沙漠中的美国大兵，你们不怀念家中的冷气吗？你们不想念妻子儿女或情人吗？你们希望家人成为孤儿



寡妇吗？你们千里跋涉而来所为何事呢？你可能还未作战就先死于中暑，如果太阳晒不死你，你还得小心沙漠中的流沙。请多多保重，为家人珍惜自己。”

“美国大兵，你愿意缺胳膊少腿过此余生吗？你希望成为慈善会中人们可怜的对象吗？这是何苦来哉！即使你侥幸得以完整地离开沙特阿拉伯，你忘了战争带给你的心灵创伤吗？”

.....

巴格达电台的播音员以女性性感的声​​音，一再遇问美国兵这些问题，以使美军士兵士气消沉，怀念家园。

情报人员设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骗局，他们利用一幅地图、一具尸体，利用伪钞，利用广播，使上到首脑下到百姓，没有不上当受骗的。这些人受骗的原因是不了解实情，是对事实真相没有真正了解，这就使指挥战争的人在决策时出现错误，出现误导。国家在这样的骗术中会出现“大转弯”，或使国家走向昌盛，或使国家走向衰败。总之，它能改写世界的历史，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历史不是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很多这样的实例吗？！



三. 当代骗术的新发展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传播媒介五花八门，人际关系复杂微妙。仅此而言，当代人越来越不易上当受骗了。众所周知，要骗人，就必须隐瞒大量的真情；要长期地隐瞒真相，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信息社会里，骗术也愈来愈高明，愈来愈不易识破。但是，骗子并不可怕，只要详尽地了解各种骗术，巧妙地与各色伪君子、诈骗犯展开反欺骗心理战，揭破各种骗术也并非难事。

北大物理系教授高崇寿先生曾著文揭露一位“著名气功师”佯称与之合作的事实，高崇寿教授说：“我并不知道几年前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不知道实验的结果，也不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更不知道文章中还提到我。”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只是一个骗局，所谓的实验原来并不存在。

不知道那“著名气功师”读到高崇寿先生的文章后有何感想，是否感到难堪。骗术揭穿了，即使真有硬功夫，恐怕也会有人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欺骗实在不高明，甚至很愚蠢。以假科学为名行欺骗之实的气功师应受到指责，然而，竟有无数的人对这些骗局坚信不疑，这就该好好地反思了——你盲目轻信的一位气功师，真有“特异功能”吗？真能使“烧毁的钱币复原”吗？我以为，只要你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很多破绽，很多事本可避免。

再说电线杆上的医疗广告吧，平时也不见有人观看，但背地



里总有人寻将过去，即使损害身体及性命，也要相信为数众多的江湖郎中。如果某大师曾和某大人物有过合影，或在人民大会堂发布过消息，就更会坚定很多人的决心，把多年积蓄的血汗钱交出去。

如今的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科学发达的时代。按理说，人们都应该变得成熟了，谁知不少人又被更多的嘈杂所困扰，仙妮蕾德传销的狂风刚刚刮过，换肤霜的风暴又袭来了，接着冰糖燕窝又被人提到手里去看病号，去瞧老友，再接着满街都是所谓的“鳖精”问世了。难道真的躲不过这个又撞上那个？笔者以为，这些人受骗的主要原因是经不住诱惑，自觉地将钱送过去，等到醒来，才叫苦不迭。

的确，骗子可恶，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受害者，并将罪责全推在骗子身上。然而受骗者就不应该去想想为什么自己会受骗上当？

纵观流行骗局，虽然大多精巧，但只要仔细推敲，还是能够识破的。遗憾的是，大多数受骗者每遇骗子，连一闪念的疑虑都没有，便轻易上钩，受骗者难道就没有责任？骗子之所以容易得手，究其外部原因，有传媒的误导和对骗子的容忍；从其内因来看，则是由于盲从轻信。但归根结蒂还是愚昧无知。

骗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骗术正以空前神奇的魅力企图俘虏众多的善良者，它还以惊人的巧妙的方法钻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情感、人事等各个方面。

当前，揭穿坑、蒙、拐、骗，扫除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让我们擦亮眼睛，把骗术和文明细细地分辨，把谎言和诚实一个个地加以评判，才能化险为夷，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能改造和支配世界的主人。



1. 骗术在政治集团的演变

有不少政客，他们凭三寸不烂之音。能将清水说成汽油，能将开水说成冰块；是是非非，黑黑白白，挑弄是非，借刀杀人；为了集团利益，强颜欢笑，言和握手。总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施骗术的目标就是隐瞒真相或制造假相，为自己的集团谋求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利益。为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外交家或者间谍，不得不使用一切手段，使用最为巧妙的骗术，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方缺口，既做到名正言顺，又能瞒天过海。

1974年4月25日，路透社波恩广播电台公布了一则重要新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勃兰特的高级助手京特·纪尧姆由于为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京特·纪尧姆（47岁）是西德总理的私人政治助理。他是昨晚在这里的郊区寓所被捕的。官方的一项声明指责他多年来为东德进行间谍活动。他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里已工作四年。司法当局声称，他已发表声明，承认他实际上是东德人民军一名军官和共产党国家安全部的一名特务。

这则新闻像晴空霹雳震动了波恩。

德新社波恩广播电台说：这里的主要议员和政治家今天在得悉勃兰特的私人助理纪尧姆因有为东德进行间谍活动之嫌而被捕后，深感惊愕和迷惑不解。西德政府发言人韦希马尔今天上午证实，纪尧姆已于星期三下午被捕。消息说，纪尧姆是一个间谍集团的一部分，这个集团由包括他的夫人在内的六个人组成，韦希马尔说，总理府没有其他人卷入这个事件。



纪尧姆间谍案件本身的含义不仅仅是一桩间谍案，它涉及到政府最高层的政治丑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然而，谁又能说清楚有多少政治机密已被纪尧姆送到了东方呢？

从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任总理开始，纪尧姆被国防部长奥尔格勒伯尔推荐给勃兰特，直到纪尧姆1974年4月24日被捕，这段时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并不算短。纪尧姆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愉快开朗；既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又不过分地引人注意，做到恰到好处。

纪尧姆是一个出色的政治间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掌握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报，他至少为东方提供了如下机密：

有关社会民主党内的气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该党作出政治决定的方式；

有关维利·勃兰特总理与东德方面进行首次会晤前的准备情况；

有关联邦政府在同苏联和东德进行谈判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联邦政府所下达的指示。在进行两次谈判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苏联和东德分别签订了条约。由于纪尧姆事先提供了情报，因此使东德的谈判人员成功地挫败了参加两个德国之间条约谈判的西德代表埃责·巴尔所设置的圈套；

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邦国防军”的情况，以及尼克松总统给维利·勃兰特总理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里，尼克松谈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分歧以及他同迈克尔·若贝尔的会晤情况；

有关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领袖之间就社会党同本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来往书信；



有关维利·勃兰特总理本人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以及他对各项事件的反应，他周围人的情况和他本人在其他各个方面的情况。

纪尧姆用了18年时间涉足政界，费尽心血，付出了大量辛劳，以极大的忍耐克制，终于获得大丰收。

基督教民主党的共产党问题专家曾指责勃兰特说，总理这样容易受骗，……他不够格在困难时期当总理。

1974年5月7日，勃兰特辞去了总理职务、联邦总统接受了勃兰特的辞呈。自此，西欧三大政治家之一的勃兰特，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无论怎样讲，作为一个联邦总理受一个间谍蒙骗四年多，总是不光彩的。

2. 骗术——腥风血雨商战中的绝招

欺哄瞒骗在商战中处处可见，它像流萤飞蝗一样铺天盖地、劈头盖脸地扑来，击得人难以招架。

就当前世界来看，今日的世界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矛盾都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当今世界矛盾的焦点已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转向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当遇到利益攸关的问题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是相当尖锐、难以调和的。不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是各集团公司之间的矛盾，都是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欲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时时都在摩拳擦掌，研究切磋，企图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要其死便死，要其残即残。



被誉为全美十大富翁的电脑巨头王安，1982 年位居第五，受到全球目光的注视。到了三年后的 1985 年，王安的名字从十大富翁排行榜上消失了。接着，王安公司股票暴跌、总裁易人、公司破产……

王安的电脑帝国怎么了？

IBM 公司是讨伐王安公司的急先锋。

IBM 公司召开了一次绝密的最高行政会议，专门讨论对付王安的最有效办法。他们兵分三路，共歼王安。一路由埃思特里奇带领，与微软公司合作开发新产品，占领被王安公司夺去的市场；一路由戈德曼带领，同证券交易所的大腕们秘密合作，进军股票市场，让王安公司的股票成为废纸，并买通马萨诸塞州的各大银行，使其不能从银行贷到钱。一路由吉米率领，与新闻界合作，专找王安公司的丑闻，与另两路人马相互配合。

埃思特里奇是 IBM 公司唯一的一个计算机天才，受命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不久因乘飞机外出时在飞机上遇到台风的袭击，不幸早逝。IBM 公司化悲痛为力量，与盖茨共同缔造了 IBMPC 机。尽管第一条战线在计算机市场四面受敌，但第二、三条战线却成绩斐然，仍使 IBM 公司感到快慰。

戈德曼是位股市行家，在美国各证券交易所均有朋友，他与操纵股市的大腕们来往密切，他是有名的“股市杀手”。

嘉泽莉女士是纽约华尔街专门从事股市行情分析和预测的料事如神的预言家，在华尔街享有盛誉。那些股市大腕们把她视若上帝。戈德曼乔装打扮后来到了嘉泽莉女士的寓所，他要了解王安公司的股票行情，以便心中有数。

嘉泽莉说：“我向你提供材料与向别人提供材料不一样，你必须付出别人 3 倍的价码！”

戈德曼爽快地掏出了 15 万美金的支票。第二天，戈德曼便



得到了王安公司近期股票发展趋势的情况分析报告。根据报告显示的情况，戈德曼准备运用借刀杀人的办法，让王安公司死于非命。

吉米在新闻界向《华尔街日报》的怪才汤姆赠送了数量可观的 IBM 公司的股票。汤姆见钱眼开，妙笔生花，便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谣言，使王安公司的声誉直线下降。

乘股民情绪波动之机，戈德曼以极优惠的条件说服美国证券交易所鼎鼎有名的威尔森和雅戈，言明抛售王安公司股票所有的损失，都由戈德曼的 IBM 公司用自己的股票补偿。

威尔森和雅戈对此优惠条件兴奋不已，当即便拍板成交。于是，威尔森和雅戈在华尔街掀起了汹涌的“股市黑色风暴”。一个钟头之后，王安公司的股票 B 级从每股 40 美元降至每股 20 美元。王安公司的股票犹如江河决堤，洪水泛滥，跌势迅猛。顷刻之间石级股票降到了每股 13.50 美元。

此时，塔克曼一举买回了王安股票的约 90%。

塔克曼是华尔街的新起之秀，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投资商。塔克曼的插入，使 IBM 公司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IBM 公司逼死王安公司的诡计没有得逞，直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IBM 公司一计不成，又生一计。IBM 公司千方百计在王安公司内部安插间谍、重金收买要员，以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亨利是王安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总负责人，卡尔则是王安公司产品调查科的一个负责人，他们先后都被 IBM 公司信息部的负责人戴卫收买，为 IBM 公司收集情报，向 IBM 公司出卖王安公司的情报。这样一来，卡尔和亨利很快发了起来，而王安公司则处处失利，产品则越来越没有市场。两年之后，卡尔和亨利辞去王安公司的职务，携巨款移民到南美享乐去了。

IBM 公司在收买卡尔和亨利的同时，又实施了“美女蛇行



动”，悉数掌握王安公司在亚太地区的销售秘密。IBM 公司派出“美女蛇”琼·桑德斯来到香港环球进出口公司任业务代理，而布置给她的任务则是要接近王安公司香港办事处的彭小康，并从彭小康处获取情报，以便击垮王安公司。

“美女蛇”琼·桑德斯很快便骗得彭小康的信任，并以其美貌风骚将彭小康俘虏，成为彭小康的贴身秘书，盗取亚太地区的大量销售秘密，致使王安公司在亚太地区的销售直线下降。由于王安公司发现及时，迅速调整王安公司香港办事处的领导班子，才使王安公司迅速起死回生，又重新立于不败之地。

商业竞争的招数无奇不有，当“西铁城”手表在东南亚销路不畅的时候，那里的经营部负责人绞尽了脑汁，总想创出好业绩，但心愿总难以实现。“西铁城”手表的质量是超群的，但人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虽然做了不少广告，但广告总使人们有一种误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位经营部负责人认为，广告难以一下子提高知名度，难以提高手表的声誉。

经营部负责人仔细盘算了一个撒手表的计划，他策划了怎样撒手表，撒多少手表，什么时间撒手表，等等一系列细节。他将计划报告给了总裁，希望总裁能批准。

总裁看了报告之后，心中十分高兴。他高度赞赏了东南亚经营部负责人大胆策划的撒手表举措，并很快批准了报告。于是，“西铁城”公司东南亚经营部向宣传媒介透露了这一消息，广播、报纸立即公布了撒手表的时间。广播、报纸提醒市民到时去捡手表，谁捡到归谁。

人们听到了广播，看到了报纸，但对撒手表总是半信半疑，人们弄不明白“西铁城”的手表为什么将由飞机抛在大街上。不少人认为，这是无聊记者的恶作剧，他们捕风捉影愚弄市民，是为了报纸有更多的订户，广播有更多的听众。只有极少数人获得



这个消息后，等待着撒手表的时间，想看个究竟。

这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果然有一架飞机徐徐在闹市上空飞行。此时，街上的行人并不拥挤，飞机低低地飞行着。只有少数人心里有数：飞机真的要撒手表了。

人们发出一阵惊呼：飞机撒手表了！说时迟，那时快，飞机在百米高的天空中哗哗地沿街正中撒了几十只手表，街两旁的人们飞一般地扑过去，捡起手表，看一看，完整无损；摇一摇，嗡嗡咯咯响得均匀，走得好好的，时针、分针、秒针也准确无误。手表上“西铁城”的标记赫然入目。得到手表的人们即刻便产生了强烈的反映：“西铁城”手表质量上乘，从飞机上摔下来都不坏，真棒！

那么，为什么广播和报纸透露的消息含糊其词呢？这是为了让人们事后回味，有说话的题材，加深人们对“西铁城”手表从飞机上撒下来的印象，而不在于准确地告诉市民。否则，若人人确信，到时候全都跑到闹市区，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飞机撒手表的时候，沿大街呼啸而过，以至很多人没有反应过来。这才真是恰到好处。否则，其后果是很难想像的。

自此以后，“西铁城”手表在东南亚名声大震，销路大增，成了男女老少喜爱的物品。

在温州市的金乡镇，全镇有六万多人口，从事专业商标制作的有近2万人，七百多个厂家，可以说是家家做商标，人人懂行情。每年的商标产量占全国商标需求量的一半，1992年金乡镇的商标产值近2亿元，占当地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多。

金乡镇人均不足2分地，三面环山，东边是烂滩涂、泥沙滩。70年代中期，这里曾发生过饥民抢夺镇委书记饭碗的事情，是有名的“讨饭之乡”。

70年代末期，金乡人看到全国各大中小学急需校徽。塑片



饭票这条致富门路，就做起了这笔生意。

由于初入市场，缺乏严格的市场法则，致使假冒商标超虚而入，在金乡泛滥成灾。金乡镇出现了大量假冒的“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标识，还有假冒的“茅台”、“剑南春”等名酒商标。一时间金乡镇成了制造假商标的窝点。当假冒商标盛行的1989年，金乡镇生产商标也陷入了萧条的境地。因全国舆论的讨伐，各地客商纷纷取消原来的订单。

假商标泛滥，使造真商标的生产厂家也受到牵连，海内外客户不敢再来和这些厂家做生意，致使原来赢利百万元的厂家竟倒亏三十多万元。

1990年底，当地公安、工商等部门在金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假活动，捣毁了一批假冒商标制作点，严惩了造假的主要犯罪人，对造假的不法分子一律吊销执照，并处以重罚。

严惩重罚制假造假的不法分子后，使金乡的许多企业家认识到了牌子比金子更重要，只有靠科技、靠名牌进行竞争，才能赢得客户，才能迅速发展。

从1991年起，美国大兵佩戴的军徽、肩章、领花，美国50个州警察局的警徽、警花，全部是温州金乡生产的，制假造假的产品没有市场了，到这里来订做假冒商标的也绝迹了。

假冒伪劣水货如今在每一个销售点上都有市场。谁都知道，最赚钱的行业是欺诈的行业；发财最快、一本万利的买卖是制假造假。但那终非长久之计，违法犯罪的勾当终归会短命的。商场就是战场。作为商人，要想有所作为，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就必须苦心经营，而不能靠造假致富。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商业和企业之间打交道，是以钱来进行交易的。所以，追求金钱成了商业和企业的共同目标。金钱诱惑着商业和企业，企业



以自己的商品批发、倾销给商业，商业将企业提供的商品零售给人们，从中攫取利益。在商业与企业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假冒伪劣和货真价实的矛盾：商家若不提高警惕、处处留心，就很可能将假冒伪劣的物品从厂家购回，既坑害了消费者，又砸了自己的牌子，消费者和商家都受了骗上了当。厂家则因销售了假冒伪劣物品而暂时地获了暴利，然而商家和消费者则吃了亏，再也不会去买他的货和销他的货了。在繁荣昌盛经济活动掩盖下，许多丑恶的虚假行径在滋生蔓延。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假钞、假公章、假合同、假票据、假档案……真与假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假冒名牌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比比皆是，泛滥成灾。有的地区，造假的胜过了打假的。在这样的怪圈里生活的人们，辨别真假成了消费市场上消费者的首要任务。

造假不仅在中国有市场，在全世界都有市场。意大利是世界上制造和销售假药的中心，米兰则聚集了世界超一流的假药制造商和推销商，这里有庞大而严密的假药倾销网。

在印度、泰国，制造和贩卖假药是不受法律管束的，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在东南亚、南美等地制造假药也泛滥成灾，它像瘟疫一样毒害着人们。

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流出国门的问题已十分严重，从地域上看，俄罗斯、独联体其他国家，越南、缅甸、东南亚各国，匈牙利及东欧国家，都有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这些假冒伪劣商品最初是“倒爷”贩出国门，后来一些国有公司、个体公司，也低价购进劣质商品，到国外高价出售。

曾获部优产品称号的浙江永康拖拉机厂生产的四方牌“工农一12”手扶拖拉机，在对外贸易中曾战胜了几个发达国家的产产品，仅在孟加拉市场销量就占60%左右。当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后，真正的永康拖拉机在孟加拉市场上严重积压，年损失200万



美元，最终被挤出市场。

云南一家商号以维棉冒充纯棉，并假冒昆明纺织厂的“石林牌”商标出口缅甸，结果缅方发现质量问题，状告中方，造成我国 21 支棉纱一度滞销。

中国的羽绒服，过去曾备受东欧人喜爱。而今，羽绒服里塞“鸡毛”，塑料布用来当里衬，致使中国的羽绒服，被迫退出东欧市场。

产品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工厂的化身，是一个民族的化身，是品位高低的标志。

对于那些为了赚钱而当“强盗”的盗贼，唯一的办法是用法律去严惩他，罚他个倾家荡产，判他个痛改前非。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市场、失去信誉。

假冒伪劣商品发展的势头之所以如此凶猛，其关键是没有规范有效的市场管理和强硬切实的执行手段，这便是假货充斥市场、抢占正宗名牌的主要原因。

大量仿制的名牌产品充斥市场，消费者和生产名牌产品的厂家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不少商店门口赫然悬挂着“正宗东风汽车配件”的醒目广告牌，但冒牌零配件比比皆是。

在闹市，你会看到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广告牌，“挥泪大甩卖”，“四折大优惠”，“热情大奉送”，“厂价直销”……这些促销广告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诱人上当。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他们的购物标准是物美价廉，但在价廉的标准下购物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总是想用尽量少的钱，购到尽量多的商品。销售商家正是掌握了多数购物者的心理，通过虚假广告来欺骗人们。明明一套西服标价本来只有 88 元，然后将它改成 198 元再划掉，重新标价 98 元，好像减成了半价，顾客看到便会产生价格合理的心里。其实有的西服一套进价只要 48 元，



商人从中大赚其钱。

在各种经商活动中，要防止在购销时受骗，不论是竞争对手，还是生产厂家，都要时时观察，处处分析，不要被错综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甜言蜜语所欺骗。



骗 术 世 界



一. 擅弄政治骗术——野心家窃取政权的绝招

在形形色色的雄辩家中,野心家往往是心黑脸厚手段毒辣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分辨不清的是非,甚至不可能有模棱两可的现象。从他们的口中,你只能知道两个简单的结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但有趣的是,尽管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但那些野心家却能理直气壮地制造出与这个真理完全相反的另一个真理来。他们能把死人说成活人,也能把活人说成死人。其语言明确、毫不含糊,且理直气壮。为什么野心家所说的话会使数以万计的人相信呢?为什么对他们传播的信息深信不疑呢?这是因为,在野心家的言论中,使用最多的是“绝对正确”,“一定完成”,“完全可靠”,“百分之百”这样的确切判断词。如一个野心家在竞选演讲时,就经常使用“我的判断百分之百正确”,“我执政后,一定能完成国民赋予的使命”,“我决不失言,即让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关于这一点,请绝对相信我!”“我可以对天发誓!”

野心家明确的肯定或否定,对于信息的传播力和说服力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于是,越来越多的野心家戴上了面具,越来越多的野心家当上了政客,越来越多的野心家走进了律师所和检察院……



1. 骗术成就袁世凯

袁世凯原是清廷的工部右侍郎,后因甘心出卖光绪皇帝恬,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告密,深获慈禧太后定信,引为心腹,不断被提拔重用。几年间,升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盐政大臣、商务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商商律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要职。成了晚清最有实力的汉人,手握重兵,权倾天下。袁世凯对内外汉籍大臣疆吏,均不放在眼里,对满籍王公大臣,也多不青睐。他唯一看重的是李莲英,对李莲英十分尊敬且拜他为长辈。他们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弄权邀宠。

1907年8月20日,是袁世凯的五十寿辰,清廷赏赐甚厚,京内外王公臣卿,文武百官前往祝寿的不可胜数。寿宴之后,贺客纷纷告辞,袁世凯独挽留李莲英,屏除左右,进行密谈。他详细询问了慈禧太后的起居言行,以表关注之情。李莲英早已心领神会,说慈禧太后时常夸奖他忠诚可嘉。袁世凯听后忙伏地叩谢,其丑态令人作呕,李莲英忙扶起袁世凯说:“您如此多礼,岂不要折我的寿?”袁世凯说:“恩公随侍老佛爷左右,事事都能知道圣心,见您就如同见老佛爷,所以我还要拜您。”李莲英笑着说:“您早已获得老佛爷的宠信,将会不断高升,前途似锦,未可限量,望你好自为之。”袁世凯再三称谢,两人尽欢而别。没多久,袁世凯成为主持外交、军机的大臣,是慈禧政权的骨干。

袁世凯工于心计,擅弄权术,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屈指可数的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譚昌率领北



洋新军,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培植的私人武装,只受袁世凯“遥控”,不听谭昌指挥。清王朝束手无策。袁世凯暗使他的心腹,北洋新军第二军的指挥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向清政府讨价还价,索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

袁世凯欲擒故纵,野心勃勃,清王朝又不甘心大权落入袁手中,一时成为僵局。

10月下旬,武昌起义胜利,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惊恐万状,感到“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清王朝向袁世凯交出了全部的军政大权。

11月1日这道圣旨一传出,袁世凯便组织新内阁,采用一打一拉、软硬兼施的手段,来镇压和破坏辛亥革命。袁世凯的箭,一边射向清廷,一边射向革命;他用革命吓唬清廷,又以暴力压制革命。

11月2日,就在袁世凯受命组阁的第二天,袁世凯下令冯国璋猛攻汉口。北洋新军攻陷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冯国璋纵兵焚掠,汉口三十里街市化为瓦砾,人民惨遭蹂躏。接着,袁世凯就玩弄“拉”的一手,派亲信到武昌军政府,对黎元洪进行“和平”试探。得到革命党上层领导的信任。一群立宪派和旧官僚盼望的“和平了结”似乎到来了,他们鼓吹“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而中下层革命党人,则坚决拒和,斥令袁世凯的代表滚蛋。革命群众更齐集示威,反对妥协投降。

袁世凯见诱和不成,又下令猛攻汉阳。11月27日,北洋军占领汉阳,架炮龟山,轰击武昌。在反革命炮火的直接威胁下,武昌陷入一片混乱。此时,朱尔典利用革命军受挫向汉口英租界开会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提出三项议和条件,一是双方即日停战;二是清帝退位;三是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1911年12月18日，革命军方面以伍廷芳为代表，袁世凯方面以唐绍仪为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进行“南北议和”。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只要袁世凯反正，逼清廷退位，就可以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表示自己“虚位以待”，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孙中山仍将让出大总统的位置。

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使反动势力步步进逼。袁世凯以武力为后盾，以“和谈”为手段，千方百计掐死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元月，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指使北洋死党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四十余位将领，联名通电南京政府，狂叫：“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袁世凯的战争讹诈，帝国主义也大造反革命舆论，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寡头政治”，孙中山等人“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鼓吹只有“袁世凯有能力统一南北”。

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与破坏，使南京政府处境十分艰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次向敌人妥协。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自己立即辞职，向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立即逼宫。为了逼清帝退位，袁世凯的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决心“率全军将士进京”！被革命军吓破胆的清朝皇室贵族集团，此刻只有接受袁世凯和南方议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正式宣告退位。清帝退位前一天，袁世凯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决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将自己打扮成共和制的倡导者，欺骗和麻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月25日，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退位后，希望袁世凯维护在革命中缔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提出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到南京任职，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约法。孙中山的主张，袁世凯表面同意，说极愿早日南行，暗地则指使嫡系曹錕，在北京发动假兵变，闹得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等地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一台兵变把戏，把冯国璋、段祺瑞都捅到了，他们大喊：“临时政府必设北京，大总统授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合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就这样，袁世凯既欺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抢走了。袁世凯在民主共和的幌子下，进一步施展阴谋诡计，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说尽甜言蜜语。而在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建立军阀独裁统治。袁世凯首先向《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开刀，公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内阁同意方始有效的规定，迫使内阁总理唐绍仪和同盟会的几个阁员辞职。这样，第一届内阁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垮台了。9月，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忠实爪牙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内阁就成了他的御用工具。

1912年8月，一个由同盟会、立宪派和旧官僚混合组成的国民党，名义上仍以孙中山为理事长，实权却在妥协派首领宋教仁手中。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利用国民党的妥协，来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商谈国事时，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给予盛大欢迎，尊称“革命元勋”。对孙中山的主张，积极赞同。孙中山被袁世凯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竟认为：“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于是，接受袁世凯“特授”和“筹画全国铁路全权”，准备在十年内建造二十万里铁路去了。孙中山忙于实业救国，宋教仁醉心责任内阁，而袁世凯则



为建立独裁统治而磨刀霍霍。

1912年12月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票数。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多数党资格组织责任内阁，将袁世凯放到空头元首的位置上。他以未来的国务总理自居，遍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发表演说，批评时政，阐述政见，权倾一时。对此，袁世凯怀恨在心，布置了一场政治暗杀的阴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正准备载誉北上，在上海车站告别欢送的国民党人时，被凶手枪杀了。

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故作惊讶，命令追究查办凶手。追究的结果，真相大白天下，原来凶手竟是袁世凯的心腹内阁总理赵秉钧。无奈，袁世凯让赵秉钧辞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任总理，准备以武力对付国民党。

骇人听闻的家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血的教训擦亮了孙中山的眼睛，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举行“二次革命”，兴兵讨袁。袁世凯杀气腾腾地叫嚣：“孙、黄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政举兵征伐之！”袁世凯一面指使共和党和另外一些党派与国民党对抗，一面派兵大举南下，公然发动内战。不久，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打败。

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先拉拢进步党，搞垮国民党，然后将进步党一脚踢开。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无限期连任，并有权推荐总统继承人。

袁世凯做了终身总统，仍不满足，他想当皇帝，传之万世。

骗术比常规智谋更能获取效益。

谎言比常规语言更能蒙骗人心。

以上是袁世凯的政治骗术：欲擒故纵，软硬兼施，一拉一打，一战一和，当面赞成背后捣鬼，说尽甜言蜜语，布置阴谋暗杀，以夺取



政权,独裁国家为能事。

政治骗术成就了袁世凯,政治骗术也使袁世凯遗臭万年。

2. 骗术是征服人心的捷径

1995年的韩国政坛,曝出一桩卢泰愚秘密资金丑闻,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游行示威不断,内幕曝光不断,就连以反腐倡廉赢得民心的金泳三政权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1995年10月19日,在野党民主党议员朴启东在国会会议上出示了卢泰愚在新韩银行利用假名帐户存有秘密资金的证据,他说卢泰愚任总统期间曾从国内数家大企业手中接受巨额政治资金,并且这笔资金现在还有剩余。于是,韩国政府立即命令检查机关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曾做过卢泰愚总统警卫室室长和安全部部长的李贤雨证明,在新韩银行以假名存放的钱就是卢泰愚的政治资金。于是,1000多亿韩元的秘密资金接二连三曝光。

1995年10月27日,卢泰愚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只好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认自己在1988年至1993年任总统期间秘密筹集了5000亿韩元的秘密政治资金,剩余的1700亿韩元现仍保存在银行的假名帐户里,尽管卢泰愚痛哭流涕,表示感到很惭愧,并说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惩罚,但对此事倍感愤怒的国民,已经不相信卢泰愚的眼泪,纷纷要求将其逮捕法办。

这桩丑闻被公之于众后,当天新政治国民会议总裁金大中披露了卢泰愚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给过他26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还证明卢泰愚给过现任总统金泳三巨额政治资金。民主党议员朴



启东还揭露卢泰愚向另一名总统候选人，自由民主联合会总裁金钟泌提供了巨额政治资金。至此，韩国的主要政党及其首脑全部卷进了丑闻之中。

在迫切要求查明真相的呼声中，总统金泳三于10月30日否认曾经接受卢泰愚的巨额政治资金，他发誓要查明这桩丑闻，以证明他的政府是公正的。反对党说金泳三本人也与这桩丑闻有牵连，金大中称金泳三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花费了12亿美元，这些钱大都来自卢泰愚的资助，金泳三否认知道这件事情，说可能是卢泰愚主动为党提供资助，金泳三说从来没碰过一分钱。

1995年11月2日，卢泰愚在大检查厅接受了长达16个小时的审问。卢泰愚回避关键性问题，以“不知道”和“忘记了”来对付。检查机关将对有关的六七家企业进行调查，以搞清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的来源。此外，检查机关还开始调查卢泰愚家人资产面和海外存款以及不动产投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其实，秘密政治资金在韩国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各政党彼此都心照不宣。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常被舆论界称为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的“缺乏正统性”的总统，因此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也正证明了这种舆论。筹集政治资金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有利用国家大型工程招标收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政治资金的，有举办一些投资说明会从企业界人士手中收取捐款的，也有干脆伸手向企业索要，积累资金用于维持执政党的运转，加强自己的统治，给自己留后路的。这些事情很多人都清楚，只是不敢站出来揭露。

1995年8月1日，韩国总务处长官徐锡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前任总统中的一人曾通过代理人讨论把4000亿韩元的假名帐户转化为真名帐户的办法”，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但他因证据不足而引火烧身，三天之后便被解除了总务处长官的职务。



1992年金泳三的“文人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反腐败运动,宣布向政经勾结的恶习开刀,并实行了“金融实名制”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在韩国社会刮起了一阵新风。但在韩国,政坛金钱政治根深蒂固,由来已久,正像卢泰愚所说的那样,从经济界收取“统治资金”在韩国已是政治文化和选举风气中的一贯做法。需耗费巨资的竞选,光靠国家提供的一点政治资金是无法进行的,因此各政党动辄数百亿韩元的竞选经费从何而来,自不言自明。

此次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对金泳三实行的“金融实名制”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暴露出“金融实名制”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企业在提供政治资金的问题上也有苦难言,企业界人士反驳说,“捐款”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自发地掏钱的真正意义上的捐款”,政界同企业界的这种互相勾结的关系由来已久,政府掌握着税收。金融、政策,企业的生存只能顺从政治权力。企业如果不能参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项目,企业在竞争中就会被淘汰。

金泳三实行“金融实名制”,公开公职人员财产,企望以此骗取民众的信任。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暴露的丑闻,震惊了国民。

骗术原本是征服人心的捷径,在韩国被搅乱了。

一件不大可能办到的事出现了:希望卢泰愚在审问中能交待清楚他的问题,然而卢泰愚要么“忘记了”,要么“不知道”,回避了关键性的问题,以此对付检查官的审问。

明明秘密政治资金在韩国是公开的秘密,卢泰愚就是不清清楚楚说明白,他把秘密的政治资金都说成是企业的“捐款”,既合理又合法,以此向国民谢罪,希望得到国民的谅解。

据报道,由于输血所用的血液受艾滋病毒的污染,在全法国2500名血友病人中,一千七百多人染上了艾滋病毒,其中二百五十多人已因艾滋病丧生;因外科手术接受输血而染上艾滋病毒的人数高达八千多人;由于卫生部门对供血者不作严格的血液化验、



对血制品不作消毒处理,从1981年至1989年,在法国有46万人染上各类肝炎。从1983年起,法全国输血中心就得知输血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之一,却没有把这种危险告诉血友病人;美国在1984年开始使用对艾滋病毒进行消毒处理的血浆,而法国为了省钱和保护本国研究机构的利益,既不进口经过消毒处理的血浆,也未采取必要措施;1985年7月,在法国掌握了消灭血浆中的艾滋病毒的技术之后,内部居然通知继续向市场投放库存的污染血浆。

受害的血友病人纷纷向法院投诉,然而几年过去了,他们的投诉有如石沉大海。

直到1991年10月23日,巴黎轻刑法庭以“隐瞒出售物品质量”罪,轻描淡写地对这桩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使上万人染上绝症的大案作了判决:对法国输血中心前主任米歇尔·加雷塔判刑4年、罚款50万法郎,对法国立卫生实验室前主任罗伯特·内特尔、法卫生总局前局长雅克·鲁克斯和输血中心前主任医师让·皮埃尔·阿兰3人判2—4年的徒刑。

然而,人虽判,案未了。受害者对这种大事化小的判决极其不满。受害者投诉重罪法庭,以“投毒”罪控告被判人员和他们的上司,指出法庭的判决同案子规模极不协调。被判的人也不服判决,不甘心做“替罪羊”,加雷塔向新闻界表示,他不是造成输血感染的负责人,真正的负责人“应当是国家”。

社会各界众口同声,认为当时的总理、现在的社会党第一书记法比尤斯、当时的社会事务部长迪雷瓦和卫生部长埃韦尔对输血感染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受到追究。

法国当局为了欺骗人心,不得不找几个“替罪羊”。然而,这几个“替罪羊”怎会甘心呢?他们曾把法国血制品受艾滋病毒污染的情况以及进口经加热消灭艾滋病毒处理的血浆、对献血人员进行艾滋病检查和停止从犯人身上取血的意见向政府的主管部门——



卫生部和社会事务部作过通报,而这两个主管部门又向总理府作过通报,但是从部长到总理对有关问题迟迟未作决定,拖延了时间。

部长和总理谁愿承担罪过呢?这就看谁的骗术高明了,只有骗术可以掩盖罪恶,只有骗术可以征服人心,除此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法国政府对法国人民撒了谎,对所有不明真相的人撒了谎。血友病人被坑害了,其他的人则被欺骗了。

“攻心为上”,成了法国政府的上策,他们企图利用国民的心理弱点,判几个“替罪羊”轻巧地达到目的。然而,法国的舆论界对此不肯罢手,法国国民议会也在舆论的推动下谴责了罪魁祸首,声言组成最高法庭,对罪魁祸首进行审判。

国民义愤高涨,声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法国国民议会组成了特别最高法庭,当时的社会事务部长迪雷瓦和卫生部长埃韦尔将接受审判。

法国国民议会很聪明。

国民议会的领导知道,如果火山爆发,往火山口填土是很愚蠢的。

攻心为上,使受害的血友病人感化而自愿归顺于自己才是明智之举。

然而,征服人心的骗术改变了人的意志。

受到政府的关怀,对输血受害者给予赔偿,以平息民怨。

追究罪责,惩办首恶,才能使强烈不满的国民怨声平息。

不管法国政府的骗术如何高明,遭受艾滋病折磨的受害者的痛苦仍无法缓解。

关怀、赔偿、惩恶,这便是骗术的“化身”。

骗术就像是春天的女孩,眨眼之间,就很难辨认了。



政治骗术是征服人心的捷径。
 编造骗术,以攻为守,以诈欺人。
 这就是离奇的、奥妙的政治骗术。

3. 骗术加阴谋,唾手可得天

张作霖既有智谋,又会玩弄权术。他工于心计,善保实力,只要瞅准机会,就以骗术弄权。

当张作霖有枪有钱,在辽西一带可以纵横自如的时候,他便感到八角台再也容不下他了,他要设法打进新民府,打进奉天城。难道那些将军、总督不是人干的?拿点本钱向官府讨个一官半职,难道不行吗?张作霖时常这样想。一天,张作霖部下送来一个情报,说奉天城里的将军增祺的姨太太,这两天要从关内返回奉天。张作霖一听,笑着说:“这真是肥猪拱门,送货上门了。”于是他找来手下千将吩咐道:“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许打伤一人,不许放跑一人,不许动他们任何财物,不许碰那姨太太一根汗毛,谁要犯了,你就就地给我枪毙!”一切安排妥当,只待行动。

这天,在山海关通奉天的路上,七八辆小车簇拥着豪华的暖轿,浩浩荡荡奔来。

埋伏在新立屯附近的汤二虎一班人马,看着轿子和人马进入他们的埋伏圈,汤二虎便一声呐喊,包围上去。增祺姨太太一行人马全被阻截下来。汤二虎把他们押进新立屯的一个大院子里,把增祺姨太太和贴身侍者安置在一间好房子里,以最好的烟酒来款待。

此时,张作霖装模作样地来到院里,故意抬高声音问道:“二虎,哪里弄来的车马?”二虎大声回道:“兄弟们在御路上捡的几匹



好马、好轿，听说是将军大人的家眷，就押了回来。”

张作霖故作生气地吼道：“我怎样跟你交待的？我们干的是安境保民的工作，不许随便拦截行人，我们走的虽是绿林黑道，那是万不得已的事，如有为国效力的机会，我们还要求增大人关照呢！你们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将来咋向增大人交待？今天天晚，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吃好睡好，明天早点送他们回奉天。”屋里的增棋姨太太听得清清楚楚，当即传话要同张作霖面谈。张作霖入屋行参拜大礼，说：“冒犯尊颜，愿听吩咐！”姨太太说了些劝降的话语后，对张作霖说道：“只要你保证我平安回到奉天，我一定向将军保荐你这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张作霖连忙称谢，长跪不起。

第二天一早，张作霖亲自领着几十个弟兄，前呼后拥，送了一程又一程，直把增棋的姨太太送到奉天城外。

姨太太回奉天后，即把昨日路上所遇一五一十跟增棋讲了。增棋听了，对张作霖十分赏识，不久便奏请朝廷，将张作霖的部队收编为省巡防营，让他当了营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计谋，就捞了个官。自此，张作霖告别了“胡匪”、“马贼”的生涯。

任何人都有缺乏防骗意识的时候，即使是面对漏洞百出的骗子，以及伪装拙劣的骗子。1984年，内蒙古包头市一个叫阎庆华的人，曾因贪污罪被判过7年刑，他刑满释放后便跑到北京，编造了一封美籍华人原世宏写给包头市市长的信，信中谎称原的长子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经理，次子是日本日立公司的经理。原世宏打算拿出一笔资金让居住在包头市的外甥兴办企业。于是，阎庆华便拿着这封伪造的信，找到包头市市长，市长和包头市政府相信了这封信，并同意在包头市成立一个兴中企业有限公司，还下达了市政府同意该公司从国外引进汽车生产线的批复件。

1985年，阎庆华经人引荐，他又与某市政府联系，利用包头市的批复文件及伪造的注册有2.75亿美元“中国银行信用大卡”和



“中外合资企业批准证书”，诡称要来某市建立一个年产5万辆2.5吨客货两用车的生产线。就这样，阎庆华骗取了某市领导的信任，市政府同意他成立了“宏庆实业有限公司”，阎庆华当上了董事长兼总经理。接着，阎庆华又说在建厂之前要先进一批日本的彩电、摩托车和钢材。于是，预售日本彩电、摩托车、钢材的消息即刻传播开去。阎庆华预售彩电271台，摩托车2辆，收到预售款27万余元，他以支付海关税为名，支取七万余元预售款，将其挥霍一空。

此后，该市公安局奉上级指示，对中外合资企业一一摸底，经过调查，证实阎庆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骗子……

像阎庆华这样的骗子，本来是很容易识破的，只要由公安机关一调查一摸底，骗术可以马上揭穿，但个别领导就是不这样做，他很自负，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一封伪造的私人信件。结果使国家和人民都吃了大亏。

张作霖也好，阎庆华也好，他们都是有野心的大骗子，他们只要骗得领导信任，就能再骗更多的人，甚至唾手可得天！



二. 生活中的骗术——一真掩九假的伎俩

凡行骗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言谈举止中,少不了真实的东西。虽有十分之九的谎言,却有十分之一的真实来向对方展示。

1994年3月19日《海南开发报》刊登了一篇被辽宁省锦西葫芦岛区武装部是个假兵“加工厂”的报道:花一万多元钱,就能买到从报名、体检、入伍到服役、复员、安置的全套手续档案,变成“复员军人”。这起全国罕见的特大假兵案共查出假兵356名(其中有档案的307名,无档案的49名)。此案共涉及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36个,涉及部队团以上单位43个,参与此事的各类人员超过800人。已查明假兵家长为办假兵手续送的钱物折合人民币291.1万元。

有些不法之徒,先是利用群众想为子女找个待遇好的单位和安排当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心理,造假卖假,大发横财。后来竟发展到在战士应征入伍的问题上大作文章。

他们弄来战士应征入伍表,再在表上加盖征兵专用章,从医生手中借来私章加盖在体检表上,伪造各种各样的服役、复员、安置手续。他们每办成一个假兵,一般收取的费用是男兵1.3万元,女兵1.5万元。这些假兵中,有待业青年,有集体职工,有被单位开除的人,有在校的中学生……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38岁。

一般人都有以偏概全的弱点。只要向人展示十分之一的真



实,余下的十分之九尽管是谎言,人们仍然会信以为真,并全部接受。对于想象力丰富的人来说,显得更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近七旬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历史性讲话,号召英国人民坚持抗德战争。丘吉尔的讲话情真意切,动人心魄,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像丘吉尔说的“我奉献给你们的就只有鲜血、工作和泪水”的名言,为世人传颂。然而,这一演讲是由英国广播公司的演员诺曼·谢利代替的。直到39年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演员诺曼·谢利才向外界披露。当时,由于丘吉尔忙于工作,只写了一篇讲话稿。诺曼·谢利仿照丘吉尔的声音广播了他的讲稿。丘吉尔听了录音后说:“完全是一样的,甚至连我的齿擦音读成前跨擦音的发音错误都是一模一样。”

当时,世上竟无人怀疑丘吉尔的声音是假的。直到演员讲出了真情,人们才得知事情真相,直到此刻,事已过去近40年。

1. 骗术市局,引诱上钩

虚假广告是骗子们见利忘义,有目的地设置的圈套、投下的诱饵,他们为了牟取暴利、坑害群众,便千方百计地把广告装饰的五光十色,十分诱人。骗子们的违法行为,严重地干扰了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对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是极其有害的。虚假技术广告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打着“投入少、效益高”的幌子,披上“短、平、快”的外衣。此类广告声称:技术易于掌握,适宜推广,适用面大,只有初中文化的人便可学会。实际上这类广告受条件限制较多,技术并不成熟。



如在报纸上经常刊登的种植式栽培“冬虫夏草”的技术广告,就是虚假的。因冬虫夏草是一种寄生的鳞翅目昆虫幼体中的真菌,并不能栽培种植。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专家说,“冬虫夏草”的人工培育技术并未过关,即使偶有长成,也不能与天然的“冬虫夏草”的药效相比。

二是选择发行量大,读者面广的报刊登广告,抓住人们对党报党刊的信任,以达到“全面撒网,愿者上钩”之目的。所谓“降压牙膏”、“增高鞋垫”、“特效口服近视灵”、“近视治疗眼镜”等等,均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质量低劣、毫无效果的产品。记忆增强器不能增强记忆,人体增高器不能增高人体,袖珍缝纫机不能缝制衣服。但可悲的是,人们屡屡被报纸、电台的虚假广告所欺骗。

三是冠以“免费咨询、免费供种、回收产品。实行三包,包技术,包成活,包回收”等优惠服务为诱饵,骗取群众信任。骗子们就是利用人们贪图小利的心理——既然有如此周到的服务,定会有利可图,来诱使人们上当受骗。如:某民办科技公司刊播的“太子参种植广告”,声称回收产品且按质论价,要求种植的商品参长度要达到15厘米,但实际上太子参极少可长到15厘米的长度。

四是以函授培训、邮寄技术资料等名目骗取钱财,坑害人民群众。刊登虚假广告的骗子们往往舍近求远,欺骗外地群众,使人受骗后苦于路途遥远,难于上门追究责任。骗子们往往在广告中说明只须汇款来,即可邮寄种子、资料,进行函授培训,声称资料一看就懂,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骗子们将钱财骗到手之后,就寄上一两页无法实施的技术资料和数粒所谓“名优”种子,有的干脆卷起财物,逃之夭夭。也有的骗子为掩人耳目,逃避工商部11的查处和打击,他们钻邮局便民服务的空子,使用化名设立专用邮政信箱,汇款暂存、定期取邮件等。

五是聘请法律顾问,以技术鉴定和专利成果这些迷人的形式,



来骗取群众的信任,达到行骗的目的。骗子们经常在广告中声称其公司聘有著名的法律顾问,表由其广告和经营技术的合法性,使读者和广大群众误以为购买此项技术具有法律保障,不会上当受骗。实际上所谓的“法律顾问”纯属子虚乌有,是幌子,是为了骗人而镀的金。骗子们声称的“技术经过鉴定,是最新专利技术”,而实际上完全是为了虚张声势,引诱群众上当受骗。有的骗子在做假广告时,还伪造有关证照和批文,欺骗新闻单位的广告部门。

六是卖狗皮膏药的游医沉渣泛起。这些“江湖郎中”大都是些不学无术又无证行医的人,他们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使出种种骗人“绝招”,招摇撞骗,使不少病患者破财误诊。

他们张贴令人目眩的广告“钓鱼”,愿者上钩。散贴在街头巷尾的“医讯”,多如牛毛,把自己的“祖传秘方”、“专科技术”吹得天花乱坠。如一则“乙肝患者的福音”称,本科采用祖传秘方,研制出“清肝散”,对乙肝有特殊疗效,一个疗程(12天),转阴率达95.7%。又如一则“生男生女法”称,只要您花上百来块钱,包您不用仪器化验,即可清楚您怀的胎是男是女,准确率100%;生儿育女任君选择,如有误差分文不取。还有专治糖尿病、壮阳秘方、专治男女不育症等等医讯,引诱患者上钩。

他们以专治“隐私症”击中患者要害,或以“退休军医”、“退休医学专家”、“归国侨医”自命,引诱不明真相者上当。

还有的江湖游医用哄骗吓唬的手段来“挤牙膏”,让患者掏尽腰包。

也有“江湖郎中”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害人骗财。

七是形形色色的“征婚”广告。“征婚”的广告散见于报刊、广播,他们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圆了不少青年男女的伴侣梦。然而,在这类广告中,骗人者并不少见。有以“万元美女”征婚的“美女”却是一个男性;有女青年征婚的,却是借机到应征者所在地旅



游;有男性征婚的,却是借机到应征者所在地,利用征婚的合法手段,行奸淫女子的可耻勾当。

八是五花八门的“招聘”广告。一些骗子以招聘为名刊登广告,以先交报名费、工本费为由骗取钱财。1994年底,四川省三台县就有一个叫秦荣的农民,打着“西南廉政建设指挥部”的招工旗号,走村窜乡,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受骗人数达一千五百人,诈骗金额达三十余万元。

九是推销实际质量低劣的商品。生产、销售根本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假产品,如假酒、假烟、假化肥、假医药、假农药、假味精等等。

另一种是生产、销售偷工减料,不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不合格产品,如人工合成的假牛黄,等等。

十是假冒商标。他们以未经注册的商标冒充已注册的商标;以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名称或商品装潢使用,足以造成误认;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的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十一是假冒专利的行为。在未申请专利或未批准为专利的产品上标注缀附专利、专利号、专利权人姓名(名称)等;专利申请人在其申请专利尚未最终授权的产品上标注缀附有关专利、专利号等;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其产品上标注缀附专利、专利号、专利权人姓名(名称)等;未经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其产品上标注缀附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号、专利申请人姓名(名称)等。

十二是假冒商品名称、商品装潢和外观设计的行为。擅自使用他人特有的有独创性的商品名称;擅自使用他人的商品包装、商品装潢、仿制他人商品的外观设计。



十三是假冒商品质量标志,标识的行为。未经过质量认证而在商品上标注缀附质量认证标志,我国目前有三种产品质量认证标志:方圆认证标志、长城认证标志和 PRC 认证标志;未经我国商检部门检验而在进出口商品上标注缀附商检标志(卫生标志、质量标志和安全标志);未经批准擅自使用名优标志;未经国家环境监测、环境监督部门认可而在商品上使用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未经绿色食品中心认可而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伪造、盗用他人商品的条码标识。

十四是假冒商品产地行为。直接冒称产品为“某国产品”、“某地产品”;冒称产品原材料的产地,如冒称“采用某国原材料”、“正宗某地风味”等。

十五是经济诈骗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一些骗子大要骗术,使得国家和集体的财富蒙受重大损失。一是以亲友、熟人的关系行骗;二是以堂而皇之的企业假牌子行骗;三是以倒闭企业的空牌子行骗,这三种骗术均属内骗。外骗的手法常见的有:以旧设备冒充新设备以高价行骗。

以代购原材料为名进行经济诈骗的事也很普遍。一港商与苏北一家企业合资,合同规定港商投资 100 万美元,后改为分期投资,以代购设备方式投资 23 万美元,接着又签订了由港商代购 276 万美元的元器件。港商以信息传真冒充保函方式,骗走中方 276 万美元的贷款,不按合同供货,致使中方企业破产。

拖帐、赖帐行骗的事更是时有发生。据北京一家国际市场资信部门的资料透露,到 1994 年底,我国已有 39 亿美元的外商欠帐,久拖不还。

以总公司出面保护子公司行骗的事已发生多起。一家境外的总公司知道江苏一家企业要进口一套设备,正式签约、洽谈由其下属子公司办理,对方却推说此事与总公司无关,大笔资金无法追



回。

一些经济骗子不但有保护者,而且串通掌权者参与,形成“权力骗钱团伙”。他们是“吃的大锅饭,有功抢着办。有过大家摊,实际都不管”,这是骗公为私的经济案屡禁不止的症结所在。

纵观流行的各类骗局,大多数都破绽百出,只要有一点常识,推敲一番就会被识破。遗憾的是,大多数受骗者每遇骗子,连一闪念的怀疑也没有,竟轻易上钩。受骗者是否也有责任?骗子之所以容易得手,往往是对骗子的言行的轻信,还有传媒的误导,传媒同样有责任。但归根结蒂,还是愚昧无知,个人的乃至群体的愚昧无知。

现实社会生活纷纷复杂,人们都要多一点“疑心”,多问几个“为什么”,尤其对牵扯经济问题的,更要多长几个心眼。对于所谓“大款”、“名流”之类参与的广告,千万不可轻信。

2. 以假充真,攻心为上

假冒,是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名词,简言之就是以假充真。假冒的商品越来越多,制造、销售假冒商品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公害。所玩的手段,花样多,范围大,它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

仙人草(竹荪)、西洋参、咖啡豆、灵芝都是名贵经济作物。骗子们就拿这些大作文章,在广告里吹得天花乱坠。以灵芝为例,骗子们吹嘘说,种植灵芝,每平方米投资 10 元,生长期只需 50 天,便可收干品 8 公斤,由其出售菌种,同时负责包销,其收购价每公斤 500 元。这显然是天方夜谭!据华中农业大学有关专家介绍,到



目前为止,灵芝、仙人掌、西洋参、冬虫夏草、咖啡豆等,其栽培技术并未过关,一般只能在院校科研单位培植,难以推广。更何况,市场价格也并非广告所吹的那么昂贵,灵芝目前市场价格仅为每公斤 18—30 元,而且质量要求十分严格。

假冒伪劣范围广,表现在各个区域,各个领域。南方人可能买到北方酿造的假酒,北方人也可能买到南方人制造的假烟,国人甚至上洋当、受洋骗,从国外买进了过时乃至报废的机械设备。

假冒商品在生活用品中数不胜数,酒、烟、味精、药品、化妆品、日用品、服装、电器、农药、化肥、种子、水泥等等数不胜数。除商品外,经济领域和人世间的种种行为,几乎都有假的。结婚、离婚、生子、评职称、升学、办离退休、当干部、出国……几乎都有假冒伪劣,稍一大意,就会叫苦不迭。

“本公司是与美国合资的高新技术开发公司,为拓展业务,搞活经营,拟聘计算机专家若干名,从事软件开发。月薪 1200 元,奖金、年终红包另计。优秀者还要赴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考察或从事研究工作……”。这是内地某市一家计算机公司年初打出的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招聘广告。广告在报刊、电台、电视台播出和刊出不到 5 天,应聘者达一百余人。应聘者有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有从事计算机研究多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参加面试、笔试后,他们就按照吩咐在家里等候回音。两个多月过去了,这 100 多位应聘者谁也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

数月后,这家公司又在报上登出招聘启事。当然,这也是绝对有诱惑力的,其结果当然也是无一人录取。在一年之内,这家公司共登出了四次招聘启事,可四次招聘均未有一人能幸运的“入选”。难道应聘者中没有一个合格的吗?当然不是,宋某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是计算机硕士生,对计算机的研究与应用酷爱如命,可他偏偏阴差阳错地分进了机关。为了能干上自己喜欢的专业,



宋某四次均参加了该公司的应聘,可四次都落选了。

面对四次落选的“残酷现实”,宋某不免对自己怀疑起来,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从来不求人的他,事后竟求他一个当记者的同学打探内情。打探的结果,使这位硕士生大为吃惊。原来,每次以优越条件为诱饵进行招聘的这家公司,十多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虽然各种现代化设备设施齐全,但人员却只有总经理和女秘书两人。总经理未来就是计算机专家,但他一般不亲自上机搞项目,只是不断地拉项目。当接到一个项目后,他就分成若干小项目,然后不断地招聘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以录用前考试为名,把这些小项目交给应聘者解答,然后他再把这些小项目“组合”成一个大项目。当然,那些应聘者也就落选了。他不用付一分钱工资,靠这样巧妙的“招聘”,还可收一定数额的报名费。这位总经理就这样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款。

假冒活动,层出不穷,令人吃惊。再从拐卖妇女、儿童来看,全国大概无法精确统计。仅1987年至1989年,3年之间四川省一个地区就被拐卖妇女3629人,儿童107人,恐怕实际数字要比这个大得多。有关部门透露,河北曲阳县常年参与贩卖人口的人就有一千多人。

湖北省安陆市某种子店,因出售伪劣假冒稻种,致使安陆市几百户农民种的千余亩水稻不出苗,或出苗不齐,造成千余亩水稻误季节,不能播种;广西岑溪县筋竹镇军宏光,因石块割伤了脚,村医生开了利福平,谁知服后数小时全身无力,尿血,次日昏迷,经诊断,为溶血性贫血,7天后死亡;该镇15个村点,病人服此药,先后有15人出现尿血,经县医院化验,药胶囊内装的是具有溶血性作用的化工染料酸性橙;黑龙江佳木斯市的卜来龙、阎维军将工业酒精掺入白酒中,共销售假酒一千多公斤,因饮此酒而死亡7人,伤残6人;安徽阜阳的白武松从医药市场购买了一批廉价滞销的“氯



化琥珀胆碱注射液”，改换药名和包装后，假冒“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和“硫酸小诺霉素注射液”出售给无证经营的个体药贩再销售，造成三名患儿死亡，一名患儿休克。

假冒，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据有关方面人士估计，近几年中，仅上海一些企业被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有上亿元。天津市查出的弄虚作假违纪金额五亿多元。有个叫花红玲的骗子，诈骗金额达1.5亿元。山东省苍山县的韩海成自1984年8月至1985年4月，仅仅8个月的时间，在一无资金，二无货源的情况下，先后与十多个单位签订供应玉米、干姜片、麻袋等合同、协议，骗取1.6亿元的资金。

假冒，随着人民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记忆灵”、“增高器”、“近视灵”、“自控豆芽机”、“人造蛋”……凡是有利可图的项目，都是骗子插足的场所，都是骗子追求的“热点”。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假冒伪劣技术也随之提高。台湾已成假人民币的重要产地，台湾警方在台南县就破获伪造人民币的场所，没收面值十亿人民币的假钞。电话的普及，使电话骗子瞄准内陆中小城市，相当一部分用户的BP机曾多次接收到神秘的国际长途电话号码，拨打BP机显示的号码，就能听到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国际交友金锁链服务台”的声音。一个女性操普通话，语音柔软、性感、刺激，纯谈情爱、夜生活、性生活的内容，近似黄色录音，极富诱惑力。由于受骗用户不知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有的当月电话费高达四、五千元之多，有的电话费当月竟达1万甚至2万多。“国际交友”的骗局使不少用户上当受骗，他们大都是青少年。还有国内的168服务台，开办的“电话算命”特别服务台，是极荒唐的。用户根据自己的出生年月所确定的星座号码，拨通电话，168台就能“用科学预测您在各方面的运气”，“为您在事业、财运、爱情等方面提供帮助或参考”。这些科学预测都是反科学的，



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

3. 乘人不备,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中说道:“兵贵神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战争中,高明的指挥员要能够透过“战争迷雾”,发现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出其不意,打击对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成功地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一举炸沉炸伤美国舰只四十余艘,击毁飞机 260 架,毙伤美军 4500 人。而日本人仅仅损失了 29 架飞机、6 艘潜艇,死伤人数只有二百多。日本人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的胜利。当日本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时,美国军队毫无戒备。连海军指挥部的领导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认为日本曾多次与美国和谈,不可能突然袭击。其实日本人正是用和谈的假象掩盖其袭击的真象,才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争谋略,已被社会上的各类骗子移植到行骗中来,使你事先未能防范,待事发之后,追悔莫及。

一天,两个行僧打扮的中年男子,来到汉川县棉纺织厂家属区贺太婆家,说是到此来“化缘”的。贺太婆礼貌请坐。两个行僧看了贺太婆几眼,突然惊慌地说道“太婆,您面色苍白,饥瘦神恍,定有大难呀!一贺太婆一听,心里十分惊恐,连忙问那两个行僧:“请大师指点,如何化解大难呢?”

两个行僧一本正经地说道:“只要您照着我们说的办法去做,灾难就会离您而去。”

贺太婆连连答应,按照大师指点去办。

“实话告诉您太婆,现在是金在您身上作怪,您必须将耳环取



下,放在盛满米的盆子里,然后再闭目祈祷。”行僧认真地说道。

贺太婆听了行僧的话,便从屋里端出一盆米,取下耳环,藏进米盆中。此时,行僧又吩咐贺太婆说:“米盆中的耳环要半个凡以后再取出来,现在您可以闭目祈祷了。”

就在贺太婆闭目祈祷的时候,行僧从米盆中将一对耳环摸出后装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吩咐贺太婆,祈祷要诚心,至少要闭上10分钟眼睛。

待贺太婆醒悟时,两个行僧早已没有了踪影。

1994年6月2日上午,一个中年人走进马鞍山糖酒公司食糖科,自称是海南省琼西农垦贸易发展总公司驻桂林办事处的副科长何广泉,他主动拿出复印的营业执照及驻桂林办事处的法人委托书和名片。食糖科长利业茂接过陌生人递的一堆材料,随意过目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何广泉说他们有广东产的白砂糖,可由湛江发货,也有海南糖,若要,可以在马鞍山发货,每吨价3450元。利业茂对送上门的生意极感兴趣,下午便向公司王经理作了汇报。

王经理提出,一要将每吨价再降低一点;二要对交货时间、糖的质量、产地及结算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三要供货方有资金抵押。利业茂按王经理的意见同何广泉商量。何广泉说,降低糖价和交抵押金他做不了主,糖的质量和交货时间则可保证。贷款和结算方式能接受,糖酒公司接到供方车皮计划通知后,再带贷款与供方一同去承运站付款。如此“诚实”的生意,深深地打动了利业茂。

6月3日上午,何广泉又来到食糖科,将每吨糖价降到3390元,并表示糖酒公司派人到桂林办事处后,可付3000元的抵押金、再验货验证付款。海南省琼西农垦贸易发展总公司驻桂林办事处如此有“诚意”,马鞍山市糖酒公司的王经理岂能不拍板?于是,双方签订了合同。600吨白砂糖的供购货合同,共计贷款203.4万



元,并盖上了双方的合同专用章。

6月14日,桂林办事处发来电报称:“车皮10个已办好,请速带款来人发货。”

6月15日糖酒公司将150万元货款办了一张汇票,传真给供方桂林办事处。

6月18日晚,何广泉由桂林打电话给利业茂,说车皮已批下来,问可不可以装车,并说是海南产的一级白砂糖,利业茂说只要质量、外包装符合标准,可以先装车。并说他6月20日到桂林办此事。

6月21日上午,何广泉到利业茂住宿的饭店,对利业茂说,他19日、20日两天亲自在湛江监督装车皮,并说办事处还有一个叫“毛伟明”的仍留在湛江站办理结帐手续,他要连夜回桂林把铁路货票及提货凭证带回来给利业茂。何广泉将利业茂带到漓江饭店二楼的客房与“钟国生经理”和“陈维琦主任”相见,他们将计划车皮变更表拿出来给利业茂看。

6月21日晚,利业茂给王经理打电话,说何广泉他们已将600吨食糖分别装车,21日下午已发运。王经理问:“为什么你人未到就发货?”利业茂说他出差前何广泉曾打电话到他家,问车皮搞好了能否装车,他讲可以装车。这就是装车的原因。王经理说:“糖的质量不看怎么能装车呢?究竟装了多少车皮?”王经理一再叮嘱利业茂去湛江站验货验证,嘱咐汇票不要给何广泉。利业茂答应去湛江。

6月22日上午,何广泉到利业茂的住处,说“毛伟明”已从湛江回来,带回来的铁路货票及提货凭证放在办公室。利业茂便到何广泉处将车皮号抄下,又看了单据和单据上盖的铁路局印章,利业茂看后完全放心了。利业茂在既没见到一粒糖,也没见到一辆车皮的情况下,就将150万元的汇票轻易地交给了钟国生。事后,



利业茂打电话向王经理汇报情况,王经理再三叮嘱利业茂:“一定要去湛江发货点核实食糖是否发出。”利业茂很自信地说:“铁路承运凭证是微机打印的,不可能有假。”王经理坚持要利业茂去湛江核实,利业茂口头虽答应,实际上却没有行动。

6月24日上午,王经理在电话里得知利业茂没有去湛江,忙问汇票给何广泉他们没有,利业茂谎称汇票还没有给。王经理一再吩咐利业茂,需证实货物真的发出再决定给不给汇票。

王经理不放心,又派储运科的人询问马鞍山火车站,马鞍山站说湛江站没有发出10车皮食糖的预报通知。得此情况后,王经理马上打电话问利业茂汇票给没给,利业茂撒谎说:“刚刚给的。”王经理质问利业茂:“你为什么不等核实发货情况就给汇票?”此时,利业茂张口结舌,无法回答王经理的质问。

6月25日公司接到利业茂寄回的快件即提货凭证。经查,发货站盖章的提货凭证、鉴定都是伪造的。

6月28日公司向马鞍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案,刑警与公司几名干部急忙赶往桂林、海南、湛江、广州等地追查。在桂林发现市糖酒公司的150万元已被何广泉等人提走了146万元。

所谓海南琼西贸易发展总公司纯属子虚乌有的皮包公司,驻桂林办事处早已人去楼空,钟国生、何广泉等人的身份证均系伪造。

诈骗者以并不高明的手段骗得了巨款。

在这里,骗子采取的手段就是乘人不备。按照合同规定,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买卖才能成交。然而利业茂并不是这样,他听信骗子何广泉的鬼话,既不去湛江站看货,也不核实货是否装车发运,而仅仅是相信何广泉的凭证,以及发货单等伪造的一套单据。骗子借口已装车发运,仅凭铁路货票,提货凭证等伪造证件,就轻而易举骗取了150万元巨款。直到提货凭证经鉴定是伪造的,马



鞍山站又查出湛江根本没有发货,利业茂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追悔莫及。

1994年5月,湖北省汉川两河乡九星村5组农民朱孝生和在铁道部十七局第三工程处工作的姐夫张四光以子虚乌有的“三峡工程”的名义精心杜撰了一份颇具欺骗性和诱惑力的“招收农民合同工商函”,盖上伪造的公章,然后向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乡、镇一级单位邮寄四千余份。因招工函写的很逼真,加之山区人民求职、求富心切,纷纷报名要求前往。

就这样,所谓“铁道部三峡工程办公室”忙乎开了:报名信函、邮汇招工报名费的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十余天时间,收到信函上千封,报名费3万多元。不少乡、镇村组还千里迢迢赶到宜昌有关部门咨询和办理招工事宜。

公安机关经精心侦查,终将案犯抓获。查封了所有的账物,包括公章、信函、汇款单等。据案犯交待,他们计划诈骗招工6万人,诈骗金额60万元。诈骗犯张四光、朱孝生被抓时,还有八千余封已写好的信函尚未来得及寄出。

受骗的人是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上当受骗的。来自各省的农民,实指望寄上报名费就可被招工,然而等待他们的则是杳无音讯。

1993年7月《贵阳晚报》、《贵阳广播电视报》刊登一则广告:“南方职业技术学校贵阳分校招生,学校开有礼仪、公关、美容、美发、裁剪、微机、家电、汽修等学制1年的专科班、毕业后保证推荐工作。”

诱人的广告打动了邱之艳和她的同学,同学中还有来自外省的学生。

1993年9月20日,邱之艳和她的同学带着美好的憧憬踏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



1994年5月7日,学校忽然宣布停课。不经任何考试,就宣布她们这批学生毕业了。并介绍她们到广西玉林总校推荐部安排工作。

1994年5月14日全班42名学生(32名女生,10名男生),在车船费、食宿费自理的情况下,由班主任和推荐部陈碧江带队,由贵阳乘车到玉林总校。总校推荐中心问她们愿不愿意到顺德市当服务员。邱之艳等21名同学说愿意并交了50元车费,又经过客车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于5月17日到顺德市钧安镇富华大酒店。老师宣布,愿意留下的坐左边,不愿意留下的交50元车费再走。邱之艳等8名女学生因手里没有多的钱,只好留下。8名女学生被带到一个房间,五十多岁的老板向她们宣布:“你们总部推荐你们到我这里干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在这里陪客人吃饭、跳舞、唱歌、当三陪小姐。”邱之艳等8名女学生对此表示不愿意,他们的老师则说:“怕什么,大家都是一个地球上的人,不就是陪人吃饭、喝酒、跳舞吗?”

5月18日她们来到发廊上班,张姐问她们:“你们知道来这里干什么吗?”“不知道。”“是当小姐,这里是开放城市,包括性开放,陪客人睡觉,你们要开放些。”

中午,女学生彭×、杨×去上厕所,半道上被老板和帮凶拖到一个房间,老板和一个女人上床做示范给她们两人看,还对她们动手动脚。

6名女学生知道后,吓得直打哆嗦,抱头痛哭。

晚上她们8个女学生被分到几个单间去陪客人。邱之艳和另外两个女生来到一个房间,里面三个中年男人,叫她们一起看淫秽录像,她们低头不看,三个男人就发脾气。这时突然停电,她们夺门而出,跑回寝室。其余5位女学生也陆续回来。遭遇大致相似。

5月19日清晨,8名女学生先后逃出酒店。



她们求助于公安部门,这才解救了她们。

无独有偶,另一起惨遭拐骗的妇女,则是被拐骗到科威特的。这批妇女被拐骗到科威特后,既不懂外语,又无亲无友。骗子将她们关在外方公司里,威逼她们签订一份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合同,然后把她们送去当女佣,实则就是当奴隶。她们受尽了雇主的凌辱,有的甚至被雇主强行奸污。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这场骗局是怎样发生的。

1997年11月,吉林省吉林市某就业训练中心和吉林某工业集团公司人才劳务中心,以办理赴科威特和阿联酋劳务输出的名义在吉林地区招收了51名妇女。

该训练中心是吉林市政府机关的下属单位,而某集团人才劳务中心又是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在公司内部职工中招收劳务输出人员,这样就更具欺骗性,更令被招收的劳务输出人员信以为真。这就是受骗的主要原因。

51名妇女一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企业职工,家境都不富裕。为了能出国挣大钱,他们不惜借了高利贷,有的甚至将种的地、住的房子作抵押借钱交这笔出国费用,每人交2万至4万元。

出国前,这些妇女在劳务合同上签订的工资和其他待遇是:①勤杂工,月工资400—500美元(有的是200—400美元);②庄园清洁工……

从1998年2月24日起,51名妇女分5批由北京乘飞机飞往阿联酋的沙迦和迪拜,再由迪拜转往科威特。到达科威特后,负责接纳和办理劳务手续的科威特方面的国际劳务集团公司先将她们关进四楼后间私设的“监牢”里。第二天体检后到总经理奥玛尔的办公室签一份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合同。

这批妇女坚决拒绝再签合同,奥玛尔根本不理睬,粗野地抓住每个人的手将拇指的指印按在合同上。奥玛尔强迫51名妇女签



订的这份合同是国际劳务集团家庭佣人雇佣协议,条款规定:1.雇主同意支付雇工月薪 45 科威特第纳尔(135 美元);2.雇工自到科威特之日起将被扣除 4 个月的工资;3.雇工不得单独离开住所。因此,所有的假日都将在雇主家过或与雇主家庭共同外出,无休息日。雇工无权因私人交际使用雇主的电话,并且未经雇主许可不得将雇主的电话号码给任何人。雇工无权与雇主家族以外的任何人建立私人联系,不论男女。没有雇主的许可,雇工无权动用雇主的任何私人物品……签订这份合同就等于签了一张实身契。51 名妇女根本不知道这份合同的内容。

从此,她们必须每天 5 点钟起床,洗衣服、擦家具、刷地毯,雇主随意使唤。直到深夜一点多,一天干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活。稍不遂意就拳打脚踢,或用皮带抽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们有的被迫逃出雇主家;有的被关进雇主私设的监牢里,几天不给饭吃;有的用刀割臂,并从四楼阳台跳下去;有的表示只当清洁工,不当女佣人;有的宁愿在监牢里被关 16 天,也决不当奴隶。

这 51 名被拐骗的妇女,在科威特受尽凌辱,受尽折磨。从 1998 年 4 月下旬开始,部分妇女就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反映她们在科威特的遭遇和艰难处境,恳请使馆帮助她们尽快回国。

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立即向国内报告此事。1998 年 5 月 3 日,使馆又向国内各机场发来电函,请机场海关阻止吉林省赴科威特劳务输出妇女离境。

为解救这 51 名妇女,我外交人员想尽一切办法。因外交人员无权到每个雇主家去营救,只好通过电话通知每名中国妇女自己跑出来,再派车去接应她们。就这样,51 名妇女通过多种渠道才被营救出苦海。

从 1998 年 6 月 25 日起,51 名妇女分 5 批先后返回中国,7 月



26日最后7名妇女乘飞机回到北京。

这51名妇女遭受如此残酷的骗局,是谁操纵的呢?是长住阿联酋的吉林人崔从和郑英姿夫妇同国外的劳务公司搭上关系后,让吉林市某就业训练中心和吉林某工业集团公司人才劳务中心为其招收的。

两个“中心”和科威特国际劳务集团商谈中,故意将“家庭女清洁工”译为“庄园清洁工”,并编造各种谎言,为其招收中国妇女。

崔从和郑英姿为了避开科威特驻华使馆和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的注意,先为这些妇女办理赴阿联酋的旅游签证,将她们骗到迪拜,再由迪拜办理赴科威特的签证,然后入科威特境内。

崔、郑二人利用两个“中心”不了解科威特情况的条件,伙同科威特公司总经理奥玛尔设下骗局,先从两个“中心”捞取大笔费用,然后再将51名中国妇女拐骗至科威特。奥玛尔经营的这家国际劳务集团公司是专门将一些贫困国家的妇女运到科威特做佣人的公司。每介绍一名妇女,他们收取雇主250科威特第纳尔(752美元)的费用。把51名中国妇女介绍给雇主,奥玛尔又赚了一笔。

骗人者就是抓住受骗者缺乏心理准备的时机,来达到其行骗的目的。俗话说,明抢好躲,暗箭难防。骗子为达到其罪恶的目的,他们费尽心机,使好人在不知不觉中受暗算。骗子行骗就是向你射出的一支暗箭,他们在什么时候行骗?在什么情况下行骗?往往很难预料。

朋友们,当我们与那些不熟知的人交往时,当我们受聘时,当我们被招工、招生时,都应当处处设防,明察暗访,在没弄清楚情况之前,千万不要随便听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不要给骗子有可乘之机。



4. 以假充真,混水摸鱼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骗子,有的冒充国家干部招摇撞骗、有的冒充记者、公安、军人、高干子弟、华侨、港商……这些假冒人员,有的是为了骗取财物,有的是为了骗取荣誉、地位,有的是为了骗取爱情,也有的是几种目的兼而有之。对这些假冒人员,一不留心,就会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有的还会造成终生遗憾。

骗子冒充什么人物,主要取决于不同的行骗目的。有什么行骗目的,就扮演什么角色,采取什么相应的手段。

1994年8月10日,大骗子熊观保携带一枚私刻的“岳阳市南湖化建公司合同专用章”,以虚报的岳阳市南湖化建公司的名义,冒充该公司委托代理人,与哈尔滨某厂签订了购买价值人民币51.2万元的3200只液化石油气钢瓶的购销合同。

熊观保为了骗取该厂信任,预付货款10万元后,诈取钢瓶3200只,然后,熊观保将钢瓶低价售出,得赃款人民币四十二万余元,其中33万余元被熊观保挥霍,给被害单位造成经济损失40.3万元。

熊观保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类似熊观保的大骗子到处都可碰见。他们大都是伪造公章、伪造证件、以骗取他人信任。对急于寻找职业的人,就打“招工”的幌子;对急于发表文章的人,就打招“通讯员”的幌子;对急于登广告、出名的厂长、经理、他们就以给企业“拍有偿新闻”“上镜头”,骗取资财。致使人们真假难辨,最后只好惊呼上当。



1994年10月15日,一名自称是咸宁市旅游局在旅游区建筑宾馆的民工,到咸宁市花纹乡一户姓李的农家讨茶水喝,李妻一人在家,为来人倒了茶水。

闲谈中,客人向李妻打听乡邮局离这里有多远,又问邮局寄包裹拆不拆封。李妻说不知道。过了一会,来人很神秘地对李妻说想与她商量件事。来人煞有介事地告诉李妻,他在建筑工地挖出了一个小罐,内有四个金元宝和50枚银元,放在民工棚里怕不安全,想寄回家又怕邮局查出没收,是否可以先寄存在她家,一星期后回家时来取。说着便掏出了金元宝和银元。

热心肠的李妻满口答应,并主动说可以写个收条。客人表示要不要收条无所谓。李妻诚恳地说:“写个收条当然好些,你凭收条来取,我也好说得清楚。”客人感激不尽,“您真是大好人,只要你不对外说,我来取东西时,送一个金元宝给您作为保管费。”停了一会,客人又说,“不过您最好先给个东西作抵押。”李妻想不出有合适的东西作抵押,客人便以商量的口吻说:“就您的耳环怎么样?不行就算了。”李妻见金元宝黄灿灿的,外加还有银元,耳环只有4—5克重,怎能跟这么多金、银相比呢?于是,二话没说,就将耳环取下爽快地交给了客人,李妻高兴地送走了客人……

一个星期过去了,“客人”没有来取寄存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客人”仍杳无音讯。李妻叫丈夫将寄存的东西拿到市人民银行去检验,经检验,这些金元宝、银元全是假的,一文不值。李妻方知受骗上当,但悔之晚矣。

这个骗子既没有冒充干部,又没有冒充军人,也没有冒充记者,而是冒充一个建筑工地的民工,在休息的时候到农家行骗,骗子的骗技并不高明,然而诚实的、想占一点小便宜的李妻却受骗了。她将一对耳环轻而易举地交给了骗子。

若是李妻仔细地分析分析:正在开发的旅游点,荒山野外,以



前又没有人在此居住过,又不是旧宅基地,何来地下之宝?再说四个金元宝,50枚银元,只要一对耳环作抵押,连个收条都不肯要,对方如此大方就不值得怀疑?一个在外的民工慨然挖到了这么多宝贝,为何不赶快送回家?疑点是很多的,骗子的伎俩是低劣的,然而,对方却被蒙骗了。

在安陆开往武汉的长途汽车上,一个小贩作起了推销电子手表的生意。卖价每块48元,少一分不卖,小贩说要不然就赔本了。

正当小贩极力推销之际,一个中年男子冲上车来,说:“你好大胆子,在下面不敢卖,竟跑到车上骗人来啦!电子手表价值到底多少?”小贩吱吱唔唔地说:“48元……”中年男子对车上的旅客说:“明明28元一块的电子表,他竟卖到48元,明摆着骗人,按工商局规定,罚款100元。”

小贩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对那男子说道:“我刚上车,一块表都没卖掉,身上无钱。”中年男子一把抢过小贩手里提的手提包,高声说道:“根据安陆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对无照、高价出售商品的小商贩,处以罚款并将所售商品削价处理。现每只20元愿买者从速,每人只限买一只。”中年人摆出一副执法人员的派头,神气十足地说。车上的旅客听罢,认为这个工商人员秉公办事,为旅客着想,当场把削价商品处理给旅客,实在是品德可佳。于是,旅客们纷纷响应,争相购买。

前后不到10分钟,就有二十多个旅客买了电子手表。不一会,车要开了,小贩和中年男子慌忙下了车。

此时旅客中有人惊呼:“这电子表质量不好,是水货。”购买者发现其中有诈,但悔之晚矣。“工商”人员和小贩早已不见踪影。

这是一起冒充工商人员的行骗案件。骗子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行骗得逞?大体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用人们对工商人员的信任,旅客一时难辨真假;二是以打假为名,指责小贩欺骗旅客,表



白自己身为工商人员,是站在旅客一边的,这样更具欺骗性;三是制造的事件突然,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加之电子手表便宜,有诱惑力,这就是人们受骗的原因。

骗子就像演员一样,他们会随时根据角色的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份。

湖北省汉川县南河乡枫岭村农民严德安,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便到省城武汉市闯世界。他在汉阳郊区租房住下来,私刻印章弄假证明,花钱买了几套警服和警帽。一番打扮之后,摇身一变便成了一名“警官”,他告诉所有在武汉的老乡和房东,他被省公安厅招聘为干部,在公安厅装备处工作。

1992年6月,严德安又碰到汉川老乡——某五金厂的曲某,他告诉这位大老乡:他能搞到公安厅处理的摩托车,问老乡曲某要不要。出于对老乡的信任,曲某大方地将8000元给了严德安。严德安花2200元从一老同学手上买了一辆旧车给了曲某,余款尽落腰包,曲某吃了闷亏,却不敢声张。

1993年8月,严德安听说有个在汉阳做菜生意的老乡,便主动上门去套近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便成了“好朋友”。这个老乡叫蔡小鹏,他见严一副书生相,模样俊俏,很有好感。蔡小鹏问严“警官”能不能买到省公安厅处理的摩托车,若能买一辆,今后贩菜做生意就方便了。严“警官”说道:“有一辆车是我们装备处科长的,他正要半价处理,大概需要5000元才能搞到手。”蔡小鹏说:“我先给你2000元,交车给我时,再付清余款。”于是,严“警官”收下了蔡小鹏的购车款2000元,把BP机号码留给了蔡小鹏,说有事就随时联系。

蔡小鹏要车心切,几次打BP机找严“警官”,严“警官”都称科长出差或开会去了,车子一直未到手。

严德安在冒充警官期间,还骗取了武汉市福利商行的信任、以



帮忙贷款为名,骗走商行老板汪某、熊某 6000 元,香烟 2 条,名酒 4 瓶。还以帮老乡办身份证为由,骗走现金 600 元。

严德安除伪装警官外,还伪造了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汉阳某居委会的工作证、图章、假身份证、假信件等物品。他共有警服 3 套,警帽 1 顶,新式警衔标志 4 副。严德安先后诈骗钱财 3.5 万元,受骗者 24 人。

严德安在伪装警官期间,还勾结当地无业人员,冒充公安局防暴队员,以抓赌为名,勒索他人财物多起。他还欺骗一外地女青年与其长期同居,合伙骗取钱财。

严德安确实也有一些迷人之处:年轻、英俊、潇洒大方、风度翩翩,且能随机应变,巧舌如簧……

其实,严德安的骗术并非天衣无缝,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有不少漏洞:比如伪造的公章,假工作证等,明眼人一看就能识破;假警服无警号,假警衔标志制作粗劣,稍加留意,就不难识别。

人们之所以误入圈套,一是对于名声、地位的过份看重;二是贪图小利的思想在作怪;三是认为是老乡、熟人,对方不会害自己。

1989 年,四川成都市郊的 5 位年轻女菜农,瞒着家人到峨眉山尼姑庵去当尼姑。因她们忍受不了庵中的清苦生活,几天后便不辞而别。这 5 个“尼姑”乔装打扮,开始了行骗的生涯。她们来到古都西安,恰逢西安九仙庵建庵 70 周年举行纪念会。七十多岁的庵主听说峨眉山有仙客前来祝贺,亲自到庵门前迎接。5 个“尼姑”成了九仙庵的座上宾,在庵里住了一个多月,游玩了华山、华清池、贵妃墓等名胜古迹。然后,这 5 个“尼姑”又游了石家庄、郑州、北京。在北京,她们游了北海公园,正游北海公园时,她们遇到一个女同胞带队的港澳旅游团,这位带队的女同胞是位佛教徒,得知这 5 位“尼姑”是峨眉山下“化缘”的,便诚恳地请她们随同港澳旅游团玩几天,食宿由旅游团支付。带队的女同胞把这 5 位“尼



姑”当作佳宾,拉着她们同游颐和园、雍和宫、紫禁城、八达岭……三天之后,5位“尼姑”忽然不辞而别,并趁机盗走了三个提包,乘车南下了。

5位“尼姑”一路游玩,化缘来到广州,在广州与3个地痞勾结,专门到外商企业、办事处、火车站、飞机场、高级宾馆“化缘”,后来在一个县城里被人识破,终成阶下囚。

这5位“尼姑”,先后行骗一年有余,“化缘”骗取现金数万元。

这5位“尼姑”为何行骗能够顺利得逞?一是靠尼姑装束,人们认为尼姑都是行善的,不往坏处想,更不会认为她们是骗子;二是善男信女们不辨真假,对尼姑深信不疑;三是一些外资企业和大型公司,认为“化缘”就是乞讨,无非是付给3、5百元把她们打发走。谁还去查看介绍信、证件之类?

正因为上述种种错误的心理,“尼姑”便可以走南闯北,行骗天下了。

在众多行骗行当中,为害最烈的,莫过于假药了。1991年上半年,国家卫生部收到雪片似的案情报告,河北、内蒙、辽宁、黑龙江、湖南等18个省、市、自治区,发现大量假麦迪霉素。查获假麦迪霉素案四十余起,总价值六十余万元。

这些假药是怎么出笼的呢?原来是犯罪分子将河南某药厂生产的复方咳必清贴上麦迪霉素标签然后再以高价推销出去,从中牟取暴利。

1991年下半年,湖南省药品监督部门对全省120个县市区2.8万多个医疗卫生单位进行清查,发现其中7000多家经销或使用了假劣药。这次行动共查出各类假劣药品128种,片剂二千多万片,针剂1400万支,还有部分中成药和中药材,总价值二百三十多万元。

广东省1990年查处假劣药案1724件,1991年查处假劣药案



3517 件。

1991 年 1 月至 1992 年 6 月，全国 26 个省区市共查获假药案 17298 宗，药品总价值 3 亿元。

广西玉林地区沙田乡的南流村，有一个叫李文玉的村民，伙同他的儿子李勇在既无制药技术，又无制药设施的情况下，办起了“玉林地区第二兽药厂”，他们生产的假药氯霉素、红霉素、麦迪霉素、安乃近等高效自选药品，其原料是猪饲料木薯粉及色素。他们将氯霉素染成绿色，将红霉素染成红色，将四环素染成黄色……然后把他们“生产”的假药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推销给药贩子。仅 1991 年就制造假药获利二十六万余元。

类似广西玉林地区沙田乡南流村的制作假药的黑窝点还有丽良村、博白县城厢乡的桂花村及广东的普宁、电白，安徽的阜阳，浙江的苍南等地。

假药使无数人被无辜地夺去了生命，使无数人的健康受到了摧残，使无数个家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假药，成了万民痛斥的一大公害！大量的假药，又是怎样流入市场的呢？

在山西侯马市，药贩云集，生意兴隆，既有批发，又有零售。这儿有 108 个经营药品的个体户，而只有两户证照齐全。这些无证个体户的摊位上，摆放着各类化学药品，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人血丙种球蛋白……这儿的每个店日平均成交额高达 1800 元以上，不少人因经营药品步入巨富。

在湖南省邵东县的廉桥，这儿的药贩成帮成伙，在 320 家个体经营户中，有 90 多家从事过购销假药的勾当，贩卖假药的人数高达千人以上。

药市，成了假药品的集散地。

一个推销假劣药品的“假药大王”，走南闯北，跑了无数个县城。他手拿地图册，每到一个县，就跑县人民医院，找到药房的主



管,推销假劣药品。他的办法是高回扣,给2成、3成、4成的回扣,甚至给5成。一年中他就挣了近40万元。金钱成了他的帮凶,金钱腐蚀了一些人的灵魂,假劣药品则坑害了无数无辜的人们。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骗子,无孔不钻。但制造、贩卖、推销假劣药品大概是危害最大、最严重的骗局了。这种骗局恐怕是当今人们最恐怖的,因为受害者几乎无法防范。比如中年农民覃宏光一家,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1990年6月30日覃宏光因右小腿患疖疮,到乡卫生所就诊,医生开了6粒利福平胶囊给他。他遵医嘱服下后,全身泛黄并出现血尿。家属迅速将他送到岑溪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药物性溶血症。因严重中毒,抢救无效死亡。覃宏光死后,妻子程丽元因精神受到刺激而摔伤,头颅骨折。夫妻共花去医疗费四千余元。类似事件数不胜数。

在各种骗技中,利用招工、招生进行欺骗,大概是最为常见的。

1992年,在哈尔滨市的大街小巷,忽然扯出了不少横幅,打出了不少招牌:赴独联体乌孜别克自费留学招生。这些横幅、招牌使哈尔滨人兴奋了一阵,让外地人也感到十分新鲜。不少青年学子都跃跃欲试,在哈尔滨大学的招生牌前,其招生牌上写道:“我校是受乌孜别克国立国际语言大学和塔什干大学经济学院两所大学的委托,在中国选拔优秀青年到那里留学的……,学习一年俄语,考试合格由所在学校发给乌孜别克国家承认的毕业证,凭此证可免费进入独联体各大学学习。”

一个招生人员大声说道:“报名吧,别犹豫了,塔什干的国立国际语言大学条件非常好,有留学生公寓,宿舍2人一间,备有电视、沙发、地毯、卫生间和厨房,宿舍在市中心,出门就是自由市场,购物方便……”

“乌孜别克总统的翻译与我很熟,他当留学生的辅导员。”另一个招生人员补充道。



1992年8月27日和28日《哈尔滨日报》中缝登载了哈尔滨大学招收赴乌孜别克留学生的广告。“每个人1100美元、3000元人民币的学杂费,300元的报名费,此外,还有别的费用……”招生人员介绍着。

就这样,不少莘莘学子动员家里父母卖了房子、拖拉机拼凑留学费用,有的夫妻卖了出租汽车,报名要去乌孜别克留学,有的砸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加入了留学队伍,有的丢掉了大学教师、工厂科长的职位加入了留学队伍……

30名留学生经过一路上又冷、又饿、担惊受怕的折磨,终于到达乌孜别克首都塔什干。

这批留学生被安排住在这样的宿舍:一张桌子、两个板凳、几张破床。既没有电视、沙发、地毯,也没有卫生间,整个楼层厕所只有两个位子,一个澡室仅有两个喷头,没有集体食堂。30人做饭挤在几米见方的厨房里,只有3个炉灶,买菜离驻地10多里远。

30人分成4个班,教材有5个版本,两人一本书。上完这课不知何时上那课。招生简章上说10个月的学时,校方说6个月就结束;简章上说,发毕业证,凭此可免试深造,校方说结业证都不给,免试和深造自然成了泡影。

留学生们此时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他们呆的地方不是国立国际语言学院,他们愤怒了,他们在走投无路时,寻求驻乌孜别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给予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孜别克大使馆大使关恒广亲自前往30名留学生的住地询问,才弄清事情真象:原来,乌校方实收每个学生7万卢布(折合美金140元),校方只能给这个待遇。而30名留学生交的是1100美元、3000元人民币和300元报名费,全被大骗子张海涛骗走了。

张海涛何许人也?他是哈尔滨大学科工贸公司经理刘士英的



一个学生,此次招收留学生既没有向学校正式汇报,又没有经任何领导审批,完全是出于赚钱的目的。张海涛共骗 2.58 万元美金,13 万元人民币。

受害的 30 名留学生,其损失巨大,无法弥补。

1992 年,哈尔滨派往独联体的留学生,全省已达 2380 名,但像哈尔滨大学这样偷招偷派的留学生,却为数不多。骗子一次骗 30 名留学生,获美金 2.58 万(折人民币 20 余万元)元,人民币 13 万元,两笔合计 33 万余元。骗子的骗术为何得逞?一是利用哈尔滨大学的公章、各种收据、招生简章;二是利用哈尔滨大学的招牌,响当当硬邦邦,谁还能不相信?类似张海涛这样的骗子,恐怕为数不少。

1994 年 4 月,黑龙江省绥化纺织厂两名采购员从河南省商丘地区外贸土产公司职工谢予商手中以每吨 13600 元的价格,购买 37.6 吨 329 级原棉,当棉花运抵工厂开包使用时,发现棉花中掺杂了大量粉白灰、木屑、落物(加工原棉过程中应除去的废品)等杂质。其中落物占 30.7%、非棉状物占 38.47%,其他为较低等级棉花。

这两个采购员为什么眼睁睁买回来皮棉花?原来,他们听信骗子以逃避国家棉花专控的理由,接受了标有“废棉”的收据,既未与供方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又没有进行监督装货和验收质量,就把购棉款付给了供货方。

采购人员轻信行骗者编造的一套合情合理的理由,将劣质棉 37.6 吨冒充优质棉,造成 78.8 万元的损失,使工厂被迫停产。

假冒、伪装骗取钱财的骗子,虽然他们的手段不同,打出的幌子也有差别,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善男信女们千万要提高警惕,识别真假,不要被迷雾蒙住了眼睛。



三. 商界骗术——商战奇招赚钱术

人生在世,总离不开与他人交往,都离不开市场,都需要商品,在当今,买卖商品上当受骗的事例到处可见。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就是高级干部也难免受骗。

原国家商业部长胡平,1990年8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参加一个商贸会议,一天休息时便到武汉市百货商场闲逛,胡部长在皮鞋柜前看中了一双网眼棕色的牛皮鞋,便选试了一双,既合脚又舒适,便付款49元5角钱成交了。他穿着新鞋继续逛商场。第二天回到北京,到家脱鞋时,发现右脚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从买后穿上新鞋回到家里,正好一天。再看这双鞋既没有商标,也没有生产厂家,只是鞋底上有“上海”的字样。后经过调查,才知道鞋底是上海产的,鞋是武汉制作的。其质量可见是何等的低劣。商业部长用49元5角购了一双“一日鞋”,商家坑了商业部长。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俗语。商人为了赚钱,从不正当渠道购进低劣假冒的商品,只花了极少的本钱。然而,商人为了赚钱,就去坑蒙广大的消费者,靠坑蒙消费者而发家致富。奸商把丑恶打扮成美丽、善良,把卑鄙装扮成高尚。他们满嘴的谎言,能把河水说成香油,将石头说成金块,稻草说成金条。“说谎”成了奸商们的座右铭,“说谎”成了他们经商的“信条”,若不如此,他们就不可能赚其钱,就不可能转眼间暴富。



1. 假买假卖, 借名发财

在人生的舞台上, 奸商们表演着各种各样欺骗人的把戏, 明明是一件伪劣皮服, 他却标着正宗的羊皮服。明明从个体制作者手里是 30 元的进价, 而标签上竟写着 500 元的销售价。成千上万的消费者, 有多少人能辨真伪? 有谁能识别皮服的优劣? 识货的必定是少数, 上当受骗者则是绝大多数。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常常会碰到高声叫卖的吆喝声, 衣物摊前围着男男女女, 挑货的、讨价还价的, 不少人会情不自禁地围上去, 看看衣物的成色、花样、价格, 然后决定取舍。此对, 很可能会有人自觉地成了你的说客, 向你介绍这种衣物的质优价廉, 并劝你购买。这个说客或许是年轻女子, 或许是有见识的男士, 他会大方地先付款买一件衣服或皮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做笼子”的, 这种假买假卖的奸商处处可见, 他们的表演精彩而动人, 往往能收到极好的效果。

在湖北省公安县的大街上, 退休工人崔某遇到一个 20 岁左右的小伙子, 小伙子向崔某询问县医药公司在何处? 正在此时, 一个自称是本地人的老者, 问小伙子去医药公司干什么, 小伙子说, 他有“海龙”要卖给医药公司, 并说每条海龙最少可卖 40 元, 说着从袋子里拿出几条筷子长短的干枯动物, 那个自称是本地人的老者价也不还, 就买下一条, 并说没带多少钱, 让卖“海龙”的小伙子下午 3 点到县纺织品批发部门前等候, 他要将小伙子的“海龙”全部买下来。崔某见此情景, 认为一定有利可图, 不觉心动。那个自称是本地人的老者察颜观色, 便与崔某商议合伙搞“海龙生意”, 并说



这“海龙”一转手，就能赚大钱。

自称本地的老者同崔某边走边议，两人正说得投机之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走来与本地老者打招呼，称老者为“老张”。女同志问老张：“您在那里买的‘海龙’？多少钱一条？医药公司卖出来好像是 80 元一条，您这一条卖给我吧！我给您出 60 元。”那女同志不由分说从老张手里抢过“海龙”，也不管老张愿意不愿意，塞给老张 60 元钱，就风风火火地走了，弄得老张哭笑不得，老张连连向崔某诉说，说这个女同志是他以前领导的女儿，那领导干事如何雷厉风行，人缘如何好，讲得崔某听得津津有味。正行间，那女同志又跑来问老张，询问哪里还有“海龙”卖，如果有，她想全部买下。老张对那女同志说：“有，下午你来找我好了。”

崔某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认为这“海龙”可是个好买卖，若买个百把条，一转手就可赚几千元，何乐而不为？于是决定取出多年的存款，将“海龙”从年轻小伙子手里全部买下。

下午 3 点，崔某来到纺织品批发部门前，那个小伙子早等在那里，却没有看见老张。一会儿，老张出现了。老张问崔某买多少，崔某说存款全带来了，只够买 150 条，6000 元。老张则说他的老婆今天去女儿家了，把放存款的抽屉钥匙带走了，没有拿到钱。于是，年轻小伙子问崔某是否要，若不要就卖给别人。崔某此时感到很幸运，他可以一人将“海龙”独买，然后再卖给老张以前那位领导的女儿。于是崔某对老张说：“生意做成，我给好处费。”老张欣然应许。

崔某用多年积蓄的 6000 元人民币，一下买了 150 条“海龙”。年轻小伙子一手交货一手收钱，成交后，便迅速离去。崔某与老张在此等候那位领导的女儿。一会儿，老张对崔某说：“您在此稍等一会，我去厕所方便方便就来。”说完，老张向距此百米外的厕所走去。



崔某等了半个小时后,仍不见老张回来,也不见老张前领导女儿的身影。他开始着急了。他到厕所去找老张,没有了人影。此时,崔某才感到疑虑、恐慌。怎么办?崔某只好去医药公司询问,并出示“海龙”。医药公司的药剂师看了崔某出示的“海龙”,诚恳地对他说:“这不是‘海龙’,这是晒干的沙泥鳅,你上当受骗了。”崔某听了药剂师的话,顿时脸色苍白,瘫软在地。

一个年轻小伙子,一个老者,一个女人,三个人合伙骗了崔某。一买一卖;从中牟利。崔某亲眼所见,却没有分析,虽开始有疑虑,但老者愿意与他合伙做这笔买卖,并有买主,崔某的疑虑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于是情不自禁地钻进了他们所设的圈套内。

京山县罗店镇个体店主人苏某经营日杂百货,一天接待了一位自称湖南浏阳的外地青年。这个青年人说来此地是做鞭炮生意的,他们生产的鞭炮质优价廉,是正宗的浏阳货,并把“湖南省浏阳县第二烟花厂”的合同书和介绍信、身份证给苏某看,苏某认为鞭炮不好销,不愿订货。

几天后,苏某又接待了一个自称是广水市小林镇的采购员,说他们那里没有名牌鞭炮销售,鞭炮的质量都不好,想购一批湖南浏阳的鞭炮,但苦于没有进货渠道,问苏某有没有进货的路子,并拿出他的采购员身份证。苏某信以为真,问要多少货。那个采购员说至少也要一汽车。

于是苏某与广水市的这位采购员订了供货合同,并约定取货日期。之后,这位采购员又连连上门催货。苏某将6万元鞭炮合同,对照“湖南浏阳第二烟花厂”的价格表,心里喜滋滋的。此合同一订,就可获利万元!

就在苏某焦急地等待着“湖南浏阳第二烟花厂”的那个推销员时,推销员果然来了。苏某喜出望外,立即与他签订了购货合同。他用近5万元的现金购买了广水人所要的浏阳鞭炮,美滋滋



地等待着广水人的到来。

可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那个广水市自称要鞭炮的采购员却没了踪影。经查询,根本没有这个单位,更没有这个人。至此,苏某才如梦初醒,拆开运来的鞭炮,才知鞭炮都是冒牌货,根本不是浏阳的正宗货。苏某大呼上当,但悔之晚矣!

个体商苏某坐在自己家中,骗子找上门来,一个推销鞭炮,一个采购鞭炮,两个骗子配合默契,在苏某身边周旋。苏某为什么会上当?一是苏某认为有利可图,一转手就能赚钱;二是两个骗子一个称是湖南浏阳,一个是湖北广水,二人相隔千里,苏某难以把他什1联系在一起;三是两个骗子来找苏某的时间有间隔,使苏某感到自然,不怀疑。采购者频频催货,推销者难以露面,这种表演使苏某更下了购货的决心,这就使苏某有了受骗的前提。

当然,如果仔细地分析,破绽还是很多的:从湖浏阳运一车鞭炮到湖北京山的罗店,千里迢迢运费合算吗?湖北广水的采购员为什么不去湖南浏阳采购鞭炮而偏偏找苏某采购?如果苏某稍加分析,或许不会上当。

让我们再看一个“做笼子”的女人是怎样欺骗一个中年男子的。

在河南省信阳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商店里,黄水生正在选购一件皮衣服。这时,一位年轻妇女走过来,装做给自己男人买皮衣的模样,跟黄水生扯起了近乎。通过买衣服,这个妇女和黄水生很快便成了熟人。女人一口一声:“黄师傅”,黄水生称女的为“小周”。购衣后,两人结伴同行。

刚出商店门口,就碰到一个夹公文包的中年人,“小周”忙喊道:“表哥,怎么这长时间没见你,你还在药材公司当官是不是?能不能介绍我做点生意?下岗了,帮我找个门路吧!这是我的同事黄师傅,他买了件衣服,我们碰见了,一起走走。”“小周”向她“表



哥”介绍着,显得热情、大方且很乖巧。

“小周”的“表哥”站住了,略有所思后说:“我们公司正收购沿海一带产的青鱼胆,你若能弄到,倒可以赚几个钱,每个鱼胆值 10 多元,有多少收多少。”说完,便到商店买东西去了。

“小周”和黄水生边走边议着青鱼胆的事,说若能买到青鱼胆,就可赚一笔。

说来也巧,就在“小周”和黄水生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一个广东腔的女人向“小周”问路:“同志,药材公司怎么走?”

“小周”问这个广东口音的女人:“您找药材公司干什么?”

广东女人说她从广东来,她们那里出产青鱼胆,这里的药材公司收购,千里迢迢专门前来出售青鱼胆的。“小周”又问广东女人如何出售,多少钱一粒。广东女人说她们家乡有人前来卖过,药材公司收购每粒 10 元。若有熟人,价格还可高些。“小周”说:“你这青鱼胆谁知是真还是假?”广东腔女人说:“你若不相信我手中的青鱼胆,可以请人来鉴定,”“小周”灵机一动,连忙对黄水生说:“黄师傅,您同她在这里等等,我去找表哥来鉴定鉴定。”说着便去商店找表哥去了。

一会儿,“小周”找来了表哥,经鉴定,那半透明的小圆粒是青鱼胆。表哥表示,货是真的,价格你们可以谈。

于是“小周”与黄水生同广东女人商谈起购买青鱼胆的生意来。“小周”没带钱,愿意帮黄水生的忙,去找药材公司的表哥。于是,青鱼胆以每粒 9 元的价格成交。广东女人共有 500 粒青鱼胆货,黄水生的 4500 元落入了广东女人的腰包。

不一会儿,“小周”从黄水生身边溜走了。黄水生找到药材公司询问,他手中的青鱼胆原来是几分钱一粒的鱼肝油。什么“小周”、“表哥”、“广东女人”,原来是一个行骗团伙!

黄水生赚钱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这个圈套似乎安排得天衣无缝,但有明显的可疑之外。可惜黄水生却过于天真,加上发财心切,终于导致上当受骗。

这里笔者不妨剖析一下此案的众多疑点,也许能给人以启迪。

最先出场的“小周”,虽然热情乖巧,但过于热情,不合常理;第二个出场的是那女子的“表哥”,既懂行情又是药材公司的领导,还有权优惠收购,其身份无法验证,值得怀疑;第三个出场的广东腔女人,虽能随机应变,装着讨价还价的样子,并以低于收购的价格愿意成交,但突然冒出这么个卖“青鱼胆”的女人就更加令人生疑了;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巧合?可惜黄水生却没有认真思考。否则,他不会上当!

世界上的风流巨贾,不少都是借名人发财的,从他们发财的事例中,你会惊奇地发现:谎言是多么美妙,谎言使暗淡无光的货物竟变得如此光彩照人!

在今日中国大地上,广告已经成为商家不可或缺的工具,商家的产品还没有上市,他们就不惜重金聘请上流名士,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以扩大知名度。这些商家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上流名士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自然就带来了好的经济效益,这便是所谓的名人效应。

有名人做广告,有名人帮厂家鼓吹产品质量,这确实是一本万利的事。名人说的话,一句顶十句,谁会怀疑呢?

人们崇拜名人,人们追踪名人,人们仰慕名人,人们学习名人。这就是不少厂家借名人之口做广告的秘密所在。有了名人的一句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席梦思就会成为畅销品;有了名人的签字,内容平平、并无特色的图书会很快销售一空;有一张名人的名片,就可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只要有了名,就有办法上通天,下入地,就可以天马行空,不论干什么事都不愁没有人凑热闹,也不愁没人来捧场。



名人的妙语趣闻,能使商人大发其财。

名人的广告表演,能使厂家的产品被众人争相抢购。

名人品尝过的食品、啤酒、饮料,是畅销品;名人穿戴的衣服、首饰,是货真价实的名牌;名人翻阅过的书籍,是获奖的必备书目。

.....

借名人之口吹捧,成了当今厂家、商家首选的手段,三分成绩可变成十分优秀。其实,这不过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促销手段而已,并非经过名人之口或名人的表演宣传就真的改变了产品的质量和属性,真的使稻草变成了金条。希望追星族们在购买经名人宣传过的产品时,头脑能冷静一些才好。

2. 谈判诡计,购销骗术

什么是谈判诡计?谈判诡计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虽然反复与对方接触,但始终不亮底、不摊牌、不表态、不决断,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一种对方不知的方案,这是其一;其二是心理战;其三则是立场性的压迫,这些手段和伎俩均可称为谈判诡计。

不论正式的谈判或非正式的谈判,实际上都只是买卖双方在交换意见。谈判是商人所做的事情里最困难的一项,它需要有良好的商业判断能力,它需要对人有深刻的认识。会议桌犹如一个舞台,谈判参加者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商场物价的变化,社会对某一商品的压力,都会使谈判搁浅或中断,或使甲方妥协,或使乙方求和。在商贸谈判中,谈判者人为地设置一些骗局,就会有利于谈判者。



一次,韩国一家公司来到德国,与德国一家公司进行商贸谈判。谈判一开始,德方代表就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而韩方代表则一言不发,只仔细地记录着德方介绍的详细情况。德方讲完后,韩方表示,谈判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回去研究,现在不能给予答复。这样,第一次谈判就宣告结束了。

一个月之后,韩方又派来了第二个代表团,同德方进行第二轮谈判,韩方代表团仿佛并不熟悉以前谈判的情况,德方只好又重新介绍情况,韩方仍然是一言不发,仍然是仔细地记录着德方介绍的情况,然后表示回去研究,又结束了第二轮谈判。

一个多月后,韩方第三次派出了谈判代表团,同德方谈判时,韩方代表团仍然是一言不发,只作记录。这之后,韩方又派出第四、第五、第六个代表团,代表团都是用的相同手法,故伎重演。

一、两年过去了,德方没有得到任何问题的答复,韩方公司杳无音信。正在德方感到失望时,韩方代表团突然来访,在德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韩方拿出了一系列方案,弄得德方措手不及。谈判结果,自然是韩方占了上风,德方吃了亏。

此次谈判,韩方采用的就是一种骗局。也就是说,韩方开始的几次谈判,并不是想真正谈判,而是为了骗取德方的情报,摸清德方的真实情况,真实意图,以等待时机,制订自己的方案,使德方毫无思想准备,谈判时只好按韩方的意图办事,这就使德方吃了亏,而韩方占了便宜,韩方代表团采用的是“磨菇战术”。

在商贸活动中,也有把金钱或货物当做“人质”迫使对方就范的,采用这种方法的就叫做“人质战术”;这也是谈判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张某的电视机发生了故障,到一家维修店去修理,修理人员热情接待,再三向张某表示保证质量,价格合理。张某问修理人员需要多少钱修理费,什么地方有毛病,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修理人员检查后说道,你明天来看看,若没有大的毛病,大概



需三、四十元。张某觉得修理费不贵,就把电视机放在修理门市部回家了。第二天,张某又来到了修理店,只见电视机已被拆开,修理人员告诉张某,电视机好几处的零部件都坏了,需要换新的,昨天只是没有检查出来而已。修理人员问张某坏了的零部件是否愿意换新的,并说换新的零部件,大约需要 150 元左右,加上修理费,一共要 200 元。

张某的电视机是否坏了零部件,张某一概不知,张某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

这个修理人员就是采用的“人质战术”,电视机在他手里,拆散之后,哪个零部件该换,哪个不能换? 张某一无所知。若将电视机搬走,不在此修理,说不定碰到的麻烦会更多,花费的钱也会更多,所以只好任其宰割了。

商战谈判中还有一种“假出价格”的骗术。假出价格的目的就是排除对手,让热货冷处理。即开始谈判时,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出最高的价格,并付极少的定金。然后就拖着不付款,或说这货物并不值这个价,对货物了解不清楚等原因,弄得卖方心灰意冷,最后只好以最低的价格售出。新华印刷厂有台旧印刷机出售,不少个体户闻讯后纷纷前来看货。印刷厂将这台印刷机标价 5 万元,其中有一个体户愿出 4.5 万元买下机器,并当场交了定金。

印刷厂负责人认为,这台旧印刷机卖了这么好的价格,就拒绝了其他买主,只等这个付定金的买主光临。一个星期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付定金的买主迟迟不见动静。这天,付定金的买主来了,说当时出价太高,同伙们不愿意;同时,他对同类印刷机也做了调查,实际上这台印刷机并不值那个价钱,最多愿出 2 万元。印刷厂负责人很气愤,但因为排除了其他买主,又不愿再去登广告,花冤枉钱,加上他自己也怀疑这台印刷机值不值那个价,于是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结果以 2.5 万元成交。当初曾有个体户愿出 3.5



万元,但印刷厂却拒绝了这笔买卖,眼睁睁少卖了1万元。

不难看出,交定金的买主出价4.5万元,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打算用这个价购这台印刷机,而主要是为了排除其他对手,使自己成为唯一的交易对象。这种手法就是“假出价格”的骗局。这类骗局,会使谈判中买主占上风,而卖方若稍一让步就会吃亏。但若卖方坚守其买方所出的高价,这笔交易就会告吹,就会陷入僵局。

假出价是一种不道德的购买骗局。买主利用出高价的手段消除同行的竞争,取得购买的权利,而一旦卖主要卖给他时,他便开始削价了。至此,谈判才算正式开始。这种出假价的骗局同抬高价骗局是大同小异的,唯一的差别是假出价的目的排挤了其他的购货对手,使自己成为了唯一的交易对象。如何防备此类情况的发生呢?一是要求对方预付大笔的定金,使对方不敢轻易地反悔;二是要限定购物的截止日期,逾期不候;三是对于条件优厚的交易,要持怀疑的态度,要有清醒的头脑,在交易中,不要拒绝其他买主的要求,要留下其他买主的名字和地址,以防万一。有了这些措施,就可防止假出价格的诡计得逞。

故意犯错也是谈判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有人故意造成计算错误,或在谈判合同行文中故意偷换某些概念,使受骗方一时不易发觉,从而达到欺骗对方的目的。歪曲本意也好,漏掉字句也罢,以至故意算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想欺骗对方,使对方发生失误。这类教训值得商家吸取。有一个承包商,在签定承包合同时,故意将一个项目算错,本来是 5×480 等于2400(元)的数字,承包商则故意多加一个零,写成24000(元),这样就多出了21600元。因承包项目的总额是一百多万元,由于数额较大,不易引人注意,所以承包商的故意犯错得逞了。

故意犯错的机会是很多的,尤其是在紧张谈判时更会如此。对数字的错算,或者遗漏,都应特别谨慎,不能忽略任何一个数字。



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及时报告上司。

也有在签订协议时,故意将“总收入”写成“净收入”的,因为净收入有多种计算方法,有时甚至能把净收入计算成零,造成对方毫无利润可图。

在谈判中,还有合伙欺骗对方的,叫做恶人和好人的把戏。用这种诡计,往往是为了达到稍微让步换取大利的目的。比如买卖双方为货物的价格争论时,买方要求卖方降价,而卖方参加谈判的两个人意见又不一致,态度不同。一个充做黑脸,态度强硬,丝毫不降低价格;而另一个充做红脸,态度和蔼,故意从中劝解,装出稍作让步的姿态,那意思是不管黑脸同意不同意,他都愿做这个主,送这份人情。买方看到这种情况,也只好同意成交。

在商贸谈判中还有很多诡计,如“操蛋”战术,故意把事情搅和在一起,使谈判形成僵局,促使对方做艰苦的工作,迫使对方屈服或者借此机会试探对方在压力下所持的态度。尽管谈判通常是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但是使用“操蛋”战术的人则打乱秩序,使谈判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这样就对持“操蛋”战术的一方有利。

“操蛋”战术可能发生在谈判初期也可能发生在末期,他们常常利用人们困惑时或讨论有关较复杂的问题时,突然出击,提出各种更改的要点,如送货日期、品质标准、数量、价格、包装等等,甚至货物的成本也作一番比较,弄得乱糟糟的,使参加谈判的人感到没了头绪,甚至想撒手不管。而此时持“操蛋”战术的人谈兴特浓,弄得对方疲惫不堪。

对于持“操蛋”战术的人,唯一的办法是要有信心、有耐心、有勇气,不给持“操蛋”战术的人有混水摸鱼的机会。

当然谈判中还有困扰战术,长、短战术等一系列诡计。在商贸谈判中,双方都会提出很多问题,要求对方回答,要求对方解释。所以参加谈判的人,一定要有详细的调查和了解,估计哪一项是对



方用来作决定的标准,哪一项对方可能让步。要具备良好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随机应变,随时揭穿对方玩弄的诡计。商贸谈判实际上就是双方斗智,能随时揭穿对方玩弄的把戏,谈判就算成功了一半。谈判者的素质提高了,谈判中掌握了主动权,往往就不会被诡计所迷惑,这样成功的把握就会大大增加,就不会落入对方设置的圈套中。

商家为了推销他们的商品,不得不采取多种推销的方法,有的是打折扣减价,有的是采用买一赠一。一般说来,买一赠一的方法更能使顾客满意。以前打折扣推销商品很有吸引力,哪家商店的货品便宜,顾客就前往抢购。可现在减价削价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打折扣销售,定价和标价均失去了权威性。略为减价已无法引起顾客的兴趣,比如1千元的货物打7折出售,标价700元,顾客占便宜的感觉仍然不明显。在顾客看来,这件货物本来就只值这700元,出700元购这件货物并没有得到好处。

然而,商家若换一种方法,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将1千元的货物仍按1千元出售,标明购此货物赠给价值300元的礼品。这样,顾客的心里就会受到震动,就会感到得到极大的实惠。300元的礼品使顾客会心花怒放,会感到花1千元买回了1300元的物品,何乐而不为?由于商家摸透了顾客的心理,所以在集贸市场,在果品商店里,生意就特别红火。当老板看到一位年轻的少妇来到苹果摊前,忙打招呼道:“您好,您今天买苹果,就多送一个给你!”少妇听了老板的话,高兴地去拣苹果了。这就是买一赠一的吸引力。在商店的西装柜前,买一套西装,赠送一条优质的领带;在女装柜,女同胞购一件套裙或购百元以上的衣物,便赠送一个坤包。商家的这种做法,吸引了不少顾客。

有家小旅店,每天都顾客盈门,房间总是很快就被订光了。凡是在这里住过的顾客,都感到舒适、满意,并且愿意以后再来住宿。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家旅店的老板，对住宿的旅客一律实行赠送礼品的办法。凡登记住宿的旅客，离开旅店结算住宿费时，均可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老板利用顾客能得到意外礼品的满意心理，使旅店在顾客心里留下美好的印象，为顾客再次光临提供最佳选择。这样的经营推销方法，既显示了商家的精明，又给顾客留下美好的回忆。但你不要忘记“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真理。

“三日之内，本店商品五折销售，欲购者从速”，这是一家皮鞋商店门前的广告。

“本店电脑售后为您特别服务：安装、培训、维修”，不用说这是电脑商家的告示。

这样的广告宣传，极准确地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弱点。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有这种感觉：当你单独给一个孩子糖果时，他往往会摇头，表示不要。若换一个环境，有十几个儿童在一起玩耍，你要将糖果分给他们时，十几个儿童必定都会抢着要，并不会出现有儿童不要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深藏在人们心理的占便宜的心理弱点。商家限定条件煽动顾客抢购商品，精心设计商品广告，利用人人都想占便宜的心理弱点，使顾客觉得不立即抢购就会吃亏，买别人的电脑就会上当。

俗话说“便宜不是货，好货不便宜。”人们对廉价商品，往往都怀有戒备心理，对于廉价商品的印象大都不好。那么，商家又是怎样将粗劣商品让顾客抢购的呢？

请看一则告示：“我公司因倒闭，特处理一批积压商品，货真价实，欲购从速，存货不多，质量可靠。”

顾客看到这则广告，认为既是倒闭的公司，就不会存在质量不好的问题，这种商品所以价廉，是由于工厂倒闭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这种商品是不会有大的缺陷的。

这则广告制造了令顾客信以为真的廉价理由，顾客权衡之后



认为:此商品确实价廉物美,买此商品不会受骗。于是,顾客纷纷抢购。你说,顾客购走的商品是优质品吗?顾客购走的商品价格便宜吗?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了。一个顾客所以购买其种商品,说明他必定找到了令自己相信的理由。试想,工厂倒闭必定带来存货廉价销售,这是合乎情理的,顾客也不会有什么疑虑。以工厂倒闭的理由来取信于顾客,使顾客高高兴兴地买下粗劣的商品,这样的商家能说不是骗子吗?对于相信“工厂倒闭”而购买存货的顾客,虽然欢喜而来、满意归去,直到他使用其所购物品后,才会发现受了欺骗。然而为时晚矣。

有一个体食品加工厂,曾将同样的蛋糕分成两份,请各商店经销者品尝,其中一份称为老产品,另一份称作引进新技术后的新产品,请试食者品评其两份蛋糕的优劣。

参加试食的几十名经销商,经过品尝、评价,一致肯定老产品味道一般、品质一般,而称引进的新产品味道鲜美、品质优良。于是,经品尝后,经销商们纷纷订购引进新技术后而生产的所谓蛋糕。这是为什么呢?被称作引进新技术生产的蛋糕,人们在品尝前,已将好味道、好品质的观念输入了自己的意识之中,而被称为老产品的蛋糕,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味道和质量都属一般,这就是同样的蛋糕因说明书标的名称不同,而得到的结果截然不同的道理。人们意识中输入的信息不同,而得到的评价也必然会有差别,其味感受也会发生变化。在本质上,这仍属商家的心理战术。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水货,有些水货连商标、产地都没有,但商家为了把水货推销出去,便将其标上“无商标精品”,有的还说是因为“某种不便讲的理由而特别便宜”,甚至说成是“简化包装”的原因。这种销售诡计,给人以商家直爽的错觉,巧妙地促进了销售,巧妙地蒙骗了顾客。

有心理学常识的商家都知道,凑热闹和随波逐流是人性的弱



点,故将某种商品炒成人们抢购的俏货,人们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抢购的行列中,将原本普通的商品当作上等佳品来争购。

有一个餐馆老板在路旁开了一家酒店。在门口的橱窗柜里,他设置了一个杂志柜。来往的顾客可以自由翻阅,在这个酒店进餐的容人更受到优待。他们被服务员有意安排在靠窗户的餐桌就餐,这样一来,路过这家酒店的人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门前有人站着翻阅杂志,屋内窗前有人坐着吃饭喝酒,这家酒店的饭菜味道大概不错,价格也不会太贵,酒店的设施也必定很舒适,服务肯定也热情周到,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客人?客人的多寡,往往是人们判断酒店优劣的标准。

能否造成顾客盈门,是商家生意好坏的标准,能否让顾客产生特殊的优越感,是消除顾客戒备心理的有效手段。有个经营家用电器商品的商场,在开业前夕,给全城有名望的企业家、实业家、冒尖户和各行政、事业单位的一、二、三把手全寄发了邀请函,邀请函寄发了将近 2000 份,信函上有一段话:“我们特别挑选出年收入超过两千万以上的实业家、企业家、首富作为我们的客人,您是其中之一,特邀请您参加我们的开业典礼,恭候光临。”

邀请函特别将上述文字印成粗体红色,使被邀请者产生一种优越感,产生一种非去参加此商场开业典礼的意愿不可。这家商场在开业典礼这一天,接待顾客几千人,营业额达八十多万元。

有些商场在拍卖某种商品时,还邀请社会名流,为其商品作宣传。由于名流的吹捧、赞赏,使不少顾客不仅深受感动,而且还产生了对此种商品的信任感,有了不购此商品,就失去了良机的心理。直到将这种物品购回家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特殊的优良,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才知已上当受骗。

还有一家大酒店,凡来此举行结婚典礼的宾客,酒店一律用大型客车接送,可大型客车司机在接送宾客时,常常要说这样一段



话：“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们与我酒店老板是好朋友吧，因为接送宾客都是老板亲自嘱咐，若不是与老板特别亲密，肯定不会老板亲自安排，你们都是有身份的有地位的特别宾客。”客车司机的一番话，把宾客们心里暖得甜甜的。在这些宾客中，若再有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子女举行婚礼，他们一定会首选这家大酒店，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酒店。如此的经营、购销策略——也叫购销诡计或购销骗术，能不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吗？

一个优秀的推销员，他必定会经常性地拜会他的客户，一是维持亲密的感情；二是了解情况，征求客户对产品的意见；三是将推销的产品的样品放几种客户家中，让客户观赏、听取看法。比如这个推销员所推销的是布料，将布料寄存于顾客家中，让顾客产生心理负担。顾客会亲自触摸布料，将布料拿给邻居的妇女们观赏，听取邻居妇女们的意见，这样，不但老客户会订购布料，甚至老客户的邻居们也会订购布料。这是一种高明的销售方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设法让顾客亲自接触商品并试用原本不想买的商品，是攻破顾客绝不买此种商品的心理防御围墙的有效手段。试饮会、试食会、试用会、试看会……都是这样的道理。似乎触摸和试食会加深对商品的了解，试食和触摸之后若不买，就会使与会的人有一种心理负担——不买就似乎对不起人。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微妙的心理作用下，买卖一般都会成功。

青年人爱赶时髦，喜欢穿价格昂贵的高级服装，比如西服，他们宁愿穿几千元一套的西服，而不愿穿几百元一套的西服。仿佛穿上价格昂贵的西服，自己的身价也高贵了，成了高品位的人物。这些年轻人属于商标意向型的人，他们只认商标，只看价格是否昂贵，而并不看其质量。有家商店为了将西服倾销，先将西服的价格提高，然后再打六折出售。在众多的西服中，又有一、两种西服不



但不打折,反而将价格又加高出售。其结果是降价打折的西服销售量反而比加价两成的西服售量少。一位年轻人告诉他的朋友说:“穿了这家的西服,人会感觉高贵、潇洒、有风度,会显示自己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就成了名流。穿了这种西服从内心会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听了这段话之后,商家会感到,价格昂贵也是促销的手段,“钱识货”的信条的确存在。

商家为了销售商品,千方百计地运用诡计,引诱顾客,无论是粗劣的,以次充好的,很普通的,还是故意标上高价的,让顾客出了高价还自鸣得意的。还有煽动顾客抢购的,都说明了商家的精明。消费者不能不多长一个心眼,以防上当。

在购销过程中,一些企业还经常用诡辩术蒙骗对方企业,稍不提防,就会掉进陷阱里,喝一肚子苦水。

湖北有一家石膏矿,同某市一家水泥厂签订一份购销废矿渣的协议书。其中有个条款规定“购方每天到石膏矿拉一车废矿渣,一天拖一次,时间为一个月。”开始几天,该市水泥厂用解放牌汽车拉,每车大约拉3吨左右,一个星期后改用5吨的汽车拉,10天后改用10吨的大卡车拉,每天的运渣量比开始超出一倍以上。石膏厂见此情况意见极大,便与水泥厂交涉,说你们拉矿渣的汽车怎么越来越大。可水泥厂拿出当时签订的协议,说协议上规定的很清楚,每天拉一车,我们是按协议办的,并没有违犯协议规定的条款。石膏厂看着协议上的条款,无言以对,只好吃明亏。就这样,石膏厂损失矿渣费一百五十多万元。

水泥厂和石膏厂签订的协议上规定,“每天拉一车矿渣”,并没有规定拉矿渣车的吨位,协议订的很模糊,汽车拉的数量也就无法确定。这就给买方有机可乘,买方便借机狠捞卖方一把。这种手段的运用使卖方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既无理申辩,又无法撕毁协议。



虞洽卿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近代名噪一时的“海上闻人”,是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民营企业之一的上海三北公司的总裁。

虞洽卿并不是巨富,但却能经营大规模的航运事业,其秘诀就是搞诡计——千方百计借债。

虞洽卿曾向四明银行借款 300 万元,向香港的汇丰银行借款 43.8 万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向其他银行借款,如向交通银行借款 20 万元,又向英国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借 5 万英镑。他借款的目的是发展他的运输业,购买各种轮船,在沿江遍设码头、货栈。货船发展到 20 艘,吨位达 9 万余吨。虞洽卿借钱是见缝插针,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有时所用的手段很不光彩。比如,他为了借到交通银行的款子,情愿为北方军阀奔走呼号。当他等不到款子还汇丰银行时,便亲自到香港去向汇丰大班求情,说明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以达到延期偿还的目的。

旧中国的一些大财阀、大资本家,他们都极善经营、管理,他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人们借鉴,但其中玩弄阴谋诡计的事也实在不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防止受骗上当,在从事商贸活动中,也要处处设防,时时观察、分析,随时要警惕骗局的发生。只要学会了看穿诡计,明辨伎俩,那么再阴险的诡计也难以得逞,再诱人的陷阱你也不会掉进去。

3. 改头换面,伪造假证

人的身份、行为如何来证明?这就需要证件——证明信、工作证、学生证、毕业证、准生证、准迁证、出境证、结婚证、身份证等等



等等。证件的种类不下几百种,几乎每种职业都有证件,也就是说,有多少种职业就有多少种证件。玩弄骗术的人都懂得,要想骗人,首先要有假证件,否则,骗术便不容易得逞。除了假证件,还有假履历、假遗嘱、假信件、假绝育证明,等等。这里仅举几例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详析。骗术之一——伪造假“遗著”

1795年,在英国伦敦的森慕尔书店,举办了一个特殊的展览——莎士比亚的遗作公布于世。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书信以及剧本《伏蒂根》、《亨利第二》和《征服者》。

展览会震动了整个英国文坛,震动了世界文坛。

《约翰生传》的作者鲍斯惠尔赞扬莎士比亚的“遗著”是“无宝”。

九个月后,森慕尔把这些文稿送给威尔斯王子和克拉伦斯公爵过目。

就这样,威廉伪造的“遗作”成了真品,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莎士比亚的遗作成了一些大剧院争相公演的剧目。

剧场收入,除去开支,收入由剧场与威廉父子均分。《伏蒂根》初次上演时,剧院门前车水马龙,戏票被抢购一空。

威廉伪造的莎士比亚信件、剧本,骗过了不少专家、学者、导演、教授……,威廉伪造的莎士比亚“遗作”,使他赚取了巨额资财。

然而,仍有人持怀疑态度——投书报社,公开抨击所谓的莎士比亚“遗作”剧本,认为其剧本质量低劣,文学性欠佳,语言枯燥乏味,剧情毫无新意。当然也有人对此辩护——既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不够成熟是在情理中的。

就这样,许多名流专家,也上当受骗了。

英国一批文学家经过多次讨论,发现疑处很多,他们联合向威廉发出警告:要他彻底坦白,否则,将向法院控告威廉的伪造罪。

威廉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剧本上演不到一个月,他终于



在一名律师面前吐出了真情，然后，便秘密出走，离开了伦敦。

轰动一时的闹剧终于收场了。伪造骗术之二——开假介绍信
马启存是本溪市驻军的一个军官，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本溪市某工厂的工人李 X 相识，马启存略使小计，便骗得了李姑娘的信任和青睐。两人感情渐渐加深，他们相恋相爱了。

1980 年 1 月，他们分别从单位开出了结婚介绍信，在本溪市的某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然后回马启存的老家陕西——旅游结婚了。

其实，在此两年前，马启存就经人介绍，认识了本溪市某工厂的女工何姑娘。他很快就同何姑娘确定了恋爱关系，并领取了结婚证。这是 1978 年 9 月，马启存从部队盗来空白介绍信，自己填写好之后，便同何姑娘办理了登记手续。

马启存还同另一个任姑娘结了婚。那是 1982 年，马启存在军民联欢时认识了任姑娘。他即刻便向任姑娘求爱，任姑娘了解到马启存是部队党员、干部，工作积极肯干，便答应了马启存的要求。1982 年马启存转业回到陕西旬邑县司法局，又在旬邑县司法局盗得空白介绍信，填好后寄给任姑娘，任姑娘一个人在本溪市的另一个街道办事处拿了结婚证。

马启存还用此法同另外三位姑娘拿了结婚证，他同时充当了 6 位女子的“丈夫”。

马启存多次结婚，只从单位开出过一次介绍信，其余的则都是偷来的介绍信，他偷介绍信之后便自己填写，然后，将假介绍信寄给女方，由女方去领取结婚证。

1983 年，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处马启存无期徒刑。

假介绍信害了 6 位姑娘，最后害了马启存自己。伪造骗术之三——印制假证件



1990年3月,山东省济南市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伪造假证件案。

1990年3月17日,一个派头十足,自称王奋飞的年轻人,来到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塑料印刷厂,说要印制一批证件,从4月1日起要统一核发。

3月19日,王奋飞手持山东省公安厅介绍信,又来到天桥塑料印刷厂。找到印刷厂副厂长杨本禄,要求印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特别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侦局工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持枪证”。

“特别通行证”内页的文字相当吓唬人——王奋飞,公安部刑侦局,高级侦探,党员,28岁,15级,美国高级警官学校毕业,编号:0032。

“特别通行证”的使用范围更是“法力无边”:(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地方可以自由出入;(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到之处,各交通部门给予免票;(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搜查证可搜查一切可疑人、物、车、船等;无拘捕证可拘捕一切涉嫌者;(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干预其工作,否则持证者有权做出应急处理,后果由干预者自负。

天桥塑料厂副厂长杨本禄看到穿着料子警服的王奋飞,手持山东省公安厅鲜红大印的介绍信,根本就不会产生疑虑。相反地,他还有一种特别感激的心理。

山东省公安厅的介绍信,自然是王奋飞伪造的。有了伪造的介绍信,再骗印刷厂印假证件就容易了。

于是,伪造证件就出笼了。伪造骗术之四——制造假档案

原吉安地区专员、地区经贸委主任周叶,竟是一个冒牌的假党员、假军人、假户口、假军事院校师级干部、假军事院校后勤部副部长。周叶为何能假冒这么多年呢?原来他凭借的是伪造的假档



案！

周叶是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一个农民，初中学历。1982年他在吉林省某军事院校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当采购员，因他任采购员期间工作有成绩，被聘任为公司副经理。

为了工作便利，他伪造了军事院校的工作证，把自己的职务填成军事院校后勤部副部长（师级）。

在一次旅途中，周叶认识了吉安地区的地委书记杨召。

两人一见便打得火热。周叶听杨召说吉安地区贫困，便出主意说，自己认识云南烟草专卖局的局长，能买到大量云烟。杨召说吉安就是缺少像周叶这样的人才，问周叶愿不愿到吉安去挂职。周叶问杨召挂职干什么工作？杨召就说到吉安挂职可当个副专员。

周叶便答应了下来。不久，周叶回到吉林弄来了伪造的证明信，因为是到吉安地区挂职，所以便不需要档案。

周叶在介绍信上伪造了他的身份：某军事院校后勤部副部长（师级），兼任公司副经理。在伪造的商调挂职协议中，声称到吉安地区挂职，是军队扶贫的措施，同意周叶到吉安地区挂职，希望吉安地区安排周叶相应的职务。

于是，周叶来到了吉安地区。地委书记杨召安排周叶担任了地区副专员，地区经贸办主任。

对此，吉安地委组织部曾给吉林某军事院校去函，调查周叶的情况，但毫无结果。

周叶得知情况，便告诉地委组织部，说自己是搞军事情报的，军事院校里的档案是机密的，他的档案自然也是机密的。

组织部门对此仍存疑虑。又派人亲往调查，结果真相大白。

周叶不但伪造个人档案，还伪造了介绍信、伪造商调挂职函。

周叶的假证件骗过了地委书记杨召，但没骗过地委组织部门。



周叶凭着假证件,当上了地区专员,蒙骗了很多入。

1998年3月,辽宁省阜新市群众反映:原辽宁省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其子毛志刚(原阜新市刑警支队副政委),其女毛志茹(一级警司,原大连市公安局缉毒处主任科员),其孙,就读于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即将毕业,在阜新市某派出所实习。另外,毛景祥的两个侄子、一外甥女、一侄孙女、一外甥孙女等老老少少十余人均在公安系统工作。除毛景祥一人外,其余的人都是以种种虚假手段混迹于人民警察队伍的,有的甚至连一天警察都没有当过,就堂而皇之地被授予了警衔。于是,辽宁省纪委对毛氏一家展开了调查。事实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原来,毛志茹本是彰武县委办公室的打字员,1993年随父母来到阜新市,并调到阜新市建行工作。她丈夫是个生意人,在市里开了一家大酒店和一家公司。在岳父毛景祥的扶植和关照下,买卖兴隆,并在大连买了三幢别墅。毛景祥打算退休后到大连养老,1994他决定先把女儿调到大连市公安局。

可女儿毛志茹连干部都不是,又不在公安系统工作。要调进大连市公安局谈何容易?

毛景祥先将女儿毛志茹调进阜新市公安局。并把时间提前到1994年,以增加警龄,利于授警衔。

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吴阜权为讨毛景祥欢心,亲自去建行取回了毛志茹的档案,编造了1994年6月调入阜新市公安局政治部秘书科的履历。

晋升一级警司是相当严格的。吴阜权找到省公安厅干部处长,用以前一系列假表骗取了警衔审批手续。就这样,仅用半年时间,毛志茹即从银行的一个聘用制干部变为身着警服的一级警司。又用同样的造假手段,在没有申请人、没履行任何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几小时内,毛志茹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又由预备党员转变为



正式党员。

1997年8月12日,阜新市人事局开出毛志茹由阜新市公安局调往大连市公安局的干部调转介绍信。

毛志茹从1994年6月到1997年8月在阜新市建行的档案内容,完全被假档案所替换。

毛志茹调往大连市公安局缉毒处担任主任科员。

在毛志茹的档案中,干部调动呈报表(调入、调出)、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副科级调研员干部任免表、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及首次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审批表和入党志愿书等各种表格一应俱全。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毛志茹1994年由阜新市建行调入市公安局,在那里晋升正科并于1996年6月晋升为一级警司,1996年7月入党。

毛志茹的档案中竟有六个是假的:假党员、假干部、假调研员、假工资变动审批表、假副科级、假警衔审批表。加上一个假警察,毛志茹一身有七假。

这就是假档案的神功——一路绿灯。

毛景样的孙女小毛还在念初二的时候,毛景样了解到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在阜新招生,条件是年满18岁的高中毕业生。于是他责成负责招生的市公安局教育科科长张某具体办理孙女小毛的入学手续。当年小毛刚满13岁。为办理一张假高中毕业证,张某用毛景样给的1800元活动费向市教委高教科科长李景田行贿,为弄假成真,张亲自为小毛填写招生登记表,并将小毛称为阜新市保安服务公司职工。通过市保安服务公司经理郑某加盖了该公司公章;书写了假政审材料,加盖了某派出所的公章;为小毛办了体检手续。

毛景样考虑到小毛未满18岁没有身份证,又指派市公安局户政科科长石某为小毛办理了假年龄的有效期为3个月的临时身份



证。1996年10月,年仅13岁的小毛离开阜新到鞍山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去学习。

1年后,小毛回阜新市某派出所实习。

1997年10月,14岁的小毛成了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在中国,在全世界*岁就成了人民警察的女孩子的确罕见。伪造骗术之五——出卖假绝育证明

1983年4月,河南省延津县朱寨乡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朱兴顺,竟干起出卖假绝育证明的勾当。全乡凡是来注射绝育针的妇女,朱兴顺都动员她什1买一份绝育证明,买了证明,可以不打绝育针。

“不打绝育针就可以生孩子。买了绝育证明,生孩子就没有人管了。”朱兴顺说。就这样,妇女们出20元钱便可以买一张绝育证明。

朱兴顺的计划生育指导站一下子就卖出五千多张,牟利十多万元。

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来兴顺又将绝育证明“批发”给小商贩,让小商贩走乡串村到各地去销售,价格由小商贩根据行情自行决定。

假绝育证明每张批发价20元,小贩售价均在40元、50元,有时甚至卖到一张100元。

朱兴顺的计划生育指导站就成了印刷厂,黑夜白天地赶制假证明。

第一批小贩每人从这里批发了3000张,两个小贩就买走了6000张。12万元就落入了朱兴顺他们的腰包。

为了更迅速地推销假绝育证明,朱兴顺一伙还专门招收了10名临时工,这10名临时工的任务就是推销假绝育证明,推销一张报酬3元。

就这样,朱兴顺的“假绝育证明”推销到了河南、河北两个省的



7个市、县。

假绝育证明卖出了几万张,给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伪造骗术之六——卖假文凭

文凭的买卖,将文凭的本来涵义完全抹煞。文凭原本是证明其知识的文本,但经过金钱的操纵,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不少学校卖文凭是为了赚钱,他们把文凭当成了一种商品,你花钱,我卖货,平等交易而已。

有的学校为了将文凭卖出去,直接与单位联系,直接推销。

平顶山卫校就是这样,由副校长到附近各矿联系,将文凭卖给矿区医院,每张文凭以不等价格出售,有300元的,有500元的。这样,医院的医护人员本来没有中专文凭,但只要出300元或500元,就有了一张中专文凭,就成了有中专学历的医护人员。

假文凭诞生了。有了文凭也就是有了知识的象征。假文凭掩盖了虚假的知识。

还有不少大学、进修学院、函授学院、培训班,也因学员花了钱,就发给文凭。甚至还在发文凭的同时每张文凭附一张毕业成绩鉴定表,以示真实。伪造骗术之七——伪造假批文

1993年10月,咸宁市安达贸易公司毛崇胜,伪造了咸宁市计委批准该公司建造170万元住宅楼的批复,伪造了咸宁市建设银行到款140万元的工程投资款通知单和一住宅楼设计图纸。然后,毛崇胜带着这些伪造的批文图纸。来到云梦县城南建筑工程公司,以将该建筑工程交给云梦县城南建筑工程公司承建为诱饵,骗取云梦县城南建筑工程公司工程信用金2万多元。

毛崇胜带着这些伪造的批文,用类似手段共诈骗湖北、湖南各地建筑公司现金10万多元。

不少建筑工程公司都是几个月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即到湖北咸宁安达贸易公司联系派员准备施工时,才知道并没有此项



工程,批文全是伪造的。“子虚乌有”用在这里是较为合适的,骗子为了欺骗,什么手段都敢使用。伪造骗术之八——伪造公章

1996年7月,昆明地质建材中专与陈世民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书”,注册建立了“育达职校”。根据协议,陈世民可在“育迪职校”租房办学。

1996年10月,昆明地质建材中专同陈世民订了第二份“联合办学协议书”。

协议双方“法人代表”签了字之后,甲方(昆明地质建材中专)才想起陈世民的身份问题。陈世民拿不出自己的身份证,“昆明现代企业人才培训中心”也不给陈世民担保。协议书便搁浅了。甲方没有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

然而,陈世民仍打着“育迪职校”和地质建材中专的牌子到各地州招生。招生简章上仍盖着昆明地质建材中专的公章。

陈世民为了招生方便又私刻了一枚公章。1997年12月6日,以“校长”自居的陈世民,将“昆明育迫职业培训学校”(简称“育迫职校”)的学生,从昆明市地质建材中专“育迪职校”宿舍搬到黄土坡旅社“等待安排工作”。

1997年12月9日,学生们回到学校一看,“校长”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都已空空如也。

一枚假公章,共骗学生九十多人,他们向“学校”交纳了不同金额的学费。学旅游管理的七十多名学生每人交了1700元,学驾驶的6个学生交了3500元,学保安的8个学生每人交了1000元,共收学费十六万多元。

学生们在校期间,最多的上过1个月课,驾驶和保安班的学生则一天课也没上过。

“昆明地质建材中专”、“昆明育迫职业培训学校”的联合招生简章上说“上3个月课,实习3个月”,可是有的学生才刚刚到校,



“学校”就停了课。课没有上,但学生们却莫名其妙地拿到了毕业成绩单。每人交 50 元钱后,便发了毕业证书。

“校长”陈世民谎称为大家安排工作,把同学们带到旅社住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人,在毫无办学条件的情况下,竟能热热闹闹地“办学”赚钱,并且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不法分子为了行骗,伪造了种种假证件、假公章、假文凭、假批文等等,尽管范围广,伪造的内容不同,但他们的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偷盗、骗印、编造和仿制几种。偷盗,即将自己需要的介绍信、证明信偷到手后,填写自己所需的内容;骗印,即用欺骗的手段让单位承认证件的合法性;编造即用无中生有的方法编制假材料,以假充真,蒙骗世人;仿制,即模仿制造假印章、批文,以假代真,招摇撞骗。

任何证件都是持证人的身份、职务、简历等方面的文字材料;任何证件,都应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根据,应是客观事实的书面反映形式。证件是人造出来的,既能造真的,就能造假的。所谓假,就是不符合事实的材料,不符合事实的对象。不法分子明知它是不符合事实的假材料,却冒充其真实性。

事实是检验一个人证件真伪的唯一标准。要认识一个人,要认清一件事,仅凭证件是不行的,要调查了解其情况是否真实,然后再决定是否与其交往,是否参与其事。只有这样谨慎从事,才能不受骗或少受骗。



4. 投机钻营,攀龙附凤

张敬尧是民国初的湖南督军兼省长。此人胸无点墨,但要嘴皮子却很有一套,凭着他能说会道,投机钻营,很快由排长升为营长,又靠钻袁世凯的门路,升为旅长。张敬尧驻防北京期间,袁世凯每隔几年都要举行一次阅兵式,并请各国公使参加典礼。张敬尧知道,若能在阅兵典礼上出风头,不仅能博得袁世凯的青睐,而且在外国人面前也能提高“知名度”。

由此,张敬尧便抓紧一切机会,训练自己的部队,严格要求士兵按德国操法训练。

张敬尧的功夫没有白费,阅兵典礼开始后,他的部队步法新颖,花样翻新。张敬尧亲自指挥,声震全场。袁世凯、段祺瑞都夸奖他练兵有方。袁世凯说:“将来我把你这一旅扩编成一个师。”张敬尧心中暗喜。

1914年,张敬尧调防河南,便招兵买马,编成一个师的规模。然后电告袁世凯:“奉大总统面渝编成一师,现已成立第七师(当时缺七师番号),请于任命,并发给装备及饷项。”

袁世凯收到电文,对张敬尧先斩后奏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便迟迟不发命令。

张敬尧见袁世凯犹豫,就对袁世凯的亲信说:“袁大总统九五之象,龙兴有日,君无戏言,难道还吝一个师长不成?”

这话传到袁世凯耳中,袁世凯十分称心,哈哈大笑道:“这回我被张敬尧这小子讹上了!”于是,下令任命张敬尧为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并拨给七师头等装备和甲级开支,视张敬尧为心腹。



1916年袁世凯称帝，全国人民群起反对。

蔡锷首先从云南起兵，发起“护国战争”，进兵四川。

袁世凯立即派张敬尧第七师入川镇压。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军阀进行了政治大分赃，张敬尧成为皖系中的大将，成为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

有了四省剿匪督办的头衔以后，张敬尧便将督署设在江苏徐州。1918年张敬尧奉命率部进攻平江，沿途青壮农民被搜杀，妇女被强奸，农家的鸡鸭猪羊遭抢劫。沿途奸淫抢掠鸡飞狗叫，张敬尧均置之不问。

1918年3月26日，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经长沙向湘潭、衡阳开进，接替直系军阀开到长沙的就是以残暴著称的张敬尧的第七师。

不久，在北京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发电，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短短三、五年时间，张敬尧靠投机钻营，由排长升为营长、旅长，继而师长、四省剿匪督办，到一个省的督军、省长。

1938年，“杀人魔王”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军统局副局长。当时军统开支无法控制，特务们挥金如土，“钱”给军统局带来了困扰。

戴笠打着要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幌子，经宋子文默许后，便开始暗中大量印制汪伪假钞。

假钞大量印出后，戴笠便精心安排特务把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沦陷区。在沦陷区，特务们利用流氓、地痞将假钞兑换成黄金、白银和棉纱、布匹、药物及日用品。

戴笠军统局用假钞赚来了大量的金钱，除一部分上交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外，余下的成了军统的费用。戴笠执政军统局的一年间，印制的假钞无法计数，仅运往沦陷区的假钞就有一万五千箱。



戴笠、宋子文从中攫取了多少黄金白银？不难想象。

抗战期间，戴笠在各省都建立了缉私处，缉私处由军统局管辖，缉私的货物、毒品，由军统局处理，一部分上交财政部，一部分留军统局开支。

四川缉私处从烟土种植地收缴到烟土十万余斤，存放在四川的涪陵。孔祥熙得知这一消息后，准备将这批烟土廉价卖给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杜月笙请戴笠的军统局帮忙。军统局用武装押运，将这批烟土运到沦陷区，由特务利用流氓、地痞销售，获利亿万元。

戴笠既指挥印制大批假钞，又勾结大亨贩卖烟土；戴笠的缉私处还在各地搞官商合营公司，以检查物价、取缔投机为名抢夺沦陷区的物资。这就是戴笠的黑道生财，军统富了，戴笠不会不肥的道理。

蒋介石是戴笠的靠山，宋子文、孔祥熙是戴笠的帮主，杜月笙是戴笠的盟友，数千的军统特务是戴笠的走卒，还有走卒下面的地痞、流氓、恶霸。

戴笠戴着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为自己聚了多少钱财，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戴笠挥金如土，财势之大，确令人咋舌。

戴笠于1940年担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恐怕是他官商勾结，发财的捷径。

自1993年8月到1994年12月，历时15个月，成都市公安局出动警力一百余人，七赴云南，三下广东，行程三万多公里，缴获毒品2已9公斤，毒款二百多万元，“奔驰”、“宝马”、“三菱”、“丰田”等高级进口轿车5辆，以及一批枪支弹药和贩毒工具。境内21名毒贩全部抓获。1991年12月14日，宁夏自治区银南地区公安处协同武警战士在该地区的同心县丰州镇石峡村，抓获了大毒来周



彦吉。

周彦吉从 1989 年即开始从事贩毒活动,和 11 个省区的贩毒集团或贩毒分子有勾结。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作案 35 起,贩卖、运输海洛因二十五万多克(五百多市斤)。

为贩毒,周彦吉在身边聚集了 110 人,聚集了庞大的队伍。

为筹集毒资,周彦吉劝了五六百人人股,聚拢的毒资高达 840 万元。

为了逃避追捕,周彦吉使出浑身的解数,大搞欺骗活动。他先后有 5 个化名,5 个不同省区的假身份证,他忽而西装革履,忽而破衣烂衫,走一个地方换一个身份。他买去甲地的车票,却偷偷地去了乙地。他与人成交毒品生意都是电话联系,发现一点破绽便逃之夭夭。

周彦吉这个大毒枭,腰缠千万贯,机关算尽,诡计多端,神出鬼没。但是,这只比狐狸还狡黠的大骗子,最终未能逃脱神圣的法律制裁。

大骗子杜国桢是福建名人,曾用“六大公司董事长”武装自己。他自称台湾、香港有许多亲属,并都是党政军要员。

香港裕丰公司董事长、福州裕丰发展公司副董事长……福建的闽江饭店等,均有杜国桢的办事处。

当杜国桢得知宁德地区一个罐头厂有一批因质量不合格而被退回的次品蘑菇罐头时,便派人找来厂长,叫厂长从内到外将包装更换,一律改用出口包装。这 1000 吨产品他全部买下,要出口香港。为了尽快将货物运到香港,杜国桢通过他手下的心腹找到霞浦县县委书记杨某,要将运货船停到霞浦县的深水码头。

杜国桢仍用六大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欺骗霞浦县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杨某说的很干脆:“我们县里没问题,但是 10% 的手续费是要收的。”



杜国桢说：“你们那儿码头水深，可以停万吨货轮。……如果你们同意，我想在你们那里投资。”

一席话，说得杨书记心花怒放。

仅仅5天时间，杜国桢便打通了所有的关节。他的法宝一是靠骗，二是靠钱。

杜国桢打听到租船若是对台贸易，只要省对台办同意就可以了。于是，杜国桢就伪造了两份委托书，送到省对台办。省对台办的人竟没有发现是伪造的。于是，租船事宜一帆风顺。

货物装船那天，杜国桢来了，他要视察霞浦县。

杜老板装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根本没有怎么看，就答应投资1亿美元给霞浦县。

霞浦县的大小负责人，受宠若惊。杜老板的船大，霞浦县的码头小，船不能靠近，他们就想办法，使用军用码头。见货装船太慢，就派出几十辆汽车、两辆登陆艇。没有海关许可证，就用福宁公司的公章代替。一切均顺理成章。

杜国桢看着货物装上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杜国桢送给县委两部小汽车，送给军队大队长两部彩电，福宁公司得到50万元，县里一些干部得到2300元的礼物。罐头厂将罐头改装后，净赚40万元。

1000吨罐头运到香港后，价值600万元，而杜国桢可赚100万元。

然而，杜国桢的骗术没有得逞，他的这批货被海关截留了。他的赚钱美梦最终化为泡影，落得个人财两空。

所谓攀龙附凤，就是双手抓住他物向上爬；附，指依附；龙、凤即比喻有权势者。巴结和投靠有权势的人，猎取个人名利者都属攀龙附凤之流。

其实，攀龙附凤也是投机钻营的一种形式。如今，凡是掌握实



际权力的人,无论你怎么回避,那些慕名而来的“亲友”,那些素昧平生的七弯八拐的“故旧”,总会找上门来,攀亲叙旧,求助帮忙。那些需要关照帮忙的事情,又都是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办成的。于是,只好借助于权力,以当权者亲戚的名义相托。这样做的结果,成效特别明显。作为当权者,顺水推舟,举手之劳,落个顺水人情。作为办事者,攀上“高亲”,一来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二来得到了实惠,何乐而不为?于是绿灯为私情开放了,权力的天平倾斜了。

有的人攀了“高亲”,便狐假虎威,无端制造矛盾,惹是生非;有的人攀了“高亲”,便借助当权者的牌子,吃拿卡要,行贿受贿,使当官者的名誉受到玷污;有的人攀了“高亲”,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一旦露出马脚,就会受人情之累,难洗舞弊之嫌。

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友谊,应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按党性原则办事。对于“亲戚”关系,不能私情大于公情,金钱重于原则。

攀龙附凤,使假冒和冒充更加普遍,有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高亲”,而达到行骗的目的。认干爹干妈的,认姑叫姨的,称兄道弟的,同乡同窗的,真是应有尽有,稍不注意,就会掉进陷阱里。这里不妨简介几例。

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文静书生,来到小镇的镇委会里,声称找镇委书记王之吉。办事人员连忙为这位文静书生代找王书记。

一会儿,王书记出现了,见来客是一位文静书生,便热情地请到自己办公室里。

这位文静书生自我介绍叫杨锐,家住C城,他在C城某化工企业政宣科当科长,他的表哥黄江在地区组织部当部长。他这次到该镇来是办事情的。他们化工企业公司来该镇一个门市部购货,带的现金不够,便找王书记给想想办法。

王书记听说是地区组织部黄部长的表弟,心里不由得涌上一



股热流。王书记知道黄部长热心快肠,是一个县里的乡亲,去年在地区党校学习期间,也没有少去找黄部长的麻烦。现在人家表弟来咱镇上办事,有了难事,找上门要咱帮忙,能甩手不管吗?想到这里,王书记笑着问他:“购货欠多少钱?”

“欠8千元。我带了1万5千元,原想肯定够了。结果一算帐要2万3千元。”杨锐说。

王书记不加思索地说:“你坐着等一会,我去想想办法。”

王书记到镇委会财务室,以个人的名义借了8千元,交给杨锐。

杨锐接到王书记的8千元钱,连连道谢。随后便打了一个收条,说回去后马上给王书记送来。并要将这件事告诉黄部长。

王书记执意留杨锐吃饭。杨锐称等着去清货装车,再三辞谢王书记的美意。

杨锐走了。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王书记心里开始犯嘀咕了。他跟地委组织部黄部长打了个电话,问有没有一个叫杨锐的表弟。黄部长当然没有这样一个表弟。

王书记被假冒黄部长表弟的人骗了!

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编练新军时,段芝贵加入了新军。

段芝贵整天想的是如何巴结上司、阿谀奉承。袁世凯当时掌握着新军的大权,段芝贵便想走袁的路子。可是,段芝贵同袁世凯既非同乡,又无亲故,如何巴结呢?想来想去,也没有好主意。

有一天,段芝贵同袁世凯的总文案阮忠枢一同喝酒,段芝贵求教阮忠枢如何巴结袁世凯,阮忠枢说:“袁老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贪恋女色,只要有长得漂亮的,他都要想尽办法弄到手。听说天津马戏班里有叫刘芳的女子,天生丽质,有倾城之貌,老袁早就想要此女,但又不便明娶。你若能为老袁促成此事,他必定会提拔



你。”

一席话，使段芝贵茅塞顿开，喜上心头。告别阮忠枢之后，他便到这家马戏班里打听刘芳，摸好底细。第二天，段芝贵从家中携带5万多两白银，来到马戏班，对领班花言巧语，声称自己兄弟几人，没有妹妹，老母思得一女，想得快要疯了。领班听了段芝贵的话，信以为真，并深表同情。当下双方达成协议，由段芝贵出5万两白银交给领班，领班将刘芳交出，并由段芝贵认作干妹妹。

段芝贵将刘芳带回家之后，专门请名师教刘芳梳妆打扮，学习琴棋书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刘芳更加楚楚动人。

看看时机已到，段芝贵又请来阮忠枢，请他从中牵线，又花了6万两银子。在一个风清月夜，阮忠枢将刘芳带到了袁世凯的府上。袁世凯心想事成，称赞段芝贵会办事。没过两天，袁世凯就发布命令，任命段芝贵为营务处提调，管理所有新军的调动。段芝贵对袁世凯十分感激。

任命书公布的那天，段芝贵跑到袁世凯的家中，见到袁世凯就连忙下跪，说道：“生我者父母，恩公对我比父母还亲，您老就是我亲爹！请受小儿一拜！”段芝贵的精彩表演，弄得袁世凯都有点不好意思，袁世凯知道，段芝贵比自己还大两岁呢！

就这样，段芝贵在袁世凯的庇荫下，不断升迁。一个庸弱无能的平平之辈，竟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并署理湖北都督、奉天总督、陆军总长等军政要职。

段芝贵对人说话，开场白就是：我爹如何如何，我爹说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比袁世凯还长两岁的段芝贵，就成了袁世凯的干儿子。段芝贵称自己“御儿子殿下”，并极力劝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表示称帝后将封段芝贵为亲王。袁世凯对段芝贵的“动进”十分赏识，段芝贵后来也如愿以偿。

一些做生意的人，为了拉拢顾客，骗得顾客信任，也常常与顾



客攀亲认友,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骗术。

丁晓明到农贸市场去购买牲猪。在猪市上,一位小贩见到丁晓明,笑脸相迎,请丁晓明看看他家的几只猪仔如何。买卖双方不是先讨价还价,而是互相询问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买卖双方越说越亲近,你递一支香烟给我,我又递支烟给你,越说越觉得有缘份,最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叹。说来论去,小贩应称丁晓明表哥,而小贩的妻子也是丁晓明的远房妹妹。小贩一声一个表哥,叫得丁晓明心里热乎乎的。小贩主动帮丁晓明选了5头猪仔,每头均在25斤左右。小贩以最低的价格将猪仔卖给丁晓明。丁晓明满心喜欢,结帐付款,高高兴兴地与小贩道别,并再三叮嘱小贩一定要抽空到家去做客,喝杯淡酒,叙叙家常。

丁晓明把猪仔弄回家后,5头猪仔只有75斤重,整整少了将近40斤,被小贩骗去猪仔款220元。

丁晓明按照小贩说的家庭住址去找,结果不但查无此人,还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和10多元的车费。丁晓明大呼上当。

此法是小商小贩常使用的。小商小贩故意同顾客东扯西拉、套近乎,攀亲认友,让顾客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上当受骗。这就是人们说的,小贩给你灌甜米汤,你可千万不能喝得浑浑糊糊的,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察觉,就要力争辩明,千万不可认为亲戚朋友,马虎了事。若是有此想法,你必定会吃亏。一些有经验的人买东西尽量不买熟人的,其道理就在于此。

攀龙附凤和攀亲认友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冒充干儿干女也好,冒充难兄难弟也罢,若不想得到好处,谁也不会去喊爹叫娘。只有有权有钱的权贵、富豪,才会召引来干儿干女。因此,我们要特别告诫那些有一定权力和家庭富有的人,切切防止在这方面受骗上当。



四.情场骗术——一个真假悛辨的面具

在感情世界里,爱的情感是一个“魔圈”,任何人,即使是自认为理智大于情感的人,只要他(她)坠入这个“魔圈”,那必定会被这种“魔力”所驱使,去共同创造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时间是酿就情爱美酒的最好办法,男女间的第一印象,便成了未来关系发展的关键。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人封闭压抑很久的利的欲望、性的欲望、名的欲望。当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于人在比较中所产生的那种强烈欲望时,他们便会去寻觅可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渠道。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如“潘多拉魔盒”,只要打开它,男女间便会有受益者、也会有受害者。酸甜苦辣就不由自主地浸透了他们所走的神秘而坎坷的路。想象与现实也好,传统心理与现代观念也罢,这一切,都演绎着印度古代神话中上帝向人们所阐述的那个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又放不下的情爱关系,使它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还交织在一场血与火、灵与肉的搏击之中。你可以说它是一台热热闹闹、光怪陆离的人间悲喜剧,也可以说它是情场热潮中色彩纷呈的花花世界。

坠入情场世界的男女,他必定是喜欢她的那双常给人留下暗示的眼睛,那丰满具有女性魅力的体态和作为女人的坦率、真诚和动情时忘乎所以的冲动。他从欣赏到爱恋,但这种情爱受到了煎熬和折磨。她喜欢他的翩翩风度,潇洒自如的微笑和渊博的学识,



她经常能发现他的“新大陆”，她深深地迷恋着他，她要把他带进多情浪漫的春天。情爱的美酒，使他们冲破了自我束缚的樊篱，以各自的坦率、真诚和勇敢，变得更加美好、甜蜜。

从压抑的文明走向无压抑的文明，人们的感情似乎都变得浪漫和“现代”了。然而，无压抑的文明生出了许多光怪陆离酸甜苦辣的故事：“协议婚”、“借妻”、“老少配”、“闪电结合”、“情人”……这些在压抑的文明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无压抑的文明时代却数不胜数，甚至有更开放的“性”服务，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话题。

男女之间情爱的这本书既然打开，就很难再完整的合上。面对感情的波折，就没有必要痛苦的死去活来，权当你浪漫过一回，权当你为此付出了学费。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欢离合，都要你自己去品尝这种情爱，千万不能总是变着法儿去可怜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用委屈的眼泪，去换取别人廉价的同情。若是这样，那便是对自己感情的一种拍卖。正确的做法则应是咬咬牙，眼睛一闭，把痛苦忘掉，重新振作起来，那么，第二天的太阳会依旧照耀着你，你面前的风景会更加美丽、动人。

每个被情场欺骗了的男人或女人，都应该仔细地去品尝、去观察生活这个魔术师，因为它随时都会捉弄人，而且是悄不言声地、给你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或说个虚假的知心话。

1. 迷雾般情场的背后

1989年1月20日，中新社曾发出题为《武汉涉外婚姻增长》的消息，在这个消息中，曾提到有一个香港客人，在武汉三镇旅游期



间,突然中途遇到下雨,一个“好心的女子”主动上前与之共伞,并将他一直送到饭店。就这样,这位香港客人和“好心的女子”相识了。香港客人很快就堕入情网,随即与那“好心女子”结婚,经过一番周折,香港客人把“好心女子”接到香港定居了。

这女子到了香港,只停了几日,熟悉了环境之后,便提出与港客分床而眠。因为她很快在香港找到了比港客更年轻更富有更能给她快感的男人。

香港客人好不痛苦。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存款被她偷偷动用不少。于是,两人大吵起来。女人毕竟不是男人的对手,她被打得鼻青脸肿。很快,替她报仇的人就登门造访了。香港客人屁股被狠狠地扎了几刀,还偿付给那女人一万五千元港币的赔偿费。香港客人家里被洗劫一空,那女人随来者扬长而去。

有好事者为香港客人又提及介绍大陆女子促百年之好,香港客人连连告饶道:“大陆女子,我的上帝……”

张军尽管很年轻,却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

那天,他住进了一家大酒店,一上八楼,便被服务台的小姐“迷住”了。这是一个江南美女,天生丽质。

张军以一种稳重的“热情”与她沟通。他胡编自己是M市一家大公司驻C城的总代表,他父亲是该公司的董事长。他外出锻炼就是为了日后接父亲的“班儿”。当他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本英语教材学习时,便用一些浅显的英语与小姐对话,并说,若有可能,将来聘她到公司去担任英语翻译,或者给他们公司译一些英文资料。

漫不经心的谈话,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小姐对张军产生了好感:年轻有为,风度翩翩,谈吐高雅,气质不凡。家境富有,前途无量。这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郎君。

“我可以为你出资去读大学,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就到我父亲的公司工作。”张军同小姐第一次约会时这样说道。



掉以轻心的王丽小姐自此便迷上张军了。

一来二往,张军苦心“经营”。王丽经不住张军的不断撩拨,她与张军“未婚同居”了。

“你恩我爱”的同居生活稍纵即逝,张军似乎厌倦了,他托辞要到A城去联系业务,与王丽“依依惜别”。

后来,张军说他被调到A城当总代理。渐渐地,王丽的“如意郎君”音信不通了。

经多方打听,张军在A城与另一位阔小姐结婚了。她的心碎了。

在这场感情骗局中,王丽空耗了近两年的青春。如何来惩治骗子?补偿失去的贞洁?

王丽痛哭不已。

她是一个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叫方秀清,在排演民族舞蹈时,结识了在民族学院留学的埃及人哈桑。

哈桑的舞跳得并不好,但这个埃及人却能说会道。他说埃及是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国家的石油很富有,虽然没有华盛顿、巴黎、伦敦、纽约那样的大城市,但金字塔在世界上却独一无二,他们国家的人均收入高于美国和英国。他说他有三处住宅和别墅,家中有游泳池,有高尔夫球场,有五部豪华汽车,他很富有。

方秀清听入了迷。哈桑又将相片给她看,其中有很豪华的家庭游泳池,还有他驾驶轿车时的得意神态。天堂似的画面,使方秀清为之动容。

哈桑向方秀清求婚,她竟没有拒绝。

父母和好友规劝她,她认为是一种嫉妒。

于是,她闪电般地同哈桑结了婚。

哈桑带着她飞向了这位富翁“拥有别墅和游泳池、汽车的地方”。到了哈桑家之后,方秀清才发现:这不过是一栋很普通的二



层小楼,有十几间面积很小的房子。家里只有十几只奶牛和骆驼,几百只鸡和一块不大的土地。

哈桑有三个妻子,阿拉伯人的法律允许一夫四妻,方秀清被骗了,她痛苦万分。

哈桑很快给方秀清办了加入埃及国籍的手续,这是为防她逃跑,让她死心塌地成为他的“老婆”。

方秀清每天早上起床就烧奶茶、挑水、喂料、挤奶、做饭、洗衣。晚上侍候哈桑的三个老婆先睡,然后等哈桑回来。

方秀清受尽屈辱和磨难。她逃跑了,又被哈桑抓回来,遭到一顿毒打。然后,哈桑用铁链把她锁起来。并威胁说,若再跑,就把她卖给又丑又老的男人作老婆。

方秀清还是跑了,她跑到了开罗,她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方秀清是被爱情的花言巧语骗走的。

方秀清是被别墅、游泳池、汽车骗走的。

湖南女青年黄小姐,邂逅了某外贸公司职员丁琦。相识是充满浪漫色彩的。在一家歌舞厅,打扮入时的丁琦和黄小姐,使不少舞迷们感叹不已。

两人相恋速度神速。丁琦比她大两岁,各方面都挺般配。尽管“爱”得神速,但黄小姐并不是那种放荡女孩子,她是抱着组成家庭、传宗接代、白头偕老的目的发展与丁琦的关系的。她与丁琦第一次作爱,就有一种神圣的味道:“我是你的人了,我的一切都被你占有了,你一定要发誓,要同我结婚。”

“我发誓……”丁琦心不在焉地说。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情爱游戏而已。

丁琦指天对地,海誓山盟来了个假戏真演。

黄小姐对这一切深信不疑,将了琦领进家中,拜见父母亲友,



并悄悄准备嫁妆。

丁琦则整天在贸易公司公干,他把黄小姐作为自己的“性角色”频频的会,总以工作忙为由,闭口不谈结婚事宜。

不久,黄小姐怀孕了。丁琦则以出差为名躲起来了。

无奈,黄小姐去医院做了*人流”。

丁琦则没有了一点消息,原来他调到另一座城市去了。

黄小姐痛苦不堪。谎言和欺骗使黄小姐相信了丁琦。丁琦欺骗了渴求爱情的女人。

欺骗和谎言是实现男人欲望和野心的唯一办法。有野心的男人,必定是会撒谎的。男人欺骗女人,其方式也是说谎。

女人也会说谎,甚至还是说谎的高手,女人常对男人说:“你若真的爱我,就不要性急,你应该表表你的心。”

“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一片真心永不变。”男人的誓言说得很真诚。

“我愿奉献一切,至死不变。”女人说。她年轻漂亮,纯情且冲动。

男人劝她辞了职,买了三室一厅的住房,购置了家具。他们有了一个崭新的家。她成了他的“金丝鸟”、“秘密夫人”。

他每月给她 500 元人民币,她是他的“女人”;他走了,她就独守空房。

一天,他把她转让了,房子被他卖掉了,她被新的主人接管了。

此时,她才知道受骗了。她痛悔不已。

沈某有个女儿,名叫阿秀,今年 18 岁,是高中的在校生,她生得花容月貌,姿色迷人。有个无赖见阿秀色美,久久贪恋,因无计可施,只好求助于一名姓胡的太婆,请她从中撮合,并许诺事成之后酬赠数百元。

姓胡的太婆开一家酒店,常帮人偷男换女在酒店苟合,这种事



对她来说如探囊取物，数百元酬金也堪称丰厚，怎有坐失不取之理。胡太婆应下此事，便为那无赖穿针引线，从中撮合。

胡太婆有个女儿，叫小芬，年纪与阿秀相仿，是高中同班同学，自然早就认识，只是彼此素无往来。胡太婆对女儿小芬秘授机宜，指使她与阿秀结交。小芬身为酒店“小老板”，目睹耳染，胸中自然有数。不久，小芬就和阿秀成了好朋友。小苏经常引阿秀来她家的酒店聊天、玩耍、听音乐、看录像。

一天，小芬买了一套漂亮的衣裙，阿秀见了十分羡慕。但想到父母是工薪族，家中经济并不宽裕，自然对家中不便张口为其添置新衣。想到此，不免有几分忧伤。小芬见机行事，慷慨解囊，借给阿秀百元买衣裙钱。这对阿秀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买来衣裙，阿秀穿上十分得体，本来就天生丽质，穿上漂亮的衣裙，更添了几分姿色。阿秀心花怒放，小芬在一旁赞不绝口，趁热打铁，热情邀阿秀到家中玩耍看录像，阿秀难却小芬盛情，便相随来到胡太婆酒店。胡太婆见阿秀上门，满面春风，殷勤接待，阿秀也觉宾至如归。

与太婆正谈笑间，忽见一年轻人骑摩托车来到酒店，年轻人西服革履，举止潇洒，风度翩翩，对太婆以“姑妈”相称，对小芬以“表妹”相称。见阿秀在坐，便坦率相问：“这位是哪家小姐？不知该如何称呼？”年轻人唐突相问，阿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有些局促不安。胡太婆忙对阿秀说：“这是我家侄子，不是外人，姑娘莫要客气，随便在屋里坐。”阿秀这才恢复自然。

片刻之后，太婆对阿秀说：“我这个侄子，现在市外贸公司上班，每月工资大约千元。他聪明能干，颇受领导赏识。他与姑娘年纪相当，都是青春年少，你们二人若能成为朋友，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将来若能成为夫妻，那更好；若不能成为夫妻，交个朋友玩玩又有何妨？”阿秀虽是在校学生，但已是情窦初



开的少女,见那年轻人相貌堂堂颇有几分好感,闻听太婆的一番话不觉双颊飞红,低头微笑。那太婆见此情景,便连惊呼:“哎哟哟!我真是老糊涂了,老糊涂了!都到了万家灯火的时候了,姑娘、侄子一定早已饥肠辘了,待我为姑娘、侄子准备饭菜去。”

小芬也起身说道:“妈妈年纪大了,饭菜怕是做不精细,我也去下厨帮忙。阿秀不要见外,随便坐坐,与表哥聊聊天看看录像。”说着把录像带装好,打开了放像机。

至此房中只剩下那年轻人与阿秀一对孤男寡女。一个在校的少女,情窦初开,涉世未深。一个无赖,老子沾花惹草,请于世故。后面的事也就不言而喻了……。

某剧团有位演员苏××,在演戏时与一美妇相识,相约幽会,被其假夫逮住,逼迫他拿出五百元,逐出了事。事发后,消息传到剧团,苏××受到警告处分。

此种女骗如遇到“老色鬼”,则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当受骗者与女骗将要发生关系时,扮作丈夫的人突然出现,女骗听到敲门后,必表现出惊慌状:“不好,我丈夫回来了。”老色鬼必从容对答:“没关系,我们都是自家人,见见面又有何妨,同他交个朋友吧!”女骗听到此类话,就知道老色鬼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必然会转题,要求下楼去看,一会儿上楼必故作笑容说是邻居嫂子为什么事而来,其实是通知其假丈夫避开,如果是毛头小伙身入此境,那可就要倒霉了。

张某是位美男子,一次到汉口采购结婚用品,住进了京汉宾馆。此宾馆是星级宾馆。张某按规章将贵重财物交服务台保管室时,见一女子从旁边走过,张未曾留意。办完事张到餐厅用膳,后去宾馆舞厅闲坐。此时有一女郎走过来,邀请张某跳舞。张某无法拒绝,便随女郎一同入舞池。一曲终止,张某已知女郎姓田,张某邀田小姐喝饮料,田小姐没有客气。田小姐丰姿秀美,步履轻



盈，张某风流倜傥，潇洒俊逸，两人在一起格外引人注目。

两人一见如故，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不久，田小姐告诉张某，她家住某街某单元某号，邀请张某去玩。

张某应邀，来到田小姐家。田小姐含笑请张某进到客厅。客厅内陈设着古玩和名人字画。寒暄后又带张某走进她的书房兼卧室，田小姐介绍她书柜里的各类书籍，说她父母早亡，随兄嫂一起生活。这是兄嫂的单元楼房，兄嫂对她并不好，她是寄人篱下，苦度时日。说着说着竟泪流满面，“如今见到您，真是一见钟情，不知您是否瞧得起我，愿意和我结为好友？”张某对田小姐的一番诉说，深表同情，频频点头，表示愿结同心。

这天，田小姐的兄嫂都没回家，田小姐称兄嫂到外地旅游去了。于是，田小姐和张某你思我爱，一刻千金，本想回去，田小姐坚留，不能脱身。

晚上10时左右，敲门声突然响起，还没等田小姐去开门，单元的门已经被钥匙打开，田小姐的“兄嫂”气势汹汹地站在客厅里。见到张某，先是斥责，后是怒骂，非要将张某送到派出所去问罪不可。张某跪在地上求饶，田小姐在一旁流泪。“兄嫂”要张某交千元后“私了”。张某身上现金不够，“嫂子”强迫张某签字画押，讲明第二天交钱时间、地点，然后将张某赶出家门。

第二天，张某如数交了钱款，搬离京汉宾馆，住进了一家小旅社。

有个胡姓的汉川人，在郊区小镇上与人合伙办酱菜园子，十多年如一日，克勤又克俭，因而积下了两三万元存款。因于壮年鳏居，又没有后代，他便以酱园为家，所积攒下的款项也就一并投在酱园里，为的是老年之用。

有一天，胡某因事回汉川，顺路去看一位老朋友。因老友外出不在家，胡某便打算回郊区小镇去。正在这时，忽然看到朋友家对



面的邻居家大门开着,见一名少妇正在院中洗衣服,年纪约在二十出头,衣着整洁,风姿娟媚,楚楚动人。其时,那少妇抬头也发现了胡某在看她,只略略瞥上一眼,便掂着衣服飘然回屋了。

胡某此时有种若有所失的怅们。事有凑巧,走出里弄时,正巧碰上自己的老友从外面回来,于是又受邀重新回到朋友家里来,畅叙阔别之情。想到过去无钱成婚,现在手里有了钱,赶个晚集,想找个合适的娘儿们成个家。一番叙旧之后,胡某向自己的朋友提到了住在对面的邻居,问是什么人。朋友告诉他,对面住的是一名少妇,据说是孝感人,其丈夫因拦路抢劫,行凶杀人被枪毙了,为了避难才到汉川,本来想依附亲戚,谁知来后亲戚已迁往汉口去了,只好暂时在此租屋居住,到这儿还没住上一个月。朋友接下来取笑胡某:“怎么,忽然间问到这个,是不是老寿星动了凡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是一桩姻缘哪!假如你们彼此同情,何愁成不了一对和谐的夫妻!”胡某听了只笑不说话。

告别老友,回到郊区,胡某第二天又忍不住探望,见到那少妇所住的门楣上贴有“招租”的字样,便走上前理直气壮地敲门。少妇出来开门,认出他就是昨天在门前探视的那个人,于是相互一笑,问胡某何事敲门,胡某说想租房子居住。少妇引胡某进屋,指着客堂边的一间卧室说:“这间卧室,可以租出。”胡某看了看卧室,说道:“咱们一言说定,你可不能再翻悔。”

少妇自我介绍道:“因丈夫不走正道犯了案子,半年前被枪毙了。家里生活陷入困境。一个月前我从孝感来到汉川,准备投靠姑妈的,谁知姑妈一家都搬到汉口做生意去了,真是孤苦无助,正因为这样,我才打算将多余的屋子租出去,以减轻负担。”说罢意犹未尽。胡某至此便和那少妇商定了租价,交付了定金,约定了搬迁的时间。

第二天,胡某按捺不住,又骑车到那里去打量新房,打算略略



装修布置一番,实际上是借故多看看少妇。到了那里,见到一位老者在那里,说是少妇的叔叔,刚从孝感来到这里。老者与胡某寒暄了一番,问了胡某的籍贯、年纪和从事的职业。便对少妇说:“你去买几个卤菜来,烩一烩,我同这位小兄弟一起喝几杯酒,胡兄都快成为你的房客了,今后你还要胡兄关照哩!”胡某正要阻止,少妇已经走出了家门。少妇的叔叔又忙递给胡某一支烟,两人又闲聊了起来。

不一会儿,少妇提着菜回来了。少妇走进厨房,一阵忙乎,就有四个卤菜一个鸡蛋汤摆上了桌子,少妇的叔叔热情邀胡某入座,两人一杯去一盏来,喝到高兴处,忽然喊少妇出来陪酒,待少妇同胡某喝了一杯酒之后,少妇的叔叔忽然又对少妇说:“你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终究不是个事儿,我看还是找个诚实的人,有个终身的依靠才好。”继而看着胡某说:“你年壮而鳏,理应再续个弦。我侄女年轻守寡也不是长久之策。依我看你们年纪虽有差距,相距也不过十多岁,彼此境遇相同,谁也不会嫌弃谁,我愿意为你们撮合。两下都省俭一点办事,花钱是不会很多的。”少妇在一旁听着这话,低头含羞,只微微地含笑。胡某越来越觉得情感难持,神志恍惚地对老者说:“承蒙老人家看得起我,成全我们,十分地感激。假如令侄女青委屈下嫁,一切事情晚生都听凭老人家安排。”老者又喝干一杯酒,拍着膝盖说:“如果是这样,才叫爽快人。”当即主婚,写成婚据,让两人签字。叫他们过几天再去领取结婚证书。胡某欣喜若狂,连连敬老者喝酒。想不到一桩婚姻大事竟在转瞬之间办成,胡某心花怒放,巴不得当天就成其好事。喝罢酒,老者拂衣而起,说:“成了这婚姻,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我今天就回孝感去,告诉自家亲戚,选定一个吉日,再举行结婚典礼,请几桌客,让自家亲戚热闹热闹。你们夫妻勤俭和睦,过些时候我们再相见吧。”说罢就要走,屋里只剩下胡某、少妇二人。而此时婚姻既成,鳏寡久困之



人,正如干柴遇烈火,一碰即燃,胡某就在少妇的寓所和她草草成了好事。等到胡某的朋友得知此事,想劝阻已晚矣。

胡某和少妇和谐相处,恩爱有加。少妇做事细心,将家庭操持得井然有序。少妇经常自叹的唯有一件事,就是百般满意之外,有一个“贫”字常在心头,不甚愉快。

此时胡某对该妇是既爱且怜,见少妇以“贫”为虑,禁不住就对她倾心相告:“我这些年还有些儿积蓄,有几万元钱,投在酱菜园里,年内有些个利润,也够花销的,你不要为钱犯愁。”少妇说:“把钱投在酱菜园上,得利太低,不如将钱从酱菜园子里抽出来,咱赁个门面,办个小商店,挣的利会高过酱菜园子几倍,你觉得如何?”

二人相拥之间,温存缠绵,胡某觉得妇人言之有理。

过了几天,胡某就按妇人的意见,去了一趟郊区。将存入酱园的款项全都提了出来,携带回家。妇人将其藏于皮箱内,锁得好好的,钥匙交给胡某保存。妇人对胡某说:“你有这几万元钱,足可在汉川办个自己的商店,不再寄人篱下了。只是在酱园多年,还有些手续你应该办清楚,将户口簿等转到汉川来,将那以前用的旧家具什么的都一律处理掉,然后一心一意地办商店,郊区那个酱园就什么牵挂也没有了。然后告辞回来,夫妻相守,一起经营,不愁富不起来。”妇人一席话说得胡某心悦诚服,妇人如此懂得人情世故,说得条条在理,胡某只有言听计从。第二天,胡某便骑车去了郊区。临别时,妇人再三叮嘱他早点回来。胡某说:“这次去需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家里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以使我放心。”妇人点头答应。

到郊区一个星期后,他就接到妇人打来的传呼电话,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说她在汉川已经看上了一个好门面,望胡某抓紧办理各项事务。胡某叮嘱妇人多看几个门面,多与人讲讲门面价格,以便有个比较、选择,等等。于是,胡某抓紧料理各种事务,不到 20



天便办完回到了汉川。

胡某返回汉川，到了门前便急急地敲门，却无人答应，邻居闻声而至，对胡某说：“这家人已经搬家走好几天了，里面已经没有人了。”胡某闻言大惊失色，急忙跑到老朋友家探问，朋友反问他道：“你不是已经派人把家眷接到郊区去了么，今天怎么又回来了？”听胡某把情况一讲，其老友才恍然大悟，忙告诉他受了蒙骗。可怜胡某鳏居了大半辈子，过去无钱娶妻，好不容易攒下了成婚的资财，所有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

想到伤心处，胡某不觉大哭起来。朋友也为之扼腕长叹，但终是无可奈何。

有位姓周的广东人，名南方，一直在长沙、武汉、郑州之间跑买卖。此人这次办理商务乘火车到郑州去，在火车上遇到了一老一小两个女人，同坐卧铺车厢。那位妇人大概四十多岁，像个女佣角色。那名年轻女子相貌很是娟美，年龄大约 20 刚过。该女举止风雅，颇有大家闺秀风采。同坐一个卧铺车厢，免不了闲聊说长道短。周南方见那妇女说话不俗，年轻女子长得又很标致，少不了要多看她们几眼，多与她们说上几句话。

老妇女问周南方跑的是什么生意，多大年龄，是否婚娶等。周南方都一一作答，说自己年满 30，曾娶一妻，只是去年妻子病逝了，现在还未续弦，正在鳏居。说到这儿，那老妇人叹息着说道：“我家娟儿也是新寡，她丈夫不久前因车祸丢了性命。娟儿心情忧愁，我领她到处旅游一趟，让她散心舒气换换情绪。唉，若能在这次旅途中，找到一个合意的人，也算是娟儿的福气，将来好结伴过上安稳的日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南方心想，这名叫娟儿的姑娘长得如些丰姿娟美，若能同她结为伉俪，也是一生的艳福，于是对老妇人和娟儿一路上既尊重又客气。



车到郑州，老妇人和娟儿说去游少林寺和白马寺，周南方则在郑州办理商务上的事。一星期后，周南方接到娟儿和老妇人打来的电话，说她们已游玩过了，住在郑州宾馆某楼某号，希望周南方光临。盛情难却，周南方高兴地前往。

在宾馆，妇人和娟儿热情地款待了周南方，并希望周南方能陪她们逛逛商厦，看看市容，周南方欣然应允。喝茶间，妇人说：“人海茫茫，娟儿若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先生，那可是万幸了。”娟儿在一旁含笑不语，只管喝茶。南方喝了一口浓茶，笑着说：“我是个四海飘忽不定的人，今日郑州，明日长沙，天涯作客，且没有那么多的积蓄，夫人看我不错，可娟儿还不知是何想法，心里谁知乐意不乐意，你当姨妈的说这样的话，娟儿怕想的跟您不同。”

姨妈说：“先生有所不知，娟儿一路上仔细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她生来就言语短，很内向，不会东扯葫芦西扯瓢，更不会说阿谀奉承讨好卖乖的话，跟她谈朋友，可要省很多言语，好多时间。”

娟儿把茶杯推到旁边，含笑说：“周先生是有学问的生意人，对没有学历的一个新寡，谁知有没有兴趣？”

“娟儿怎么说这种话哩，我一无人才，二无资财，若能同你结为百年之好，那可是我的福分了。”南方不失时机地说着，抽出一支香烟点燃，悠然自得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圈圈的烟雾。

姨妈说：“周先生不必为此而忧虑，我家娟儿对金钱从不计较，只要人好，住茅屋，吃粗茶淡饭，她也甘愿。”

“我现在还有生意上的事顾不过来，还要到汉口去一趟，在那里停上三四个月，那里的办事处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一家客户欠了二十多万元货款，催了几次不还，经理叫我去同那家客户谈判，若谈判不成就借助法律的武器，争取收回货款。任务完成了，再谈婚事，不知姨妈和娟儿同意否？”南方把经理交待的任务告诉了姨妈和娟儿，企望得到谅解。



姨妈一听急了，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样的事能久拖不决吗？夜长梦多，机缘难求，眼下就应该快些定下来。我看就到你们在汉口的办事处，借间房，请同事们到酒楼吃一顿，让娟儿随你一起，这跟旅游度蜜月有何区别？”

一席话说得周南方理屈词穷，只好点头赞同。

在郑州玩了几日，周南方同姨妈、娟儿乘火车来到汉口。一路上叙情，既浪漫，又有诗意。只是娟儿总有些拘束，不那么随和。到了汉口，她要周南方租了一处单元，买了一套家具，置办了必须的彩电、冰箱等电器，还安了一部电话。

娟儿让南方为她置办了结婚用的十几套衣裙和床上用品，还叫给姨妈二千元钱，算是彩礼钱。周南方哪敢违命，唯唯诺诺都一一照办了。婚礼办罢，周南方里里外外花销了四五万元。只要有美妻相伴，周南方也在所不惜。

一天，娟儿、南方到一家金店去选购首饰，娟儿看中了一条有坠儿的金项链，于是南方就付款买了。娟儿叫金店开了一张发票。南方说：“这家金店是最有名望的，是汉口最著名的一家。”娟儿说：“现在各种东西都有假货，咱不能不防着点。”

第二天清早，姨妈就给他们一人煎了一盘锅贴饺子，一人冲了一大杯豆奶。南方虽然是广东人，但他格外爱吃北方人吃的面食，因而将自己面前的那盘饺子吃得干干净净。

吃过早饭之后，娟儿就把昨天买的金项链拿出来叫姨妈欣赏，姨妈仔细看着，赞叹不已。突然，姨妈惊叫道：“唉呀！不好了，这条项链怕不是真货吧？！南方，你快来看看！”娟儿也作出惊异状，生气地斥责金店道：“你还说这家金店是汉口最著名的，越是名气大越卖假货。走，咱们找金店去！”

周南方拿过金项链看着，也觉得奇怪，说道：“明明是最好的金店，怎么会卖假货？！”娟儿听了南方的话，十分不快，说：“依你所



说,难道是我用假货来诈他吗?”

周南方见娟儿火起,连忙噤声,无可奈何地拿了发票、项链去金店,打算和他们交涉解决。那家金店非常看重自己的声誉,视信誉为生命,哪里能承认这种劣质商品是他们所售,拒不接受这种肮脏泼污的欺诈。周南方则拿着金店开据的发票,据理争辩。双方争执不下,冲突升级,大有欲动拳脚之势。突然,周南方大叫一声,捂住肚子倒在地上,未作滚动挣扎便眼睁睁地死去了。这一突然变故整个金店顿时大惊,人们面面相觑,不知他得了什么急症。眼看救治不成,只好遣人向其家中报信。

不多时,只见娟儿搀着姨妈从“的士”车上下来,入门即大声嚎哭,声称要报案伸冤,为其夫报仇雪恨。店中人知道这种事无法讲得清楚,打算以金钱买通请求私下和解。娟儿起初假装拒不答应,后经姨妈再三相劝,说人既然已死,报案也不能复活,不如私了。娟儿这才表示同意。娟儿提出金店须出丧葬费、抚恤费等15万元才行,否则决不甘休。金店无奈,只好如数付给。

娟儿、姨妈拿了万金,当天就将南方尸体送火葬场火化,草草将周南方骨灰盒存入火葬场寄存室了事。事毕之后,娟儿和姨妈在汉口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们。

据知情人后来谈及此事,说娟儿、姨妈设下毒计,在饺子里放有毒药,算定在金店发作。两名妇人是流窜诈骗犯,她们老练歹毒,一次诈骗戏演完,可获几十万元资财。可怜周南方偶然失足,死于非命,金店人遇事不冷静,不求公安政法机关立案侦破,却私自和解,蒙受了重大资财损失。

邓敏和汽车司机丈夫离婚了,得到了5万元补偿。这天傍晚,她独自站在窗前失神地看着远处的路灯,一个叫余明的人敲门进来了。

余明和邓敏曾一起下过乡。余明出生在干部家庭,从小娇惯



成性，好吃懒做。有一副中看的外表，曾欺骗过市长的女儿，并使她怀孕。为使家丑不外扬，市长草草为他们操办了婚事。婚后，他被提拔做了粮店经理。他因胡作非为，弄得粮店亏损十多万元，只好关门。不久，余明又和一个叫九妹的女子私通，被市长的女儿堵在了宾馆的房间里。经过一场大闹天官的混战，市长女儿同他离了婚。粮食局正在对他进行调查，他把粮食赊出去了很多笔，就是收不回来钱。一查，好多赊帐款都是他收后用了。粮食局要起诉他，吓得他给局长下跪并写了还款计划。听说邓敏离婚得了5万块补偿金，便又来打她的主意。

孤寂中的邓敏对余明的到来，顿感慰藉，说道：“我知道你是来劝我的，可是你媳妇带走了孩子你心里也不好受。不过，凭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不愁找不到媳妇。”余明趁机抓住她的手，急切地说：“咱俩一块过好吗？咱家虽然没有钱，可是有你这位善良的女主人，有咱俩互相体恤的感情，生活一定会很温暖的，你说对吧？”

邓敏吃了一惊，她比余明大5岁，且长得不漂亮，联想到余明的处境，脑海里自然就闪过了“钱”字，但她又觉得余明并不险恶，觉得他对自己是爱而不是骗。于是说道：“你是同情我想救我才这么做的吧？”余明装出失望而悲伤的样子说：“你瞧不起我就算了。”邓敏叫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是觉得自己又老又丑的，配不上你。”余明说：“我知道你不放心。可我若敢对你这么好的人丧失良心，还怎么在这地方做人？小弟今天跟你说句实话，就凭我余明，没钱也能找到女人，可是我敬重你的人品，你是我下半生的依托。”邓敏含泪答道：“我是有过创伤的人，再也经受不住新的打击了。”余明当即起誓：“我不嫌弃你老，你也别嫌弃我饥荒多。我若对不起你，让火车压死！”

两人从此出双入对了。

行骗技术高超的余明在邓敏面前从不提钱字，邓敏便主动塞



钱给他。

余明为了避嫌,经常自我表白,并说他发现邓敏的内心美才爱她的,让邓敏别曲解了他的真情。

邓敏和余明的婚礼办得热闹而隆重。

邓敏让余明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邓敏已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因没办成“计生”指标不得不去做引产。经过七天七夜的折磨,邓敏才生下那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她想用孩子笼络住余明的愿望破灭了。

事已至此余明终于凶相毕露:“你瞎喊什么,就不能忍着点!”吐喝完了就去邓敏兜里掏钱,拿了钱就去饭店喝酒,很晚才回。

从恋爱到结婚,余明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地位转换。

邓敏自从结婚以来身体一直不好,引产后又流产,引起心脏病。邓敏的积蓄被余明折腾的所剩无几。

结婚买的新家电被余明的几个债主全部拉走了。家里被洗劫一空。

邓敏的一个亲戚给她还来4000元粮食赊帐款,她让余明去送还给单位。余明却拿这4000元钱去找情人谢九妹。

余明拿钱走了七八天还没回来,回来后邓敏问他钱交给单位没有。余明说他拿钱后去找了谢九妹,和九妹痛快地玩了这些天。

邓敏一听晕了过去。

余明将邓敏弄醒后说:“我好狠毒对不对?不是我狠毒,是你太傻了!这叫男人行骗,女人行贱。我若不是没处‘猫冬’,能找你这个五婆子过日子?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为了几个钱,我低声下气讨好你,我好委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对我很有情意,有思于我,可我不能因此就和你过一辈子……你还是自己走吧,我不想看到九妹找人打你出去。我同九妹到广州玩几天回来后和你办理离婚手续。”说完,扬长而去。



物质的、精神的，余明都带走了。

邓敏已经没有悲愤的力量了。她知道自己铸成的大错无法挽回，她彻底绝望了。付出的是金钱与痴情，换来的却是满心的创伤和疾病。就这样，邓敏活活地病饿而死。

余明骗了邓敏的钱，骗了邓敏的情，使邓敏陷入了绝境。

世间的真真假假真叫人难以把握。

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曾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又译作《俊友》，写的是19世纪80年代巴黎一个小职员杜洛阿发迹的经过。杜洛阿地位很低，又很贫穷，由于朋友管森林的介绍，进入法兰西生活日报馆工作。他依仗自己的外貌来赢得女人们的欢心，他使用各种卑鄙龌龊、贪婪阴险的手段，逐步向上爬，乃至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最后竟成了百万富翁的女婿，新闻界的红人。

这个杜洛阿，外貌漂亮，善于取悦、玩弄女人，他贪婪无耻，是个阴险残忍的恶棍。

在杜洛阿周围，有不少男盗女娼的人，正是这些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上层社会人士，才给杜洛阿创造了飞黄腾达的条件。

今日的社会，骗子、恶棍、无赖仍没有绝迹，他们仍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的沉渣泛起，有些骗子、恶棍、无赖与禽兽为伍，用虚伪的面孔、狠毒的心肠，骗取善良人的情爱、骗取善良人的婚姻，然后再胡作非为，为非作歹。

时间是真情的试金石，时间是谎言的检测器。要获得真情，就要检测谎言，一定要多考验一些时间，多了解一些情况，千万不可性急，不可草率从事……



2. 莫被情爱迷住双眼

情爱游戏使人能成为百万富翁并甘愿当牛做马；情爱游戏能使人跌入深渊，倾家荡产；情爱游戏能把人推上被告席，成为阶下囚……

故事之一：

1990年10月，天津某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李光辞职了。他决定下海经商，他过腻了学校的清贫生活，他要趁改革开放的春风大干一场。

李光靠关系借贷了近80万元，办了一个独资企业。半年之后，他的独资企业生产的高效避蚊油仅卖掉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塞满了60平方米的库房。产品卖不出去，资金不能周转，工厂很快陷入瘫痪。

初战使李光背上了60万元债务。他带着产品处理后余下的5万元钱离开天津北上了。

1991年4月，列车载着恍惚的李光吮当吮当地驶向北方。李光不知道应到哪里下车。

车到沈阳正是中午，大多旅客都到餐厅用餐去了。李光发现对面铺上掉下一个钱包，捡起一看，全是百元大钞，少说也有七八万！他见那旅客睡得正香，四周又无一人，犹豫了片刻，极力克制住内心的占有欲，推醒了那位旅客，还了巨款。

那位身着男装的旅客取下便帽，露出了青丝，竟是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妇女。中年妇女千恩万谢后，数也不数地抽出一大造钞票塞给李光。李光坚决不收，中年妇女便心存敬意地与李光交谈起



来。

李光和盘托出了自己办厂赔本欠巨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个愈谈愈投机。

车到锦州已是傍晚，李光被中年妇女劝下火车，来到火车站不远处的一家旅店。李光这才得知，中年妇女叫关月美，是这家旅店的老板。李光被安排住在一个单人房间。夜间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后，便门进了一个妙龄女子，笑着问李光是否需要特殊服务。李光客气地让小姐出去，小姐却缠着要钱。

此时关月美闻声而来，喝退了卖淫女，向李光赔礼道歉。关月美告诉李光，她两年前就离了婚，一直在寻像他这样品德高尚、风流倜傥的男人。李光从关月美的目光中，读出了自己的优势。自己的长相和文化素养，大多商人都不具备，用它去征服有钱的女人，是曲线经商获取利润的捷径。李光拿定了主意。

于是，李光在关月美的建议下，与她过起了同居生活。他们合伙做成了几笔生意，半年内赚了二十多万元。李光想回天津偿还部分货款，关月美则要逼迫他答应与妻子离婚，娶她为妻。李光知道再也不能和关月美厮混下去了，便瞅准机会，离开了关月美。

李光尝到了利用情爱游戏曲线经商的甜头后，对自己的“潜质”更加自信。于是，他又跨上了南下的火车。

1992年3月，李光到达广州的第三天，正赶上广州春季进出口产品交易会。他的运气好极了。在展览大厅，他发现一位装束豪华典雅、与外商交谈的贵妇人正在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契机，便风度翩翩地走上前去，用流利的英语向她问好。贵妇人也用熟练的外语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这位贵妇人叫东逸，在广东某外贸公司供职，正在与外商签订一份瓷砖生意的协议。

趁外商离开的机会，李光机敏地向东逸暗示自己是独资企业



的总经理,希望她将国有企业的部分生意转给他做。东逸笑而不语,给李光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

李光拨通了东逸的手机。东逸极客气地请他下午5时到流花宾馆找她。当晚,李光便找到了她。浓妆艳抹的东逸笑盈盈地开了门。李光意识到与她的合作有八成把握。

在与东逸的交谈中,李光得知东逸是高干子女,社会关系广阔通畅,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一般人跑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有可能解决的问题……

李光陪东逸玩遍了广州,游览了深圳。他俩以夫妻身份同居。在21天时间里,东逸就挥霍了10万元。

回到流花宾馆,东逸递给李光一张牡丹卡,牡丹卡赫然标注着一个20万元的数字,李光接过来一看,惊呆了。

东逸看着李光傻呼呼的样子,忍不住笑着说:“我早就想脱离单位自己干,见到你,我更增强了信心。我俩合作办个公司,如何?”李光高兴地答应了。

李光在东逸的鼎力相助下,一年内净赚了近百万元,还清贷款后,又拿10万元为妻子、女儿买了金银首饰和衣服,匆匆赶回家中。

没想到,迎接李光的竟是妻子的协议离婚书。原来,关月美找到他在天津的家,当着李光妻子的面,将他们之间的事抖落得一干二净。李妻羞愤交加地提出了离婚。在一番求情和信誓旦旦的保证之后,他总算得到了妻子的原谅。他向妻子承诺:在广州挣足百万元之后就回天津办一个自己的公司。

当李光重返流花宾馆他和东逸租住的客房时,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过半百穿着睡衣的陌生男人。东逸介绍说是服装大王黄总。黄总看也不看李光一眼,站起身径直走到东逸面前,点着她的鼻子说:“小逸呀,还真有你的哪,我告辞了。”望着东逸与黄总手拉



手亲热的样子,李光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他决定离开东逸。

在广州,李光开始回避东逸。白天,他依然忙碌,晚上便寻找借口不再与东逸出去寻欢作乐。东逸察觉了李光的疏远。在一次做爱时,她发现李光心不在焉,就追问是怎么回事。李光不想隐瞒,直截了当地说:“我对你已没有兴趣了。”东逸听罢泪花涟涟地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本来,我想把几千万元的资产都交给你,然后我们一起去加拿大定居,没想到你……你好好想一想,你若说还爱我,那么一切如故。”东逸见李光一声不吭,便不再挽留。长叹一声说:“你什么时候想回到我身边,我随时欢迎。”李光走了。

离开东逸后,他回到了天津,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处商业用房,花去了50万元。于是,李光独资有限公司的牌子挂起来了。

惯于投机取巧的李光与男老板谈生、意屡屡受挫,又不由自主地重演了情爱游戏,向女大款大献殷勤,以填补她们感情上的空虚,或与大款的小蜜频频约会,建立稳定的生意渠道。

在一次企业家联谊会上,李光结识了做粮食、饲料生意的陈老板和他的秘书栅栅小姐。联谊会后,他盛情邀请栅栅小姐共进晚餐。娜娜小姐向他透露,陈老板亟需4000吨价格便宜的饲料,李光抓住这个良机频频约栅栅吃饭、跳舞,并送纯金项链给栅栅,使栅栅很快坠入了他的情网之中。在栅栅的帮助下,李光与陈老板做成了这笔生意,一下就赚了十几万元。接着在栅栅的鼓动下,陈老板与李光又签订了更大的一笔粮食合同。刚签过合同,李光便再也不同娜娜接触,这使她大为恼火。

抛弃了栅栅,李光又攀上了一个局长的千金,他利用给局长千金教歌的机会,轻而易举地从局长手里拿到了一个批文……

正当李光春风得意之时,一件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踵而至:

先是陈老板拒不付款,并提出索赔。声称李光的玉米质量差,无法生产饲料,给他造成巨大损失。2000吨玉米卸在露天,一场



暴雨将 2000 吨玉米全部淋湿,仅此损失二十多万元。

造成这一切的唯一原因是珊珊小姐怂恿陈老板实施的报复。

1997 年 8 月,东逸从广州打来电话告诉李光,某国需潜水泵,想把这笔生意给他做。不久东逸寄来了合同复印件,上写三个月如期到货。李光交订金、忙着组织货源,离交货日期还剩 5 天正准备发货时,突然接到法院传票,上面写着“误港 25 天,合同违约,给生产单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求赔偿违约金 50.7 万元。”李光一看传票傻了眼,东逸交给他的订货单上写着 3 个月内交货,怎么变成了两个月?

经法院调查,原来是东逸从中做了手脚,她将订货单上的日期由两个月改为三个月,目的是为了报复李光。此时东逸已移居加拿大,法院判李光赔付 31.8 万元。李光彻底破产了。

故事之二:

1992 年 2 月的一天,李玉芬的哥哥开农用三轮车违规带人,被县交警大队扣押,要罚款写检讨,哥哥找到她,要她想办法。

宾馆的同事对她说,县委副书记李某是你本家,在宾馆开会,只要他说句话就行了。

为了哥哥,李玉芬只好一试。她守在门口,见李某吃饭后回到房间,便随即进去帮他开窗、倒水。有几分醉意的李某见李玉芬犹如天女下凡,立时醉眼流火,问道:“小姐,贵姓,我以前咋没见过你?”李玉芬怯生生地通报了姓名。李某兴致很高地说,坐下来咱们聊聊!他们扯辈份,原来上下五辈都不同宗。李某更加高兴了,说:“今后你就叫我大哥好了,你就是我的好妹妹。”李玉芬甜甜地说:“有你这样的大哥,以后有事就好办了。”李某快言快语地说:“有啥困难,直接找我,只要我办得到的,都行!”说毕,将手机号上 P 机号、家里和办公室电话号码都抄给了她。李玉芬就势说,今天我就想麻烦你一件事。她将哥哥车子被扣之事说了。“大哥”立即



提起电话,打到了交警大队长家。然后对李玉芬说,叫你哥明天一早直接去领车就是了。

1992年4月6日,“大哥”从深圳考察归来,“兄妹”显得格外亲热。“大哥”给“小妹”拿出了见面礼:一只手表、一枚金戒指和一对金耳环。李玉芬坚辞不收,“大哥”好言相劝,又掏出400元钱要小妹去买一套衣裙。然后,“大哥”冲了两杯咖啡,“兄妹”两人边喝边聊……

第二天一早,李玉芬醒来时,发现自己赤条条地和“大哥”睡在一起,顿时明白了一切。她怒火万丈,又抓又掐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大哥”。“大哥”跪在床上,扇自己耳光,骂自己不是人。“大哥”的举动使她心慌意乱,顿生侧隐之心,忙抱住他的双手。“大哥”说道:“我老糊涂了,你也的确太美了,我一时控制不住,伤害了你,以后我愿给你当牛作马,如果闹出去对谁都不好。”说完,李某又从皮包里掏出4000元钱算是补偿。

有了第一次之后,李玉芬的防线一次次被“大哥”攻破。由于李某交了新欢忘了旧情,财力、物力、精力全花在了“小妹”身上,使过去备受宠爱的另一宾馆小姐醋意大发。当李某又到“小妹”处寻欢作乐时,被那个小姐打电话告诉了书记夫人。书记夫人见一朵鲜花被摧残,便劝导她尽快成家。

李玉芬谈了三、四个朋友,都是感情正浓时,男友突然提出分手,她明白其中缘由,只有以泪洗面。

1993年3月,经同事介绍李玉芬又找了个朋友,经近一年的接触,1994年元旦,他们结婚了。她丈夫许自刚是县农机厂职工,一个中专毕业生,因厂里处于低谷,工人待业,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许自刚整天无事,靠打麻将混日子。一天,许自刚赌博被抓,罚款3000元。李玉芬又急又气,无可奈何。

李玉芬走投无路,只好又硬着头皮去找“大哥”。“大哥”很快



就将她丈夫的问题解决了。还将她最伤脑筋、最不容易分到手的房子也解决了。

1994年10月,儿子出世后,停岗待业的许自刚每月50元的生活费也停发了。一家三口全靠李玉芬每月300多元工资,生活极为艰难。

许自刚苦思冥想,突生邪念。一天,他威胁妻子说:“你必须按我的吩咐与你的旧情人再续前缘,然后,敲他一下。若你不答应,一是离婚,二是将你过去的丑闻公布于众,让你永远无脸见人!”接着,他又发誓,等他有了钱,出人头地后,决不背叛妻子。其妻无奈,被迫依计而行。

1994年12月15日晚上,李玉芬的“大哥”开会后于晚上11点回到宾馆房间。他刚坐下,娇艳动人的“小妹”便来到了他身边。“大哥”旧情难忘,顿时欲火中烧,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突然,门被撞开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对着做爱的“兄妹”“咔嚓”个不停。灯亮了,许自刚晃动着相机说:“你做的好事,后果你清楚。我们不要分文,只要你以后对我们的工作和前程关照一下,否则就休怪我不顾情面了……”。

“大哥”知道中了圈套,只好乖乖地答应……。

1995年元月,许自刚被任命为农机修造厂副厂长;1995年3月,又被任命为县城建局副局长兼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这是许多人都垂涎的“肥缺”。

许自刚上任伊始,吉普车换成了奥迪车,配备了大哥大。一个多月后,便有举报信告到了监察局、检察院。他吓坏了,忙拿着5000元钱和“核武器”——4张照片,找“大哥”来了。“大哥”稍加活动,举报之事居然平息了。许自刚心中暗喜:有“核武器”在手,“大哥”就像驯服的狗一样乖乖地听从他的使唤。“大哥”凭借权柄,使五家银行2500万贷款进了许自刚的帐号。由于出手阔绰,



许自刚的名气在县内四家大宾馆的服务小姐圈内闹得最响。如花似玉的“三陪小姐”围着“许总”转，他没日没夜地同“三陪小姐”鬼混在一起。

看到许自刚整日吃喝玩乐，在宾馆同“三陪小姐”鬼混，又气又悔的李玉芬只好将苦水往肚里咽。

许自刚只管寻花问柳，无心正事，对公司放任自流，单位搞得一团糟。260名工人工资发不出，他则带着“三陪小姐”前往东南亚观光游览。愤怒的工人冲进他家，抱走了彩电、冰箱，将他家洗劫一空。

目睹这一切，李玉芬的心在滴血。

“大哥”李某的情爱游戏，导致许自刚大权在握，挥霍无度，企业垮台、职工下岗，检察院已对他提起了公诉。

“大哥”的情爱，使“小妹”在屈辱而荒唐的婚姻中渡过了漫长的5年，最后以婚姻破裂而告终。

这场不该有的“情爱”，使“大哥”惶惶不可终日，他知罪责难逃，惊恐度日，导致血压骤升，瘫痪在床，不能言语。

这场“情爱”害苦了国家、集体，也害苦了自己。

余劝告世人，莫被不该发生的“情爱”迷住了双眼。不管是副教授李光，还是副书记李某，他们既把“情爱”当做了儿戏，又把“情爱”当做了资本，最终又毁在了“情爱”之中。那些以“情爱”游戏为生的“三陪小姐”、“服务小姐”和“秘书小姐”们，她们的最终结局，无疑也是可悲的。

人世间的真情实意也罢，谎言欺诈也罢，都需靠人们自己去辨认，能把持住自己才是根本。古语云“君子落得当君子，小人征自做小人”，自不无道理。



3. 识人待人观其心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稍一认识事物,打有了记忆开始,就可初步分辨出真与假、诚实与虚伪。就能初步感受到谁对自己是真好,谁对自己是假意,而谁又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儿时的记忆,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烙印是最深刻的。人经历少年、青年等各个阶段。终于有一天,他心中的英雄豪杰倒下了。崇拜的父亲、母亲、英雄、名人,原来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口是心非的贪污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歇斯底里的迫害狂……

倒塌了的偶像使你开始品尝痛苦,粉碎了的偶像使你开始思索。当你还过青春的门槛,梦幻破灭了,眼睛敏锐了。社会现实与幻想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他迷惘了。什么是人生观?什么是理想?他开始探讨。

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它能将人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演绎出千奇百怪的故事,生发出美丽、生动、人见人爱的风景线。

故事之一:

1998年7月28日。

晨雾中一个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姑娘一边哭一边朝湖边跑来。她毫不犹豫地“扑通”一声跳进湖里。

“有人跳湖啦,快去救人啊!”正在湖里给鱼投饲料的刘红芳、秦大兴夫妇急忙将船驶向姑娘跳水的地方。

昏迷不醒的姑娘被救了起来,掐人中、做人工呼吸,姑娘“哇”地哭出声来。

姑娘被刘红芳背回了家。刘红芳给她换衣,烧姜汤。姑娘渐



渐恢复了神智。她看着救命恩人，泪如雨下。姑娘哭诉了自己受辱的经过：昨夜她看电影回家的路上，被人用棍子打晕后强奸了，并威胁若报案就杀死她。她叫柳香，家住黄河北岸，初中毕业后出外打工，在镇服装厂做工。强奸她的是服装厂的赵永报。

刘红芳震惊了。原来强奸姑娘的竟是自己的儿子！

刘红芳原籍也在黄河北岸，70年代初嫁到柳营村，因她长得漂亮、苗条，柳营村的会计柳家祥常纠缠她，企图调戏、奸污她。刘红芳将此情况告诉了在柳营村小学教书的丈夫赵宣林。赵宣林便要找柳家祥拼命，被刘红芳劝阻了。后来柳家祥诬陷赵宣林有反革命言行，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监督劳动改造。

一个闷热的夏夜，柳家祥见赵宣林正挥汗如雨地在扫街，便顿生邪念，来到赵宣林家，饿狼似的扑向有孕在身的刘红芳。正巧赵宣林回家喝水，看到了这令人发指的一幕：刘红芳正哭骂着，柳家祥疯狂地在她身上发泄着兽欲。柳家祥发现了正气得浑身颤抖的赵宣林，仍若无其事地继续着。赵宣林抄起一条木凳，朝柳家祥头上砸去，柳家祥脑浆迸溅，当即从床上滚落在地上。

一个以反革命罪被开除公职的富农分子居然打死了大队干部柳家祥，这还得了！他被定性为“反革命杀人犯”，被判处了死刑。

赵宣林被处决后一个多月，刘红芳生下了儿子赵永报（让儿子长大后为父亲报仇雪恨的意思）。

刘红芳曾因在仇人的墓前钉过桃木桩，以解心头之恨。谁知却被仇人的妻子发现，当即告到了公社。为此，刘红芳被批斗、游乡，折磨得死去活来。

后来，刘红芳认识了弹花打絮的秦大兴。两人情投意合，不久就结了婚。婚后，两人从河南辗转四个春秋，来到了秦大兴的家乡湖北某小镇。二十多年后，赵永报长大成人。因赵永报脾气很坏，人品又差，至今还没找到对象。



刘红芳的诉说使柳香大为吃惊：是她的父亲害得刘红芳一家家破人亡啊！……

赵永报也惊呆了：被他强暴的是当年强暴母亲、害死父亲的伙人柳家样的女儿。

这叫报应？还是巧合？

刘红芳百感交集。谁会相信这是真的呢？

刘红芳心中矛盾极了，若去报案，儿子赵永报必定坐牢；若劝柳香不报案，柳香受到的伤害如何弥补？

犹豫、矛盾、恐惧在折磨着柳香、刘红芳、赵永报和秦大兴一群人的心！

刘红芳抹着泪对儿子说：“咱跟她家过去虽有怨，今日却无仇，她父亲欠下的债不能让她还。法律和良心不容许妈袒护你。如今你只有去投案自首，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终于，赵永报被戴上了手拷。

柳香被刘红芳的大恩大义深深震撼了。她跪倒在刘红芳面前说：“我一定会报答您和大叔的救命之恩，替死去的父亲向你赎罪呀……”

故事之二：

1997年6月20日，在安徽省芜湖市这个美丽的滨江小城，上演了一幕16岁的少女毒杀亲生父亲的家庭悲剧。

16岁的胡丽丽出生在工人家庭，父亲胡成立是修理工，母亲吴凤是商场营业员。

胡丽丽上小学时成绩总是班里的前五名，对女儿提出的各种要求都能百依百顺。14岁的胡丽丽进初中后，成绩一直处于中游。按此成绩，中考时便很难升入重点中学，更谈不上升大学了。对此，胡成立心急如焚。他恨铁不成钢，但除了打骂逼迫女儿用功之外，实在无计可施。他不准女儿看电视；不准女儿听录音机；不



准女儿玩游戏机;不准女儿看课外书籍。有次因在女儿书包里发现言情小说,将女儿狠狠地毒打了一顿。女儿大骂父亲是暴君、法西斯。

自此,女儿视父亲为仇人,既不理睬也不说话,更不再喊爸爸。每天放学后就关在房里看书写作业。

初二期末考试后,胡丽丽因考得不理想,怕遭父亲的毒打,第二天,便揣着仅有的 50 元钱,乘皖赣线列车离家出走。她给爸妈留了张纸条:“我讨厌了这种生活,我要出去散散心。你们别找我。”

胡成立看到女儿的留言,几乎气昏了。他连夜找遍亲戚和女儿的同学家,均未找到。妻子吴风哭得昏天黑地,胡成立心如乱麻。此时,愤怒和怨恨都化成了对女儿的担忧和牵挂。他们千百遍地呼喊着:“回来吧,丽丽,爸爸以后再也不打你了……你若有个三长两短,爸妈还如何活啊……”

三天后,胡丽丽仍没有音讯。胡成立便怀揣 2000 元现金,踏上了寻女的征程。他乘汽车到铜陵、宣城、合肥等地寻找,人海茫茫,哪有女儿的影子?他又乘火车到鹰潭、福州、龙岩等地,仍一无所获。

二十多天过去了,胡成立每到一地总是手持女儿的照片,千百次地在车站、码头、公园、列车上、大街小巷里询问过路人,人们又总是摇摇头。

不久,胡成立便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浑身臭汗、两眼通红,同乞丐已没有两样。二十多天里,他没有睡好,没有吃好,没有洗澡换衣,精神恍惚,好像老了许多。在江西萍乡车站,巡警见他形销骨立,将他误认成吸毒者收审。他含泪诉说女儿出走及他寻女情由,警察同情地放了他。在福建省厦门市,他已身无分文,只得以乞讨为生。当他用讨来的钱拨通家里的电话时,妻子惊喜地告诉



他丽丽已经回家了。

胡成立赶到家时,他的模样让妻女大吃一惊,顾不上洗浴,抱住女儿就放声大哭。

经过“离家出走”的风波,胡成立对女儿的态度好了许多。

胡丽丽升入高中时,成绩在全班排名第七。胡成立叮嘱女儿努力拼搏,争取考上大学。

高一下学期,胡丽丽被溜旱冰迷住了。她请高三一位溜旱冰技术好的男生当她的指导,每天放学后,都去溜一个小时的旱冰再回家。期中考试时,她的成绩已降到31名。

胡成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就罚女儿跪地检讨、反省。胡丽丽跪在地上,既不检讨也不悔悟,而是咬牙切齿地恨父亲毒辣。应该好好教训父亲!胡丽丽暗下决心。

1996年6月20日下午,胡丽丽的期末考试测验很糟糕,老师用电话召来胡成立,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并询问其有无思想包袱。胡成立听说女儿成绩很差,怒从心上起,不顾老师劝阻,闯进教室就将胡丽丽拉出去,百般数落其脑子笨,不开窍,丢了他的脸。胡丽丽任凭父亲训斥,一声不吭。看着同学们投来的鄙夷目光,她无地自容。胡丽丽恨透了不尊重她人格的爸爸。

终于,令她一辈子无法解脱的噩梦般的念头出现了——用老鼠药教训教训老爸,看他以后还敢凶?!

放学路上,胡丽丽用2元钱买了一包“毒鼠强”。回家后,她对母亲说,她在路上碰到过父亲,让我们先吃饭,他办完事就回家。母女吃完饭后,母亲洗涮碗筷、看电视;胡丽丽走进厨房,将“毒鼠强”倒进饭锅里,用饭勺搅拌均匀,就一头钻进自己房里。

胡成立回家后,便径自去厨房盛饭吃。他见饭有点红色,味道不太好,但因肚子饿,没有多介意,一下吃了两大碗。半小时后,他肚子开始疼痛了,而且越疼越厉害,还在卫生间呕吐过一次。其妻



吴风以为丈夫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胡成立说他什么也没吃，就是回家吃了饭。胡成立吐后仿佛轻松了些，问妻子饭怎么是红色的，妻子拿来饭一看，发现还有30多粒没溶化的颗粒，于是质问女儿，女儿胡丽丽一声不吭。

午夜，胡成立腹如刀绞，胃内翻江倒海，坐卧不安，不断呕吐，冷汗淋淋。吴风要背胡成立去医院，胡成立说吐掉就好了，拒绝去医院。此刻，他们已明白此系女儿所为。对不孝的女儿的逆行，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夜。

第二天胡成立四肢无力，头昏脑胀，肚子疼痛异常，后背及胸口还出现了大片红斑点。吴风要送丈夫去医院，胡成立仍然不肯。他怕家丑外扬，认为毒素迟早会排尽。他不仅不去医院，还坚持去上班。临走，他对女儿说：“要是别的父亲，会送你去劳改的。”

一星期后，胡成立仍腹痛不止，他只在厂医务室拿了止痛药吃，可腹痛并没有减轻。

20天后，胡成立开始咳嗽、高烧、红斑点扩大。经市第四医院检查诊断，胡成立内脏全部坏死，属深度中毒，已无法医治。

吴风听后当场昏倒，胡成立悲愤地呐喊着：“天哪——我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才，含辛茹苦把她养大，却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啊！……”胡丽丽跪在父亲病榻前，边哭边喊着：“爸爸，我错了……”

就这样，年仅49岁的胡成立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临死还嘱咐家人不要报案，说他已经死了，不要再毁了女儿一生！

法律是无情的。胡丽丽以故意杀人罪被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这是一种畸形的亲情父爱——用拔苗助长的“棍棒教育”企图改变女儿的天性；丧失原则的娇纵、溺爱使女儿劣性滋生；把上大学作为“望女成凤”的唯一选择；顽固地把女儿的人生坐标定位在



上大学那条“拥挤的独木桥”上。这就是本故事向人们展示的以仇恨报复亲情的悲剧根源。

故事之三：

不堪重负，女儿举身投滇池；难承巨痛，妻子绝望杀丈夫。这是一幕惨绝的家庭悲剧，令每个家长与全社会深思。

徐明才是省城某银行的保卫处长，林薇是省城某报社的副高职称的记者，徐蕾是昆明市一所重点高中的自费生，这是一个安稳宽裕的幸福之家。

16岁的徐蕾作为自费生，骤然来到一个强手如林的班级，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连进课堂都觉低人一等。面对不堪忍受的心理压力，她在卧室里贴满了激励自己上进的格言和字画，但仍无济于事。她先后给昆明市电台节目主持人、班主任、两位好友写过信，诉说自己的心迹和苦恼，然而却一封也没有寄出。

1998年1月，她鼓足勇气先后几次向父母提出转学到普通高中就读的请求。徐明才认为上重点高中，他费了很大努力，坚决不答应女儿转学。林薇认为只有让孩子转学才能减轻她的心理压力，才能免除女儿的内心痛苦。于是，林薇打电话找朋友给女儿转学。徐明才听后大怒，指着小蕾的鼻子痛斥，骂她不争气，白扔了4500元钱，丢了他的脸，还百般羞辱了小蕾。

小蕾娇嫩的心碎了，她哭着跑进自己的房间。林薇责备丈夫粗暴，丈夫指责妻子娇惯女儿。父母的争吵，花季少女的心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她哭了一夜，写了一夜。给母亲写了长达10页的一封信，泪水浸湿了一页页信纸……

第二天清晨，迎着刺骨的寒风，小蕾骑上单车去了浩森寒波的滇池，她选择了一个无人的湖滩，做了她一生中最危险的动作——加速骑车，飞跃着冲进了黑暗无边的深湖……

中午过后，林毅不见女儿回家，到学校一问，老师说小蕾上午



根本就没有上学。她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徐明才回来后去找了女儿所有同学家，都一无所获。林薇的心碎了，她发疯似的在昆明大街小巷寻找女儿的踪迹，她忘了白天黑夜，忘了吃饭、睡觉……

5天之后，小蕾从滇池中浮出湖面，当林薇见到女儿泡得发胀的尸体，她嚎啕大哭——她的希望之光彻底熄灭了，女儿玫瑰般的笑脸消失了，她悲痛欲绝——我的好女儿是她爸逼死的。她爸是罪魁祸首啊！

林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从1月份女儿淹死到了3月间，我日夜承受着想念女儿以至难以自拔的巨大痛苦，她带走了我的一切，就像生命的烛光泯灭了再难点燃，多次想到随女儿而去，以解脱这无法承受的、今生今世也无法淡忘的悲痛。”她以泪洗面，无数次地神经质地发呆。甚至彻夜失眠、哭泣，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

林薇曾试图振作：通过紧张的工作来冲淡自己对女儿的思念，可提笔却似乎千斤重；出外采访却无法控制那突然袭来的悲伤。

而此时的徐明才却接二连三地“惹事儿”。他经常喝酒、晚归，又风闻他有了外遇。当林薇和徐明才到贵阳去过春节散心时，竟无意间看到一个姓方的女人给徐明才BP机上的留言：“我爱你，我等着你，不要使我失望！”她生气地要丈夫作出解释，他只说是朋友们开玩笑而已。3月初，林薇又自费随丈夫出差，到罗平、丽江等地旅游散心。在丽江刚下飞机，来接机的朋友竟问徐明才：“怎么你上次带的‘领导’（指夫人）不是这个呀？”徐明才矢口否认，朋友则肯定地说他的记忆没有错。林薇急忙替丈夫掩饰，说上次自己的头发剪短了。话虽这样说了，但林薇心里更加疑虑重重。

3月27日，林薇竟接到姓方的女人打来的电话，说：“我和你老公已混了一年多了，他一直不愿意你知道。他不告诉你，我来告诉你，我就是你丈夫的相好。”突如其来的电话证实丈夫早已在外



面寻花问柳了。她尚未愈合的心又裂成了碎片。她觉得所谓婚姻、家庭和爱情，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林该开始追究丈夫，并气愤地提出了离婚。徐明才则直言不讳地说，那个女人档次太低，做夫人不行，婚不能离等等，林该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他既不忠于她，还要她的所谓档次给他添光彩。他对她们母女俩粗暴无理，造成了爱女的惨死。她对丈夫的爱意全消，从心底升起了仇恨的怒火。林薇坚持与徐明才离婚，徐明才恼羞成怒，与林薇争吵不休……

吵完架后，徐明才便躺在床上鼾声大作。家里养的一只猫吵醒了他。他勃然大怒，抄起桌上的菜刀给猫就是一刀背，又抓起来扔到阳台上，关上门大骂道：“再叫，看老子杀了你！”睡在里屋的林薇立即误以为徐明才是指桑骂槐。瞬间，林薇的心崩溃到了边缘：我为什么要等他杀我呢？我早就想去陪女儿了。想到女儿的惨死，丈夫的不忠，她恨死了在外面安稳睡大觉的徐明才。她想：你害死了女儿，又找情妇鬼混，要离婚又不离，我们干脆同归于尽吧！

当天晚上，文静、胆怯的林薇做饭时，将几片安眠药片碾成粉末放进了汤圆里。粗心的徐明才毫不迟疑的吃了一大碗汤圆，然后上床睡觉。林薇把厨房里的煤气用洗衣机的排水管接到卧室，打开了煤气开关……

林薇为自己准备了一包安眠药，倒了开水，当她瞥见墙上女儿的遗像时，忽然记起了女儿一个未了的心愿：女儿特别喜欢北京天安门、长城，连做梦都想到北京上大学。她放下了杯子，决定在死之前去一趟北京，替女儿圆最后的梦。

就这样，徐明才被煤气毒死了，林薇在北京某饭店吞吃了400片安眠药，由于被服务员及时发现，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脱离了危险。昆明警方发现徐明才的僵尸及林薇的遗书后，林薇正受到追查。此时北京警方将林薇的下落告知昆明警方，林薇被带回了



昆明……

故事之四：

孝子陈际荣的择偶标准是：孝母。她对陈际荣提出的条件竭力称赞，使陈际荣大为感动。一个多月后，两人便议定了恋爱关系，决定择日结婚。她叫袁素芳，上海一家化工厂销售科的销售员，身材窈窕，面容姣好，说话得体，讨人喜爱。

袁素芳和陈际荣恋爱的目的，是冲着陈家的百万资产来的。陈家有一幢三层楼房、古玩字画、玉器、家电、红木家具和现钞等。陈际荣去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设计师，母亲是退休的高校教师，这是一个高知家庭。袁素芳推算陈母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等陈母一死，她就和陈际荣离婚，那时她就能分得至少一半的家产。在袁素芳看来，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1990年9月底，陈际荣和袁素芳正式结为夫妻。最初，袁素芳对丈夫和婆母都很好。渐渐地，袁素芳同陈际荣开始同床异梦了：开始将一些家务活推给陈母，说自己身体不适或有小疾；要陈母踏着泥泞去集市买菜；故意弄坏洗衣机让陈母给她洗衣服；让陈母到市郊去替她送产品资料、样品等。袁素芳则在家看电视，听音乐，睡大觉。这些都是瞒着陈际荣的，在陈际荣面前，袁素芳对陈母十分亲热。单纯、善良的陈际荣一直被蒙在鼓里。

1995年12月底，陈际荣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去黄山疗养，袁素芳故意弄坏洗衣机，清出一大堆被单、衣服要婆母洗。陈母请修理工修洗衣机，袁素芳等修理工来后，递过去两包香烟，嘱咐对方不要把洗衣机修好。结果越修越坏。陈母无奈，只好用手洗。在寒风中陈母整整洗了三个多小时，当天晚上，陈母就病倒了。袁素芳见陈母病倒了，竟向单位要了份外出讨债的差使，一走了之。陈母发着高烧，儿子不在身边，女儿又远在东北工作，一时竟无人依靠。幸亏邻居发现得早，将她送进医院，但已酿成肺炎。治了一个多星



期才痊愈、并留下了病根。袁素芳回来后，居委会干部上门指责了她的不道德行为，陈际荣从黄山回来后，邻居中有人将情况告诉了陈际荣。

陈际荣闻之大怒，动手打了袁素芳一个耳光，袁素芳哭闹着回了娘家。陈际荣要与袁素芳离婚。袁素芳回来后向陈氏母子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虐待陈母。忠厚善良的陈母反劝儿子和袁素芳和好。

自此，陈际荣和袁素芳的夫妻感情产生了裂痕，陈际荣对袁素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爱意浓浓了。而袁素芳反变本加厉地虐待陈母。陈母为维持儿子的家庭竟忍受着虐待，瞒着儿子，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

袁素芳颇有姿色，又喜跳舞，干的又是销售工作，虽有情人，但陈际荣一直被蒙在鼓里。后有人给陈际荣打匿名电话，告诉他袁素芳有情人，后来在袁素芳的挎包里，又发现了她和一个男子依偎着的照片。于是，陈际荣便设计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策：提出全家去江西龙虎山旅游，陈母无异议，但袁素芳以“单位有事”为由拒绝了，哪知正中陈计。

陈际荣携母离家在郊区青浦宾馆住下，对母亲佯称是集中会合。晚 11 时，陈际荣乘车赶往市区，直扑家里，把那对男女堵个正着。

陈际荣掌握证据后，开始诉讼离婚，袁素芳使出浑身解数，百般求饶，陈际荣说什么也不肯改变主意。袁素芳只好佯称离婚，却突然出差一个多月，不见陈际荣的面。

袁素芳的拖延计，使陈际荣更有勇气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此时陈母被查出患了癌症。陈际荣坚持认为这是袁素芳长期虐待母亲的结果，更加速了他离婚的迫切性，三番五次地去法院催促开庭。



袁素芳得知陈母患癌症后，便以儿媳的身份去医院打听陈母大约还能活多久。医生说大约活半年。为了能得到陈家的一半财产，袁素芳对陈际荣说，现在母亲病成这样，我们再打官司，惹人闲话，使母亲不安，又费神耗体，对大家都不好。袁素芳的花言巧语，使六神无主的陈际荣使言照办了——陈际荣从法院撤回了诉状。

按我国《婚姻法》规定，原告撤诉在半年内不得再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因此，陈际荣必须半年之后方能重新起诉。这是陈际荣在离婚问题上犯下的重大失误。

从此，陈际荣陷入奔命的境地：一面上班，一面去医院照顾母亲，一面寻找袁素芳。袁素芳则一直不见面。

半年之后的一个午夜，袁素芳打来了电话，开口便说：“陈际荣，你那老婆子死了没有？我这边等着她死呢！她死了，我好分一半家产！”陈际荣听后气得差点昏了过去。一句话没说就搁下话筒。此后，每当午夜时分，袁素芳就打来相同内容的电话，刺激陈际荣，弄得陈际荣焦头烂额。除此之外，袁素芳还连续写来内容相同的信件刺激陈际荣，使陈际荣心力交瘁，魂不守舍。

这天，陈际荣看到了我国《继承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的，将不能继承遗产。他想，母亲是癌症，反正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活着受病魔的折磨，不如让母亲早点死。把母亲杀死，既解脱了母亲，我又得不到遗产，袁素芳也就丧失了继承权，让其空喜一场。

1998年7月19日，陈际荣将母亲从医院接回家，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溶于汽水中喂母亲喝下，不到一分钟母亲便殒命了。陈际荣杀害母亲后，跪在母亲遗体前泪流满面地磕着头，请求母亲在天之灵的宽恕，然后便上吊自杀了。

陈母的百万遗产，按法律规定，袁素芳未得分文，全部由陈际荣的姐姐继承了。



“百行孝当先”，陈际荣可谓处处、事事都想着如何行孝，可惜人心多变，狠心的袁素芳千方百计地想得到遗产，她不孝不忠、品行恶劣、阴险毒辣，对婆母百般折磨，对丈夫更是如法炮制，将陈际荣逼进死胡同，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陈找到了《继承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为了不让袁素芳得到遗产，他只有走杀害母亲这条路，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多么愚昧无知啊！这种愚蠢的行为，不但害了母亲，使自己也走上了绝路！

识人待人均应观其心，父子、兄弟、夫妻、母女、朋友，小事不必斤斤计较，大事不能糊里糊涂。狠心父母，忤逆子孙随处可见，要知道人心大多是自私的：为自己升官发财，为自己享乐快活，为自己得到遗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私”字，一个“我”字。所以，亲情之间，不可相互愚弄、欺骗、隐瞒；亲情之间不可见利忘义；亲情之间不可六亲不认；不可私俗熏心……

有心人皆知“亲情”中的真和假，人世间的亲情中，表现更突出的仍然是名利、权势和色相，为了这些往往可以出卖亲情。读了上面的几个故事，你就会品尝到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假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那些口里说得甜甜蜜蜜，腹中藏着狼子野心的人，千万不可让情感或容貌蒙住了自己的双眼。

